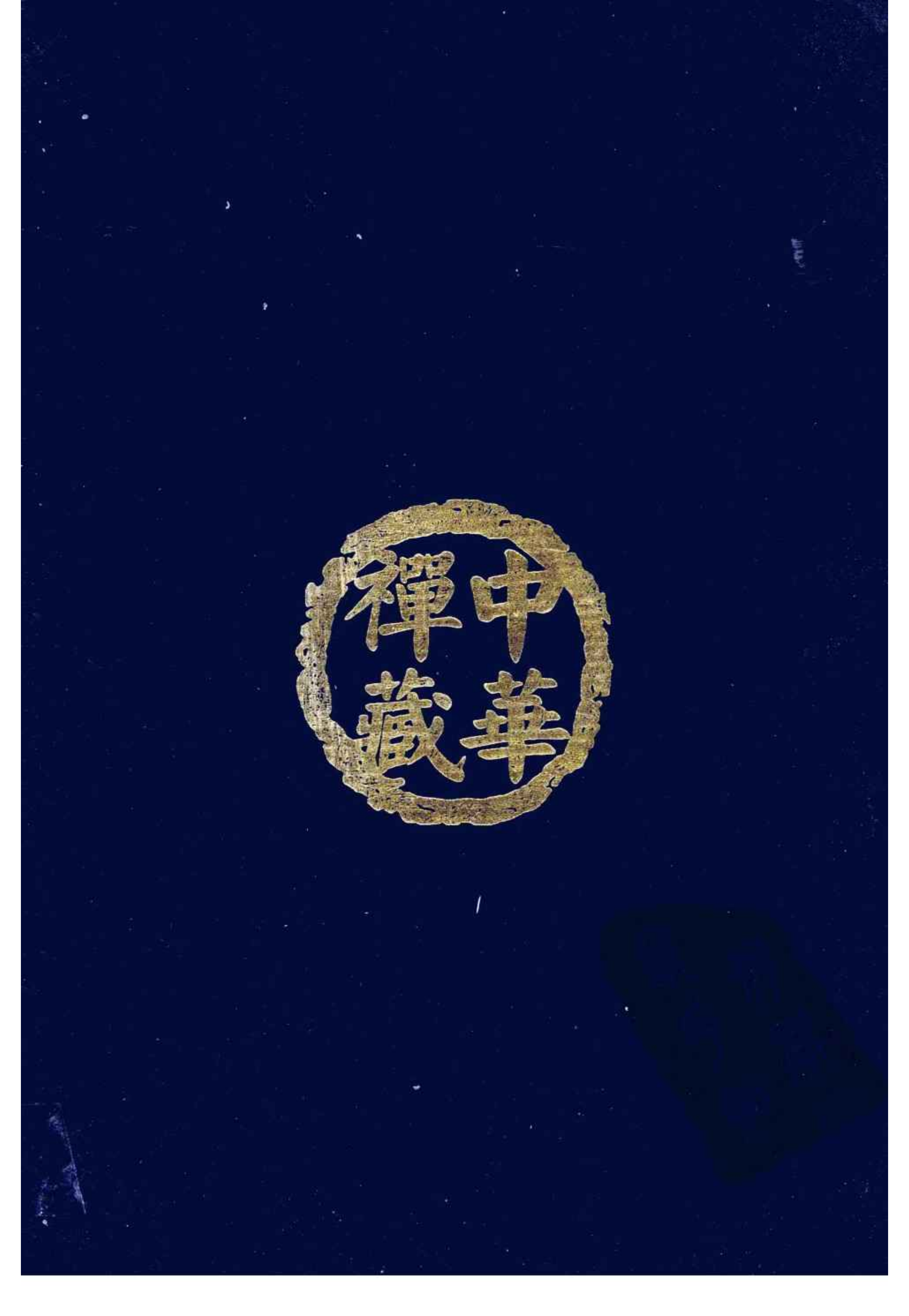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十八

(53)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103681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101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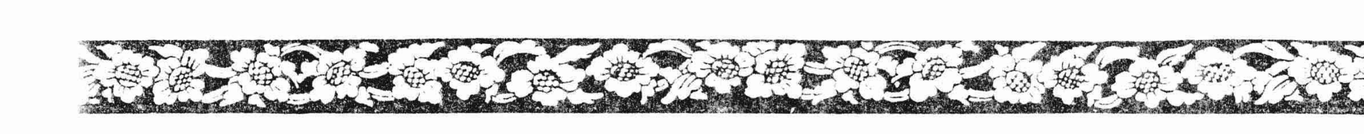
開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108

定價　18000圓





解題

編譯組

一、**古庭禪師語錄輯略**：四卷。明・古庭善堅撰，陶珽重編。崇禎六（一六三三）年序刊。為古庭善堅的語錄，卷一收錄行脚、法語、說戒、心要、三昧玄章、警徒、訓徒，卷二收錄三昧禪定、華嚴幻住略跡、華嚴大意、示一宗頭陀、無字直說、火爐頭話、牛首日錄，卷三收錄論、書、跋、頌，卷四收錄偈贊、歌、七絕、五律、七律、雜體。又，卷首附有吳應賓、陶珙、錢啓忠及張惠所撰的四篇序文。本書曾被編入「曹溪一滴」之中，故各卷開頭均載有「曹溪一滴」字樣。

二、**曹溪一滴附夢語摘要**：一卷。明・一徹周理編。崇禎九（一六三六）年序刊，卷首收有無學居士陶珙的序文、戈允禮的引文。本文分為兩部份，第一〈禪宗〉，收錄二十四位禪師的機鋒語；第二〈應化〉，收錄十九位散聖的機鋒語。卷末附「雲山夢語摘要」二卷，明・周理撰。卷首收有戈允禮的引文，卷上收有元起章、唯識章、意生章，卷下收有問答章，卷末收有周理所撰的「紀業」一文。

三、**大巍禪師竹室集**：一卷。明・大巍淨倫撰，周理輯。崇禎九（一六三六）年刊行。收錄在「曹溪一滴」卷六。本書集錄大巍的示衆、拈古、頌古、詩偈等，卷首收有弘治九（一四九六

）年李紳的序文。

四、浮山法句：一卷。明・朗目本智撰，周理輯。收在「曹溪一滴」卷七。集錄朗目和尚的浮山九帶序、書、偈頌等，卷首收有吳應賓撰「浮渡山大華嚴寺中興尊宿朗目禪師塔銘併序」、王舜鼎撰「夢禪語」。

五、徹庸和尚谷響集附淨土偈：一卷。明・徹庸撰，洪如錄。收在「曹溪一滴」卷八。集錄徹庸和尚的法語、偈頌、書、淨土偈、詩等，卷首收錄陶珽所撰之小傳及陶珙撰於崇禎九年的序文。

六、壽昌無明和尚語錄：二卷。明・無明慧經撰，元來編。崇禎十（一六三七）年刊行。係廩山常忠法嗣——建昌（江西省）壽昌寺無明慧經的語錄。又名「無明慧經和尚語錄」。卷上收錄上堂語、小參、普說等，卷下收錄問答、頌古、贊等，卷末附「題無明和尚眞贊并引」、「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並序」。

七、見如元謐禪師語錄：一卷。明・見如元謐（一五七九—一六四九）撰，門人道璞編。全名爲「壽昌見如謐禪師語錄」集錄見如元謐的示衆、頌古、問答、偈、讚、佛事、行實。卷首附有崇禎十（一六三七）年黃端伯及十一年李長庚的二篇序文。

八、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十二卷。明・幻有正傳撰，圓悟等編。崇禎十一（一六三八）年刊行。又名「幻有禪師語錄」。係笑巖德寶法嗣——幻有正傳的語錄。收有住荆溪龍池山禹門禪院語錄、住清涼山秘魔巖等處語錄、住燕山普照寺語錄、閒談、晚話、擧古、拈古、徵古、頌古、代古、別古、機緣、畫像語、書問、韻語、駁語、性住釋、物不遷題旨。

九、**天隱修和尚語錄**：十五卷。明・天隱圓修撰，通問等編。崇禎十一（一六三八）年後序刊。

天隱圓修爲幻有正傳之法嗣。本書卽其語錄。卷一至卷五收有湖州報恩禪院、法濟禪院、荊谿磬山之語錄。卷六至卷十五收有拈古、擧古、別古、徵古、代古、頌古、機緣、普說、復問、書問、法語、偈頌、歌、詩、雜著、讚及佛事等。卷末附自述行由。

十、**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三卷。明・臥龍老人字水圓䂐撰，觀誰、寂亮等編。崇禎十二（一六三九）年序刊。卷一由門人觀誰集錄夔州新寧縣指月禪寺語錄、棲靈禪寺語錄、荊州天皇護國禪寺語錄，岳州慈利縣華嚴禪寺語錄、澧州藥山禪寺語錄、夔州新寧廣福禪寺語錄而成。卷二由門人寂亮集錄小參、晚參、示衆、機緣、法語、規約、佛事而成。卷三由門人完矩集錄書問、頌古、分鐙偈、雜偈而成。卷末附法姪明揆撰的行狀。

十一、**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四卷。明・南石文琇撰。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刊行。卷一收錄蘇州府普門禪寺語錄、靈巖報國永祚禪寺語錄、蘇州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語錄，卷二收錄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頌古、擧古、拈古、佛祖讚，卷三收錄偈頌，卷四收錄偈頌、法語、題跋、小佛事。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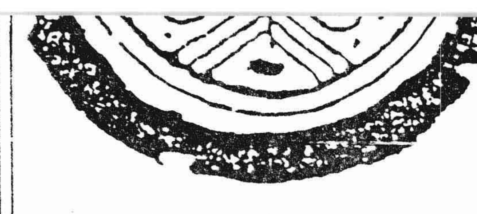
叁、大巍禪師竹室集……一四五

肆、浮山法句……一七一

柒、見如元謐禪師語錄……………………二五七

捌、龍池幻有禪師語錄……二七五

拾、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六三五



古庭禪師語錄輯略

明・古庭善堅 撰

陶 珽 重編



古庭語錄輯略序

方外舊史皖舒吳應賓譔

葢余所事華嚴善知識有朗目智和尚云犢牛是牿則昆明歸化古庭堅公相好法身之所攝持也談麈高揮則浮渡華嚴古庭堅公言說法身之所震動也兩公皆滇人先後百四十年間薪火交光水月互影將毋方網三昧入定出定而作佛事耶病堂散人覩面聞名善根雙托余

則幸矣居久之智公以藏輪之役去浮渡而金臺於時故鄉陶使君葛閬方在公車用南詢禮請益世尊拈花以前一段公案鍼芥乎水乳哉余不能舉其契而堅公山雲水石斷爛葛藤糞智公篋笥中起向葛閬眼根放種種光作師子吼矣哲人既萎弟子不能守典遺文轉徙若存若亡幾三十年而愚子道凝射雉白門得為水部紫閬操几垂一聆次出所購堅公繫鶴衣寶

哲昆葛閬暨厥宗會稽大司成
弟石梁刮垢磨光新其載牘名
古庭語錄輯畧凡四卷以續無
際之慧命而芽臨濟之枯禪使
愚子扱我一篇徵引商之和於
首簡余雖錮疾反扃嚮異瞻奇

崖畧以耳而三嘆焉咄哉此翁
用心處若師王之奮全力于一
兎會心處若因陀之合多影于
一珠任運酬機卷舒無迹廣于
輯畧東語西話鑄古陶今澈困
婆心单提向上譬如雪山肥膩

純出醍醐撮要鈎玄則華嚴大
意一篇字字圓融言言行布勤
求實到舉一蔽諸他所芟夷知
不無拖泥帶水可謂干將出沒
尚惹烟霞隱棟在山寧辭斤斧
陶氏三君子功古庭也功曹溪

也功靈鷲也非復算數譬喻所
能絲旬而切波之矣讀其書不
可以不知其人昭昭于初冥冥
于卒豈三君子所以論世而天
界之席既禪歸化之鐸未衰裁
竹垂絲逢塲作戲夷考幻住倫

次闕如也不知無字毒鼓所斷
命根爲一爲多爲半爲滿飛精
綿邈尚友謂何豈得髓而棄皮
抑舊章之無述而歸化梵刹望
之皐如麟卧狐眠春來秋去諸
君子業爲捧心有筆如椽將亦

鞠爲茂草而浮山野史謀于苕
蘚乃屬汗青所載堅公涌汲津
梁因緣箎其叅承茲决以事係
年考諸行脚供通如對二月非
是月影奇哉直指張公覿師貌
于驅烏而祖印三旬不愆于素

讀者取爲久行刼道之符大巍
倫稱天順癸未禮師足于浮山
法窟而巳付受荷擔不言何等
三十年胡亂鹽醬多少亦未之
有聞也君子以爲二憾而金谷
之歌伽藍之說一眞法界觸境

全章文字言音了與輯畧諸篇
不別爲堅公廣長舌相無疑也
辭世偈言來從華藏海中來文
殊普賢去從華藏海中去觀音
勢至衹今還有不來不去的麼
咄總在這裏智公閗諸歸化灌

我耳根足使吊古英靈作第一
峰德雲想而遠大師局前帶後
猨籍生涯拈來臨濟金剛綱推
入昆明華藏海直得木枯石爛
雲散山空向五十三善知識前
同時作禮故知智公齒牙別有

堅公面目矣佛手驢脚影現重
重忍鎧悲輪詎堪思議是編同
事諸上善人大都下座毘那分
形震旦而余呵殿智公于浮渡
之轂斯已勤矣卒業狂喜數事
拾遺得其方便克諧蘭若寓乘

金湯究竟堅固雖妙吉神手加
我顯門何以代此而水部公亟
以囑累爲提奬也倘亦天厮華
嚴旁參熏變慈善根力從史刻
心施及藐諸傳言送語於剞劂
之法供養而增若焉異日者堅

公法界願王如時成熟未委此
淨信聚誰爲牧女誰爲純陀一
室千燈雲與瓶瀉而昔人來去
華嚴顯客任持法位常住必斯
文之爲引業也夫
崇禎癸酉秋八月庚午朔

古庭祖師語録敘

往昆明池上見師鬚眉不但其心至今在也嗣長安見朗公精舍黄太史諸公刻山雲水石遺編想見川老無際師

末後句以將兩見譚合譚觀如師者非曹溪血脈而誰燹畨瓣香作供而法浪四方宮於結想此家仲從昆明螺燼中得全集復湯滮不可讀法

堂蓁蕪子孫安在鬚眉雖是鍾簴何存欲問其遺事乃佳氣鬱葱已蕩為馬鬣牛眠之墟矣傷哉遂与君輿諸有道共刪定之讀未竟不自哀

二

正法眼藏乃在昆明池上先是勝國時有師自天目歸盤龍說法度世靄異不可殫述稱盤龍祖師云今肉身亦自山歸於此兩師者肉身住世同無字話開示

使人悟入到期取證又同所不
同者鬚眉頓異非法力有淺
深冥會有興替則以所居之
地陰陽之說發之耳師何計
焉昆池淼湯三百里盤龍峙

三

於南古庭峙於北法幢相望
燈影炙光曹溪一會儼然
未散則是集之以也其語潤
深簡要直指處多古宿所
未及發露者劉俗士之篤藤

開盲聾之習障破僧俗之
邊見於以發露性光續佛
慧命回以恢崇堂擴使和尚
一尺袈裟地還我蕉觀其非
人天小果亦審矣識法者尚

四

自具眼或不誚余阿私所好
已
崇禎己巳夏日陶珽書於
西泠舟中

古庭禪師語錄輯略

古庭祖師語錄序

能仁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而今之學道者或數數於福田或汲汲於淨土或匐匐於敎海至於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則

茫然不入余每以是請正識法者適於京邸遇同年紫閬陶君商及最上事津津不置復譚滇中異人有古庭祖師者簡易直截每以無字話斷人命根與盤

龍祖師異時同地乃盤龍肉身尚在而古庭道場已爲榛蕪心恫者久之今春過虎林謁陶稚圭先生時適紫閬兄在坐手一編示予曰此卽古庭集也從煨

燼中得之其言掃盡葛藤獨露本地風光再四讀之心花頓開幾欲忘倦予謂陶君曰安恐我輩得此如意寶而不與人共乎遂與同志謀鋟之而字漫漶不

可讀復取正於稱圭先生先生以人天眼目作佛法津梁爲之刪其繁亂正其謬訛而古庭又開一生面矣噫垢衣除糞徒憐長者之容乞人佩珠徒發良友

之歎是集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舍此其誰與歸苐蘊結有年非得紫閬兄之表章則不出非得稱圭先生之刪正則亦不傳謂之古庭之異書可也謂之陶

氏之異書亦可也雖然讀是集者須向未有古庭以前覓消息始得

平實居士錢啓忠盥手題

古庭輯略序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張惠撰

夫山雲水石輒乃古庭和尚以平昔所做工夫疑團子破處不恃棒喝出於語默欲其開鑿學者由此而所以作也和尚天姿高古行解氷嚴肆舌宗門了無泥滯亳放三昧具大辯才觀夫錄者文浩義博絶後光前耀古振今擊賢啟聖真濟世之舟鈆人天之大眼目者也余聞釋迦拈花迦葉作笑以此繼之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察其所以誠也目擊而道存不涉

文字葢謂佛佛授受祖祖禪傳有自然也豈欺人歟且夫和尚布法於金陵卓錫天界時學徒彌衆而無乏目所以具大慈悲舌頭拖地大伸普說用無不到理無不中一語一默一機一事譬夫日正於中天而無不正也大矣哉和尚誠無際之正傳機緣脗合際囑曰吾居川中得法之徒十有餘人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吾道至子大興于世所以謂臨濟一宗復振於今日者矣其錄之文言句義而自然神機俱到大法變通可以與佛祖語言齊驅並駕遺于不朽其徒一貫上足編次成錄徵余序以冠于篇余覩所錄皆心地所造融通無礙忻然作之而示學者以爲進修一助云

大明天順歲在丁丑孟春上元

古庭祖師輯略目錄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古庭祖師語錄輯略目錄 終

曹溪一滴卷之一 古庭禪師語錄

行脚

師居天界、學者請問師行脚、師曰、我以生死請益無際和尚、和尚令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我是年十有六歲、抵杭城受戒、一日見病僧放命、四大不收、我畏此苦、人生決定難逃、儻此景界、忽然至我、誰爲代受、我時發願、有如大事不明、生死不透、而將齊臥蓆者、永墮地獄、或爲身口、妄求溫飽、指以塑佛修寺供衆、妄取信心錢財、作不淨業、或自作、教他作、及見聞隨喜作者、永墮地獄、我如不捨正因正念、悟一知一見者、以僧俗貴賤貧富好醜、爲利養故、論說不平等法、及教人如我所說、無慚無愧者、永墮地獄、發願已、疑一歸何處話、務要此生見箇下落、此話在胸中、如塡須彌、啟止不安、散亂不定、行在途中、甚是勞倦、偶在座中熟睡、昔所作惡知境界、及無量劫來、未聞未見、種種造作、一一發現、即自思云、我發願爲生死行脚、與麼境界、豈非生死乎、此夢從何處起、此是一是二、如此久之、覺得心念純熟、寂然日深月久、萬法話

于心上念念挨定無疑有疑、有時昏亂、有時寂靜、然寂靜處話頭分明、昏亂處話頭無有、看來畢竟不以生死爲切者、工夫不得純熟也、因思古人參學、種種發願、以無願不立故、遂禮佛發願、第一願、我經無量劫來、未嘗親近供養諸佛、諸祖、諸大菩薩、諸善知識流浪生死、我今既覺、若得供養親近、不以廣大眞實信心、不學諸佛菩薩、諸善知識、昔所難行難捨難忍之事、縱外道取我身命、若擧念護惜、誓墮地獄、第二願、我今行道、遇逆惡境、不復憍慢懊惱、當生智慧解

脫、捨身受身、一切衆生所作諸惡、所行非道、願我不取彼之所爲、亦不厭彼之所作、則當隨類爲彼說法、若不依願、當墮地獄、第三願、我悟佛知見、必將佛所說大乘法藏、荷負無央數世界、分身無央數世界之中、教化四生六道衆生、同圓種智、使衆生聞我音聲、見我色相、皆獲三昧、若悟後不依者、當墮地獄、發願已、擧起話頭、行至中途昏晚、就路旁大石上坐、不覺定去、行人傳說有箇和尚在路死了、來者驚我定起、我欲行只是移動不得、四大痲木、衆人扶起、漸得輕快、不知幾時也、自此于一切處、晝夜清爽、話頭明白、殿堂中、三門外、出入動靜、只知有箇畢竟一歸何處話、塞滿太虛、如車輪轉、都無所礙、我憶這話如寶劍、一切境物、皆無入處、有僧將黃檗心要與看、我接之不覺墮地疑此一歸何處話、宛如死人、一切所有、都不知道、如此、這箇境界、甚是難透、如坐在太虛空中、覺恐怖艱險作主不得、正恐怖中、一歸何處話、忽然擧出、向使若非願力深重、此話頭在念、定是成風成顛、這僧又將心要來、我謂古人說話、必有得力處、遂

揭開再看、如虛空相似、知黃檗饒舌、覺自己髑髏悉皆裂破、就將心要燒了、我通身是箇心要、又念古人云、做工夫要到佛祖田地、作箇準則、我此生務要做到大慧禪師、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然從上佛祖、皆經遠劫、豈止大悟小悟、這僧見我燒了心要、他說蘿巖山老和尚、三十餘年不出山、我遂去見之、自說工夫、老和尚云、你且莫說工夫、我云、恁麼莫不虛度此生麼、老和尚云、是我虛度、你不可虛度、我禮拜謝、老和尚見我信心、收拾空房留我住、我云、今日

入山、若無工夫、而離此山者、定遭嵝虎、舉萬法話疑云、一歸何處、復云、畢竟一歸何處、終日竟夜、祗是與麽疑、疑之日久、覺得身心別無所有、惟是空我境界、此境界又喜又怕、又無問處、雖是老和尚久住山中、作務勤苦、不知所以、我自主張不離話頭、又經月久、此空我境界、唯覺房榻內外、一切都空、我卽是空、空卽是我、我與空、了無二相、然雖得恁麽、只是無箇悟處不敢認着、又思心要所說當體卽如、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將使合我所空、且無空迹、終是欠

箇悟處、我信古人說、要有箇悟處、遂以悟爲期、又經月久、經行間、忽見卓案上馬祖與百丈野鴨子話、祖問百丈是甚麽物、當下如寶珠擊碎虛空、因說偈曰、徧界純眞無雜、豁開劫外優曇、虛空七破八裂、都盧無聖無凡、這偈子不知如何發出、此後偈頌一切處、隨說隨有、一日寫百十首、心禪偈與人問答偈頌、長短總五七百首、我將古人說處印看、亦有合處、然終非悟門、盡皆燒了、惟願諸佛菩薩作證明也、做工夫不到、語默不干處、願我生身陷入地獄、又願一切衆

生、如我修行、正念現前、禪定自在、我時下山、途中晝夜疑一歸何處話、一切處一切時、只如是疑、如是提、忽患傷寒瘧痢、整四箇月、空我工夫話頭都打失了、種種言語聰明解會都用不着、仍護持前願、恐我一旦無常、未敢放脅而臥、入問汝病如何、答曰、我尚無我、誰爲病主、然終亦是强作主張、一日忽聞僧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我聞此語、依他所說、一一推究、不知是何如、及問出何經典、僧云、大般若經、我祈禱諸佛、大限已盡、承聞般若不昧正

因、臨命終時、心無散亂、早得出頭爲男子、相投佛出家、禮善知識、學般若法、究明心地、開導一切衆生、若大限不盡、將前空我聰明、及一切與學文字盡情除去、我做許多時工夫、作許多時模樣、打點、惟有兪心未曾亦得、今日以我所聞、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話、作箇正念、以爲發明此話、若不發明、而便捨却當世世以我身碎如微塵、入微塵獄、若悟明般若大意、不廣開示一切衆生、不入微塵剎國、教化一切衆生、同證諸佛無上般若、亦當入獄、舉願

後其病漸見輕微、病既已愈、將此般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話加疑云、此話我因甚透不過、畢竟因甚透不過、從此發疑叅究、自辦久遠之心、往來蜀川、又經八年、是箇呆漢、土面灰頭、擬擬擬擬受盡辛苦、寒暑不匀、饑飽不節、去住不定、人事不同、工夫不一、不死不活、無滋無味、這箇般若話、轉疑轉生、欲覓欲斷甚是費力、轉轉到此、轉轉昏沉、轉轉散亂、昏沉散亂、轉轉太甚、我身我心、及我正念、一向轉轉埋沒、雖是有箇話頭、祇是不得定力、死死活

活過了日期、只因我宿障重轉用心、轉失了、因思古人所教、痛加鍛鍊、或罵或打、至使心地灰死、做到大休大歇處、知解到此、用心轉近轉遠、轉熟轉生、由此始信古人得此一着、未是容易、又久久方然出定、我云這許多年費盡心力、未得一念相應、未嘗一如今日都不思議、舉起正念、又依前定去、于定中覺得正念微密渾然、是箇空空豁豁、連箇正念都無所依、至都無所依處、正是不思議處、無邊際之量、又如太虛空無有一物、忽聞僧云見無所見、即真見、我聽得此

此說、如太虛空碎之無跡、豁然如聞百千億霹靂之作、如出百千萬億日輪之照、如百千萬億劫氷山融化、如百千萬億劫一念前後際斷、到此之際、方悟無量劫來、諸大寮曰、頓然脫落、一切智智、無智無非智也、一切見見、無見無不見也、覿體都無、一玄一妙、一機一用、而又一切用、一切機、一切玄、一切妙、一一一切、總然玄妙機用也、無量劫來、縱經生死、一切因緣、誠然妄幻、大衆即此是行脚事、即此是心空及第處、即此是古人田地處、偈曰、佛法都盧只箇空、且非知

見立爲宗、十方諸佛全生滅、一切羣靈總幻中、勘破了無些子礙、悟來祇是舊時人、如今又于歸方丈、一任施爲在竪橫、般若大禪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無種種、而不無種種、所以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總印我般若之光明、空色如門諸佛衆生、全承我般若之慧力、無一物不說般若之法、無一事不任般若之用、十方佛祖、盡以般若說我之一切、雖然如是也、不得自肯、須待作家煅煉始得、我說此空非學者冊子上卜度口說之空、實工夫做到之空、我至隆恩見先師

說我參學十年餘、爲巳躬事行脚工夫、做到理窮情盡、十方坐斷、凡聖不容、心同太虛、了無一法、即如來清淨覺地、是則求和尚證明、不是求和尚開示、老和尚云、是那箇是如來清淨覺地、近前叉手云、是某甲自性、老和尚云、你道會得從我脚下流出、我難與你證明、我云、我是和尚道來是和尚倈我、我來是和尚道是亦和尚倈我、老和尚云、何不別處去、我云、天下有過我者、我不踏老和尚門戶、老和尚云、可近前作禮歸位、又云、子貴到家、我正目不顧、老和尚云、許你

許你、我亦不顧、老和尚云、我這許你、更疑什麼、子既如是、吾亦如是、我近前展三禮、老和尚云、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舉似一遍、供養大衆、我實供說如上做工夫至見諦處、叉手默然、老和尚云、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我以兩手大展云、這箇非別、老和尚云、這箇還着言句也無、我云、實無一字、老和尚云、只此無一字處、吾爲汝證明巳竟、子可深山茅蓬下、饑餐渴飲、任情逍遙、爲子安號古庭、珍重珍重、我遂禮辭、老和尚云、子向甚麼處去、我云、十字街頭、喝佛罵祖去、老和尚云、子再來否、我云不違和尚尊顏、話畢、驀直出也、我時禮別老和尚、就止金臺大容山、雲水不絕、老和尚恐出世早、命首座云、子別在甚處、我云佛祖行不到處、老和尚云、還許人來否、我云坦然無礙、老和尚云、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我云黃蘗、老和尚云敢子見黃蘗麼、我云、縱是黃蘗也須見拙、老和尚云、觀子知在我這裏說大話、我云、正眼無私、老和尚云、見吾非子之師也、我云、無有過量、豈免眨剎、老和尚云、是是、我昔見古拙老師、十年後付一偈云、憶昔繁

昌一別時、此心能有幾人知、無弦曲子眞難續、慧命懸懸付阿誰、吾居川中、得法之徒十有餘人、正法眼藏付囑于子、先師慧命、無令斷絕、今將袈裟拂子付汝、爲臨濟正眼、寶重寶重、我以兩手掩耳、震聲一喝而出、老和尚云吾道至于大典于世、起身送行、我則不顧、由此別去、

法語

我本初機又章佛法固是不會惟念初祖所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我每思豈容措手縱學百千種神變妙用三乘五教諸子百家至于已之生死都無用處佛祖興悲啟慈爲一切衆生出現于世亦方便垂手將所教向本衆生死上勘正是妄想宗門下無許多說但各悟自心此心若悟法自變通我常閱華嚴經至善財問五十三知識處及五十三知識答善財處一一各說一一不思議三昧妙

門于問答處未嘗見有一法更經歷一一三昧門不思議海諸佛神變無央數劫說之不盡若論有法人人不增若論無法人人不減將謂諸佛菩薩諸善知識所經遠劫非一時一息修來不知心法無二人自執迷耳我看彌勒菩薩于彈指際開毘盧華藏令善財入百千萬億彌勒樓禮百千萬億彌勒座見百千萬億彌勒佛經歷而出善財彌勒無一無二亦未嘗相去我于未嘗相去處頓然會得諸佛大不思議用我作麼生會謂學者云欲要打殺且放過着今學者入學者我于不思議三昧都無所見亦無所說于無所見所說處與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融會于一念心心無礙生佛平等且諸佛衆生諸善知識彌勒善財于我無一法處爾等學者與他相見了也若一向說都無一法一見學者向什麼處着力宗門謂眞參實悟此是做工夫最上之教到此要信佛祖與我及一切衆生皆有箇大受用妙處若實所悟與麼思議不思議一一塵一一刹一一物一一事一一心一一念總是毘盧華藏世界刹海我所說者皆從我心流出

今之學者惟恃多聞泥執不通佛祖妙用及諸佛無礙諸佛三昧諸佛禪定諸佛神變死心會去苟不死心縱有言說都無所實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過堂雪峯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德山無語雪峯舉似巖頭頭曰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山聞頭曰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山次日說法果異常日又一僧見雪峯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峯無語僧到巖頭舉似頭頭云雪峯不會末後句僧請益巖頭頭云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

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者是大衆巖頭果然知末後句麼據我勘未夢見在何故巖頭不識德山雪峯、他二老、一箇似直中掩曲、一箇如方裏藏圓、到此正好着眼、且巖頭與麼說端的是肯他不肯他若肯他、不合道密啟其意、不同條死若不肯他二老當見在甚麼處、只這裏大小巖頭也過不得、有輩拍肓楷板漢不究宗門果有如此之高論往往妄認業識昭昭靈靈妄據高座行棒下喝、且善知識果透得巖頭末後句棒棒喝喝四方八面放大光明不然無明人我、

一棒一喝定招惡報四大分散、打入黑漫漫大衆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不可不謹汾陽無業禪師云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下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利愛名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漂結于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實而言舉似宗門事且不論你知識非知識除却一切施爲動靜及語默文字生死到來、

畢竟作麼脫去、不得認着箇死搭搭向良久處妄想、不得執箇轉轆轆向活脫中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縱脊梁若生鐵鑄就機辯如懸河瀉水、未免閻老子、打入阿波波、阿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此謂灼然聽吾末句、各自檢點、偈曰、昨夜蟭螟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巖前、山頭白浪沉兜率、海底紅光爍梵天、百億須彌爲我座、三千諸佛列吾邊、任他鐵額銅頭漢、未跨門來先着拳、師擊拂子、召大衆曰、伏惟珍重、門庭施設問答機緣、講學宗徒禪那衲子、一一吐盡

野狐涎、一一放下虛頭說、了了知覺、心心見聞物物現前、塵塵顯露、不該一事、不涉一塵、覿體全彰、當機壁立、了了知覺而知而覺知覺了了、心心見聞、而聞而見聞見心心、物物現前、而現前無物、塵塵顯露、而顯露無塵、所以一事不該、一塵不涉、覿體壁立全彰十方任運、無處不清淨、本源三界、縱橫無方、不自已寶所彼此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一切衆生、　切諸佛、亦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既一切智智清淨、覓什麼佛法語言、玄機妙旨、

但有所能、即成魔魅、釋迦老子、說一大藏教、實地獄之因、列祖說千七百機緣、輪廻之本、禪者于輪廻地獄、心上起一妄念、謂之有佛有道、有行有法、則爲大謗、自造業因、佛本無成道本無修、行本無立法本無學、禪者若論諸佛功德、那一處不具足、那一處隔絲毫、學無學、舉步踏着實地、行無立、動念則是自心、道無修、涉境全無妙用、佛無成應事物理變通、根塵諸大、總爲無礙解脫光明、所念緣慮便能放光現瑞、只是自家埋沒、于埋沒處、曾起箇念向孤峯頂做模作

樣、誑惑人天、謂是苦行頭陀、謂是超羣衲子、更謂我能戒定身根、無爲清淨、此等語正是作業、不然習得一切禪定、猶須彌山如如寂寂、學得一切佛法、若娑竭海汪汪洋洋、以是而論、亦是造地獄業、豈不知法身無相、量等虛空、禪定佛法、向什麼處莊嚴、將三藏十二部、放在什麼處、種種神通妙用、於虛空體上都用不着、更于其中覓一物、是佛是祖是凡是聖、亦不可得、更立一事爲戒定慧、殺盜婬生死涅槃、無明煩惱亦不可得、佛是報化、報化非真、法是幻、說道乃與

名、行爲夢境、學者不信、只如過去諸佛、成得箇什麼事所爲、都在那裏、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總成得箇什麼事、把將三世事來勘十方諸佛、一切衆生、都在什麼處、學者不思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若是真正衲子、總是佛祖現紫磨金身、種種不思議、佛祖境界、正好截斷、若不截斷、被其熱瞞、學者參学、要在見正所見不正、終始難爲究竟、佛祖無事無依、說一切語言、都無見解與人、終不言是佛是祖、禪者各各起箇妄念是佛是祖是經是論鵶鳴鵲噪雜啼

犬吠、此等在那裏發出、與三藏十二部有什麼差別、自是學者于淨白受用處自家點汙作知解、作凡聖、作一切能所見解、即今聽我所說各各放下、就此舉一念看最初一念、念起念滅、若起滅無念、這一念即法身、第二念即報身、第三念即化身、如不思議念、即不可思議佛、如是佛刹境界、無一塵不備、無一念不圓、念念是佛刹微塵、念念是佛刹微塵三昧、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學者舉心動念、不作佛見、不作法見、不作知見見、不作見知見見、饑來喫飯、

向來打眠、都不理論、卽此無一念處、豈不與虛空等量、祖師西來、不立文字、如來始終、未嘗說一字、古人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佛祖得與麼爲人徹骨徹髓、徹尾徹頭、實無一毫佛法禪定埋沒、我所說者、亦無埋沒、我昔叅學、便信古人之教、放下自巳無量劫來一切身心、只如我之一心、正念正見、除此正念外、再不起第二念埋沒自家及乎所見旣徹、未嘗不以我所見與學者說之明白、一切佛祖、一切衆生、及學者亦如是知見、以此念念融通、心心無碍、佛祖乃心

之妄名、衆生是妄名之佛號、一切妄想、一切緣慮、亦是名號之幻化、此幻化又皆人之正因正念三昧、與麼勘破、無一處不光明盛大、無一事不解脫淸淨、上不見十方諸佛、下不見一切衆生、學者依山僧說、將正念作箇主宰、不勞登山涉水、不須討論尋經、一切禪定功德、一切莊嚴佛刹、本身具足、不增不減、佛說一切法、治我一切心、無我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豈不是本分事也、所以一大藏教、謂之故紙、一切諸佛諸祖、如閑神野鬼、一切禪意教意、如病如虎習定習慧、

思惟妄想、凡有所說、終無正見、靈山拈花、迦葉微笑剜肉作瘡、神光斷臂少室安心、空中釘橛不可知知、不可識識、山僧因衆說做工夫話不惜口過、亦是不得巳、諸子百氏、佛祖經論、一斷一切斷、方好做工夫嗟夫、生死無常、大衆歸去檢點、法身無相、等合虛空、妙悟非文、一切無碍、威音那畔、寂兮默兮、空劫這邊、明也白也、淨躶躶、赤灑灑、不戴言詮、光爍爍、圓陀陀、絕無窠臼、一一淸淨之、淸淨遍法界、無不淸淨、一一色塵之、色塵盡十方、無不色塵、寂然中寂然、明白處

明白、不着空、不着有、而空有眞妄之何存、不名凡、不名聖、而聖凡心事之何立、一一諸佛衆生、生佛同源、一一古今、而非古今一一無去無來、無非去來、與麼則山僧橫說豎說、塵說刹說、一切說、也說不出山僧這片臭爛舌頭、說也得、不說也得、說與不說、一一總得、山僧向定不定、不定定處說、而說說、一一說、未嘗說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無去無來、也要學者知箇下落、大衆、山僧未開口際、一一見得明白分曉、將山僧揪下座來、爛捶一頓、山僧結舌甘受、衆中莫不存下

得手的人、有麽有麽山僧對衆一一劃斷收拾結殺、了無餘蘊、學者不得向山僧臭爛舌頭上討氣息、若然、山僧將舌頭鼓動臭爛惡氣、至十方諸佛大不思議三昧世界剎漱振搖十方諸佛大不思議、三昧禪定、坐却十方諸佛大不思議之座、演說十方諸佛大不思議三昧之慧、一一諸佛不思議三昧之真如、一一諸佛不思議三昧之般若、一一諸佛不思議三昧之清淨、一一諸佛不思議三昧之平等、此十方諸佛、一切大不可思議三昧、皆不出禪者日用尋常踐履

如果具足正因正學、抱宗門向上志力、行諸佛正因正學三昧、于諸佛三昧外、而一切妙用、一切勝法、一切大用、一切能事、以至聲聞緣覺有學無學有漏無漏、大藏一藏、總名生滅妄幻、我說祖師西來、任心未歇、不立文字、遍界葛藤、直指人心、白雲萬里、見性成佛、自家矛盾、學者向自家立脚處討箇端的、不信我說、縱與佛祖齊驅竝駕、認箇沒量大人、未免縛脚縛手、雖然恁麽說、你禪者便不得就這無事中放懷穩便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道理、說因緣、苟如不除去此箇念頭、如我所說一切學、一切法、一切因、一切果大藏小藏、有漏無漏、有學無學、聲聞緣覺、更那人間天上總明、一一諸佛之光明、又是錯了、何也、因禪者不能死心下一切佛法世學之外、頓然悟去、所以說爲妄幻、更不以生死爲念、學一肚雜毒、做許多虛頭、或假以模樣莊設、或執以默然閉目、心裏造作、或狂蕩無忌、任學者說得點水不泄、偶一事不順、無明人我、不知不覺、做到無結殺處、不自覺轉此念頭、只知檢點諸方、更不回頭自理、畢竟生死如何了也、這等

阿師、有日熱病打倒、叫大發燒、求生求死、皆不能得開眼見鬼、那時將所學文章佛法、玄妙機用、一一拈來、全然無用、古人做工夫處、則不能拚命向前、古人絕情意識處、則不能刳腸死智、肆恣妄誕、矜恃所能色色無慚、誠不克已、形滿磨盡、報業現前、萬死萬生脫身無忌、你學者依山僧說、莫學此等虛頭、方究生死危凶、莫顧上古之學、當初一念、以期念念死心于文字之外、但以自悟、既悟又將所悟拚去、如痴如愚、似不能言中古之學也、知死心、其奈餘習未定、不能

37

力行將諸家文冊相似機緣、向情塵中領畧、步襯詞翰湊合篇篇、或言上堂參、或言杖下喝、舉時端的似悟、觸境依舊還迷、自瞎瞎他、宗門成患、近古之學而又遠矣、醉心淫舌、沿襲相傳、盡力所言、只說見聞情識、邊事正因愈昧、正念全無、放命後、倒是打失人身、做神做鬼、目今學者而又不然、欺賢罔聖、濫廁宗門、皆以名利爲正持、雜毒爲正授、所謂大妄、不畏因果任意妄生、甘心罪業、大衆不覺、切切說許多話、誠無利益、看他古人一語一默、一機一境、得爲學者掀翻

無量劫來以至今日、所作所爲、解粘去縛、屈已就人、盡機發用、豈似我溫飽無厭、行解不嚴、以少偷心而望大業、然我對衆所舉、我亦無着面目處況文字語言、之乎者也、茲因衆請、以實供陳、不可不知、努力珍重、

禪門的示、無過教外別傳、絕口絕耳、偏法界性示等虛空不絕思惟、全機解脫、大衆吾宗諸老、大凡開示拈提、以一喝不作一喝用、爲宗門之的要、多少漏逗、至于打拂敲空、謂單傳法、好不慚愧、老僧對衆劾古

人也打、一拂喝、一喝且道相似不相似、似與不似、豈而勿論、只如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向這一拂一喝上、不敢正覷、一大藏教、千七百機、及餘諸子百家、總用不着、山僧將古人盡機行不到處、盡力提不起處、不惜情說、欲與祖師證明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意、山僧舉一喝一拂、就作此用、勘之得透透之得過、不妨盡大地是學者自已寶華王座、動步無非踏着脫體、是學者自已丈六金身、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釋迦老人以茲之說、向靈嶽拈花、平

地陷坑、迦葉微笑、果然落塹、教外別傳、將謂多少奇特、漏荒籬、破砂盆、雖然、且不得作尊貴看、我與禪者說、謂證明不立文字之意、畢竟大意在什麼處、看來祖師也不着、便爲他人事、九年苦苦面壁、及回過二祖師斷臂、甚忙急、即此一拂一喝、又向什麼處說話、欲得親切、須是自家工夫做到、此事至禪者分上、端的有放處無放處邪、至山僧分上、端的有用處無用處邪、祖師分上、端的有證明處無證明處邪、豈不知古人用處、則當人用處、未嘗一毫差別、佛說一切法

法是心用除我一切心心是法體我無一切心心即是法何用一切法法即是心山僧向禪者說實不是說了便休直欲大法明祖關透始是到家地位其或祖關不透大法不明盡百劫千生學得千經萬論妙用神通如阿難目連馬鳴龍樹若不死心做工夫總名生死妄想有何益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如喪考妣如救頭然誠爲險也勸他古德行棒行喝一機一用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如此作用恐學者停思停想擬議之間千里萬里與麼費盡心力必期學者向佛

祖未開口前全身擔荷既擔荷已緘唇封舌孜孜禪定所以古人箇箇于生死岸頭猶白日青天佛祖獨言教外一着忒煞慈悲于一切時一切用盡在學者語默動靜中同學者于無量劫來着衣喫飯屙屎放尿亦能爲你放大光明轉大法輪學者心念與他打成一片下死力拚性命做工夫見箇下落不可放過若放過百千萬劫難似今日釋迦老子四十九年橫說豎說刹說塵說山僧所謂一拂一喝處縱橫獨步千變萬化種種奇特你學者聞山僧說不得作無事種種着到古德云學者看千處萬處不如實看一處若看破一處則千處萬處自然一一透過山僧說箇譬喻此事如鳥抱卵孜孜于動靜處不失所抱抱來抱去時節忽至殼漏子七零八落中間跳出箇活潑潑的來便能知其饑飽一動一靜久久功力皆全又是一番無礙南北縱橫高低遠近飛騰任意確然之理千經萬論也只與麼說除此再無別事較量不然縱通三藏窮盡五車及餘諸子百家若不死心做工夫有箇悟門總是外事華嚴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

半錢分山僧也曾討經論學機緣到這裏都無用處川老云欲知端的意北斗面南觀透過殼漏子七零八落透不過非但學者任他川老也難分疏山河石壁草木叢林都會此說古今先聖盡被瞞了若在此着往往埋沒離此別說而又不然天以之高地以之厚佛祖以之相續慧命接物利生山僧以之日用施爲逢場作戲學者以之之乎也者語言文字百姓以之坐臥經行着衣喫飯于事于理果然親切既知正好高坐蒲團屏絕人事主賓不立朕兆匆存如空中

乃無水不形、無處不照、然後于火燄頭、向金剛眼、證據單傳、以報佛祖無報之恩、化人天無爲之化、大道廓然、體無清白、徧一切處、不落有無、在凡在聖、凡聖一源、非去非來、去來一致、山僧爲學者普說于語言文字之外、各各領會、伏惟珍重、

大凡行脚、脫生死、超佛祖、明心地、其實無心可傳、豈可口授、貴在當人辦鐵石心、立脚穩當、觸聲色遇境緣、或善或惡、須要作主、打併自己、看果有甚麼堅固處、與麼一看、視如死人、除斯再不起第二念頭、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實欲自家作其轉便、莫若死心做工夫、最爲切實、目今向我所說做工夫處勘得徹、向使百千臨濟德山同時下百千喝、揮百千棒、其實難以近前、審夫一大藏教、千七百機、世諦語言文字、總是生死窠窟、莫若懸崖放捨身命、提無字究他明白、分曉、參他端的下落、得力不得力、一靜一動、正念相應不相應、參究要如實打點、不可輕惑、有輩學者、不知參究、謂坐禪是痴禪、守默提死話頭、我輩切不可依倒謅說、古人箇箇因提死話死得心地、我輩不曾死心做工夫、便乃承當說大話、妄取因果、山僧勘來、總是釋迦達磨如此之說、欲死其心、無如無字、死得學者心地、發明得學者新機活用、是以一箇無字、誠死心得力之三昧、予觀從上佛祖、死心禪定、勤苦累劫、學者即今向熱鬧鬧處、冷冰冰時、提死話頭、勘提時有間斷無間斷、打點得歷落親切、冷冰冰、熱鬧鬧、動靜昏散、究然只是一念、念起念滅、更無起滅之相、此是天工克成、將欲至家受用處、若論做工夫到與麼時、正好憤憤、莫顧危亡、大啟疑情、大發正念、不提自提、

不舉自舉、活潑潑無一事當情、當知此事、不可認着文字語言、以理自障、或執自妄念、一向守空、昏昧奔蕩、諸佛出世不可救也、禪和家、須是坐斷佛子舌根、透出死生因果、縱橫自在、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將山僧所舉盡言極則處、審其所言、一挨挨定、自然沸湯停瀾、當空日駐、身心境物、融然無雜、空而玄、寂而妙、無前後際、非去來相、到此田地、方是工夫成心怡地、此際不見一念是諸佛衆生生處、不見一念是諸佛衆生滅處、不見一念是有生滅無生滅處、一大藏教、

千七百機、世間出世間法、用亦得不用亦得、到此方不被語言文字籠罩、方知山僧所言、古人念念在定、于生死不亂、今人念念在亂、于生死不定、山僧嘗以此語抱懷、未肯輕肆、自已一箇正念、亦不敢以歸山任院瞞初機、衆學所見、未敢望于古人、因與大衆較量、不覺忉怛、伏惟珍重

若論向上一着、了無別說、惟當人本自具足、文字經論、且無放處、近來諸方學者、盡被古人舌根埋沒、不能決志透脫、開口處、情塵知識、學解聰明、于自受用

古庭輯畧卷一　法語　二十六

中確無的實、豈非自喪已靈、爾若不信、有日病打、將所學所抱、抵當不去、那時方悔錯用心力、學者既是實爲生死行脚、豈可高心執見、聞恁麼說、便憤志決透去、便拚此生、大捨身命、做大休歇工夫、當知此事非小因緣、必猛利方能入劄、且諸方老宿說做工夫、于自究竟處、或一年半月、一月、或三年五載、有些見解、或聞師家舉似、或看册子、便認着業識、做模樣生大我慢、便效古人行棒下喝、瞬目揚眉、學者不知、被他惑了、此箇樣子、正是生死無明、若或真參實證、却不恁麼、向本分中綿綿密密、下死志做將去、莫論年久歲深、一念子撥之不開、蕩之不散、時節到來、豆爆冷灰、天翻地轉、打破疑團、虛空粉碎、方是自已大光明處、大受用處、自然頭頭無碍、物物全彰、了無一法可當情說這邊那畔、通明透徹、凡情聖解、宛爾一如、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總諸佛清淨無碍三昧、到恁麼田地、說甚麼文字情解、根根塵塵、悉是大光明寶、所有時攝十方諸佛光明入一微塵、光明一一微塵光明現十方世界諸佛、諸佛非來、我亦非動、寂寂如如

古庭輯畧卷一　法語　二十七

無彼無此、諸佛具大清淨無碍三昧、大解空寂滅三昧、大不思議海種種三昧、乃至不可說微塵刹數刹塵塵刹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定慧三昧、于一毫不從外來、嗟夫學者于初立志處、擔荷一擔經書字句口耳傳習、爲其已見認爲古人用處、古人却不如此語。默動用、別有生機、豈等閒共與卜度、須是具大根器者、聞必敬信生難遭想、其或我慢矜高、退之遠之、珍重、

諸方學者、爲生死請益做工夫、于做工夫處實不曾

得箇簡要定格往往虛度經云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學者叅究便歇其狂心依經所教將所學文字佛法及世間欲愛妄想截斷勿存一毫古云拚得一條窮性命銀山鐵壁也須通向前着力將所教歇狂心處作個定格依而行之極是簡要既知提一則話或萬法無字自去下疑默默理會至所下疑理會處切勿自作知解以偸心待悟念話無疑以此做工夫歇狂心確無相應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無字話趙州意作麼生無萬法話畢竟一歸何處然我所說明

白苟不歇狂心縱有定慧亦只徒爲喩服藥要忌發物病者學人無量劫來業識生死是也藥者無字萬法是也發物者狂心念念相續是也蓋萬法無字古人一時應機如人問我一事我必有一事相答古人說時實不曾敎人言語上用心欲其直下承當了百當若得得設此亦是錯了趙州古佛因僧問不得已將錯就錯然將錯就錯大藏教亦不出此又謂做工夫下疑着力非趙州所教却是這僧日用自家作計後之學者依如是做未有不悟入妙理真際嗚呼學者往往立脚不定志念不堅雖叅話頭實不曾有一箇決定信久幾一蒲團昏散二障通身着到因此討頭不着志念稍微便生退慢只箇退慢將謂我乃博地凡夫且隨例看幾行文字不虛度日山僧看來彼之所事正是虛度光陰流浪生死豈不聞如來訶阿難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所以退慢生則懶墮至懶墮至則狂念起狂念起則撥無因果無所不爲壽箇真實做工夫的人誠然少也學者將我所謂或無字或萬法如實而做又看我簡要之格及昏散藥

忌一一頓放八識田中再向得力下手處討分曉骨取雲門扇子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珍重

示衆向上一着固非小事惟當人極叅然後極悟其或未委于聲色空有妄認業識爲己道眼不明埋沒自家更惑他人當知佛祖一言一默一機一用痛與發明向上事不是你情識伎倆但一切時內不起心外不着境境空心寂絕思絕慮直下領悟頓超佛祖惟我一念一念然則一切念念然若只向情路上立文字學知解所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法華經云

佛謂阿難彼此空王、佛所同登菩提、爾樂多聞、我勤
精進、是故我巳得成菩提、智者忘機、聆者恣說、智者
空見、昧者泥文、智者無着、昧者固執、不知語言文字
知覺見聞、諸于百氏、總生死輪廻種子、經云、以輪廻
心生輪廻見、入于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佛之妙
見、見無所見、學者把自巳業識放教空去、然後向佛
祖教人行處、務欲與之掀翻、見其端的、再將自巳妄
執心識念處、直從根本截斷、念茲在茲、孜孜勿間、于
無間孜孜處痛加一槓、直猛向前、不覺打破漆桶、大

地光生、灼破虛空面門、觸瞎如來心眼、叅悟到其極、
則敢保向十方佛祖頂門上行住坐臥、無奈你何、不
然、莫道山僧不預前與學者說破、世間至大惟生死、
珍重、

法身充滿、體徧河沙、妙用無窮、一真獨露、諸仁者、若
向巳躬下有箇出身之路、何必山僧僗僗切切、汝等
東卜西卜、若無這箇消息、未免向第二門頭說葛藤
去也、兄弟家、既爲釋門子、勤修般若正因、放下名利
虛頭、的明祖佛大意、到這裏無明人我徹底掀翻、貪
愛是非、盡情截斷、然後近良朋、親善友、究單傳、明敎
外、時時檢點、刻刻提持、心心無間、念念密綿、則起眉
毛、不容走作、忽然一念相應、管取慧光獨露、如是修
行、吾門真種、近來兄弟家、理不明、道不務、貪着愛染、
我慢高矜、種種無慚、恒誇能所、不惜心行、一旦惡業
臨頭、那時悔之晚矣、勸兄弟家從今改革前心、依附
老成道德、勤勤究明生死、不離本分、自然道香有日、
更有一等上座、人前做模打樣、裝神揑鬼、見人有些
開解、他便生慢恨不滅除、及至覩他行履、通身是箇

黑漆桶子、一生爲人、只是恁麽伎倆、或有箇漢爲他
除病、向他道箇未在、他便生恨恚無明大起、口裏非
言、全然不顧、以這等病根、佛也爲他除之不去、兄弟
家、修行要明自巳心地、到一切處也須知因識果、凡
所作爲、皆屬生滅、若論真正行脚之理、先欲打併得
意根空豁豁地、不存微念、然後叅方要擇伴歸、衆看
隣單不是在道之人、切不可與其同行共坐、若不與
麼檢點、有失道業、若是上根利志之人、終不效他小
輩所爲、縱有些小見解、于諸方老宿門下、一一入他

37

鑪鞴鍛鍊，是則深山保任，未是還去打點舊日做工夫處，彷古人行履，斷却自巳命根，不得鹵莽為人壞古龜鑑，你看他從上古德為人處，出一語蓋天蓋地，只欲人人實到恁麼田地，達佛知見，覺悟羣生，若是大丈夫漢，聞恁麼說話，不問得失，撒手便行，通身透底，一一放下，然後拔却心肝，抽出五臟，只教他胷次中乾乾淨淨，方可少分相應，從此向去，也不尋問別人放下面皮，務要將生死做一件大不了的事，古人誵訛公案，顯密門庭，盡平生之力，一槌擊碎，那時文

章佛法，從金剛眼裏一一流出，大機大用，取之無盡，大辯大才，用之無窮，到這裏何用區區學解事業，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有時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恁麼說話，須是行到始得，若非自證自悟，到這裏如說夢相似，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叅禪人光陰易往，業報難逃，不如打點自巳生死急去做工夫，也是遲了，莫待四山到來，那時整理不下這箇事務也，須是平日看得破，尋常作得主，于生死岸上，方得自在，若非與麼，縱爾種種學解，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大限到來，難敵生死，審之審之，

禪宗的意，無證無修，佛祖傳心，絕文絕字，法界之性，猶若太虛，不動纖毫，真空絕點，乃佛祖之密傳，實當人之領悟，所以大地是箇解脫之門，通身是隻金剛之眼，說玄而玄不能到，透妙而妙不能通，覷之無踪，窮之有失，雖然恁麼說話，也要實到這般田地始得，不是恁麼人，豈明恁麼事，畢竟事何如，若向這裏具一隻眼，何勞佛祖出定口喃喃地說道說理，說心說性，且看他佛未出世，祖不西來，還有道理說也無，還

有心性說也無，到這裏不如于巳躬下親見徹去，若是伶俐漢，于自巳本分事上一看看破，始知乾坤之內，宇宙之間，有一輪無價之寶，晝夜放光，輝天鑑地，一切衆生，本自具足，不假修持，一一現成，任汝在情塵愛網之中，一靈妙性，尋常顯露，情塵愛網，與他各無交涉，恁麼所言，然非說了便休，也須于二六時中向鬼窟裏着些精彩，務要尋箇出身之路，切不可聞聲執着，見色承當，若然，大法未明，祖關未透，用盡辛苦，總是生滅，如從上古德施設之處，行棒行喝，全賓

全主殺活歷然收放自在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恁麼爲人皆叅活句叅學人須是實到這般田地方有如斯受用若非恁麼于他古人一機一語卒不能了到這裏于已躬下一段風光切切思思務要討箇分曉孜孜客究若十年二十年不徹心地山僧代汝受一切苦經云所在之處則爲有佛恁麼看來豈用十年二十年一念回光早自具足正恁麼時什迦老漢在汝等眉毛上放大光明若向這裏見得便知釋迦與迦葉大意非在花笑之上畢竟在什麼處咄人人眼

橫箇箇鼻直無量大人面門光聚諸仁者到這裏見須實見悟須真悟臨濟云面上無位真人趙州云庭前柏樹子天龍舉指石鞏張弓德山棒秘魔權此是諸老爲人揚向上宗乘的樣子蓋從上佛祖人人見諦則一各各拈弄不同所以云看千處萬處不如實看一處若看破一處則千處萬處自然透脫如川老了云欲知端的意北斗面南觀此是這老漢老婆心切若是靈利衲僧便知端的到這裏莫論北斗休說南觀只向他未搖唇動舌之前一看看破便知他說

那漫天之謊恁麼看來豈有他下口之處莫不山河大地艸木叢林古今先聖天下道盡在此一觀破了也天以一觀而普蓋地以一觀而普載佛祖以之而接物利生衆生以之而建立萬緣如斯見得這一觀親切便好休歇度日有無俱遣證悟莫存淘汰得這乾坤如水底月相似任他風浪掀天我自凝然觸之不散若時未至待龍天推出方可爲人向火爐頭究竟一箇半箇以報佛恩于金剛眼裏留得一機半機提掇末運諸仁者向這裏不知端的承當不下且

將本叅之話于動靜中默默自看是甚麼道理切須仔細不可放過到這裏若起一念放過之心劫劫生生被這放過的心埋沒巳靈了也苦哉非但劫劫生生展轉無有出期忽有箇具眼漢出來便問即今甚麼處是這放過的一着子山僧到此只得將錯就錯作話會去也那夜須彌山被鐵牛吞却只得老達磨覓東庄王老問取西來意山僧不肯各與二十麤藤夫會麼到如此界分明見徹不勞後語其或未然諸仁者目今被葛藤引入鬼窟裏去也大道湛然本來

3冊

廓徹徧一切處有何面目這一着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凡聖一源無殊無異到這裏擬欲播揚祖道提唱宗乘只得掀倒虛空名重四海踏翻大地道振諸方恁麼爲人方乃奇特諸仁者于此散去各各尋箇方便處安身立命免被閻羅老子追覓受拷吾書一偈以遺後來若然會得再來喫棒偈曰脫殼烏龜騎鐵馬威音那畔獨瀟灑翻身撞倒五須彌縱橫踏殺四天下

爲四衆說戒

諸佛之戒妙契一心蠢動含靈本來無欠然則蠢動含靈皆體是戒況人天四衆而不具乎此戒即汝等一念清淨之心也當知心外無戒戒外無心心即本源之戒戒即本源之心擬欲別求無有是處到這裏一念回光徹見心源了知全體是戒若或不信向外段塵非吾門之正宗也戒實佛祖之根戒乃衆生之本未有離根本而獲戒者當知戒無形相戒無莊嚴于心無漏全彰戒體吾所言戒非涉律儀未名條目

實汝等本源清淨之戒德也此戒不屬有無非存持犯汝等纔出母胎早自具足到此仍于面上栽眉畫目豈非大錯梵網經云一切衆生受我本源清淨心戒教既已明若于文言紙墨上受得將來于菩提心戒終無有實此戒不揀妍醜及與根缺之人但具靈識本來是戒若能妙契于心與佛無異有持有犯是二乘之戒無犯無持是最上乘之戒此戒謂一切衆生本源妙心正戒從無量劫來淨潔光麗即今人人眼目定動心戒大彰到這裏且道是持是犯若也恁

麼見說了一切處自然明明歷歷、何曾點汙他來、若舉一念于心外求受別戒、早自埋沒已靈、蓋此心戒者的體淨潔、了無纖染、縱使盡大地都是箇糞坑、與我本來心戒實非相犯、爲汝等無始劫來至于今日、迷頭認影、捨己投塵、勞他佛祖出定設其對治、演規立矩、然乃用心大切、過過量人、看來一場敗露、何故我非貪嗔癡、奚假戒定慧、我心無生死、安用大涅槃、我心非散亂、何用奢摩他、我心本寂滅、未假求禪定、若能當下發一念金剛不退之心、單去究明本源心

戒、舉此一念得戒已畢、更說他恁麼戒之所犯、戒之所持、一空一切空、一淨一切淨、汝等聞說諸佛本有心戒、不能斷疑、如盲聾瘖瘂、山僧未免重爲開演、顯露真圓、使汝等得入其源、獲本心戒、昔世尊說四衆所受戒文、各有次第、如比丘戒、謂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五百條、優婆塞優婆夷各五條、菩薩有大乘十戒、如來有三聚淨戒、然種種所演差殊、實乃如來悲念所流、教謂多種、一念淨心、實非二三、教分頓漸、心無能所、如教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又云、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心法並空、如大圓鏡、山僧恁麼切切非詆、汝等汝等于此痾發廣大信心、定獲廣大受用、汝等幸聞律外之戒實非小可、三世諸佛因此戒而成等正覺、大轉法輪、一切諸生悟此戒而達本源、脫生死海、戒源功德、神鬼莫量、戒源蹤跡、人天莫測、戒源貌相、佛祖難窺、到這裏十方諸佛百億菩薩無量人天種諸福慧于此本源淨妙心戒所有功德、于百千萬億分未及一分、若恁麼便見得去、了知盧舍那、即汝等之

本身也、山僧到此說戒將畢、未免于諸人分上通箇消息、擊案一下云、陝府鐵牛心膽碎、嘉州石象項門穿、會麼、汝等向這裏領會得、不勞舉足佛祖同源、無持無犯、非戒非心、其或未然、切忌撥無因果、教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珍重、

心要

此心清淨、人自不知有此清淨、此心明潔、人自不知有此明潔、清淨明潔、本來成現、今更不假修爲而復成也、纔出頭來早自具足、但能返照不假言彰、所謂清淨明潔之心、于一切衆生分上未嘗不在、無踪無跡、絕跡絕痕、至堅至固、至清至淨、至虛至玄、至明至潔、無滲無漏、無大無小、非出非入、非外非中、量之無邊、窮之無所、玄中唯玄、妙中極妙、玄玄妙妙、妙心全剛、說此心者、說無說之心、心無心之說、說說無說心

心無心、無心心無顯、一切心、一切心即一心之心、心即一切、一切亦無、一切無心、無心亦無、亦無無無心、無心心心、心心心心悉皆空幻、到這裏假使大悲菩薩、具八萬四千手眼、運八萬四千神通、提之不起、覷之非見、劈之非破、鋸之不分、亦任劫火洞然、此心絕纖毫之損、大哉此心、心心無覓、唯人親證、乃知過去諸佛已說、現在諸佛今說、未來諸佛當說、蓋十方諸佛、不離此心成等正覺、十方諸佛、不離此心轉大法輪、十方諸佛、不離此心入諸苦趣中、救拔一切衆生離

苦得樂、至諸佛所聞此心法、豁開心眼、得諸無礙、見十方佛在在處處、不來不去、一念現前、此心空寂、寂寂心空、空空心寂、空寂寂心、寂心空寂、且十方諸佛、于此箇心上、具種種作用、現大神通、大抵爲一切衆生明示此心、一切衆生、諸塵悉淨除此之外、更無別心、明此之心、更無別說、此心不立纖塵、自然虛靈絕妙、但能默契忘緣、全體眞空獨露、吾觀一切衆生、種種造作、種種顚倒、墮于萬類之中、一靈妙心、實無絲毫之欠、經行坐臥、承誰恩力、喜怒哀樂、豈

（編按：此處原稿模糊。）

假他光、一動一靜、一飲一啄、一言一默、皆是自己之妙心運用無差、去來有據、如斯看來、諸佛衆生、同一妙心、心心非二、眞心寂滅、若太虛之無形、慧見靈通、猶澄淵之湛碧、但此心非義理之說、非文字之解、非引致而通、非能所而見、到這裏須是佛祖未出、文言未露、天地未判、古今未通、平坦坦的、光淨淨的、于本分中忽爾心開、突出一路、方始相應、若非恁麼、至慈氏佛下生、也無棲泊處、只要于自己分上、悟此妙心、不得離己別尋、設有所得、非自己之心、此心無青無

黃非赤非白非名非字非相非貌此心徧十方剎來去無相山河石壁不能阻礙此心非天地測其機非鬼神知其量到這裏自已尚無趣向況天地鬼神而測知者哉設使佛祖同源亦覷之無分所以此心是箇大光明之寶無修無證無得無失無生無滅無老無火無穿鑿無處所巍巍蕩蕩寂寂如如諸佛之真千聖之上不可比不可喻一切衆生全體具足妙淨明心本圓真有到此切不得于語句上承當文字中生解不得廣覽羣書以敎印心不得記持問答逢機

酬對須是自已胷中蓋天蓋地貫古貫今一一流出始得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知之然乃恁麽吾有句驗木人眨眼諸佛盡覩光明石女動唇菩薩皆蒙究竟

三昧玄章

吾觀大地衆生一靈真性觸物現形徧法界中頭頭顯露六根門頭放大光明四幻城中全彰法體乃佛乃祖惟此心傳列聖列賢單明箇事立妙立玄言機言奇即妄即真于理于事說有說無指空指色非心非佛是佛是心以言顯空以空着言指物明真借事彰實或戲或笑或語或默或棒或拳或噓或喝或粗或細或呵或叱或歌或舞或進或退或逆或順或竪或橫或定或空或禪或亂或異或邪或塵或俗或淨

或穢種種相貌種種術幻種種言詞種種揀擇種種巧機種種應答乃至天地日月星辰江河園林艸木石壁瓦礫淨不淨界有有無無聲聲色色無有一物而不現此三昧實相良由衆生因無明貪愛而不能證入所以劫劫生生展展轉轉埋沉已盡失真三昧淏入六道往來四生受種種苦求出無期此三昧體唯人一靈曠大劫來未曾少欠所以佛祖眼不耐見從三昧大寂定中强出頭來不惜泥水與慈運悲設百千萬億種神通方便使人人于意根下究此三昧

清淨真寂之光明除此別無有念到這裏若能捨幻投真遠塵近寂于日用中討個分曉豁然一念相應了知諸佛無心三昧即自已無心三昧塵塵爾劫劫爾總是這箇無非三昧且這箇道理于此作麼生承當體廓太虛了無邊際不動纖塵非中非外到這裏若乃存其微念天地懸遠譬如太虛之中空無有量若住一物非太虛也諸佛國土其理亦然一切衆生本源如是洞然清淨不立毫塵光徧十方無有相貌諸衆生心含裹三界現三界心總一真定到此非得

非失無幻無真唯一靈明寂然三昧一切衆生既知人人分上具此無心三昧到這裏于二六時中默默照看看來看去看到看無看處自然有箇到家的時節若能便恁麼會去別無餘說設有所說無過于此當知諸佛說法無法爲法衆生欲契無法爲體大般涅槃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設有智者審諦思惟若能深信斯言管取悟佛三昧有日矣

警徒

子既痛決死生從今日去永絕學解純一真潔務要今生作箇大漢向佛祖頭上橫眠倒舞切莫蹉跎顢頇貪圖溫飽閒恁麼說便乃豎起生鐵脊背大開無情冷眼緊捏拳頭高舉正念念兹在兹勿容分毫走作心中憤憤疑上加疑直敎這一念子劈之不斷蕩之不分久久定力現前四威儀中忽爾忘却東南西北到此之時正好着力痛加精進若也孳孳不捨忽然推倒崑崙掀翻大地直得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天

下老和尚于這裏無出氣處仍使六道四生情塵根識放大寶光同一受用若實做到與麼田地方顯衲僧家超群越格的手眼其或不信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驢胎馬腹裏決定放你不過老僧預前與你說破珍重勉之

訓徒

了既實心向道但看古人一則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須知此事庸愚之輩實難相受大力量者方肯履踐此處不得今日提明朝放將意根下葛緣盡情放下平日捨不得的須要捨却平日放不得的須要放却平日離不得的須要離却且捨不得的貪嗔癡放不得的無明人我離不得的恩愛利名而已若謂十八界所蘊塵緣雜染未可枚舉今略言之以破其毒惡子既知已大發信心立金剛志盡平生做箇沒伎

倆漢莫管人說你痴憨直去着實參究須知此事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若非具猛勇心如何近前又如一人不執器械欲搏猛虎相似若怕危亡如何與他相見又如一人擔一百二十觔重擔溺于深泥若不加力求出如何到家既知生死恁麼大險于十二時中不顧危亡大捨身命的的確確務要見箇分曉又須知此一則話于一切處皆可徵究迎賓俯仰着衣坐臥提瓶放筯運水搬柴屙屎放尿登山涉水斷地烹茶靜鬧閑忙喜怒哀樂總看箇話頭恁麼久久自有箇好處到這裏切不得于話頭上別生異念且這念是甚麼是當人避喧求寂處也如叢林中講究這做工夫一節多謂尋箇靜辦處穩坐去好教你知道且觀盡大地乾坤那一處不喧喧攘攘當知此世界乃五濁之界實無一處有靜其靜在于已心之上到此一心靜則多心靜一念寂則念念寂今時兄弟家不知有此方便漫要尋箇靜處不知起一念向此世界中求箇靜處早自是箇不靜的心也山僧昔年行脚于蜀往來十載並無一茅遮頭單包隻杖各山討

些現成茶飯度日任有一切諸惡風景我則不采恁麼孤切方得此一着子明白如今兄弟家未曾行脚先慮衣食于一切處務要尋箇穩便去處十年二十年不明心地被此一念障阻道眼了去切忌恁麼論問虛實好醜逐日工夫時時檢點一日要勝一日一時要勝一時恁麼綿綿密密一七日二七日自然純熟到此不得念話無疑提時須要字字分明說這做工夫之理大抵要這話頭明白疑情易發若疑情發現昏散則退昏散既遠疑來疑去時節到來不覺撞

倒露柱，打破漆桶，直得乾坤哮吼，海水飛騰，泥牛吞月，燄蛇吐雨，木人撫掌，石女心寒。若到這裏，方知達磨西來，野盡神機，及至歸去，分文不值。若實到這般田地，更說甚麼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盡大地是汝病放處，于這裏也無道與汝說，也無禪與汝參，也無佛祖與汝超，也無人天與汝度。縱橫順逆，左右逢源，到此便是一味清淨平等三昧之門，聽吾一偈：精研慎究勿容絲，直透威音那畔機，豁爾洞明心地現，谿山滿目笑哈哈。

古庭祖師語錄輯略卷之一　終

曹溪一滴卷之二　古庭禪師語錄

說

三昧禪定

禪定三昧，要在當人，諸佛不傳之宗，列祖通誠之旨。若是箇生鐵鑄成無面孔漢，到此不涉疑思，一肩擔荷，方有少分相應。若半信半疑，半進半退，卒不能構。學者最初行腳，一念便要信自己及一切衆生，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定，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寂滅禪，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解脫門，一一

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空際海，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無礙王，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無昧智、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精進力，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寶華王，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辯才用，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無畏說，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真如藏，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圓覺域，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慈忍行，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圓明種，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無相見，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大三昧莊嚴劫、

乃至一一十方諸佛、一一所具一一大三昧禪定、一一大無礙三昧禪定之說而一切諸佛、一切衆生、一一悉皆平等、此三昧、學者不可作無事會、若作無事會則着無事魔、不可作種種知見、若作種種知見、則着種種知見魔、若作空寂寂空見、則着空寂寂空魔、若作正見、則着正見魔、若作坐禪禪觀見則着坐禪禪觀魔、若作空有有空見、則着空有有空魔、若作無空空無見、則着無空空無魔、若作空慧慧空見、則着空慧慧空魔、若作智愚守尸見則着智愚守尸魔若

作知解融會見、則着知解融會魔、若作避喧入定見、則着避喧入定魔、若作觀空無物見、則着觀空無物魔、若作寂靜無境見則着寂靜無境魔、若作無念無生見、則着無念無生魔、若作動靜卽常見則着動靜卽常魔、若作解悟變通見、則着解悟變通魔、若作智慧靈心見、則着智慧靈心魔、若作常樂無我見則着常樂無我魔、若作會佛法見則着會佛法魔、若作神通無礙見則着神通無礙魔若作沉空無歿見則着沉空無歿魔、若作能所隨流見則着無我隨流魔若

作執禪守默見、則着執禪守默魔、若作諸法合頭見則着諸法合頭魔、若作一念無爲見則着一念無爲魔、若作諸禪卽法見則着諸禪卽法魔、如上所說一一魔見、悉是學者未悟之際、以其未悟、凡有所說所見、皆至魔論、學者若是箇真正衲子、深發大願、事善知識、將世間一切富貴恩愛名利家緣、妄想貪癡、是非人我、及佛見祖見玄見妙見、一大藏教乘見、千七百機緣見、諸子百家見、盡情打倂、使其空空蕩蕩、只箇空空蕩蕩一念、亦要去之盡淨、又信我此生、一一

務要依十方諸佛所教、依十方諸佛所行、若不至十方諸佛無礙解脫寂滅正受、盡百千萬億劫、將一語爲利養故、妄惑于人、世世生生報入地獄、學者固此一念、若果悟去、于一塵一刹、一切塵、一切刹、刹塵塵刹、現大清淨、當知這一念及一切念、而念念不可度量、不可思議、十方諸佛刹、極微塵刹、數大空寂三昧海、大解脫三昧海、大無礙三昧海、大圓明三昧海、大智慧三昧海、大不思議三昧海、大不可窮盡三昧海、大無邊種智三昧海、大般若無空三昧海、大無見見

三昧海、大掛一切佛刹三昧海、入一塵微塵刹三昧海、一切諸佛刹海三昧、入一微塵禪刹海三昧、一一諸佛刹海三昧、入一一微塵禪刹海三昧、現諸佛三昧、入恒河沙禪定三昧、入一念禪定三昧、一一念禪定三昧、至一念海禪定三昧、一一念海禪定三昧、悉皆具足十方諸佛、佛刹三昧禪定微塵刹海、一一三昧海、一一三昧刹、一一三昧刹海、一一不可窮盡、一一不可籌量、如我所說、十方諸佛大寂滅性海、一一所具、一一微塵、一一佛刹、于一一微塵、一一佛刹、一

一微塵佛刹、至于一切衆生、一切念、一切心、一一切心、念具有諸佛言詞禪定三昧、一一諸佛譬喩禪定三昧、一一諸佛所證禪定三昧、一一諸佛分布禪定三昧、一一諸佛大小藏乘禪定三昧、一一諸佛了義非了義禪定三昧、一一諸佛本因修證禪定三昧、以諸佛一一禪定三昧、而一一融通、一一無礙、一一念、一一心、一一心念、一一總而禪定三昧也、學者到這裏、正好將十方諸佛髑髏、一切衆生鼻孔、穿作一串、提向十字街頭、橫拈倒用、放大光明、作種種可畏

相好、開種種大寂妙門、一一可畏相好、具現十方諸佛極微塵刹之禪定三昧受用、一一極微塵刹之塵、具含十方諸佛一一大不可思議海、一一無盡藏海、一一大三昧王海、一一大寶覺妙海、一一大淨智妙海、一一大莊嚴域海、一一大言詞無礙海、一一大光明無變異海、一一大化佛無數意海、一一大會十方極微塵刹刹塵諸佛、于一念一一念、念念無來、念念無去海、以此一一諸佛三昧妙海、至我本覺妙明無礙三昧海中、一一開演、一一宣示、或歌或舞、或逆或

順、一一歌舞逆順、至使十方佛祖、天下老和尚、吞聲結舌、一大藏教理盡詞窮、如上所說、一一皆出山僧心地法、故爲學者所演、玆因禪者祖心、及一衆禪德索說禪定三昧、以遺將來、不知不覺、向一毫頭上流出許多幻說、譬彼幻師依幻、而現種種幻事、不可盡窮、彼幻如是、一一所有不可言說　乃至幻于幻幻、于幻幻說、皆從一幻幻出無礙、如我所說、亦如幻師于一毫上種種幻幻、說之不盡、如大日輪、依空而有、光滿閻浮、如雲雨潤沙界、不可限量不可思議、我此

幻者、所說諸幻、皆我幻禪幻定、二一幻幻、假使十方諸佛集百千萬億之舌、並作一舌、向我所說禪定三昧、却難下口、末後一句、能斷諸玄、謹白同禪、擬思則錯。

華嚴幻住墨跡

住普禪人、持天日幻住翁筆卷索語、曰、我何人斯、敢辱先聖、固辭弗獲、問曰、禪人何業、普曰、旦夕誦華嚴經、師曰、華嚴我不問、一毛孔具含毘盧不思議海種種三昧、至八萬四千毛孔、你道那一毛孔中具載、道得則與汝書、道不得則持卷去、普不知所荅、曰、吾不書矣、普無措、謂曰、言外一機、修多教詮之不及、聲前一着、千七話盡之莫能、今古英靈討頭不着、往往坐在語言文字界隔、多生輪迴不息、中峰舉達磨大師

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老師如將筆向虛空中、橫織竪織、織出許多錦繡、如優鉢羅華、次第交錯、及乎織到絕筆收拾處、恐學者不知好惡、向他筆頭上描模畫樣、遂告曰、學者但念念心心如墻壁去、有日必知達磨開口落處也、只如所教、中峰老師與達磨老祖、大似教小兒讀上大人一般、禪德還會他末後句麼、如要會却也不難、山僧為禪德點破、會麼、上大人可知禮也、不然、直下將墻壁心貼在額上、行也心如墻壁、坐也心如墻壁、忽然錯脚踏、

翻大地、千七百話、修多羅敎、一一總爲光明寶幢禪德我于筆端一毫頭上、竭香水海、擲彌勒樓、倒毘盧殿、直得微塵佛刹、諸佛諸善知識、俛首藏舌、我以我身、一毛一孔、入一一諸佛不思議三昧、經、諸佛不思議世界、以一毛不思議世界、至百千萬億一一百千萬億毛不思議世界、一一毛孔不思議世界、皆具百千萬億微塵佛刹諸佛不思議世界、一一世界、不可思議、一一諸佛、不可思議、一一微塵刹佛刹、不可思議、又我以不思議毛孔諸佛刹海微塵諸佛世界、入

彼普賢菩薩、一一普賢、一一毛孔、彼普賢菩薩一一毛孔、一一普賢、一一普賢毛孔、一一普賢身毛孔中、具有百千億微塵刹彌勒樓、具有百千億微塵刹華藏界、其一一華藏界、一一彌勒樓、一一毘盧殿、我一一演說、一一百千億微塵刹佛刹世界、諸佛大清淨不可思議三昧、是時普賢菩薩、于一一佛世界、一一分身坐獅子座、住三昧定、運無礙辯、舉神通力、經彼一一毛孔微塵刹佛刹諸佛世界、則知我身入彼一一佛刹微塵佛刹諸佛世界、一一住持、一一演說、一

一佛刹微塵刹諸佛不思議、我以一一佛刹微塵刹諸佛世界、一一三昧、一一神用、一一神力、則知諸佛一一世界、則知諸佛一一妙用、則知諸佛一一言詞、則知諸佛一一三昧、則知諸佛神通藏、則知諸佛智慧海、則知諸佛一一智慧神通三昧、一一言詞妙用世界、一一空華夢幻、一一了不可得、而我了彼不可得、如空華、如夢幻、如彼諸佛世界海、如彼諸佛三昧海、如彼諸佛言詞海、如彼諸佛一一毘盧華藏世界海、諸佛幻一一毘盧如來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

轉轉不可說速起速滅、相繼相承不絕、普賢菩薩、向十方微塵刹、一一微塵刹、不思議世界、經千百億微塵刹佛刹、不思議世界海劫、及微塵刹一一海、一一沙、一一劫、而我以毘盧如來三昧、入彼一一普賢、一一衆生、充滿無量、一一不動、以不動故、而我一一身徧滿百千億微塵佛刹諸佛世界、一一不可思、一一不可議、性普瀰德若知山僧所說、則知中峯老翁所說、其所說意無古無今、無去無來、終日華嚴、華嚴終日、却不待爾術行數畧也、其或不然、則不可依山僧

所說、虛閒過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不知不覺、老矣死矣、眼光落地、四大分散、這裏作麼生抵、合去、至祝至祝、

華嚴大意

華嚴之說、其義也大、其文也長、非盡得其妙者、難以筆舌、毘盧老人、一眞三昧、于當人分上最眞最切、開口也說着、不開口也說着、開口不開口總說着、一切佛法、一切玄妙、一切機用、一切拈提、一切棒喝、一切語言、一切文字、一切三昧、用則總用、不用則總不用、用與不用、總不相礙、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文殊便是開口用處、世尊便下座是不開口用處、到這裏世尊說箇什麼、

若道有說、文殊早自錯了、若道無說、世尊陞座、又自錯了、若論華藏大意、說與未說、錯與未錯、開口不開只舉目之間、一點瞞人不得、如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早到、似此一問一答、如常人說話、又不曾作機會、又不曾作禪道佛法會、爾之江南、我之湖北、爾之天上、我之人間、四方八面、無不相應、若不到與麼田地、縱將一大藏教一口吐出、堆山塞海、總無用處、世尊未陞座、文殊未白椎、趙州投子未相見、已將全機交付了、盡華嚴法界

香水海、一切諸佛諸善知識都無措手脚處。經云、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而實無所入。既無所入、安有所說。此外不可爲伱別加方便。古人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如懶融未見四祖、馬祖未見南嶽、他何曾似今學者東卜西卜、個個死心榻地。學者只知開口處、將謂容易安身着脚、不知未開口時、縱是佛祖也難近傍。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且道與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差別多少。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

衫重七觔。這等說話、前後遠近、宛爾一般。古人行到說到、一一皆在大不思議海。昔香嚴和尚在潙山、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潙山向真叅實悟處、痛與一劄。嚴不知所以、于是入南陽卓菴、擊竹有省。後出世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趙州和尚二十餘年、除粥飯屎尿、是雜用心處。高峯三十年不出死關。先師四十年惟一念、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箇。山僧做工夫十三年、身不放倒。今年七十餘、猶念死生、未敢離于正念。古人念念在定、于生死不亂。今人念念在亂、于生死不定。學者還知正念麼。如前所說、乃如來深境界是也。山僧昔年到先師處、徵問到無結角下手處、不免盡力掀倒。先師說箇是字。如今勘來多少錯。任緣隨分、且待命根子斷。山僧每于華嚴留心、據我所見、善財叅五十三善知識、未嘗動步、五十三善知識教授善財、未嘗開口。我毘盧遮那如來雜華藏海、一字一句、一切字一切句、一一具足四天下微塵數不可說轉轉不可說、一一三昧、一一語言、一一香水海、一一輪圍山、一一毘盧華藏、一一彌勒樓閣、一一諸佛

菩薩、一一大善知識、一一觀彼所說諸佛華藏、一一語言三昧、一一辯才三昧、一一神通無礙、一一佛神力莊嚴佛刹微塵數諸佛世界、一一諸佛世尊所演佛刹微塵數三昧門、不可思議微細微細極微細處、則知諸佛菩薩及五十三知識所說佛刹微塵數諸佛藏海、一一三昧、于我自受用一真三昧。遮那如來無增無減、無彼無此。華嚴藏海諸佛菩薩諸善知識、各各盡彼神通三昧、向我遮那諸佛佛刹微塵數三昧大不思議海、轉不可說三昧、一一莊嚴、一一文字、

一一摩尼寶光明、一一佛剎微塵數寶林寶座寶帳寶網寶樹寶雲寶蓮花寶瓔珞、一一佛剎微塵數獅子幢雲摩尼幢雲燈雲燄雲華燄雲香燄雲、一一佛剎微塵數摩尼寶光聚、一一佛剎微塵數諸佛變化莊嚴身、一一佛剎微塵數國城善知識與夫目前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種種差別聲音差別幻化差別相好乃至諸大地獄八寒八熱萬衆萬生及彼忉利諸天天樂、一一佛剎微塵數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轉轉不可說、總是箇華嚴藏海一眞三昧與麼則佛

剎微塵數華嚴藏海諸佛諸菩薩諸善知識諸天人非人等而又一一佛剎微塵數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轉轉不可說、一一四生六道蠢動含靈有情無情、一一皆總在我佛剎微塵數極微塵數華嚴藏海、一一混融無礙山僧如是說汝等如是聞諸佛如是住、一切衆生如是見衆生如是見諸佛如是住汝等如是聞山僧如是說而又各各一一聞見住說一一塵沙艸葉則有佛剎微塵數諸佛世界、一一塵、一一沙、一一艸一一葉佛剎微塵數諸佛世界、一一經歷諸佛世界三昧、一一諸佛三昧佛剎微塵數世界、了不可得而我了知一一諸佛世界、種種差別、一切幻化、一一皆不可得皆不可了、而我知其不可了、不可見不可得我常一念恒處于寂滅定、求寂滅法寳無所有、如此則寂滅念中、一切諸佛、一切佛剎微塵諸三昧海種種莊嚴種種世界、種種差別種種供養、諸佛幻化我亦無念以茲無念諸佛幻化念念具足念念不違謂之華嚴法界大意幻有之說而幻有如是三昧、況八十一軸之文及十法界品之說不可思不

可議書而盡爲一軸卷之放之而更收之、與麼則八十一軸百城烟水、總是外事、諸佛菩薩諸善知識皆爲客塵、不妨逆行順行、橫說竪說塵說剎說所以經中道由親近善知識能勇猛勤修一切智道由親近善知識能速疾出生諸大願海、由親近善知識能于一微塵中說法[illegible]徧法界、由親近善知識于念念行究竟安住一切智地由親近善知識而能往十方國土見善知識心不散亂見善知識破障山見善知識入大悲海救護衆生見善知識得智慧光普照法界、

見善知識普能覩見十方佛海、見善知識得見諸佛轉于法輪與麼則佛刹微塵數善知識、正好逐位叅求佛刹微塵數諸佛三昧、不妨從頭請問善知識者、有如是不可思識不可說無量無邊清淨三昧、欲親近善知識者、必具大因緣具無上智、發無上心經百千劫久遠不退始得如是相應首座只如文殊大士、伸一臂過佛刹微塵數諸佛世界、摩善財頂山僧不動本座過佛刹微塵數諸佛世界、將華藏海遮那如來不可思議三昧、向一毫頭滔滔說出且道與文殊

是同是別、非同非別、總同總別、師擲去筆云、紙盡矣、卷之、

示一宗頭陀

師船泊至楚有頭陀謁之、師問曰、汝名何也、彼曰一宗、師曰爾何垢面鬔頭、莫知一宗否、彼曰固不知、願師究竟、師曰汝爲生死耶、非爲生死耶、汝果有生死耶、果無生死耶、若論有無生死則且置、只如道者初進道時、便言有超越佛祖之志、從初入山至今、不知是幾年、與麼垢面鬔頭似與一事無涉道者汝本分中與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眼一般橫、鼻一般直、見一般見、聞一般聞〻動一靜、未嘗有絲髮之間、既無絲

髮之間、因甚麼在道者分上、垢面鬔頭、吞苦忍辛、孜孜不放在佛祖分上、將箇四大五蘊六根六塵六識、及餘八萬四千毛孔根根塵塵識識、一一總爲清淨摩尼印色而作色、印空而作空、印森羅萬象、作森羅萬象、印山河大地、作山河大地、印諸佛作諸佛、印衆生作衆生、道者此摩尼、非空非色、非萬象、非森羅非山河非大地、非衆生非諸佛、不無不有、而有而無道者向此領畧得便如懶融遇四祖、馬祖遇南嶽、將箇鬔頭垢面之念〻一去之不妨洗面模看鼻孔那時

始知日日如是朝朝一般又何別有一法可說清淨摩尼一一印物十字街頭接待往來三條椽下鍛鍊衲子佛來祖來未可輕放一一與他桊過印之明白不然莫道山僧不與你說破生死事大未可以語言見解與之對敵且生滅妄想將山僧所說盡情截斷平昔所執所守所悟所得亦與截斷直下具勇猛精進看他佛祖所教向上一着不着佛句不着祖句不着非佛非祖句語言文字一一不着縱做工夫到極靜處不知不覺偷心四起聰明忽至凡有一切言語

及知見解會亦一一莫着如是固守如是保持如是斟酌自珍自重然後動靜一如始終無滯方解凡聖同途逆順一轍靜閙安然放收自在豈不快哉頭陀體謝而去

無字直說

古人于無字論其所以惟有靈骨方堪領受有靈骨者向趙州未開口處則知無字下落知趙州性命七花八裂豈容疑情及得力也耶

稍有一箇半箇向蒲團上留心彼又不究無字所參工夫惟以死坐百劫千生被死坐埋沒自己

參無字不得作伎倆穿鑿但依實疑云趙州意作麼生無趙州老婆心切說無字教學者大似訓蒙童讀上大人往往領去未嘗見有發明處豈宿無靈骨者

耶

做工夫得力有遲速有利鈍蓋當人用心切與不切只箇切字乃生死得力下手處也

工夫得力在于當人念念將此做向前務欲見箇明白而自然得力矣豈可上人門戶看人口動

又不可于無字上立知見解會且無字却不以知見解會得明要人去知見解會做不知見解會方好近前若存知見有所入處總名知見禪也

古人云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又云從門入者不是

家珍縱釋迦老人大智慧辯才神通三昧總用不着況些小聰明趙州無字三乘十二分教諸子百家種種言詞一一發明大難討他分曉除是赤手向前危亾不顧淨躶躶看破那時許伊說無字話行無字用若論無字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却難近傍趙州亦只說得識不能與學者加得一毫學者不信將知解試看

諸方以趙州說無字千百衆中尋半箇得無字人甚是難也學者將無字拍盲死念念來念去返被無字

空過一生何止一生百劫千生也

無字如醍醐如毒藥有靈骨智慧者念念現前不知不覺得箇受用始知一切衆生本來具足若無靈骨智慧者吞箇無字在意根下如中毒藥從生至死決不知無字所以向此用心也不難便打併意根空豁豁地一日勝似一日曾取念念相應

學者看無字如生死冤家切不可偷心怠慢

疑云趙州意作麽生無正是得力下手處疑時于一切有無得失靜鬧閑忙總係麽疑疑來疑去不覺疑情破祖關透則大事畢矣

多見人看無字每每被昏散二障所侵不知打點通身坐在昏散裏與麽參禪豈得有靈驗耶

爲學者說昏散二障下落乃當人一箇恣縱心是苟猛着精神疑無字如流水緜緜不間念念檢點則昏散自遠

學者坐中打失無字念無字不得力此是貪愛興緣不曾放下既不曾放于本參正念安能作得主耶苟如信之將憎愛人我苦樂貧富一切所爲盡情放捨

果如其教自然有箇入處

生處放熟熟處放生生者無字無量劫來未嘗相識熟者異念愛染護惜不捨處是幸古人以無字盡力交付我若不死心絕念做工夫此時錯過欲其再會似今日誠難誠難思之思之

學者自昧往往被文字知解遮相教授古人却不然麽但死心做工夫一言一字具擇決眼情解路絕知見機忘久久參疑自然起悟到此方明古人所言不欺也

無字實一大藏敎詮註不出惟當人默默用心自去理會其用心理會處亦不得作無字見但叅而疑疑而悟除叅疑悟三字外縱有方便又不是也千七百則一代時敎向無字氷消瓦解不然臘月三十日未免手忙脚亂當宜究之

或者謂無字乃趙州一期答這僧之問又謂趙州逢場作戲隨口建立如此豈不迂曲僧問狗子有佛性無州云無這箇無字自是這僧擔來亦從他親口出趙州未嘗添減分毫就他道無如今人多少錯解

山僧因問一時爲學者盡力吐露學者再不得移易絲毫從生至死疑無字如生死寃家務要親證明白

這無字江湖學者商量浩浩天下知識開示學者亦商量浩浩未審學者知識與麼商量爲什麼邊事要知端的看破無字始得

達磨西來將箇無字上人門戶謂有多少奇特不知十方世界總是箇無及見武帝賣弄不出遂渡江面壁且老胡心爲什麼事學者當叅看無字若看不破無字則不知達磨下落

問學者神光斷臂是知無字不知無字若知因甚斷臂若不知當思古人用心

有等閒學者疑無字他便障礙恁麼死坐莫若看幾行文字無靈骨學者被他惑引入黑黑漫漫辜負初心志氣者又多被聰明學解喪盡自已

切思身寄空門心當厭俗佛祖教誡念念存思無字叅疑心心莫捨智眼大明慧光迸出人間天上獨步縱橫逆去順來隨心自在如此方堪傳佛心印接引後昆不然虛喪光陰沉淪生死古人叮嚀殊不爲已

大抵欲學者究明此事古人爲你說得你若不行無奈你何

佛佛授受祖祖傳持不曾私屈學者絲毫學者不信心努力向前自家轉便欲佛祖把箇現成受用與你安得有此

古云那得天生釋迦自然彌勒此敎于學者大有恩惠釋迦彌勒遠劫修來弃極貴尊榮未嘗一食一息不舉念爲敎化衆生同證同得我等學些知解聰明即謂超佛越祖豈不自欺

學此事、當人自知下手脚處好向前、如何是下手脚處。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久久叅箇無字、不知不覺、向轉身處得箇受用、那時有說無說、總現成、如今諸方未見有向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處、真叅實悟、看他日用所爲、便可知也。

古人一機一境、具大智大用、從胸襟流出、今人也作一機一境、要且實無大智大用、何故、皆緣學力未至耳、具眼學者、一見則知、或若初心盡被瞞了、古人云、叅方須具叅方眼目、不具叅方眼目、見他便禮拜與

作懵懂禪和奴郎不辯、

祖師云、不除妄想不求真、無名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只這裏、學者領會得、山僧則不許你、何故、古人則可、今人則不可、只箇不可、山僧與學者、大有慈悲在、

真善知識

且學者卽今舉一念看、這一念是真是妄、若謂是真、從始至終只是恁麼、若謂是妄、從生至死、必不如是、若謂不真不妄、這裏却從真妄去也、要好學者向此大死一番、那時是真是妄、總融通于無碍大清淨三昧、

大慈悲大開示

此事、山僧饒舌爲學者直直傾出、却無許多計較、學者亦依山僧直直做去、時時猛省、務將無字、緜緜疑去、疑得東西南北、行住坐臥、總是箇無字、莫顧危亡、若如是、則不負山僧和泥合水、不然非但山僧、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與爾自己、盡被負了、

讀無字、自大慧來無此洩露、自高峯來無此詳細、真臨濟嫡派、少林血亂也、埋沒昆明幾百年、今日乃始出現人間耳、珍重

火鑪頭話

為法歸一一歸何處疑云畢竟一歸何處復疑云一歸何處、大起疑情、佛法世事、混作一團久久疑去、不覺疑釋、大事已明、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所說都只恁麼學者離恁麼別有長處、非佛祖之究竟也、

佛祖相續之道非語言及情識量、要下死志做工夫、不然、纔前句外言說便了、豈非情識量也學者死得心地、真實做工夫、如未悟但默默守去、自有箇道理、

豈不聞古人云、久遠劫來、受盡勤苦、不然、便認個語言情識、現成說話、達磨老子、他是觀音大士、何故九年面壁、

做工夫之切、大概止要去學者生死業識、若不加工大逼拶、欲業識之見、自然除去、如牀者布網吹風、欲其滿也、當知此事、唯我默默自究、然後自證自得自然妙達無疑、

這做工夫說、惟我實參、惟我實悟、豈得谷學口耳作知解見、至此若不切實向前于本參話頭、見箇端的、口說便了、正謂說食欲飽、

出生死之要、了無秘訣、惟學者疑古人一則話頭、疑這話頭、如人中毒、吐不得、咽不得、死生不得、其或咽吐死生不得處、洞見自己、這裏則知十方世界微塵刹土、無不是自己、更說甚麼妙理玄文、單傳直指、無量劫來、以至今日、一一明白、根根塵塵、悉放無畏百寶光明、如或不信、便認箇昭昭靈靈、困在黑山鬼窟、學者不取、當知生死緣無量劫、妄識成熟、今日要與從頭至底掀翻、如人落在萬丈深坑、須拚命求做出

路、豈小力量所能、

是知不捨種種心而悟種種見、見無別見、心無別心、心見無二、無二亦非、生滅何立、斯說不假安排造作、必欲孜孜真參實悟、到家自知、

此事要具堅固久遠之心、如枯木石頭去、果如此、何生死不了、佛祖不超、其或波波挐挐、大限到來、無本可據、

佛祖無法與人、因我溺于生死、教以涅槃、因我散亂、教以禪定、因我妄迷、教以真悟、一切皆我自生、非他

力也、我既知之、豈可恣我而長淪生死耶
此事唯人生死急切、精進勇猛久遠不退切、忌思前筭後、欲進而退、
如果痛念生死、將本參正念加疑、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疑之不絕、管取推門入臼、到此洞古洞今、鑑天鑑地、不然生死岸頭、大難作主、可不慎乎、
老僧所教出生死、痛與工夫作主、說甚祖師直指、如來別傳、直得十方諸佛、向我手裏乞命、學者孜孜下鐵石冷氷氷心、莫問年月深久、有無得失、但一念不

移、萬年如此、管取無影樹頭猿夜嘯、不萌枝上露芳心、
學禪乃己躬大事、非心念痛切具勇猛、加精進、徹尾徹頭、縱佛祖大神通智慧于我、所謂生死、難與着力、
學者大起信心、信自己受用實無佛祖、了無一法生死者、由我無量劫妄念所繫、此妄猶鏡中相、若或了知鏡體本然、據實所論、超佛祖、破生死、實當人一切處、正念現前、更有何法不明、祖關不透、
實欲參學下死志、四稜着地、又如死人、欲愛妄念無所生也、東西南北、屙屎放尿、坐臥經行、着衣喫飯、輥作一團、總是箇正念、久久不捨、若不悟去、管取山僧犁耕有分、
自佛祖垂教以至于今、方冊所載、未嘗有不做工夫出生死者、其或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則知用力多劫所至、今方容易、學者不得執容易處、若容易領略、人皆不肯做工夫也、
此事非小因緣、佛聞半偈、捨全身、修三阿僧祇劫、大根大量、信之無惑、而今學者、說超佛越祖、出離死生、

以爲常話、我見此說、愧之無地、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說之最險、從上佛祖、不顧危亡、一切處知無別法、非大志莫出、豈論歲月、
不得逐句尋言、要以念念向己、心悟去、心悟無法、法悟心法、法心無心、心自法、心、心法了然、何心何法、不可以聰明情量工夫做到、方始達佛契祖、
從上佛祖、皆以實言、欲令實悟、不曾教人學知解、知解乃生死根本、不然、非但屈負佛祖、亦乃自昧己靈、
究生死須向意根下研窮不已、歲時不怠、工夫做到、

始解自巳無量劫來不異今日、

佛祖種種言說于我巳躬未嘗道着一字此生死我不去着力欲待誰人、

此心湛湛然非湛然相絕去來今只此是無礙圓明三昧學者不得向這裏浸死參而疑疑而悟悟而後得只箇悟字猶是多了、

欲參學此事先打蕩心地乾淨明白究所參學處用心着力不負參學之志、

參禪最要緊處在當人用心切耳苟不心切雖念念

有箇話頭如水浸石頭縱千百劫不失人身也只是守尸鬼終成何用、

做工夫要有憤發如一人敵千萬人莫顧危亾見箇端的不然今日明日恁麼今年明年恁麼管取至死亦只恁麼欲參而悟不得縱恣身心逐名貪利坐在欲愛之中生死非世間事也將意識截斷永無相犯若容一毫依舊打入黑漫漫去也、

諸方說做工夫話正如嬰兒飲水以少爲足不知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計數又謂如人入海轉入轉深豈容易哉、

如今說箇悟處多少伶俐向這裏錯過或者不識好惡于見聞覺知上有些入頭處恣心妄想顛倒錯亂縱見釋迦老子亦不知他向什麼處說他又不知愧恥可不傷乎、

或者認箇業識向古人方便用處一印印定將幾册經書搜研裝一肚墨水以爲是一員大善知識逢場作戲便有許伎倆不念因果罪報福業、

欲其念念不妄心心緜密更加緜密有日心神內豁

開諸佛心眼便能攝香水海于微塵界裏現寶王刹于一莖草上誠不欺也、

一念透脫得大三昧種種殊妙此非知見文字口說心授要以禪定無礙大總持力方能相應豈不知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生、

佛謂大摩尼寶王無量劫來未曾欠少大丈夫聞恁麼說豈肯埋沉大寶孤負伶俐彼旣丈夫我何不然、

牛首日錄

老僧乃山間木石之類、人事禪道、一無所知、獨得山雲水石、便欲老死、所抱未穩、順于情境、一上一下、迎送往來、雖然事不獲已也、與做一時遊手、老僧本分處看、實未見箇頭尾端正的漢、佛法晚矣、人心不古、于煖熱處大家打鬨、不惜罪福、不念因果、箇箇道好、此等與論古風高尚、于冷氷氷處、澹薄相守、作然不理、與其玉石不分、彼此方得一懽喜、古人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似此說、古人各取一時之便、或出不出、或爲不爲、自然有箇理路、豈是閒說、且道出與不出、爲甚麼邊事、逢與不逢、當時他在那裏存坐、適來老僧離浮山到牛首、是出不出、終日碌碌人事往來、是逢不逢、以此看來、老僧大似箇無機關之木人、圓悟老師云、若論此事、如馬前相撲、騎虎頭、踞虎尾、擊石火、閃電光、豈許有近傍處、雖然、大凡一事、也要經歷過、胷襟開闊、痛快也、

法融未見四祖、天人供養、百鳥銜花、及見後、匹稜着地、不妨穩當、到此始知從前所着、屈受許多拘束、而今而後、使伊做模樣與人相見、自覺面熱、此事豈容有着手脚處、冷地推思、好一場笑、怪祖師忒殺慈悲、于已分上、也把不住、說道理、說心性、大似憐見不惜醜也、怪不得、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雖然、老僧夜話方丈、未免顚將錯就錯、以已躬下事、大家研究、不得認着見聞知覺、指龜爲鼈、喚鍾作甕、牛首靈境祖師道場、老僧雖是家空四壁、或茶或飯、自不相欺、一味平等、與諸人同于日用、豈敢輕昧古人遺風、日事之餘、不得不以已事遞相較量、老僧此來、非是共爾等打粥飯過日、你等若得一時閒靜、勿將已事虛費過了、豈不思人命不長、光陰易去、信施難消、老僧日逐間、不知是聖是凡、若僧若俗、一一與論世諦佛法、將長補短、以權就實、未嘗敢欺侮一人、如此留心、大抵要當人向世事上明得一分佛法、于佛法中勘破一切世事、豈可離此別做活計、或有人向老僧道一大藏教千七百機緣、是外事、那裏覓取佛法世事去、老僧向他道、怪我不得、若不與麼、怎得與麼、經云

譬如暗室中、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三十年前老僧行脚、諸方學者、莫道沒有曾遇幾箇禪和、蒲團上夜夜究心、做死模樣、晝夜歷煉挨拶、雖是心事未得發明、至于宗門檢點、亦不參古人說死心之累、目急、又見幾位尊宿、或于山間水邊清心寡慾、也不見禪道文章佛法參見者、但言老拙不及後生輩、不可埋沒、佛法大事、扶持顛危、老僧親聞此語三十年後非但死心、舉起此事、箇箇笑怪所見皆外道說一切空死箇什麼心地、如此之言、佛祖掃地否

古庭輯畧卷二　牛首日錄　三十四

霜和尚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古廟香爐去、臘月扇子去、枯木頂石去、一條白練去、此是古人教人死心之語、中峯和尚云、舉心盡屬輪迴路、動念無非生死根、要與太虛無背向、常吞一箇鐵崑崙、如此說總是釋迦老人、也索塞斷咽喉、豈容有一點知見、古人謂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有等學者聞此語向孤峯頂上、拚捨身命、很不一念于生死之際、坐脫立亡、當念頭起時、真有一念與不回頭之志、宿有根器　骨者、必有箇時節因緣、觸着磕着、發明己事、若是有頭無尾漢、自然挨拶不入、便謂佛法無靈驗、撥無因果、胡言漢語、魔魅人家男女、將謂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淫行盜、無妨般若、如此之言、縱大悲菩薩奮八萬四千手眼神通、救伊不得、放命之後、鐵圍山間、阿波波阿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至彌勒下生、轉寄他方、譬猶彈指、若大事未明、縱放光動地、說得點水不漏、求出無期、我等既立身空門、視生如死、縱百年富貴、生死不透、總無用處、將古人方便之言、不顧好歹、從頭熟讀、年久月深、一肚要汁、將白淨心田盡染壞了、

古庭輯畧卷二　牛首日錄　三十五

祖師教人脫生死、非教人抱文字、若學之乎者也、于生死上重加生死、參學之流、莫存雜毒知解、只吞箇鐵崑崙、或無字、或萬法、在伊心田中、將五臟六腑、七情八欲、六根六塵六識、內外經書文字、一塞塞斷、不容絲毫空隙、自然得其定力、捨身受身、如穿衫脫袴、遇善知識、一鬧于悟、決然不惑、

今時道流稍得一知一見、將謂佛祖相繼、亦猶如此、殊不知古人得處、千萬辛苦、及其悟後、見人千萬艱難、或遭痛打、或受惡罵、以至執勞負重、種種精進、念

念向前未嘗斯須退慢凡于所授如飲甘露如獲大寶一旦時節到來東西南北天上人間自然遮他不住到此田地天龍恭敬不以爲喜況世名利哉老僧向時見先師無際和尚受盡惡毒手脚一時機契理合敢與古人挽手共行六祖大師稱一切人爲善知識佛頌一切人至于果位學人苟能領畧一肩擔負老僧合十加額

古人舉起這着便捨身命一勇向前不顧危亡真實欲見箇下落及其了明恐不確的不惜勞苦尋禮尊

宿審其所以豈敢一毫怠慢更三二十年向人境四絕處韜光晦迹保養靈源澄澄湛湛或被龍天推出只向孤峯頂上十字街頭等閑發一言如大日輪光無不及今時參學者最初行脚便立處不實不以生死大事爲念又豈肯死得一片心地效古人受一段大苦既無苦志養其利名溫飽之情無因果無羞恥外寂內搖做假模樣受天人禮拜供養尚未足意如此望久後生于化樂誠難得也龐居士云不與萬法爲侶的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若論此事豈得以小根小器小知小見而欲坐致太平現成受用龐老與麼問馬祖與麼答觀其開口發言立意處一模托出但擬心則無是處大解脫門無處不建大般若智無處不彰塵塵刹刹事事物物一一歷然無有一物一事一塵一刹而不頭頭相撞步步踏着如老僧不惜口業一時打破家當盡情搬出任學者于般若解脫田地上經行坐臥俯仰折旋喫飯着衣屙屎放屎得大自在得大受用若是上根利智聞山僧所說一肩負去孤峯頂上飽食高

眠佛法世法都無一念即此都無一念處泊然無有一事一物爲障爲礙如此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猶太虛空不與萬象森羅爲礙豈不名絕學無爲閑道人也世尊靈岳拈花迦葉當機發笑究其所以皆不出閑道人日用中學者果見箇下落將大藏教典總持機緣放下也得拈起也得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其或不然且向巳躬下究明生死此生死非從天降地湧乃當人于無量劫來不知不覺頭出頭沒以至今日苟

不奮大力量大勇猛將箇四大五蘊通身打做一片下死志做工夫今日明日只是恁麽挨至眼光落地縱是大悲菩薩千眼放光千手提挈亦難代此生死之苦也豈不聞常人說木匠造枷自作自受愼之愼之如來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塵說刹說說之不盡因甚古人敎學者總不要看文字一切休去歇去單單提箇話頭如大死人一旦發明所得則頭見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盡是外事既是外事且釋迦老人面目向什麼處着落所以宗門下獨

以超佛越祖爲正見去此超佛越祖縱現大神通說過釋迦老人總無用處況學者些小學解文字貢高我慢乎

老僧初不知所謂宗門下事凡見箇聰明伶俐人便信心向前請問終無一言感發後于坐中自家倒斷自作主宰古人箇箇說蒲團上竪起脊梁晝夜不放倒身十年二十年一生兩生只如此坐謂之坐禪我寧死依古人所教坐禪決不更改以此久久方得箇參悟省力處一切時中自然坐得徹豈敢惑人說我大徹大悟老僧不欺心眞實與你等大家究竟務要做到超佛越祖田地庶不負參學之志也豈不思達磨初祖到少室面壁都無所爲及二祖神光斷臂立雪祖云將心來與汝安神光荅云覓心了不可得祖云吾爲汝安心竟只此亦無所爲後來人皆道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言下大悟到此皆無一字學者欲造到古人田地須向生死岸頭談笑而化除此再無第二法

臨濟和尚云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口當甚的當檢點學者分上雖是移遠就近且不可說着其實只道得入處何謂佛祖分上始得學者分上不得自瞞老僧見學者箇箇所說禪定脫灑處人人似龍象蹴踏立在佛祖頭上不容一切及其與佛向痛處深錐痛劄無位眞人手忙脚亂眼花心醉不知所以縱有所荅亦猶方木圓孔學者切勿自謾要以古人未悟之前死心做工夫處參究古人悟後方便垂手將箇蜜果放學者口裏學者不費工夫現成受

用將謂自家的也是箇有道尊宿受人禮拜供養貪利養撥因果中峯和尚云妄談般若罪無涯項上先擔生鐵枷誠哉斯言也豈不知臨濟和尚三次問黃蘗三翻被打後到大愚參問又遭大愚訶責及悟復歸黃蘗蘗責大愚恨不痛與一頓始得古人豈容易得來雪峯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宗門之教燈燈相續祖祖相傳未是小事學者真箇受一段大苦廢寢忘飡三二十年抱此一志死中得活方許有箇說話處不然開口便擔生鐵之枷百千萬劫欲求脫去無有

是處

古德云山僧爲汝發機却有限不如山河大地一切音聲及自己心念所起乃是文殊普賢觀音妙門無一處不是自家實所無一物不是自家珍藏無一方不是自己田地與塵則十方世界總爲遮那法身一切衆生無一人不在裏許旣在裏許爲什麼事有不了處學者于禪定上以不動智精進堅固磨皮至肉磨肉至骨磨骨出髓盡百千萬劫看來看去以悟爲期死中求活研磨到此田地便能入四生六道善惡

淨穢之處說一味平等法上不見有佛下不見有衆生般若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佛祖爲我等直俵老婆心切豈不得委任信受將一切所爲放下覓箇受用于打閧說雜話處大家較量遞相保護一法不爲與麼據究何患祖風不振己事不明

老僧不畏罪福將佛祖百千萬劫受大苦惱一着大事拈來逼授學者欲學者得大無礙禪定饑來喫飯困來打眠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都無安排計較舉箇

話頭任事不爲空勞勞年久不易得大受用學者不信反爲自害學聰明文字雜毒入心狂狂蕩蕩長篇濶賦擇引枝蔓以爲一生所務不負于已據老僧看來通身錯了我出家人旣離塵脫俗欲效佛祖當知空門之學究以生死若論生死豈有閒暇工夫求學文字言語諸子百氏之學雖至經天緯地不過世間功名富貴一旦數盡猶夢中事古德云名利侵擴視中風智藏紛爭檻外猿誠哉是言世間最大唯生死耳富貴功名直得幾文學者去此別究皆生死苦本

也、
吾門所貴絕知見解會、如枯木頑石、寒灰死火、縱佛祖放百寶光明、種種語言、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見與麼事、聞與麼說、正好當頭着棒、令伊遠退、方有叅學之分、其或不然、將箇業識身心、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十年五載、死不死、活不活、也說是箇久叅禪和、及將所叅學的一段大事、與伊定當、都無一點分曉、這等學者、總是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到來、與伊說亦無下手處、叅學中此等之流、如麻似粟、祖風安保其復振

哉、永嘉和尚云、外道聰明無智慧、可不傷乎、
永嘉和尚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老僧多年發明、有箇直截處、直下與學者說破、若或領略得去、與不回頭、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如此的當、三世諸佛也索列在下風、況諸方禪子、叅得你何、且道如何是老僧直截處、老僧當時于無明起處、觀彼十方法界、一切衆生、及蠢蠢動含靈、將箇無明所以處、來尋佛性、這裏則不見有佛性、所以既無佛性、則不可喚作無明、無明佛性二俱假立、以此叅破十方諸佛、一切衆生、法身平等、了無一物、到這裏方見得嗔怒癡、即戒定慧、生死煩惱、菩提涅槃、無一無二、學者若或信之、佛老僧說向、自家心地上、勤若勘破自家心地、便佛祖受用、舉心動念、念念現前、心心是佛、到此正好入窮巖絕壑、草衣木食、都無所慮、挨到命根絕處、撒手向前、正如脫布衫上床、摩枕放身安樂打眠、宗門中從上古人、例皆如是、我輩若也貪染世事、馳逐聲華、波波挈挈、不究生死大限到來、眼光落地、一場大苦、那時

若要似今日聞老僧與你等說佛祖所教其實難也
古人悟後細密工夫、所操守處孜孜兀兀、猶勝未悟時、念念恐有所失、此事本無得失、看來還要自來理會、觀其所以、與所見滯着處、大段不同、這裏方解古人所教、轉入轉深、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他得的人、自然手彩天資過常、古德云、鐵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得、唯有尾巴過不得、豈謂等閑、老僧更有一說、其或渾身和箇尾巴都過了、還我公案來、
德山和尚示衆云、道得三十棒、道不得三十棒、臨濟

問侍者爲什麼道得三十棒道不得三十棒若打接住送一送看如何侍者至彼理前問德山便打侍者接住送一送德山歸方丈侍者回舉似臨濟云我從來疑著漢雖然還見德山麼侍者擬議濟便打學者看古人方便通箇消息于臨濟德山用處討箇下落然後蒲團深藏機智或有箇不然漢看他又不是此等尋常知見那要向德山臨濟未發機前坐他二老舌頭使有棒舉不起有口開不得老僧記得昔因二講主舉此機緣贈以偈云臨濟德山太潦艸古今天

下何處討月照中山猿夜啼明暗色空依子卯講師講得講不得與不得三十棒五音六律從渠唱所以問禪道佛法文章世諦總要當機利害處發明始得不然則吾道凌替老僧諦觀從上古德箇箇于此參學鮮有一人不受大苦行腳入門入室便受師家打罵千磨百難只是令伊無一點參禪氣息然後着伊喫茶參堂豈等閑立腳如今學者飽着一肚禪道我慢一味莽撞及其于未相見時計較百端不知心地所蘊盡是一團生死老僧曾與禪者說你等擔包負苦禮善知識究生死如禪者未見老僧及到此處動靜語言偸心伎量只此便是生死根本不如放下所來之念一味平等尋常都無計較伎倆從生至死這裏便是出生死處一大藏教千七百機無過教人如此老僧看來若論向上透關一着且不管你悟與未悟迷與未迷德山臨濟盡用古機總不出你當人一念之處思此添一事不得減一事不得大力量漢聞老僧說一擔而去豈不慶快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

老僧久不會通宗達士嘗切切于懷恐負學者未審學者還負老僧也古人云是你負我是我負你到此看來却是老僧負學者何謂老僧在浮山却較些子老僧來牛首却沒交涉然而千鈞之弩豈爲鼷鼠發機此事于解路上看箇箇成佛成祖于見諦上看人人造業造罪老僧不說恐負你等這裏須具正眼透金剛圈吞栗棘蓬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一切皆殺若有一事則禍患生要得乾淨和箇自已也殺之盡淨方始出得生死于這殺處苟存一念護惜則齊壞矣

古人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老僧與麼的實開說,莫顧危亾于鑊湯爐炭碓擣舂磨,不舉一念求出之心,經百千劫方可論宗門事,不然說箇卽心卽佛,人人都會,更說箇非心非佛,學者也知,若要端的向生死際譚笑脫去,誠不敢望也,譚玄說妙,誣謗先聖,聾瞽後生,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豈虛言哉,

今時參學人,如蝇子有些腥膻氣味便泊,須與枯却,向無氣味處泊,令安在平白地上,從上作家宗師能

爲人者,惟有睦州見你有坐地處便刬却,從頭刬將去,宗師家要與學者透究生死,須是不順人情,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學者要到古人田地,也須死得自己一片心地,將古人受苦處向前一一經歷,莫起一毫半進半退半信半疑之心,拼命不顧生死,如一人與萬人敵,久久不覺磕着撞着,倘十日並照,豈不美哉,如今學者目前世事境緣,尚不能打點,況生死乎,他佛祖箇箇不容易得,大抵將不容易得處,拈學者頂上,使學者依而行之,離此再無別說

十方諸佛,說一大藏教,令有情無情皆得平等,出生死,超佛祖,洞見本地風光,乃云,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無明妄想,不能證得,楞嚴經云,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老僧看來,忒殺慈悲,八字打開,把手交付,學者不究此說,于自家知見上,強立知見,博學多聞,祇以記持得便是好處,那不信要了生死,老僧且與評論,只如我等所學,無過阿難,尚落邪思,何況我等出家,見遠塵囂,甘守寂寞,所究者只爲生死,生死既明,將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生死未明,任

有富貴功名,文章佛法,振動寰宇,古今無二,總無用處,大丈夫漢,豈得貪一時之樂,甘永劫之苦,直下將所絆若名若利,及與知見解會,文章佛法,禪道機緣,一截截斷,再不起第二念,如臘月扇子,任他無人覷着,冷冰冰,灰醆醆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忽若大事已明,生死已斷,便能超佛祖,越聖凡,一切欺脉不得,學者或做到與麼田地,老僧見伊,也索焚香稽首,這一着子,非小因緣,若不具宿智,幾遇真善知識,傾腸刳腹,和盤托出,與伊不能承領,忽若領畧得去,又不

能保守成風成顚、無有忌憚、一味能所、或然說着生死之難、便乃伴然戲笑、不念前途黑漫漫、于欲死不死之際、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古人謂生寃退敎活牛剝皮、豈不大苦、若是眞實要了生死的、豈肯埋沒自己、虛喪光陰、直下擧一念如生鐵鑄就、一切情緣境界、盡情擯却、只向無字話頭、心心念念、綿綿密密、打成一片、外不見有山河大地人物風境、內不見有佛祖機用玄妙知見、只與麼去、久久定有悟處、又不得作悟會、連箇前後迷悟都消殞盡、然後將佛祖言教

一一印之、似空合空、猶水投水、如鏡照鏡、以心印心、到這裏、都無隔閡、塵塵爾、刹刹爾、左右逢源、死生無礙、于此更作那伽大定、縱終日行、未嘗動一步、終日說、未嘗發一言、參學人若不親到此箇田地、擧心動念、盡成生死了也、

古庭祖師語錄輯畧卷之二 終

曹溪一滴卷之三古庭禪師語錄

論

知見證性

此論獨以見性爲關要、可卽知卽見、不可離知離見、離知見是謂捨己投塵、卽知見是謂認賊爲子、當知眞見眞知、知無知知、見無見見、了知見無、卽無離是眞知見也、知非知、則知知無知、不知知亦知知矣、見非見、則見見無見、不見見亦見見矣、人爲知見所迷、予爲知見所悟、人迷知見而失知見、不知知見之所

以、予悟知見而頓證知見、能知知見之所以、人以知見爲別、知見見則迷矣、予以知見而悟、知見見則悟矣、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般若經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此理非出常情、非不出常情、卜度大難摩索益知之者、謂見性見之者、謂知性非見性、而知性則無以爲知見、一見性一、佛祖相承以來、不爲別事、以心印心、心外無知、以法印法、法外無見、見知心見知見知心、如鏡照空、似空涵鏡、無變易、無隱顯、無暗明無色空、不可滯知于寂、滯寂則知見見知而着偏斷

不可任知于情、任情則見知知見而恣物欲、不可求之于有、求有則有諍論、不可取之于無、取無則落固果、可以實悟可以真參、未見性者、被知見所縈、已見性者、以知見爲用、如鳥搏空、卷舒自在、乃佛乃祖、未嘗見一人以文字知見而續慧命者、大凡明見已性者、絕情妄、捐利名、甘心于寂寞、若志于精進、舉一話頭、念玆在玆、至此徹見性原、心空法泯、知見無餘、到此始知佛祖所教誡不虛也、經云、知見立知、則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今我所著知見論、乃正知見、

非別知見、靈兮昭兮、道在文字之前、寂兮默兮、性着知見之外、巍巍乎運騰三界、任佛祖之崢嶸、蕩蕩乎順逆十方、超龍象之蹴蹋、道名亦非立、何爲見性實虛無不屬真有是知、然知見者不明已性、被地水火風之所拘管、愛欲不除、隨他遷變、或若氣散魂飄、決無下落、予云、見性以性、知見則一、無二無三、親達原底、不然論于口耳、卒不能了、蓋性乃太虛之空、了無涯際、性猶湛海之澄、實乃淵廣、迦葉一笑、世尊付旨于機前、神光作禮、達磨繼命于言外、古今諸老、獨以見性爲宗、遞相傳證、或豎指、或伸拳、或揚眉瞬目、或輥毬、攛杖、或舉拂拈槌、或掌拓相呈、或棒喝點示、打鼓吹毛、搬泥擔石、以至張弓持杈、語默呵叱、作多種神變、蓋諸祖婆心太切、故以真見真知、覿面當機、交付學者、不許佇思、一肩擔荷、學者果見性于機緣動靜之外、了心于文字語默之前、方知諸祖盡力處恩大難酬、其或不然、千劫萬劫、且若緣見知性、性無性所因何立見、若緣性知見、見無見所、因何立性、若言不見、即同生盲、若言有見、是爲他妄、去此二途、性何所知、這裏縱佛祖舒廣長舌放大光明、確難下口、何故以我知見、而知見亦無無亦無亦無無矣、

書

拜母

子出家行脚、失孝養、背慈育、倏忽二十餘年、爲罪多矣、雖然百年幻影無過一期、苟奉如來、教登佛祖、位出生死輪、將無量劫來冤親平等、况父母邪、母既捨子爲僧、依佛所言、出家功德莫可涯量、此之功德皆歸於母、勸母從今以後、返觀自身四大本空、因情故有以致生死相續、母但觀我、我我如空妙相渾然、當體卽佛、母以眞際爲子、子以無見侍母、母子既空、心

情智寂、惟我老母妙性眞常、性者卽子、卽母、性等虛空廓無邊際、虛空性中別起一念、母子情愛之見、早自繫心于輪廻生滅之根本也、若就見中著倒念念不忘、至于六道四生、從劫至劫、了無出期矣、望母一切處、一切時、一切念、但舉一佛號、這一聲佛實從我母心地流出、母不必多念、惟看這一句佛出處無起絲毫想于之心、若起此心則錯過這一句佛也、母于這裏但記著念頭、也莫作佛想、也莫作子想、及一切妄想一切頓除、只此頓除之念亦莫在念、當念處卽得身心頓融、如虛空相似、母與麼見、則爲十方諸佛佛心之所見也、子卽母心、母心卽子、世出世間不捨諸佛、同爲眷屬、蓋諸佛菩薩亦皆從凡證聖、知一切空而不住、著于不住、著而非厭離、心得自在、永超生死、蓋子爲十方諸佛之子、母爲十方諸佛之母、以母之一念總持十方諸佛之威德、故以子之一心具足十方諸佛之真智、故母之念與子之心無差、子之心與母之念無別、母與諸佛同坐一光、子與衆生實無二見、無彼無此、無我無人、智齊一切、一切卽智、智智

恒智、了無間斷、心超諸法、永絕生死法、以心明智、以法遍法智一空、一空空空、了見如斯、則佛見也、其餘情妄親愛、子久忘矣、老母高萬福、

通壽兄古松和尚書

別來已久，形流四散，寂寞甘懷，補敝遮寒，滑心客用，掃跡煙嵐，大休人世，奉先德念念在定之遺誡，拚盡命根，死其心地，生滅幻妄，委具寂然者也，若道眼弗明，祖關弗透，擔生死于覬危，終無他念矣，蓋爲僧者，非枯生死海，釋空有心，佛祖大恩，莫由可報，故灰頭土面，卯大死人，日夕孜孜，惟一無二，不知不覺，地轉天翻，而見而明，殊回玉變，是以人法雙泯，非是兩空，佛祖位中，不存朕兆，拄杖子任其拈放，栗棘蓬從其吐吞，山川草木，同發一光，通塞晦明，絕無二見，掀翻佛祖，妙在一毫，捏碎虛空，無勞餘力，不拘真諦俗諦，總一切聲即廣長舌相，豈論這邊那邊，盡一切色是無見法身，傷叢林，秋季去聖時遙，人人爭蝸角之利名，懷鵠臭骨董，不務真實，鼓弄虛頭，周卩處多冊子上之鑽研，舉念間盡情塵中之知見，縱其攢花簇錦，合四六以成文題，實對虛，聯四五而爲句，空持心所總失正因，縱然覺發本明，未免認賊爲子，似此之輩，以當宗乘，如來正法眼藏，求有如今日者矣，予數千

方外，歷遍諸老宿門庭，正統甲子春到金臺，次年二丑過西山，答恩遇箇老作家，他以盡大地作爐鞴，煉佛祖手，拖拄杖，直去掀翻，如此一塲，方得大事了畢，自茲復返雲間，安然靜處，每于木人夜語石女朝歌，不打諸方葛藤，亦任軒軒自在，山光溪色，足巳生涯，月轉雲騰，舊時公案，和盤托出，供養吾兄，傾兄鑑諸，猥灰幸也，

跋

雪谷師所書普賢行願品跋

予以佛眼觀我雪谷和尚從首至踵及彼盡虛空徧法界山河大地森羅萬像總華嚴一佛刹極微塵不可思議之法界也非空非色亦非內外中間有種種不可說佛刹世界而一切佛一切衆生未嘗與雪谷斯須相背且無彼此人法境界雪谷即一切佛謂之人空一切佛即雪谷謂之法空其或雪谷與佛念念現前心心無間謂之一切智智三昧也雪谷八萬四

千毛孔皆具八萬四千光明之藏海化爲八萬四千之寶幢一一幢各具八萬四千之香水海一一香水海各具八萬四千佛刹世界爲八萬四千摩尼寶莊嚴佛刹世界謂之諸佛法界其諸佛法界皆以極微塵數而數之猶不可思議而爲其說也是則雪谷之身心性情至于日用一切事一切爲有無根塵幻化聲色見聞知覺一一轉妙法輪一一語言文字俱讚華嚴佛刹一體一用與一切諸佛一切衆生體用平等而又一切諸佛一切衆生六根六塵六識一一根一一塵一一識與其人物境界一一文六根六分則皆我毘盧受用普賢行門所貴當處發明一一無礙一一現前轉物爲己始知目前了無一法十方世界則是雪谷和尚無內無外亦無中間縱一念生滅昏沉散亂一一皆乘普賢行願毘盧華藏其一一莊嚴一一供養一一變現一一幻化妙用皆若　太虛之之無量雲雨之無窮以此爲智智三昧也蓋大方廣乃普賢三昧之行門佛華嚴乃毘盧一真之根本無生滅無去來絕語言絕文字一真實際無量無邊不

可以智知識識忽然一念返本則知諸佛三昧正受內外如一生佛平等以根本行願隨處放光人事往來施爲動止喫飯著衣經行坐臥聞聲見色觸境遇緣一一理事無礙無遺以及空空有有之異物物欲欲之殊猶鏡照鏡遍涉行門通行大智孜孜無爲亦無住著無爲而爲無住而住應化隨機不拘善惡故華嚴謂一真之宗教佛所受用願行究竟悲智增廣語其動也波澄覺海語其靜也日麗萬方因結方成果圓諸品若帝珠寶網上下影聯誠德備行嚴遍周

拈頌

靈山有萬人天，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迦葉，無令斷絕、

師拈云釋迦老人臨行不得命根斷，迦葉雖然發一笑，大似落湯螃蟹，尋常勘則得，衲僧分上二俱當敗，還有知他二老受敗的落處麼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頌曰　平地無端屈陷人　鐵圍滿處弄精神
愧他發笑機前稍　妄拈寒梅別問春

維摩詰問文殊，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曰，如我意者，無言無說，離諸問答，是入不二法門，文殊問維摩詰，我等各說，仁者當說何等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

師拈云，舌未動而已動機未萌而已萌，賓主參差，語言矛盾，二俱弄巧成拙將謂大有不肯，文殊見維摩眼目定動，不然性命在甚麼處，師拈拄杖云，莫錯過麼

頌曰　夜深誰道黑漫漫　無限松聲瀉月團

白雪陽春人和寡　豈知潭底有龍蟠

思禪師問六祖，當何所務，不落階級，祖云，汝從作什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甚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落何階級，祖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

師拈云，桶底脫，鉢盂跳，衲僧家常茶飯，雖然摩尼藏裏失却摩尼，生死海中且非生死，祖師道如是護持，不是好心，山僧點破聖諦不為正是落階級處

頌曰　幾聲寒雁度深秋　落處明明知也不

試問大蟲元是虎　之之繞繞卒無休

初祖西來，神光乞安心，祖云，將心來與汝安，光云，覓心了不可得，祖云，為汝安心竟，祖回，光禮三拜，祖云，汝得吾髓、

師拈云，一處不成兩處不就正眼勘來，不出窠臼，初祖似將軍出塞犯者不存，神光不顧性命，勇而無退，所以萬古聲光不磨，即今有向前的麼，縱向前得臂不完全何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頌曰　祖師只麼坐胡禪　若說安心便不然
九載臨行由付髓　金剛眼底日沉煙

石頭到思禪師、思問從什麼處來、頭云、曹溪來、思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頭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思云、子莫到西天來麼、頭云、若到則有也、思云、未在更道、頭云、莫全靠某甲、和尚也須道一半、思云、不辭向汝道、恐後無人承當、

師拈云、西天東上、不出拄杖子、拄杖子總在西天東土、思問是則是、頭答是未是、莫全靠某甲

要圓話頭處處溪山、家家明月、擊拄杖云、還有承當處麼、有何交涉

頌曰　秋中午夜有團團　光極水輪木底穿
若向明頭問明白　煙籠霧阜滿長川

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磨渡江至少林、帝問志公、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志公云、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師拈云、祖師見武帝、猶夜夢人、正夢花落鳥空飛、武帝不契、又不契箇什麼、諦訛不少、武帝已知漢語、不識胡言、所以不契也、

頌曰　一曲村歌唱未闌　那堪雲雨過前山
西天東土徒來往　自是胡僧不會閑

臨濟將示滅、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濟云、有人問作麼對、聖便喝、濟云、誰知正法眼藏、向瞎驢滅却、

師拈云、手眼明白、父子親授、即不無、要且不會正法眼藏、舉拄杖云、是臨濟不會、三聖不會也

不消得、

頌曰　春山處處是花紅　好鳥收聲著霧中
陳爛葛藤千七百　龍吟虎嘯奪全功

雲巖初參藥山、山問什麼處來、巖云、百丈來、山云、百丈有何言句、巖云、有時云、一句子、百味具足、山云、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即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巖無對、山云、爭奈目前生死何、巖云、目前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不除、又問海兄更說何法、巖云、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山云、

三千里外、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什麼法、巖云、有時上堂了、大衆下堂次、復召大衆、大衆回首、乃云、是什麼、山云、何不早恁麼道、巖于言下有省、

師拈云、作家師範、語默天然、緘一絲肉上剜瘡、添一絲眼中著屑、不如不添不緘、鬼家活計、雲巖言下有省、見箇什麼道理、藥山總是按牛頭喫草、雲巖亦且俗氣不除、

頌曰　山花爛熳鳥聲聲　丈六金身醉裏行
　　更好多情岩上月　寒光午夜觸人清

夾山參船子、船子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子便打、山落水、纔出、子又云、道道、山擬開口、子又打、山豁然大悟、點頭三下、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進問、拋綸擲鈎、師意如何、子云、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山云、釣盡江波、金鱗始得、山乃掩耳、子云、如是如是、

師拈云、折拄杖善能伏虎、破砂盆惟得降龍、輸他久歷江湖、到底不虛聲價、落水處心跳眼花、

點額時顱頂能何、夾山雖然會去、要且只得八成、檢點將來、全無巴鼻、三番四次、好不惺溜、百撥千鍾、受用不盡、古人與麼用意、未審個什麼、還會麼、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

頌曰　漁歌殘夕晚風流　獲得金鱗腊點頭
　　石女跨鸞襄水畔　木人騎鶴上楊州

藥山問高沙彌云、我聞長安甚鬧、彌云、我國晏然、山析然曰、子看經得、請益得、彌云、不看經、不請益、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麼不得、彌云、不道不得、

自是不肯承當、

師拈云、此事向明眼人前、舉起面目、無放處、高沙彌道我國晏然、藥山轉身依倒回向、縱是明眼人也、索檢點、若不檢點、打失鼻孔、

頌曰　幾人得到深微處　碧嶂寒雲眼放懸
　　海底天邊光燦爛　珊瑚撐月正團圓

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無對、經半年、乃曰、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則大煞道、只得八成、蓋云、和尚又如何、霜云、

無人識得渠、

師拈云、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這些子作麼生道、縱是什迦達磨、經三祇劫修來、亦只嘴䐢䐢地、若開口則禍事生也、雲蓋經半年道得一句、尚是八成、若是十成、縱是石霜未敢相許、宗門確無一法繫綴、古人一機一境借路經過、豈許上人門戶、

頌曰　象鼻岩高笑龍毬　禾山打鼓絕風流
不知禍事從天降　識得渠兮接得渠

肅宗皇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云、請塔樣、國師良久曰、陛下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吾有法付弟子耽源、請召問之、

師拈云、國師膽大心麁、不懼生死、向尊貴位前大開鑪鞴、星火燒天、高舉鉗鎚、電光掣地、雖然未免墮在窠臼、難以轉身、帝云、請師塔樣、無理可伸、召耽源露布不少、

頌曰　聖智聰明振祖風　國師被撥臉通紅
耽源詔問依然錯　百日晴天打脫空

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僧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這裏却不會、僧舉似大師、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師拈云、佛祖出世、你無星事、他無星事、你支吾、他支吾、要知他父子話頭落處麼、拈拄杖云、黑白分明勿勞擬議、走殺兩僧所以如此、

頌曰　金風撼樹葉頻飄　萬壑千岩凋不凋

却笑竹梅松頂月　依然常在伴禪曹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衆久思示誨、請和尚爲衆說法、山令打鍾、衆方集、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云、和尚適來許爲衆說法、云何不垂一言、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師拈云、一不作、二不休、蒲團禪板閑啾啾、一不休、二不作、佛殿三門空落落、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是則是令人疑著、藥山將此等茶飯、搭在面前、且不問你喫得喫不得、屋中有

要得的衲僧麼，不如葛藤遍地，

頌曰　五教三乘各有師　無端平地溺于泥
　堯花梵苑雖寒落　萬紫千紅獲一枝

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一日不去，丈乃問何人，老人云，某甲于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他道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五百生，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

師拈云，圓陀陀，光爍爍，活潑潑，轉轆轆，落也古殿寒蟾，昧也天高地濶，這一念子，他因甚五百生作野狐身，正好著眼，學者往往將不昧，謂其明也，不知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

頌曰　脫落皮膚換却毛　到家方識主人高
　潙山㹀向牛書字　任使叢林自貶褒

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

師拈云，良騎追風兮，夫子讀文，大鵬摶雲兮，魯班輪斧，通身枷鎖，太郎當劫外，如今日打鼓大衆，雲門要且不識法身，膿滴滴，血瀝瀝，檢點將來，幾合消得，何故脫體潰爛，向什麼處下手，好諦訛，爭怪得法身病在，

頌曰　鳳凰池上幾番來　雲霧彌漫一掃開
　悟道如麻還似粟　與誰把手上高臺

地藏問修山主甚處來，修云，南方來，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修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摶飯喫，修云，爭奈三界何，藏云，你喚什麼作三界，

師拈云，村歌社舞，馬大師不少讚嘆，諸方只知飽食高眠，敢保不會祖師意在，且祖師意畢竟作麼生會，三日一風，五日一雨，秋來稻上場，歲歲要如此，地藏與修山主道，未審也曾端的來麼，一人似喫飯未飽，一人飲水著噎，雖然二俱失利，

頌曰　種田喫飯家常事　就裏諦訛反妙玄

默坐少休提正令　一花五葉設相傳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山云作麼作麼廓云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山欲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一下廓云這老漢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師拈云一處通千處萬處通一處會千處會萬處會無量無邊香水海三千大千華藏界德山老人背盧都大似脚根未點地雖然據我勘也是圇圇吞棗廓侍者不識用處已自百撥碎了諸

方拂論謂之蝦跳不出斗

頌曰　一聲雷雨振前山　萬象森羅盡轉顏
不語語時真語語　三賢十聖那能攀

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為什麼却撞入這箇皮袋州云為他知而故犯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却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

師拈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千山萬山春色濃萬山千山秋氣爽趙州古佛落有無大似抓頭不是癢只如達磨面壁神光斷臂此豈不是狗子有佛性及乎返西天禮三拜汝得吾髓此豈不是狗子無佛性西來祖意無別說

頌曰　自家冷煖自家知　涉水登山更是誰
才子意高心胆大　筆頭點墨振瑤池

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與麼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拄杖攛向前作

怕勢

師拈云八面狂風五湖波浪飄飄落落今也是不著便只如上不見諸佛下不見衆生長慶玄沙門彼雪峯惑亂當下有得手的衲僧扁與撥翻一場慶快拈拄杖云照顧脚下

頌曰　一條拄杖從拈弄　萬別千差總露如
松直鶴長俱本事　莫猶緘口坐茅廬

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

是有盧陂長老出問云、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什麼、牧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

師拈云、嫩笋細茶、松風石枕、也索是家裏人方知滋味、風穴權衡太過、不能決斷、牧主饒舌、俗氣未除、且謂鐵牛之機、將示盧陂出陣當鋒、可

借龍頭蛇尾、大衆會麼、彼彼此此、囉囉哩哩、疑出四人口、花開石稚嘴、

頌曰　天賦靈機自陸沉　當人錯過謾追尋
窓前梅白枝枝玉　砌下黃花朵朵金

洛浦初參夾山、山云、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須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奈無舌人解語、浦無語、山便打、

師拈云、柳綠花紅、鶯啼鷰語、打牛皮、搖牛尾、總不出這些子見解、若向無巴鼻處摸著巴鼻、虛空中擊碎虛空、敢保夾山老人亦且望崖而退、洛浦當時、待他道且莫草草匆匆、連加兩喝、山亦未免手忙脚亂、大衆洛浦當時一喝、就夾、總其取斷、若不如此、豈有今日、

頌曰　釘椿搖櫓夾登登　帶水拖泥赤律藤
不辯來鋒施一喝　深巖古殿撲寒燈

太陽明安察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

音、此是吳處士畫、陽擬進語、山急索云、這箇有相的、陽言下有省、禮拜歸位立、山云、何不道取一句子、陽云、道則不辭、恐上紙墨、山呵呵云、此上石去在、後果上碑、

師拈云、塵說剎說、微細說、橫說豎說、一切說與麼說、總不如隨例度日、且明安言下有省、禮拜歸位、這些子、恰似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梁山知伊安手脚處、不覺失笑、美則美矣、爭奈夾馬作活馬醫、

頌曰　路窮機盡果無疑　撒手懸崖別是奇
透出目前聲色境　始知下落舊支離

雪峯在洞山會下、作典座、淘米次、山問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峯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峯乃覆却盆、山云、得卽得須別見人始得、後果嗣德山

師拈云、佛法無你造作安排處、要首尾見得透徹、不然情生智隔、且雪峯與道麼、畢竟是會洞山意、不會洞山意、洞山不妨作家、也不分訴、只道箇別見人只此便見得雪峯被洞山徹頭徹

尾勘破也、後果嗣德山、可謂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頌曰　覆却盆兮話未休　那堪頭上又安頭
果然不是他家客　鬧苑騎驢又別游

洞山到北巖禪師處、巖問甚處來、山云、湖南來、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山云、不得姓、巖云名什麼、山云不得名、巖云還有事理也無、山云自有郞幕在、巖云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出去、巖來日侵早入堂召洞山、山近前、巖云、昨日秖對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云、却請和尚問、巖云、不出入事如何、山云、太尊貴生、巖乃開粥同過夏、

師拈云、語言文字見聞知覺、用則一切總用、不用則一切總不用、所以我爲法王、于法自在、與麼有一法卽得、無一法卽得、有無無有、總然卽得、大衆、北巖鼓粥飯氣、昨月公案、八字不成、今日眼睛、洞山有靑、是則許他、爭奈水不藏龍、衲僧家到與麼田地、切不可坐成大病、須是興

波作浪、攪霧拏雲、始得

頌曰　窠臼彌天何太微　霏霏拂拂又依稀
金輪王子然尊貴　出入誰知犯禁闈

雲巖道吾自南泉回藥山、巖問藥山、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云、某甲特爲此事來、山云、且去、巖便出、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吾却下來問巖兄、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云、不爲某甲說、吾便低頭、

師拈云、喝佛罵祖、鍛聖鎔凡、却不是你胡筋曲

謂趙璧燕金，珠回玉轉，要且向孤峯頂上，大洋海底，坐臥經行，出入自在，不然，藥山道今日困倦，待別時來，此等之談，使人忘家失業，這箇奴漢已被埋却，只如道吾咬指出血，正謂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即今還有當機得活的麼，有則不負古人拈拄杖云，大衆看，

頌曰　機前用外任于于　孰不隨言被道拘
　未合作家垂手處　一隅難以返三隅

夾山上堂云，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脚不

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芒，事到這裏，有箇甚麼事，闍黎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師拈云，打虎之機，拏雲之手，八面威風，十方坐斷，大悲千臂，趣向無門，摩醯三眼，顧鑑無所，只須向佛祖行不到處，薦得，方始不受羈絆，要坐便坐，要行便行，且謂夾山上堂無端傾出這一落索葛藤遍地，端的勘來，未免有損有益，有利有害，殊不知將軍氣宇憑玉劍，縱坐清平肯陸沉，

頌曰　靜如止水動行雲　千聖從茲耳不聞
　月落窗前終夜事　誰云夏至與秋分

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只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后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僧后舉似夾山，山乃上堂舉了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師拈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耀古洞今，珠輝玉

振，金剛王劍，孰敢當鋒，摩尼寶輪，誰能酬價，只此當機不當機，還他言言說到見諦非見諦，須是步步行來，且如石霜與夾山酬唱，夾山與麼拔離，果然較百步不較百步，據山僧見，爭之不足讓之有餘，諸方試檢點看，

頌曰　踏遍千山與萬山　轉身須是脚頭閑
　眼空四海無人識　野鶴孤雲任往還

漸源興禪師，一日持鍬上石霜法堂，東顧西顧，霜見乃云作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

天覓什麼先師靈骨、源云、正好著力、霜云、一物也無
著什麼力、持源鍬便行、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師拈云、工夫不到、句不方圓、語默不同、終非希
微、所以一切法、不礙一切事、物物々明、頭頭上
顯、此箇道理、一動一靜、見得明白、不妨終日言
而未嘗言、自然明暗相通、迴還一至、濟源石霜
一人似平地骨堆、一人似因風吹火、孚上座云、
先師靈骨猶在、畢竟在甚麼處、只是草莽無人

頌曰　舍利靈根非好事　何須東去復西來

還他獅子兒獅子　百獸羣中顯大才

洞山价禪師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
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祇如萬里無寸草
處又作麼生、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
花、始與他合、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後明安云、不出門
亦是草漫漫地、

師拈云、從上佛祖、有甚麼大奇特處、他只是箇
了事凡夫、尋常行履、如紅爐點雪、到與麼田地、
語言機境自然合轍、却不是計較思惟中出、摩
尼珠、如意寶、要用信手拈來、皆是精金美玉、如
今學者、不究此等之妙、知知覺覺上著道、且价
禪師與石霜道則且置、明安謂不出門亦是草
漫漫地、這裏大好著些些精彩、不可放過、

頌曰　大地山河無寸土　脚頭不動草漫漫
動於未動較些子　萬國千邦總一般

僧問洞山、尋常令學人行鳥道、如何是鳥道、山云、不
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祇
如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山云、闍黎爲什麼却顛倒

僧云、什麼是學人顛倒、山云、若不顛倒、爲什麼却認
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

師拈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擬議之間、一失永
失、所以千聖不傳之妙、即諸佛莫盡之玄、一言
之下、心地開通、一一軸之中、義天朗耀、學者果能
向語言知見上勘得破、無泥滯、深造奧室、一一
無二無三、却與三大阿僧祇所悟、更無兩樣、其
或不然、三乘五教、皆是障道之因緣、障自心地
學者聞說、切忌認奴作郎、且洞山與麼不鼓一

絲之蹤未審明甚麼邊事
頌曰　豎拂拈鎚賞俊英　一機一境立權衡
魚行鳥道無人處　垂柳陰陰暗囀鶯
舲溪道者相看洛浦浦問云自從梨溪相別今得幾
載溪云和尚猶記得昔時事浦云見說道者總总郝
年月也溪云和尚住持事繁且容仔細看浦云打郎
打會禪溪溪云也不消得浦云道者住山事繁
師拈云作家手眼決不尋常語脉貫通天然自
在爾恁麼道我不恁麼道爾不恁麼道我卻恁

麼道雖不恁麼卻恁麼的恰好舲溪洛浦語言
返復酬酢賓主上勘來主中有賓賓中有主賓
主歷然只如主中主一著二老未夢見在此事
且置畢竟是住持事繁邪住山事繁邪具眼禪
和試徵別勘
頌曰　天翻地轉兩相酬　倒岳傾湫徧地流
剔起眉毛開豁眼　毘盧頂上覩花毬
黃山輪參夾山山問甚麼處來輪云閩中來山云還
識老僧麼輪云和尚還識學人麼山云不然子且還

老僧草鞋錢了然後老僧還[illegible]
則不識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山云真獅子兒
善能哮吼
師拈云從輪尊宿彼此相逢正令當頭妙活未
放珠走盤盤走珠劫外風光目前茶飯弄覷驢
騎覷非不妨箭中紅心要且君臣道合父子相
投真獅子兒善能哮吼雖然爭奈只具一隻眼
再拈拄杖云顧之則貼背之則甚不觸不背夾
山與黃先畢竟向甚麼處相見

頌曰　千里同風不異求　夜深明月轉高樓
弄潮無限人誇賞　幾箇當場得出頭
九峯虔在石霜作侍者石霜遷化眾欲請堂中第一
座接續峯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某甲
當如先師侍奉遂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
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
明什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峯云恁麼則未會先
師意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
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峯乃撫

編按：此處原稿殘缺。

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

師拈云、眼橫鼻直、頂圓足方、耳朶連腮、兩片頑皮、嘴唇搭舌、一張臭口、通身儱侗、脫體顢頇、有時南嶽天台、有時西乾竺國、三更日午、來去自由、什麼達磨、綽然不識、這裏還有識得的麼、只如九峯道首座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若在大衆、九峯與麼不肯、首座果有什麼意在、若無則坐陷首座、若有則埋沒石霜、檢點將來、九峯合貶、且石霜道此六箇去字、畢竟明什麼邊

事、大衆若是老僧再加幾箇去字不妨、若是學者、一箇也多了、

頌曰　紅爐燒雪飛空　首座言明一色功
坐脫立亡何處去　石霜花放鳥聲通

湧泉欣禪師騎牛于路、值强德二上座、强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鑑、泉拍牛避路、二上座至樹下憩息、煎茶、泉出、乃問二上座、近離甚處、强云那邊、泉云那邊事作麼生、强提起茶盞子、泉云、此箇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强無語、泉云、莫道騎牛不鑑

師拈云、日上曉、山色青、金鎚擊碎玉崑崙、花影濃、鳥聲切、三乘五教無邊說、七尺烏藤顛倒用、拈來打破維摩默、看來此事如馬前相撲、如石火如電光、豈許立機境、作知解擬議之間、喪身失命、强上座好箇問頭、自家不曾通變、有頭無尾、泉亦老婆心切、轉身回位、向他道莫道騎牛者不鑑、雖然總不如拍牛處最妙、

頌曰　一拍牛兮未較遲　真機言外有誰知
癡人說夢知無限　却是將拳嚇小兒

鳳翔石柱禪師到洞山、山垂語云、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柱出衆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斷命求活、如石女兒披枷帶鎖、洞山云、闍黎分上又作麼生、柱云、皆通分上、卓卓寧彰、洞山云、祇如海上□□秀士又作麼生、柱云、幻人相逢、撫掌呵呵

師拈云、一代時教詮註不著、一機之境意自無窮、火熱水冷、風清月白、唯許道人受用、會則已過新羅、未會途中生受、石柱洞山、一唱一和、拍相應、中間空隙難爲具眼、二老有許多說話畢竟在那一句是他空隙處、衲僧家到這裏若放過行脚事黑漫漫地、試具眼勘

頌曰　四種人將立問端　中間勘破不爲難
長安最是風花境　幾箇歸家酒不闌

雲居膺禪師上堂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不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逈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師拈云、萬機俱罷、一句當天、一語相函、諸方易識宗通說通、說至宗至、除他大众避來、自然貼體全妙、佛法不落語言文字、不執知覺見聞、不栽喫飯著衣、不拘施爲動靜、且如雲居上堂發多種之語誨人、是他知有衲僧本分事、衲僧家直須眼底空空、胸間落落、許爾逢場作戲、竿木隨身、柳巷花街、挨排任運、門裏出身則且置、身裏出門、畢竟如何、雲居也只說得、其後恐具眼人檢點、急急收拾、却謂語多無用、以此看來、實未夢在、諸方還有檢點的麼、団老僧也未夢在、

頌曰　山花簇簇錦重重　日煖風和春正濃
身裏出門門裏出　灰頭土面髮鬔鬆

青林虔禪師、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僧云、當頭者如何、林云、亦無廻避處、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失却也、僧云、未審向什麼處去、林云、草深無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

師拈云、雙明雙暗、雙用雙行、物物全彰、頭頭顯露、真機獨脫、異類中行、語默全超、不存軌則、這僧謂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云、一等是個毒氣、且道這僧毒邪、青林毒邪、又畢竟喚什麼作毒、在三乘十二分教謂之語言文字經論毒、在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謂之直指成佛毒、在衲

僧分上謂之絕佛絕祖壽其如不與麼謂學者
別道看師亦撫掌云莫與麼壽好

頌曰　頭頭物物總融通　任運施爲妙不功
春暮花闌時已去　子規哭在野田中

曹山寂禪師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山云汝今問那箇位僧云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山云不接僧云爲什麼不接山云恐落偏位中去復問僧秖如不接是對賓不是對賓僧云早是對賓了也山云如是如是

師拈云衲僧用處如石火電光驀仞崖頭放身捨命間底見底如栗棘蓬吞來底去底似金剛圈透豈可痴呆落魄雖終日飯未嘗咬一粒米終日眠未嘗睡一隻眼賓主互換偏正不拘至位融和所謂無礙山不接意當面埋沒這僧惑亂躍然忘失家業如是如是豈是好心座上還有知得的衲僧麼

頌曰　太多漏逗老曹山　正去偏中孰敢攀
雲鎖殿沉燈影寂　夜深月下有僧還

白木仁禪師上堂云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聲且不是聲色且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木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木云喚作聲得麼木復云且道對闍黎話爲闍黎說若向這裏會得許你有箇入路

師拈云青山白雲鳥啼猿嘯衲僧摩挲拄杖烏律律隨身必用觸物洞明善能入理深談那容絲毫間礙白木與麼道似與聲色之有遺害所以云喚聲得麼不然白木莫別有長處

可謂菩提涅槃眞如般若盡是外邊事不涉機境絕如見離意識卻較些子還會麼色聲轉身易身轉聲色難

頌曰　青天白日啟柴門　野鹿山猿任往屯
聲色兩頭俱坐斷　嵐光拂拂雨渾渾

臨濟和尚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扭住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

師拈云，迷悟親疎，聖凡差別，一得永得，一了百了，永當得去，人間天上，任意消遙，虎穴魔宮隨情放曠，拈拄杖云，此是無位眞人，非無位眞人，且如濟下禪林，費許多心力，道無位眞人是甚麽乾屎橛，殺活體用，一時發露，大衆，這裏釋迦老子四十九年，横說竪說，一切說總說不著，若要明，自試勘上文，

頌曰　盡力提持謾自誇　當機猶自眼周遮
一言發出傾心膽　幾箇男兒親到家

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這箇若是，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覓活，時首座云，青山常舉足，日下不挑燈，浦云，是甚麽時節，作這箇說話，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浦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浦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浦便休，至晩喚從上座問，你今日祗對甚有來由，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檢點得出，付鉢袋子，從云，不會，云，汝何不會，從云，實不會，浦喝出云，苦哉苦哉，僧問和尚尊意若何，浦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師拈云，殺人刀活人劍，死者死活者活，風落落水潺潺，雲片片，日杲杲，到底是他家令重倚天長劍偏人寒，言前句後，獨脫縱横，這畔那邊勿勞擬議，與麽則鉢袋子也不消得，賓主主賓，有甚交涉，且如洛浦臨終示衆，除言語心意識外畢竟爲甚麽邊事，再三再四，可憐撲碎珊瑚枕，夢破教人離恨多，

頌曰　善哉鉢袋無交付　亘古今分恨怨深
一曲陽春傷已盡　再求誰是我知音

南陽忠國師，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與我過淨瓶來，僧將淨瓶到，國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師拈云，光明寂照處處逢渠，事出尋常頭頭遇著，氷河發燄不拘死火，寒灰枯木開花，那論春前秋後，羅龍之句切切親親，陷虎之機來來往往，老國師亦自退身有分，進步無門，大衆，這箇

若是作家、將淨瓶向國師擊碎、國師只得懡㦬、
且道國師、果然會這僧問、不會這僧問、據正眼
勘國師、也只知量邊事、要且不識這僧問頭、師
云、國師在這裏、本身在甚麼處

頌曰　擲來縱去展干戈　無奈身中盧舍那
　　妙手神通徒撹擾　龜毛鎖住月婆娑

大隨和尚、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
壞、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僧問
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濟云不

壞、僧云爲甚麼不壞、濟云爲同大千、
　師拈云一句了然、通身明白、那得東倚西靠、任
是你南我北、一一合轍、不廢工夫、爍迦羅心、金
剛正眼、無處不徧、無處不明、且如大隨龍濟答
這僧問處語言雖異、緇素相同、見處分明、翻爲
不是、壞也隨他去、不壞同大千、灼然古佛放光
明、爭奈當機多錯過、

頌曰　大千壞盡劫火然　壞不壞兮太可憐
　　試問諸方參學者　話頭早晚得方圓

仰山問僧甚處人、僧云幽州人、山云汝還思彼中麼、
僧云常思、山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山河大地、
樓臺殿閣、人畜等類、反思思底心、還有許多麼、僧云、
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山云信位卽是、人位未是、僧
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山云、別有別無卽不中、據汝
是處、只得一半、得坐披衣、向后自看、
　師拈云、唱啄莫入、密不通氣、耀古耀今、蓋天蓋
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山前雲片片、嶺下
水泠泠、花放鳥啣來、果熟猿摘去、舊時公案、一

一現成、不隔絲毫、且仰山道反思思底心、還有
許多麼、這裏正是陷坑埋沒太甚、將正眼看揣
過不少、大衆、仰山變砒霜鴆毒爲甘露法幢只
是無人服得、何故、服之疾死、

頌曰　禾山打鼓雪峯毬　不風流處總風流
　　誰謂祖師心印別　花開紅白艷春不

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
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七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師拈云大藏小藏全提半提一切祖意一切教意一切語言一切聲色冰解水消既是與麼且雪峯三聖知此事麼不知此事麼若知爭解與麼道不知又爭解與麼道一人大似錦上簇花一人還似花間簇錦是則也是話頭未圓大衆畢竟什麼處是他二老未圓話頭處洪波浩渺宇宙荒茫打破虛空方與你說

頌曰　相談不必問如何　遊網金鱗駕碧波
二老鋒支平地展　果然頭角與天摩

中際能禪師示衆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道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師拈云露柱燈籠三門佛殿終日轉大法輪鉢盂拄杖蒲團禪板終日聚頭寂聽且道露柱燈籠三門佛殿畢竟說箇什麼鉢盂拄杖蒲團禪板畢竟向甚麼處聽諸方禪德向這裏若有箇入處則長空風月萬古一朝明明則任他明昧則任他昧與麼則佛句祖句賓句主句變與麼同蘿蘿地更有什麼如之若何大衆中際不免打失鼻孔山僧亦且舌頭拖地

頌曰　佛法那容閑理議　一機一境透無門
金剛王劍從揮劃　佛祖相親逼膽魂

古庭祖師語錄輯畧卷之三終

偈贊

先師無際和尚道感文并偈

我東普無際老師乃古佛之應示也不捨悲願向二千年外大弘如來之正法眼藏凡一語一默一機一用不着于文字生滅不思議海深而無底縱十方諸佛諸祖莫測其端況二乘知見了師之秘藏乎益師之道通播十方已四十餘年天上人間咸炙其光蒙益無量洪惟　大明聖帝宗嚮師道詔入　闕下

加賜恩寵僧俗帀室請益旦夕相繼不絕師示以慈悲無畏之相將所證心古咸爲普說如天一雨山川艸木各得其潤化道既畢忽日告衆遺誡說偈端坐而逝時白毫貫天聖燈夜燭

皇上遣官造龕諭享今嗣法徒善堅謹以師實行普示人天布于無窮讚曰　我師大威德弘道于未運一語一默中具含無量義大不思議海心珠耀十方內外中不着寂滅證圓通一切諸國土塵刹妙寶揚山海悉動搖天地俱旋轉微塵諸佛相光體普圓通無去亦無來法來體圓妙一言一切法超世諸文字了然心境明猶處虛空座說法如雲雨機用若電雷乾坤悉震動邪魔碎微塵容中言莫及何外難度量大千諸世界攝入一毫頭普放大光明照徹諸佛國不可思議力照大總持門如月明衆象實非二光體似日輝大地能悅衆生心說法法無說法說非非法句義妙難思洞超諸佛祖所演一切法字字放光明所說一切偈言言總玄妙不着諸衆相不捨世間心成就大菩提道明于今古妙相無空色應物現真

形紫磨光充滿不可盡稱讚惟我大尊師真實具斯事妙讚不虛說最上仁師子光體若虛空不礙諸佛相光體恒不動不捨諸國土巍巍現本尊大全師子力我今稽首禮稱讚真實相唯願諸人天受持轉流布世出于世間決定不退轉無上大導師古佛應于世光明照十方蒙光得解脫世有植種言莫能讚師行而我授師記故巳敘爲讚師忽寂滅定白毫光充滿夜夜聖燈現驚動諸人天感佛之大化不捨師滅度亦不捨涅槃師既逝去巳法身相常住非去實非

來疑然光寂滅惟予知此事所演偈誦歎 普告諸人
天知師諸寘行

古拙老祖真讚

拗折雲門之棒機如掣電用若流星勘破趙州之無
理出尋常詞汪巨海入白雲老翁之室謂有倒座之
謀示古拙挼華之容且無教子之道通身手眼家破
人亡徧地戈矛塗窮計盡其生也黃花翠竹其死也
青嶂白雲謂如此兮花攢攢錦簇簇非如此兮日杲
杲月團團總不如此兮萬紫千紅茶坊酒肆咄還會

麼諸方要與祖翁相見請看有後句禪板橫拈道路
窮更無伎倆與人通老翁家國無雄特不必當機問
象功

釋迦佛出山相贊

三十二相相何相八十種好好何好到此依然跳不
出未見通身入荒艸入荒艸兮雲渺渺海角天涯無
處討末後拈花笑飲光狼藉一場自放倒

大悲菩薩相

機力盡時消息盡波原是水水原波大悲心智難描
貌說與傍觀笑不多多不多四智三身總落魔道人
向此知端的勿勞三四問如何萬與一法空畢千眼
分明親的的一片白雲橫太虛任東任西任南任北
卷舒出入

魚籃相

短綁依依水石間携籃來去幾曾閑相思一點情無
着不遇佳人空自還

達磨

諸方還知這老子有褒貶處麼老僧貶伊與我不同

國不同家不同生不同死却又褒伊斷神光臂末後
付與皮付與肉付與骨付與髓蒼天蒼天恩大難酬
所以如此

善財南游圖

剎剎塵塵烟水洲幾經寒暑去參求感他五十三人
鬧直至而今鬧未休

羅漢

寒山枯坐待春來一片迷雲撥不開頑鐵鑄成生面
孔烟塵灰土任空埋

歌

了一歌

君不見若了一萬事畢誰向一中能了的便了的且何益笑我頭陀全不識說與君莫教昧逆順縱橫我無二邪勞冊四與再三舉起依然猶錯會從玆了得無箇疑聊向歌中一一三推不多一不少百千三昧徒之繞倒指數來難斷頭何如放下一時了了不了不了了堪笑毘耶老古錐文殊一撥通身倒良久去如何會誦訖千七總成累其中妄想與無明喝佛罵祖

當游戲不說知音天下無地老天荒誰管欒了一歌意何說沒絃琴弄諸音絕鐵牛昨夜上崑崙觸着虛空眼滴血只得乾坤闇點頭無端大地都傾泄一非一了何了修多羅教落荒艸如來禪與祖師禪天上人間誠不少飲光一笑至如今祖祖相承都未了了了了一一一二五原來是一十不須擬議半毫分棘自由兮松自直選佛場曾及第天下叢林少相繼翻復復翻仔細看豎起脊梁眼觀鼻呵呵呵誠可惜佛祖都來言不及老婆心切為誰家聾聾聾兮太真實

皮袋歌

君不見這皮袋無量劫來揑虛怪自家心地不回光剛與無明覷作塊或憎愛或是非些兒不順便曉蹊一點光明被遮覆都緣只是這張皮日用處相恣自妄想貪癡畧無忌思量皮袋于昏花出入皆緣不潔處內一團骨一聚筋爲椿點成何計百年眼見不爭多座中且勿爭閑氣這皮袋休止住百骸會合假安寄一息不來萬事休換面改頭隨業去貪皮袋真箇呆摩尼珠寶被他埋欲愛昏盲無厭足敗壞場中去

復來幾回生幾回死位至諸侯也如此若能勘破自知之了心直搆如來地皮袋子聽我教共你商量你莫拗尋師擇友去參玄見性明心真可道一缽食一毳被塞耳藏頭惺惺地脊梁豎起眼睛開一切有無盡拋弃皮袋子莫嫌憎寒暑無拘只麼坐年深月久自然成驀把虛空忽撥破到斯時方瞥地喝佛罵祖當游戲皮袋果能信我言三藏多羅成唾涕苟或悟豈徒然妙用縱橫在巳邊柳綠花紅皆可可不方圓處總方圓皮袋子多寶藏四十九年成虛誑一千七

百外邊談佛與衆生皆等量

真樂歌

君不見我之樂非庸樂無憂無慮無拘縛去住都緣只一身且無情愛與爭奪不求心不滯教放蕩疎狂臥覺照生生死死實堪悲辱辱榮榮真可笑死生榮辱本無關自是迷夫心妄造不恣非不强是此卽山翁真樂處會得猶癡物外閑未會怡然心膾昧坐兮坐臥兮臥且無佛法若擔荷飛來海月共山雲愛我閑中時復過春之夏秋之冬年來年去總相同住久

巖阿無可見陰晴榮落幾番空知世事皆類此安保升沉不到已笑吾野散在深幽土面灰頭而已矣不趨貴不干榮榮貴知如水上萍智者忘懷順天命庸愚强向背其中不悟心焉知止諂詐矜狂太乖理縱能會盡古今文未出興亡何足崗野頭陀性剛硬一切妍媸情不紊縱令好事塞天來于我樂中皆沒分說此樂且非惑試問當機只一個就中有顆摩尼珠曲示見孫苦拋鄉誰拗擲晝夜光輝能暎奪若然解染此摩尼贖劫苦輪當下脫欲悟我且休人人我休休樂水雲與君說箇真消息生處熟兮熟處生我真樂處將易樂欲悟歸來且還錯三賢十聖尚難知解輕浮安着脚傍石巖依澗水卓箇尖頭屋簇已絕他人事與沉浮但把自家心地死不妄作何有爲地爐撥火共相偎饑時劇煮和根菜飽後沿溪去復回我兮樂樂兮我我樂樂兮我樂我樂我我兮我亦無我樂無兮真慵懶我無我樂何樂爲驚吾門諸玄學述今年少好休心來伴老夫把頭縮

詩

七言絶句

題牧牛圖 併引

夫謂牧牛者譬人性之狂掉也覺乃佛祖之真源逸則輪廻之妄性靈光則一迷悟從殊迷之遂業緣心悟也惟心無業謂此心非雜染造作之心乃無爲無垢之真心也良由衆生不覺憎愛無明顚倒昏迷自心自障故且以牛喩說指月明心欲人人棄妄歸真舍迷達本達斯本源卽如如佛盖人之妄造猶牛鼻未穿頑劣生獰猖狂自恣生疚臨頭決無下落忽然惺悟放下通身仔細追窮如牧童討踪尋迹一旦逢渠于古路驀鼻牽回痛下無情毒手時時馴制左右莫違收放隨人頭頭晉顧功施已久劣轉淳回出入荆棘分明無閡到此牛忌頓寂絢絢蘚石濃眠豁然天地平沉人法雙泯這裏則廓廓玄玄虛虛碧碧一道神光無邊無際轉身獨步返本澄源撒手空空功不浪矣淫坊酒肆醉卧横行挨身于古廟之中作笑于花樓之上

天上天下出入崢嶸世出世間往來任運呵呵呵倒騎千聖唱哩囉心佛物兮渾未是石人横跨海門歌到這裏更有一着大不思議事佛祖從來猶未夢在且道是箇甚麽唵悉唎悉唎蘇嚕蘇嚕

入山尋牛

曠劫相拋今欲尋山雲迴漠雨泥深唯聞羣鳥聲花裏未見狰獰遇一吟

荒蹊見迹

月瀰宇宙亂峯多幸有行踪豈恁麽帶雨和煙迢遞去不辭勞苦必擒他

見牛必獲

窄徑相持作一聲喉巖鼓動出雲青雖然狂性遊郊久頭角新新總十成

得牛馴制

拚命懸崖獲得渠未加鞭策性安除鼻頭搥轉勤調御再不容伊出舊居

牧牛受策

牧牛已熟漸隨身覺盡偸心始脫塵蓑笠鞭繩俱頓

脫相將左右逐羈人

騎牛歸家

獨跨獰牛返故家橫吹鐵笛見煙霞歸來豈住中途地直待乾坤伸爪牙

忘牛存人

半彎蘿月曜崇山牛既忘兮我獨閒谿外淡雲涵碧嶂寥寥清寂夢濃間

人牛俱忘

人也空兮法也空絕無名相可窮通明明佛祖非基

位豈有毫釐繼此宗

返本還源

無欠無餘熟用功谿山側聽若爲聾盈眸聲色全彰體月白風清日轉紅

入鄽垂手

破衣垢面入鄽來腦後分明別有腮野老家風渾氣象廓天門戶大撒開

獨悟心禪客

兔子歸山去莫逢祖庭纏囑合如斯冷氷氷處隨宜用塞耳藏頭更待時

宗門樞要

楞嚴經云汝元不知一切浮沉諸幻化相當處發生隨處滅盡宗鏡錄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山雲水石云生滅之法不出心念無生滅法即心念不出所以佛祖語言皆的的要旨但能信受總持不忘則參學事畢保重勿替

其一

論教談禪兩太迷凡情聖解使人疑通身有口誠難說落葉西風滿地吹

其二

欲叩吾宗壁觀禪卻無長短與方圓工夫做到忘機處始信心光總一然

道人山居

構屋山居物外禪繞窓白石與清泉年來識破安心法衲被蒙頭自任眠

尋隱者

爲訪山人入路偏山中風景自悠然到門得見雲松主相對無言卽是禪

贈明道禪者

禪機盡載語言中老我無言佛法空說似同袍明道者曾無一字與人通

爲海嶼菴書

山藪海嶼海藏山利祿榮華若莫攀欲問出羣高一着請將心鏡照衰顏

爲清道人書閑寂軒

四簷空碧道人家一段風光不市華靜坐蒲團無箇事殘暉倒影入牕紗

送禪者隱山

古人口饌衣鶉褸直入千巖萬壑底子下氷寒鐵石心敢教佛祖無依倚

爲老宿山隱

偷偷茅屋倚巉巖白晝閑雲爲掩關自是年來心地外蒙衾終日到三竿

無客軒爲獨翁題

柴爐煨老平生友打戶無人到此間莫謂晚來蕭索甚清風明月伴幽閑

爲清滿智淨德五禪客乞

禪到大忘人法處柰山頭點欲伸言因君記得當年事月到中天哭夜猿

其二

禪到語言文字外洞然不載祖師機禪公今日携囊去秋雨人家半掩扉

其三

禪到無心無亦無時清才子競歸湖唐言梵語泥今古縱得全提滯半途

其四

禪到無參始寂寥秋空孤月照岩嶢此行策杖江南去待看來年三月潮

其五

禪到歸源絶悟迷機前句外惹尋思老胡弄巧翻成拙隻履西歸脚帶泥

擬古德十可行十首

寥寥忘睡亦忘炊靜坐怡然亦不知未等擁禪空守
默至今佛祖絕狐疑

入室

不着語言文字外當機滯句早相欺鋒芒未敢猶傷
犯擬欲生心亦是迷

普示

此事叢林古鑑模大家齊力去相扶作艙擔重如精
鏡背作人前大丈夫

粥飯

鉢盂收轉尋常事飯後東行又到西試問滿堂諸上
座和南誰不把頭低

洗衣

破衲和煙幾片絲半零半落浸寒漪今朝天氣初晴
爽掛在當風日景遲

掃地

時時掃去時時有未審有時何處來索性一番連地
捲眼空方不惹塵埃

諷經

一軸伽陀記去周日來月去幾時休兒童聚首空王
殿闕到如今盡白頭

禮拜

釋迦相體黃金色一種風流意氣深禮拜起來珍重
立相逢漫道我無心

話道

夜爐茶話共同參幾箇開懷鼓上談一句个題超古
德石屏分月浸寒潭

四照用

眼上眉毛肩下眼從生至死未嘗移江湖大有通方
士出得泥團是幾時

四賓主

有禪可悟心猶易無法應離起念危縱奪當機誰自
任水雲相向設支離

四喝語

喝起一番新一番驢鳴犬吠寄同參若將此事爲容
易意免傷鋒把短長

三玄要

春妍萬卉發新條葉綠花紅境富饒歲歲東君神不
祕當陽何必叩叅寮

示客問念佛叅禪之意

叅禪擬欲狂心歇念佛狂心欲擬空若向一頭安鄉
穩百千門路自然通

金臺書示學禪人

選佛當年絕有談聖凡情解盡掀翻五車三藏從君
背啐啄機前下口難

僧老獨居

半間禪室諸問老影子相依兩箇僧八萬四千毛孔
裏石龕深鎖月為燈

示衆

粥去飯來休理論生兮死也只如斯老夫到此難批
判說與闍黎只自知

侍者擊鼓叅鐘

向上鉗槌一擊中機輪活脫露全功禪門舉手焉輕
放要使乾坤徹底空

從生放下休

蒲蘆都處安心坐滿口道來一字無除此再非
透珊瑚枝上月輪孤

坐中聞猿啼

宗門太段太風流滾滾江湖說未休半夜猿啼巖上
月光明彌滿四神洲

春吟曉處

尋春不放一朝閑踏遍千山與萬山好是晚來詩兢
處銀鉤照眼欲彎彎

禪蒲二首

撩地火灰煨芋食編蒲葉襯放身眠山翁只解與麼
說有口何曾會說禪

其二

沒面孔人沒可把足無阜鏟頭無尾三賢十聖猶暗
啞是佛是祖遭唾罵

夏日與友登山

夏日登山與友遊笑談不覺到層樓相携更上巔崖
望無限浮雲在腳頭

送僧歸蜀

故鄉日暮聽啼鵑歸到家山三月天送子松門分首處野雲寥落滿山川

侍者別我

二冬侍我在爐頭榾柮頻燒費茗甌正好看梅辭我去明年此日再來不

雲林精舍

黃金未博幽人趣白玉難移道者心試問腰金衣紫客可能消得此雲林

述懷

萬峰深處更深處土面灰頭一野僧規矩全無多懶傷未嘗開口得人憎

請道者隱居

坐臥經行三昧定衆生老病一團神庵中道者無他聽惟有泉聲清耳邊

答張文勝

不落前思及後思此時活計許誰知宗門棒喝如雲雨豈肯將拳誑小兒

示鑷者

稽刀爲我入巖阿林下頭陀懶惰多亂髮一絫經歲久不勞將禰與櫂那

善道者居山

山居道者只居山城市諠譁總不關驚破石林空夜夢海天飛月上欄杆

述己心事

左右思量皆不得如今索性沒蹊蹺飢來喫飯困來睡一任生涯在艸廬

述懷

半間低小矢頭屋白晝閑眠一老僧松竹經年青兩眼自思無法上傳燈

寄琴士

火柴頭上多琴意折脚鐺中意更深流水高山明日用子期猶謂我知音

分歲

殘僧幾輩在寒爐話好年窮事亦無惟有七斤衫子在大家披去嘴都盧

開道者遊眉山

髑髏眼底眉山老拄杖頭邊着意看蜀道難兮川水
惡巴歌和出腦門寒

次古人韻示衆五首

無量劫來閒日月微塵刹數舊生涯雲門北斗藏身
句天上人間總一家

其二

雲滿千山又萬山茆房深鎖寂寥間海天紅日飛牕
上撲碎崑崙夢未還

其三

山花山景對空顏春色融融碧嶂間欲問古人山隱
趣白雲來去日閒閒

其四

老我年光似不多堪嗟身事太蹉跎坐禪禮誦全無
力惟有工夫久不磨

其五

山中久住事多便樹蔡藤花屋角邊筝培茶烘收拾
了閑門一任倒頭眠

示觀教

轉讀轉多心轉煩何如放下念頭安翻思拾得寒山
子赤手相攜入鬧闌

送禪子

子去勞吾到竹門屋頭松老不知春相期若要歸來
早共與鋤山種白雲

游少林乞語

少室風光若與論湘潭雲接楚山雲石人肝膽頻傾
盡不到一回安衆心

示空有之執

有禪可悟爲魔語無悟爲禪更是魔除此兩口公案
外何妨道者口波波

月庵

皎皎虛空掛玉輪當牕懸若祖師燈四檐光浸茆亭
白忽却禪牀冷似冰

維舟

維却孤舟擲却竿掀天捲地亦閒閒年來長袖絲綸
手心在眠鷗浴鷺間

祖心

九年面壁若為通一旦思歸伎倆窮父子不傳真秘訣無端鳥語竹籬中

山宇吟

山宇清寒一衲衣夜寒爐火尚希微多燒黄葉身餘煖不着人間是與非

其二

地火煨烹待炊時人間無事可貪為口封白礦灰封面倒岳傾湫似不知

其三

昨夜睡濃人在夢忽然記得去年時猿來偷我樹頭菓扳折當窻那一枝

其四

庵鎖雲巒樹鎖烟淡濃蒼翠筆難傳石邊添個頭陀坐一幅丹青世外懸

其五

了心心了何心了心了心無無亦無到此若言諸祖意猿聲啼處月輪孤

其六

住山年久客情疎雲水相參厭起居不必擔禪來問我老夫心念尚空虛

其七

身事與誰閑理論自家做夢自家知天翻地覆無干已坐臥經行總若痴

其八

山雲木石道人家方寸常開不謝花風味與人真個異夜深撥火自烹茶

其九

山人自適山中景紅白花開杜宇天笑我形模無可據惟憑翠寶度長年

其十

聖量凡情路已窮宗門參叩若為通鳥飛窻外頻頻語一樹山茶放晚紅

其十一

三春已謝夏方除蟬噪風寒秋欲餘木葉滿巖冬又近柴牀煙火日干午

其十二

掃石跏趺默坐間春深幽鳥亂啼山白雲愛我庵前地與我常年共放閑

其十三

怪底山家與事休刀耕火種日無求平生伎倆惟餘此半榻雲埋在石樓

其十四

縛木爲牀岫作龕山中富貴只如然絶無車馬來林下門掩潺潺落澗泉

其十五

水石烟霞不自誇目前境物盡生涯未知人世何更變常見巖臺有落花

示海淸巖

示有堂堂觸處知無來去也更無依子規啼落中天月滿樹花開血染枝

示喜巖

欲成佛去有何難無奈人心自不安舉起話頭休放逸通身楞得骨毛寒

贈泰講主從禪

弃却心囊叩祖禪始知雜毒自相纏黄花翠竹分明處認着依然又隔天

寄陶仁能居士

深山傍石今年冷雲氣終朝遍體寒獨對紫爐烘脊背任他人事苦茫茫

五言律

山行

我獨愛山居空冥烟水餘行非公務迫吟爲野懷舒
入水逢僧話沿崖見艸廬相務歸作宿又過一菴居

宿晚邨

眺望前村近桑麻路欲迷過田衣拂水緣徑屨沾泥
遠嶠寒烟合空林夕照低村翁留我宿也解說禪機

遊廢寺

古寺是何年山門自悄然殿空容鳥入樹老引藤纏

有客獨題句無僧共坐禪息陰依樹坐怪見虎當前

與僧懷省別之蜀

巴江雨欲收去去莫淹留風景應牽思煙波不斷頭
猿從危石嘯舟向急灘流如過黃牛峽方知險處游

過隱者

杖策雲間去迢迢入薜蘿踐崖登白石行徑踏青莎
樹密連居址橋危隱竹坡人烟皆四絕惟我獨經過

入古峰寺

樓閣微無有雲霞最上層板蘿緣屈曲踐石度崚嶒
蘚壁三尊佛龐眉一老僧倚巖如隔畫夜對一龕燈

宿荒院

行歸山院晚烟火隔人家垣倒自來鹿艸深多聚蛇
空廊無月照古殿有雲遮年代尋碑辨文章半蘚花

羨翠巖道者

結廬潛遁久絕足道名齊雲外猿聲斷松間鶴夢危
人緣從此盡世路已相違翠鎖千巖窣幽懷只自知

進庵山舍

庵結雲深處翛然遠世間猿披枝落地鵲背日還山

溪水心同淨巖雲趣與閑道人居此處何事得相關

寄玉林居士住山

茆屋最幽清玉林久棲止松音風遞來山夢猿驚起
坐臥外無禪心情皆至理回覷紅塵中誰能得如此

書木葉寄友

述我山居事寫葉頻寄與意匪外葉間情還出葉底
泥牛産犢兒石女生孩子此說古之疑不疑能有幾

爲道深題墨竹

誰寫篔簹半晴半帶雨幹直挺青琅葉疎攢翠羽

清容禪室懸瘦許山僧佁倘遇老香嚴定將公案舉

讀林間錄

太古淳風絕期誰寄此音掃空文字迹直指祖師心
法類皮猶髓林編古亘今追思何已矣三嘆付瑤琴

山房獨坐

山房無一事酉日送殘饘飯取胡麻煑香將柏子焚
草坡聞牧笛松塢響樵斤怪底窗昏黑簷前一片雲

山輿寄題太初

盡日巖房老幽居自獲便死生無定日坐臥任長年

豈謂禪非學惟知夢是顛身前身後事鳥語竹籬邊

寄友人

孤客發吟懷悵望雲樹久江頭浩浩波堤上依依柳
分榻在今秋合單思故友斷鴻飛不連何時得同首

船出江東

小艇出江東江流曲似虹盟鷗閑倚棹聽雨暫推蓬
兩岸翻波急三山擁翠濃新河多故識款我日從容

因事感懷

懷古期誰話臨風慷慨多世情難測度光景易消磨

驛騎驚接鼓官船發夜歌世人忙不着令我笑呵呵

山水圖爲李用之書

良工善丹青所得意外意紙上移江山筆端轉大地
楊柳護烟村雲霞鎖蕭寺索我一題詩對之起幽思

山趣吟

我趣山幽逸山深任寂寥種松緣徑側架木倚山嶕
巖瀉千尋瀑園滋百品苗爲何人少到陡澗不橫橋

其二

我趣山幽逸依然覺興長懶從諸事變推去一生忙

簾捲溪光碧窗含樹色蒼閉門回俗轍應笑自家狂

其三

我趣山幽逸祇緣事不多銜芝纔鹿去拔菓又猿過
短杖扶筇竹輕衣綴薜蘿何勞加別念有念即成魔

其四

我趣山幽逸山幽豈易言但容來老衲未許過高軒
泉眼石邊活鳥聲花外喧紅塵無路入風景似桃源

其五

我趣山幽逸柴門無客敲屋頭鴉報曉松頂鶴爭巢

供粥燒新筍烹茶摘野蒿彌彌心所以天地豈容包

其六

我愛山幽逸平生酷愛山高登那畏險飽翫不知還
選地幽深處誅茅一兩間因茲清巳智竟不與塵扳

舟泊

泛舟隨所住相與俗情違興得五湖樂心閑萬事非
人疑天上坐鷗訝鏡中飛晚泊蘆花渚猶如紙帳圍

其二

水國微茫處疑眸景趣多天光船底漾雲影棹邊拖

動我清幽興聞他款乃歌不知臨去晚落日蕩征波

其三

行舟與泊舟誰解悟心眸身世搖雙槳功名起一漚
纔離楊柳岸又入蓼花洲識破塵勞事撐歸彼岍頭

其四

海闊天空際山僧夜放舠撥烟雙短棹穿月一長篙
蜃吐千層閣虹垂五色橋幾番衝逆浪直欲上重霄

其五

江靜雨初收湖光滑似油岍如隨棹轉山欲趁波流
牽興多浮荇忘機足對鷗夜聞漁父笛吹破一天秋

其六

我住船兒小悠悠興轉多微風吹短棹細雨拂輕蓑
頗似陸魯望難同張志和欲歌般若偈惟恐驚黿鼉

其七

巨浪轟雷作扁舟不險凶搖搖隨順逆泛泛任西東
天地浮沉際蛟龍出沒中漚生復漚滅誰與共磨礱

其八

五板尖頭艇撐來傍挪橋清流堪濯足長石可伸腰

罷槳薰僧缽將捐許子瓢笑他蹤要者如弄海門潮

其九

何處占清涼煙波望渺茫暫離兜率界直入水雲鄉
小艇乾坤大短舟日月長晚來龍女獻放出寶珠光

其十

來去復來去猶如水上萍衝烟過荻渚隨水傍沙汀
渡口求漁叟船頭狎鷺人相逢惟一笑即是息心銘

七言律

紙帳

一圍虛白壓輕柔護我禪牀分外幽身在芸輝堂上臥神于銀色界邊遊素雲助煖春常在霽月凝光夜不收好是枕邊蝴蝶遶梅花有夢到羅浮

寄洱水道庵居士

機前一着虛空笑說與吾家居士知洱水味同滇水味今人眉似古人眉春巖鳥語陳心賦靜夜猿聲繼祖辭鐵壁銀山通放倒叮嚀珍重莫狐疑

道中望靈峰寄泰上人

海門烟霧日沉東霜色濛濛帶雨風古寺半空丹壁裏幽林一望畫圖中雲埋鶴夢松聲細石近龍泉水眼通勝覽江山觀未足寫懷留寄梵王宮

遊山寺

招提住近水邊山我亦驅馳策杖扳萬境不關情寂寂片懷常靜日閑閑樹頭鳥自雲邊到渡口僧從月下還坐久不思心所以就中端的外人間

省病

病緊牀間豈奈何如今旣好莫蹉跎患中苦楚心嘗省世上雄豪眼莫過撚指光陰安久計落山日色去無多慇懃爲報同衣友切忌平常自起波

其二

無量劫來憎與愛相非相是更相悲幾經妄誕徒生受如許牽纏何了期個念欣持真智慧此心歇處即菩提悟迷迷悟空花夢堪笑堪憐類不知

拄杖付徒永昇作

昔年行腳賴攜持倒握橫擔總得宜撥亂雲根天地

塞攪空華藏佛魔迷隨高就下乘渠力涉險經危苦不疑付與吾徒收拾去兒孫萬古作標題

書壁間

無量劫來今日事何須向外苦追尋山雲水石平生志淡薄烟霞不老心萬法已從當處絕片懷曾不與時情道人索性渾淪說一點靈光亘古今

自省寄寶峯

一別金陵又九年閑情只在水雲邊茆簷三尺低頭入柴火一爐縮腳眠聚散如雲安久計人　情係妄

暫留連山夫見解惟如此懶慢無聊與說禪

厨丁言盡炊

茆屋深居烟雨邊四時風味只如然勿勞計較來朝事且自安閑今日便鉢內無食尋野食坐中有客但隨緣老夫已不將身口策杖區區造市鄽

臨老述懷

待死朝生一老禪滿頭白髮九旬年鉢盂飯飽堆堆坐心地空餘默默禪有口懶能尋話說忘機寧肯再談玄所言千古人間事夢幻空花總自然

示衆

老病死生皆預定昔非今是總妄求欲休歇處宜休歇得自由時且自由殘日聽其來去速漏形安保夕辰留坐推湖海多禪老幾個蒙衾得到頭

送懷德上人

一錫閑雲到處禪花濃柳翠正春妍多年埋沒無生話今日方知有是緣開眼自然明物理歸源切忌亂心田老夫相送憑何據任爾東西南北邊

宸錫山材

口邊腫起坐披尋高望誰人得滿心萬事總成雲聚散一身都付夢升沉功名未必空為有富貴安能古到今却笑頭陀癡老問尾巴真箇說如新

分歲次中峰韻二首

山居分歲冷如氷和影渾無只個僧老病一身猥地火坐眠半榻倚巖藤欲言有道誠魔說更謂無心續祖燈莫道新年閒佛法舊年佛法又何曾

其二

叢林藥石已情厭路眼惟觀窗外梅截斷聖凡無繫

綴掃空雲水絕徘徊低頭合掌期誰共運土搬柴獨自回老我說禪唇齒冷破窗燈影照巖臺

示衆

參禪家教說如何切忌聰明知解多欲認識情神鬼窟已成知覺見聞魔面皮裂轉加精進志願堅來悟刹那脅下放眠高舉話時來刻去勿蹉跎

達磨見武帝

達磨西返豈千年面壁巖中淚若懸不識鄉烟金鎖殿空遺蘆影玉街禪當時歌管聲隨去日風雲雨

色連惆悵蒼茫無限恨後人將作話頭傳

雜體

擬儒書語

仰之彌高寶劒分明未是刀凛凛寒光逼人膽虛空匣裏久收牢

其二

鑽之彌堅游春公子勒金鞭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亦只般

其三

瞻之在前青山一片白雲漫護到村坊問王老向言昨夜爲燒錢

其四

忽焉在後白日鬼迷思念呪玄關金鎖不能藏直入蟭螟眼裏走

旅癡十首擬寒山意

髼頭齬齪子事絕人難跂養氣塞乾坤混跡居鄽市

欲去則便去欲住則便住任兮與去兮縱橫無礙處

何用苦勞形百年聊寄寓舉世一推之宜笑還宜睡

其二

拾得與寒山頭風面不洗吟詩無偶對談笑有條理
來去莫捫摸隱約無依止逢人只是笑人錯認癡子
而我慕斯人學癡而已矣

其三

我癡真個癡癡中人鮮知放曠復放曠俱無安與危
作佛乃虛稱成仙在何存相逢有青眼不須亦不須

其四

寒暑一衲衣且無富與貴人笑我如癡我笑人莫會
豈無悲與歡亦有驚與懼所以我逢人愈加笑而戲

二者何了然無榮亦無瘁

其五

世人俱發桀獨我作旅癡我請人洗耳聽我癡論之
天地一癡物有道猶不知天地既如此我癡復何癡
回首望西山日薄無多時

其六

朝又一朝癡人何所係蓬首見青天白日繩難繫
從人笑我非惟我容人是我于非是外斷不分識
一笑兩儀間無處着癡字

其七

我已知我我人莫知人人我知身是幻誰意知爲真
年來已作癡和光混其塵若癡人未曾有夢休云云

其八

東街剛蓬嫩西市柔毛肥宰人大恣縱市者無度思
寒拾曾有言自殺自食之仲尼忘肉味子輿遠庖廚
爲僧遵佛戒不食非吾癡

其九

學禪禪莫會學詩詩莫成學得癡中理百事都無能

人來問我法喝不轟雷聲人來索我句吟且爲蟬鳴
衣麻勝衣隱姓勝登名世無閭丘公[illegible]孰能知我情
寄言肉眼見莫以我爲憎

其十

我癡癡無學學之貴穿鑿癡無鑿聖凡癡不會吟作
人情萬卷書我知我弗如人全三窟計我知我皆輸
癡今癡非錯而能有先覺視天天蓋頭視地地承腳
跳出天地間慎勿被他縛

古庭祖師語錄輯略卷之四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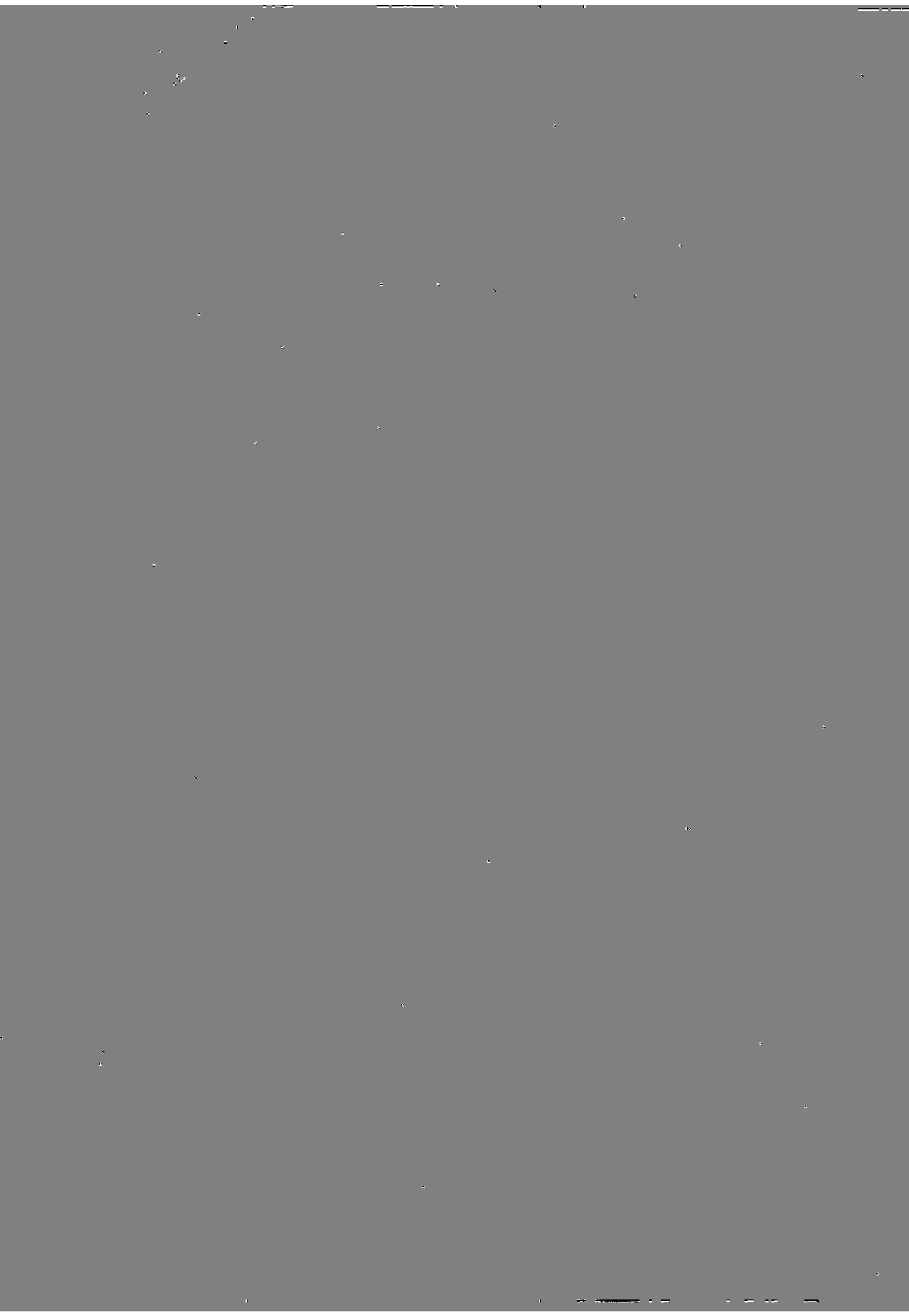


曹溪一滴

附：夢語摘要

明・一徹周理 編





曹溪一滴緣起

歲甲寅從家不退先生徹公和尚禮盤龍古庭兩肉身大士於昆明池上晉寧山中既知盤龍得法中峰因緣而古庭出世事僅存斷簡聞有山雲水石遺集爲黃慎軒太史選訂朗目和尚較刻散佚不傳愴怳者數年迨辛酉得之友人架子上不啻夜光寶也甲子偕計游明聖湖謁之石梁不退兩兄芝蕪點定梓於武林見者得未曾有謂我

明楚石以來一人昨年徹公與家不退南來如善財五十三叅語余曰吾欲爲吾滇從前大善知識出些子氣余唯唯否否乃取所携竹室集浮山法句摘其要者附焉一爲得法古庭高足大巍所著一爲朗目和尚所著皆浮山派也余題之曰曹溪一滴徹公謂余吾滇故稱佛國迦葉抱金襴袈裟入定華首待彌勒下生補佛處今鷄山是法苑珠林載四天王荅唐律師益州三塔等並有神異白古記載三皇

之後西天摩竭陀國阿育王第八子蒙苴頌居大理爲王三塔見存傳聞國初地震纔開復合益州郎今大理郡是大藏有華嚴懸談會玄記爲蒼山再光寺比丘普瑞集郎妙觀禪師是此一滴水從鷲嶺來從曹溪來須向威音王那畔求之始得遂集禪宗應化諸聖賢崖畧冠之篇端余曰公閱五燈有王荊公入大相國寺見諸方看經次問曰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衆無語吳山端云相公周孔未出世時

讀甚麼書然則曹溪未出世時這一滴水落在甚麼處徹公喝一喝予曰木馬嘶風春意鬧泥牛嘯月百花香徹公法諱周理吾郡妙峰開山主家不退諱斑今任開中憲副石梁諱奭齡濟寧州守余不佞珙今南水部郎無學居士也崇禎九年丙子歲春三月上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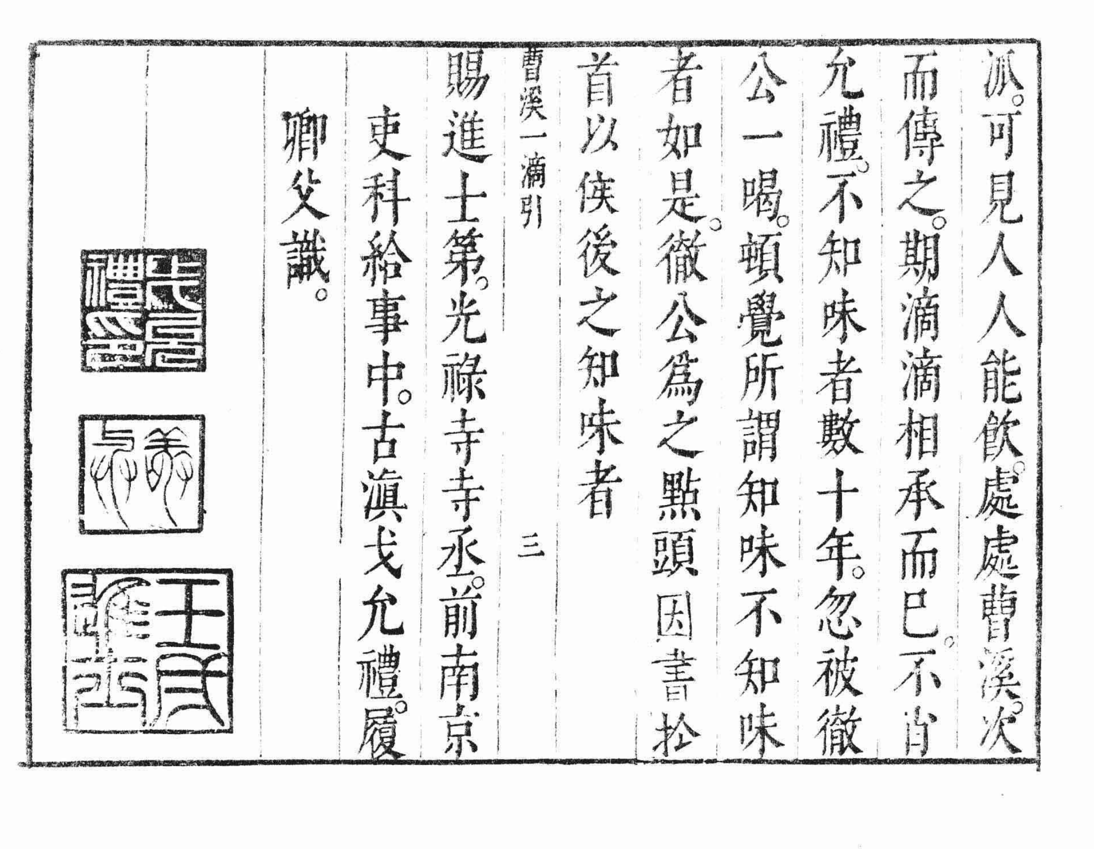
引曹溪一滴

此滴雖源曹溪。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華夷靈蠢。瓦礫粃糠。無不同具。如魚種不同。同吃一水。只爭知味。與不知味耳。開口便啖。不費氣力爲知。吞之嚥之。有

物在喉非知。美如甘露。遍體融和爲知。一節不靈。症候仍在非知。這滴便足。不必別飮爲知。飮着這箇。又想那箇非知。不離我口。卽見衆口爲知。知有我口。分別衆口非知。愈傳愈永。舉無似

處爲知。揣摩滋味。羨彼曹溪非知。飮了一滴。溺出百千萬滴爲知。自謂巳飮。溺不出一滴非知。祇園。尼丘。函谷。三老子。吾知味之父母也。過去見在諸賢者。吾知味之兄弟也。未來諸賢者。吾

知味之子孫也。夫豈惟知味者哉。卽一切不知味者。皆吾之眷屬也。吾滇知味。如蒙苴頌。妙觀盤龍。古庭大巍朗目諸禪師。近如妙峯徹公禪師。不退無學兩居士。及無住上人。皆接曹溪嫡


派。可見人人能飲。處處曹溪。次
而傳之。期滴滴相承而已。不肖
允禮。不知味者數十年。忽被徹
公一喝。頓覺所謂知味不知味
者如是。徹公爲之點頭。因書拾
首以俟後之知味者

曹溪一滴引　三

賜進士第。光祿寺寺丞。前南京
吏科給事中。古滇戈允禮。履
卿父識。

曹溪一滴卷之一

妙峯山後學沙門周　理編
滇南無學居士陶　珙閱

禪宗

唐聖師李成眉賢者中天竺人也受般若多羅之後長慶間遊化至大理國大弘祖道昭成王禮爲師爲建崇聖寺基方七里塔高三百餘尺後王嵯巔問曰三尊佛那尊大師應聲曰中尊是我王不契以師爲狂流於緬未幾滅度塚間常有光明復生靈芝大如傘蓋有盜者盜其骨商人貨之乃金鎖骨也王聞其事取骨爲中尊臟腹誌云師乃西天三祖商那和修後身也

唐大理崇聖寺順禪師葉榆人也幼志不羣常慕空宗從李成眉賢者薙染屢有省發賢者語師曰佛心宗傳震旦數世矣汝可往秉承於是走大方見天皇悟和尚問如何是玄妙義悟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悟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悟曰去是汝棲泊處師不覺點頭悟曰汝徹矣師遂

以手作掩悟口勢悟曰西南佛法自子行矣是時百
丈南泉諸大宗師法席頗盛師徧歷叅承咸蒙印可
六祖之道傳雲南自師爲始
唐禪陀子西域人也初隨李賢者至大理賢欲建寺
命師西天畫祇園精舍圖師朝去暮回以圖呈賢者
者曰還將得靈鷲山圖來麽曰將得來者曰在甚麽
處子遶賢者一匝而出
唐㸑島師有神通侍李賢者至大理與買順禪陀子
爲友是時南詔奉佛賢者徒衆千人惟買順與師深

契焉及賢者入緬師侍行歸寂師開永昌龍泉寺後
入交趾大行教化不知所終
晉弘修大師即文經帝禪位爲僧也神聖文武帝之
子姓段氏名思英爲太子時隨父王入僧寺問寺僧
曰佛是何方人曰西天問西天在何處曰佛生處曰
這裏聻曰佛住處便微笑無意於世請爲僧帝不許
遂即位未幾讓位與叔思良雉染焉 附錄
　按南詔史載段氏王雲南三百五十年歷二十二
帝其中禪位爲僧者七人曰文經曰秉義曰孝德
曰保定曰文安曰宣仁曰正康第六代昭明帝有
　述傳燈錄續雲南得道者作一書于未之見
宋水目山淨妙德澄禪師滇池人也因讀楞嚴至見
猶離見見不能及處有省後見黃龍南禪師因問農
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乂澄曰恁麽則
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澄禮拜遂辭歸雲
南開水目山南詔爲建梵刹謚爲淨妙禪師
宋東山普濟慶光禪師姚安人也因問淨妙禪師宗
門中事師云道甚麽光擬開口師便起身入方丈光

大悟初開妙光寺卓錫湧泉次同淨妙禪師開水目
山及師領衆六詔諸王咸往問法入滅於東山塔於
水目段氏謚爲普濟慶光禪師
宋水目山皎淵月禪師姓高氏大理國段氏國公也
問濟禪師如何免得生死濟曰把將生死來公擬議
師以扇打棹一下公有省後祝髮爲僧住水目臨終
書偈云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
如是說擲筆而化塔于本山
宋水目山阿標頭陀洱海人也問皎淵禪師心經無

智亦無得師曰你但恁麽叅去看是甚道理時南詔
段氏建寺師爲工匠都養日則奔走勞苦夜則繫磬
寺梁遂獲靈通嘗挈筐入市貨物雖去二百里者食
頃便至人竊窺之但見閉戶默坐置筐於前諸物自
盈見者喧於衆標遂立化繫髻金鈎至今存焉
宋蒼山再光寺妙觀普瑞禪師榆城北鄉人也童時
日記萬言因讀華嚴至若有如是如是思惟則有如
是如是顯現處豁開心地後見皎淵月禪師印可南
詔爲造再光寺請師居焉師嘗夢與清涼賢首挲嚴

諸祖共語遂撰華嚴會玄記四十卷流通於世師雖
印心於南宗而恒闡華嚴爲業於水月山開講感金
甲神人現身再光寺敷演陸地忽生蓮花如是瑞應
不可殫述誌謂師乃文殊後身也
元省山念菴圓獲禪師大理人也因讀證道歌契入
段氏稱爲弘辯大師游大方見中峰本和尚師初號
無念峰以羅什捧鉢永嘉無念無生之旨扣之師曰
我之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不起永嘉過
在任念自起二皆有念也我無念者心體靈之湛寂
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未嘗毫髮隱也惟洞徹法
源者頗測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峰深肯之爲作
無念字說幷授三聚淨戒而歸廣錄稱爲護藏主焉
師夢神授書法凡書字時右腕洞如水晶人號爲玉
腕禪師所著有磨鏡法幷手書證道歌蹟盛行於世
元太華無照玄鑑首座莫詳姓氏與念庵禪師爲友
初爲座主昏講經論名著諸方未測敎外別傳之旨
遍遊天下廣涉兩宗之門初見高峰妙禪師爲首座
峯示寂師再見中峰本和尚復爲第一座峯有云雲

南鑑講主越萬八千里路來兩浙白相見至相別恰
三年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
陳爛葛藤不覺敲斷拇指臨別忽忽不欲徹其罪犯
且放過一着有積劫塵勞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
之句師歸滇爲梁王所重開太華山大弘祖道門弟
子數百得師心印者五人及滅度王親至葬所全身
奉塔於本山有行紀碑存焉 附錄
中峰和尚聞師示寂遣侍者性祭之祭文云佛祖
之道未易悉今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里江山以

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五十七春秋
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非智眼而莫窺祖意
教意果同異兮惟神心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
所悟兮眞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
悟兮大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
取捨之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
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卽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
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稱奇屈
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旣多

兮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
亡兮哀祖道之旣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顚而持危
對鑪薰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元鷄足德存普通禪師趙州人也童稚出家遍遊講
席講演大小乘因問中峰和尚於三乘十二分教明
得與祖師意是同是別峰曰你舉教意來看師曰擬
舉卽差恁麼則汝講的經論蹔師擬議峰便喝師不
覺汗下因茲服膺峰爲陞座示法語有叅玄上士人
須識巧方便之句後結庵山中一日聞僧云水自石

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恍然開解

元太華智福講主與蒼山道元爲友二師雖弘經論
而常慕南宗遊五臺聞鑑首座印心於中峰往叅之
峰一見便問座主何處人曰雲南講甚經論曰法華
如何是佛法不現前曰卽今現前了也曰現前底事
如何曰不可以聲求色見曰座主大似會講經論師
曰某甲到這裏一辭措不及峰於是示法語而歸并
題庵名卽心蓋取大梅見馬祖卽心卽佛義也福楚
雄人元永昌人俱隱山不出有卽心庵歌載中峰廣錄

明洱水道庵居士久叅古庭和尚萬法歸一築室
於水目九峰之間因聞水聲大悟再見古庭和尚庭
一見便曰可喜居士這回穩坐家邦也居士曰某甲
自來不出外師曰家中事若何士曰倒却四壁師肯
之士禮拜師有鉄壁銀山都放倒叮嚀珍重莫狐疑
之句寄之年七十臨終說偈云貫用龜毛頻拈兎角
今日分明趙州畧
行　此段在大巍之前

元盤龍蓮峰崇照禪師晉寧人也姓段年十八禮雲峯和尚視髮峰示與狗子佛性話每以七日斷絕思想疑之一日聞伐木聲忽大悟遂遊大方見空菴等一十八元善知識最後見中峯本和尚印可回滇建盤龍寺居焉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望詔衆書偈云三界與三途何佛祖不遊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老僧有吞吐不下門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跏趺而逝身體溫軟七日如生有彩虹貫天者三日至今

肉身見在所建有六梵刹最崇麗焉　附錄

南詔史載梁王宮中有怪左右啓王請師治之師祝畢怪息王喜禮謝留宮中夜分潛至榻前問國事師但嘆息不言王曰興敗乃天意師言何礙曰二十年後國亡矣至期　大明兵下果應其言黑井有毒龍興水溢鹽井損民居師建寺書咒沉水害息寧州虎噬人師撰水限遮去次日果去自是二地感師德每歲納貢耕牛引鹽永爲常例

明感通無極禪師大理人因參雲門拈世尊因緣悟入洪武十六年以白駒山茶進　上臨軒受之時駒忽嘶一聲茶亦發一花上異之加歎彌久勅賜建寺并御製詩一十八章冊歸與金陵金碧峰千巖諸師友善咸有詩贈焉

明古庭善堅禪師姓丁氏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二日子時生於滇城南郭其夜紅光盈室異香彌戶七歲乞出家十歲入五華寺禮此宗和尚爲師易名善賢十九年復禮白巖和尚改名善堅自是坐習不輟師異之勉持觀音號宣德二年巡按御史張公善相謂

其師曰此子非凡間人年三十後當佩祖印爾老僧輩亦當加額後走金陵謁無隱和尚示萬法歸一話參之忽一日看圓覺經至身心俱幻處劃然自釋遂云離此身心誰當其幻返杭州戒壇受具足戒正統十年往金臺參無際和尚證明大事和尚大喜曰吾法自子大興於世賜號古庭將袈裟拂子付與汝作臨濟正眼先師慧命無令斷絕珍重珍重師暮年返滇建歸化禪林以弘治六年癸丑七月二十日未時集衆說偈云來從華藏海中來文殊普賢去從華藏

海中去爾勒釋迦豎拂子云古今諸佛諸祖都在這裏不來不去咄放拂子瞑目而逝至今肉身如生所著有山雲水石集行於世

明大巍淨倫禪師雲南昆明人姓康氏生宣德丁未正統丁巳年甫十一入學庚申出家受業本府太華無極泰和尚戊辰遂謁大方天順癸未叅見古庭老和尚於浮山逮年六十有六說偈以別其徒所著有竹室集傳于世

明波羅禪師大理人姓趙初居蒼山懸巖禮佛洞明

心地後謁大方印心於古庭堅禪師復歸仍禮佛一日經行巖上屹然立化七日不踣鄉人以香燭之儀禱之輕如一葉遂就茶毘得舍利七粒瘞於浮圖後人名其壁曰波羅巖山勢巉嶮登者凜然風吹草木皆作禮佛聲至今不息所禮之石手足印紋悅然如生塔于蕩山蘭若猶存

明鷄足錫輔居士字存誠博學多聞隱居不仕壽八十餘無病化去家人以屍入棺管喪葬之頃忽見輔自外入拍手笑曰楊輔可喜今日大事了畢俄爾不見所著有桂樓集篆隸宗源行世

中溪覺林居士李元陽生而頴悟過目成頌初得方士受道引之術以爲神仙必致後因讀楞嚴經大駭曰世有如是書乎遂留心内典樂與僧遊自號覺林居士在翰院時常遊法席見雲谷法舟諸師與默菴定堂二僧爲方外契所著有禪源記及中溪類稿等書流于世

明鷄足定堂本帖禪師尋甸人姓楊叅萬法歸一臨終書偈云幾回力盡心圓處坐脫娘生鐵面皮卽化

去

明朗目慧光本智禪師曲靖人姓李從本山白齋和尚落髮初遊方叅不二徧融等八大善知識究竟大事其後乃登天目蘭風和尚之門以見佛了生死爲問方擬說輒呵之一日風肩柴次遙見師擲柴於地曰見佛了生死師不言直肩柴去曰見佛了生死深契之後開堂於北京盧溝橋興復浮山刻九帶集嘗時大宰官如汪可受陶望齡王元翰等咸執弟子禮因與衆說楞嚴至同分別業二種妄見處忽下座告

衆曰緣盡矣跏趺而逝塔于浮山所著有法句行世

應化

遼古之世大理舊爲澤國水多陸少有邪龍據之是名羅刹好啖食人居民鮮少有一老僧自西方來託言欲求片地藏修羅刹問何所欲僧身披袈裟手牽一犬指曰他無所求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刹諾僧曰既承許諾合立符券羅刹又諾遂就洱水岸上書券石問於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羅刹彷徨失措意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不

敢背但問何以處我僧曰別有殊勝之居因於蒼山之上陽溪神化金屋寶所一區羅刹喜過望盡移其屬入焉而山遂閉于是僧乃鑿河尾洩水之半是爲天生橋今洱水島上有赤文如古篆籀云是買地券僧卽觀音大士也

唐鷄足古和尚不知何許人與二僧同住一庵入城乞食南詔問識何法門古答云我能使死者生極樂世界詔令國中但有死者請古起棺如此十餘年有譏於詔曰古妄人也云能超度死魂何所證驗臣願入棺試之詔如言請古起棺將至化骨之所起棺視之誠死矣懇古求生又作法遂甦死者悔曰我已生在七寶宮殿中如何復來此古遂還舊庵見二僧問食二僧曰汝從城中來乃不裹粮却至此欲食耶古遂走叩華首石門門訇中開二僧追呼至則石門閉矣二僧悔恨焚身門外焚處生栢二株有泣淚泉袈裟石存焉然古卽守衣迦葉也

唐白猪高娘大理有樵人每以食供山神神現身問何所求曰我欲到極樂一觀耳神曰此非我所能白

巖有担桶引猪女人汝往懇之彼能致汝極樂樵人尋之懇其所云女人以衣袖納樵人且戒勿語卽見七寶宮殿池沼樹林皆如經說樵人忽思家不覺身居故地女人騎白猪化爲象騰空而去乃知普賢菩薩化身也女生于高氏名谷女土人卽其地建寺曰谷女今稱高娘谷烏皆訛也

唐蓮冠老僧首戴赤蓮花冠身披袈裟持鉢至蒙舍細農邏家乞食時農邏父子耕巍山下姑婦往餉見僧乞食遂食之再炊往饁僧坐不去持饁前行而僧

業已先在復向人乞食姑婦驚怪又食之返而復炊且至巍山見僧坐石磐前有一青牛左有白馬右有白象各馴伏上覆雲氣雲中有二童子一執如意一執金鏡姑婦驚喜再拜之僧問何願二女不知僧曰奕業相承二女趨農還等至則但見五色雲中一人持鉢而坐彷彿見二童子唯餘磐石上衣痕及象馬牛之跡耳

楊波遠大士東漢時常以神異救世人號爲神明大士數百歲出沒無時唐永徽以後常騎三角青牛遊

遙以遊善觀風氣凡雲南鹽井寶處皆師所示偶逢神僧於三陽峯麓爲設一供陳石案長丈六濶六尺但以一手持將石案猶存千夫莫舉後不知所終

唐僧道清和尚者姓楊殉道忘軀日課經典感現觀音大士遐邇欽風漁者焚其網酒家隳其具蒙氏冊爲顯蜜融通大義法師一日微哂而化火中彩雲礙磚舌根不爛如紅蓮然

唐趙迦羅師大德問昆明池有蛟化美少年妖異害人居民苦之師世精阿吒力教尤通梵經鄉父老禮請治之師卽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噀之蛟立見形因斬之怪絕人問胡奴爲誰曰此大黑天神也

唐楊都司創洱河東羅荃寺前有田四十畝每栽秧約三日傭者戲師曰若能繫日當爲畢栽師默念咒田栽既畢乃暝傭歸而後知已歷二晝矣山下有黑龍常作風浪覆舟師以白犬吠之龍怒而出師視龍猶蜒蚓若教誨之有頃龍馴俛而去先是河浪九疊師以念珠鞭之去其三疊河乃翕順可舟

唐宗寶禪師者元和間有漁人於洱河岸得鵰遺卵

收之有頃卵破而出爲嬰兒人異之不敢加害嬰兒能食卽解種種伎倆長而爲僧在崇模莊人呼爲崇模師又曰宗寶能呼致風雨善用兵機神異莫測景莊帝禮以爲師帝攻成都軍士乏粮師咒水爲酒咒少爲米醉飽數萬人唐師三至三敗者皆師力也後帝憚之師輒化爲鵰飛集高興寺不知所終

師摩矣太后乃景莊帝之母持觀音咒得觀音聞通隨帝征至羅浮白城建一寺南壁畫一龍是夜龍動幾損寺矣復畫柱鎖之方定

唐贊陀高僧摩伽陁國人爲蒙氏所重初游鶴慶其地皆水師以杖刺東隅而泄焉復建玄化寺鎮之與李成眉友善時王公主崇聖寺祈佛至城西爲乘白馬金甲神人攝去王告於師師曰此蒼山神也乃設燈照之果在蒼山下師怒欲作法移山於海神懼獻寶珠王從之

周壽海法師洱海人有道行博通經史時天旱不雨王命師祈雨師曰昔湯旱七年六事自責天雨七日今王酒色妄殺天怒不雨王如悔改天雨自至何用

禱爲王如師言自改自責數日果雨

宋無言和尚姓李氏精密教嘗持一鉄鉢入定欲晴則鉢内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中白氣上升遂雨南詔封爲灌頂法師一日講法華經有老翁立聽畢乘風雲而去衆驚問之曰洱水龍也

元連精和尚定遠人通瑜伽秘密教元至正間滇大旱梁王迎之祈雨師於淨瓶中出一小蛇雨大降王贈以金帛力辭歸之日役鬼荷擔步如行空不知所往師初隱處今名雲山焉

漢觀音長者不知何許人蒙氏時遊大理長鬚濶面冠蓮冠執杖持珠或隱或顯出沒不定後漢兵伐滇長者背負大石可約數丈兵士望見驚退兵中有善用陰符者盡令境中火息長者取石吹之得火民有憂患數處禱之皆應俗呼爲觀音長者所負之石尚在取火之法今賴焉

唐閤毘和尚神武王之弟也人馬十八騎往回數千里不過朝夕時唐師伐滇皆師破之後至西海人馬浮波而去莫知所從

大義法師西竺人游滇以菩提珠九子種鄯闡今存一株甚茂所譯有方廣經盛行

梁智照法師深通大乘兼弘律部肅文帝禮以爲師時帝與師犯梁師諫不止兩軍勝負殺戮甚多師撰封民三寶記以進之歸隱深山不復出

元左黎國師滇西人也隨段氏朝　元適元成宗手疽醫莫能治師咒水洗之卽愈帝再欲試掘地窖使八人入地打鼓佯曰有怪命師治之師端坐少頃鼓聲不聞開視之八人已死帝深敬服封爲國師

夢語引

予半生虛度。無論情封境閉。不得出頭。日顛倒於夢中。即視聖太高。視作聖太難。亦迷惑於夢中。更苦懵懵懂懂。喚醒無人。尤淪沒於夢中。幸而機緣未斷。崇

禎丙子。大士誕日。遇吾滇徹庸禪師。於金陵之興善寺。謂予生死事大。須求菩提。歸而胡猜亂度。展轉弗寧。更憧擾於夢中。求師指示。但推椅頓足曰。再商量。益雲霧於夢中。至無可奈何田

地。徹公出所說夢語示予。崇閒陶公聞之。亦出海門周先生證學錄見贈。猛力憤發。細讀沉思。越十日。昧爽在枕。豁然有悟。咦。原來今日即昨日。新人是故人。這推椅頓足的。徹老僕絲毫瞞

不得。有甚麼再去商量。且說師門良知。極見成的。不待致。極完全的。不必致。物自沾他不上。格無可格。不知陽明夫子。從何處下手來。頓覺通身靈活。本體工夫。一齊俱了。今而後。讀無書書。

應無事事。且可說無說法。如是飢飡渴飲。晝起夜眠。何夢覺之關不了。何聖賢之道不成耶。於戲。予自夢自喚。微獨徹公紫閬不能喚予。即諸佛菩薩與周先生不能喚予。然非徹公紫閬。把我荃蹄。何繇得此魚兎。恐活佛出世。周孔再生。所楆引我者。亦不過是。別無奧妙可傳也。然後知徹公紫閬之善用棒喝。具大慈悲心。有大功德力。起而頓首謝之。書夢語之首。

賜進士第光祿寺寺丞前南京吏科給事中古滇戈允禮履卿父識

雲山夢語摘要上

明妙峯山夢庵釋周　理撰
武陵脩齡楊　鶴閱

元起章

自生民以來有人必有事有晝必有夜有寤必有寐。有覺必有迷。如是乃至夢想顛倒。相待而起。天地以晝爲闢以夜爲闔晝爲陽夜爲陰陽是人之覺時陰是人之睡時睡而形合覺而形開大則天地細則微塵乃至虛空有項不能超於氣數之外

夢體無來處無去處不於心生不於身生不從想生不從意識所生非世間非離世間非欲界非色界非無色界。非染非淨非生非滅而有示現一切世間悉同如夢如夢無變異故如夢自性故如夢執着故如夢性離故。如夢所現故如夢無差別故如夢想分別故如夢覺時故一切是夢夢無起處故

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夢也乃無無之無夢也謂夢覺恒一念想俱忘猶如晴天無雲萬象昭朗物物頭頭纖毫不昧魚之遊鳥之語皆是本色天然圓明虛活。

夢有返夢正夢順夢逆夢深夢淺夢延夢促夢借夢倚夢傳神夢托意夢想夢非想夢是自心靈明之所作非假神明主宰非假人力安排

夢非有非無非亦有非亦無非生非滅一切俱非離於一切拘礙執着之心脫爾無思名曰真夢

夢事有如波中月印有如暗中樹影有如空中鳥跡有如鴛鴦立雪有如錦上添花有如迅雷疾風有如倒影轉形有如圓珠繫彩有如窓外月白半明半暗

之中似有非有之地恍焉惚焉一點精神出沒萬狀

夢之一事最微最妙鮮有能徹其底蘊者縱三教秘典亦說不盡饒他至神至聖也只說得一邊不能全口道了盍非不全口道了只是無下口處言思路絕語默難容

世人日間擾擾夜夢沉沉只隨無明業識漂流如人在夢不知是夢既不知是夢安能明夢既不明夢安能悟夢既不悟夢安能了夢所以從刧至刧常在夢中。

我以念頭起處是夢亦是塵情邊事而實不能言夢之眞所以然者前人說夢從想生者從意識起者從第八含藏識中流注者從內根外塵偶合處而有者從遊魂引識神而有者皆是不得已而鑽龜打瓦心思動而六塵現見睫交而妄影生生前尚不識身中之主死後安能明夢裏之人

三界外者身若琉璃心似虛空在刼火而不焚居阿鼻而無苦動徹光明舉措自在心頭受盡眼底情空達法性以無爲悟涅槃而常樂思欲不生於三界依

正高超於四生無名而人其爲聖乎

晝必作夜必寐作要心寧寐要神守作而心不寧如有氣之死人寐而神不守如不附屍之遊魂

當夢者不知其夢譬如悟人不見空魚不見水牛不見雨人不見風

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其心識融者其習氣不流

娑婆世界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人身卑小受用粗澁情沉貪慾積血氣以成身心沒愛河報分段而爲質山澤障故目不能遠視虛空渺故耳不聞天聲壽命無過百年知識不逾隔日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鼓發狂鬧不出方寸

世界中間天地日月山河國土春夏秋冬此爲最大者曰亦有窮乎曰有日月能照本須彌而不能照外世界山河國土能充此四海而不能徧外乾坤春夏秋冬能消長此方萬物而不能致極樂世界有盈虛故亦有窮也

世以砒霜鴆糞草烏爲毒苟誤投之即殺人無疑然善醫之者以之而瘥人疾此何也蓋得其用之法而

已矣善知識用六情治衆生病亦復如是大智慧海中不可捨却此物而不用故善於醫者能用毒爲藥善於智者能轉識爲性

通乎晝夜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在意識淸明耳意識淸明自然前塵不能惑前塵不能惑一切時不昧此神明活計非大圓鏡智宗旨

耳有所聽心有所念有念有心皆名外物與己不相似不能合體縱得合體不能忘機皆名障礙

心與境相倘立時正如兩軍相持此處大不容易放

過背境諱心誰人不快學者工夫須從者裏查考

萬境不來念時心似明了此非道也虛明妄想之根本睡着不作夢時心上無一物此非道也幽隱妄想之根本夢覺清寧六塵不擾時此非道也堅固妄想之根本

夢中昏沉提惑不能由人千牽萬引紛飛莫緒而省時似覺了無根纔睡依然百出縱端座以待之不來然終不能頓淨經云諸修行人如澄濁水澄之雖清來去濁脚攪之復濁須知此外有上頭關夢覺不能

入萬境不能惑者

人心必私神心必正天心必公以去其所私存其所正故廓然太公

人心見有可欲多被境轉神心直其所屈正如執物

聖心空其所有無私無欲應化無物

心如明鏡心如大海心如虛空心即天地在天地先天地從出皆名言也又曰無心無心則庶幾矣而果無心者即謗也雖然即心即佛最切近矣奈何眼中着箇者難免形影之疑昔意先落音聲相貌者皆無

心也噫安得其無心之人與之言心乎哉

今人以情性爲心者以六塵緣影爲心者以昭昭靈靈應用不缺爲心者以肉團爲心者又以心配離配火者又以心喻猿喻蛇者如盲捫象各說一端

平時工夫十分于生死際只得一二平時之心持到睡中又移換了平時做夢甚是明白到病中又改變了病中四大改常妖邪百出非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盡淨者不能於忙中長往

個中一靈物萬古無增減只因迷於事所以有推遷

道人工夫成片世間心斷十二時中無一法可當情□是虛閒寂靜山河夢裏覺世界影中圓而已矣

元神無擾衆念俱定當境無法者心之虛也心虛故前塵無礙所以見地非地見水非水夫夢覺齊觀身界混入者聖人也聖人之心空故夢亦空

世上有最好的事都被忙者錯過了也聖賢有極妙之理都被愚者闇昧了也故絕天下之學無過一愚昧世間之通無過忙亂

孔子曰發憤忘食予謂急於道者如饑人得食而不

着味夫人有饑而食者有不饑而食者不饑而食者志在味也饑而食者意在飽也在饑則一飽有餘在味則千方不足

又曰樂以忘憂此樂非遂耳目口鼻之欲爲然也夫憂從愛生愛自欲來佛言愛盡則苦盡故知生死貪愛爲本世人之樂樂於情孔子之樂樂於心樂心者常樂情者亡

道家以情爲性授受之際只要七情不動觀張道陵傳趙昇雲房授呂巖皆可見矣蓋老氏之道法自然

而七情屬意根意根不起無識無知便是淪虛乃第六識主持未到第八阿賴耶識何况大圓鏡智

儒者博文約禮便近佛之義性爲佛在了世儒専治世而昧者目寂滅爲斷滅錯認了也佛所說寂滅如謂萬物本閒而人自閙是也佛又說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是佛法如此觀之自是治世者不了而出世間法統攝盡故

常能安分守己自然諸惡不生常能虛閒寂靜自然洞達古今觀三界如傳舍了萬物如漚生明生死如寤寐齊身世如光影

惟識章

神識無依遇物便寄如種子落地隨處生芽三界四生修羅外道皆所流處其生之時也若火燃泉達不可止遏隨所生處習業隨有諸天正樂脩羅戰爭三途苦楚人道無明因集而生因散而滅是故我說諸法惟心諸法惟識

凡物遇火則焚遇水則溺遇土則埋遇金則斷云何心識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入土不埋入金不斷所以

此物最堅最硬世無過者

賢者之夢爲智作愚者之夢乃識作故智作之夢雖夢猶覺也識作之夢雖覺亦夢也智夢如杲日識夢若螢光夫相去遠矣

智人之夢如澄水雖流而未嘗濁蓋本清也愚人之夢如渾潭雖停而未嘗淨蓋本垢也

凡分垢分淨畏生畏死者皆識也夫造善業者皆識而受苦報者亦識其有蹤蛇虺而不加恐飲鴆毒而不生畏者蓋由識未發也識發由心生心生故有生

死生死者乃識受非性
無造作無損益無垢淨無增減無恐懼無欣厭隨緣
飲啄一味平常斯性稱也非識達此者似人而天不
見其淵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夫物其孰能轉乎哉皆物轉者
也是故轉物則昌物轉則亡非聰明睿智其孰能當

今稱釋迦誰不欲爲之今稱堯舜誰不欲齊之然雖
欲爲而不能齊者蓋由無明也無明即識識即欲欲
即凡情凡情非天理非天理故不齊

萬象平平太虛寥寂不了惟心强自啾唧凡物起者
我招也我惑者物役也物無自物我物之也我無自
我物我之也是故智者役物而愚者物役

禽中之大者惟鵰惟鵬獸中之大者惟魚惟龍人中
之大者惟王惟臣世間之大者惟山惟海夫此皆未
足爲大也矣其最莫大者無過道人故達則大不達則
小

世之明者燈與燭也次更明者火與炬也其大明者
日與月也故螢火之光不及燈燭之光燈燭之光不
及日月之光日月之光千萬億倍不及佛光佛放光
時無邊世界諸日月光明皆如聚墨世界中間幽暗
之處日月光明所不能照而皆大明

世之善能者皆能於物也未能於心夫能於心則無
不能矣能於物則非能也嘗聞由基紀昌之射百步
貫虱而不移蓋技也心猶未喻伊尹呂望之師千載
遺風而不墜蓋道也德無不倂故心能即道技能即
物能於道者通能於物者塞噫物於心也甚矣夫

身榮而心未榮未足爲榮心榮而身未榮斯榮也世

以及耳目悅口體爲榮夫斯情也乃業大害莫若是
守淸貧甘淡泊苦心節志爲榮夫此道也乃智大貴
莫若是是故榮於心者壽榮於情者夭榮於業者窮
榮於道者通

勿謂得於我何所益勿謂失於我何所損但增其欣
厭之情耳是以至人不望德恒守貧抱其虛見得如
失終日惟損損其所損復歸無極

處世如駕虛舟過而不留到而不住此至人之境也

至人之心與天地合故天如萬物如我心如一切如

夢爲夫夢無心歟
處大不得意之境其心晏如居甚榮遇之地其心淡如非平素操守到家物不能遷者不與也
凡事覺於未然者寡悔于已然者衆昔季文子貴三思孔子云再斯恐云更加思上智者一思有重在季文則以三思子則十思猶不足
自古英雄得志皆從困厄中來自古聖賢得道皆從悄苦中來是故困不極志不發苦不極道不成不憤不起不悱不發其爲如予何

無心者道之本也有念者識之根也識能生欲欲能亡我我既亡矣安能入道故善造道者在得無心無心則百非不生萬機齊備
愛慾生於心如醍醐確裏着鴆毒嗔怒發於念如清冷雲中霹靂火癡想萌於懷如太虛空中起黑雲
宇宙中有最大利雖日親之而不能見者心也有最大害雖日避之而不能遠者慾也心本於象帝已前慾根於形色之初故象起於心身生於慾其源遠流長非聰明睿智不能當非英雄豪傑不能斷噫甚矣大爐猛虎熱鐵交橫於前猶甘心投焉故曰無敵
心體原虛喪於實識性原有喪於無譬之火性從上水性自下識性喪而心珠圓心體實而識神勝是以聖人虛處令實實處還虛顛倒目前怡神曠劫
有我受故憎愛從之而生毀譽自此而發做了個常慽慽之人無我所故生死無係而作是非無地而與纔是坦蕩蕩之士噫我之難忘者久矣非神悟於機先者不能當境無事

意生章

若要知死從何處去先須知生向何處來知夢覺底源便知生死去處知生死去處便永脫生死
人只知閉眼夢而不知開眼亦夢只知形亡而死而不知身存亦死蓋生死是念也非關其形有形亡而神不亡者有神亡而形不亡者有神形都亡者有神形都不亡者是則形依神而有神假眞心而有圓明眞心中無夢無覺無生無死無生無不生雖終日生死而不見有生死之相是爲神明是爲徧知是爲大覺覺破世間大夢故

予每寢時嘗查考這夢從何處起正思慮間忽然睡着即不繫我夢中昏昏惚惚似明白似不明白但一味只隨妄境牽引去者多矣若夢魂引不去白晝或不得此人於道有少分相應

學者工夫得力不得力須從夢中查考我初時作夢如以黑屋入黑屋後來作夢如走月下燈影中而今做夢如太虛空飛片浮雲

工夫到一分夢境淸一分世情重一分心境濁一分欲得夢覺無惑須大放下世情做到語不干之工夫

欲得夢覺無惑須得一水淸珠能淸濁水然此珠非歷盡辛勤則大不容易

予嘗以睡覺後或淸晨時或至晚臨睡時却自打點此一夜所做的好夢歹夢此一日所爲之惡事善事有功無功及一日兩日一月兩月所做之夢所爲之事成甚邊事從幼至壯這半生前及無數生前所作所爲成甚邊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古今成敗盛衰欣悲苦樂成甚邊事後來無數刧無數生事又成甚邊事

每到睡時將身心世界閒非雜擾一切放下外境不侵內心自淨如水溶月如山住雲無一毫思議于其間則知天地如寄物我如化自家一個身心亦如夢中人也

人之欲睡而竟睡不着者都是塵打攪睡着而夢境昏惚者亦是塵打攪

人有生必有死生如寄客死如轉車父母妻兒如逆旅中人捨此就彼就彼捨此凡千百年中不知幾多捨而幾多取而不覺之晝必作夜必寐寐而復作自古及今而不覺之春之生物也必夏長夏長後秋收秋收又冬藏又復春生自古及今而不覺之世界之

初成也而後住住而後壞壞而後空空又復成自古及今而不覺之

人說至人無夢予謂不謂無夢謂至人知夢知夢則無夢也不知則夢也昔者空生夜夢說六波羅密信相夢金鼓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飴黃帝夢遊華胥孔子夢奠於兩楹皆無夢也

法身無夢漏身有夢意生身無夢分段身有夢圓覺

無夢。終覺有夢。佛無夢。菩薩有夢
有囫夢者。有知夢者。有無夢者。有了夢者。囫夢者迷
於夢也。知夢者。夢皆覺也。無夢者。覺亦夢也。了夢者。
無覺覺夢。無夢夢覺也。
古人言。學道須識夢中人。予謂會得一夢字。學道之
能事畢矣。
善人行善。所夢皆善。不善人行不善。所夢亦不善。生
者夢生。而死者夢死。皆念頭起也。
夢本無體。隨心轉變。有兩人同一夢。而各事不同。有

人人異夢。而其事一體。有夢中雖吉。而返兆於凶。有
最險之象。而多應乎吉。有一夢而十人所成各得一
節。有一人夢十事。而全體備焉。復有為此夢。而轉及
於彼。或藉言指象。而垂影露形。或託物比興。而隔越
疎親。大段窓外月明窓內白。池邊花發水中紅。是也。
心無三世。夢有古今。有夢十年者。百年者。有即夢即
應者。有夢一生二生。無數生者。有一刼二刼。無數刼
者。所謂盡無邊刼。總在一夢。
古人做凶夢。凶夢皆吉。凶人做吉夢。吉夢成凶。故鄭

瓣夢頭生角。為狀元。魏延夢頭生角。為刀下用。甘羅
占凶夢為吉。周宣以妄夢符真。俗語妄以凶原吉而
終成凶。鄭人解龍着衣。為入襲國。林環夢文淵送犬
肉石頭夢與大鑑乘龜身。提多伽尊者。母夢日而生
祖章懿皇后。夢日而生帝。劉幽求夢妻於寺。兩夢符
同。宋理宗夢胡僧取殿。二十年卒驗。梁武帝夢獼猴
升御榻。果符其人。六一居士夢石馬一耳。張無垢侍
郎夢咸陽景象。婆羅門一睡夢經十生。善慧五緣。果
證多刼。事乃漸應。夢以頓成。一心之念。變幻多方。一

夕之夢。應于累刼。
夢從想生。境由心異。念有誠妄。夢有真假。念如陽焰。
夢如空花。念如飄風。夢如舞葉。念如晴空。夢如湛水。
思出于位。神現于境。心不住內。魂從外流。忽幻忽真。
乍有乍無。倏哀倏樂。忽悲忽喜。神無有方。夢無有體。
心本無住。境不定所。有以外神。交集內心。而豫禍福
者。有內心昭明。如水映物。鏡寫形者。有游魂外遊。而
先兆後應者。有陰陽不和。而妄與妄見者。有逃影避
形。而愈逐愈任者。有疑杌為鬼。認繩作蛇者。有妖假

怪異遊先陰傳者有虛幻無記昏昏不實者有純真
聖境授神授道者然則夢原不一變有多方念若不
生夢本無寄〇原夢之心會夢之神知夢之人入夢
之化
夢體不流夢用遷變隨其變處皆真非守真而不化
譬如太極生兩儀而四象八卦無中發有轉生轉變
愈出愈多宮宮混入爻爻交叅一卦之中渾圓大極
一爻之內通攝諸卦
夢有圓得者圓不得者世有云有頭無尾有尾無頭

有中間無前後者皆不可圓予謂更有從天中來生
人者及八部三途中遞相出沒者所夢生前所夢生
後皆不可解古以得惡夢即向東咒曰惡夢桃李好
夢珠玉又以逐日地支所屬符禳之其惟周公解者
太得其詳耳孫真人曰欲無惡夢莫食本命所屬肉
莫起惡念莫啖五辛睡常以首觸東莫面壁予謂善
惡皆從心生知心則無惡夢欲無惡夢睡時大歇身
心莫思前莫索後安心於無事游神於無有常內外
安隱側身吉祥而寢首不在東向西向意莫東想西

想制心一處諸夢自然不生夢是念起不關形骸當
根於心莫窺於境心就是夢心就是符知心則知夢
覺知夢覺則知禍福知生死知世間知出世間則知
三界皆大夢也矣
東萊以形接為事神游為夢浮虛則夢揚沈實則夢
溺寢藉則夢蛇寢衣則夢馬啣髮則夢馬將陰則夢
水將晴則夢火將病則夢食將憂則夢舞古論亦如
是說皆以陰陽五行定夢之吉凶都不理會心識變
幻游魂使然者蓋五行乃心識所附之塵心識是主

五行之神心肝脾肺腎者陰陽造化所成之形也見
聞覺知者本來所具之神也神能用於形形不能用
神譬如機關木人有牽抽即動否則不能一切作用
夢覺生死皆心識遷變而形色隨之論者須以心識
形色圓和而說即當不然無因也邪因也
陳希夷言先睡心後睡眼夢菴曰六根以心為主先
放心睡則月自寧此意雖是但根本不寧者說個先
睡心益見紛擾
衛玠形神不接夢問樂令令答是想陽明睡着不做

夢時。云血氣障蔽。夢菴曰形神不接。夢。非想也。輙着不做夢。非血氣障蔽也。李卓吾說一切皆是夢。鄧豁渠說夢是游魂把識神到處引將去了。此二人一得體。一得用。

夢有異者。謂或凶轉吉。或吉成凶。男夢作女。女夢爲男。沙門夢加冠。士夫夢鶴氅。帝王夢着公卿衣。公卿夢爲帝王服。乃至玉瓶耳碎。木杖擊天。又有夢入天宮龍宮鬼神宮。地獄餓鬼之處。禍福受授。境變神遷。纖毫不失。

雲山夢語摘要下

明妙峯山夢菴釋周 理著
武陵脩齡楊 鶴閱

問答章 十四門

無夢

問人嘗說至人無夢。而佛又夢。周公孔子莊周武王又夢何也。答不謂無夢。只謂不知夢。知夢者。夢即覺也。不知夢者。覺即夢也。夢固夢也。夢覺一也。若得無夢亦無。有覺無覺。無夢至人嘗夢。故細來觀世間。猶

如夢中事。不是無夢。

問何緣睡中有夢。而又言至人無夢。答有我故必有我之事。晝作夜夢。固然之理。何得無耶。然晝中所應作者。當作之。夜中所夢者。亦夢之。二皆不可止遏。故曰夢即覺也。

問夢即覺。何故晝中曾所不聞不見的事。夢中皆見之。及至醒來。有符驗者。有不符驗者。何也。答夢與覺只是一人。非有二義。只爲覺屬形用事。故有偏礙阻帶。形到處見之。形不到處不見之。夢是神用事。故神

無力而夢無體能遠涉近遊見善見惡先世後因皆得知之剎那而生剎那而滅者總是念頭代識神起滅耳。

問我所作夢有驗不驗者何也答夢有三世又有百世謂現在過去未來有今生作往世夢者有今生作今生夢者有今生作來世夢者有夢十年者有夢百年者有夢一日一夜者有一人為十人夢者有十人為一人乃至千百人夢者有人為畜夢者畜為人夢者乃至四生六道遞相為夢者或近或遠或前或後

情量卜度難盡知之凡有事必有夢有夢必有事先因後果後果先因如鏡現形纖毫不失

問夢亦有不驗者否答若人妄心太甚念念不停見前所作得前忘後身心總若揚塵這等人夢與覺渾是箇妄心主持因妄極故皆無着落多有不驗

問如古人言不夢不覺時血氣障蔽是否答如眼有不見明不見闇時是本色光明不勞心力不可喚作血氣障蔽天地收歛他說血氣只在形神上言指後天生滅法耳且如人死為鬼鬼亦有睡着不作夢者彼無血氣何不明了。

問夢中我形神作我之事理固宜之何有素不識面之人事亦入我境我為彼作夢者何也答有三義為有我故我之心體虛靈不昧如明鏡當臺諸所有物隨照隨見不可說言非我之事又有遊魂引識神到處去故又與彼往昔稍有因故如轉輪聖王夢中作蟻莊周夢蝶等意亦爾

問夢覺是一云何覺時諸事皆實而夢中諸事皆虛乍幻覩踈恍惚不定耶答汝只知夢中之事虛而不

知覺時諸事亦虛汝當細審自生以來所作種種事業如今回心一照平生所得所失處盡成幻影無一可實何謂實耶

問晝中作事有頭緒有始終一件了又一件云何夢中無根或有頭無尾或有中無兩邊幽幽隱隱不能自主者何也答晝中所作因有身故一切作用總係乎身八識一時具足夢中惟識神用事識隨念頭轉念頭起處即夢念頭滅處則無蓋為念頭無根緒而夢亦無根夢乃第六獨頭意識所起前之五識不能

致夢

問睡着不做夢時此心鶻鶻突突不能明了做夢之後能知之心在夢中明此二者中間何以我自不知去做夢及乎做出夢來纔有知識有善惡雖然有知識善惡而又何自不知我在夢中答睡着不做夢時是四大休息精神閉合無明與識性混作一團所以無知識無境界一味蒙昧不覺耳做夢後從體起用先因意識牽引然後內根外塵一齊發動即有能見所見之境在夢而自不知夢者因外境界風飄蕩心

海念念遷流神用于外譬如眼光只見其前不見其後由無始妄想虛僞習氣之所流轉故在夢而不知是夢生生滅滅無有窮已

問將作夢時又不由身又不由心及諸靈覺主宰云何是中忽然抽出便成了夢事答此意如水生波空出雲石出火鍾出聲遍身是通身是出與不出其性無二一擊動處即火生時一念起處即夢生時不可說言何時抽出火光何時成了夢事

問古人指睡着不作夢時爲心之本體是否答睡着不做夢乃無明裏識情昏昧不辨耳東坡云若以頹然無知爲佛地則猫兒狗兒得食飽睡腹搖鼻息無一毫思慮豈爲猫兒狗兒亦佛耶人又以赤子之心不識不知爲道予謂此時更喚不得爲道是情塵結伏於內不發泄耳涅槃云刧初時衆生煩惱未發故僧問古德云初生之兒還有六識也無曰如急水上打毬言其念不停也以此觀之睡着不做夢與赤子之心皆不是道

人問李卓吾曰人之睡而夢也而視而聽而持而行

而喜而怒何其不屬於我之目之耳之手之足之心乎卓吾曰夢中之人元不屬我之身矣古人有言曰生寄也蓋言人之神特寄於我之身耳惟其以身爲寄故其謂死爲歸客問予曰若依此言生爲寄死爲歸則凡人都要死而後已夫人未嘗不死只要死得有頭向李氏所言死爲歸及夢中之人不屬我之身者此意不然若作夢時人不屬我之身則其識已離軀殼必如死而已矣何其境雖在萬里外而軀幹之息綿綿不絕耶然既有不絕者不可喚作全不屬

我身矣又若以生為寄死為歸則必不樂于生而樂於死此生誠無用也大慧云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何嘗以死為樂耶

或曰人之睡中有夢自然之理但不須擬着他則吉亦不知凶亦不知道無許多疑忌而今說夢皆有事無不驗者使人有種種憂慮若得善夢必疑有好事不善必疑不祥而又多有不驗者則此疑心皆因是說而起曰余說此語特欲解人疑而汝反生疑耶夫夢與不夢俱不可得疑與不疑皆是自起豈關我說

與不說乎且人之福與禍皆是自心所作苟知自心福來亦不欣禍至亦不懼故仲尼困於陳蔡而彈琴自若菩薩天龍恭敬而不以為喜若不知自心為不疑者為愚頑真癡一味懵然度日不惟不知夢覺生死至於世事亦不知者也古德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只可知而不疑不可不知不疑悟而不疑無可疑者不知不疑昏昧不識

問夢是眼做耶耳做耶乃至鼻舌身意做耶心做耶做夢時有我耶無我耶若無我而誰做若有我而胡不由我之身之心之意答夢是念起非關形關神非關鼻舌身意亦非關有我無我念起即夢念滅即無

問若如是者全不關身形作用原來都是念頭既是念頭云何世間瞽者聾者啞者跛者亦皆有念也胡不能視不能聽不能言不能履耶答此業報於身者也雖色身有病而真性不壞是故瞽人多聰明啞人多念慮此蓋塞於四體而明在一根也

問某嘗好打瞌睡昏沉比人重是何也答飲食多油膩重思慮過身疲勞神不全故爾若節飲食薄滋味

歇妄想安神魂自然不昏濁也

問人有夜夢飲酒而覺哭泣夢哭泣而飲酒夢糞得財夢棺得官夢歌舞則有憂事者又有夢糞不應財夢棺不主官而別主者又有夢飲酒即得飲酒夢哭泣即得哭泣如是種種變幻何以夢同而事別耶答夢生于識情惑于計情所感處夢便相投情想雜均夢隨偏計故有應於此者彼者同者別者佛言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耳

問晝所見物若山若海若人若物歷歷分明無纖毫

過患云何夢中所見以有爲無虛爲實乍幻踈覩恍惚不定何言夢與覺同一機軸耶答我說一機者謂境雖有夢覺而心本一靈蓋因心隨境轉被物所眩遂以有爲無以虛爲實然雖被物眩而眞性亦不失壞楞嚴云如重睡人眠熟牀枕其家有人于彼夢時擣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爲擊鼓或爲撞鐘自怪其鐘爲木石響於時忽寤遄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夢時惑此舂音將爲鼓響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

形銷命光遷後此性云何爲汝銷滅以諸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聲色逐念流轉若去生滅守于眞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問人言佛亦有夢今說佛無夢豈不相違乎答佛無夢非强言也夫地位菩薩且起煩惱滅煩惱二心了不可得況如來乎如來今者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若言如來有夢者乃謗佛毀法也問佛作善慧童子時于普光佛所得五種奇夢如是種種經有明文何得言無答此皆因中也或爲菩薩時示同凡夫作夢亦有之而果德中誠無夢夢乃想陰所作經云想陰盡者寤寐恒一雖聲聞小聖亦破想陰況如來乎佛實無夢

問夢中有被人或打或辱之境將受未受之際恐懼交慌與白晝無殊及其受時十分不見有疼痛之象而又自知其事倏爾之頃或轉爲歡爲笑今觀夢中光景與白晝全不相同何言夢覺一耶答一者心也由汝心念不一所以境有千差假饒人辱我假爾我辱人倏哀倏樂倏憂倏喜都由白晝心思所致見之

於夢只是晝中有了形質室夢中惟思量執我之念所以不多覺疼痛者是無血軀也

問鬼無血軀何故有濩湯爐炭寒冰等苦答鬼神雖無肉身而有業身所以有業故卽有苦不得脫去

問嘗聞人死後清氣歸天濁氣歸地一靈眞性還乎太虛譬如一塊土把來作器用物壞之後依舊還土其理如何答此外道斷滅之見也彼因不知身從業生業從心起三世循環輪轉不息若無輪迴報應則作善者爲徒勞作惡者反得計何以故以性歸太虛

善惡無徵處故彼亂臣賊子任肆惡於君父期一死幾於淪滅使同聖人之樂豈不便宜何貴學爲也孔子云遊魂爲變此正謂死而不亡者輪廻報應之理昭然也而世人不察淪爲斷滅膚見如此深爲可笑

客曰本是一幻夢却如說幻說與人添出許多知見來也如我則不信夢曰在汝爲不信是夢有乎曰有無都不信曰有無都不信是汝不信非關夢有無也而由汝不信必欲使盡天下人皆無夢可乎此幾譬如孩稚自閉其目而怪日月無光若言雖有而爲幻

則幻本自幻也非幻而幻也然幻幻元幻非假幻而後幻幻性不有不可作無幻性不無不可作有故幻幻幻也非幻幻幻也有無且置卽以目前言之凡有晝必有夜有寤必有寐胡爲不信君不信者不信有晝作夜寐等事乎不信有天地日月乎不信有四時行百物生乎不信有父母兄弟六親乎穿衣吃飯亦不信有乎自家一箇身心塊然行宇宙間亦不信乎且此等事業森然在目朝朝夕夕日用所爲去不得一毛若果不信此等皆有之則不信亦得矣苟離不得則覺與夢必然有之烏得不信如云穿衣吃飯一切都不信則與土木瓦石無異也何來對我語夢

客不能加對而退

問當持何念於生死長夜中不被夢寐所惑答若悟我心無我一切如夢無一眞實卽不被其惑以如夢解脫心十二時中觀照妄念不起卽得也

問四生六道遞相致夢何也答從因緣所生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皆有父母六親自受識捨識後改形易報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不復相知以熟習因緣故

相致夢蓋夢爲神遊能見先世後因而無障礙

問所言六道互能入夢但能託夢于人者神人也人尙不能致夢況畜生乎答凡有生必有神神者無有不交通之理且無論六道卽如畜生致夢人者亦多如宋元君之靈龜梁武帝之牲豕蛇啣珠而感夢烏披素以求解奚謂不能

問古人謂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此靈知之性畜生得之偏人得之正今能相致夢又言人死爲畜畜死爲人則無偏正之說也答天上天下四生六道有情無

情皆具此靈知性。只爲業習有輕重故。所感之報亦不等。俱一性所生也。何言有偏正耶。且佛說十類三途。人爲十類中之一也。十類者。謂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此數種類各各有王臣眷屬。各各飮食男女依報正報苦樂等事與人無別。若以福壽快樂論之。則吾人不如彼者猶多。彼具神通光明。飛行自在。壽命萬歲。衣食自然。此之種類得正耶。偏耶。人死爲畜。畜死爲人。是彼衆生由妄習故。迷失本明。隨業瀠環。受諸苦報。畜業滿

而成人。人業重而作畜。如人被罪。然罪畢則脫。無一定之人。亦無一定之畜。且死此生彼之法。如人乘車下一就一。又如行客寄宿旅亭。天明卽速裝前途。無久住理。是故畜生與人。皆報之優劣也。非謂性地得偏得正。

問諸法皆因緣所生。夢亦是因緣否。答若無因緣。卽不成夢。然夢有多種。緣晝所作見之于夜。緣識神緣心思緣意想緣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皆是夢緣。

問夢有幾種。答惟二種爲根。其餘皆是分枝列派所成。問云何是二種。答夢時夢。醒時夢。

問睡着不做時。主人在甚麽處。曰還是做夢。只是迷之太重耳。所以昏昏惚惚。不能明了。曰若是做夢。何不與醒時夢時同。蓋醒時。主人在醒時知夢時在夢中覺。睡着不作夢。何以懵然不辨耶。或曰此亦迷也。若素有守持者。決不至此。曰意識尚不分。守持個甚麽。其人無對。余曰睡着不作夢。與忽然睡着不由我同。是一機軸。蓋神機轉功處。不容心意守持耳。全在

妙悟。悟則自知。不消問人。

問生與死皆是一夢。未至生死之時。亦有夢。云何夢中去又復來。至於死時此識何以一去卽不回。答業未滿故。識不盡去。所以去了又來。若業已滿。別報一身。識移彼身。而不來此。人如住屋。屋若不壞。此人雖遠涉近遊。還來歸家。屋壞則別尋屋住。不來歸也。此理亦然。

問以何因緣。能感後有。答佛說有三因。無明未斷故。愛未棄故。業未息故。能感後有。所以者何。業爲良田。

識爲種子愛爲溉灌無名無智無了無見之所覆蔽
識便安住
問人謂凡受胎時便是氣血無神識入中識在臨出
胎時因地一聲始命之耳其理何如答若無神識則
彼羯羅藍遏蒲曇成死物也何以成胎而能運動生
長乎因地一聲始來者乃外道邪因論喻如穀種若
無穀性在中則出地時便蔴麥也經云有福衆生處
胎其樂或如天上或如人間其母安隱夢寐吉祥無
福者在胎如受沸湯寒氷地獄菩薩人住胎如居淨

土佛世尊住胎胎中悉能容受諸天神王所奉宮殿
爲諸菩薩說無量法門成熟無量衆生摩耶夫人謂
我此腹中悉能容受三千大千世界而不迫礙言因
地一聲始受識者有是理乎或者謂識有去後來先
作主翁之說有前主者有後主者其理或然若謂後
附者眞無因也
問中有形狀如何答如想夢者因晝所想見之於夢
彼于無形中見諸形狀中有之身亦復如是當生地
獄者彼中有身即如地獄乃至天道人道皆然又若

以人道生天者其頭向上若生地獄餓鬼中者向下
若畜生中生畜者如鳥横飛
問論中謂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之語言人之捨
識之際熱向某處即生某道之義是乎答若論識則
不求諸孔而出但熱向者乃衆生善惡業務所感故
捨識之時神從彼出有是義耳
客問道家專以神自頂出使臨終之人端坐拱神是
乎答鄧隱峯禪師臨終倒卓而化其神入地耶客無
對予曰只要見得眞用得熟則逆順皆自在豈可任

定頂門爲事耶
問圓澤見汲婦而托胎未死之身如何先有生胎者
非是偷胎奪舍乎曰若言奪舍則自不謂此孕懷三
年等我也問若然甚麽在中作主曰因緣也識神也
曰他身未死豈有識神入彼中乎曰識有去後來先
作主翁若非彼之因則不先知也曰如是則一身有
二主矣誰先誰後答經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爭說
得身在身亡識在不在二主三主
問修行人臨終不得力何也答若眞正修行者臨終

永有不得力之理只恐認影子做活計與夫力量有所不充耳然非具道眼者莫能窺其涯涘有身卽有苦豈可以呻吟疾病爲不得道哉然則何以辯之曰病則病死則死在不亂耳然則以不亂爲得道可乎曰亦未必然予嘗見一屠人臨終分付家事別妻孥而逝故古德有云老僧後來自縊而死所謂非道眼莫能窺其涯涘

問夢是佛法不答夢卽佛法問經中雖說夢只將以喩法使人明了今言卽夢是法全以虛幻不實之理

以爲佛法可乎答經云念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豈不是夢卽法乎以執着目前境界爲實故以夢爲虛幻殊不知目前有爲之物全體不實而夢者當體覺性也豈可反謂虛妄不實乎

問夢中多另是一山川者何耶答心性無依世界廣大夢中無形質窒礙隨其去來故從來不到處到之不見之境見之問夢又多是舊景界者何故答良由貪着目前念念不捨故神識結縛此中不能遠離耳

問夢旣佛法如何修持答大慧教人先以目前景界都作夢觀然後以夢中光景移來覺時如此會得自然夢覺恒一

問一切是夢則地獄天宮亦夢也善趣惡趣亦夢也心與識法亦夢也云何衆生於含識受識之際不知不覺被所流轉雖入於地獄天堂亦不能自主者何也答愛欲所醉業力所牽顚倒所迷如醉酒人酒力所持不知爲醉旣不知是醉亦不知爲醒長夜昏迷不覺爾

問經言此三千大千世界咸釋迦所化之土而中何

亦有非佛所化者如西域之六師此方之孔老及諸子皆不稟佛敎答有二義一者謂法久成弊附佛法而各成異見二者謂隨方設敎化儀不同諸大聖人殊形異相眞俗雙融而度衆生論曰太昊乃應身大士仲尼卽儒童菩薩皆佛化儀也

問佛及老子皆有神通云何堯舜周孔不具神通答堯舜周孔乃應化聖人隨此方機宜故神通雖有而不論非不具也當時舜若無神通被象塡於井而不能出孔子若無神通秦始皇伐塚而不豫知之蓋神

通乃聖賢之餘事耳龍鬼妖魅皆悉具之佛法中只
尚義勝不貴神通
問夢是何物作用答黃蘗云一切衆生意緣走作於
六道以天身入人身地獄身入餘身亦爾又如捨人
屋入畜屋於畜屋入人屋亦爾生時性亦不來死時
性亦不去皆虛妄想相之所流轉耳

紀叢

予初參禪時用功甚銳一夕忽夢于幽㵎中乘異大
白象出平川後有百十人各執長鎗利器刺吾但其
象高大不知幾十丈彼惟至膝耳竟不能奈何後至
一門廣博無表予乘象入彼皆齊門而退入已不知
象之爲我我之爲象非覺非夢而醒
予作此夢語未及半而是夕稍倦就枕寢恍惚間夢
遊一處若諸宮仙境然有小村落景物甚麗四顧不
見人惟一病夫闔爐而坐貌甚憔悴若恐饑寒之狀
予憐之就坐與語復與食其人不納有傲然不忿之
貌倏忽翻然成一壯士與人相鬬而勝或聞傍語曰
此人仙都客也因赴龍王請及此這愚夫不料其力
與爭乃敗須臾又見一王者至從者極多壯士復若
大臣然輔於左右王後又不知所之時予在夢中亦
知其爲夢也携拄杖而往又見其人獨坐於水濱巖
穴之下若羽士形欠身要予同坐乃問曰欲與師少
論夢意得否予曰喏若然師立義曰我與公俱在夢
中也就以夢爲題其人聯出數聯對意以詰予予答

之無滯皆徵夢語也然不復記最後曰師出我對子
曰公立義曰就以師所坐石磴為題是夢不是夢速
道速道子應聲曰是夢不是夢于無有無中一點精
靈出神出鬼其人良久不能答而退
予童時語音謇澁不明有老尊宿激勸禮觀世音菩
薩從教虔禮三載夢一人報云接娘娘接娘娘二童
女執香花于白衣婦人前有若將軍者擎方盞于上
入堂坐已授一六方沉香色小盒與予其內有藥三
丸皆六稜而鬱金色予初嘗一丸始及唇齒通身如

灌酥酪其香味遠徹非世所有覺已毛孔發香精溼
如蜜自後發言無瘖塞之患也菩薩如此靈應故書
以記之
予生來多病病中作夢多是平昔作事忽慢不加檢
點去處有神人持一方簿云此是錄誦經雜念者罪
過余接已檢之果書誦經攙雜俗念人等姓字并罪
過也然予亦在末篇讀已甚凛然其人謂予曰若一
卷經攙雜兩箇念頭試思這一生來所誦經皆攙雜
多少念頭忽然夢醒汗流浹背至此誦經必務至誠

不妄矣
予嘗有慳習自為僧雖不作院主長老不蓄利養財
物然微細習氣不覺不知處奚無悞犯忽夢遊曠野
處其地多荆棘黑石見數十人形貌醜惡卧身于糞
壤中大半有相識者一人高叫曰我因罪入此久矣
師可為我寄一信予曰汝家何處曰我與師同鄉住
在施家庄夢覺已自思曰此非餓鬼乎與我同鄉則
皆人也住施家庄則不布施而生彼中也自此發破
慳習心

如禪人有弟數詢予出家然斯人氣度非沙門種也
予遮之以在家吃齋念佛即出家也不必在剃頭而
禪人以為不然云和尚發願度盡衆生何為此人而
閉却願門耶遂度是夜其人自夢有三人立於殿堂
相謂云又出家一人也此人没一點善根怎麽吃得
常住一人云不消我不與他吃便了乃以鍼逆刺其
咽次日果患疾腹饑不下食自說其夢同儕則疾愈
入則復作又一人未度之行者寮習彌陀經至七重
行樹處夢有赤髮者以硃筆打一叉自後其人盡日

不能記一偈而止。

予嘗以怕死作念忽夜夢將死前有數十僧曰其師不在望和尚待一日予問曰今日是甚麼日曰十四其次日衆又集身坐禪几二足橫跏一足垂下漸覺其身自下冷上見見麻木因衆苦索作辭世偈予舉筆云諸法從心生是故說因緣因緣無所得故說心如幻遂有一人手執玉瓶曰此是甘露食之不迷予執瓶曰以何遂我自覺彼中氣絕此處夢回其間光景古木叢巖大寺在中寺下即大路路下有小菴宛

然在目是何說耶或謂是過去事或云未來予曰非也因我有待心故有待事來惑我。

姚州了然公予初會時長者也。純誠好學問狗子因緣稍有省再三來列名爲弟子予謝而不允負笈鷄山從徧和尚雉髮既而派列予上每見必推尊公遜遜不已禮謝而言曰今生不克執巾瓶於和尚座下矣願盡此朽骨作栽松道者故事由是攜潤一月後聞公訃至先一夜夢公遊西南城郭有人曰公候了然師到此赴齋不期一到即去松陰法會此不知何說也記之以待後云。

予於病中夢偕數人行漸漸至窮巖削壁仰上視之不知幾萬丈於下亦然四面皆無路偶見一橋大如繩架於大山之巔下面波濤沸湧萬狀同伴咸懼而推予前予忻然過至半忽見山連橋潤一時播動吾亦忽生憂懼尋覺曰何有是幻妄之境忽然夢回還坐舊榻然惑不盡之所致也。

夢中見書名曰源流所載有老僧見赤蠖蟲死爲誦觀音咒云咄咄咄咄項而見其蟲作人形入夢謝僧

云某已轉爲五臺山火頭四十年言畢冲霄而去夢中見蟲爲人蟲謝僧于夢歷歷如鏡像水月重重分明予與老僧似非爲兩人復見其書末有云佛法盡應上度三界下救四生惟其心肯無不從願。

予姊爲尼號覺妙既亡矣予因疾不能往但存心焉醫者治藥用少許酒爲引一夕夢曰爾欲爲功德何遽忘戒乎自思已行無虧或藥引一事耳從是誓志凡服藥寧死不用犯戒引予然亦見覺妙生平真實于淨土一念誠切堅久故有此感嗚呼爲僧者于戒

得不謹乎。

天啓初。予住水雲。嘗畜一鷄司晨。每向食。則以佛號呼之。雖遠必至。見僧誦經坐禪。經行論道。則環立左右而聽。喈喈作聲。若有所解者。時余有妙峯之役。相去數年。一日復過其地。衆僧迎余。鷄亦隨至。啄啄有言。如親故相適者。及予禮佛。還環遶之。侍者以杖逐而不去。予遂止之曰。彼必有意。何用爾驅。時有客。予對客坐。鷄忽近其前。大皷兩翼。鳴一聲而化。尸亦不踣。衆大異之曰。鷄亦有是哉。是日予止不行。以亡

僧例送之。及過妙峯。守菴僧傳言。鷄塚生靈芝。大如盤。有異色。未幾復夢。謝云已生淨土矣。

予生來業重。感蒙 聖賢默祐。故得消其瘖瘂。除其風障。今稍識字。明經理者。皆所賜之力也。故以八大菩薩爲依仗。有盡於來劫。誓度衆生之願。一夕因夢坐於次。諸聖形儀整肅。動止安庠。不自得而稱也。然予雖坐其次。而諸聖自相語言。予皆不聞。因啓曰。旣値聖座。何以使我。卽斷煩惱。而獲聖果乎。有二聖以目顧我而微笑。餘皆默然。遂恍焉夢覺。

姚安知府李公諱自蕃。初遊妙峯。見奇巒疊秀。林木森陰。乃喜之曰。眞佛國仙都也。及問予出世旨。大有歸嚮。未幾。公疾作。邀予歸公署。謂曰。一生爲人。全無半點着落。今幸逢師。得霑法海。若此病不起。願爲山門護法。予曰。公生平剛正。嫉惡鋤强。護法固是常分。但世間如幻。生緣如風。勿作此念。宜善安隱。俄而公卒。寺僧數夢。李知府來。謁入佛殿。指揮衆事。遂立位事之。嚮應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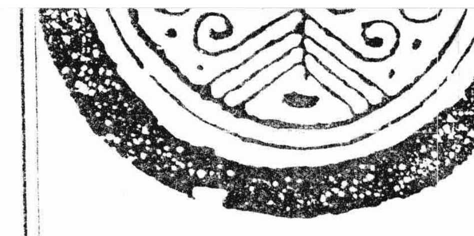
崇禎辛未。庭午妙峯雷電大作。水勢滔天。山嶽爲

之撼動。一衆驚駭。時洪衆禪人。持鉢杖立于前。予問奚爲。曰。龍作孽耳。予打一掌曰。你見甚麽。須臾水沒几案。予端坐不顧。至暝雨霽。前後五十里。壞山拔木。不可甚計。然唯寺宇及予之靜室。毫無損焉。衆異之。是夜夢一王者乘空而至。爲予求書。書曰善德祠。又夢一老媼。引女子。形儀妖冶。將習近人。予呵之曰。業障。汝前生作孽。今尚如此。當斷汝頭。言畢手中忽有一劒。而老媼與女子。咸跪於前。因爲授戒而去。自此境物清晏。無復擾焉。

金陵友人邀予遊天童然余雖聞天童久矣初不願見友人强以同行一夕夢與天童老人并一童子共舟游於泳深之池舟疾如風忽過一樓瞬夕百里又夢授一錫瓶插兩蓮花光色耀人下有無數小花及至天童景色人物宛如夢中無異

予遊天台日夜宿餘杭夢一偉男子訴云弟子因貪慾過分行於猥褻今報以醜形乞師懺悔言已慘然泣淚走入大石間見有黑繩縛此人於石上前後火燒覺已大異明日入城見錢塘門一人陰藏大過於

身去住為之妨礙觀之則彷彿夢中人也因憶夢事乃語之曰汝前身以愛形故今感此形今以厭形故乃脫此形前後皆心也心何所之其人大悅以首觸地予亦捨去數日再過此地聞其人斃矣





大巍禪師竹室集

明・大巍淨倫 撰
周 理 輯



大巍禪師竹室集序

必有非常之智識而后能具非常之眼力必有非常之根器而后能任非常之事業必有非常之造就而后能立非常之格言是固鍾一方山川之間氣爲一代人物之英

豪展一生問學之底蘊作一教人大之眼目其氣清其鑒明其力勇其行決其得真故其發於言也得古人不傳之旨擴古人未發之蘊而足以爲後人之公案之指歸之梯航者吾於大巍禪師所著竹室集見之矣師名淨倫號大巍本滇南昆明康氏父諱泰母何氏宣德丁未誕生師幼即超卓不凡正統庚申出家禮太華無極泰和尚受禪學天順癸未得法於浮山古庭和尚爲臨濟下廿四世孫蒲團工

夫及盡玄旨成化乙酉卓錫 都城東隅開創萬福禪剎宗風大著緇白來者逌無虛日師本好寂靜歲久厭於酬應至戊戌遂謝事退居西軒種竹自怡號曰竹室偃息於中癸卯登五臺訪文殊師利聖

跡丙午歸飯僧米麥之需遠近輻輳不假勸募弘治庚戌復遊五臺蓋顯通寺旺覺義敦請撫衆脩淨業也壬子復歸竹室閱大藏經典師不但爲宗門山斗而又旁通儒學所著上堂示衆拈古頌古與夫

賡酬獨唱之作士林君子見之莫不起敬起慕其徒道宗道義二上人恐其久而失遺相與掇拾成帙名曰竹室集鋟梓欲傳然尚亦有失拾者多謂余與師有方外契持以過余請序首簡余授而展玩至

再雖未究其精義然觀其間亦有脗合於吾儒者不能無所感焉其曰百城煙水不出一毛十世古今匪移當念豈非吾儒一貫之體用動靜乎其曰如是孜孜不捨生死坐臥與之根定行到用力不得處

忽然大悟横竪左右得大受用天眞明妙圓湛虛活拈來用去不期而然初無容心於其間又非吾儒之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者乎至若竪拂子以示色擊卓子以示聲與夫絕照篇云未若打破

鏡撲滅燈來與汝相見看是甚麽面孔又豈非吾儒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旨乎其餘吟咏雖皆　時應物而發然理致之言混然天成機杼自別非升堂入室者未易窺其端際吾

何能贊一辭邪由是有以見其鑿之明行之力得之眞故於繼往開來有不得辭其任者矣由是有以見其鍾滇雲之秀氣闡象教之幽微延禪宗之命脉故於提撕警覺有不得已於言者矣由是有以見

其大智識大根器得最上一乘造就故能具大方之眼力成無爲之事業立方便之格言雖不待傳而自不容於不傳者矣閱是集者苟能因言會意於一話頭反覆玩味忽爾築着磕着偶一覺悟從而入

之脫脫灑灑圓圓陀陀得大自在則所謂世界中心西來祖意無縫塔塩官鼓悉在個中矣否則業識茫茫耳受輪轉雖古佛與居不能化而入矣尚何怪其有宗門寂寞之嘆也哉然則師自謂其言如虛

空鳥跡而吾又復爲之序寧不剩矣哉要知筌本在魚得魚斯忘筌矣蹄本在兎得兎斯忘蹄矣言本在意得意斯忘言矣噫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同言哉因其請書以塞白云

弘治九年歲次丙辰夏六月望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光祿寺少卿致仕李紳縉卿拜首序

曹溪一滴卷之六 大巍禪師竹室集

妙峯山後學周理 輯
滇南學人陶珙 閱

示衆

五臺山大顯通寺淨業堂念佛道場圓滿示衆指座云據師子座善師子吼煞有知音虛空點首拈香云此香親天地以同根會萬物而一體金爐乍爇法界蒙熏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

至聖至明如日如月惟福惟壽同地同天又拈香云此香奉荅本師臨濟二十三葉古庭大和尚極難忘處初不曾容易道一字惹惡心處末後來老草唱三玄又拈香云此香敬爲大吉祥顯通堂上署庵宗主大和尚懺主無方和尚并合堂及本山諸山諸方今日同臻此會江湖龍象師德每惟願惟道同尊惟德同仰若帝網珠垂光範範如玻璃鏡寫影團團在在處處陰翊

皇圖光揚佛日垂語云我此臺山無孔鐵鎚當面擲

黑漆崑崙攔路阻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底麼出
來道一句看僧出問如何是臺山境師云不是下而
便是天晴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金剛窟萬菩
薩進云尋常所談何事師云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
好又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今年調雨水
農家好春麥僧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飯仙
山轉身即向汝道師乃云拈砒霜作醍醐亦曾有也
撒珍珠如瓦礫誰箇不然開眼上樹特地喪全身夢
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實

器不勞腕力指婆婆便是妙喜淨邦長水濟岳積而
來琅瑘覺水消而去信步踏翻琉璃穽等閒擊碎珊
瑚枝三聖振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
古佛宗風掃土何必不必探竿子豈在人手湘之潭
之塔樣子脫體拈來不萌枝上放春回烈焰堆中揚
雪片有斯大略可謂其人雖然誰家井底無天到處
波心有月體相用三大齊彰塵塵攝入因果智五周
頓證法法圓融百城烟水不出一毛十世古今匪移
當念紅藕開時水香觸着蟭螟蟲半邊鼻青山低處

天濶展開瘦蛟子一莖眉百川競注而水體不流萬
竅共吼而風本自寂金師子不妨蹈地吼水牯牛隨
分納些些動容滿目家山依舊青天白日即日恭喜
大吉祥顯通堂上奉　勅提督臺山華梵僧徒自在
修行僧錄左街覺義署庵旺公大和尚起居納福即
大聖文殊之影響繼萬鍾欽命之高蹤建玆淨業高
堂浩集江湖龍象助宣佛化丕贊宗猷三載熏修今
日云滿普謳華嚴之大典津濟水陸之冥陽携手法
界合靈高步同遊嘉會可謂盡善盡美全始全終是

以俾我山僧來上此座然一炷香先爲祝延
聖壽仰答洪庥次爲序謝一期同緣大衆因玆記得
華嚴經中有箇念佛三昧拈出供養大衆經中道若
有如是如是思惟則有如是如是顯現若無如是如
是思惟則無如是如是顯現這箇三昧甚有誵訛後
來善財童子參見解脫長者廣說念佛法門道我若
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山僧道若有如
是如是思惟則有如是如是顯現在解脫長者得之
矣若無如是如是思惟則無如是如是顯現便是解

朊長者到此也須茫然是你諸人三年在此松月流輝蓮花滴漏心湛湛口叨叨費盡多少殷勤這箇三昧還透得過麼其或未然曲垂一偈十方龍象總英賢三載熏修不偶然如是思惟渾坐斷五臺峯頂放青蓮

示衆云眞淨文禪師示衆云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叅退喫茶廳庵華因僧舉問此理如何華云他是關西子愛說川僧話師云我這裏一年度一箇行者一

日喫一鉢白粥也不管五峯頭積雪抱項那羅洞晚雲橫谷若有問者是汝諸人不可也道老僧愛說川僧話好

冬至示衆云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烟雲飛樓湧殿總是文殊師利一隻智眼眞光是你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初不曾動著伊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小大千於毫頭廣塵沙包法界也不爲難事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且更聽山僧爲你諸人眞實告報道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

示衆云無著誤入金剛窟曼殊老問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又問多少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師云實頭人難得無著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曼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又問多少衆曼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師云實頭人難得山僧與麼稱賞其間還有頭高頭下者麼若人撿點得出許他親見曼殊老

示衆云嘗聞老豐干要來五臺禮文殊直至如今不

見消息噫日間莫說人好道老漢堂堂來也且你這一隊飯袋子畢竟著那一箇代文殊師利與伊秖對得過老僧幸是傍邊人無事且休去便下座

示衆云山高海濶月朗風清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衲僧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

示衆云古德道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始徹頭又云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未徹頭師云古人

固是赤心片片，要且自語相違，只如恭到無恭處，還
容你開口得麼，良久云，一夜瀟瀟雨，滿山松韻寒
示衆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莫可便是
已過量無有量大人之境界麼，喝一喝云，永嘉大師
來也，莫寐語
示衆云，松風淡淡，溪月溶溶，山蒼蒼而不盡，水茫茫
而無窮，伶俐漢一，坐斷便見福城東際底，便是普
賢毛孔裏底，普賢毛孔裏底，便是福城東際底，如師
子兒獨行，更誰可爲伴侶，喝一喝云，你是誰家子弟

得與麼自由
萬福元宵示衆云，須彌燈王佛與無量光如來，相把
手於萬井笙歌叢裡，千門燈火光中，遊戲一上，却來
僧堂裏爲汝諸人慶元宵，道好箇時節因緣，是汝諸
人還見麼，還聞麼，若不然則到更深月落燈滅，不見
色時，被伊扭住鼻頭，莫道老僧不說來
示衆云，我曾於教中見外道持一莖草插於地上云，
此是世界中心，世尊移草插於傍云，此是世界中心，
因此會得此二字用處，當是時不自覺有偈云，在天天

高，在地地厚，一莖草上應時應候，自後來無往不得，
大衆且道，外道與佛相去多少，遂以拂子柄向空插
云，你等諸人切忌也道是世界中心好
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
之所到，白雲自占青山，明月誰分流水
示衆云，是汝諸人朝三暮四，如許多時在這裏，曾得
箇入頭處也未，睦州道，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
若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我道若未得箇入頭，須
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辜負眉毛

示衆云，長沙岑大師道，盡大地草木人畜，總是般若
眞光，師乃召云，大衆看看，老僧上黃鶴樓上去也，只
見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是你諸人也
還見麼，喝一喝下座
示衆云，雲門道，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
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妙喜道，此是禪悅法
喜之樂，師云，同聲相應，在妙喜即不無，我不與麼道，
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
一棒，雨似盆傾，雲門一上神通不同小小，冷地看來

也只是一把破扇子
示衆云古人道難難難我道也不難敲來須打客來
須看熱則到處熱寒時天下寒寒山逢拾得擡肯老
豐干相喚相呼歸去也珊瑚枝上月團團
示衆云香積界中喫飯新羅國裏穿衣且道是甚麼
人切忌道是胡張三黑李四叅
示衆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
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眞實我要你會你
作麼生會直饒你會得七穿八穴也正是好肉上剜

瘡
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
奪你拄杖子古人得恁麼不惜眉毛且卽今誰是知
恩者只如雪竇道拄杖子吞乾坤又作麼生師乃驀
拈拄杖下座
示衆云演祖道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
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師云大小演祖大似靈龜
拽尾一言旣落入耳如何又遮得住山僧這裏也有
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使他依門傍戶者一

箇箇壁立千仞也不爲分外下座
示衆云機分大小教殊半滿我這裏打一鼓則無邊
剎境一聞按一指則十世古今一念衆中莫有收拾
不盡者麼出來老僧爲汝雪屈喝一喝下座
示衆云我這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郎太儉也不說西
社王二姐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兎也不會添足畫蛇
早起一碗白粥午後一碗清茶更誰管他陳年爛葛
藤冷地開花展兩手云你等諸人來這裏討甚麼乾
本查

示衆云機先一着搆得着搆不着不免打拆你脚可
後承當底且緩緩
示衆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是甚麼人分
上事雖然猶欠掌在
示衆云德山木上座臨濟金剛王寫作一串圓相雲
門體露金風洞山吾常於此切法眼曹源一滴水趙
州靑州布衫重七斤其眞叅實悟底猶落在第二頭
況語脉理尋討者三千里外沒交涉
示衆云高坐空寂之牀大握無爲之化使盡大地草

木人意情與無情一時立地成佛同入涅槃眞際初
不曾用少心力且道是甚麼人得與麼自在我要與
汝諸人將出恐他道我多事下座
示衆云演祖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若是箇人也須悟去始得這些子事不是你說了便
當得底昔佛果老人忽然悟於日下之雞當是時常
所謂機智語言還用得着麼比來叢林家落之甚蓋
爲希見這般本色之人故耳今旣祖禰不了屈爲諸
人露箇消息去也師乃驀召大衆云頻呼小玉元無

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示衆云古德謂卽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
又云卽此見聞非見聞勿於聲色乍盲聾師云不歸
那畔獨脫今時在古人卽不無我今不惜老性命橫
身於聲色裏與汝諸人相見去也豎起拂子云這箇
是色還見麼却擊香卓一下云這個是聲還聞麼乃
云不因夜來颶爭見海門秋
示衆云趙州道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一則無
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師云好一則無賓主話

可惜許拈拄杖云莫動著動著三十棒一棒也較不
過雖然也是賊過後張弓
示衆云石上栽花活不得水中捉月拈不得未爲好
手我這裏石上栽花春滿寰區水中捉月光含萬象
遂以拂子柄向空畫一畫下座
示衆云金峯謂金峯三十年前有老婆心三十年後
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三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如何是三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
問　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云將謂將謂元來元來

噫這老金峯教壞人家男女不少衆中莫有爲伊救
得此過者麼出來道看莫道你道不得道得也依舊
可憐生
浴佛示衆云這布衲於藥山會裏浴佛次山云汝只
浴得這個且浴不得那個道云把將那個來山便休
去師云又是早晩時也然他家用處固是不同若是
我纔見道且浴不得那個聲未了向一杓驀面便潑
識者必謂九龍吐水未似今日是說且置卽今杓柄
子在手不肖兒孫灌沐乎倘作麼宣揚一夜落花雨

滿城流水香
示衆云拈過倚天長劒擲下住山鉆斧使他大地含靈個個成佛作祖可謂大施門開畧無險阻只有一個喚不回頭底寧死不肯入這裏許大衆你道是誰推倒無縫塔不打鹽官鼓
師一日對衆云今早忽然憶起我天順癸未臘末參見古庭老和尚於浮山一日老和尚問爾從大方不憚遠來所爲何事我謂特來巾缾和尚老和尚云老僧與闍黎甚麽時曾相識來我道將謂和尚忘却老

和尚云卽今事作麽生我乃呈偈 云叢林處處播春風此日尋師到別峯末後聲前句非句寫在山河大地中老和尚喜而容我入室我後來悔之不及大衆且道悔個甚麽悔不當時見道卽今事作麽生攔腮便掌劈面便喝若與麽也未可便不容我入室雖然也是過後見識
弘治丙辰二月八日尚膳監太監周　請妙應淨業堂示衆祝香云此香體極中和薰陶治業謹爇金爐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壽同天地道並唐虞千載雍熙萬方賓化又拈香云此香恭爲大功德主尚膳監太監周公輔惟願近須彌而同其寶色入滄海而潤其波瀾光贊佛乘永膺天眷（問答不錄）拈拂云拈將黃蘗萬枝慣打鹽官大鼓相逢不識誰敢當機揮德山棒倒嶽傾湫肆臨濟喝轟雷掣電寫出虛空鳥跡直穿水底月痕移淨缾推枕子從上爪牙□茶去祿藥來宗門格調誰問他廬陵米價且脫去鶻臭布衫飽齁齁無證無修赤骨律有憑有據枯木

巖前立雪不萌枝上拈花搜空涅槃心點出正法眼雖是當人本具覓他起處無踪喝一喝云獅觔一奏羣響絕聞卽日雪消少室春滿
皇州恭惟功德主太監公荷
聖情於北闕明祖意於西齋內府良才法門外護建茲淨業堂於妙應集大比丘衆於叢林萬善同歸一期嘉會分六時之禮誦爲三載之良規幸得我僧錄講經信庵諒公大和尚宗通說通名稱德稱月三八日降此敷揚本山方丈昺公長老本山耆舊成公瑄

公與夫堂中江湖龍象并內外檀越緇白人等輸誠
樂助決非偶然是以謁我山僧肅臨此座焚一炷香
上答
皇猷。助宣佛化因茲記得世尊與衆行次。以手指地
上云。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持一莖草插於地上云。
建梵刹已竟雖云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殊不知
世尊帝釋到這裏公案現成。曾誰有作。所以道些用
處如走盤珠在在而圓肯絕詮量自不期然而然秪
如我太監公撫茂礫作珠珍轉穢邦爲淨土樹引七

行寶殿堵前枝布影。道開九品金波池上水生香。人
人口吐古佛嘉名個個毛含遮那法界。一塵一念互
徧互融堪酬莫大之恩共入無生之智可謂紅爐點
雪碧海挑燈一種也是建箇梵刹。且太監公與天帝
釋還有古今相隔也麼更聽垂偈。信手拈來一莖草
堂堂梵刹眼中新乾坤一色黃金界萬象咸彰刼外
春
拈古
擧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忠國師泉於路上畫一圓相
云道得卽去宗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麽
則不去也宗云是何心行
拈云南泉與歸宗麻谷。半路做個抽身計以爲
自勝。然千說不如一見
擧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
踏枝下有人問西來意若不對違他所問若對又喪
身失命正當恁麽時作麽生卽是有虎頭招上座云
樹上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

拈云叢林謂之虎頭可謂虎頭者也。然據虎頭
收虎尾。須是香嚴老作何也。不見道樹上道卽
易
擧雪居宏覺禪師僧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宏覺曰心
識不到處
拈云宏覺乃洞下尊宿恰不聞如馬之馬之說
歟
擧潙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大師云併却咽喉唇
吻作麽生道潙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不辭向汝道
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

處所額望汝雲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我兒孫

拈云老百丈耄矣爲子孫故忘於言而也不知

舉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生不願見佛一日及見佛來周廻上下皆避不得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

拈云城東老母不願見佛恰不知在巳遍身是佛殆見佛後又不能於無佛處藏身將謂這婆子有多少奇特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否泉云得陸云莫不得否泉云不得

拈云陸大夫一片好石不遇南泉幾喪淳矣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

拈云玄沙三種病人使盧扁再世也只可拱手況庸醫者乎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爾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麽只是撞着露柱底箇瞎漢

拈云若是德山當時只說到今夜不答話處便住免見後來惹起這許多葛藤又云我是新羅僧見德山纔開口呵呵一笑便出

舉雲門示衆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

拈云雲門雖是報恩有分荷當時有人則亦須喫棒所以往往瞻前多是不知顧後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麽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麽去也

僧舉似趙州州云待與勘過州亦如前問至來日上
堂云我爲汝勘破婆子了也

拈云趙州勘婆話千百年下我聞恰如親見這
老漢一般未知諸方作麼商量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
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
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繞禪床一匝而去
子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拈云這僧沒碑記何似投子沒碑記當時若見
也放這老漢不過

舉布袋和尚頌云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
時人時人皆不識

拈云時人且止布袋還自識麼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作麼生陵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陵云何不
領話州云我不領話你不領話

拈云若是睦州待武陵云和尚問誰便禰休去。
豈不千好萬好。却云問長老噫不亦剩矣

舉太原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
山云卽今生也鼻孔在什麼處孚不肯乃云你問我
與你答山云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孚乃搖扇
而已

拈云我是鼓山但向伊道扇子且從你搖切忌
築著磕着

舉雪峯云飯羅邊坐地餓死人無數海水邊坐地渴
殺人無數玄沙云飯羅裏坐餓死人無數海水沒頭
渴殺人無數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拈云老雪峯一門父子說飯說水自有意味我
則不然不見道不貪香餌味須是碧潭龍

舉道州云老僧答話去也有解問底致將一問來時
有僧出禮拜州云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下
座後法眼舉問覺鐵觜此意如何覺云與和尚舉箇
喩如國家拜將相似問云誰人去得有一人云某去
得答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拈云纔見道老僧答話去也便與喝散大衆。尚
且不堪後來覺鐵觜法眼强說兵機嗚呼蹉過

趙州遠矣
舉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
聞必不敬信
　拈云長鯨一吸海水盡團團露出珊瑚枝
舉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
凳子天地懸殊
　拈云識得凳子千株松下好坐歇凉
舉梁武帝問達摩大師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大師
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大師云不識

　拈云作家君王幾被大師熱瞞一上因茲故亘
　得少室冷雪光生
舉白雲端禪師因郭功輔到示衆云夜來𣏐上作得
箇山偈謝功輔大儒說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
方此偈非惟謝功輔大儒只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
脫却着肉汗衫乃云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
尒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拈云此偈謝功輔大儒卽得要脫他衲僧着肉
　汗衫則未可何也猶帶筆墨氣在

舉保寧勇禪師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外無
內聖凡普會光爍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
昧拈拄杖云總向這裏會去蘇嚕蘇嚕唵唎嚩唎娑
婆訶
　拈云若是這老漢只說到無量法門百千三昧
　處便驀拈拄杖下座至今天下人不奈這老漢
　何
舉如來大集會中一切諸大衆奉如來命皆發菩提
心惟大力魔王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時

我乃發菩提心
　拈云噫名下不虛人眞可謂大力者也
舉阿育王飯三十萬比丘衆賓頭盧尊者居上座王
問尊者親見佛耶尊者以手舉眉毛視王曰我見於
如來於世無譬類王又問何處見佛尊者曰如來將
五百阿羅漢俱王舍城安居老僧亦在其中
　拈云惜乎賓頭盧將見佛一隻眼失却了也若
　是育王見舉起眉毛便與踏倒飯床也且當得
　一時齋會却又問何處見佛可謂相見不如初

頌古

舉世尊降生云云

頌曰指天指地獨稱尊誰爲銘肌共報恩莫道兒孫渾不肖也知未上有雲門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云云

頌曰廓然無聖又不識長安大路如絃直得來渴君不得君翻成萬里關山隔一蘆江上去茫茫闔國人追追不及少林冷坐繞九秋千古清風蕩八極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頌曰直指東西南北門堂堂大道接天關行人好去不歸去回首雲泥又夕昏

舉道吾至一家吊慰漸源撫棺問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麽不道吾云不道不道

頌曰不道不道還不道泥牛夜吼海天寒若使其人聽得見方知雪曲和應難

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也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頌曰眼眼相看不見眼更於何處覔知音如今要識韶陽老南岳天台沒路尋

舉世尊與衆行次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刹帝釋將一莖草挿於地上云建梵刹已竟世尊微笑

頌曰信手拈將一莖草青山滿目舊家邦怡然一笑不知處月在西林水半江

舉茶陵郁和尚悟道偈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朶

頌曰斗笠騎驢過水西莓苔朝雨滑如泥不防一踏溪橋斷回首青山天際低

舉雲門因齋次拈胡餅示衆云我這箇只供養江西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時有僧問爲甚麽不供養向北人門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

頌曰箇胡餅討甚汁雲門一衆皆充足向北人向北人爲君別甑炊香粒咄天寒日短兩人一椀

舉船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

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
頌曰三十年來明底事踏踏水底一片天無蹤
跡處無蹤跡誰說華亭有受傳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床擒住
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
方禮拜忽然大悟
頌曰下床一掌托開去大用全機如掣電當下
不容佇思間直教萬疊雲山斷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

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眼拈云老僧二十年只作境會
頌曰秋林風掃凋霜葉曉嶂雲穿落澗泉二十
年來花下路不知遊徧洞中天
舉僧問瑯琊覺和尚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頌曰清淨本然是何物山河大地是何物江漢
一霜天地秋籬邊開徧黃金菊須恁麽勿輕忽
六六元來三十六
舉石頭示衆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

用亦沒交涉頭云我這裏針劄不入山云我這裏石
上栽花
頌曰石女解吹無孔笛木人能鼓沒絃琴石頭
路滑非君到千古誰傳此段音
舉世尊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曰奇哉一切衆生具
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
頌曰須彌横海露全身沒奈衆生眼有塵忽見
明星當五夜雪深寒谷變陽春
舉僧問寶壽萬境來侵時如何壽云莫管他僧禮拜

壽云莫動着動着打折你驢腰
頌曰萬境來侵總不干呼蛇容易遣蛇難當時
不得驅耕手爭見全身百尺竿
舉雲門問僧云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
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
頌曰光明寂照徧河沙何事無端舉似他眨眼
不知何處去遠山無限落晴霞
舉張拙秀才問長沙岑大師曰三千諸佛但聞其名
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未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

後殄才曾題麼拙云不曾沙云得閑題取一編也好

頌曰詩家千載羨崔君黃鶴樓高飛白雲爲恨

長沙好知識如何還似不聞聞

舉兜率悅禪師三關云撥草瞻風直圖見性且道性

在甚麼處

頌曰東西南北人間天上滿目青山一條拄杖

云旣得見性便脫生死四大分離作麼生脫

頌曰四大分離與君訣別兎角杖頭挑潭底月

云旣脫生死便知去處眼光落地向甚麼處去

頌曰元來鼻孔沒有半邊兎伊去處徒費鞋錢

囑大宗宣禪人

一陣兩陣秋風生千里萬里秋空碧體露堂堂無位

人從來共住不相識

囑月潭淸禪人問答時有此語成偈付之

佛祖位中留不住却行異類且輪廻放伊三十婆心

切芳草溪邊任去來

囑曉堂明禪人

傳他佛祖不傳燈須是叢林一箇僧倘有未知歸路

客要伊指出火中氷

囑普門智禪人

百草頭邊眞祖意持來默默相分付法門重任自當

知未可於人輕吐露

囑海藏深禪人

臨濟當年第一機只傳活棒不傳衣果然做得他家

子喝下承當也是遲

行脚

師一日謂衆曰淨倫滇南昆明康氏父泰母何氏生

子四倫居末生宣德丁未正統丁巳年甫十一入學

庚申是年十四出家受業本府太華無極泰和尚戊

辰春年二十一因請給遂謁大方宪明大事天順癸

未臘末叅見古庭老和尚於浮山是年巳三十七矣

自戊辰及癸未十六七年間江南江北經寒經暑話

頭上冊子裏掠得些子古人汗臭氣迨見老和尚總

不當得成化乙酉秋九月别浮山丁亥三月京開山

萬福遂自領衆戊戌夏謝院事閑居癸卯春之五臺

掛錫顯通約有年餘常與數輩禪流者朝夕論共本

有丙午京中飯僧弘治庚戌秋赴顯通請淨業堂無衆壬子夏是年六十有六卽京之舊隱俟其終身然幻迹去在又未必其何如於戲人之有生爲難棲身方服之下更是爲難古云衣線下未明大事誠爲苦也可不勉哉可不勉哉因姑迹此以冀吾徒參學者愼勿我效焉

七言律

次喬武庫縉金山勝覽韻

妙高臺上昔年遊想徧山中景物幽出洞白雲含海

曙映窓晴雪湛江流好音常聽樹頭鳥相對不飛沙際鷗西望金陵千古意蒼蒼佳氣　帝王州

洞口開雲淡不飛亭高眞與世途違青山綠樹環千里霽月晴風滿四圍定裏閑愁簾影靜講餘窓午磬聲微一回獨倚闌干外天水分陰半落暉

次韻送太常卿任先生坦然歸田留別

參差泉石舊巖廬千里携歸一篋書松露滴苔三徑滑茶烟凝竹六窓虛非心行處同誰到卽色空時可自居溢目青山雖熟路半途爭肯息肩輿

明月清風信有緣衣冠歸去洞中仙黃茅恰好三間屋白粥尋常數畝田道在目前全是理心先物外亦循天未知此事同誰得高枕青山日打眠

新春日閱華嚴經有作次韻

帝網重重演妙嚴我生何幸且粗諳耳聲眼色皆同入塵佛毛區等會談不異不同還不一非前非後亦非三百城烟水春風裏物物頭頭盡指南

擬濟川航僧錄早春望湖亭

烟隔孤村叫午鷄登臨人立小亭西雪厓日暖飛空

翠泉谷風寒吐白蜺原上燒痕初得雨隄邊新柳未拖泥茫茫湖水渺天際無限青山眼外低

送清泉洪首座南歸

來往京華宦上乘挑雲聊荷一枝藤草鞋踏遍千巖雪古路曾逢幾個僧秋水拖藍寒澈澈晩山削碧瘦稜層叢林有則舊公案誰肯拈將繼祖燈

秋早過盧溝

雞鳴茅店過盧溝灘急系乾淺水流霜冷斗牛低北漢風清山月下西樓金鞭策馬人行早竹杖挑雲我

自由一望柳堤三十里蒼凉紅日上瀛州

憶受業太華次韻

故國太華峯頂寺我年十五始初登月邊幽映青松鶴雲外高眠白晝僧到岸舟橫流水曲尋溪路入落花藤昨宵因憶石窓下曾也尋經分夜燈

城市山林擬天目和尚作

長安車馬日縱橫中有幽棲何許清種竹護烟林下趣開池來月水邊情門閑自與紅塵遠路滑誰嫌綠蘚生住處樂然貧道者從他人世不知名

銀山僧院松棚

小院寥寥半畝寬老松傍石壓簷盤一窓風度夜聲碎滿地月窺秋影寒鐵幹低扶青雨盖虬枝細織碧雲團山僧白日森陰下無限塵緣了不干

龍泉山行　癸卯入臺山有作

路入龍泉逸興悠春風千里片雲浮遠青近碧山無數東曲西彎水自流幾個人家花發處一聲啼鳥樹高頭誰知未過松關外已在清凉地上遊

投宿迷解寺次壁間韻

杖錫飄飄五頂遊去心不管鬢毛秋半竿落日孤城遠千里分沙一水流清夜做回天上夢白雲攔斷世間憂草鞋明早溪橋外疊疊青山任自由

次顯通署菴僧錄淨業堂詩韻

白業精修預者稀一堂風淡景凄凄燈懸宴坐一宵並粥罷經行千指齊天樂響時知去路藕花香處定歸西這回得見黃金文誓徧塵區指導迷

遠繼前賢高躅稀蓮花漏刻晝凄凄幸同持遠千年事當與劉雷一輩齊晴疊青山金沼上冷懸紅日出

樓西郎時踏着還鄉路越死超生更不迷

幾年禪悅費多吟雞叫前村月半林清磬一聲千嶂曉白雲數點萬山深盡將南閣題詩夢都作西樓念佛心白髮願求歸去日滿天飄下雨花陰

十方佛讚古彌陀舌覆三千見也麼片雪爐中觀淨土漚花影裏度娑婆比於兎角長些子却較龜毛短不多星月夜深垂斗柄眉間毫相照山河

五峯廓爾一精藍古鷲巖前著小菴撈月有時空自笑觀心無處共誰語雨中山色長年露天外松風若

日談睡起倚窗間看雪尋梅未必到江南

過暘白谷靈峯寺次韻

青鞋布襪過南溪小嶺崎嶇似躡梯石咽泉聲能斷
續雲連山色自高低樹頭落子偷松鼠崖畔飛霜叫
竹雞一飯靈峯秋日短杖黎回首野橋西

送友人求進未遂之南回

雖叫霜林夢未醒如何滿得世間情雲横天際暮山
遠潮落江頭秋水平千里去程勞跋涉幾人回首笑
功名爲憐空劫已前事又着聰明背一生

五言律 成都諭監生 存性 西莊

西山夕照

好山千萬疊高倚碧樓西横谷生雲淡隔林歸鳥啼
窓開秋景霽簾捲夕陽低遠接岷峨色嘉名入品題

葛仙聳翠

山中有仙跡千載亦悠悠黄鶴一飛去落花間自流
琴空雲洞古劍化石潭秋路入青蒼裏烟霞不盡頭

古栢參天

庭堂清晝永古栢上參天挺挺一千尺遲遲五百年

霜皮堆綠蘚鐵幹繡寒烟曾說丘墟變高標只逈然

銀山

白銀峯

景仰白銀峯層臺隔幾重半天晴削出千丈碧芙蓉
猿叫洞門月鶴盤雲外松倚窓僧笑指高處有靈蹤

古佛巖

蒼松盤古巖下有白雲屋仙梵隔烟霞洞門鎖幽谷
忽逢掃葉僧不見啣花鹿來此禮空王苔碑再三讀

說法臺

偶來松下坐苔護石臺平谷口山泉響林梢花雨晴
此時誰說聽千古意分明回首日將夕雲堂鐘磬鳴

東林別意寄太初元上人

向作東林別年華白我頭此情無共語斯道不堪憂
簾卷禪房晝月高經閣秋五臺山色裏還似夢曾遊

竹室自適

披衣終日坐惟道可爲憑蒼雪千竿竹白頭一個僧
雨苔迷石徑山氣冷龕燈門外幾多事生來都不能

南山訪友

訪友過南山悠悠翠靄間松皮山舍小石子野溪彎
丘止鳥飛倦洞藏雲自閑紛紛身外事誰不厭躋攀

與聰元二上人過南山覩其人境俱秀雲鶴同
聞遂次前韻聯句筆之于壁以紀一時之興云

策杖上南山 倫 千峯指顧間 聰 池開天鏡小 元 簾挂
月鈎彎僧與山同瘦 倫 鶴隨雲共閒 聰 優游清絕處
倫 乘興一躋攀

七言絶

清凉山詠

雪高五髻爛堆銀逈比人間境界新山外好山千萬
疊不來空老夢中身

清凉頂

白雲藏盡千峰碧微露摩空五頂圓高步清風生足
下不知身在幾重天

清凉洞

松風流入洞門深策杖優游我一尋回首祕魔巖上
雨暮雲歸去碧潭陰

遊祕魔巖

道得不得杖下死絕無叅客到蘿門至今巖畔松風
冷吹着行人也斷䰟

遊盧山尋竹林跡

山色晴開一逕深落花流水入春陰不知坐石看雲
處遊徧無門聖竹林

進庵

竿頭一步更親登不在江湖做個僧更會轉身一步
子歸家合掌見南能

德雲

閒閒一片太空中忽爾興騰事不同普使大千霑一
雨歸來不住妙高峯

別峯

聞言不與衆山同知在烟霞第幾重一到德雲高步
處至今終不更迷宗

曙庵

月落潭空夜色濃穿雲誰伴下危峰歸來趺坐不知
曉窓外月高松影重

無敵

一片當年鐵石心龍蛇陣上慣能臨于今勳業渾忘
却高卧白雲深處深

卧雲

我愛青山全是道青山與我亦忘年日長無事青山
裏高枕烟霞只打眠

雲菴

一片兩片晴不飛三日五日茅簷宿悠悠常伴道人
閒設作甘霖出巖谷

山居雜吟

道人活計任天成山自高兮水自平一榻樹陰眠白
月不知身似一毛輕

我與青山信有緣青山與我更相便源頭活水松頭
月此道無時不見前

自入青山世路遙烟霞養得性情高幾回日轉松陰
去安枕柴床睡正牢

野性生來愛住山住來住去自空閑秋霜冬雪不知
老瘦鶴枯松碧嶂閒

喜禽飛到立庭柯枝動身輕語更多無限風情冬日

暖底須說似老頭陀

示夢上人

少年清質出家兒大事須明及早時不做一番窮的
的何能容易樂無為

示滇南洪上人

忙忙走得草鞋穿只為無端要學禪踏破滇池波底
月元來佛祖不曾傳

寄廣道者

為僧未得個心明自是叅禪正念輕寄語上人當自

勉莫交此度又虛生

示徒英侍者

我苦旃檀樹色秋吾兒何不也添愁出家若不修僧
行誰料番為佛祖讐

示增上人

唯有死生眞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此生若不分明
了何切方歸本分鄉

送傑峯昂長老下山

一句彌陀記得牢自然傑出五峯高丁寧再四不依

孤辜負眉間白玉毫

送僧淨僧髮

一枝佛祖未傳燈枯木巖前夜發明不向個中知瞥
地累他無事半千僧

五言絕句

浮山別意

大光寫秋碧林葉脫秋黃片帆雲外去歸興與秋長

九月逸興

清清秋風吹冷冷秋露垂伊誰同晚節黃菊發東籬

白水池阻雪寄中巖

昨朝春雨多今日山堆雪拄杖欲尋師雲深去不得

采藥雲深

洞口流來水溪邊帶出花偶因尋藥物不覺入烟霞

書寮

野禽聲隔樹幽草碧侵簾身外無他事藤床午睡甜

松陰小憩

風來石上松僧坐松下石洗鉢將煮茶溪流漾晴碧

盆石菖蒲爲蘄州姚揮使題

雲根漱碧泉劍氣涵秋冷移近讀書窓燈夜分清影

沈周墨芭蕉

晴空開雪景寒綠到欄干寫透幾千葉淋漓墨未乾

七言古

碧鷄山雙月塔爲義明二上人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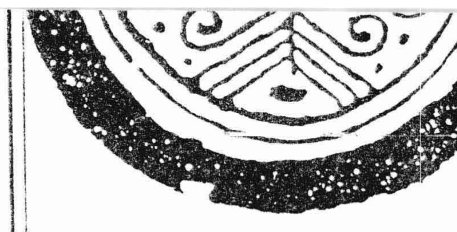
塔目何緣題作雙月名道人高行堪將評虛懷彼彼
氷霜清小朗大朗爲弟兄三十青黃節不更只覷百
歲如長庚日常一鉢和羅羹庵前誰把春風耕有時
對月陶幽情有時坐石談無生此身不啻一點晴雲

輕身外何事能營營虛空無縫藏枯形却把雲根苦
鑿成巖壑含虛兩鏡明海天寫影雙珠瑩碧雞午夜
空山鳴溪頭眠雪泥牛驚肯似南陽一默話頭行千
古萬古遺嘉聲

萬玉飄香墨梅爲聰慧菴題

溪上同雲壓地黑遥空亂亂飄瓊屑玉龍何處蟠祇
園烟邐水濱尋不得綠衣仙子羅浮來芳心細把輕
氷裁天風吹徹素屏曉不知滿樹梅花開吟魂自覺
有如許千朶萬朶凝寒藥翠羽不啼林影橫黃昏似

向低低語竹爐靜煑茶索笑山僧家欋肌淡烟掃忘
卻歸蓬島上人坐倚蒲團青硯池東合空寘寘暗香
冷襲淸夢去寂寂柴門晝不扃昨夜西湖峯頂月來
我窓前吐虛白試問江南多少春都在僧房散花枝
頭雪



浮山法句

明・朗目本智 撰

周理 輯



浮山法句

浮渡山大華嚴寺中興尊宿朗目禪師塔銘幷序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叅学優婆塞邑人吳應賓撰文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龍眠居士邑人何如寵篆書

浮山華嚴寺者宋圓鑑大師遠錄公爲歐陽永叔因碁說法處也其在

國朝則古亭和尚以山雲水石作大師子吼去而還滇百年許而朗目禪師復自滇來浮渡稱中興尊宿云

師曲靖李氏子也法諱本智初號慧光余同年黃含

人道月以朗目更之曲陽之城有朗目山師之薙髮在焉志初且旌法眼也山之主人曰白齋和尚始出家有于弱而慧龍性難馴白齋窘之北方數年得其傷足之便乃負而趨爲之剃染即師也白齋捨富人居修遠離行華嚴法界勤勇念知其住鷄足住會城皆以師從聞熏發起良厚將順世有爲師請遺教者白齋曰是惡知不且莫爲人壻耶葢激之也師乃發憤請益諸方是時武當不二伏牛大方印宗南岳無盡廬山大菴蓟門徧融月心性天輩皆倡導師所至

有結夏者有三年淹者有發踪者有安鼻孔者有揺首者有揚眉瞬目者有點頭者有爲之停機注思者雖咄咄逼人未嘗自喜清凉峨眉落伽天臺少林蘆芽之屬咸極幽討庶幾遇之其後乃登天目蘭風之門風以見佛了生死爲問師方擬説輙呵之一日風肩柴次遙見師擲之於地曰見佛了生死師不言直前肩其柴大呼曰見佛了生死風深契之於是臨濟之金剛王時從面門放光出入稱蒙林白眉矣往余讀蘭公所著宗鑑而歎師之能肖其哮吼也而蘭公

常以方便攝諸外道賊具借資頗滋不譽波及師愛者請有以自貳師曰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奈何以外人齒頰而背吾心耶而師所摧伏外道以謝蘭公亦復不少易曰幹父之蠱師之謂也師既具擇法眼以婆心故不辭泥水門人於方之内前後所得當名人慰古無慮數十輩不具載載其慕用之尤者過六安時劉大夫垓爲新中峰山居之刹曰華嚴者以憩擺錫既成去而遊曰不鍾給事字滈陶比部允宜皆莫逆焉居數年比部左遷廬州别駕視篆於六出俸錢創鏡心精舍以待師問行至合肥則黃舍人片言投契上首自雄作朗目禪師小傳而余小子應賓用萬曆甲午從四衆範文六天人師歸於浮山之金谷巖當事之嚴而師飄然一衲挂搭菩提塲中悲仰請加者累月像成然後去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同心之言雲興絣瀉二三寘契皆曰未曾有也蓋自古亭之去浮渡而華嚴燼矣支提覰山和尚從余請以
慈聖皇太后法寶駐錫金谷爲蘭若前茅明年復如支提乆之示寂則遂以金谷戴師始至自六首爲遠公

舉揚十帶慈濟堪忍衆是以和波旬滋蠢至剖龍宮而馬鬣之師曰眞宰豈有異方便耶禱於三洲包腰而去而如來所遺劉司空東星以中丞建節淮濟慈示之不忘急開士邂逅師子龍與覩大機之用而喜可知也靜室用二輩禮館之左舍大索竺墳請所以報德者三而師不應也無已乃言浮渡亟下所司治反金地諸使者郡邑大夫順流更始闡提章章歸我汝陽而會
上大轉三藏法輪於菩薩住處師自濟之普照如　京

師中丞之聲實爲前導遂得　請一時英碩諸所推
輓若膂若舌語具余内凡胡叅知瓚所成浮山志中
肇自戊戌迄於壬寅首尾五夏而浮山護國大華嚴
屹然表於龍象之窟
璽書貝氈特地配天歐遶一會儼然未散惟兩大士尸
之怪乃沁水之車浮山之笠千里一日不異合符豈
人力也哉所從來久遠矣師氣韻閒曠目無貴高取
大宰官惟法幢之是務建食不力珍卧不下帷入爲
寶甁出乃香積三藏之函三寶之塔秋毫皆四事之

自出也操觚之技慧業夙成林下水邊味其韻語爽
然若致身中峰之側書法潛心右軍往往以道勁見
賞然皆不竟學取能莊嚴第一義爲悉檀之助而已
高山仰止麈尾是瞻楮墨齒牙應接不暇或時體爲
之敝師亦不知也輕重不立於懷讚毀不止於耳二
施四攝所起佛種使有籌室何嘗闍維余同年竇廉
訪子偁喻之淨月處空影涵萬水偪彊者不覺心下
所至非有求人人者求之于開府若瀛汪中丞可受
陶祭酒望齡袁洗馬宗道黃庶子輝李侍御天麟王

職方舜鼎張大叅淳皆許絶倫之日而王太史陞靈
太史思霈王給諫元翰朱武部世昌陳觀察竹蔡工
部善繼李評事　張令尹愼言吳州守澄時阮州
守以臨陶進士珽司空之胄子劉　並總已北面
稱浮山優婆塞者也僧伽藍摩經綸伊始則付囑其
徒圓白而脫身爲竿木之遊迴見業因有力者復祖
堂之寧海使白之兄圓教居之至沁水置劵於司空
之墓而是時　潘藩以金湯爲刹利中最尤好華嚴
所居諸座主執經侍側居然五十三叅中一數聞師

名因其人都致之既至長揖不拜發以敬田神情整
暇慈旨清婉　潘邸爲之改容肅容法喜滋熏明日
遂納師資禮所供獨受一紫伽黎及水晶素珠爲浮
渡之鎮而　潘邸不復南面朝釋子矣師於紫柏老
人後而未往挂錫薊門而紫柏示受王難譸張之徒
虎且域招提大恐師以空寂我國晏然作書抵吾家
客部用先讚嘆紫柏逆行方便甚難希有由斯以譚
師之親見紫柏久矣而山陰錢經國所述兩公鍼芥
之語實傳聞於紫柏之門知師者何必在弟子耶居

數月受
慈聖請自寶坻 徙居蘆溝之廣慈精藍大建然師所懷
來故在浮渡日夜欲有所會以濟南轅而
慈聖將周三百六十甲子衆請以首楞嚴法壇上祝延
師躊躇數四若將弗克至同分別業二種妄見忽下
座告大衆曰緣盡矣以水灌掌跏趺而逝時乙巳之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乙卯歷五十朞而符其月
日僧臘以十計者四焉訃聞
慈聖震悼憫卹有加

賜金返靈骨塔於浮渡妙高峯之南麓從師志也師嘗
問蘭公和尚知是般事便休何自苦蘭公云恁麼則
法有住處矣師伏膺之五載修般舟行以剗正性而
違現業入草驀鼻念佛自呼終其身脇罕至席金谷
安居率衆長跽以華嚴音聲漩澓觀察而方山之論
綱目會心自是更喜修多羅藏蘭風一句不復作奇
特想矣師十二驅烏十九行脚三十年一鬪家耗還
書慰喻諸法空幻外了不及私嘗爲余言今是昨非
相觀末後脫洒有以也百身可贖絕塵而奔以追六

千比丘之鞭影即彌勒樓閣彈指立登何論梵刹哉
初後住處皆曰華嚴最初所事師最後所囑大弟子
皆華嚴善知識而余讀古亭碑亦以法界之門與離
文字印爲鳥之二翼往師在滇時嘗熟覩古亭肉身
於歸化寺而記名字於浮渡者誤以亭爲藤後在
王舍滇人向以山雲水石集而後知歸化肉身之爲
浮渡主也二剎相去萬里百餘年間去來如連環憶
忘如蕉鹿可不謂大異乎當師護藏返錫余贈之詩
曰古亭歸路爲來路遠錄宗乘入教乘益實錄也幻

因幻果谷響泉聲十帶十玄搬柴運水未知見佛了
生死者到此還有末後句也無嗣師法者圓忍圓敎
兩座主後先戮力咸有庸施而白書記代師領衆者
五年深入緣起得菩薩戒於古心和尚在羯摩中說
法第一其末以浮渡稚紫柏之高足鐺君子謂之善
繼善因此三比丘與師少所偕行脚圓性座主相繼
觀化皆以闍維之燼從師於窣堵坡之左側忍之徒
佛覩佛香敎之從佛開白之徒佛志佛來若守若從
不爲無樹而開與來也親祝髮於師手嚴淨毘尼勤

求般若師之慧命在焉汪中丞嘗與師言於金臺之下師號朗目何不朗吳太史目師笑曰遠公黑白未分一著子非渠無眼人不能覷也余小子未之敢承然師之所以朗余目者亦已多矣天刑未寛無能爲役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乃因舍人小傳益摭甲午以後所聞見於師者勒之於塔而系以銘銘曰臨濟之宗遠録横呑曹洞浮山之帶古亭混入華嚴人境俱奪兮龜毛兎角之薪盡事理妙叶兮山雲水石之火傳天目之返擲兮顯法身向上之用歸化之出定兮了昔人猶在之緣支茆建刹兮看殘碁於局外微塵經卷兮聽撾鼓於聲前開示衆生兮從來一十九路莊嚴佛土兮向後百千萬年有塔涌地有舌彌天帝綱重重而無盡金輪刹刹以俱圓其斯以爲朗公之禪

夢禪語

王舜鼎 會稽人兵部侍郎

乙巳臘月念有四日午時朗目和尚無疾坐化次日其孫幻際來報越數日將歸霧背建塔原住浮山問銘於予予惟和尚生平夢見這著十方三界既已空却今日何須更從空裏重牽葛藤夢中說夢意欲借筆端點出光明且莫匆匆草草無已姑取舊時相見一二夢語舉似明眼人共圓此夢何如記壬寅年偕陶石簣趙石梁諸老訪師于寶塔寺石簣舉楞嚴經中衆本受輪語問如何是本和尚不答復問和尚應云若再問便喪却了也復云必欲究竟此事尚須細詳期以異日衆遂別顧余心動不能已尋與左心源約再訪盤桓竟日頗悉和尚行脚事與提策學人語剖出心肝努破睛珠入泥入水曲爲學人嘗云吾嚮於宗門見些光景自謂妥當一機一境當甚麼事汝等學者須著實用力時時覺照始有少分相應又云金剛經須細讀降伏其心只在無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後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學者直須恁麼始得亹亹開示可謂至奉切矣嗣後和尚

以送藏歸浮山余以使事歸會稽年餘不相會比甲辰抵京復晤寶塔寺再與石簣諸丈會譚慈慧寺石簣細叩此事和尚再四徵詰舉心經照見五蘊皆空語問今見有五蘊如何能空經中說深般若此般若人人本有只是不顯顯即五蘊空矣儘力提示大約欲學人照破幻相透出本地風光耳慈悲心切不無落草之談要以空諸所有一切皆是一切無著此等境界和尚益親受用久矣寥寥末法衲子幾人予與和尚形跡似疎道味頗契予嘗寄柬以不相見而見

和尚答云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化之先數日和尚以一緣事相託予答柬尾有云歲將暮矣滴水滴凍目下如何意以相勗不謂逾日遂辭世去也目下消息畧通一線身世何有去來倏然和尚庶幾得自在法門矣聞先一夕夢四大皆空早起語人生死事亦只尋常吾今覺無身一般然猶升座講楞嚴至別業同分二妄見處罷講歸禪室端坐瞑目而化道俗見聞歎未曾有荼毘日丘太史王給諫至蘆溝橋北皆長跪合爪誦佛至火滅乃已總之同分妄見本無生死妄見生死現在生死妄見無生死種種臆想種種戲論皆夢也打破此夢仍夢也即今有不夢者麼試扶起朗目和尚與伊摸却眼睛點出光明看

妙峯山後學周　理輯
滇南學人陶　珙閱

浮山九帶序

咄這老漢遭葉縣省雷鳴雨棓忍得氣充寰宇受太陽玄皮履直裰付諸方不直半錢那堪坐大宋仁宗皇祐勅賜浮山大華嚴令四海仰如星斗至今聲價彌天指點文忠子黑白未分前一著畢竟落在那邊叙宗門九帶葛藤猶存一帶未完累天下學人紛紛

把作話頭叅余是祖師第二十四代覺祇越一萬八千程來究當時未了底公案不免替祖師代轉法輪爲諸人聊通一線使楊廣山頭異草翻茂會聖巖前怪石開蓮闢開大通洞口拈出九帶枯禪葢天葢地彌古彌今普現諸人面前用之則任汝敲風打雨不用則從他墮海堆山諸人到此還見吾祖師第十帶宗旨麼將拂子向空中一點便下座

東劉晉川司空

古人以學道譬之牧牛發心修道如尋牛久之見性如獲牛以念佛總攝六根如調牛故經云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又云一回入草去把鼻拽將來此提徑法門老檀早深入矣經云見性易學道難既得見性放過即不可幸老檀二六時中將本叅話頭重加精進一切處不可放過念茲在茲如煉精金轉加明淨今時學道之人只務說禪說時似悟對境都迷只爲不肯信心一切處放過被境所轉不能轉物爲道山僧在長安市上與諸宰官居士單提淨土一門同修念佛三昧如黃太史愼軒居士夫人去世發願永

斷愛欲獨處靜室公務之暇一心念佛廻向西方袁又損昆季及一門眷屬俱持彌陀佛號并往生神咒爲西方公據又劉尚寶李御史諸上善友俱以念佛三昧送日月此諸法友禪土雙修福慧兩嚴眞可謂在家菩薩也今以化諸君念佛公案一百八句見性成佛秘旨書寄老檀熟叅熟念自覺覺他但念佛有二種一口頭念報身佛二心頭念法身佛未見性人念口頭佛已見性人念心頭佛以心融十方故念佛一聲十方震動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正念佛時佛

卽是心正念心時心卽是佛心佛不二法界如如經云覺徧十方界卽得成佛道惟老檀深心念佛不盡

東黃愼軒太史

貧道智聞居士依最上乘發菩提心久如浮山華嚴遠祖道場乃居士菩提心中一微塵耳此箇微塵量等千界無量凡聖盡處其中智今舉此一塵請居士以筆端三昧點破成華藏莊嚴則十方諸佛無不讚嘆一切衆生無不歡喜智望居士座瞻仰無量

答蘊璞法師

牛首別而不別龍舒逢而不逢且道不逢不別是何面目咄釋迦以這箇指天指地達摩以這箇分皮分髓臨濟喚作金剛王趙州溷指為柏樹子乃至千七百老衲顚拈倒用俱出不得這箇門頭戶底都為他不逢不別動用百草頭邊寂滅一微塵裏令盡大地人推不倒扶不起上座到此田地只得將空合空以水投水不免以這個陞馬大師千百年爛不盡的一張木床以這箇說老瞿曇五十年譚不了的半邊圓覺以這個剖佛祖心胸以這箇揭人天眼目究竟這個早是空中釘橛那堪更將埋塵故輒封作鵬月扇子吐曼浮渡山人說是鹽官犀角却被巖前石女看破了也呵呵似這等用不著的閒家具只好分付無手童子等到驢年打死東海鯉魚了一二場懡㦬揀點將來金剛王栢樹子與塵𪆰鵬扇總是古今通弊好與一齊按下放過三十棒且看無面目老子與太虛空商量昨夜把須彌山一撼驚動南海波斯捉住西天賊盜等到今朝日午打三更叫森羅萬象一齊看却是東村王大老喫然雖如是似這等說話底只合提到十字街頭倩無舌人痛與一場惡罵何故怪

他前來錯說了這個

開心法語

震旦潘邦有　大世主繼成離欲居士早受靈山之記夙植般若之根以悲願無盡故示誕王宮為覺悟自他故廻向佛道以寶相覲身以如幻涉世神定三摩志趣六度美聲遐布善信咸依方外朗目比丘者以生死故離世間徧求善友故歷半天下聞　世主道聲欲會心要從浮渡山三十六巖方丈中出經

3册

行過百由旬地入舍衛城於十字街頭悲宮智殿中見其　世主坐無畏座福德具足智慧洪深以無我智修一切善法知一切法皆是佛法清淨光明如人中月敬合掌問訊曰善哉　世主富有國土貴無等倫作何勝因感斯妙果爾時　世主即從座起亦合掌問訊答曰我昔曾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深信般若以是善因成是善果又問諸婬怒癡與戒定慧世出世法我及我所得性相平等否曰法與非法悉無自性無性之性性自平等無有差別又問

此無性之性境界云何曰虛空佛性境界甚深須藉開示乃得悟入作是語已即迎比丘入大慈悲殿焚五分香禮三世佛問訊比丘曰惟善知識開我智眼入佛知見於是比丘以無聲文名句之智說一切聲文名句之法令　世主善友發增上善根之心發深信自信成佛無疑之心發誓與諸佛同堅固實相不二之心發廣大如虛空含萬象之心發隨順世行導利衆生之心發精進不退轉如金剛不壞之心發是心已以普光明智印普印十方三世萬有一切諸法

同一光明智體正恁麼時十方諸佛同時現身天下舌頭一齊坐斷比丘默然良久乃謂　世主曰此無相法門佛之知見汝今見麼　世主亦默然良久曰已見曰若向道裏見得親切轉過身來便與十方諸佛共一唇牙百億修羅同一鼻孔如或未然須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華嚴會上大勢德王勝德王善光無厭諸大聖王皆勤觀察無相之法不著世間自在王位惟求諸佛自在法王之位莫不皆以寂靜之法而爲宮殿恒住其中今者　大王戒稟菩薩名稱

圓性欲泛如來大寂滅海當踐其古聖所履之道將此無相無盡無實無虛無依無住大方廣堅密法界之性作一句話頭一念現前則一念智周法界念念現前則念念智周法界經行坐臥常住其中此是修無修修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證無證證　大王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行證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謹按是篇尊藏　瀋藩策府辛亥秋孟親授無說律師過百由旬轉付剞劂續于初卷之末圓滿浮渡黑

白著前十帶公案等攝衆生入大華嚴平等法會盡未來際熾然無間無說卽微密　潘潘所贈號也於是廣論異應賓執筆敬紀其事以垂永永

七言古

贈覺凡關主

孤峯頂上結茆關關中深隱無爲客三寸面皮冷如氷一點禪心堅似鐵搜空曠劫本來心戰退目前生死賊經行坐卧體如如見聞知覺無分隔千般知解盡掊除一念萬年無間歇猶如鑽木火熾然只待灰

飛與烟滅木人持鉢下崆峒石女懷胎絕言說兩度相逢話葛藤喃喃未盡婆心切關中有主主中關寂照兩忘虛默默丈夫志氣等金剛摧碎魔王心膽裂萬象光中獨露身非俗非僧非行業松風流水絕音聲青山白雲無顏色逼得虛空粉碎時忽然迸出寥天月三關九帶了無干百非四句無交涉单单拈箇死猫頭臭氣潑天俱漏泄轉身復我一粗拳謂云朗漢多饒舌

五言律

秋日坐白雲巖方丈爲吳篤之明之兩居士譚楞嚴實相每禪餘經行峯頂趺坐巖龕吟風嘯月偶成偈語遂筆以贈之凡八首

結社傍禪棲長松覆石溪一心祗這是萬法本來齊得旨空身世忘機出悟迷目前親指示煩惱卽菩提

其二

欲識圓通旨先須了性空道超言象外心應色塵中鳥語談眞諦溪聲演妙宗返聞聞自性更莫問西東

其三

稱性開玄旨隨機闡密因了心忘我相觀世轉空輪獨照融三諦和光泯六塵圓通無內外法界現全身

其四

經行烏石頂長嘯白雲端夜月山光淨秋空斗宿寒談心揮麈柄問偈坐蒲團點破金剛眼乾坤掌上看

其五

靑華方丈坐與世自相分燈挂巖前月衣沾石上雲寒崖翻豹霧古木篆蟲文更上孤峯頂超然思不群

其六

古洞開青嶂丹崖挂碧蘿澗中流水細峯頂白雲多
僧坐深巖定樵歸野路歌幾多西祖意寂寞在山阿

其七

這箇摩尼寶塵塵盡放光希聲誰解聽遍界不曾藏
返復無歸落來回不定方未離些子地隨處見空王

其八

今證圓通境長林入曉風普門何滯礙萬法本叅同
月色波紋裏山光樹影中圓通不是境識境卽圓通

坐木蓮閣

小閣千巖下幽栖一病禪燈懸天上月茶煮谷中泉
石潤巖飛瀑林昏樹吐烟有人來問法惟指木開蓮

送僧歸鷄足

孤身遊萬里一錫振千峯踏遍曹溪旨叅窮少室宗
心花開片片慧日現重重禮罷諸方後歸家抑石鍾

七言律

發雙峯

短策輕衣信步登扳蘿直上最高層千重雲裏三間
屋萬丈崖前一箇僧片石孤峯爲法座疎星皓月是

明燈洞中天地忘今古到此方知最上乘

鏡心講堂贈瑞光座主

雨花金地湧青蓮勝會靈山尚儼然萬法森羅三昧
印一心清淨六根禪刧前寶塔憑誰供空外燈明只
自然無垢一生須作佛莫將遠計賺人天

浮山解制

千日禪關解制時秋風吹動紫伽黎白雲片片橫金
谷流水潺潺下石溪錫杖竟飛天柱北鉢囊爭出石
門西因緣聚散由他去獨向寒山樹影棲

呈焦弱侯太史

坐到虛空粉碎時此生心地自平夷撥開智眼元無
智打破疑團更不疑見離見時名實見知無知處是
良知君今剔起眉毛看大地山河更有誰

答三龍居士

挂月擔風淮海過偶逢知己道情多人貪愛染投塵
網爾解心空出世波竹苑共談黃葉偈松間聊賦紫
芝歌個中悟得眞消息成聖成凡總是他

其一

急向生前識本眞唯心淨土沒關津聲聲不昧元初體念念單明淨法身心外莫尋成道處目前薦取自家珍諦觀蓮國如來子盡是娑婆念佛人

其二

百歲春秋一剎那從心所欲念彌陀塵勞門裏光陰少般若堂中利益多萬法泯時珠自照六根淸處鏡重磨君今悟入如來藏不必辭家隱薜蘿

七言絕

春望

黃鸝學語送春歸爛熳花光到眼時物物更無心外法箇中能有幾人知

感懷二首

千里路行千里馬一重山隱一重人都然迷却從前底日夜紛紛混六塵

其二

世事紛紛日日新利名誰肯出紅塵人人都有緣休意眞個休休有幾人

雪後

括地風輪輥雪毬禪關無火冷颼颼困來就榻和衣倒日出三竿未豁眸

夜坐

花落銀床春爛熳月沉斗帳夜迢遞虛堂寂寞無人共只把旃檀任意燒

齊物

心到平時物我齊等閒行處自相宜但教法性無差別不問興慈與任威

送僧歸南泉山

得意歸山意了然此生端不媿前賢看他古佛南泉老不下空山三十年

幽棲

幽棲泉石暢心懷鳥自啼兮花自開看見山河國土性眼前何物不如來



徹庸和尚谷響集

附：淨土偈

明・徹庸撰
洪如錄



妙峯山開山善知識徹庸禪
師小傳
徹庸舊號徹融易融而庸
則自余始作余讀禮青蓮蘭
若汗漫華嚴大指与吾儒中庸義
互發而損顯彼既徹而復融亦如
儒家談切而磋既琢而磨愈進
愈入終生無我歇脚處至於至庸
而奇近而遠小而大□纏無手迴
脫凡情豈淺根芳種一肩擔去故
以庸易之乃徹於此深信不疑
世亦遂稱妙峯山德雲比丘徹

公云是時師已從空觀入定又
從定發慧知見正而性光朗疑
情動動欲動而話頭時節逼拶上
身矣欲罷不能佛力加被密藏
印證讚歎者久之喜滇中佛法
幢在茲豈誣也哉比得古庭録心
師師悅若付囑者語言文字外卓
有覷入得大自在一時道風旁暢
門庭聳峻得法弟子則有無
住名弘如者又有法海名弘一者一
得髓一得骨聲震雞山試門先
盟當時門宇有此半个上坐不一

輪皎月萬行莊嚴日升川至妙峯山之為少室為曹溪誠不可知之其為鹽龍為歸化寺祖庭断不疑矣

天台葛閑陶珽識

谷響集序

吾滇自飲光入定華首門前天高日午袈裟石上花放鳥啼爾後代有名賢闡揚宗教宸著若盤龍古庭瞬目揚眉穿人鼻孔無那末法沉淪牽纏義海雖正法眼藏尚在西南而拈花公案寥寥絕響不啻法堂前草深一

丈而已所幸產我徹公手提正令善吹無孔笛直教頑石點頭吞盡棘栗蓬羸得木人眨眼然且不惜婆心放出辣手結集曹溪一滴與諸方換却眼睛為前人重開生面功亦偉矣法莫尚焉緣公也家世力農不習儒業幼歲出家質鈍語蹇因禮觀音號豁

然開朗十八歲見頓悟要論維摩經知所用心處又以空觀習定大有得力處及讀大慧中峰諸書乃知用無所用得無所得處而未敢足也邂逅密藏和尚印證四楞始覺帖地此廿五以後十年行徑歲丁巳余兄弟延為先君轉經即皈依恐後不啻針芥

投而水乳合也天緣哉甲戌秋家不退小草出山邀之來南禮普陀請大藏時密雲和尚佩祖心印說法於天童公往謁童一見便問萬里到此賫却多少草鞋錢公曰某甲乘船而來又問來此作甚麼曰有事借問得否童曰你在甚麼處曰和尚還見麼童

擬取杖公便喝童打公接住送一送童曰你作甚麼公曰和尚要杖便送還童大喜遂許入室氣吞諸方咸稱吾道南矣久留之不可以請藏期迫還金陵諸縉紳若今大宗伯增城葉公總制修齡楊公直指二瞻趙公吾鄉學士昆華王公給諫敬輿弋公武

部蘭室阮公國博完璞趙公皆引為方外交而弋公深心信向即楊大年於廣慧趙清獻於佛慧不是過序公所著夢語喚醒人人而師在妙峰與諸高足三三兩兩語東話西無住上人為公法子不愧家風編次其語題曰谷響集問序于余以附曹溪一滴

滅天法不孤起時亦待人吾不知飲光再來與否而臨濟嫡骨血仍還之西南俾盤龍古庭林〻鼎立汪前拈花公案殊不寂寞何快如之余自媿佛頂着糞公爲我懺悔乃可

崇禎九年丙子初夏西南學人陶珙

沐手書于水部公署

曹溪一滴卷之八　徹庸和尚谷響集

侍者洪如隨錄

妙峯山升佛上座師秉拂示衆云大衆還會麼釋迦老子來也若也不會未免山僧爲汝諸人饒舌去也秖如敎中道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又道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既道無形相而可得又謂一切無有如佛者汝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善來世尊安然而住

拈拄杖下座

師曰上前一步不如退後一步上前一步死退後一步亡只如不進不退未免死水裏浸殺諸仁者作麼生是出身之路

師曰有心思量是賊無心思量是魔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活計以眼顧視大衆便下座

示月函禪人法語

我說恐你信不及你即是佛莫別思想這箇會不來且將眼前事問汝汝一一答來今日是甚麼日曰初

一怎麽是初一衆無對曰爾等可從這初一數起曰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至初八曰又將這初八作初一數起數至二十八又以此二十八作初一轉數回去如是往返數次衆無會者師曰月小以二十九日爲三十以三十爲初一月大以三十爲二十九以三十一爲初一大衆初一從何處起爾等會得日子頭落處便會得佛法月面禪人初不相識爾在寧州我居妙峯雖都在一洪中爲僧而各不相識亦不知名況知學道與不學道乎葢因漢禪客於去歲問我大事

因緣一語相投便服膺座下朝叅暮叅而月面禪人與漢有道舊聞漢之去就遂駭然驚異不遠千里來得得訪漢禪客遭際此時見此間山僧一衆各究本有知以爲非常特發希有心捨其舊習要改觀叅禪以其心事直白上妙峯再三懇切誓捨一生以死爲期不悟不歇頭區區再三請問妙峯妙峯被他逼不過不得已而將惡水向伊頭上驀澆舉目前事問伊因伊向者與我請華嚴合論讀問妙峯云何是剎那際當時只得結角羅紋向伊道你問甚麽而月面

不會決要請我於此日說禪但禪豈可是說得的又豈是叅得的說得的是唇舌牙齒風息鼓播而成音聲叅得的是意想交加鑽研而成道理都是戲論都是法塵禪豈任麽而然教中謂若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大寂滅海如取螢火燒須彌山又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我又爭說得說得底是埋沒汝如今不說你又不明白只得以目前俗事對汝說會得目前便會佛法你問云何是剎那際你但看既如此數將去何處是起頭何處是結尾莫是二十九前三十

後作起頭結尾乎決定要知下落處審得出勘得破便知剎那際落處切不可作三世本空無時無有在處一句說過以爲了當又不可以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作憑據又不得數日子過時光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雲門云十五日前不問汝十五日後道將一句來百丈云日日是好日勘得破日子頭便勘得破數老漢用處便知使得十二時話亦勘得破剎那際三昧善財童子從文殊師利所至妙峯山見德雲比丘最後至普賢菩薩

處中間經歷一百一十城五十三員善知識於諸善知識處所得法門各各不可思議而於普賢法門中不啻如一滴水投於大海盡將從前所得法門一一忘却於普賢身毛孔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佛刹月面禪人會得日子頭落處便會得此與古今十方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十二類生一時成道福城東際普賢毛孔總不出爾脚跟下大衆還會麽會則直下便是莫於意根下左思右想纔落思想便隔千萬里若果會不來雖將這日子頭落在何處大起疑情一七二

七三七日乃至一年二年㮣定追審推問務要知其下落大衆果要敵他生死莫將此事當兒戲叅須眞叅悟須實悟時不待人伏惟珍重

書僂僧請雲臺山孔雀殿疏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事相門中不捨一法於此會得見爲孔省飛舞翱翔其或未然實綱光重爲說偈拈疏云諸檀越大家上

讃

苦行佛

謂是夷齊却不去採薇謂是巢許不洗耳前溪疑爲伊尹呂望不聞永鎮邦畿好象吳泰伯斷髮文身走入千巖萬壑裏爲甚的受冷耽饑莫不是淨飯太子捨金輪王位證阿耨菩提

救苦觀音

曠大劫來從聞思修娑婆界内施大無畏人皆以耳聞獨我以眼聽獲二殊勝四大思議十九說法十四

無畏是故我名爲觀世音夜叉惡鬼毒龍猛獸生死趣中聲叫聲應叫處卽應不離爾近你受苦時正我心病是心病如何不應出入爾邊說汝不信爲汝不信累我成病從劫至劫相連綿要窮除是虛空盡

圓通觀音

耳裏聞聲口中食味者些子不費纖毫氣力大海中風吹浪滚小村裏鷄啼犬吠休說從聞思修謾言入三摩地昔日祇洹精舍二十五人中第一

達摩大師

一陣腥羶氣特地往西來吹到大梁國平空起骨堆
打落當門齒絕江去過魏自後熊耳峯日日禍胎起
毒他毒不死逐他逐不回兀坐碧巖前含嘿不出氣
遍地一國人都沒奈何你霜寒雪飄飄凍徹你精髓
不是神光來看你如何起送出五乳峯都盧一張嘴
最後去活埋又留一隻履咦這隻履千古與人作禍
基

六祖赴舂

碓舂不起大石墜腰脚脚踏着下下實落紅穀白米
努力磕磋十斗一臼五斗窩愈舂愈白轉搗轉多米
熟了未只欠篩簸

天台三聖

寒山今已去拾得不復有天台空千載花開還依舊
拾得眞拾得不是偶然稱常時把掃箒無人處嘘聲
豐干何處人每自乘虎出到處沒相知寒拾是心腹
南無文殊尊南無普賢父應供正徧知如聲叫空谷

補衲

白雲幾片淸風一線袪頭作尾補成一件年老眼花

氣衰力倦更有一縫虛空那邊

翻經

讀罷殘經月將爲落念爾沙彌添香則那目不識字
合掌已過甚深法藏南無南無

道高

大海在手虛空在口象罔之珠忽前忽後能虎開經
拏攫哮吼善哉尊者將何爲咒

德重

千重山裏敷草而坐鬧市街頭携杖而過身似閒雲
意如野鶴我無道德何從欽着

偈頌

讀華嚴

大哉至教不可思議此妙法門曠劫難遇我今一見精神超益始終不離因果同時刹海毛端一念三世不去不來非他非自如大圓珠方方皆是渾絕上下了無彼此如琉璃瓶盛多芥子粒粒分明纖毫不隱住一切住起一切起毘盧遮那法界衆生肝膽相連中間無倚是故善財悟入法界五十三人互換皮袋外道天魔惡王淫女劍樹刀山鑊湯爐炭無孔鐵鎚

嘉州大像去一就一轉成戲謗取正捨邪覿面爭張不用親疎不分內外以少方便得大自在不歷諸地不論僧祇道貫平常大心凡夫一下頓證十方輕快了了圓明永無罣礙

靜坐

竟日清閑無一事心中猶若太虛空虛空但空無一物心內青天數萬重

觀蟻

閒來徐步謾徑行拳山枝木可乘陰回觀蟻聚叢沙裏笑我來生三界身

蒼蠅

鑽頭刺尾實遑忙面前不透幾多難如何不走來時路却在這裏撞紙窓

螃蟹

近視旁觀似轉身定看依舊是橫行多少世人觀不足者個衆生笑殺人

螢蟲

螢火之光就幾多腐草尚不能奈何學道不知心地

者看燒須彌着也麼

上天童密雲和尚報國院小參

未得個入頭遭毒害了也既得個入頭遭毒害了也

偈云

當頭一棒破天荒耀古騰今赤骨寒海宇一吞雲外去癡人猶在是非關

又

多年六國未寧今日通身快樂明月拿在手青天頂不着活活活萬象森羅都拂却誰解當中一點惡

又

大用堂堂現前不離聲色語言只要直心直行自然處處方圓

大用堂堂現前落落乾坤兩邊拄杖直通上下打盡此土西天

大用堂堂現前城中車馬駢闐都是穿衣吃飯莫教念佛叅禪

大用堂堂現前多年枉費鑽研今日當機劈面擬着依然半天

大用堂堂現前丈夫志氣冲天遇佛當頭一棒只教海宇平恬

又

若人欲識天眞佛只向穿衣吃飯觀曠大刧來無面目切忌當機喚作禪

不須端坐與忘情此事猶來者麽寧入水入山隨他去到處枯土便成金

同顚愚法師禮德山祖庭

多年嘗慕周金剛今踐金剛大道場進步燎空青龍

鈔回眸便是寶華王赤體只教推曰那通身那許更商量叅罷吾與眞面目山茫茫又水茫茫

答問如何是徹庸

庸普通通庸普通徹迫窄窄徹迫窄木人夜半火中回撞着石女笑咳咳秤錘飛出井欄來鐵牛頭上三點血個事惟許黧奴知胡言漢語難辯別

戒殺

前世他負人今生汝殺他一般甚憐惡寃家對寃家猶如雙輪車展轉爲高下何時得休歇南無佛菩薩

獵者獲鳥

隨身生就天然羽從來高下任吾舉而今悞中牢籠計一路繩頭飛不起

來時翩翩逐隊行去則群歸爾獨殃但恨隔江難救汝此情付在急流湍

昭靈一物與我同吾人何不揣心中頃刻教他毛羽落聞聲爭忍下喉嚨

一陣飛鳥下平川中間數箇不能還只爲饑腸來之食那期特地遭他網

參禪偈

參禪如覓佛　無事强添愁　若要心自在
除非死對頭
參禪起疑情　如山塞住面　沒處下心思
日在東邊現
參禪到罷功　心意自然窮　目前如有法
還是運不通
參禪纔攝心　便被心所礙　形影不相離
何時得自在
參禪不是習　參禪不是修　生死不明白
只向本參求
參禪不是止　參禪不是觀　一箇疑團心
鑽在話頭上
參禪只要明　不是專去妄　把這生死心
翻將過來看
參禪無智巧　只要妄緣了　心歇即菩提
莫更從頭討
參禪參者箇　舉意處便錯　擬欲問如何

便與劈面唾
參禪參萬法　那吒遇黑殺　夜轉奪命符
兩眼盡突瞎
參禪參狗子　當門便打死　捉敗老趙州
勘破這些子
參禪消息通　心意全不會　春信到枝頭
萬物猶如醉
參禪莫思多　思多轉迷瞞　多少參禪客
只向意裏忙
參禪何所得　萬里徒跋涉　家住海南西
日出面前黑
參禪何所了　中天明月皎　只此妙峯山
德雲何處坐
參禪達至理　不離日用間　春夏秋冬佛
東西南北天
參禪得佛時　不離五蘊心　不是身變化
只是識性停
參禪有法則　全身臥聲色　日出滿江紅

薄暮通天黒
叅禪叅不着　胡僧亦錯過　堆堆熊耳峯
九年長枯坐
叅禪有所得　打殺這奴賊　叅禪無所得
打殺這奴賊
叅禪叅得時　叅禪自不識　叅禪叅得識
辜負諸祖師

法元洪如禪人

叅禪爲不了　強立一箇叅　若是上上士

直下便承當
叅禪者件事　它要大根器　鄙志狭劣兒
終是望崖退
叅禪莫求真　求真妄轉生　波停卽是水
歇卽菩提心
叅禪莫怕死　只要知道死　我身卽虛空
一死个甚麽子

法海洪一禪人

叅禪無一能　只要心地平　汝今莫狐疑

寂寂是家珍
叅禪這個人　了了亦非真　法法都不是
瞎子睜眼睛
叅禪須决擇　水底看明月　分明在目前
撈起他不得
叅禪没安排　休使心意猜　三界無繫縛
那個入母胎

法明洪聞禪人

叅禪等虛空　一物更莫提　絲毫如不了

萬刼費心機
叅禪存知見　昧却主人公　一翳在眼時
空中花片片

彌庵洪漢禪人

叅禪絶疎親　無古亦無今　欲識禪宗旨
泥牛水上行
叅禪非小可　如與萬人敵　一擊破重圍
處處狼烟息

德雲洪衆禪人

叅禪叅何物　法界沒依止　縱是張僧繇
難描這些子
叅禪有別旨　不屬見聞知　兀兀似枯樁
聲色如木石

月面洪所禪人

叅禪無別法　不使念頭雜　魔佛盡皆揮
說甚無生話
叅禪要決定　步步往前進　不下死工夫
何時得相應

道庵洪南禪人

叅禪如覔物　翻過古窠窟　撞破太虛空
還在舊落處
叅禪勇猛力　勿使有空隙　坐斷命根時
渾身赤歷歷

普門廣衛禪人

叅禪如上陣　拚此一生命　趕罷心也酸
加上鐵拄棍
叅禪莫生厭　堅久自成片　默默不移時
賊在家中現

書　與陶工部 諱珽

連日坐丈室而居士欠和不能瞻對殊爲念切來諭雖病却有不病者又云將病魔何處安着大醫王何處下手 咄 多年學道俗氣未除大似有個病者不病者要去排遣他能所角立未離有無既有見在自然痛苦與八苦交煎總不妨者沒交涉在古德云如何是清淨法身答濃滴滴地還有不病者麼答我常看他有分居士要得病中自在但看此二老用處此中

看破縱八萬魔軍現前自然倒戈歸降不然經書上着脚心意上支當如油救火益增其熾

答戈給諫 諱允禮

若是眞能得半點水使能興波鼓浪而蝦蟆則却被泥滾沒死了也老居士相別數日出語甚奇但此事非言可及見時當吞三十棒再看分曉

與趙直指 諱志孟

兩翻相會衆口嘵嘵都無一語老檀越在甚處見貧僧若言有語則辜負貧僧了也若言無語則辜負檀越了也請於是着眼

淨土偈

大夢宅中誰是覺迷魂陣上孰爲眞開來極目頻
頻看得自惺惺有幾人

三界依依如狹器四生擾擾若狂蟻啾啾亂鳴鼓
方寸不向鉢頭空處飛

西方慈母號彌陀憐子心誠劫劫波貪玩着珍樂
戲處喚不回頭爭奈何

人人自有親爺娘不識輕拋在別方一喚便開携
手去這回不用別商量

極樂國中諸臺觀半入空中半入林此意初無人
作者悉是如來願力生

衆寶器中純妙味意欲食時卽現前食已不知何
處去天華散落滿林間

八功德水浴金軀至頸至膝不相違浴已各坐蓮
花上泰然心意樂無爲

善因惡果自抽芽生時喜悅死時嗟一夢做回形
忽異這番擲入別人家

恩愛倏焉成離別送到窮山哭未休忍泣不哀含
淚處山河草木也生愁

爲愛西方祇樹林萬古千秋不凋凌不知何處來
春意晝夜常聞說法聲

一出頭來髮紺青七寶池內浴金身徹體瑩然琉
璃色原是娑婆那處人

子母相憶要情深情若不深没處尋試看目前啼
哭子哭聲極處見娘親

鳥語風聲皆念佛樓閣花臺盡談經音聲相聯無
斷續喚醒閻浮夢裡人

黃金臺上優鉢枝根在娑婆華在池根若不枯華
自茂根枯便是葉枯時

寶珠網間玻瓈鏡玻瓈鏡上有文名不是他方諸
佛子便是娑婆國裏人

七重行樹間匝圍七寶池中鸚鵡啼聲聲只念彌
陀佛天鼓鳴處逐花飛

淸旦盛華供養佛食時將至便歸來經行不離方
寸地從君謾說有徘徊

兄呼弟應出塵埃數朵蓮華池內開普告十方諸

佛子佛國相携歸去來

音樂鏘鏘震空來接引此方衆善才多年枉作沉迷客而今覺地拂衣回

脚踏坤維望西程望見西程路轉深李陵雖然居北塞到底還是漢朝臣

時時只念安養國不知何日到華池稽首瞻依彌陀佛惟願慈悲親接之

界名堪忍實堪忍衆生忍苦自甘心堪笑他家癡兀子不羡蓮華國裏人

早辰歡娛暮悲傷樂未畢而哀繼然吾人不識哀樂事辜負東風一夜涼

貪嗔癡愛如火聚一聲佛號似雪團一念綿綿常不絕猛炎勝處白蓮香

人言舉世皆醉夢我說醉夢有醒時惟飲任泉水一滴只至如今迷不知

娑婆極苦幾人知奈何衆生一味癡百年換去三身世那似西方一食時

纔得相逢又離別百年已經幾別離此別不知何處去莊周蝶夢滿天飛

一劫劫了又一劫劫成劫壞無了絕只間這念愛離情生生死死無間歇

幾根骨頭一段肉一張皮袋一握筋若將此身來作我北邙山下許多身

劫劫只任這乾坤生生不離此四生朝朝只是這般事哀哉這般沒量人

西方之樂眞常樂天宮之樂五欲樂若以五欲比眞常便是丐者同王坐

可笑道流張平叔強將極樂比金丹海島若爲究竟處天宮人不往西方

空處識處皆幻住非想非想總非眞縱饒安養與兜率也如水上一漚生

劫石成壞數萬秋滄溟遷變亦難籌娑婆幾度須彌改蓮臺依舊綠水浮

無量劫又無量劫無量劫中無數身反思無數身中事今日都成夢幻影

閻浮極苦幷極酸西方眞樂及眞常願與此土同

心者生生世世樂長安
位登九二終是幻功高一品豈逃亡說與當局英
靈子莫待臨行一着忙
漢末三分唐五代算來已是幾興敗於今喬木尚
依然輩輩君臣皆安在
吁哉吁哉苦娑婆寒暑交攻患難多不似西方安
樂國四時常自處天和
一朶蓮華一尊佛不由父母受胞胎壽量無邊踰
劫海丈夫何不歸去來

來生三界無別法都緣一點貪愛心貪愛若除煩
惱斷如鳥飛空任縱橫
逆水撐船用力多順浪移舟不由柁忽然行到湍
流處拍掌捶胸始覺訛
殺盗婬如猩猩酒又貪其味又知苦依稀不覺遭
他捉渾身血肉從頭數
滿腹文章蓋世才都送荒郊土裏埋恰如鳥跡空
中過一去於今不見來
潼關明輔今何在赤壁周郎命不長至今九里山
前過令人追憶漢張良
北邙郊外古松邊野婦黃昏燒夜錢三奠酒漿三
叩禮一聲爺罷一聲天
愛河波深沒奈何自家螨咊自彌陀無繩自縛堪
忍國苦到如今出也麼
刀山劍樹周圍布濩湯爐炭橫交馳念彼一聲彌
陀佛翻然變作八德池
寶雲徧覆寶國界無邊樓閣列參差寶光隱隱交
羅處鈴鐸徐徐輕動之

薝蔔華開滿林枝便是西方遊樂時童子去攀多
羅樹鸚䳇頻伽似不知
微風習習入華叢浪靜波澄根已萌也自得他輕
動力玉胞胎裏碧芙蓉
七寶莊嚴黃金地黃金地間八德池寶光忽飛香
忽發池底又開華幾枝
西方生地果奇哉塵心淨處覺華開不似此中情
欲本臭皮囊裏出頭來
再無愛欲與貪嗔其國尚無惡道名坐臥盡皆純

眞境往來都是菩薩人
其國人民身長大不知幾千萬由旬處處皆有寶
衣服珍饈寶座自然成
每日焚香祝上蒼不求仙界及天堂不羨王位幷
宰輔惟願臨終往西方
不須分作十六觀不須更作三等乘但觀一尊彌
陀佛百千三昧一時成
初觀彌陀是一丈一丈轉作十由旬及至觀滿虛
空際彌陀與我同現身

觀法不熟成妄想妄想破則成眞諦眞亦不留妄
不立便是當頭作觀人
欲向彼中登上品先從此處識一心識得一心無
剩法便是蓮華國裏人
心是彌陀身是國耳爲蓮畔眼爲池佛亦不來我
不去生不生時獨自知
彌陀之願我之心若水投水氷合氷願滿心圓垂
接處瑠璃盆中寶月明
情一斷處極樂宮念不淸時娑婆人欲得我處生
他處先須我心合佛心
愛河潤量萬由旬漂沒閻浮世上人波濤洶湧幾
千丈不知何日得澄淸
毒名愛欲與貪嗔誤服而今久失心不信此方良
藥好縱他扁鵲也無能
一重淸念一重波佛爲衆生沒奈何拽斷念頭不
復續西方歸去禮彌陀
曾見老猿生二子子聲叫處母聲隨一旦子遭人
毒手連母之命總成非

又聞昔日呂丘亮移舟每濟窮途人寶刀不受沉
江死殺身成人薰丈人
佛爲衆生起大悲衆生受苦箭入心塵默劫來不
疲厭寧有幾箇知恩人
人生聚散都不知稱此光陰未謝時乘夲偷閑且
念佛火坑種下白蓮池
彌陀元是自家身枉費工夫向外尋識得自家眞
面目快哉拍手笑吟吟
蓮華都從心內開彌陀不自性外來驀然鼻孔繩

索斷滿月輝輝七寶臺
眼見眼爲眞淨土耳聞耳是活彌陀父母本生明
歷歷不識何緣隔住他
歸去來兮歸去來寶池優鉢羅華開擡頭猛省從
前事佛國一去不復回
曾見蜣彈之螳螂一片精神裏面藏皮肉頓消功
業就一翅飛起作金蟾
又曾見箇蜾蠃蟲啣箇螟兒在窩中似我一聲下
一聲叫來叫去與彼同

若人欲知今時佛今佛還是古人成今人欲到古
人地須如二蟲之用心
天眞父子別多時轉覓轉逢轉見遲爲何屢喚屢
不應無他只爲一念癡
萬慮齊氷意坦然惟有一箇念心專念得念頭無
處着壺中別有一花香
大地都作瑠璃色虛空亦是七寶成彌陀不知何
處住蓮華却向此中生
逢人勸念阿彌陀自利利他功行多勸得十人生

淨土我身自證六波羅
父敎子勤修淨土夫勸妻急念彌陀大家團圓歸
佛國休使流落在娑婆
陽惡陰險幾萬端鐵人聞見也辛酸堪歎娑婆癡
業子屢遭刑憲不知傷
造十習因成地獄修十善業樂諸天苦樂二途都
不到華池又綻一枝蓮
淨土永無三惡道亦無善惡及陰陽受用勝過天
萬種故曰極樂無有上

丁蘭未足稱全孝王祥難盡報脯甘雖然臥水并
刻木不知魂魄在那方
世間若有眞孝子度脫父母生西方此是至孝無
過上幽顯兩地獲清涼
人生大似蠶吐絲愛繩牽裏沒回時吐得絲成無
事後連身共繭下烹池
苦海重波渺茫茫問子何是救急方只須一句彌
陀佛念得通身徹骨涼
十方諸佛廣長舌讚歎西方淨土人釋迦折服彌

陀攞幾番勞碎老婆心
瑠璃地上莊七寶樓閣花臺勝妙好光光交羅無
暫歇如夜暗中燃炬火
寶樹林中握手閒一步行時一步蓮忽聽丁丁音
樂至元來又是散花天
八功德水潺潺流聲急處讚空王洄漩便有菩
薩現一一菩薩放寶光
衆寶樹下瑠璃殿瑠璃殿中獅子王獅子放光照
一切但蒙光者獲吉祥

一朶紅蓮浮水面光輝映奪諸人天瑪瑙池邊呈
瑞彩照見父母未生前
十方諸佛廣長舌誠言共讚阿彌陀彌陀又讚此
土佛堪忍久住在娑婆
八萬四千白毫光宛轉猶若五峯山寶蓮目如四
海水故稱諸佛中無上
無量無邊之劫海無量無邊之行願劫海有盡願
無窮故我稽首無量光
南無十方法界佛南無本師釋迦尊我今發願亦

如是願我當來證後身
作此偈時予禮佛已稍倦伏案半夢半醒中見蓮池
和尚與我數語覺而都不復記却自喜曰將欲著偈
有此境界吾與西方亦少有因緣乎遂援毛信手寫
去自辰至午不二三時而紙都盡滿不覺有百十偈
矣噫蓮池和尚出於杭州予生雲南沙彌時即聞遷
化矣且素不識面而今夢之豈非
彌陀世尊托意以慰喻我歟時天啓元年蘭盆齋日
也

詩

中秋寄陶紫閬居士

三月三日訖月時半箇銀鈎掛天上是日與公相聚首爭奈人圓月未圓八月十五訖月時一輪明鏡秋江上是日與公隔地遠又見月圓人未圓人離已是分兩地月缺依舊不離天月缺不知可有意人離心內大不然此時此夜中秋節千門萬戶對樽前宇宙山河同一色嬋娥一夜不曾眠團團遍照四神洲不在天上在指間與公相去萬里遠萬里同看一月圓

夜坐水邊

一榻蒲團一篆烟孤孤相對兩閒閒忽然覷破水中影廓爾身如碧落天何處蟬聲鳴唧唧隔林石咽冷消消明月不隨流水去夢回高卧白雲間

與徒行脚

一番別子一番驚是非榮辱不由人累重始知身是苦貧來方覺道爲眞心性相投纔是友語言不合總非倫此日分携無別囑獅兒莫戀野狐羣

答陶不退居士閱華嚴合論 并叙

合論有無時無念衆生無明卽不動智佛十方一如古今一智卽凡卽聖無此無彼識盡情忘當下超越不假修證不貴神通不勞轉變之句似乎最切近奈何讀者承當不下於覺時夢時逆順境緣交集時未免打作兩撅

老居士日用成片否夢覺一如否千萬劫性命大事自家得失如魚飲水不能語人十二時中毋無輕易放過可也和曰

隨順世緣住大方目前無法得眞良婆須無厭憑淫

怒龍女善財作梯航時時相應天花墜日日清閒寶藏將不忮不求無怨欲衲僧何處不淸凉

睡起

無事山房門不開碧垓香草夜抽臺此時身在雲山裏猶夢雲山坐天台

困卧蒲團綠陰低孤孤一鳩枝上啼夢中家在萬里遠聲聲直喚到滇西

行住坐卧

游遍三峯五嶽歸來屋裏洞天縱饒上方物色何如

此地心田
孤峯頂上草廬不屬中間内外身似白雲縹緲心如
流水自在
磐石三生心念菴頭萬古雲烟野性懶從人世都由
此物留連
山色重重夢裏溪聲泒泒枕邊欲識玄玄公案黃粱
未熟已前

漁樵耕牧武陵舟中爲俗士作

持魚上岸賣錢沽酒波浪生涯日日皆有

入嶺歸來身心憔悴日圖三飡夜間一睡
墾土掘地種瓜得瓜百般手藝不如莊家
不解生理秖會牧牛今日者邊明朝那頭

採芝歌

巖居已久日愛打眠拖白練飛來宿在簷前笑山猿
池中捉月林外指天
空樹爲家半片籬笆每日裏吃些巖麥山蔬光甚麽
皇宫快樂人世榮華
肩鋤樹下掘土坡前猛擡頭忽見紅日半天歸家去
漫炊松栢細煑清泉
盤桓峯頂蹴踏懸巖望溪邊童兒不見回來莫不是
東村托鉢西市赴齋
鬱密林深水石幽清茅庵中惟我師弟兩人悶來時
山頭摘蕨澗下採芹
蟾鳴樹杪鶴唳巖邊閒道人不掛些兒世緣山中樂
松花半嶺茅屋兩間
寂寂禪關密密雲烟庵門外只聞鵲雀爭喧閒無事
饑來吃飯困時打眠

不交公卿不結王侯白晝中自有猿鹿來遊到晚來
清風作伴明月爲儔

福慧箴

息小人之口是不言調大衆之心惟以寛厚事每悅
已者不如謀多遂心者而非福知止知足無耻無辱
此之謂大福
養道德之機非靜難成求世間之事不謀難遂善反
於心者皆良欲役於物者不利知安知榮識進識退
此之謂大慧

工夫問答

有禪客問叅禪做工夫如何是俗念起時莫與作對如何是墮無事甲如何是擧起處承當如何是意根上卜度如何是光影門頭領略如何是以古人公案作憑據如何是落斷常答曰此事如人上長安路上縱過惡人莫與作對但走過便了莫同惡伴侶行休認肖分郡邑爲家休因勞苦而生止息想切忌把他人口說的京師光景當是而不親到雖然如是欲行千里貴在初步於此會得不涉

途程其或未然聽吾偈云

脩行若問叅話頭須如失物去尋求疑而莫怨莫停息得見原珎始可休

叅禪如人出遠路擧頭常自望家邦歇處不停關隘透不須百日到長安

話頭初叅不上時多因雜念障所知札住兩頭中莫放目前勿論見功遲

疑來疑去轉疑難晝夜相妨如泰山個中疑處輕磕碎一味柔時便勝剛

疑情不起急須提如御寃人皺兩眉幾番欲見寃仇面得見寃家却又迷

話頭着緊無雜念工夫纔放又涉緣十二時中無縫隙直透威音那畔前

悟心若在疑心先佛氣不全魔氣堅學人不破此關棙工夫歷刧總徒然

叅禪要勇又要謀謀而不勇志氣柔多勇少謀必墮失智勇兼到始收功

工夫到底不虧人鉄壁無方強入門縱饒刧火燒

三界當下清凉如片氷

師家只說叅話頭其中消息難擧示雄哉丈夫須自強莫討他人口裏是

與君一會卽忘緣須似當初未識前相逢不用相回互祗在輕輕不着間

萬里歸來家最近到底還如在客邊逢人休話程途事說起途程甚可憐

祝延

上堂祝國經咒係文選依舊本下堂禱聖以自
因本山學人所習不一或增或減不無欣厭之
嘆故新更數詞以教家門非意竄傳也

祝韋陀 或誦咒或念誥其最後一句宜高舉使
音韻相接此中不用稱號

手捧降魔杵萬劫作金湯虛空法界盡此願卒難
量上來諷經功德專伸仰祝
南無三洲護法韋馱尊天普眼菩薩侍從天等座下
惟願
受佛付囑現天神身被堅固甲護法衛僧魔障永

息萬衆歸欽惟其普眼德無不寧
童眞寶體海量天心手擎寶杵伏魔軍示現作大
神助佛護僧水月印無根
南無普眼菩薩摩訶薩

祝伽藍

首有三明心具六通身有六臂妙用無窮感無不
應格無不聽以誓願力掌護宗風上來諷經功德
專伸仰祝
南無當山護教五通明王菩薩座下惟願
保持僧衆殄息塵氛仰仗神威梵刹興隆
自在天上閻浮提間不動本處徧三千攝毒除魔
究誓願無邊常在僧堂前
南無神通藏菩薩摩訶薩

祈禱祖師

靈山傳來二十八代大海一源千流萬派惟吾祖
師玆土永賴代代兒孫面目斯在
法傳東土花五葉開廓然無聖絕安排明鏡本非
臺性無塵埃箇箇證如來

南無法身海會佛菩薩

祝監齋

一句子禪百味具足鉢飯桶水千勞萬碌眼中耳
中上下照顧仰彼神功終日化度
水有八德火性無方性空眞智妙難量魔外盡皆
降六根淸凉萬衆悉安然
南無緊那羅王菩薩摩訶薩

祝龍王

泉從地湧雨在天上龍居水中妙用無量上來諷

經功德専伸仰祝

南無五通自在護法龍王菩薩座下 惟願

五通自在一性離塵護持佛法妙悟無生

出沒隱顯風捲沙飈霽雲和月耀祥光海潤與天

寬佛法無疆處處盡稱揚

南無龍樹王菩薩摩訶薩

囑孤魂 文長者謂幽魂獨業非誠以接近俗白之言恐彼未易曉了故不用祖師語辭讀者勿生厭云

谷響集 卷之 百十五

識心不破六根裏亂起狂花見習不明情境上暫

生異相 上來諷經功德専伸至囑本寺僧俗覺靈

三途衆生十類孤魂既已沉迷日久安能自識覺

路幸得觀音大士化爲鬼趣主者地藏菩薩誓作

地府慈父但聽其言可以永離諸苦若得見面自

然當處解脫吾願諸鬼神等若遇苦時當稱佛名

莫隨物轉覺察自心

三途八難九有四生未離三界總迷心聞法得超

升頓破無明萬劫常惺惺

南無救苦地獄菩薩摩訶薩

囑孤魂須上意重在孤魂上鬼王乃[illegible]人上不許有恐而度生也其後隨病救苦觀世音菩薩或地藏菩薩不必念願生生脫苦輪等俗語不惟本無出處且不當其位

祈禱聖僧

明月一輪天上天下菩提妙心孰能識價 上來諷

經功德専伸祈禱

南無大德阿若憍陳如尊座下 伏惟

尊者不般涅槃何常入定以此妙法廣度衆生

浮雲野鶴空擧高飛千江一月類非齊度世運慈

悲赴感華機虛空裏照明

谷響集 卷之 百十六

南無阿若憍陳如菩薩摩訶薩

在祖師聖僧則稱祈禱韋陀伽藍監齋龍王可稱仰祝至於孤魂則曰囑故祝與囑不同雖皆一寺之當位然不無優劣而于觀音至聖不宜妄加言以祝之若可祝則三世諸佛亦應祝也且禱與祝白與囑不可一槩無分云

楞嚴咒

七徵八辯三續起緣眞勝義性廣無邊魔外與業究

頓悟心田萬行悉皆圓

雲山發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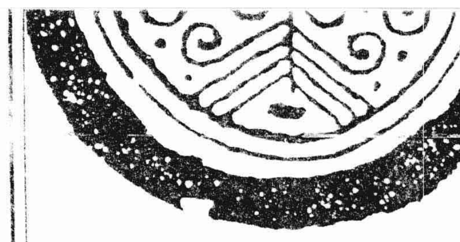
稽首十方三世佛甚深發藏修多羅大乘菩薩賢聖僧有學辟支阿羅漢權衡三界護衆生八部龍天威神衆我今懺悔諸惡業不捨慈悲垂憐憫五逆十惡盡消滅身心障難息水淸我今欲發弘誓願願借威光作證盟盡未來刼度衆生捨身命財無窮數法性虛空衆生界大地須彌並大海日月輪及鐵圍山摩尼寶王伽陀藥十種世間最難盡我所發願亦如是願我速悟菩提心永淨六根入聖倫親蒙諸佛得授

記分身塵刹度衆生奉事一切諸如來摧滅一切衆魔軍三十二應而說法十類生中普現身或作國王或大臣或爲醫士婆羅門或爲長者與居士或作外道或僊人或天或龍或鬼神乃至蜎飛蠕動身但有形質氣血者靡不以身同彼生人間八苦不暫停天上五衰常共惱三禪四禪水風災乃至非想亦有盡願與此界及他方等類現形無窮應地獄衆生受苦多餓鬼衆生饑渴惱畜生苦更難堪忍盡未來刼恒救護衆生究惜交會時償命償身無避處惡神惡賊與惡獸饑饉刀兵兼疾疫盡百千劫捨身形此苦難處作依怙過去諸佛願無邊現在菩薩無數億願諸衆生得安樂如觀世音施無畏地藏願空諸惡趣普賢行願更無極文殊世世法王子常精進行不休息願我行願亦同等不等其行終不息願我盡諸惡道苦惡道不休心不退不憚苦惱同其事不惜身命拔其苦行等菩薩德齊佛衆生界盡方休息願我當來作佛時三成正覺度衆生第一願如釋迦佛第二願如彌陀尊第三成佛如文殊十方佛刹爲一土依正

行願光明等一一願如三世尊不得是願不作佛惟願世尊作證盟捨身愛身不忘失從刼至刼不迷心生生常願值諸佛世世恒作淨戒人不值惡王生惡國不生邊地並雜形不作下役不醜陋黃門二根與女人生生不食衆生肉生生不行殺盜淫寧生苦惱三惡趣不願不聞三寶名所生必在善人家童眞出家知宿命佛佛出世承法中願具威神護正法他方無有佛名處願向其中而開化諸佛初生及涅槃願我常設先後供當機先請轉法輪乃至聲聞一如是

願我普現刹塵身刹塵佛所皆承事中間無有一如
來不以深心而供養一切衆寶隨念至持以供養諸
如來幷供無邊諸聖衆及施一切諸衆生願諸衆生
見我形乃至得聞我之名決定不生諸惡道只至成
就菩提身願我隨處現身時福得智慧超彼倫身相
間滿第一淨但見我者皆歡喜我今發此大願心皆
施一切衆生樂此時十方世界中無邊受苦施受樂
我皆當來度生時處處願得常相遇皆向我生歡喜
心一聞我名衆苦息願今共發菩提心世世相逐諸

佛會我若當來入地獄一切地獄成淨土我若當來
入餓鬼一切餓鬼皆飽滿我若當來入畜生一切畜
生悟無生多劫積業一念消猶如明燈破暗室隨所
生處破苦輪開示涅槃第一義同其所好度彼倫三
惡道盡方止行我今未證菩提道先運菩提大願輪
依法界性度衆生法界不盡行不停普皆十方三寶
衆惟願證盟我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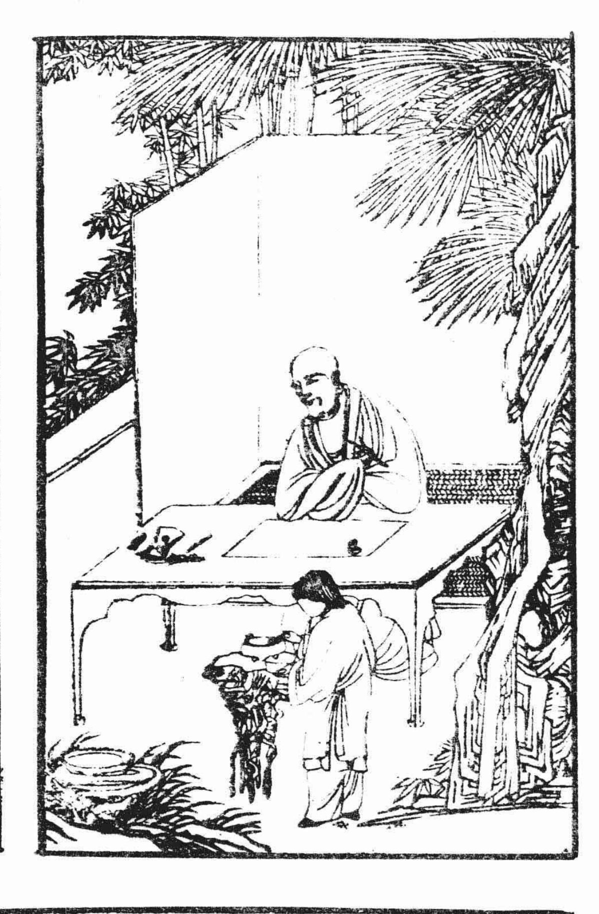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

明・無明慧經 撰

元來 編







壽昌語錄序

達磨大師云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從上諸先德通身不掛寸絲良繇見處圓明故行處自然勤截耳或有眼而無足或有足而無眼偏枯之學古德所呵惡能擔荷

佛祖大事乎然初祖達磨大師記已有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豈緣會使然耶我

明自正嘉以來禪道中絕先師乘悲願力應化閻浮於是江西之宗有始立最初從廩山發悟而末後印法於

五臺入室陞堂全提正令諸方尊之為壽昌古佛故壽昌之名獨傳先師悟道之後住山三十年戴笠披簑與黄牛白牯同事常示衆徒曰凡行處不孤硬者必見處猶帶廉纖也牽犂拽鈀法法全彰豈待老僧再舉揚乎

會下能參弟子鼻孔遼天先師把住咽喉不許轉身通氣卽上首來公謚公賢公等猶以出世一着囑之余見近代宗師草草傳授末流之弊師弟文詭然後服先師手段之辣也或曰壽昌應西竺懸記而來故作用與古人一體不如為西竺易為壽昌難西竺當

佛道熾昌之日徧地皆旃檀林龍象如雲其扶豎法幢也殊易壽昌當宗風寥絶之時觸處荊棘狐狸作祟其建立宗旨也特難乃恭悟既與德山

臨濟同堂而操履又與百丈趙州古路余所見諸方善知識未有過壽昌者其古佛再來耶自壽昌單提向上一路於是雲門黄蘗徑山天童諸大老嗣興皆聞壽昌之風而起者也雖見地未敢輕議而踐履終遜之行解

相應名之曰祖吾師手吾師手
時
崇禎十年夏月既望
西江門人黃端伯稽首譔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上

門人 元來 集

師初住峩峰上堂
拈香祝
聖竟復拈香問云大衆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底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衆商量還是敎外別傳經中玄旨不函盖乾坤隨波逐浪不截斷衆流擡薦商量不大用現前探竿影草不當陽撒出金剛寶劒不據實舉論窮劫不盡要且具

智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即不囫侖打作一塊始可定藂林之是非驗學者之得失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吉也然此道離微踈之久矣衆中有大智者當拚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爲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拚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靈利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是不得春風花不開且謾道及至花開又吹落首座云未垂法語已涉繁端略借權言彰明大道迦葉行頭陀之行受世尊衣和尚習百丈之規登如來座未審昔時

迦葉今日我峰是同是別師曰庭下虛空爲汝說不必山僧再復言座曰同別已蒙師指示單傳宗旨事如何師良久曰且喜大衆俱已會竟座曰三十年前人事異數千白後祖燈新師下座

上堂

諸佛時常說法不須疑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秖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爲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這些關捩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

肯潑破達磨九年覆藏我峰不惜口業一下爲衆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尺一下云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便下座

上堂

昔日老聾瞎嫂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個於中直笑倒且道笑個甚麼奇怪普化繇筋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參

上堂

老僧有一偈一生受用底今日分明舉似人秖是莫

將道理會鉢盂一大口草鞋兩個鼻以索搊起來踈通千萬里不畏高天無愁遠地不參佛祖心非究西來意爲緣得自由具遊戲三昧人不肯於我我却肯於你何則盡十方法界虛空唯一箇沒巴鼻何用千思百量擬議死生來去一條榔栗自相扶只是不容生活計此事眞個太煞分明若再遲疑徒勞心力

上堂

舉老聃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山僧即不然彈指曰這箇有形生育天地這箇有情運行日

月這箇有名長養萬物吾即知其名故名這箇秖如恁麼舉與老子相去幾何當知這箇生天生地生佛生仙生男生女生聖生賢生天堂地獄生餓鬼畜生更有一般至妙又解生無生無生子頭白似雪解向天宮拿日月要去毘盧頂上行度生指往無生國當時有箇老禪伯一杖當頭親見血何則恁麼達磨一宗掃地而滅如是雨下成怨結大衆作麼生爲它分雪維那以拄杖一時趁散免教思議分別

上堂

雲頭按下大家看圓鑑高懸百尺竿即請高人登一

步架空竟不受人嚇秪如不受人瞞意作麽生各家
路大通空界不必尋聲觀世音設使搖鈴攜履去看
來猶不是良心故昔凌行婆問浮盃曰盡力道不得
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
妨疑着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哭曰蒼天中更
添冤苦盃不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
即禍生南泉聞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
聞笑曰南泉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問曰怎生是南
泉猶少機關在婆哭曰可悲可痛復曰會麽一罔措
婆曰跛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

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日未審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
爲甚打某甲州曰似這等跛死禪和不打更待幾時
又打婆聞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州聞哭曰可悲可
痛婆聞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婆如
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州聞以偈問曰當機覿面
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
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
機看這婆子只世間俗婦尚能洞透佛祖心肝海會
道人豈可不通宗師血脉若乃肯心頓發誰不丈夫
其或因循當面蹉過此公案古來拈提者不少盡謂

浮盃受婆子折挫其不知婆子爲浮盃沉埋至今猶
未扶起大衆且道可中優劣作麽生分析噫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便下座

上堂

拈起一着佛祖一齊提放下一着聖賢悉皆縛轆轤
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惟九有沾恩亦乃四生
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瞪着橫拈倒卓何則不許
衆生亂描邈

上堂

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

心調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

眞正龍象子有時提不起放得下有時放不下提得
起不丢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
足下淸風起是否咦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靑幽也鳥
安詳珍重

上堂

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
界河伯神祇失卻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麽
師曰與老僧執杖僧曰恁麽不知更好師曰何也僧

曰清閒僧不做返更作愁人師便打

上堂

鐵羅漢撞着赤聲火金剛二家尚氣鬬堅强愚情不決問空王王曰諸行無常一衆知識還會此意不不然更聽一頌野衲門庭不順情尋常爭許白雲停乾坤不昧眞因果一定無干鄁畔人參

上堂

黃面老人沒傝僫悲願示生四月八一年一次熱湯澆捨死忘生而說法四十九年一字無末後拈花放不下惹得傍觀笑微微大似打破葡萄架欒然所作

業不忘撞着雲門要打殺貽累兒孫相將墮火坑尚幸琅琊云將此身心奉塵刹不然則遠磨一宗埽土而盡豈知今日有寶方老漢重爲分雪秖如此一舉還有報恩分也無衆中若有拈得出者管敎横身宇宙與諸佛眉毛厮結有麽良久云噫眞個在家爲客易果然出外作商難

上堂

大衆禮拜燈忽墜地首座啓曰銀釭撲地亂墜天花尚請尊慈重然寶炬令昇衢而再朗使法殿以常明師曰金鑪香臭靄玉燭燦光輝寶磬鏗鏘舉入天聚

會時如是巳爲山僧說法竟何也法本自法法外何法更欲說法恐辱大法雖然如是勉强與大衆商量個論法之體亘古獨存非色非空無名無相非隱非顯非暗非明非聖非凡非僧非俗法之說也自古至今天地世界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海岳山川四生六道未有一時不說也所以云塵塵說刹刹說熾然說無間歇大衆還信麽首座云信師曰汝作麽生信座云昨向上藍田裏過山水通融盡寶方師曰未是信在

上堂

首座云喫金牛飰飽孤峰頂上謳歌飲曹山酒顛十字街頭打睡如斯等輩混亂聖凡向上全提乞師拯濟師曰沒巴鼻漢大地無家有道心人在處安住隨時放曠自有來由兀爾忘緣各無分曉上來不須問過一定先知下去無要通情決然巳驗據楖櫪拄杖探海撩天如帝釋龍王鬪而臘戰憑一鉢三衣操冬倣夏然仁君宰輔見則傾心非爲馳騁謟高恭亦法使如然也大衆各宜秉志步武追先風穴之於白丁藥山之於牛囤潙山佑拾橡栗爲食大梅常採荷葉爲衣嬾瓉无收涕之工百丈示不作不食之戒其餘

眞叅實悟不可枚舉一個個打發如大鵬鳥翔翱萬里蓋地遮天似師子兒威震十方驚羣駭衆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是丈夫各宜知悉

上堂

世尊初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琊云雲門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時人秖知雲門罵佛若非瑯琊兒屈何伸此事如虛空挂劒號令人天寶印臨臺指揮龍象全提向上正眼難窺雖佛祖猶且皺眉況魔王安敢肆意化風屏息海岳儼然要具鐵膽銅肝始解步空捉影一任野狐精巖中脫殼從教水牯牛山下投胎秖如不落因果造化底人作麼生話會良久云輪王現出眞金子灌頂承封自自然

上堂

大衆恭請山僧上堂所爲何事擬欲求佛法單窮趁來窮更要超生死無事生出事莫若推雲歸洞府引月上蒲團相共虛明照一切不相干當時南泉抖碎虛空七花八裂驚起露柱石人遍體通流汗血不是凌行婆爭解同心結噫一衆知識自當藏拙

上堂

臘八逢辰叢林設粥所爲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庭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若恁麼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云爲它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寶方不免連貍奴白牯一時趁出三門外何以故正令行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不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即得在某甲則不然師曰更作麼生座曰閒挑布袋渾無事笑筭街頭一個人師曰也是閑弦子座大笑衆禮拜師下座

上堂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秖如悟後又作麼生是聖是賢難捉摸沒毛老虎頭戴角緜身提欲論空王良驥追風趁不着是不是非不非歸去來兮來去歸不是頭陀發一笑人天百萬總無知久立珍重

上堂

法鼓三通衆雲集看看紅日上欄杆淸風透腋祥雲起那事分明不隱瞞大衆會麼衆黙然師曰秖如與

麼還是大衆瞞山僧山僧瞞大衆若謂山僧瞞大衆
辜負大士卞心憐畢竟作麼生寶璧割城猶自肯須
知識者始甘當下座

上堂

曹洞宗旨寶鏡三昧鑑照往來不逃眞僞觀音來也
觀音一堂普賢來也普賢一隊文殊變化有多端一
時明顯一時晦且道何人共他作對不然但看曹山
問德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
月作麼生說個應的道理德曰如驢覷井曹曰道即
太煞道秖道得八成德曰和尚作麼生曹云如井覷

驢師曰作麼生會會得如井覷驢便明寶鏡三昧會
得寶鏡三昧便會如驢覷井會麼首座云某甲鑑和
尚即不堪和尚鑑某甲即得師曰你作麼生會應底
道理座曰隨緣應感即且置和尚喚什麼作物師曰
應物道理寶鏡三昧似驢覷井如井覷驢會得許入
曹洞宗不然則觀音普賢文殊也相將攜手笑同歸
座曰若論曹山猶涉廉纖在何則衲僧家不飲君王
宴焉賞野花叢沒來由跟着驢走師曰欲知古人遊
戲處須知足下不生塵座曰今日又遇和尚猶勝曹
山七步師曰更莫亂商量下座

上堂

良久云大衆有疑上來請問無事各自歸堂噫莫道
無事好金剛與泥人揩背汝等作麼生商量僧曰遠
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師曰好事不如無曰崑崙騎
象鷺鷥引一場纔了一場來師曰會得夜夜中秋月
不明日日枉燒香復曰時當年三夜四各自謹守隄
防若被小人算計一定攪亂法場前門後戶當仔細
大家嚴密保安康更須知有一好事達磨未來東土
彌陀不在西方會麼神心按定從空望半夜天邊挂
夕陽

上堂

良久云陞堂入室事如何秖爲西來老達磨面壁九
年不說法這一句作麼生道法筵龍象衆有會者請
出舉看首座曰某甲不出衆却道得師曰作麼生道
座曰家貧顯孝子國難見忠臣師曰道則不無秖如
達磨意落在甚麼處座曰某甲不煩多說話和尚惜
取眉毛好師曰白雲飛海嶽惹得滿天愁大衆有疑
則問不可法筵中蹉過不然是諸人之咎非山僧之
咎也珍重

上堂

撞鐘打鼓入室陞堂佛祖規繩叢林標牓未明三八
九切莫亂怔悼鑪焚寶篆臺炳銀釭緇素一室雲水
兩行夜靜雲收天地朗寒風颯颯透心凉西來教外
無傳旨太煞分明不必詳會不會庭前栢枯長果盧
陵米爛成秧釋迦老子開戶維摩大士起床一一分
明重舉似大家作禮各歸堂師下座揮尺曰直下承
當

上堂

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
議等閒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

似塗毒皷受槌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姊峰峻仞
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
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欃搶拂世間之孽
屑提墮坑落塹之類揭逃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
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
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
外一句作麼生道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
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

金銀琉璃珊瑚瑪瑙貴則至貴好則不好大衆還會

否若會則直下便是擬議則白蘋芳草所以僧問楊
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兒弄蹄行僧曰莫秖這便
是否岐曰湖南長老古人頌曰三脚驢兒弄蹄行直
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湖南長老如不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只如此意甚明
大衆宜當透脫不然山僧未免饒舌春風吹起百花
香馥郁芬披遍十方一切行人皆動念惟除金色罷
思量下座

上堂

維那白椎云當觀第一義師喝云大衆會得第一義

麼若不會且向第二義中薦取又喝一喝曰會麼若
論此事貴乎操履如行路人有路行路路窮上樹樹
到杪時再進一步則與佛祖同住秖如這一步作麼
生進咦淩空挂彩有眼皆窺唯除瞽目聞而不疑春
風不在花枝上一任靈峰哭子規珍重

上堂

維那白椎竟師曰收無量劫來事已周春風只到蓮
華國菡萏馨香徧界流大衆還曾合頭否若合頭古
人尚嗔作繫驢橛何況不合頭秖如山僧昨早停筋
披蓑頂笠弄钁頭到晚猶不覺倦若不履踐至百丈

堂奧焉能禁得大衆須是到恁麼田地始得

觀音聖誕上堂

五分真香預已然光明雲起徧三千普熏三世真如際以祝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王佐合國軍民共樂堯天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秖如天無盡地無底一切世界有無情身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二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珍重

上堂

泰號無明實不明憑條拄杖驗疎親佛祖撞來只是打看他那個解綳身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始得作麼生是藏身處沒踪跡會麼拾得捬掌咲呵呵寒山忘却來時道珍重

上堂

收山僧於法無罣礙秖欠諸人些禪債今朝一一爲酬償要者來支無後悔以拂子打一圓相曰上不似下下却似上上下打合總不似像會麼將謂有許多債主元來卻無喫孤峰夜半猿啼切激月攜星拱北辰

上堂

今夜初三明朝十一若問如來禪一切都道畢祖師禪作麼生會中九下七還會麼虛空有路虛空大可惜行人不解行若是有能行上去只饒佛祖也寒心秖如恁麼道會則直下會去若不會時寒各自珍重

上堂

一切佛祖異口同音共唱宗乘各宜諦聽有能聞者出衆舉似老僧壓尾當堂分付不然向第二門頭聽取一頌虛空不自行倒使崑崙走四處無可投藏身於北斗驚起烏兎飛乾坤兩肩皺野干盡潛踪獅子無時吼凡聖齊敎立下風彌勒當來續其後珍重

上堂

揮尺云虛空掛劍海裡燃燈遮地左轉令天右旋敎無舌人說法使無手人行拳然非今世定是前緣且道還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喫龜毛合索拴滄海驚起龍王上梵天珍重

上堂

易擺脫難放下明月清風來大廈易放下難擺脫東海南溟知幾濶或有人問是何因達磨直指真機括

53册

豈不聞昔有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着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古人於此有省故云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若非踏破須彌頂爭識金剛水際深

上堂

有始無終衲僧活計有終無始衲僧常規有始有終衲僧家具無始無終衲僧巴鼻透得一句生死自在透得二句來去自由三句透得可以為人天師四句總透得可以爲佛祖師大衆且作麼生透良久云五虎淩空攢玉兎二鸞冲漢趁金烏

上堂

曹谿一派來雲水兩行集畢竟作麼生大事都了畢如其未透但看黃龍心參雲峰悅三年無所得因辭去悅曰汝往依黃蘗心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仍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蘗方展具蘗曰子已入吾室矣心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蘗曰若不教爾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師曰大衆且道作麼生是大事了畢復曰奮然攛出虛空骨驚起須彌折斷腰

上堂

師彈指一下云大衆作麼生會衆無語師曰不會出世師空勞一彈指最無分曉句眞是難接背倚天長劍逼人寒不是其人徒側耳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須是寒山子下座

上堂

覺天空湛心月通明清沙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鑑藏山於澤爭如藏身處沒蹤迹藏舟於壑曷若

沒踪跡處莫藏身所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迴出聖凡漫天網子衝開陷穽坑兒跳過更有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金翅擊開娑竭浪龍宮王子盡竄驚

上堂

在欲行禪火裏生蓮拈起木杴撞破蒼天償佛祖債結衆生緣所以喫不得好喫行不得好行坐不得如意坐眠不得自在眠不許依佛座不許傍祖邊不許遊地獄不許住人天心不得揣口不得言只得如虛空相似究竟都來實可憐衆中還有甘分者麼㖿摑

碎虛空都撒却從教彌勒下生來參

上堂

羣峰鬭聳徒惱須彌萬派爭朝空疑海漠所以大同絕比本色超方如錦鱗獨躍龍門免煩點額似良驥衝開街轡謾自搖鞭垂絲千尺不回頭美料滿盤無着意淵漠自在海島逍遥須知恁麽不恁麽總不得一句要是其人會麽陶潛不肯休杯去今昔蓮宗枉掛名

上堂

以拄杖卓一下曰一回舉起一回新昨夜三更過孟

津驀然撞着風顛漢三脚驢兒丢蹄行即以拄杖一摑彼不審來因纔身見臨濟大師請決不平濟亦以拄杖趁出曰冤有頭債有主情理難伸任是馬祖快斧藥山利刀莫能劈析縱教雲門舌劍洞山唇鋒也斷不明正所謂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因事上堂

同風罕會據款結遂狹處倒走千乘之駒寬場難藏一塵之蟻各得隨宜受用無非妙行難思如實當機直須自契若則扶掖宗旨一條窮性命何貪但凡叩激已躬萬倍尊榮身不較故宣宗喫黃蘗掌不封粗

行沙門獅子承罽王刀永播別傳祖道爲得造深安遠自能革故鼎新用大智能不逐是非途輙受重賞罰方知苦樂寒酸縱湊地刀鎗莫驚任滿城火焰何懼命根不斷毫釐逆順不甘性相頓空百千生殺何涉馬祖一聲喝百丈三日耳聾黃蘗三頓棒臨濟一生心死若是英靈衲子立成笑具參方正眼却總難瞞畢竟獨超諸方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地上有程終莫走空中無路始千行

上堂

即心即佛幾箇奈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秪即心即佛也似蚖蛇戀窟作麽生始不拖泥帶水去咄復云恰好便下座

上堂

良久云汝等諸人從吾覓箇甚麽若論佛法各已具足汝於吾覓脚跟下早是蹉過了也諸人切莫遠馳求單單看箇波羅蜜忽爾頂門突出來皎然大似天中日法界虛空成一團佛法世法都了畢此時更擬復何爲大散關頭獨脚立地轉天旋止過莫及會麽僧曰作麽生是諸人本自具足底道理師曰待汝一

脚踏平須彌頂然後向虛空外與老僧相見便下座

元旦上堂

今年確與去年別有情一切離生滅今日不與昨日同四方八面演宗風坐見衆生成佛去惟有貍奴不肯通假饒德山施棒猶如鐵橛臨濟下喝勝似耳聾趙州茶他也不順雲門餠彼亦不從且道他具甚麼眼得如是去就只緣彼知有大衆彼既知有畢竟知箇甚麼噫摩醯撦着仙陀婆見聞覺知使不着

上堂

首座舉云入無量義處天雨四花放白毫相光地搖六震輪王寶髻未敢輕窺今日臨筵乞施大衆師曰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踐萬丈玄門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不顧補囊破鉢何留行平地驚心步險崖放膽本色分上智眼鑑諸秖如不涉此因緣又是甚麼去就首座曰畨畨摵摵眞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

歲夜上堂

古云臘月三十夜作麼生折合去山僧借路經過大衆有解折合者老僧與你商量莫不是頓悟自心郎名爲佛不莫不是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不莫不是瞥地一飜通身解脫不莫不是言前薦得句下承當不若作恁麼會孤負先聖去也且道作麼生得不孤負去良久云嘍囉國裡生嘍囉便下座

上堂

明白太甚其或未然黃公喫惱問張婆貧窶教人怎奈何張婆嘻咲答黃公直須節儉做家風黃公得意飜身去四下門前栽荆棘截斷人間是與非果然家業重新起二下商量生意通果是優餘賽石崇衆中且道他作麼生意得如是慶快博山出曰向上玄談不勞拈出斷索殘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若如是透得則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趙州茶雲門餠不勞舉着山曰和尚齒不關風師曰爭奈宗門慶幸山曰觸着家風不是家風師曰雖然如是此一上堂特爲四衆緇素等山曰却請和尚下座師曰業障隨雲走靈明逐日回

上堂

不論一義二義只要直下便是大衆作麼生說個直下便是底道理僧曰露柱燈籠踍跳師曰何不道頭髮連鬚眉毛合鼻會麼會則便請領去不然關山萬里便下座

上堂

此事若舉起無風起塵如放下猶雲蔽日縱然不舉不放又在顛頂一切屏除未是佛祖境界畢竟作麽生是佛祖境界嗄嵐風起處乾坤震刼火燃時世界空

上堂

南無薩怛多無始笑呵呵畢竟因何事憍陳如達磨一個混衆一個獨坐這等誵訛今古禪和幾奈何却有露柱子返是覷得破大衆且道他覷破箇甚麽良久云動地驚天一場懡㦬

上堂

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

臨終辭衆上堂

今年只有兹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着切須綿密做工夫從上佛祖皆因如是昔歸宗座下僧夜大叫曰我悟也歸宗次日上堂曰昨夜大悟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元是女人做若論歸宗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歸宗其一也此僧若不的的當當到這田地怎肯許它大衆且把這公案左看右看反覆細看是箇甚麽道理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且喜沒交涉此是老僧今日最後分付一着大衆切宜珍重

小叅

一定不空如人捉風一定是空如鳥遭籠空却不空佛不居中佛本非有誰在不在露柱生兒解做買賣賣者本無一文買者不受一塊惟有春風乃自知百草頭邊解揑怪

小叅

叅學之士道眼未明但當看箇話頭要立個堅固志如一人與萬人敵安敢放意縱出方了孳孳然念念然管甚麽色管甚麽聲寃也不管親也不管佛也不管凡也不管非是不管有死對頭在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雖然如是最是省力不須念經不須拜佛不須坐禪不須行脚不須學文字不須求講解不須評公案不須受皈戒不須苦行不必安閒於一切處只見有話頭明白不見於一切處條然一時驀地如日昇空十方普徧盡大地是個話頭所謂打破大散關直入解脫門到恁麽時節方是得力處故云得力

處便是省力處也到此始有說話分方可見人探竿在手得大自由不受羅籠看宗也得看教也得遊方也得住山也得禪定也得散誕也得作佛也得爲凡也得混衆也得獨居也得所以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一切卽一一卽一切無第二人此事若不從自心契悟一回縱有見解如說食不飽大丈夫兒決不說了便休自已相欺誑若不踏到底定是不肯住到底人始不被諸法緣轉自有通變解向有佛處趓一步無佛處放一着使一切聖賢挫折它不得討甚巴鼻天地陰陽算計拘束它不得因果罪福其奈爾何只

饒佛祖到這裡只得吞聲忍氣何況其餘蓋爲得大總持王三昧也切宜珍重

小叅

究竟窮極不存執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有時卽心卽佛純一酥酡有時非心非佛顚預漆黑有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生金剛圈撞着頭疼有時不求佛不求法不求僧爛栗刺踏着脚坼有時東涌西沒不住有爲有時南現北藏常居無額有時探竿試杖撥草瞻風有時無影尋蹤驗賊捉賊顯大機施大用各賽精肌握大權奮大威單行擲摑魔佛界空凡聖情滅大家團欒同共休歇

小叅

事不盡於心蓋因理不明理明無別事萬法心兄弟左右常時用用無有我人本自如如體何處乃非眞乾坤非是大日月未爲明種種諸三昧順逆啓愚扃金沙馬郎婦東際善財身本證無依欲發用駭羣英喚作事得麽喚作理非親事盡事無礙理空理自明管甚戒定慧說甚殺盜婬入門便棒喝纔出不放行大死仍復打痛處愈加針壁立千萬仞不通凡聖情佛祖亦莫測何況天鬼神叅禪學道者休令理事萌

要入五宗旨須當理事精千聖不傳法單傳無事心無心無事相諸佛及衆生了了這一着非來去與今

小叅

三十年來學此道如今連學一齊掃掃不去的似究家送不向前推不後拽杖翻然打木嫂說得石女豪嚎叫這般古怪事難憑引起鐵牛呵呵笑大衆會麽咦三脚驢兒夭蹄行問誰跨也誠希少

小叅

禪家流當勘破畢竟自身無有我無我端然彼卽空說箇空時猶話墮萬法齊觀總秖麽了無一法是眞

宗佛祖架上雲烟閣賢聖齊敎立下風三界無心無爻好何須更把塵勞掃妙明殊勝竟無貪世界何須生懊惱君不見牛頭昔日曾輕慢設有一法過涅槃我說猶如一夢幻果然見得分明隨處盡是家津不向色聲取捨從他虎嘯龍吟滄溟晝夜無停水誰論其中古及今

小叅

路傍得底終險途中受底仍虛自心解者猶差從它悟底曷是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得是去若於大變門頭密契一場則知世尊拈花頭陀微笑正似

空花捏目敎外別傳互相授受又是白玉增瑕千般去就有膽無心無限鋪排誑謔狂子何必別峰相見豈須肘後懸符眞裔出頭不昧高鑑還有麼要定乾坤之智眼除非足下有生涯

小叅

道人住處人難住日日日輪從西曙萬象雖同異樣天森羅純是珊瑚樹金毛耕耨無土田上下四圍惟一路炊無米飦飲不乳酥飽禪悅味行無爲事共三乘龍象出纏集五宗貍奴返故肴毛厮結復云誰木上人家頭一戶能知勿許知解慕勿令慕法爾如然

絕思惟千里同風齊免顧

小叅

昔者楊岐方會大師佐護慈明之道總柄綱律三十餘年終師之世後赴楊岐請老屋頹拆不蔽風雨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終却之遇夜雪上堂云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脚項暗嗟吁飜憶古人樹下居觀乎古人眞叅實悟體量越格實已到佛祖地位尚猶不肯自安仍如在學分中行履孜孜不矜受用清澹我汝濫膺林下飽食煖衣寒附紅鑪夜安厚被三時閑暇百事無干尚不足心猶無慙愧道

行弗備習障未除一生如意累世牽纏切宜悔心專一向道叅求向上盡却今時性理未明如喪考妣念念不捨以悟爲則直須打破大散關方可縱心行路去珍重

小叅

心有一法在處不安心無一法未免顢頇有無心不着畢竟是何端江山礙眼情非瞥心境居胸識未乾故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橫行也得直行也得無能攔攩殺也不怕活也不怕豈解傷鋒爲伊有過霄

路徑行於鳥道何處覓蹤由似幻人把捉伊不住佛祖尚不奈何況天堂地獄耶大衆須信有這箇道理秖如不落聖凡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大鵬鼓翅飛龍震獅子頻呻大象驚

小叅

一念不生諸佛衆生無二相三心勿起五宗百派總孤明十方三世詎安六道四生何立了無所了了得元了自心明無所明明時秖明本性三藏不談別事五宗豈鬪宅乘性理未徹故起萬種參差心地若明渾化自家肯薰玄路登而開義網關棙碎而破疑團

更不滯句隨言一任曇花開徧野竟休循行數墨儘從貝葉散彌天六載苦行是何緣秖爲演若九年面壁成甚事專引迯兒正眼觀來誠如一夢唯有一眞一切眞棒喝徒勞驅使萬法總一法殺活枉用行持千聖不奈它何秖是元無所有諸方盡力歸仰皆因脫體全空從敎五位排班覓蹤迹了不可得三玄門啓求影響畢竟難知百千文殊神力難出那伽一箇普化靈蹤驚飜大地爭似野狐能變化不出黃蘗圈積縱饒牛牯解飜身仍受南泉嘔氣三千門下百萬人天檢點將來盡皆喫棒且道過在甚麽處噫秖爲今時有未免古時無

小叅

佛法非法貴在悟達祖道無道要須親到達則決聖凡之是非到則斷人天之果報達不達一念無生定自發發後千燈共一光不須更議其生滅到不到一念純眞當實造造到因緣纔熟時一定虛空解跌倒論甚佛祖談甚法道十方法界絕行踪陽能空花何處討

汝等諸人旣歸法會當以法爲先若不得法所修何益何者是法卽汝心是古云卽心是佛卽心是法法

佛無二僧寶亦然故云萬法從心生還知此心麽卽是目下歷歷孤明晃耀乾坤底又古云心法無形貫滿十方此心在眼能見十方色在耳能聞十方音如是六門無不鑒覺須自省悟若不識此心縱修十善亦非解脫縱得大定亦非究竟縱有辯才智慧只成乾慧不免輪迴汝莫言但要空五蘊便度一切厄苦不知五蘊本空苦厄何有經不云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空卽心也色受想行識亦心也所以凡所見色皆是見心經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心體此心一悟無色無受想行

識無眼耳鼻舌身意乃至無智亦無得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若能如是何處不畢若不悟者但於心法無形貫滿十方中叅看忽日叅透光超日月大納乾坤方是入頭處管取有說話分自然不被一切有無事縛珍重

小叅

昨夜雷轟電掣打破虛空腦裂不甘哀告毗盧不能依公斷決大衆有知者爲伊分雪僧曰總在和尚師曰聊與一摑

歲夜小叅

時當三十夜當知折合處雲從龍風從虎九九八十一五五二十五西天四七宗東土二三祖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趙州黃蘗不落其數叅

臨終小叅

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笑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故云我今安住常寂光名大涅槃縱佛祖由示玄妙差別門庭七方八便接誘羣機總不出大寂滅光而已

念佛法要

念佛人要心淨淨心念佛淨心聽心卽佛兮佛卽心

成佛無非心淨定念佛人要殷勤淨念相繼佛先成佛心充滿於法界一念無差最上乘心念佛絕狐疑狐疑淨盡卽菩提念念不生無繫累十方三界普光輝念卽佛佛卽念萬法歸一生靈燄靈燄光中發果苗自然不落諸方便念佛心卽淨土淨心諸佛依中住念佛心勝萬緣空空心早上無生路念佛人要心正正心一似玻璃鏡十方明淨物難逃萬象森羅心地印念佛人要須切切心念佛狂心歇歇却狂心佛現前光輝一似澄潭月波瀾浩蕩不相干聖凡示現離生滅念佛心聽時節時節到時心自悅似遭網打破大散關如失珠打教黃河竭見有是利不思議非爲饒舌爲君說念佛心須猛究直下念中追本有非因念佛得成佛佛性亘然常不朽驀起眉毛須自看瞥然親見忘前咎念佛人有因由信心不與法爲儔叅禪講解全不顧直下心明始便休露地牛耕翻大地漫天網收攝獼猴生擒活捉威天下越祖超宗異路頭普勸念佛叅禪者莫把家親當怨讐

普說

叅禪者須得禪源底要玅方有語話分此語無來由沒格式但應機便用實無有鋪排着量之言所以云

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門外是曰不問那個道州曰甚麽道曰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此等語話可商量乎盡是禪源到底句但具眼者自然相契學此道者亘須無有學處始有學分若有毫端許可學者未是學也昔香嚴豈不具學眼不悟道不見性耶爲甚答一句本分話不得蓋學心不散能所未忘禪源未透也及乎一日因擊竹大悟始知從前盡是枉用身心故偈曰今年窮錐也無可不是乎此事實無與人商量得亦無從人學得得者相見絲來線去你一拳我一掌你罵我我毀你大家歡喜並無人我如或菴曰山巒杜拗得能憎不知其幾忻慶也此等如木人與石女相談言言開有清趣終不是孟浪欺心瞞人的語解說此語者固是難得他三二十年不解開口纔通一線吐一句如獅子哮吼衆皆驚駭蓋解行相應生機頓發素非一等如慈明到神鼎秖道一句屋倒也天下搖動想其語若在學佛道上來據汝將三藏十二部內千七百祖錄中飜下交解下盡都無撈摸處論說法解義誰又過十地菩薩及神光雲光德山亮座主等耶一個個到此門下都無開口處可不是爲第一貴勝乎若未到禪

源底第一要謹愼言行莫馳騁見聞之學爲已任恐撞着沒巴鼻漢纔一劄着心憤憤地如火發相似又不肯下心參求懺悔盡不免現招苦報如僧謂雲門如初生月曲彎彎地遂失雙目如疎山一句肯諾不得全受三十年倒屙話到此不得不膽戰心寒千載龜鑑豈欺人乎要得心中怗怗亘須已躬下事明白古人境界中通得左之右之手舞足蹈不知幾大快活逆行順行天亦莫測正是古人行處我不行古人用的我不用總是不令人覷破雖則分外得出頭來一一盡是本分上事終不是捱墻葉壁的耳故歸宗見僧來即斬蛇來者謂是麁行沙門南泉斬猫兩堂僧擬議不下文殊殃崛殺佛疑殺人天白白將人生陷活埋這等境界幾人夢着翻轉乾坤的手段始能名播今昔德澤諸方湖海衲子誰不荫此心念但學地不盡終不至於無學地用度雖口說得十分相應到臨機應事上七花八裂未免敗露如野干盡其聲勢必不駭象忻龍也學者可不勉諸

普說

學佛道者第一不得住學地要行到佛祖田地始得故善財參一百餘城但言我先發菩提心云何教我

學菩薩道如云無有一法可得名菩提心從上諸祖所得豈有少法可得也故僧問九峰虔曰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峰曰釋迦慳迦葉富僧曰如何是釋迦慳峰曰無物與人僧曰如何是迦葉富峰曰國內孟嘗君僧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峰曰百歲老人分夜燈你仔細看是有學是無學雖然如是直是行到方知有此事但行不學十有九到但學不行十無一到學行兩全十修十到故釋迦六年苦行達磨九年面壁馬祖二十年不開口趙州八十歲猶行脚克符一生穿紙衣玄泰一世着布衲張九成看個柏樹子呂純甫提箇趙州無古今得此旨者筆言難盡一箇箇都是實行上做一時打破漆桶自然頭頭上合物物上明古今用不盡底到手了也要用時果如貧婆摟草隨手拈來不行但學縱在三藏腹中穿下過千七百則透將來及乎定業到時未免一場熱鬧想無別念只是啊哪然定業者何即是無始熟用之境也雖知此咎盡力掃除愈加紛雜行力不久雖然修進又不知不覺打合輥作一塊去也若要定業究家散去第一不得打掃他但把個敵生死話頭頓在面前與彼抵捱必然胡思洞裡閑神野鬼妖狐怪類佛魔天衆

近不得也昔槃特伽曾持掃箒二十年生死心破證無生忍安有盡力行持者不瞥地耶然切不可恣肆言易山僧三十年來着實力行尚自走作不奈何況不下死工夫得成就哉故汾陽曰古人二三十年方纔成辦況乎今時余每向人前弗敢言易不是用實力曾覷破古人巴鼻安敢說這個話定不是饒舌瞞人瞞人之罪定非輕也衆等若肯發心從善財本分上用底諸師話頭上做將去憤然一念弗計遠近年月管取有日如雲開見日大地光輝就解向佛未行到處把關下寨攔攩野狐揀辨是非入平等際却不被六師牽入社火隊誘壞後昆污瀆先聖眞獅子兒一撥便轉決擇種性若非飲光別傳印子上的縱是足踏蓮花頭垂寶蓋辯若懸河橫身宇宙一定當面便吐何則秪要選取一個定乾坤底手段沒查滓的心腸扶振宗風作將來眼佛法千生莫遇祖道萬世難逢某甲幸緣一遇如獲無孔鐵鎚身心迷悶有年忽於大好山行下過如獲至寶身心忻躍迨至今時用度不盡始知千聖共傳無底鉢生生世世永馨香伏冀當來好心珍重

皮囊歌寓河南公署作

臭皮囊不久長人生切莫逞豪強爲王爲宰爲民卒一旦無常夢一場勘破了罷思量各循造化過時光乾坤中有能仁肯解使時人出苦殃且問着是何肯畢竟要從何所取智者深知是妙心此心靈妙無堪比不蓋天不擎地萬象森羅何足計浩蕩虛玄古及今誰云生死并來去大丈夫宜立志不悟此心都不是想起輪迴實可哀切須入道當迴避這避方快自見一念無生都解釋突出眞常大涅槃圓明寂照凝天地雖然見得的明明亦要遇人末後句末後句若何爲我佛拈花示衆時人天百萬渾無措迦葉微微

笑逗機三千七百今猶古俱要通方向上歸這般事絕語言到家全不涉因緣空生枉在巖中坐鶖子徒存日百篇使不得智與能三藏玄談我未曾一念如如無上道九流三教豈能臻論乎如卽有無有非萬象諸幻有無非虛無斷滅無會得有無之方便窮年相伴古毘盧超三界出迷途不用從前諸葩模解向異中提異類隨流順逆自危孤僧不着俗何拘盡世能爲弗遇渠壁立千尋難近傍交馳棒喝是何如言有骨用無爲萬別千差自益時不持不犯無拘束殺佛焚經破網疑大手段方敢縱不得別傳非釋種破沙盆內入傳燈大好山中醒世夢醒悟後似非曾何殊萬死及千生抵因不契無生理所以生生起愛憎愛憎盡祇一靈洞然明白是何人這般極則言難會笑殺南無觀世音

七旬自慶文

恭惟老老大大幻身屆於古稀孜孜乾乾深造基於志學覩般若之甚深肯心頓發入無住之三昧卽色是空實宗乘之至極決志研窮得綿密之細推是無卽有機緣將熟鄭值元來天然透過大好山如此開鎖倏爾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登臨濟之堂爭甘棒

喝躡雲門之室曷領顧唳入溈仰之門廳千尺井中不涉蹈法眼之方丈二指掌內無干僻隱種穀於峩峰寶方近三十白放曠持杖於湖海壽昌餘二十秋坐方丈而捉空花多貽後進登禪牀而探水月猶累先叅結制各處道場提揭諸緣輻輳掛諸方之唇齒疑殺顢頇走四海之足跟開驗得失古怪去就除解笑者同叅奇異行藏唯忘言者共住終朝穿衣喫飯淨裸裸以忍饑恒時待客迎賓絮叨叨而忘語得如是不可思議一任虎嘯龍吟成一切無盡藏微儘從象回獅吼祖師命脉流通賢聖巴鼻露現別傳玄旨

應在斯時虛空有窮弘贊莫及傾誠仰祝老和尚住
無量壽普利人天藏向上機均膺緇素者也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上　廣照弟子愈本證字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壽昌和尚語錄卷上終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下

門人　元來　集

峩峰問答

問世尊開堂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爲甚末後拈花示衆乃至飮光微笑便言不立文字敎外別傳正法眼藏密付與汝未審作麼生說箇密付底道理

師呵呵大笑曰明瞞猶可暗騙難當

頌曰劃斷巫山十二峰孤明一鑑映晴空人天百萬皆驚駭負勝全歸掌握中

問世尊初降手指天地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爲甚至雪山覩明星方悟未審悟箇甚麼

師曰咦一乾屎橛說他作麼

頌曰誰把虛空計限年森羅萬象自留連縱橫施設無窮數成壞何嘗到彼邊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之士爲何又出得敢問罔明有甚長處

師咄曰這野狐精三尺趁出去

頌曰不向鋤頭尋活計却來架上打鞦韆鑼鉤鼓弄歌歡樂鎮夜令人不得眠

問善財至妙高峰覓德雲比丘七日不得後於別峯

相見何也

師舉尺曰噫這是一切峰首請善財來相見

　頌曰塵塵普現寶王刹豈可相逢往別峰獨有狸奴精古怪法堂跳出上穹窿

問初祖九年面壁直接上根未審渠還用功也無

師曰噫這無用漢說他甚功

　頌曰不諳世法出世法却來此土嵩盧都人天凡聖皆嫌棄反得清名上祖圖

問二祖說法天華亂墜地湧金蓮為甚麼立雪求達磨安心

師曰這老有些意思不解將金博金却解以塵去塵

　頌曰三藏琅函砌滿懷人間天上歎奇哉知非斷臂求心法誰想獃獃亦是獃

問神秀在五祖會下為教授師因甚將衣鉢付盧行者去

師曰盧公何曾受衣鉢莫謗盧公好

　頌曰老成人愛老成人一錠金還一錠金具眼終須知本色豈應看錯定盤星

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感百鳥啣花見後為甚麼却無

師曰噫不唧嚠漢被人換却眼睛了也自此不解見神見鬼

　頌曰一世榮華曷可誇千金不換野人家門庭險峻人難近鳥獸何能再獻花

問古云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為甚麼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師曰咦蛇頭鬼腦

　頌曰悞入禪園見作家新翻時樣破袈裟有時包裹三千界不許時人亂撒沙

問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如何是本閒底法

師曰墻壁瓦礫

　頌曰情知國難出忠臣不至艱危不見人到得南陽門裡去何須更要問關津

問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未審中心樹子作麼生得通去

師曰不於五濁惡世實難尋他

　頌曰佛於濁世事行難箇箇聞之着實參忽日足頭而撞破竟休出嶺問津關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未審露柱與燈籠是同是別

師曰噫却須問取露柱必為子說

頌曰四洲風月不同同夜則西今日則東聊與時人通線路須彌山隔在其中

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普現一切羣生前為甚迷者迷悟者悟

師曰噫怪一切人不得

頌曰天輪晝夜亘長明不見皆因翳眼睛更有一般奇異物六根不具却知音

問古云一切不為佛也不作未審作箇甚麼

師曰咄聽誰恁麼說且去作佛好

頌曰威音外是一乾坤一箇人兒住一村無上涅槃為伴侶省煩家業不須分

問三千大千界無剎不現身為甚普眼覓普賢不得見

師曰咄怪得普眼覓不見普賢覓自巳也不見在

頌曰何似當機不出塵蓋因見上太分明更須知有超方意罔象收珠不足稱

問異艸靈花覩者皆羨因何又道有眼如盲方有少分相應

師曰這事要問野狐精卽向汝道

頌曰好事不如無事好牽起還應重跌倒要得清安一世閒獨羨平田使犢嫂

問不涉言詮速道速道

師曰咄汝性急作麼待我慢慢道也無妨

頌曰孤雲來去自優游管甚時人喜復憂不讓金烏飛玉兎何妨鷲子與螢流

問寒山拾得終日或笑或哭敢問渠還有地獄分也無

師曰啊他那一處無分

頌曰出纒入解入纒行鐵壁銀山一掌平徧體黃金膿滴滴眼睛鼻孔若銅鈴

問磨甎匪作鏡車鈍在打牛秪如打牛牛在甚麼處

師曰咦知過必改得能莫忘

頌曰大方廣博納虛空無限行人路不通一遇到家人的信不勞舉足在家中

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

師曰咄且照管話頭着

頌曰卽心卽佛卽是心非心非佛卽是佛擬議墮落野狐坑不擬仍沉黿鬼窟裏畢竟何者是佛咄

問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未審他是貪味供養未審是法爾如然

師曰莫錯擬蒼天祇許大也
頌曰抛却轅門坐玉堂寒威凜凜整朝綱山河平
靜歌娛宴上爾何消更問當
問靈雲見桃花大悟玄沙爲甚麼不肯
師曰大有人不肯玄沙在
頌曰不學行時先學走自然引得傍人笑鐵牛不
怕紫金毛衲子河沙幾個曉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假饒到後作何勾當
師曰咄看脚下紅線着
頌曰相逢直要辯來因眼裡無筋一世貧明暗兩

頭俱解住倒行始是出鄽人
問楞嚴經云認能推者爲心是認賊爲子爲甚道塵
塵刹刹現全身
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頌曰潑天銀浪掩山來來一回時去一回萬派千
流如鼎沸和同到海亦悠哉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尚有
何事
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頌曰未明明迺共貧誠貧富雖殊一樣心道行臨

深如履薄通玄爭肯枉光陰
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箇也不消得抛向
水中未審渠具甚麼眼得恁麼
師曰喫賣燒餅底手脚數他
頌曰手段雖低計較多愛河翻鬭爍迦羅果然被
撼徐徐去子母俱焚莫奈何
問王老師做一頭水牯牛卽今還在甚麼處
師曰一塵不空到是極馴
頌曰可笑叢林今古客路頭不見曷參禪南泉遷
化爲牛去誰不驚惶歎可憐

問禪卽不問如何是宗
師曰葛藤絆倒太虛空
頌曰問宗不問禪妻死哭黃天劈脊三兩尺痛快
莫成顛
問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離知識又成灰斷作
麼得相應去
師曰嘵山露連纏骨水流不斷筋
頌曰層層疊疊接青天水曲山彎沒際邊碧眼老
胡都不涉蓋因不肯續燈傳
問廣南有顆鎮海明珠仰山未嘗收得敢問和尚還

曾收得否

師曰囫你那日見的鼈

頌曰誰道神珠鎮海涯纔方舉念悉皆差枉勞婆竭殷勤守徧滿乾坤總是他

問威音王前有一對無孔鐵鎚大悲通身手眼爲甚摸索不着

師曰聞時富貴一文不如見後貧窮萬金不換

頌曰須彌下際普金剛透海穿山總放光間有野僧能粉碎人間天上少承當

問普化時常打筋斗未審渠是何心倖

師曰絕好心腸肥邊易得瘦肚難求

頌曰爲因描得盤山眞便解蘂林翻筋斗天下道彼是瘋顛寶蓮臺上呵呵笑笑甚麼活跳蚤

問古德云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拄杖既無奪箇甚麼

師曰奪得它手裡無底纔見手段

頌曰劃斷山頭幾白雲清風秖得努雙睛空花陽燄能收去送得來時有幾人

問布袋和尚向十字街頭等箇人來未審這老漢是甚麼心倖

師曰待汝等着他來卽向汝道

頌曰一生單等個人來誰覺其人久在懷可惜諸方雲水客空勞神力用心猜

問石頭問南嶽不慕諸聖不重巳靈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何也

師曰噫死强漢着甚來由

頌曰毘嵐持往一乾坤萬象森羅悉巳遷此是瞿曇收放的根苗聯續至今存

問百丈再叅馬祖竪起拂子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掛起拂子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聾後得箇甚麼

師曰咄釋迦老子付迦葉的

頌曰千鈞弩不爲鼷鼠一舉鋒降師子威龍象觀之心膽碎世間天上實希奇

問法是諸佛說因何諸佛又以法爲師敢問諸佛未生時法在甚麼處

師竪起拂云會麼此是佛法僧之師

頌曰衆中不有寒山客決莫同他說一言昔日丹霞無點化決然道彼是瘋顛

問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未審是那一

重關
師曰是這一重不差省得又加搕搥
頌曰箇漢從來不受欺未嘗舉意我先知蒼蒼也
解知人意何況人天調御師
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趙州爲甚麽又道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師曰賊終不認贓贓露爭不得
頌曰干將決不讓不平但是當鋒猶損巳天下聞
風必恐驚三頭相滾復何喜
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修行人慈悲何在

師曰好小人惟憧君子愼獨
頌曰九重圍禁鎭天威勑令通行徧九區剿賊除
奸梟詐佞施行發政按時宜
問古人有箇未了的公案請師銷繳着免得掛人唇
齒也好
師曰可不妨舉起甩解氷消
頌曰拿住中間布袋口那畏千頭與萬頭麤細聖
凡收在內管他歡喜及憂愁
問曰古人畫圓相呈了作女人拜看將來是甚麽氣
象

師曰拈花示衆誰解破顏
頌曰紅粉佳人續祖燈金沙灘頭馬郎婦人間天
上獨稱尊此等何嘗在二數
問古人戲椎擊土土碎豁然大悟未審悟在甚麽處
師打尺一下云百雜碎
頌曰遊戲三昧成羣作隊搊痛鼻孔連悔至悔跨
驊騮兮五嶽逍遙碎金剛兮一身富貴一根榔栗
活如龍萬頃滄波齊屏息
問古人書心字於門壁上其意云何
師曰無事枕松石賣卜掛招牌

頌曰爲人不得賣心肝百尺竿頭進步觀覷透古
人眞實意縱橫海外把天瞞
問敎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假如須彌山作麽生
轉
師曰咄收放芥子孔裡着
頌曰一塵一座五花臺法說如雲遍九垓奇怪衲
僧都不采何須轉物共如來
問大覺叅臨濟濟竪起拂子覺展坐具濟擲下拂子
覺收坐具而去敢問具甚麽眼不禮而去
師曰啊你曉我會無我無人

頌曰電光石火兩相撞饒一尺時讓一丈幸有虛空作證明釋迦迦葉一般樣

問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爲甚燒菴趁出

師曰咄婆子燒菴趁象手脚師僧受屈陷虎心腸

頌曰變通另是一乾坤縱奪生涯殺活中一段風流真有趣高門兩下振宗風

問事從函蓋合理應箭鋒拄作麽生是箭拄鋒函合蓋

師曰關逆逢達磨

頌曰不假揚眉先已知開門億得閉門時龍驤雲

起師資合虎嘯風生賓主歸

問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得祖正法眼者秪三五人牛頭亦未知向上關棙秪如關棙子正法眼相去幾何

師曰咄且向大門出莫過祖師關

頌曰瀟水湘河十八灣舟行前後每相攀雖然阻隔無妨礙到岸清幽一樣閑

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云古路毒蛇頭戴角如何是古路

師曰咄行歪難下足尚未省來頭

頌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未到多應被彼瞞慣得乾坤同隻眼從他言語百千般

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敢問世尊未出世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咄曰會說說都市不會說家裡

頌曰物物夏長春生人人頂天立地是有是無知心知已

問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和尚年老還用侍者也無

師曰唔須是用他不許近傍

頌曰端居法界獨稱孤寶殿倚倚一物無濟物利生常勿憚不教人拜佛毗盧

問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畢竟如何得到家去

師曰路見不平拔劍相助

頌曰太阿鋒出匣多因斷不平二邊俱一則中道勿令贏多少無勞諍是非不足微三頭并六臂不許入中廳

問趙州行脚時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於今無人舉着請和尚舉

師咄曰後生多明日老人多往時
頌曰眼光爍破四天下再不令人暗處行賓主無言吾舉了不知陷殺幾多人
問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此意如何
師曰啊有口無心說話極真
頌曰異類中行出世奇四生生過總無依天人師也非為貴毛角空兮更解飛
問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為甚留得彌陀觀音在

師舉尺曰唔思大今日遭手了也
頌曰三世諸佛被宅吞他今忽地遭吾手令伊一尺碎微塵致使彌陀法道久
問普化搖鈴禾山打皷石鞏張弓迦葉作舞恁麼伎倆還當得宗乘也無
師曰要求天上福須用世間財
頌曰老人說法懶開口秖使皷鈴弓箭走有智相逢不展眉無情撞着頻招手
問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作麼生是不轉的經

師曰梵音深妙令人樂聞
頌曰手不釋卷摛文字三藏琅函一口宣不是聖王能具眼險些一衆黃巾兒
問韓文公一樣問大顛與首座一樣答因甚麼不肯首座
師曰唔莫錯會好郞是首座不肯大顛
頌曰勘判諸方同不同有時西覻有時東文公若具摩醯眼爭肯留衣服大公
問久聞忠國師遺一無縫塔卬今在甚麼處
師曰咄陝府鐵牛糞堆裡倒在請去看

頌曰從來久美南陽塔舉世無人解去尋雪竇當時指倒影至今湖海謾沉吟
問三世諸佛不說法歷代祖師不參禪且道甚麼人得恁麼去
師曰此是盲聾瘖瘂者
頌曰竭世樞機定不乖方圓左右妙奇哉門前各有通霄路豈向街頭問擾獃
問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且道如何是此經
師曰學而第一

頌曰行行卷卷太分明何必摩訶說起因萬象森
羅齊顯現空生徒自淚沾襟
問佛知無量劫因地中事請問和尚三世前那事還
記得否
師曰適纔與汝道底
頌曰這一時通歷劫通古今三世一塵中虛空有
盡渠無盡剔起眉看同不同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答火燄裡看是阿誰
頌曰疑雲散盡露金烏海嶽虛明鑑有無從教劫

灰都散盡端然不涉赤鬚鬍
問珍財滿室非貴濟貧賑乏爲佳請和尚隨時飲啄
底布施些子
師曰近前來領去汝若生心受施未免有事在
頌曰澗飲松餐志獨高爭如出格老風騷浮山五
味親供衆常住何曾犯一毫
問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却敢問老和尚還吐却
也無
師曰咄月有忻潭之意水無愛月之心
頌曰大人君子意平懷不棄愚而不尚乖若要與

君通一線莫遊南嶽與天台
問睦州關門雲門損足便大悟畢竟悟得甚麼
師曰咄叫發眼夢事務多端
頌曰爲人須要爲得徹殺人必定要見血有些氣
息便相妨懸崖一撥命根絕
問傅大士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卽今春生夏
長秋殺冬枯其中還有爲主底也無
師曰當該値歲
頌曰人人各有先天祖剔起眉毛不用覷萬象森
羅藏在內分明頭角莫瞞頂

問某甲捉得個野狐精莫犯和尚諱否
師曰咦敢莫是個死猫兒在
頌曰若是野狐能變化金毛隊入心無怕拿來開
口與吾聽斷不莘伊眞及假
問汾陽問首山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
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陽大悟敢問悟得甚麼
師曰咄秖這個是韓獹逐塊
頌曰千年故紙好合藥秖要醫王解下方有萬家
財都付與不消昔契也爲良
問道不屬知與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如何得

相應去
師曰噫不知眼中有翳却怨空裡生花
頌曰嬰兒秪要乳酥嘗那管親娘不是娘直待有
朝來具眼塵塵刹刹顯全彰
問十字街頭打睡千尋海底翻身斯人堪作何用
答咄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頌曰解向佛前欺侮必然祖後生端白日青天打
睡三更半夜盤桓古怪蹊蹺諸釋種至今天下黑
漫漫
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一法

師曰中山河大地卉木藂林
頌曰見聞知覺最朦朧萬象羣靈一握中不入白
雲家裡去爭知足下有淸風
問甘行者在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
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
行泉聞便打破鍋子是如何
師曰咄一箇跨海征東一箇便漫天收北
頌曰因緣撞着死冤家出入行藏豈讓他此橫鐵
槊彼按金义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

界左右不然教行人如何履踐
師曰腦後見腮不與往來
頌曰倏然巳到法王家管甚千差與萬差丈六金
身同草用涅槃煩惱總空華
問教中鈔解疏疏解經未審經解甚麽
師曰吽一箇連累兩箇三箇連累四箇
頌曰連環綺互莫申舒一竅虛通一亦無是事不
從人所得達磨故所葛盧都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畢竟在甚麽處
師曰咦火鑪震動通身汗流

頌曰彌勒當來下生人人活陷深坑現在兜率天
宮白白將自羅籠金剛般若兮無人無我華嚴法
界兮勿西勿東火鑪震動堪作麽須知下載有淸
風
問某甲有二百問請和尚一句答來
師曰啊答也未轉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一句當天答也未古今宗教問皆酬若還更
要尋心路一尺端然定不休
問地藏謂法眼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卽大悟未
知悟得個甚麽

師曰囫八字打開洞然直入
頌曰滿盤棒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卽亡絕後再
甦欺不得翻嘍岐路漫尋羊

拈古

嵩山極因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如
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
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會
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
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
師拈曰惡人無善善人無惡倏爾言外知歸翻然

不落因果僧大悟悟甚麼獅兒迸斷黃金鎖據實
舉論俱未免過畢竟過在甚麼處閒雲一道凝青
嶂一任風雷鼓復收
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
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
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
馬見鞭影而行
師拈曰此事所謂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秖如世尊
良久昭覺賜棒還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則外道
作佛其或未然佛卽外道會麼龍飛鳳舞眞奇怪

不中胡僧碧眼看
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師拈曰馬師恁麼道在老僧則不然自從胡亂後
三十年不曾有鹽醬大衆且道與馬師相去幾何
咦彼卽是空言吾卽是實受
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
未生
師拈曰關津易過險穽難行謀士有先見之能將
元帷威勇之力預知險處不踐定獲勝地高登不
須血戰以成功善保軍民之塗炭從敎神機妙算

終是乾矢一塲要知同安意麼突然掇出燎原燧
驚散巢居鬼窟精

頌古

世尊拈花
千鈞寶鼎浮滄海一丈龜毛縛太虛不是飲光重
出世爭能百萬衆前啞
世尊見二人舁猪過
君子成人之美平地無風浪起雖然與衆無干未
免見聞思議
南泉斬猫

南泉捏恠趙州幇惡累及後人牽繩帶索惟有猫兒高登極樂

南泉曰牯

知有不知有天下衲僧顛倒走縱是八臂那吒身摸着鼻孔失却口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曰明心見性是不錯路

有口無心老作家一時正又一時邪千般伎倆能知的今古還他子沒爺

臺山婆子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

剗斷虛空眞氣脉掃除賢聖正經綸須知敎外單傳旨提撥時人出見聞

菴主竪拳

趙州本分手段優劣纔分者憨殺活何嘗有意不須甘與不甘

臨濟喫棒

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

問處情眞切慈心秖是椎大愚不說破瞥地始安居騎虎頭捋虎尾棒喝宗風從是起透得佛祖鐵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

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

賓主歷然其道綿綿會得者麼不會者全

鹽官犀牛

扇子已破索犀牛良久無酬是實酬連累諸方多計較盡從草裡去追求

洞山過水覩影大悟

渠今正是我天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佛祖莫能知要識洞山眞實處白雲飛在綠楊枝

靈雲見桃花悟道

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

婆生七子

攪亂乾坤漉海涯豈知兜着活冤家幸然棒眼明如日鬼怪何嘗得近他

洛浦服膺

玉璽權衡在手中何如被奪一番空慈悲不忍還

他去不附爭些落草裏

雲門須彌山

挑得嵐風過海門一時放出冷乾坤蒼松老栢能
禁傲遇此因緣也斷寃

古鏡未磨

一把爛萌當寶木燃起烟騰法界中大抵逢緣沾
馥郁翻然抖碎太虛空

香嚴擊竹

時來鐵也變成金豈在區區徧討尋擊竹礫聲而
大悟不知賺殺幾多人

南院啐啄同時

呼蛇容易遣蛇難一遣誰知又解翻已識此蛇能
變化故垂杖送下高灘

風穴問僧啐啄同時話汝當時作麼生會僧曰當時
如在燈影裡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悟不從師總屬緣得時猶不費盤纏從教地轉天
廻者也是金烏下碧川

風穴一塵

一塵飛起益天涯不管諸方老作家沾着必然皆
受困未知誰不被伊遮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
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
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秪是
山見水秪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
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無端呈出一三叉龍象筵中驗作家若是老胡家
裡客是非蜂起儘從它

石頭三不得

恁麼也不得虎被狐狸嚇不恁麼也不得乾坤齊
暗黑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黃巢滅却劍猶存天下

沓無這個賊

龐居士見丹霞畫七一

龐老年來氣運衰挑擔乾草賣長街果然撞着窮
光棍依舊滔滔哭轉來

龐居士指雪

好雪落處地獄滓都緣未續鉢羅花頭頭總是家
珍寶秪看誰人解用他

夾山普請掘坑云云其僧束裝潛去

拿龍角捉虎尾要且全身不落與麼夾山老人一
場悔氣這僧鬼面神頭也是無風浪起

地藏栽田

誰人不愛子孫賢爭奈非賢亦枉然家寶已將分付竟無知金玉當爲甎

僧問演祖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其僧便高聲問祖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

老僧耳聾鐵壁難通誰知直下佛祖家風

閱馬祖語錄

馬駒踏殺天下人尚幸峨峰餘一箇是故不惜兩莖眉盡底掀翻都說破

作務

月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有苦惟慮行門虧

董嚴勉衆

眞實做工夫聖凡情盡無活中須要死死後聽其甦大似浮雲散還如皎月孤光輝周法界坐斷古毗盧

遊山

試問白雲何處去隨風帶月共叅堂問伊說的何言句各自徐徐散八方

付無異首座

本然清淨且如然契證多生値有緣觸目混融皆至

妙適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不礙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後四句云)當以無心相續政用盡法行持報無報之慈恩度有緣之正信

與璩司馬三谷

影滅皆因形盡也心空緣是法空耶非關不奉牟尼旨大抵心生未免差

乾坤粉碎的爲奇若是貍奴不肯伊饒彼古今三際斷都來未盡一分疑

示撫州二居士

雲門道箇須彌山直路行人反作彎唯有了元行徑正不登從上祖師關

法眼叅方知見多無如地藏指頭何直須捘破虛空骨一切現成始解局

示元謐禪者

本地風光騰法界十方淸淨絕微塵含天裹地渾無物釋道儒宗謾有名

示元着關主

得有因由悟有時靑山一歲一芳菲但能不爲時辰使自自如然合化機

寶方勉衆

門前有路行非妙眼裡無瞳看更明學道未能超學地鐵鞋踏破枉勞神

壽昌警衆

四十餘年究此事幾番休去幾番休今朝分付空王子莫縱三千夜不收

衆林鑪鞴燄烟高誰把身心放底熬直待毛皮都換却自然平地起波濤

迷悟

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疎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纔身直出祖師關

野獅不喫人間食十二巫峰得自由養就縱横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

示少室禪者

祖道淩遅事若何爲因不契笑頭陀孤峰頂上生機少大海潮中死者多攪浪拏雲能有幾掀天揭地莫尋他要知少室山前事須信神光度達磨

和徧容和尚歸去偈

個中無悟亦無迷幻現來兮復現回來也端然誰是我去時畢竟我爲誰不如無去無來好爭似解生解死悲今日方知無我我側騎鐵額不歸歸

答劍峰菴主（時師初住寶方峯以書責之師以此答之）

謾攜竿木混凡塵個裡如如有幾人攪亂乾坤非一好手縱横宇宙本眞情虛空摑碎泥牛吼大海掀翻木馬驚菴主那知貧道事南山下足北山行

達磨贊

達磨大士不順人情好肉剜窟痛處加針梁武啟問第一義廓然無答太分明自已祗如不識眞個是黑臉鳥心九年面壁等個人神光三拜始安心隻履西歸暗魏使追及於今噫可惜當面蹉過若是跛脚雲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自贊

這個東西也寫上絹實沒來由又何可羡有影無形無背面天上人間不曾見影似千江之月輪形若太虛之閃電可愛也達些妙而知些玄可惡也泄萬機而通萬變有時將自已爲有時把他人騙顛顛倒倒不成人千萬莫等閻王見何以故畢竟難椿伊是善而不善

這漢無理第一不賢埋頭喫飯組脚打眠又不慕道亦不參禪有人擡着無價寶他言不値半文錢設若

人問作麼生驀地攔胸打一拳不是欺地便乃瞞天
撞着個作家挨撥便云是教外別傳噫似則也似只
可作馬爲牛也不解人間長福田
這老漢太懵懂不習眞乾打閧𢭏依世上務本生涯
只好山中塡坑空孔然是此土生身祇奉西天梵種
一生偪强誑禪宗到得人間君子重徐徐惡風而播
諸方也不幸他而嗣曹洞生平不能與諸聖齊功到
也共一箇鼻孔榔櫪橫拈解打人聖凡聞見看毛痛
切莫理他各自珍重
這漢最粗龍頭蛇尾逢人不親見佛不喜尋常鼓舌

搖唇解道祇這便是會者拄杖到頭不會伴不采去
江湖多有生嗔其不然者面諱騰騰順世度時便宜
到手而已也有不唧劉漢再三請上紙若遇出世的
頭陀畢竟被他笑歪背
這老漢具何福煩息人多屈曲箇底虛空不如豈是
這般面目爲人撥着笑呵呵等閒撥動屙漉漉問妙
答玄三番四覆有時道鐵壁銀山有時云本來具足
或且敬重聖賢又或觸忤佛祖似這等沒定量阿師
也把他上數何得將金粧橛木灼然布施我若不名
福田供養我者應墮地獄何以故甜瓜徹蔕甜苦瓠

連根苦伶俐衲僧休笑侮
圓相贊
相出無相明帶不明僧繇難妙壽難成唯斯野衲合
其眞故假其形示個人若也達磨師見必然努目睜
睛何則笑人笑人
這樣東西像個甚麼類圓陀不陀似光爍非爍法界
不能安乾坤無處着若非達性人終是難捉摸道者
莫向語言中測度

壽昌和尚語錄卷下終

題無明和尚眞贊幷引

久嚮和尚開法於壽昌往來衲子傳者淆訛要之皆望刹竿影者也頃予自吳越弔紫栢雲栖二大老還歸匡山作逸老計適頑石禪人自壽昌來述和尚入室機緣予合掌讃曰向禪宗澹薄今幸見和尚標格爲向上典刑況今此道中興後生晩進得有龜鑑法門之幸端有賴焉予愧久沉瘴海忍苦不禁禪道佛法東之高閣安敢置身人前喜得青山白雲伴此朽骨自謂了此餘年所慶法門有人恨不及一見面聊申拙贊以述傾慕之懷

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钁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石鞏箭只要射個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陷拋出鐵渾崙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辯

憨山老人清書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有序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亙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昧惟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禀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近代寥寥匪曰無禪無師是無師其果無邪予於壽昌禪師見其人矣謹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因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個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一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欣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士奇之師由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聽之時邑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師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傅大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爲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四一日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月至若無聞見時人以爲患癡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

遂辭廩山欲隱道乃訪峨峰見其林壑幽邃即誅茆
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
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
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
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
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飜身跳出祖
師關因呈廩山山印爲灋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
者及住山日極力砥礪自堅躬自耕佁鑿石開田不
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
窮遂居不閉戶夜獨山行嘗大雪封路絕食數日向

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
授具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時邑之
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刹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
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
句時師年五十有一矣當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
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雖形枯骨立不耽
其勞故不數季百堵維新開田若干其佛殿三門堂
廚畢備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時有僧問師
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
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

雲栖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叩無言宗主問西
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一時
法門大老相與酬酢無不推登項之入五臺參瑞峰
和尚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
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
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
個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
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
子我爲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
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

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其趙州頌云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
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
機貴回互妙叶洞上之旨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
錫寶方始開堂說法時以博山來公爲第一座師資
雅合簧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日益至戊申邑
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衆請師居之遂應
命舊傳有讖適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爲竺再來
云師住壽昌不扳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
間所費萬計其道場莊嚴煥然叢林所宜纖悉畢具

二十年來千指圍繞又別建菴院二十餘所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邪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柔而志剛心抑而行峻雖邊幅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晧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接人單提宗門向上事即遠近參請如銀山鐵壁未嘗輕意印可一人以真參實究爲要故海内但聞其風並無一言的據借爲口實者其慎密如此然自奉甚薄至有不堪其憂者師澹如也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茶毘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爲之胷次浩然耳目若無覩聞者

老當益壯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刹歲入可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未離钁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丈室脩然惟伦具而已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物方行等慈隨機善誘各得其宜偈頌法語川流雲湧豈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應者邪苟有一念身心之相則疲勞厭倦非一日矣嘗謂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於萬行者獨示明一人然未及其龐若師者自非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强精進之若此邪益王衢師道德深加褒美其語

別載因歎曰去聖時遥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故郡之徵君潛谷鄧公祠部海若湯公閲師問答深加歎賞以爲今日宗風再振一時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歸仰即諸方久參未決者自遠而來一見靡不泮然冰釋也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識語諄諄末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着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忻若平昔衆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欻慌七

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猶如命根老僧不惜身命爲安常住十四日寫書辭遠近道俗且勉以叩已眞參十六日衆請留全身師命荼毘自作舉火偈令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恐廢常住薪水也誡衆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時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瓣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藏於本寺方丈建窣堵波當門一齒生時

長假下唇竟不壞哥博山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臈四十有奇得法弟子惟元來開法博山其得度弟子若干人守三山常住有語錄二卷行於世予嚮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即知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相傳博山見之以予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略述師之行狀請予爲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綿絃將絕嚮矣今按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辯自在不惟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邪觀其超然生死實踐可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爲之銘曰

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　聖凡幻華　影落其中
即有求者　竟不可得　擬議思量　棹棒打月
瞿曇熱亂　達磨忙來　到頭落得　一隻皮鞋
建塗毒鼓　全彰正令　如有擊者　喪身失命
不用命者　時來一擊　三日耳聾　晴空霹靂
身心俱碎　魔佛潛踪　摩尼光耀　八面虛通
惟我壽昌　誤中其毒　遍身毛孔　三昧出沒
化生死窟　作光明聚　日用頭頭　無處不是
提起钁頭　似金剛劍　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
四十餘年　墾土掘地　瓦礫荆棘　純七寶砌
身心世界　碎爲微塵　塵塵佛剎　坐臥經行
佛法禪道　拈向一邊　有來問者　直指目前
如大圓鏡　五色齊至　不出不入　衆生遊戲
自墮此中　未嘗住世　即今便行　亦未曾去
不信但看　草芥纖塵　何有一物　不是全身
青山塔影　松風長舌　說法音聲　常無間歇

明萬曆四十八年歲次庚申孟夏月朔旦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撰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下　廣照弟子愈奇 證

字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見如元謐禪師語錄

明・見如元謐 撰

道璞 編



壽昌見如大師語錄序

古德睦州尊宿于其兒孫傳燈一派若寥寥也而豫識臨濟以遮陰激發雲門以轢鑽雖濟嗣黃檗門嗣雪峰然其當機手眼開先一著實出睦州竟成兩宗之兒孫咸其法派矣而睦州不受其名也如此作用奚啻馬駒踏殺氣宇如王哉余嘗妄憶吾夫子開源千古包孕三才而每於人不知處不患不愠一部論語重疊言之其義何居蓋驗之智愚賢不肖纔動口間聞一不字便為色變而理學事功名儒碩輔一爭異同祖分左右動成仇敵可見求知一念從俱生無明同來縱使諸緣漸却而此念愠患難以頓忘古云老莊未免于有故每以無訓人可見夫子未免于知故屢以不患不愠訓人也至於無言莫知之嘆末後一語輒歸之天而一見老子服為龍遯世不悔歸之唯聖屢空之旨獨許顏回兩端之竭借之鄙夫此又莫知之歸宿處也夫子果于知處立根否耶壽昌之下有見公者親授證據乃于沒蹤跡處藏身不立一字不發一語數十年矣因與海岸居士一言投契露其本色方知有見公也及退公歸掃壽昌之塔欣然以法席相推故余竊以睦州擬之令公不遇海岸則將口挂壁上不值退公則終為古廟香爐去乎救世婆心殆不其然海岸居士所至如博山如瀛山如天童如徑山何地不為宗門建幟而壽昌一席有退公以為重新法音所遍總見公一人之力也余讀公指據錄無一字一句不具殺刀活劍令人進步無門轉身有地全機大用具此錄中而公夷然不屑也龍德而隱夫子服膺世尊見之必為默識矣陳尊宿之擬余自以為知言不知海岸退公作何證據也干戈剝及床膚不日當趨侍兩師其以蒲鞋為行脚錢乎貽公以博一咲

崇禎十一年戊寅中秋日北京吏部尚書楚黃居士李長庚拜撰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歷代祖師何處下口然諸方說禪浩浩地雷轟電馳皆是方便門庭不得已而屙撒耳是以亮公撒手入山不屑以口舌為佛事別行一

路無處尋他余嘗求宗匠於今時而心服壽昌見公之大用也公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本來而韜晦叢林屢推不出偶有一言半句皆端伯虔請而後示之然猶秘不輕傳天下想望其光明而不得見於是入室弟子陰錄而刻行之初非大師之本意也大師發明大事之機緣具載錄中故先壽昌末後復以衲衣付之而公密用潛行如愚若魯諸方所以服其行解超群也今人偶有見處便思迸出頭來聞大師之高風不覺爽然自失矣故爲拈出以示作家

崇禎丁丑中秋日法弟黃端伯和南題

目次

壽昌見如謐禪師語錄

門人　道璞　集

示衆若論此事如箭之勁擬議得來喪身失命通玄兮不履長安出格兮隨方信步惟有黃龍峰抝捩不信口皮只信悟悟箇甚麼鎮州蘿蔔頭角露咄直須吐却始得

示衆舉世尊涅槃示現雙趺師云伸不伸縮不縮亦非驢頭弁馬脚設有人道似冬瓜抱頭㘞倒空王殿角㘞倒且嵩的的當當一句作麼生道彈指一下云確

示衆無眼沒鼻孔佛祖莫能窮老僧通一線不在語言中且道在甚麼處中央弁上下南北及西東雖然如是亦要一回親見始得

示衆俱胝一指禪啞子喫黃連談玄難出口抖擻向人天空海岳徹山川百千三昧指頭邊咄明眼人前不得錯舉

示衆乾屎橛一千七百都漏洩大千沙界熱漫漫虛空抝斷成幾節出誵訛入虎穴夏至嚴寒冬至熱狸奴白牯少知音獨許寒山㘞不徹咄也是眼中著屑

示衆舉狗子佛性有無話師云老老大大口生口熟有時火燄彌天有時氷霜滿地直饒掀翻海岳倒轉

須彌總是乾弄一場

燈節示衆者箇燈籠通身是口教行便行教走便走出沒無端藏身北斗混亂乾坤不分先後上無師傳下無遞授續佛心燈全身摻透示衆拈花未免窠臼髑侗頭陀破顏揚臭觸著些兒逼塞宇宙累及兒孫淵深難究晴空霹靂一聲蛙鐵牛脫索誠無謬

示衆拈拄杖云拄杖子活如龍神功妙用應現無窮身非四大智具六通即凡即聖不落偏中人天敬仰佛祖欽崇淨躶躶赤灑灑八面眞風靈光普徧太煞玲瓏居止同伴時人不逢復卓一下云追踪覓跡渾無有應事臨機合至公

示衆丈六金身一莖草衲僧坐斷剛剛好驀地掀翻正令行何如傾出一栲栳

示衆圓陀陀光爍爍無頭無尾最難捉摸縱使老胡看得明也是虛空貫索任彼鼻孔撩天到此依他者著雖然祇个郎當撞破許多變博嚥不是你跨上金毛背一定打折驢脚

示衆楷梱子無根帶眼耳鼻舌都無却解頂天立地四方八面坦然平諸佛衆生無忌諱瞥然撞著赤鬚胡掀倒蒼天難出氣難出氣狸奴白牯咲鈍置咲箇甚麼四脚稍天爬不起耳

示衆砒礵本是殺人刀要在醫王善自操殺活不須稱妙手病原摸著始爲高珍重

示衆初心學道立志堅强二六時中要秉干將降魔伏崇截斷情殃話頭綿密自發心光含天裹地刹刹全彰始稱學道名報法王誠汝參學悟達故鄉思之不已參之再詳著意須當眞實究翻轉乾坤做一場

示衆參禪一著如火裏藏身任彼鎔腤銅心于斯定成融變耳然雖如是也須虛空粉碎大地平沈方有轉身之路恁麼時纔好喫棒

示衆參禪學道原爲生死兩字不爲別事所謂別事者何即今生心動念處便是有作有爲便是有取有捨便是有修有證便是有淨有穢便是有聖有凡便是有佛有衆生便是乃至作頌作偈便是作詩作賦便是論禪論道便是論是論非便是論古論今便是種種作法不是爲生死兩字上事總是別事實要爲

生死兩字不須外求只向穿衣喫飯處屙屎放尿處行住坐臥處一切處不得絲毫走作如人見猛虎相似一味躲身逃命又如人上陣只是要殺却賊魁取頭到手方休管甚取捨淨穢凡聖是非等耶不然盡是虛費工夫何日得箇太平時節也如此做去于生死兩字有少分相應不然盡是作有爲之事於道無益先和尙云莫拘小享直須到古人田地始得生死自由不然盡是生死岸頭邊事實無了期也珍重

示衆參禪學道人須要立箇堅固志具一副大心腸畢竟要與諸佛同行諸祖同坐具此心者方可參禪學道不然捨父母棄恩愛薙髮披緇虛消信施辜負師德有何益哉實要與諸佛諸祖同儔須將生死兩字豎在眉毛上猶如負千斤擔子過竹排相似轉不得頭眨不得眼移不得足四肢動不得惟有一副惺惺心腸想到彼岸如此用心可謂之初心學道工夫也至於佛祖同儔及悟之一字尙未沾著在

博山請雪關大師龕歸博之東峰塢建塔瀛山阻之示衆幾片白雲彌西嶂一輪紅日落東山如驢覷井井覷驢大似往來瀛博間祇如恁麼舉且道是瀛山耶博山耶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示衆古人建立叢林爲陶凡鑄聖之址修禪植福之基鎔積習之錮蔽磨累垢之瞑矇垢不磨心地無由明徹習不消禪源曷能洞透非謂不透不明誠恐更增其矇蔽耳欲得淸淨無垢須要時時恒正日日新鮮工夫一氣做成莫云明朝後日發起本有之心頓開現成之志有日撞著磕著豁然洞徹如月皎星輝始信現成不謬方知瞑矇所蔽者箇寃爾猶存光陰易邁時不待人此生若不明徹來生又更來生契經云我與釋迦如來同爲凡夫世尊成道以來塵沙劫數而我躭染六塵輪迴生死如此明言豈不痛哉豈不痛哉

示衆打○相云咄只許聞不許覩賓非賓主非主佛非佛祖非祖且道畢竟是箇什麼咦淨地上不行肯向糞堆取然雖如此也要箇通事人始得

示衆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落在什麼處良久云空谷傳聲易虛堂習聽難

堂中示衆諸仁者各各脚跟下從無量劫來曚昧自已一段大事此生若不明徹去又是來生再生未必是何面目也若要明徹大事稱此光陰莫順流俗幸棲梵刹理行雙修立箇決定志發箇勇猛心時時照顧自已主人公念念相續莫令走作忽有走作急切追尋何處失落者一念或一度或二度三度自然定帖信麽行過方知倒此一著更加精進歷歷明明若不見主人公誓不休志二六時中猶如打毬相似睜著兩眼照顧來機任彼色相諸緣亦不暇顧如此用心或一月兩月三月五月若不親見主人公古人道截取老僧頭去諸仁者此事不論靈利聰明初心遠學惟要眞切實究始得豈不見香嚴智閑禪師初參百丈丈遷化復參潙山山問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被一問直得茫然平日看過文字要尋一句酬對竟不可得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饑乃泣辭潙山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作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潙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待某甲親勘仰曰聞師弟發明大事試說看嚴擧前頌仰曰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嚴作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復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潙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此是參禪悟道勇猛的樣子豈可作容易看也或曰未見參禪工夫只聞擊竹便悟曰不見潙山一問直得茫然尋一句酬對竟不可得乃泣辭潙山別參工夫可知之也要見主人公麽第一莫昧自已虛實得失是非無量劫來曚昧主人公只爲此也第二莫粧好漢作了事人遇境隨情逢緣放意自謂理事融通恁麽好漢黑面老人簡點去也第三莫向冊子上尋討記持語句準備待人作師範想如此學道欲明徹無量劫來曚昧大事遠之遠矣珍重

示衆參禪客莫論禪須當實悟始方圓應機接物通玄妙總在窮元不在宣豈不見如何禪猢猻上樹尾連顚苟能徹透乾坤外也解無言說有言參禪客莫學禪貴在深操立志淵古聖曾經三十載休將容易有時緣豈不見如何禪石上蓮花火裏泉匃地一聲全體現虛空粉碎髓漫天參禪客莫待禪七箇蒲團没半邊夜坐針錐猶未徹枕頭墮地始通玄豈不見如何禪猛火燄裏著油煎覷破古人消息子拿雲𩗗浪總爲緣參禪客莫問禪須知到岸自安然話頭端的非饒舌大好山中契別傳豈不見如何禪大家洗脚上牀眠忽爾蛙聲天地窖自歌自唱哩囉嗹

示衆祇者箇無秘訣展開珍藏向人說縱然說得十分明也似紅爐飛片雪只如老僧恁麼道還有秘訣也無良久云禪者且置居士作麼生然雖如此也不得無語豈不聞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其或未然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頌古

世尊拈花

經綸萬丈探深淵誰想深淵徹底穿縱遇金鱗開口咲長江依舊水連天

是現雙趺

抒乾滄海元非妙擊碎須彌未是珍惟有死猫頭忽現大千沙界露全身

產難因緣

一箇穿雲帶霧一箇遇水安排三箇同隻鼻孔盡他石女懷胎

無縫塔

洞庭湖裏要𩙪飀獨有盲龜看得全無影樹頭花倒影琉璃殿上錦鋪磚

不求諸聖不重己靈

情知跨海弄天涯蓋爲虛玄已破家莫道無心稱妙手無心猶是眼中花

德山托鉢

無端托鉢向人寰暗驗明瞞倒剎竿末後密通眞可怕驢年誰解此連環

婆子燒菴

者老婆無眼力辨金全借石頭識越出燒菴也太奇
豈知徧地生荊棘

趙州無字

秦山傾倒壓蟭螟氣絕心灰識浪平不是泥牛開隻
眼焉知猛虎坐中廳

一歸何處

萬法歸一亦無端七斤重也太顢頇非顢頇任君看
秤在星兮星在盤不在盤金烏跳上玉欄干

蔴三斤

蔴三斤徹骨貧秤錘墮地白如銀要會麼莫疎親黃
龍峰下巾珍彬

柏樹子

舌頭無骨徧稱尊好歹收來作話文囫圇一聲天地
黑波斯吞却鐵崑崙

狗子佛性有無

趙州古佛最崎嶇摸著頭兮失却腰始見南泉稱萬
福爪牙獨露不相饒

雲門餅

雲門餅空掘井天下衲僧徒畫影超佛越祖未足奇
爲驢作馬孰不令

三日吐光而終

黃金贈富渾無事破體袈裟說向誰昨夜三更收麥
子天明徒見磨房推

黃龍三關

我手佛手擔枷帶杻信口道來露出家醜
我脚驢脚切忌卜度伸縮自由踏翻五岳
人有生緣不必重宣沒毛老虎也解發顚

問答

道璞禪人問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
無見斯卽涅槃瑞鹿安楞嚴云知見立　知卽無
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卽涅槃先師翁云知見無
見卽無明本知見立知斯卽涅槃二大老與經意
是同是別有優劣無優劣
答頌三箇老渠眞古怪一條拄杖攪翻天縱使神機
幷妙用優劣何曾到彼邊
問華嚴以法界爲宗法界又以何爲宗

答頌一輪明月印千江千江明月一輪藏透得毗盧
華藏界全身普現法中王
問某甲在病中先博山示云外其身而身存如何
是存的身
答頌虗空生來無背面只見虗空生閃電內外通明
惟一眞孰能識此空王見
問外的身與存的身是一是二若道是二理應不
二若道是一用外作麽
答頌老僧從來不識數只會剛剛恰好處應用無妨
格外機知其端的難酧措
問先師翁從早停筋弄钁頭到晚便自負云巳到
百丈堂奥如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此猶滞在半
途畢竟百丈堂奥在甚麽處
答頌鼻頭扭痛吙呵呵獨恨當初老達磨不到好山
親切處爭能跳出好山窩
問新博山禪鏡序云大圓鏡裏說箇禪字早是痕
生某甲問云說禪字的痕與說大圓鏡的痕所差
多少山云爾又加一痕也然則無痕一句作麽生
道
答頌本來無物痕何有强立名言論我人一喝頓空
千古蹟何妨刼外起風塵
問古德云生時決定生去時實不去意旨如何
答頌來去無端事果奇嵐風輕送白雲歸金烏玉兎
東西走明暗何曾離得伊
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何是無所住處
答頌道人心膽大如天直向空王殿裏眠王老問渠
何處客翻身拽杖下西川
問三心了不可得點那一箇心箇點將來坐斷三
際的亦堪受供養麽
答頌三箇貧兒共一家不須苦苦驗龍蛇縱然坐斷
僧祇刼受供何嘗免得他
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且道即巳生山
河大地仍是清淨本然否
答頌那事從來不失傳儘他成壞我無還老胡一任
西流去剩有三千夜不眠
問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婆子燒菴趂出古今

嘖嘖嘆賞故知二俱作家然欲不遭燒菴之手且
道者僧將作麼生行履
答頌神弓一發疾如風那畏銀山千萬重透過自然
生慶快燒菴未免枉施工
問從來法嗣一枝正出餘皆旁出且道拄杖子有
旁正否
答頌君命嚴威似箭鋒豈容擬議墮偏中正印相傳
千古令安居不昧有無功
安止居士問世尊拈花師答曰風色燦然畢竟意
旨如何
答頌遍地黃金無寸土曚曨肉眼豈能窺冬殘樹杪
含春意日落纔昏夜月輝
問聞師未入孔聖之門然則者箇消息初見先和
尙時便知還是用工後方省
答頌憶昔當年學道時寥寥殿閣失支離吾師說法
如雷震不肖無聞頓足趕
海岸黃居士問善知識入門便鑑具甚麼眼師曰心
不負人面無慚色

又持陳雲怡督學十六問請師下語
問渴鹿趂陽燄如何得歇師曰待虛空落地卽向爾
道
問摩尼珠久埋塵土如何急切覓得師曰雪滿紅爐
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劒師曰利劒且置將斷
的來與老僧驗過
問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分
剖師曰我者裏無水亦無味
問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判斷師曰一齊
殺却
問家親作祟如何處置師曰貶向無生國去
問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師曰露柱子生兒
也見麼
問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針必指南是誰作主師曰
繫驢橛摵亦不動
問電光中豆驥瞬息千里如何得一徃追上攬轡在
手師曰大丈夫跟著驢走作麼
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麼安身立命師曰眼見

如盲

問未開口以前爲甚麼便棒便喝師曰惡心未除

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曰三頭六臂

問日升月沈雷轟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花開農歌牧唱婦譁兒嬉莫非者箇迸現如何得拈向脚跟下要用便用師曰符到奉行

問今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多口說無常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曰大明門從來不關

問高峰云大徹之人本脫生死爲甚麼命根不斷命根既不斷叫做大徹徹的何事師曰且把命根呈似老僧著

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如何得恁麼有力師曰上大人可知禮也

撫州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爛却虛空始見髓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石女懷胎產木童如何是人從橋上過師曰十人沈落九箇半如何是橋流水不流師曰三寸麻鯽穿火燄

抑菴問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廩山聳出千峰外云如何對面隔千山師曰洞水迴旋萬派收云抱關下案作麼生抵對師曰寶劍揮空清宇宙云祇如寶華王座上是誰登師曰君臣同和百年春

偈

師問海岸居士空王話士答曰爛冬瓜遂以偈贈之

空王衲子爛冬瓜洞見黃公老作家左右逢源垂妙用杜鵑啼處綠楊斜

示涂允心居士

當下頓空全體現何須更覓佛陀耶諸祖相傳無剩語惟憑密契絕週遮

示璞禪人

不明明處是眞明明得明兮未是珍直待耳聾三日後方纔跳過古關津

示弘璆禪人

脊粱豎起似條鐵。話頭純淨如氷雪。翻轉孃生鐵面
皮。方纔跳過佛魔穴

示道岷禪人參究念佛

念佛是誰誰是佛。非心非佛復何物。馬師不是好心
腸。平地掘開三尺窟

贈晦杲法姪

知君信自一家風。觸目全歸大覺宮。歷劫圓光非內
外。多生白淨勿邊中。穿山透海渾無跡。蓋地遮天曷
有蹤。密聽薰風消息至。洞崖橫架一枝紅

示大宗禪人

一句話頭明歷歷。通天徹地沒行蹤。若還不遇窮光
棍。肯信衣珠在己躬

示道允禪人參萬法歸一

萬法收歸一箇一。諸佛衆生齊了畢。何用靑州吐白
涎。令人觸著如膠漆

示大根禪人

正念相續。雜念不生。無影樹子。必有大根

示岠山道隱禪人

懸崖撒手付知音。豈肯依他向外尋。記得古人垂一
語。前山點首度金針

示道定禪人參柏樹子

定得乾坤主方知劫外新。庭前無柏樹。限裏有瞎人

示大信禪人參泥牛銜月

信得泥牛銜月。必定有好時節。是甚麼時節。夜半烏
龜生白鬚

示道通禪人

通玄一路。千聖不傳。狗吃驢糉。腳爪尾顚

示道因禪人

果熟根深。固因緣會遇時。亦骨透心。神枯椿獨見髓

示涂辛卿居士

靑山綠水孃生面。綠水靑山古佛心。欲識其中消息
處。也須驀地一蛙音

答道璞禪人

泥牛入海渾身冷。木馬騰空血汗流。玉兎翻身橫宇
宙。金烏垂手下揚州

慈觀禪人以白紙上師。師答偈

枯木若生華石人不種葩嵐風忙似箭澗水懶如蛇

野馬空中鬪閉郎室內奢欲知端的旨除是法王家

示若愚人參萬法歸一

萬法歸一一何歸靑州做領布衫衣穿破不須重整

理儘他骨露與風吹

示警寰禪人參狗子佛性有無

趙州挺直如梧狗子佛性道無趙州灣曲如柳栢樹

佛性道有壽昌恁麼批判爭恠南辰北斗

示協和禪人

一句話頭如皎月通身透露復阿誰直饒突出摩醯

眼鼻孔從來向下垂

文學張九生請示念佛是誰

一句無縫語尋原莫問誰胸中如著刺意外若寒灰

甕裏難逃鼈巖深易捉龜天明開曉徑平地一聲雷

寄海岸居士

殺活從來付作家倒拈拄杖驗龍蛇眞占怪沒些些

却被黃公覷破他咄也不得眼花

答黃安止居士

來不來往不往大丈夫莫鹵莽親磕著非勉強覿面

相呈不用參鐵關碎也透珠網簫曲峰頭老凍膿鼻

孔從來無半兩

示道煥禪人

活中得活不爲奇貴在當人變化機絕後再甦欺不

得方知下雨不沾泥

示大力禪人字靜隱

其大如空其力如風其靜無跡其隱無踪如斯要妙

盡在其中

示以白禪人住山

懸崖獨立付其人不是其人莫可親不到古人親切

處肯將身伴白雲眠

讚

壽昌先老和尚

稽首吾師大和尚設把鋤頭當拄杖腥臭徧滿太虛

中觸著盲聾心地恨信口千般無端萬狀搭瓦礫而

作黃金按須彌而爲白澒機應鋒銳起死活埀生平

祇許半箇人鐵面慈容逢之瞻嚏不肯巾侍二十餘

年嘗云不與說破者箇模樣

鄒雪菴居士小像

此老最崎嶇到也有些妙解下腰帶來露出胸中竅且道是那一竅咦孤峰嶺上唱玄歌十字街頭人不曉

凛然師兄

吾兄赤灑灑長坐靑松下手提百八珠擬入東林社或問西來意若何高聲遠叫澄侍者咦也是呼牛作馬

自題門人道璞請元公居士有讃

你是阿誰從來不見今朝敗露向人前大似虛空之閃電三二十年藏跡踪却被海岸黃公案騙果然捉賊已追贓神機鬼計莫思筭雖是沒要緊的東西到此難以批判咦也是秦時鑊鑠鑽

又道因禪人請

者等模樣似箇甚麼渠不似渠我不似我說似一物舌頭便墮咦莫是洞上一枝花水中千萬朶咄誰敢擔荷

又本善禪人請

者箇潦倒漢子俗氣剛强無比自任已見非常惹得傍觀憂喜三二十年露爪張牙五六十白藏頭縮尾無端遺臭大方只得吞聲忍氣噫若是曹溪嫡子決定不容你上紙

又知予禪人請

者箇老髭毶平懷難相觸舌上若林檎心中如鴆毒行藏若風顚譚玄似叢竹三莖兩莖斜四莖五莖曲咦苦瓜叢裏一聲蛙知予禪人須富自玉

又不移禪人請

者箇老翁有甚奇特眼耳鼻舌俱同穿衣喫飯無別只有一處不同且道那一處咦黃龍峰頭七凹八凸

又本虛禪人請

者箇老漢似像非像難則無我無人到也有些模樣天堂地獄無你分且在人間作箇供養

佛事

爲瀛山雪關和尙封龕

瀛山古佛月皎風淸寂後一咲坐斷羣英坐斷且置

祇如大師卽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咦無縫龕中傳正令大家齊聽帝喞叮珍重（舉畢二僧釘龕鍾聲交響一僧有省）

圓明菴皎然舉火

執火把打○相云會麼者箇光明藏古今不覆藏今日重新舉大地放毫光且道放光後又作麼生珍重自在不必商量然雖如是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嚌噫紅爐飛片雪直往九蓮鄉

行實

己卯師在新城龍湖寺海岸居士偕諸弟子請說行實師允其請述曰山僧名元謐字見如一字聞然建昌南城胡氏子也父名富母甯氏父入閩是夜夢產予及歸果符其兆乃萬曆己卯年十二月初三日也老宿文雅見之曰此兒氣象不常異日必能成器不親儒業惟樂恬靜一日偶隨父至寶方謁無明經和尙傾服道風明旦獨往寶方求開示和尙異之遂示偈曰本地風光朧法界十方清淨絕微塵含天裹地渾無物釋道儒宗護有名且囑以晝夜力參毋忘者著其年二十一歲遂斷葷酒泆月後至寶方求剃度和尙以親在難之予知和尙婆心遂抵撫州禮金山鎧法師祝髮師精講論專意禪那每示以坐禪工夫予奉命孜孜不懈師見予如此每禮拜不受曰吾不如子也明年回寶方充火頭父母猶眷戀不已予大呼曰吾非汝子母見予意決乃歸予曰古人云恩愛斷則生死斷果如也勗菴見予志氣啓和尙曰謐師弟雖後生却有老成之作和尙可垂方便度之和尙一日至竈前看竈內曰欲得飯熟須是火焰裏轉身見壁始得予卽提此語晝夜參究越七八日夜立殿後至三更身心俱寂忽自念云水上蓮花火裏生次早上方丈禮拜曰前日蒙和尙指示火焰裏轉身見壁某甲有箇會處和尙曰試說看予曰水上蓮花火裏生和尙曰水上蓮花火裏豈能生耶予無語和尙曰光未透在且去勗師兄聞之曰和尙勘驗分明汝自不省耳和尙往少室予躡蹤追至舟中時大衆課誦予嘿然和尙詰之對曰不識字和尙訶曰無相之道尙可悟明有相之法又何難乎於是從學和尙少室歸結制峨峰博山來師兄爲首座予遂邀同志兄

弟十餘人坐禪立誓夜不放參座一夕入堂同坐偶昏寐予大呼曰燈盞無油光不明座曰管閒事予曰也不可放過座一日與西堂向火次予近前禮拜曰昨在一片閒地上拾得一枚針却無鼻孔請首座師兄為穿座曰取紙筆來予即禮拜而去一日和尚與龍泉瑩兄論世尊良久因緣予近前問曰是何道理瑩曰無汝分予曰前日和尚示衆云人人有分為甚某甲獨無和尚曰汝既有分為甚求人予無言可對和尚示頌曰當知有如意黃金非是貴雖是死蛇頭確有超人志予聞不覺淚下於是晝夜力參五臟火攻鼻唇焦爛和尚見之曰用工不宜太過予曰幸有氣在半載見壁上帖前頌擡頭恍如暗室得燈大咲不已關主旺兄曰咲什麼予曰今日方知死活也一日龍泉昴菴本空三人論夾山與定山因緣一曰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一曰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昴曰無佛是空曰有佛是泉斷本空三十杖予曰道是道非俱三十杖斷是非亦三十杖泉即送五燈會元一部曰賢弟看得會元也復請恢師兄點及音釋

恢曰須自看看不去處便有好消息在偶閱至外道問迦葉尊者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者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讀三晝夜句讀不明至第四日早喫粥忽然明得一箇我字如開關放水相似義理朗然如日中天一日佑師兄示看楞嚴經中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己為物失於本心為物所轉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每提轉物二字越三月與瑩兄上義峯午齋舉匙念至迷己為物身心如虛空相似放下飯匙問瑩兄曰此理如何瑩曰能轉前境乎予曰不然瑩曰知覺乃衆生是何道理予曰兄有知覺在瑩曰吾不若耳至寶方禮佑兄問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是何道理佑曰萬物好醜汝能轉乎予大咲曰不是不是佑曰試說看予曰不說破不說破佑曰為甚不說予曰若說破是陳貨遂書偈以答曰一箇泥牛百尺欄無頭無尾沒中邊斯牛徧滿三千界大小無形裏世間佑曰畢竟是何物予曰蛇吞蝦蟆眼睛突出佑曰師弟已超我也予嘗謂做工夫無別法只是不令一念走作間斷又要亦不知

有走作間斷惟飯時多忘制三度方定所以提飯匙方纔摸著自己鼻孔不借他人面目此事實不敢虛誑也一日白和尚曰慈母深恩何以報之和尚曰除是明心見性予曰請和尚方便和尚曰就看父母未生時是何面目一回悟徹則歷劫父母之恩曾報也予遂往金樓蘭若誓不設單日應諸務夜則坐立衣不整帶狠藉厭人孜孜以此面目二字時刻不忘越一月拽磨撞磨盤忽然有省遂作偈曰本來面目不須尋一點靈明亘古今和尚問我本來面巾珍彬眞欣隣仁走寶方禮和尚呈偈和尚曰前三句則不問後一句是如何予曰不可雪上更加霜也和尚曰今日且放過予禮謝回金樓復看如何是道一日坐菜園至五更衣帽俱溼猛舉一聲如何是道忽蝦蟆連叫三聲當下身心光景無一法可喩也方知森羅萬象盡是自己一段光明遂作偈曰虛空逼塞一聲蛙水鳥含靈共一家十字街頭親著眼自歌自唱哩囉花寄語瑩兄曰金樓蝦蟆昨夜跳上三十三天去也瑩云雖然如是也須勘過始得予聞曰早已勘過了

也瑩遂白和尚謐師弟又脫一件布衫也後晤瑩兄曰我十二年方明此事賢弟根器如此石菴著兄見之曰弗覺師弟已至此乎吾做工夫時行至叉路頭不知今日向何處去十數年方得省發也寶方結制博山來師兄爲首座予充維那和尚一日示僧看臨濟三頓棒因緣予作偈呈和尚有須當痛處知之句和尚曰汝道痛處即是三歲孩兒也解恁麼說次日復呈偈有棒下活牟尼之句和尚曰汝道棒下即是也須撞著棒頭始得予憤然而出一日一夜寢食俱忘至第二日早課後上單悶然似睡似醒忽一金甲人按予胸曰今日和尚爲師決擇公案覺而有省遂書偈曰問處其中的婆心絕跡椎抱贓叫屈漢的的在何居和尚見之即示偈曰問處情眞切慈心只是推大愚不說破瞥地始安居騎虎頭把虎尾棒喝宗風從此起吊轉佛祖鐵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予再拜問曰麻三斤三脚驢兒弄蹄行杖林山下竹筋鞭請和尚道一句和尚曰汝道一句看予曰道也不難只恐灌破和尚曰須是轉身通氣始得予作禮而退

和尚復喚云如何是佛予掩耳而出一日和尚見予
趺坐問曰在此作麼予不答和尚曰啞乎予亦不答
和尚曰眞箇耶予下禪牀曰和尚也不可向髑中覓
骨和尚曰畢竟如何予曰銚柄杓欄和尚曰今日且
放過一日茶房喫茶次著師兄問曰在此作什麼予
曰喫茶著曰將甚麼喫予拈柴頭𠜎折作聲著大咲
而去傍僧曰意旨如何予曰著兄被茶燒嘴徹痛耳
一日啓和尚曰只如參罷後又作麼生和尚示偈曰
參罷於中事若何無風水處解生波乾坤撥亂酬先
德提掇南無薩怛哆予禮謝是冬結制命予西堂首
衆丁巳謁五臺會諸耆德略譚宗門中事遂有北京
返錫金陵遇覺浪法姪於天界方知和尚示寂悲痛
無聊先和尚臨終以衲衣付予予欲遠遁無奈海岸
黃公一時寃家聚頭耳丁卯黃公懇匡山開先寺參
栢樹子話忽然有省作頌幷書寄予曰今日始知先
和尚用處也予讀頌幷書嘆曰名利場中尙能若此
出家兒不明此事誠可悲哉遂作偈酬之公歸邀諸
護法居士請予開堂予曰某福輕慧淺恐辱宗門耳

衆護法居士作禮而退丙子十月聞覺浪大師至匡
山遂遣人迎歸壽昌主先和尚法席開堂說法至丁
丑春自負衣鉢出山大衆竟無一知者
師出山往閩之建寧及歸塘博山後浪大師別請
司理黃元公迎歸住持師住壽昌前後二十餘年
叢林未備者師悉備之晚年寶方囘𢇁師復重造
又復興本邑龍湖禪寺不歲完成師寂于己丑世
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語錄一册太宰李夢白
司理黃元公序行於世塔于本寺龍岡之麓太史
鄧來沙居士銘之門人道璞立石

見如謐禪師語錄終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

明・幻有正傳 撰
圓悟 等編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序

昔牛頭一派橫說竪說總未達向上關棙子古人云大唐國內不是無禪只是無師良有以也馬祖會下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各化一方黃蘗際猶謂正法眼藏寥寥數人夫得髓傳心者兒孫猶若是而況得皮得肉得骨之儔乎然觀傳燈諸書所載一葦度江以來亦縣神州衆生黑漆漆地者固多而具大根器知有向上一着者亦不少五宗之中惟臨濟尤峻絕痛快直下承當自臨濟玄九傳而至五祖演心心相印絕無烏焉成馬之弊何者凡印有形則有差殊無象

則無分別故下者如印印泥上者如印印空虛空隨方圓以呈名然空豈自爲方圓乎大都五宗絕盛於唐綿延於宋而凌替於胡元其後如中峰諸大老雖推爲人天眼目未見嶄然截出也沿至于今此道如綫矣莊子云壯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化也使之化則非能鵬也宗家似之正嘉間天奇笑巖一二尊宿挺生其際遠接曹源近承臨濟正宗之綱藉以激揚不墜以余所聞笑巖咳唾如真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慄以較裴旻之虎懸矣幻有禪師乃其的骨子也鍛鍊鉗錘可謂妙密

倘所稱深山大澤必生龍蛇非耶每與余問答如聲呼谷應形著影出不留一絲意根椿立嗚呼是其所以紹笑巖而起臨濟也嘗一臠知鼎味叩其玄扉則全帙在焉大率如刀斫水不見痕縫名爲作家不虛耳夫今衲子輩影迹所及輒能累人自了者流往往沉埋絕壑結草孤峰不受塵世之譏嫌乃禪師獨遊五都朱扉間且以爲蓬戶也者業遊燕矣而門庭蕭寂衆未嘗登十輩意泊如也石門謂翠巖芝之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此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捲風葉禪師庶幾近之此其事業之見於細

微者也猶不測乃爾況大焉者乎是刻也不謀而成蓋有殊勝力焉無論牛頭以下非所擬倫卽置之八十四人中應以正法眼藏相屬矣余聊引其端俾爲前茅若從禪師語錄中下一註脚是爲負禪師入地獄如箭射覽者倘作語言文字觀亦入地獄如箭射

荊谿安節居士吳達可題于長安摛若亭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目次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目次終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一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南錄

萬曆元歲爲樂庵和尚越世師因掩室守制以三載爲期毘陵悟玄白居士過訪於關前問曰昨聞禪師孝義特爲令師掩關守制堅確卓立脇不沾席可謂此心難得但未知此守制外別有所得否師曰別無所得曰得毋空過時光乎師曰亦未嘗空士欣然曰願聞不空所以師從容曰古語云自外入者各之爲得然此已躬之事人人本具個個不虧設爾發明只

發明吾人人本有豈從外得耶吾謂別無所得者以此士領之有間復問曰禪師於六祖所悟應無所任而生其心有所契否師曰事雖不合其理冥符經中所謂諸菩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任色生心不應任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任而生其心但於六根門頭於色聲香味觸法當無所任著而清淨心自現前矣又奚假生哉然生字作醒字看最好師又曰六祖得此源頭其來久矣方聞市人誦此不覺冥契遂訪黃梅五祖求印豈六祖纔聞是語始得未聞之先不得耶故先輩謂得失較量皆爲餘論士曰是知禪

師工夫入手久矣未必無省悟之緣可得聞乎師云吾聞先輩悟道者如麻明道者似粟未有能形容悟迹者如僧問仰山學人還假悟否山曰悟則不無恐落第二頭何若靈雲見桃香岩擊竹皆云悟道但不識道者爲何唯一智通老宿忽從夜半叫喚云我大悟也我大悟也歸宗令人問伊悟個什麽乃曰尼姑元來是女人做眞可謂奇特君且謂此老曾悟否此便是古人呈悟樣子悟本無迹亦不易言如圓覺云若言有證有悟卽爲我相名未解脫四相未除便不能入清淨覺海吾將有悟迹呈之是剜肉作瘡藥過

仍病也雖然但以始終緣會葛藤略呈所自可耳士云願聞師云余初身嬰勞疾百計求醫莫得少瘥先師初教叅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謂吾疾當自愈旣叅日久轉加迷悶及閱諸禪宗語錄所覩種種差別公案皆瞢若面墻略無針劄可入延歷二年病亦不愈竊計死將在邇一日對觀音聖像燃香發願持菩薩名誓不倒臥以悟爲期夕夕死無憾由是尅勤精進歷二七日餘一夕經行方坐昏沉無奈忽聞琉璃燈花爆聲豁然有醒始知古人所謂直得虗空粉碎大地平沉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若有一人發眞

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等說皆非虛語於是只覺得此身若一丸水晶珠內外瑩徹無礙渾如浸在碧波之內相似頓見十方世界湛然一切平等清淨不動始可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矣又豈有去來得失之可語哉更覓此虛損勞疾則寂然不覺其有矣然後閱佛經并諸祖師語錄乃至今所問之言皆如舊習略不見其難耳語方及此忽寺長老送茶至師云且截斷葛藤喫茶

晚參據座曰老僧年邁不得如諸方依時及節與你

們說佛法提得起便與你們說幾句淡話提不起便休從今向去與你們說得十二分與佛法相應說得成言如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如此說話切莫作佛法道理會從今向去十二分說得不成言與佛法不相應如雲門大師云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如此說話切莫不作佛法道理會正恁麼時汝等作麼生會取咄直須中間截斷兩頭撒開始得只恁麼卜度去有甚了時雖然如是老僧今晚無可與你們商量得亦無可與你們說得若論教旨但汝等體解便知要會禪宗各自尋思悟去若只教老僧終日向你們碎叨叨說去正如春禽晝啼秋虫夜鳴有何意味設有些些意味却又如臘月裏底扇子在你諸人分上總用不著且如即今向上一著子還有可商量處麼若道有可商量竪起左拳云也只是者箇若道無可商量竪起右拳云也只是者箇衆中有會得者麼會得即向前來與老僧通個消息一總不會老僧今晚失利了也休休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珍重

室中一晚問知修二徒曰金剛經謂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汝等信不知徒

云怎麼不信師曰汝既信難道你我閉著眼塞著耳見如來耶知云何曾要閉眼塞耳師急索曰華嚴經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為什麼汝等張著眼而不見耶知云據某見處是佛見無我是我見無佛師曰料掉沒交涉顧問修曰你如何會修云據某見處道得一字即不出師曰同坑無異土汝等且去異日再會來復召曰殊不知是我見無佛并道得一字即不出道不得一字亦不出皆迷邊事又是佛見無我并道得一字即出道不得一字亦出皆悟邊事與汝等何預焉去

一晚同知修二徒至晤徒閑房前竚立有間曰佛法二字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會得但有個悟入處不妨信意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所以大丈夫爲道迴別纔趣得源頭到手擡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有一僧問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僧即鳴指一下曰會麽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曰知麽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其僧矍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

哉汝等且道這僧如此去還曾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却恁麽去道他悟又悟個什麽來汝等試道看悟即起身一拜曰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師曰不是這等儱侗推開去便了的師乃舒一手曰我手却不是驢蹄悟曰恁麽道又爭得乃亦竪一指師曰也當不得知徒曰還許某甲進語否師曰道來知云雪中看月色師曰依稀彷彿顧修曰你也道得麽修即曰滿室不聞香師即轉身曰來日再商量

次日晚叅師曰知徒第一座昨晚所進之語句意皆新大有來由甚愜老僧意即這一言可繼夾山船子之道所謂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又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者也雖然如是試更進一語始堪克紹洪規乃召第一座來船子道直得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又作麽生座曰去此二途恰好師曰恁麽則前言不應後語了也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復曰有舊日葛藤與你們重理一遍古人云可言不可行不若不言可行不可言不若不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弊其言即老僧前謂金剛華嚴二偈是也其行即此晚叅開示室中辨驗工夫是也言則爲始行則爲終所以

道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啟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贍其身將訓學者道業之未成耳且如金剛經不可以色見聲求畢竟如何可以見如來耶若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且如爾我瞎著眼現前無非色相又作麽生非得始可見如來耶既不解非正如吾前所謂難道閉著眼塞住耳可以見得耶蓋金剛般若本是大乘終教一味談空與華嚴圓頓教相雖異究竟未始不同既同矣爲什麽瞎著眼不見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耶不聞當初芙蓉訓師一日問歸宗和尚如何是佛宗曰我

要向汝道汝還信否訓曰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訓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你看這則因緣甚好消息汝等還曾體悉麼還曾悟得麼倘爾悟去即世間何法而不可通耶況大乘圓頓之不合哉所謂未有圓而不空空而不圓者也只如塵說剎說衆生說三世十方一切說可謂圓矣又我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既無執著豈非空乎況身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耶如金剛曰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所以謂未有

空而不圓者也爾我若不悟去華嚴元是華嚴般若還他般若佛元是佛衆生依舊衆生於爾我何預畢竟作麼生是你們底悟處故曰學道須當有悟由還如爭鬬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小叅師云今辰擊鼓召汝等來別無他語爲某開黎新年特特遠來與老僧拜節今既去當要大衆送一送伊我前晚爲伊舉一則古人因緣當面商量他又不會昨晚將如來兩段葛藤拈向伊又不肯理老僧今辰做得箇新鮮夢子說與你們當初老釋迦和尚在靈鷲山中法華會上逞神通呈伎倆謂道我能促一劫爲若半日能延半日猶如一劫我當初只作尋常說話不知不覺看過去了而今始知不然適老僧獨于方丈坐方眨眼打個瞌睡便做了兩個大夢頭一個夢夢至當年三十日去往檀越家打葛藤至晚未歸被一個老婆子變著臉死死把老僧推出門來却道即今已是臘月三十日晚了只管扯葛藤到幾時任家家戶戶俱要打叠過歲怎生容得你在此宿歇幸與得一根連枷竹柄子在手裏天上雪又落地下路又滑直得虎狠無辯高下不分以至半夜時分走得來山第二個夢却似正月十五大雪濔落之際

朦朧月色之時老僧既出山打個之繞歸却從個板橋頭過見一隻虎張牙舞爪要過板橋不得背著橋杷坐久了打頓老僧也要從這條路歸只得輕輕走過板橋了撫掌呵呵大笑曰幸幸且道幸個什麼設若這虎欺却打頓掉轉頭來時老僧性命安有得到今日也然這兩夢未有人爲我原老僧試自原之頭一夢即前晚關房前所作者是第二個夢但未暇說得且送了你大師兄去後更原之

有徒圓因一日侵早至榻前謂某甲適有個會處說與和尚正念了功課坐火爐邊瞎究不生不滅之理

睜眼忽見火星一亮頓忘前念覺得見色聞聲事事法法無不是某甲會處今正對和尚說時又覺得不是了師曰你且去把你是與不是都拈去了來再與我說至第三日又來座前告云某始知得本來沒有是與不是都是某自疑不了耳師曰你前見火底意思還在麼因云在師竪起拳云見麼因云見師曰見箇什麼因云見和尚這是拳頭師曰恰又不是了禮拜着因拜至地被師一脚踏翻倒起來擬語師展兩手曰見箇什麼因更擬竪拳師喝曰出去

上堂舉女子在佛前出定話畢乃曰者一則因緣諸

方商略者極多判斷者恰少昨日見個俗漢子出來便要將黃帝於赤水求玄珠類女子出定以罔象爲罔明可發一笑老僧輕輕向他道還曾夢見釋迦老漢麼老僧今日爲伊判斷去也若謂罔明即女子女子即罔明或有一箇半箇信亦未可知若說女子從來未曾離佛佛亦未曾離女子一萬箇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信不及即今現前有信得者麼知徒出曰某甲數年前便會得則不見有女子亦不見有佛師咄曰出定話聻曰尚無定入況有出乎師曰汝見處與老僧初見處甚同許你具一隻眼雖然如是若

論佛魔齊掃迷悟兩空今時要實會到者田地不道全無只是罕有師顧視左右云還見麼不滯聖凡情卒易勸人除却是非難下座

上堂舉世尊勑阿難持鉢話師云當初世尊涅槃時至文殊勸請世尊再轉法輪世尊云文殊文殊汝將謂我四十年間曾爲說法耶何故又請我再轉法輪所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衆兄弟阿難當初問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者是世尊爲阿難說了也未若道說了則曾說箇什麼來若道不說又召阿難作麼今時有一等

義學輩解道世尊不說處正是爲阿難說了也若然須信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說亦不曾說矣雖然且道即世尊勑阿難曰持鉢去者三字是說也是不說也下座云叅

上堂舉城東老母話師咄曰者臭騷老婆你看伊搽脂抹粉只顧裝模做樣作麼既與我佛同生而又同居一處却對人云不欲見佛正所謂疎來好相見數在令人猒乃是終日見之不耐見耳殊不知爾我而今要見如來百計千方覔伊弗獲一見他把我如來不耐見作賤以至如此老僧但叵耐如來當時亦只

是不曾見者婆子設見之決也放伊不下務要覰伊八萬四千拄杖一下也饒不得因甚如此爲如來眼裏着不得者個設見之便成禍害也兄弟莫謂如來當時不耐見伊只如老僧眼裏亦着伊不得汝等知麽此事且置兄弟汝等道者婆子眼裏見底如來是色質如來耶非色質如來耶較比爾我所見如來同耶異耶若道同則爾我皆已知如來當時在雙林滅度久矣若道異即如婆子回顧東西見底并十指中間見底又是那個如來況金剛般若云若以色見聲求又不能也然此見如來之方且有二道耶兄弟爾

我到者裏須當各各俱要理會得分曉若不會終爲塞礙有問曰爲什麽老母不欲見如來如來亦不說見老母乎師因頌云我佛初無半點私秖緣諱得者些兒既同生也不同死不說於人人不知下座

晚叅潘淨月相訪師拈拄杖入堂召衆云今晚無他說潘淨月同二道友特特臨訪老僧彼善行醫治藥感彼遠來無可報伊老僧止檢得一箇好藥方傳與他要汝等大家證明乃召淨月在否月云在師曰我要傳方子與你須也要你有藥始堪有用要藥也須預曾採備得始可臨時應用若謂採藥還要個法子樣子復召曰淨月月應諾師曰文殊當初喚善財採藥便是法子樣子文殊一日謂善財曰你既去採藥但是藥便採來善財纔出門便走回謂文殊曰我觀大地山林草木大小昆蟲金石等類無不是藥未審要採那個藥殊云是藥但採來善財就于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拈起示衆云者一莖草也能殺人也能活人老僧始從過水拾得一根枯竹子在者裏也能殺人也能活人舉起云喚作拄杖子即觸不喚作拄杖子即背汝等衆中還有道得者麽良久云汝等既道不得豈不是死了又召淨月曰你作

文殊我且只做善財我把拄杖度與你月伸手擬接即被師攔頭着實打了一下月乃高叫曰阿耶阿耶者老和尚且耐且耐師呵呵笑曰且喜活也活也只消你一個活其他都死了也不妨你既活矣我却把藥方傳與你罷乃召淨月月應諾師曰通身是病通身藥咄一聲云者是方子遂舉拄杖曰只是不把金針度與人乃云者是我底本錢即轉身歸方丈

晚叅師曰昔有箇道林禪師見秦望山長松盤曲如蓋遂棲止其上人皆謂之鳥窠禪師有一侍者名會通一日辭去林問曰你往何去者曰某甲自親和尚

不蒙垂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林曰若說佛法我者裏亦有少許曰那箇是和尚佛法林於身上拈一莖布毛吹之者卽頓悟玄旨歟却去心然烏窠當初膽量雖小也怪伊不得秖者一個侍者若去了自要飯喫爬上爬下便有多少煩難豈不慌憚當時連忙拈起莖布毛來務要束住伊不放伊去也老僧自揣膽量比烏窠幸恢廓然者老山中不得幾箇伴侶要且難住雖稍有幾箇徒衆弟恐相伴多日了也似伊要往諸方學佛法以故老僧新年頭將身子只得也抖擻一抖擻仔細檢點佛法則一毫無有如今若向老

僧要布毛則現前徒衆且多一莖半莖也不濟事起身將右手在左臂上一摸又將左手在右臂上一摸乃曰汝等還曾悟得麼若恁麼悟去佛再出世喚你不回頭若不悟去汝等與木石何別還信麼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二二一四三之乎者也咄曰叅

晚叅舉馬祖自南嶽印心闡化于江西一日讓和尚問衆云道一爲人說法也未衆答巳爲人說法了讓云但未見人持箇消息來一日客遣僧去探伊囑云若見伊陞座但問云作麼待伊有話記將來其僧一依所囑問之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僧歸舉似讓讓然之師謂衆曰馬大師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方可聚徒說法老僧者裏少鹽沒醬聚什麼徒說什麼法乃喚化油鹽僧出來僧出復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也只是一個化主老僧者裏也只是一個化主老僧說法未滿一個月便斷了鹽幸是笑岩老人過世了設在時遣僧來探吾吾將甚話打發伊速道速道道得卽不打道不得卽三十拄杖僧云道不得師舉杖曰者杖不堪打一下當十下遂打三下僧把拄杖一捘拽不去師云恰與你不得雖然爭之不足讓之有餘禮拜著僧禮

拜起師曰是醎是淡僧擬開口師咄曰且如老僧與你們說幾句淺近底佛法似乎不解據你們底意思只要老僧說些深妙道理我又少鹽沒醬底幸記起訓蒙童語念與你們聽了各散去乃高聲唱云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良久云去

壬寅二月二日有在家居士數輩送友入山祝髮晚叅師入堂據座舉拂子曰汝等三人發大菩提心特特遠來欲皈依老僧薙染作個圓頂方袍僧相既要離塵脫俗反邪皈正正是出類拔萃者也然此三人

雖無妻室子女總是伊離恩割愛底肺飾即此一會
諸上善人大家結伴送伊來山亦要訪尋知識決擇
各自有一着生死大事未爲分外乃召諸善人曰若
說起各人生死大事不但汝等急切在古亦然不見
當初唐貞觀年間曾有個居士特往山中訪石頭大
師見即問云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石頭驀舒手
按却伊口伊即領悟不露一辭又去叅馬祖見即也
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見伊已自務自任乃
與進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士當
下豁然乃曰從今後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

頭共說無生話去也且言馬大師與進一步更與伊
進箇什麼來蓋謂你雖然孤迥迥赤條條無依無倚
固是個頂天立地底一個漢子不若口門再用放大
些些不大則西江水吸不及肚皮也再要放寬些些不寬
則西江水無以容你看馬大師形容得伊好個大人
氣相汝等莫謂我們不能比得伊口門又窄肚皮也
不甚寬豈似伊孤迥迥赤條條無依無倚去汝等果
爾膽怯老僧如今與你們一丸安心藥喫汝等還曾
聞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之說乎毛與芥是無情之物
猶能吞能納又豈不聞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之說乎

昔李渤刺史曾問歸宗曰聞貴教須彌納芥子則不
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宗曰聞秀才讀萬卷書
是否曰是宗曰觀公身量如椰子大萬卷書著在何
處還知麼只這箇肉團紋路所通六根門頭種種塵
境無不貫徹這一點虛處猶能包太虛周沙界況此
須彌巨海乎但這箇肉團孔竅纔有些些粘痰遮蔽
了即平日六根門頭所攬底一切塵緣等事毫無知
覺便是昏天黑地作顛作狂去也且止是事你看老
龐叅馬祖後再見石頭頭云你自見老僧以來日用
事作麼生士云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

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弗張乖
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若以傳大士夜夜抱佛眠之偈較之則天地懸殊反
不如個在家居士也且問汝等總是在家居士作麼
生是日用事莫是從早辰睡醒了便要穿衣穿衣了
便要喫飯喫飯了便要屙屎放尿屙屎放尿了便要
迎賓送客迎賓送客了便要抱子引孫抱子引孫了
或要燒火掃地從燒火掃地了或也要運水搬柴既
在這行戶且莫說是與不是可謂無別若要唯吾自
偶諧須見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始相應耳

頭頭非取舍只是見色聞聲處如水中鹽味色裏膠
青水中月鏡中像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者麽得
處處弗張弇舉拂子曰喚著拂子卽觸不喚著拂子
卽背便是弇張底意思朱紫誰爲號蓋言天地日月
由人分別物物頭頭法爾如然丘山絕點埃若人識
得心大地無寸土若論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你
看這個老頭子得了他兩箇悟頭便有多少自在多
少受用賣弄道運水搬柴總是伊底神通妙用就如
一百觔底擔子他擔了何等穩當第二箇在家居士
便不肯如此承當去如老僧這裏現前一衆道友個

個俱是頂天立地底大丈夫漢口門又濶肚子也大
只是不肯承當當初子湖大師從半夜時分驀叫云
有賊有賊驚得那叢林僧衆亂跪捉賊趕賊被子湖
驀搊住一僧緊緊抱住叫云捉得也捉得也其僧被
子湖抱住却慌憧了儘力急救云我不是賊我不是
賊子湖輕輕托開云是則是箇賊你只是不肯承當
又不見芙容訓問歸宗某自出家尚未識佛宗曰我
向汝說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宗曰卽汝
便是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大衆若
論這個把手勸人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親下座

晚叅上堂今晚不拏得拄杖來老僧恐你這幾箇一
總嚇散了老僧便任不成山也且道今日托物爲由
承機而去者一節怕老僧拄杖子二節又怕梆子響
便躱閃開了又一則如閒神野鬼二則如五千退席
五千退席且置昔汾州無德禪師一日入堂謂衆曰
老僧昨夢祖禰與我索羮飯喫庫子爲我買些葷牲
以了其事黃昏時祭畢令庫子散其餘盤俱無納者
禪師就庫司飲噉自若卽寢息明辰侵早禪和子束
裝散去愁語曰酒肉和尚豈堪依任耶唯慈明泉大
道等七八輩在焉禪師乃陞座曰不消老僧一陌紙

錢幾塊肉把這一隊閒神野鬼斷送去了也遂指住
衆云此衆無枝葉唯有諸貞實下座老僧如今不勞
牽觔動骨傷神費力務去買紙錢刀肉來退伊只用
得一根拄杖并木梆子足矣雖然老僧昨晚對伊道
且將布袋口挽了趂你們氣力轝來高高閣起罷如
今又不然難道老僧說法也欺汝等不濟而不說耶
古人有云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且如何是皇天
之道聖人之心不聞法華所謂密雲彌布一雨普潤
斯非法喩齊彰佛天無二道乎蓋聖與天只是一個
無私而已豈有他乎老僧雖不敢擬聖與天且如前

晩為水雲等對真說話雖年老多忘一篇語中說差了三個字既曰將錯就錯覰汝等恰似將個棗子渾吞在肚裏了只不曾咬嚼一咬嚼耳雖不能如古人青州布衫麻三斤栢樹子乾屎橛死猫兒頭金剛圈栗棘蓬等又若鐵丁飯木札羹嚼不爛咬不破雖淡無滋味吞又吞不得吐又吐不得底語相同但肯相體我這三個字差處雖不禁咬嚼輙不可輕放過去了這是老僧底意思兄弟你們還知麼中峯大師有箇偈子念你們聽了去罷逆之則怒順之歡天下人情沒兩般肯信順窮還逆至眼開休把自心瞞去

上堂輙呼衆名單曰俱在麼答在急索曰我屎急且去著晩叅曰且如早辰老僧相喚底意思汝等會得也未且置是事我且問汝等連日作務勞苦不易汝等看做是自巳底事耶別人底事耶衆俱答云是自巳底事師曰幸爾你們不曾看做別人底事若看做別人底事老僧明日斷不要你們作務矣何故如此我葢知汝等一箇箇都是抛家棄業離恩割愛父母去在荒草裏猶不服顧既出家來將要隨老僧學道速圖發明生死一著大事詎有閒工夫爲他人著忙耶喫了自巳底飯打野樫去耶汝等會得這兩轉語

麼會得便請歸家穩坐自在安閒若爾不會未免終日奔波外邊走且如何是自在安閒人更說個比喻如叢林堂中安了五百單厨下只有一個安閒自在底燒火做飯也是伊淘米擇菜也是伊運水搬柴也是伊刷鍋洗碗也是伊鋪堂搬運莫不總是這一箇安閒底如六祖在黃梅舂碓雪峯在德山充飯頭潙山在百丈作典座法演在白雲做磨主總是且如何是波波外邊走底人正是如今孤迥迥紐著鼻子將箇蒲團在僧堂坐着不放叅底如牛頭未見四祖馬師未遇南嶽俱胝未逢天龍等總是且如何得兩般合轍相應去却不如箇在家俗漢子道箇日用事無別乃至運水及搬柴不妨便合轍了也而今人只言窮理汝等却不在日用頭頭事物上體認向什麼處摸索老僧只恐你們錯用工夫故此着急且日用事又如何體認雖總不離根塵對偶纔有認着便落緣塵分別影事上了楞嚴謂如第二箇月雖不曾離了月體要且不是真月只如離了緣塵分別又向何處體認縱不緣塵了了分明又恐落在識神設不分明了了又恐落在無明大難大難却憶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三侍者三應諾國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

是汝辜負吾且如老僧早辰相喚底意思與國師喚侍者底意思何如饒汝等從朝至暮波波汲汲做來只是辜負老僧還知麽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咄一聲下座

上堂舉南泉一日同歸宗麻谷去禮忠國師泉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宗在裏坐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麽則不去也二人爲伊挽之而回更不復去歸宗當時頗奈繩頭在南泉手裏只得隱忍而退但云是甚麽心行洎後南泉又同魯祖杉山歸宗四人辭馬祖各住庵去泉又於分袂處插下拄杖云道得也

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挪時節却被歸宗挽起拄杖儘力著著實實打了一拄杖曰者王老師又說甚麽礙與不礙老僧今日暢快何似歸宗當時暢快若作歸宗只可盡法又留什麽人情縱無氣力底拄杖更打伊一兩下亦不爲分外者王老師慣得其便不打更待何時舉了云即今衆中還有王老師麽若有請來老僧今晚更要與伊一頓爲甚如此豈不聞東村頭人家失了火西村頭人家未免着忙雖然如是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下座

看經次有慧侍者獻鮮笋茶師云此乃是天降下從地湧出耶者云偶爾烹得恭敬和尚問曰你早晚聽老僧說話曉得否者云不曉得師舉火挑起笋牙云你如何却曉得這箇者云現見師接曰既曉得我要喫他即送入口云恁麽靈明又道不曉得者無語而退

晚叅師云兄弟事不如此古之住持爲衆說話直得哀請懇求不得已而應命又曰從來善知識亦無法與人話直要汝等自信自肯然後相應如今老僧恰似有佛法無着處要與你們則不待哀請懇求趕着你們來說也雖然爭奈老僧道心不能久遠不得長

與你們說話不可輕忽不當做一件事且如我昨日偶問一泥水匠人曰你看者竹子如此擾亂爲當風搖竹子爲是竹子搖風彼云是風搖竹子予云若無竹子你又向何處見風乎彼即笑云是亦有理兄弟彼是一個工作世諦中人見說得有個道理便亦肯信更說箇竹子無知風本無我所知在我而不在風竹便躊躕信不及矣正六祖所謂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不其然乎雖然這箇說話亦是六祖當時應機建立之談未可以爲必然當知我心既屬於動而知非風旛動者并知非非風旛動者又屬誰乎不然

又豈有兩個耶古人謂此心尚不得以有無名之況可以動靜名跡局之者乎古人有言喚作一物即不中更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良有以也今直不聽動靜為非心但聽為心之影響耳要識心體麼譬如一顆大清淨摩尼寶珠內外光明瑩徹淨無瑕穢無所不燭上至佛祖聖賢菩提涅槃真如般若等云云下至天上人間地獄餓鬼等趣以至世出世間一切等法盡十方徧法界有情無情事事法法影子莫不都映在這寶珠中汝等還知麼還見麼除却內六根外六塵根塵不相偶時你又向何處見得這箇影子

乎縱饒外絕諸緣內守幽閒猶是法塵分別靈明影子若爾矇然不知又是一個無明塊子若於此有個入處即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三六一十八更加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徧週總成了二十五個圓通法門一一法門皆有菩薩已證入矣惟楞嚴教主勅文殊選擇圓通娑婆世界衆生當機唯耳根為最今日二月十九正是觀音大士放身命底時節汝等若也要悟圓通今正是時須從這裏入遂鳴指一下云聞麼良久自答云聞又以指點空一下云不聞麼自答云不聞乃曰聞性空時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緣慈力赴羣機明月影臨千澗水

四月八日上堂靈光耿耿智體如如今古洞然聖凡靡間向上一著由來千聖不傳放下便休是衲僧尋常本事遂舉拂子云汝等衆中還見這箇麼若言不見除是汝等生來眼盲若言見山僧但向伊道個瞎若更有言除却這兩瞎請師別道山僧更還向伊道個瞎若於此未會須更聽山僧葛藤乃曰今辰四月八日正是我釋迦如來當時示生降誕之日捨身命處所以既從出家成道以來則有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有去來又言法身無相藉法界以

為身心智無依等太虛而為量所言法界者即四聖六凡是也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含靈莫不總是我如來一個根本法身更言法界有四所言事法界理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該盡世間出世間法矣然總爾既是一個如來法身則何處更有個衆生可度也耶以有大悲願力故示同人生死同人壽命同人好惡同人取捨同人哀樂同人是非於是中間遂有佛道可成有衆生可度然有衆生即有佛有佛即有衆生皆不出我一念靈知之心所以一念悟去即佛一念迷即衆生又一念善即天堂一念惡即

地獄所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卽心卽佛不其然乎山僧今日忽想起世間前後不識有多少路見不平之輩務要別尋一個人要與我老釋迦比勝負較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目還知我釋迦如來脚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迦如來頂相麼故云舉手攀南斗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言至此起身讃偈云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遂急索曰雖然如是雲門大師來也乃擲拂子下座

晚衆靜虗王茂士從萬曆庚子冬渡江遠來訪老僧於荊溪龍池山中同衆藜羹藿飯不親文字唯事蒲團竹椅以至廢寢忘餐期於徹證而後已一連住了八個月日乃因家間世故尋逼而去在山時每勸老僧爲衆開示幷與徒輩說法當時老僧堅執不肯應命不是不肯應命但當時我思無可與伊說得雖然如今始有些些可說正要與伊說却又不在此矣兄弟你道老僧當時無得說是耶如今有得說是耶汝等試道看有云和尚當時畢竟該說師咄云還知如今說底卽是當時不說底麼還知當時不說底卽是如今說底麼曰恁麼則和尚有說無說俱不可思議

耶師打一棒曰汝何著相見老僧嘗動便謂說法見嘗不動便謂不說法耶更打一棒曰珍重

六月六日師因施主入山請爲大衆陞座說法師雖據座曰山僧從住持來半月一陞座五日一小叅今日施主勉令登座爲衆說法恰似節外生枝大不疾溜良久云咦尋常日午不打三更今日分明黑月當晝舉拂子召大衆云會麼猛虎不喫伏肉不憶獵人未及扳箭以割鮮正恁麼時當究不究烏又待夫嘔屍爛而臨臭咄一聲下座

僧問如何是佛祖奇特事師曰蝦蟇捕大蟲僧云恁麼則不爲奇特也師曰猫兒捉老鼠僧禮拜起師振威一喝僧云和尚爲什麼放某甲不過師急索曰老僧有事你且去一日侍者圓地跪榻前懇曰某甲從出家學道以來尚未有個入處望和尚方便使某日用如何用心師曰汝若不會着衣喫飯痾屎放尿須要老僧教汝老僧本分但只着衣喫飯痾屎放尿隨緣度時而已別無甚神通方便奇特巧妙處汝更有甚疑地曰只疑一句偈云正恁麼時誰會得師曰你且去待別時來與你說師一日見伊從方丈前過去遂呼某甲地卽應諾走入門來師曰你去爲我與圓

地來地踟躕曰某卽是圓地師動容有間曰你卽是
圓地我如何不認得你地復踟躕無語師喝曰且去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千峰雪色照人寒問如何是法
師云春水平江匝匝波問如何是僧師云皈依似木
人僧云學人不會師曰爭怪得老僧乃叱曰禮拜了
叅堂去僧禮畢纔行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云虗生
浪死漢去
持華嚴經僧至問學人久誦此經未諳四法界旨師
曰汝但從頭問來僧云如何是事法界師竪起拳示
之僧又問如何是理法界師亦竪拳示之并問理事

無礙法界洎事事無礙法界俱以拳示之僧不省去
問堂中第一座曰某甲久誦華嚴不明四法界旨來
問堂頭和尚凡四問四以拳示之何耶座云會麽僧
答不會座曰汝但從頭問來僧卽問如何是事法界
座云卽拳頭豈不爲所舉乎又問如何是理法界座
云卽能舉又豈異於拳頭乎又問如何是理事無礙
法界座云卽拳頭便是能所豈能所外別有一拳乎
僧曰然則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耶座云若言事事
無礙豈輙竪拳竪指瞬目揚眉而已以至輥毬舞笏
打地擎叉把釣呈橈張弓放箭画圓相作女人拜而

四法界旨莫不該通攝盡又豈止在僧在俗是女是
男燒香禮佛擊磬敲魚打鼓撞鐘吹螺奏樂迎賔待
客抱子引孫梳頭洗臉喫飯穿衣捻綿織布績苧撚
麻點沸調羹攢花簇錦抗土掘地種穀栽禾寫字讀
書操戈放彈莫不咸承此力深契斯旨也其僧再拜
退復至堂頭和尚處禮謝懺悔師云你去見何人來
僧云某甲於和尚前未有入處蒙堂中第一座爲某
甲開通一線師令侍者喚首座至責云汝何多事爲
伊饒舌座云和尚若嫌此等說以爲饒舌卽華嚴楞
嚴又何須讀師驀竪起拳云汝謂此是權耶實耶爲

有耶爲無耶是多是少爲是爲非速道速道座擬議
師卽振威喝出
一日有客入山訪師從容語及禪門中事客因歎息
師云何也曰弟子曾閱傳燈錄當初大法昇盛時前
輩諸大老發明教外別傳之旨卽激揚酬唱之語歷
歷可觀洎至我明正德嘉靖間出個天奇老人并無
聞笑巖二三老大似知有不肯草草只是未大發揚
今時少室但存規模體式虗行故事正是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者也近年來有個杜撰長老做效成風出
自少室到處行棒行喝懸知少室今時無此機竅第

恐是無根之草終成敗壞師云不然當初釋迦老子成道後號召弟子人天百萬說法如雲如雨應機似電似雷你看伊幾十年中間曾見個什麽師法又遇那箇作家來便乃如此汝豈不聞佛說諸經教中皆謂佛從無量劫來無一如來不從承事過乃至謂三千大千世界無有芥子許地不是伊捨身命處既是積功累德宿乘願力而來方乃如是安知今日行棒行喝又非宿乘願力如此乎而今且不獨一人兩人到處要行棒行喝兼老僧雖居於深山窮谷邇年以來也要行此棒喝且道老僧要行底棒喝是效伊杜

撰長老行底是效吾師笑巖和尚行底是效德山黃蘗臨濟大覺洎祖師如來行底若果從人學底卽虛而不實終成敗壞所謂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然雖此事不可從人學亦須是棒頭有眼始堪行耳唯古人行喝喝須徹骨所以馬祖一喝直得百丈三日耳聾古人行棒須要棒棒見血所以黃蘗打臨濟大覺打興化便是樣子客曰為什麽古人行棒務要棒棒俾伊見血今時行棒棒棒都在空裏師曰你且道打在空裏底棒亦有眼麽若無眼一棒打不著所在卽禍生所以今時行棒與古時行棒甚異

彼此只虛行故事耳有個比喻比如官廳前皂隸私受了犯人財賄棒棒只打在地上但只聽得響何曾打著個人不信試看棒頭上會有些血星兒麽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一終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二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北錄

萬曆甲申歲師演法華妙典於秘魔岩寺時有萬融首座病眼四十日既愈一日仍來座下展本聽講經師方陞座見之言曰且喜萬融首座病眼重開幻人有頼彼悚身起立云不敢師曰且問汝郎今目前所覩境界與向未病眼時同耶異耶對曰無異師曰然正古人所謂三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乎中間有個入處則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老僧今日休歇得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是也師乃說經不已及下座有空安禪者詣方丈叩曰前言古人見山是山云云之旨某甲實未明了願老師方便一指曰禮拜着者禮拜起師問曰會麼云不會師曰近前來安近前師竪起拂子云此是拂子打伊一下復竪起云此還是拂子會麼云不會師乃曰昔妙色國王欲求勝法恨不值佛帝釋遂現藥义形而為說法乃曰我肚饑不能為汝說王遂呼厨吏作上膳奉之藥义曰此非我食人新血肉是我常食王思他人身肉俱非我有遂將已所愛子及所愛妻皆與食之猶

未克足欲捨已身願乞先為說法帝釋見王為法心切了無違拒遂捨藥义形而現帝釋本形一手托妻一手扎子了無遺損爾果學道欲圖個得力處亦須如此一廻始得者復問學道人病苦到來如何排遣師曰今見吾法門中人但得些些因緣福報便算了一生修行事畢便為止足更不圖進復不覺察是之與非只爾昏昏把日子輥過去了殊不審一旦大限到來八苦交煎之際始悔之噬臍不及矣且爾我手足晏安之時平懷適意處得力不得力他人不知要在各各自已揣摸檢點昧心不得欺人不得休把光陰虗度了每見有登華座踞方丈曾作人天標榜者拈椎竪拂談禪論道說得如缾瀉水相似大有可觀近似了了纔有些少病苦到來便見排遣不下以至臨危之際不言可知矣不知素日談禪論道種種好處向甚處去也蓋此等流出家未有原志復不曾遇得真正明師點化所以不能到究竟徹頭處耳既未有工夫實驗而且無個把持處則憑何以排遣病苦乎故吾學道人先自要具眼具眼則易得其師得其師要求啟悟反掌無難矣所以古人纔掉得個源頭到手便歸家穩坐自在安閒縱橫無礙左右逢源所

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矣縱有病苦到
來只若無事人又奚假一毫之力用排遣哉故曰老
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是也者再拜曰某
實同病苦但不解前謂源頭者何也師即召空安安
應諾師曰爲我喚空安來安曰更喚某甲別無有也
師云與汝說竟天晚珍重
萬曆甲申師在秘魔岩寺有王胡二善人入山設齋
備禮勉師陞座師乃曰若敎幻人說佛法無一字可
語但問二善人每歲供送稻糧與我僧喫將何所圖
善人同聲應曰久聞此山師德都是真實辦道者某

等俗緣惱道未能學道唯減此口糧爲少助緣耳師
回首顧衆曰正可謂施主一粒米重若須彌山若然
不辦道披毛帶角還信矣且如一粒米多許大古人
謂重若須彌者何蓋原蘇學士云鋤禾日當午汗滴
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也以今日觀之又
翻成檀越信心膏血矣然吾惟患在今人不辦道耳
且如我等今日爲是搥鐘撾鼓集衆陞堂是辦道歟
爲是唱偈提科鋪文演義爲辦道歟又出口入耳數
墨循行是辦道歟披衣坐立束整威儀爲辦道歟又
敲魚擊磬諷呪誦經是辦道歟迎齋獻供作梵持鈴

爲辦道歟又書符發牒掛榜揚旛是辦道歟醮星安
土灑淨行香爲辦道歟乃至禪堂止靜放叅開單展
鉢是辦道歟打坐經行看經念佛爲辦道歟乃至厨
房炊齋備供煉醬調羹是辦道歟洗碗擇菜運水搬
柴爲辦道歟乃至庫司注記券疏因果分明是辦道
歟出入金帛取與米麵爲辦道歟乃至方丈寢高堂
居巨室是辦道歟登華座拈麈尾爲辦道歟撫養老
病誘掖後昆是辦道歟量才授職察言辯色爲辦道
歟姦佞必除賢善必舉是辦道歟賞罰中節號令嚴
嚴爲辦道歟迎賓待客納衆招賢是辦道歟尅己惠

物下心一切爲辦道歟乃至靜室穿破衲咬菜根是
辦道歟打餓七喫水齋爲辦道歟閉門靜坐一物不
爲是辦道歟墾土掘地攤散除昏爲辦道歟諸大德
即爾我許多出家之流反不如古時一個俗漢子却
謂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弗
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
搬柴且看這俗老漢得個什麼消息便敢開大口謂
搬柴運水猶屬彼之神通妙用而況於吾儕在袈裟
下者反不及乎雖然這老漢最善畫龍猶欠點眼幻
人今日試與指破使汝等易會去日用事無別切忌

眼花雖吾自偶諧到此也未頭頭非取捨更欠什麽處處弗張乖觸吾不得朱紫誰爲號只許你道丘山絕點埃自語相違神通并妙用你是俗漢運水及搬柴合應如是且道這個辦道說話在汝等諸人分上還會有麽若有須出來與幻人對衆通個消息若無切莫因循造次各宜珍重諄思去乃下座

昔照寺開示舉涵太史一日問師曰弟子未有入處乞師指示浙音入與實同師以爲實乃云檀越即今坐在虛空裏耶時靜虛居士在傍以爲答錯了也師即曰將錯就錯何如靜虛無語雖然據此一問無論

錯與不錯良喻如人浴於大海患渴求救相似殊未知老僧今日覓個出處不可得又何用入良久乃召曰兄弟欲會大道當會吾心唯吾心原同太虛洞徹無礙左右逢源淨躶躶赤灑灑露堂堂明歷歷無拘束莫可把又豈有內外中間三處而俾之趨向背離容有出入之迹者乎正所謂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者麽得惟僧惟俗誰得誰失大約今時人學道有二岐路是大病痛非此即彼不可不知第一路不肯反躬扣已自信自悟只要向他善知識口裏討分曉求解會病在依他作解障自悟門第二路先任了自

已一個見解確定以爲主宰安頓在胸中了務要覓他善知識將個圓木楔子恰好投入他者四方孔竅無論投著投不著而不知正是個無明坑穽生死根本蘊積日久永難拔除兄弟道無別體且覩此娑婆世上未悟之人純是一團情識意見所以同我者乃喜乃愛日親日近異我者乃違乃厭日遠日疎師復召曰兄弟果爾相信依教奉行將二岐路妄想境一一覷破廻光返照而無量法門莫不圓滿具足總是不思議境界又烏用別求知識開示種種方便然後悟哉唯患汝等從無始以來情塵意識積習濃厚了

不能似大丈夫有決烈勇敢之志提得起放得下但只如半死不活底人提起來恰似都捨不得放不下惟恐斷了命根相似故大慧禪師曰大段今時學道人多怕落空且如怕落空底還會空得麽我笑巖和尚亦云只這怕落空底也須空却始所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耳非是前輩老和尚好專以空教人也秖緣學道人胷中一毫頭能所着不得一毫頭知見存不得不聞安楞嚴破句讀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信夫纔有些些能所知見留於胷次便成膏肓之病終爲滯礙久之則不知不覺

不可得而治矣但秖見得一切人説話不合我一切人行事不如我一切知識説話行事俱不合我矣如此則莫謂今時善知識一切人以至上古善知識聖人佛菩薩再出頭來亦有所不合矣汝等珍重

癸卯八月十五日普照寺開示陞座祝香云此一炷香不從天降豈逐地生雖假如來身分上藉來還向自巳信心中拈出爇向爐中端爲供養本師釋迦世尊文殊普賢二大菩薩觀音大士護法韋馱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一切聖賢均沾供養次一炷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爇向爐中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

歳東宮後王國太夫人文武官僚功勲內宰以至十方檀越咸增壽筭又一炷香非金非木非自非他用山僧信手拈來端爲供養笑巖堂上傳曹溪正脈三十二世月心寶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兼太平堂上資秉教授承亂雪峰宗祖二十七世樂安悦和尚乃至荊山珂菱塘覺二大和尚以及天下諸善知識并大法師一切高人普同供養就座云靈光耿耿智體如如今古洞然聖凡靡間向上一着由來千聖不傳放下便休是衲僧從初本分以拂子竪起問衆云汝等卽今還見這箇麽若言不見除是汝等生來眼盲若

言見又是知見立知卽無明本還知麽還會麽倘爾不會更聽山僧向下葛藤良久云且言昔日我釋迦如來出世本懷蓋爲一大事因緣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已無論佛語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卽裴休丞相亦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明妙虚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始知者一點靈明不昧之知在爾我莫不均禀共有爲什麽却又有佛與衆生之分也蓋有佛卽有衆生有衆生便有佛旣有衆生與佛之分所以便爲衆生識見了則不得謂之佛知見矣試看世尊初一日在尼拘律樹下打

坐有二商客倩人推車過了來問世尊曰曾見車過不世尊曰不曾見曰還聞不云不曾聞曰曾別去不云不曾別去曰曾瞌睡不云不曾瞌睡於是商人作禮世尊讃歎願云當如世尊覺而不見遂獻寶珠而去故古德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會些些意體用無妨分不分好箇分不分話汝等會得麽還聞世尊將説法華先從兩眉中間放一道白毫相光照見東方萬八千佛土靡不周徧於彼此國土衆生一切境界皆悉令見所謂一光東照智境■■如永嘉大師曰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

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塵遺非對了無所了念滅非知知滅對遺一向冥寂閒爾無寄妙性天然其曰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如此則可謂佛之知見者亦不可謂佛之知見何也可謂佛之知見者知見立知也不謂佛之知見者寵侗真如也到此之際各自著些精釆討個分曉好正所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耳忽憶當初有箇智通和尚在歸宗處從夜半驀叫喚驚衆曰我大悟

也我大悟也歸宗令僧扯住問悟個什麼却答曰尼姑天然是女人做試問大衆且道這個是悟不是悟此事且置山僧今日陞座本為大衆敷揚法化宜先舉三皈五戒大綱略增幾句註脚云汝等善信男女可當各各合掌胡跪分明諦聽師召云善男女等汝輩既已發心持齋決志修行冀脫生死苦輪必先皈依三寶佛法僧是也所謂佛者我所指皈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身非指釋迦化身者也葢爾我雖在釋迦世尊教化中咸承彼力卽未獲親證親悟終為隔絕葢巳知彼當此周末時在西域雙林樹下涅槃久

矣既巳滅度屬人皈依者但教法存耳教法既存必有歸旨歸旨所在卽如來法身亘古亘今未嘗生滅吾所指皈依者此耳汝等不聞遮那妙體徧法界以為身乎葢言法身無相藉法界以為身者卽四聖六凡皆合如來一體無二也夫四聖六凡為十法界俱屬有情類中所攝然法身盡此則如來法又有不周徧處也須知更有無情四法界卽華嚴說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是也然情與無情總屬如來法身為一體者卽今在爾我分上當又作麼生會合耶且如永嘉大師曰智非境而不生境

非智而不了作麼生不合又豈有二體耶到此之際始知情與無情總屬如來法身當知爾我則通身都在如來法身之中實無迴避處也則又當知離却如來法身卽爾我這個身心且無棲泊處也信知是皈依佛卽法卽僧都在其間矣皈依法者卽指心法非有別法可依皈也既知爾我這個身心在如來法身之中則又當知如來這箇法身又在爾我這一點靈竅心中矣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不其然乎又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除却心法則無別法可依皈也況慈悲喜捨等法又豈外是乎皈

依僧者僧爲和合之義佛即法法即心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又所謂即心即佛即境即心舉一而三言三即一者也如是則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今屬八月十五日乃當今天下十三布政南北兩京選舉之辰如昔丹霞所謂即選舉亦何如選佛耶所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地歸擲拂子咄一聲下座

上堂師云鄙人將謂今時佛法門頭沒有可商量人仔細檢點也有一箇半箇有僧出問誰是一個師曰即今如鬧市街頭十字路邊盤膝坐地哇哇叫化錢者是誰是半箇曰即今認任客塵煩惱確定以爲主宰者是或曰若說佛法原不曾許汝有商量處烏用汝顛言倒語有許多饒舌師曰我不恠你雖然說得儘是你儘做得個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魚頭鵝頭鴨頭既到汝案頭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汝把個死猫兒頭便不能破除得打發不開去於此打發得開去纔是好膾子手也或曰將那死猫兒頭來着師乃笑曰果然不識有人於斯一似個無尾巴底大虫且道順毛還勒得伊麽有人於斯一似個生

鐵撊子有力者還拘得折伊麽果乃順勒伊不得拘折伊不得只是有一人搖頭不肯何也第恐將個臭鶻突布衫做了貼體衣至死不肯脫總有青州布衫堆滿世界也沒用處況今時善知識都只要抱不哭底孩兒不敢觸着伊動着伊只怕退了伊底道心又恐斷絕往來了不唯不我供養反被伊生謗毀作既害便不奈何若是拚捨性命善知識則不然饒他是生鐵撊子須要誘引伊一舉舉到那半天裏沒割殺處了始撒手待伊自放下來務要跌折了他底又饒他是箇無尾巴大蟲先須摇個坑子隱覆却候待伊來陷入內務要使伊跳不出去直待伊計窮力盡時且問他你還要活麽待伊頷首時更曰且緩緩直須教伊命根斷如死灰了這臭鶻突布衫方得卸下始可謂我救得這死漢了也不然這畜生還跨跳在雖然說得也好只可惜今時末法世中無這等一個知識正所謂賢聖隱伏遇而不遇也恠伊說不得呵呵

李孟曰大夫問老師修行多少年方纔得悟師云貧道修行未久亦無悟處雖然貧道自持齋出家學道以來不過四十餘年前二十年止入得個信位于晝夜十二時中猶不知其饑飽雖寒暑亦莫辨後二十

年但醒得一一病痛不從外入俱是自巳心中所發近日又增得箇歡喜處始知得人人肚饑都只是要飯喫然又恰如人從半夜睡醒了只顧東摸西摸信手摸著了自巳底鼻孔不覺失聲呵呵一笑

士大夫有問云今日望師開示師云若說開示則現前種種物色原不曾有一毫遮蔽處若論佛法在老僧則一字也無不見當初老釋迦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談經不過三百餘會說法亦止得四十九年又誰知得是止啼黃葉及乎沒後結煞於人天百萬衆前拈華時竟無一人會得獨有迦葉破顏微笑而已孰又知是空拳誑小兒哉而今衆大夫若要向貧道口裏討能有多少汁水請不如各各安分休去歇去倘休歇不下可將佛祖聖賢一則半則無義味底爛葛藤於晝夜十二時中咬嚼去叅悟去果能聽信拳拳依教奉行十年二十年若不悟去老僧替你下地獄你若只似矮子看戲半信不信不肯扣巳而叅只要向他善知識口裏討生死求決擇又貪着那一等瞎宗師開口向你說些有滋味底說話并有義路底言句管直保你到彌勒下生第二箇彌勒下生恐亦不能悟得莫恠老僧性燥不能一一為汝

等備悉得

孫淇澳太史一日問及九峰勘石霜首座謂休去歇去云云首座謂明一色邊事九峰不肯何也師云欺他道眼不明耳公謂此可以說得否師云可與愚者道不可與智者傳公謂學生也不曉得師云貧道如今又不然止可與上上根人達而不可與中下之機言矣公頷之相與一笑

李對泉太宰六月六日辦齋請師至問云禪師今日有以教我否師云貧道敎何敢當然有啓焉放下一着可相勸耳何也葢爾我始由最初一念之欲未能放下所以攝入父母胞胎有此色質以來念念輪迴無有休息以至臨命終時依然不能放下儼如落湯螃蟹致手足顛倒忙亂無措噬臍不及矣果爾相信先須要自巳識得破決得斷頓把目前萬聚紛紜一切生滅之念啓焉一齊放下便覺得於心無事於事無心自然了了分明當下豁達一無障礙矣

又問夢中不能作主者何也師曰設夢中果能作主得則又不得謂之夢矣昔所謂至人無夢者正以此有所檢耳又吾禪門下所謂打成一片寤寐一如者亦以此耳公曰何也師曰是吾叅禪人做工夫直須

到這田地夢中作得主正是打成一片寤寐一如之先驗也以至不二法門事理無礙惺寂雙流定慧等學是非一致物我同根萬物一體凡聖同源莫不一以貫之皆是打成一片事所謂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縱橫無礙左右逢源且道又是第二著工夫實驗耶

又問古人因緣請示幾則令吾輩時時參究得否師曰若論古人易會方便則無如趙州但觀伊作沙彌童稚時初見南泉泉因臥次問沙彌自何來答曰從

瑞像來曰還見瑞像麼答瑞像未覩秖見個臥如來泉不覺涌身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是無主沙彌答是有主沙彌曰今主在何處云仲冬嚴寒和尚尊體萬福且看伊作沙彌時利辯如此以至年逾八十猶未罷參故復庵和尚有頌云趙州八十猶行脚只為心頭未悄然及至徧參無一事始知虗費草鞋錢蓋伊作善知識接物應機垂手處其圓徧之妙迥與他師不同故住院後凡有僧到便問曾到此間麼答曾到州即云喫茶去又僧到便問曾到此間麼答不曾到州即云喫茶去居士還知趙州未嘗草草麼曰不

知師云此可參

又僧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二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二云吾不曾將境示人僧二云既不曾將境示人畢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二云庭前栢樹子居士會否曰不會師曰此可參

又僧參問狗子有佛性否州二云有僧二云既有佛性因甚又撞入這皮袋州二云為伊知而故犯又僧參問狗子有佛性否州二云無僧二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甚狗子獨無州二云為伊有業識在居士曉得麼曰不曉得師曰此可參

又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二云放下著僧二云一物不曾將來更放下個什麼州二云放不下則擔取去居士還會放下麼太宰無語

有客問某等修行當何用工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客曰會得師反詰曰汝作麼生會客曰若恁掐著數珠念佛有什麼不會師曰未也客二云若更有別說某便不會矣師舉數珠掐曰但恁麼一粒一粒撥過去

又有客如前問師曰但著衣喫飯是汝修行用工處客二云某鈍根不會此理師曰即這着衣喫飯工夫亘古亘今未曾少變初無汝用意着力處無汝安排造

作處無汝迴避處無汝轃泊處無汝思前算後處有什麼不會

又有客如前問師反詰曰汝擬修行圖個什麼客云兾會道耳師曰果欲會道直須放下這要會道底念頭便是眞用工處若此用工自當會道客云奈要會道這一念放不下何師曰去汝正鬧在

有客問某留心此道有年矣不悟何也師曰不然我有個比喩比如南北兩京之間有箇庶民發意擬詣北闕面君既自不識所由兼之指引出門却往南都走逾走逾遠轉急轉進然南都之景像無差原非異

國但反初心則究竟不是蓋爲打初發足處便背馳行錯了而今請試檢點看果於世間功名富貴之念輕微利欲貪圖之情澹薄正所謂狂心歇處即菩提不然則如曰斑鳩樹上鳴意在麻地裏終日行路何曾蹄著一步終日喫飯何曾咬著粒米是也然世出世間色空事理生死得失好惡長短是非彼我情與無情等法本是一貫行處雖如步步不同到後可言頭頭不異耳不見大通和尚一日上堂云老僧未行脚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中間得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洎至今日老僧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又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城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州曰你問那箇道僧云我問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是也

屢有客問道於師師或答或不答問嘗聞有如來禪有祖師禪作麼生甄別師舒手班指數曰余今年五十六歲矣客曰老師耳背那傍有僧走過師驀扯住問今日是八月十五否僧答云今日是十四明日是也師撒手對客云唯這僧記得端的又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忽云好打好打客作色曰何只言好打耶師竪起拳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客揖之而去

客有再扣之畢竟何以爲道也師乃從容諭之曰道無方所無有形名指點伊不得取舍伊不得是非伊
不得向背伊不得有無伊不得增減伊不得揀擇伊
不得動靜伊不得好惡伊不得逆順伊不得可否伊
不得進退伊不得語默伊不得思議伊不得垢淨伊
不得依倚伊不得營爲伊不得對待伊不得偏黨伊
不得閒忙伊不得前後伊不得難易伊不得始終伊
不得人我伊不得親疎伊不得損益伊不得寤寐伊
不得異同伊不得男女伊不得老少伊不得得失伊
不得新故伊不得迷悟伊不得固必伊不得高低伊

不得貴賤伊不得果如是信得會得則無往而非道也客又曰然則某意念不動時還是道否師驀以手拂向腰間摸得箇虱子擲向地云阿啞阿啞跌殺我耶跌殺我耶便休

有客問西來大意師指古鏡云是這箇客曰奈某不會何師云爲汝未曾用工磨得客曰某作麼生用工卽得師云卽目前古鏡蹔復急索曰還我西來大意來客有省曰我會也我會也師云會卽不無試說來客乃指古鏡曰某既會矣奚又止在是師頷之

客有問某心緒萬端不能歸一何也師曰不見永明壽禪師謂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巳分別卽不生客曰我會也師曰怎生會客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師曰又何曾會且問如何是汝心客云無心曰如何是境云無境師曰汝何不問我客卽問如何是心師曰汝還見境麼問如何是境師曰汝還見心麼客歡喜禮拜起師但與振威一喝客不覺吐舌乃退

僧問九峰勘石霜首座云云而九峰不肯何也師舉拳示之曰爲伊不識這箇僧云識得後如何師云石霜任持有分僧又曰聞毘陵孫太史亦曾問此未知

如何答伊師曰山僧但答爲伊道眼未明耳僧云卽如道眼明後又作麼生師云則不見有休去歇去云云語矣僧再擬開口師叱曰去汝不會我語

有客問今此四大幻身從何而有耶師答曰從妄想有曰至百年後又從何去耶答如人夢醒所作之夢事又從何去乎問此妄想從何而生答從無有生曰無有妄想不得謂之無有矣答妄想不出於無有此身則應常有此身既非常有雖有而不爲有矣當知無有不復更無無雖無而豈爲無歟般若所爲不有不無者以此也孰又知夫妄想不有無有亦不有矣

師一日過蔭席見學者看書看敎者卽從容諭之曰汝等看經書務先知其緩急道爲急務達者爲先第一須用銷磨無量劫來種種習氣對治一一病痛夫烘烘人我妄作毋使一毫芥蔕留於胷次是急又如喫飲食一一須是消化得便是爾我眞實受用其他資談柄長識見博學強記及無礙辨才皆爲末事可緩耳

師一日因諸士大夫請集於京西慈因談道罷師因出袖中扇展之舉起問諸大夫曰請問孔夫子當時還知有這箇麼衆俱默然唯槐庭吳大夫聳身又手

云此學生不敢言師云這算不得務須說出乃云若謂孔夫子當時實不知有此師接曰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聳衆大夫咸舉首領之次日有湛然上座至師所復徵曰設昨日士夫中有道老和尚還知有這箇麼又作麼生師急索舉扇收之縮袖對上座展兩手瞪目視之移時直使湛然無語臉上有熱色乃休

有謂官人邢吳度者日誦金剛般若最苦中有間斷爲告師師云殊不知纔舉念要誦時便間斷了也又云要得念念無有間斷直須是恒誦不已不欲滿耳可

也

客有侍會禪會道者師一日忽邂逅途中因舉蘇學士考琴操善叅禪話詰之曰即如琴操所答湖中境云云且置之勿論如東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何謂也客曰好一箇光景師乃云若恁麼會禪會道較之琴操一觸便悟遂削髮爲尼去遠之遠矣客却問趙州當初勘破臺山婆子何者是趙州勘破處師呵呵大笑曰何與今日彷彿有如此耶遂不語掉頭别去

師一日對客語及曹操與楊修讀曹娥碑話師因嘆曰大段今時人不及古人多矣即如這八箇字總是閒文没要緊事古人尚放伊不過務要明了纔休如曹操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便識得也昨鄙人亦有兩句没要緊說話凡對平常人則不敢舉但對具高明識見兼侍會禪會道者每舉東坡點琴操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這兩語有甚蘊奥一百箇便有九十九箇未知下落若曰即會得中什麼用都是閒言語葛藤會得會不得總與他没交涉鄙人且輕輕向伊道汝輩素日在背地裏密密底所做是什麼工夫也莫嫌不與汝說

王墨池員外請師至慈因寺齋畢乃問云昔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云如有眼人墮井又僧問老宿如何是道宿云五鳳樓前又僧問老宿如何是道宿云脚下泥深三尺師云吾不恁麼乃提數珠繞佛堂供桌走一轉云大段今時都要求會禪會道者多要求不要會禪不要會道人似少然但不要會禪不要會道又烏用求雖然若論前輩明眼知識不同他要教人悟去恰似把得住底不見大慧令謙道者往張紫垢處達書謙道者自謂我二十年來叅禪未有箇入處此行又當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你途

中便叅不得禪耶你但去我與你同行至途中謙哀告曰我一生叅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但把你從前往諸方學底會底禪并圓悟與你說底大慧與你說底總不要理論拈放一邊途中有難行底事我都替你止有五件事替你不得須你自己擔當謙曰那五件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屎拖箇死屍在路上行謙遂豁然打破漆桶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番方可達書宜前矣吾且歸元郎回徑山如何如何墨池頌之

師又云現前衆大夫柰與貧道盤桓開蘇雲浦居士識見高明久于此道多與作者游敢有少小葛藤請教在者蘇東坡令琴操叅禪語前段弗問即東坡道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何所感遂削髮為尼士不契師又云大慧當初道我平生好罵人大喜玄沙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此言可謂壁立萬仞及後來與靈雲會話了却云你恁麼方始是徹他後頭却恁麼撒屎撒尿因請益圓悟悟云他後來恁麼地我也不理會得大慧歸到寮忽悟遂去告圓悟〻云大段玄沙作恠悟〻云且喜你知也〻云居士以為如何士〻云師道靈雲已徹否師云徹士〻云既徹得非有辜玄沙乎師〻云居士將謂吾所〻云徹異不徹耶士無語遂問世尊救產難事曰吾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乃令人傳語至其婦當下便產何也師〻云是乃公私兩利何難會之有士〻云吾輩以此為難會久矣緣湛堂準曰設令人傳語未至先已產了又作麼生設令人傳語洎至不產又作麼生況雪竇又有頌〻云師〻云此難乃湛堂雪竇公案非世尊公案也居士所以為難者蓋緣多了這兩轉葛藤又要管伊生又要管伊不生所以難吾今但據世尊語以為憑準不用這兩段葛藤直管教伊生不管伊不生便了所以易然即使要用這兩段葛藤貧道判之亦易何也即使其婦緣人傳語至便生或傳語洎至不生莫不皆承世尊之力其或不然即使其婦便產也與世尊沒交涉便不產也與世尊沒交涉吾所以判云甚易甚易

上堂拈拂子示衆〻云今時初心晚學既在此門中又都要求箇入處何不且看保福問長慶〻云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總未勦絕作麼生得勦絕去慶良久福〻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慶〻云汝作麼生保〻云兩手扶犂水

遡滕若於此會得許你有箇入處倘未會更看老僧這拂子逞神通去也一時踍跳上三十三天繞須彌山泊四天下走一轉下來依然還落在老僧手裏却曰上曠人稀相逢者少珍重

示衆先輩多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久在學地間之脫有不信卽如道信年十四禮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云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且看悟底是什麽別又與伊說個什麽法來而今還有一個半個牢拴腰帶緊梢草鞋忪忪底貴圖叅求知識尋訪明師固是好事總是無繩自縛之流

上堂師云大段吾輩旣擔箇學道之名必先於叅訪遇得箇出格宗師明眼知識庶不辜我生平行脚又當要具叅方眼自解作活計始得卽如當初德山上堂曰問卽有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什麽便打山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麽還知麽旣來到這所在了須自有大方便有大作用有出身底活路始越得伊這圈繢過去果無些些傷鋒犯手處便可謂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過得荆棘林許汝天下橫行去纔有些些沾粘犯手且漫漫張大口說大話在

上堂師云但凡叅方須具擇法眼目不要傳言送語問答之際須識來機出言務要斬截自然活潑潑地不見光孝慧覺至法眼處眼問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曾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不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此是叅方作得主把得任者然法眼當時失却一隻眼我若做法眼纔見慧覺先道無處便云始知上座在趙州住日尚淺所以不知便了又烏用許多葛藤云此嗔作賓看士太原孚上座叅雪峰纔至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至明日入方丈作禮云昨日觸忤和尚峰云知是般事便休此可謂主看賓便是作得主把得任活潑潑地有決斷具大眼目堪爲人師範者珍重

潘濬游居士共師對坐言及東坡訪佛印借四大作禪床以致輸却腰間帶話師問居士當初若作東坡又作麼生士云我若在那一時自有方便師云連汝也不會士却問老師若作東坡又作麼生師曰汝道我如今坐在什麼處士無語

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屋北鹿獨宿僧云不會師云溪西雞齊啼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龍池幻有禪師閒談晚話序

幻有禪師一日出閒談晚話相示問曰若何余答曰言言甘露字字醍醐也從前諸尊宿言句令人參求未盡者一切拈出又益之以妙語諦義剖肝瀝膽滴滴見血昔人謂老婆心切信哉吾知徒衆中其多有憬然悟恍然覺如雷震而萬物皆蘇獅吼而百獸咸伏者矣然施教者譬之甘雨有應時不應時夫教者辟之良藥有當機不當機不可強之齊也何者一雨也揷苗則甘登稼則苦矣一藥也熱病而宜寒病則否矣故有上等醍醐飲之翻爲毒藥者非醍醐之不佳也飲之者非所當飲也古之善于開示者每令各呈所見隨高下而指示之應時而雨沾之遂暢應病而藥服之斯行蓋能審其時節因緣云爾諸徒衆中得無有聞之如人嚼蠟鑽之如鼠入角者乎安能與憬然悟恍然覺者同其饒益也然余聞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各各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猒離或斷疑禪師自有神力不共法余未之能知也禪師固曰禹門院裏禪大似他鄉村中箇太醫無多方藥頭止有一帖平胃散不管他風癆鼓脹四百四病一切雜症總與他這一味藥頭茶湯

粥飯醬醋油鹽閒忙動靜行住坐卧到處着些直待他年深月久自然諸病悉痊依還舊日無病之人蓋人固有言下大悟者亦有久之始悟者志不隳而功不輟則今日沃石劄針之語安知非異日發扃啟緘之訣哉吾願諸徒衆慎毋深入寶山而空手歸來又毋使老和尚帶得血流而不如緘口可爾

萬曆壬子秋仲凝庵居士唐鶴徵書

幻有禪師閒談晚話二編序

予昔叅笑巖和尚於京師幻有兄侍焉無何予以病附餉船南還而幻有兄侍和尚最久已而徧歷諸方歸老於龍池顧予衰老卧疾深谷沾沾自濡不足幻有兄方慨然以建法幢立宗旨爲己任走使千里遺我閒談晚話二編徵言以弁首人謂驅除雜語言而此編諄諄皆切要語閒談固如是耶得非因慈悲故有落草之談耶又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茲乃終宵揮麈疊疊酬應忘倦是且與德山相去多少即謂德山答話如雷幻有不說一字亦可也竅師在矣門庭有人予何幸樂觀其盛

萬曆辛亥孟冬日古杭雲棲寺法弟袾宏和南書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三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開談

上堂師陞座祝香次乃云山僧今日強陞此座出乎不意蓋為我笑巖和尚有未了底公案乃舉起拂子云此是我笑巖和尚使不了剩下底者箇夜來䟦跳上非非想天然後從四大部洲丟一轉孛却釋迦老子鼻孔今日既落在老僧手中不免舉似過也要與諸人共知見麼若喚作拂子即觸不喚作拂子即背今時有一等杜撰禪和便云喚作拂子山僧即豎兩

指云恁麼則成兩箇又有等禪和不喚作拂子恁麼則心外還有剩法只如山僧前者拈出數珠向彼云還見者箇麼彼云是數珠山僧云還是麼彼云畢竟是數珠然而不惟我祖師門下有背觸俱非之旨即如教乘中亦未首肯在不聞金剛般若云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即謂數珠為數珠者如來說非數珠是名字數珠耳數珠早晚向汝道是數珠來如山僧說即世間一切法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更喚作箇什麼如雲門大師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故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曰心曰佛早是

方便為接引之辭即一大時教亦是止啼黃葉耳大眾今日既相從老僧在此同甘澹泊即古人云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諸人若會得者一轉語即可拗折拄杖高挂鉢囊歸家穩坐去又何用南天台北五臺橫挑拄杖倒躡草鞋又要行甚麼驢脚馬脚去左右顧視云下間定祿上說法各自奔忙也不差大有一件好笑事冬天著領夏袈裟下座

戊申臘八日上堂祝聖云此一炷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仰藉

現前大功德主太常唐公十八年來護法之念殊深為道之心彌切兼之地僻遠近十方檀越均此報答就座云靈光不昧萬古輝猷本體洞然自他靡間向上一着由來千聖不傳若其曲順機宜未免入泥入水乃舉起拂子云汝等諸人還會得者箇麼良久云本有之性要會有什麼難蓋謂今時人好聞義理禪并老婆說想起當初忠國師好說老婆禪山僧今日也不免效伊去且如達磨大師自南天竺國特特航海而至此方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但未委指那個心見那箇性成什麼佛試看伊初遇梁武帝問如

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
云不識如此看來達磨大師大似善治眼底一箇太
醫但能刮磨去人眼中底翳病外不能有光明與人
可惜武帝護病不肯容達磨刮磨去得眼中翳病柰
何使達磨未免一場懡㦬而退所以遂擲蘆過江至
魏在熊耳山前面壁九年待得個慧可大師出來做
了箇割煞且言慧可大師爲求法故立雪齊腰乃至
斷臂托呈後云我心未安乞和尚安心磨云但將心
來我爲汝安可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我與汝安心
竟當恁麼時則未見更有箇指心說話兼有箇見性

成佛底影子然而在明眼人亦自見得也止是與慧
可大師印正得箇無所得心者裏便是直指心體處
蓋言爾我人人本有底心本來沒有形相十方求之
終不可得如人迷方謂東爲西方實不轉只是湛然
不動原與太虛同體本來不曾生本來不曾滅無方
無圓無大無小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在無不在無
是無不是無欠無餘徧一切處而非一切處汝等還
要見親切心體麼只是如今現在者裏歷歷孤明惺
惺不昧聽老僧說法者是故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可見十方一

切微塵國土皆出在太虛空中者太虛又出在大覺
海中止似一漚泡耳又云大圓滿覺應跡西乾心包
太虛量週沙界大槩此心與大覺原同一體馬祖所
謂卽心卽佛者此也如何見得蓋謂認得此廣大心
體了便是大覺世尊所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
古人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何謂衆生蓋謂迷此廣
大心體了不能認得故謂之衆生楞嚴云棄却四大
海水唯認者一浮漚四大之體爲自身相六塵緣影
爲自心相甘作衆生只在四生六道之中出此入彼
生生死死無有休息之時故此心佛衆生只是一體

而有三名耳所以衆生在迷中此心不曾虧欠了些
些卽在大覺分中也未曾有增添了些些只此大覺
佛不是修成得的佛若是修成底還有壞日者是本
源自性天眞佛卽是法身佛不是報化佛故云報化
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有問但未委法身佛還會說法
否師云卽溪聲山色水鳥樹林終日放光說法音吼
動地自是汝未曾聞耳又問但未委性者爲何師云
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
所謂眞智無知無所不知所言法身者非單指太虛
無物而言卽三千大千十方諸國土總是一箇大法

身耳何也以般若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故從本以來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體無形說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徧一切處所現之色無有分際故云色大法身大凡是見色便是見心故永明壽禪師所謂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巳分別即不生葢謂汝等平昔所見現前種種物景不是自巳分內具底便有分別心起耳故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然則難道大地之土無了不成葢即色即心故又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在老僧則不然若有一人發眞歸源築著磕著天地

日月萬物性情森羅萬象草木昆蟲樓臺殿閣凡有色質形像無非是此心此心即佛耳故教中云若有一人成佛時普觀大地有情無情皆悉成佛信矣山僧如此說成佛但容易了只恐汝等信不及不肯承當耳汝等還知麼夜來釋迦佛成道天明箇箇食香糜眉毛生在眼額上試問諸人知不知下座

上堂師云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變也萬物性情固無易也世既如此依然仍舊道至於今胡爲而獨變哉古人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操則存捨

則亾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道山僧所謂無心是道汝等人人在日用中但得於心無事於事無心自然頭頭上現物物上彰左右逢源縱橫自在拈來無不是用處莫思議所謂著衣喫飯也是道屙屎放尿也是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在怯在閒無非是道瞬目揚眉也是道竪拳竪指也是道行棒行喝也是道舉椎舉拂也是道擎叉打地也是道搖鈴杵輥木毬也是道呈撓舞棹也是道彎弓架箭也是道隔江招手也是道吹布毛看桃花聞擊竹也是道有一婆子供養老僧三十年每令二八女

子送飯伊喫婆子一日囑令女子抱住云正恁麼時如何老僧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歸舉似婆子婆云三十年來秖供養得個俗漢遂放火燒却菴也是道東坡一日問道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也是道一日有尼問趙州如何是密密意州把尼臂捏一把尼云和尚還有者個在州云你還有者個在

也是道又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問
你喫粥也未僧二云已喫粥了州二云洗鉢盂去也是道
有問答云城外底也是道透長安底也是道五鳳樓
前底也是道乃至在家男女迎賓送客也是道抱子
引孫也是道日應萬酬總是道績紵撚麻也是道紡
紗織布也是道刷鍋洗碗也是道做飯燒茶也是道
搬柴運水也是道凡有施爲動作不施爲動作總是
道咳唾掉臂嗑鼻子打噴嚏也是道東村頭張婆婆
與西村頭李阿媽倚門相罵也是道鄉裡小哇哇搓
成泥彈子燒路頭也是道不聞法華經二云乃至童子

戲聚沙爲佛塔皆以成佛道古人以蛇虎爲鄰也是
道鷗鳥見人飛去也是道不飛去也是道鴉子見人
飛去不飛去總是道故龐居士二云但自無心於萬物
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
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
者是何慮菩提道不成久立珍重

小參師二云前者所言即心即佛昨又二云無心是道兩
種說話較來雖是古人先道過底本無分別然在老
僧分上不曾體帖得明白則未敢向諸人面前道出
來大槩汝等本來不曾苦心一遍雖爾聽得只作尋

常容易放過去了也怪伊不得在他古人三二十年
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工夫方得打成一片既到者
箇田地則觸處洞然頭頭是道非離眞別有立處以
立處即眞故更說箇見性成佛且何者爲性即無分
別智是非但智之一字即見聞覺知無非總是性體
教中等閒說見性聞性覺性以見即性性即見耳不
可以見更見於見故楞嚴經中佛告阿難二云若見是
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
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
相若不見吾不見之處自然非物二云何非汝性見聞

覺知之義亦復如是以性體周徧滿法界故凡有所
見即見性故金剛般若二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來者即眞如自性也汝等但
能於十二時中提得起放得下不作妄想之見不起
分別之心即華嚴經二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
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耳即當
初東坡居士尚得道於子由云明目直視而無所見
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況吾輩爲離塵脫俗
之流有何所爲而不曾證得耶久立珍重

小參師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大槃汝等初未嘗辦得無求之念兼未歇得妄想之心乍聞老僧說箇無心是道卽心卽佛則不易便信需用老僧重重勸誘方有入處所言學無為者須是看他從上古人學底樣子昔者藥山打坐石頭見而問云你在者裡作麼山云一物也不為頭云恁麼則閒坐耶山云閒坐則為也又巖陽尊者問雲門一念不起時如何門曰須彌山又僧問趙州云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云既一物不將來更放下箇什麼州云若放不下則擔取去又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又馬祖問藥山近日見處如何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又見石頭頭云此之所見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支且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任山去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云任山頭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任未有長任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又臨濟問黃蘗三三遭痛棒後見大愚得悟乃云原來黃蘗佛法無多子大愚云者尿床鬼子纔問說有過無過又道佛法無多子見箇什麼臨濟向大愚協下築三拳大槃直待證到心空及第處焉了首纔是到家蒔節所言無心者若不得六塵境界現前要見

吾心終不可得故云心由境現境由心彰凡是見境卽是見心金剛經云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任色生心不應任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任而生其心但於六塵境上無取著念無分別心則得無方清淨故云色清淨故般若清淨般若清淨故法身清淨卽昨日云理事無礙法界借卓子為說者正要喻明卽心卽佛易曉故耳且言舉起卓子全體是一塊木頭舉起木頭通身是一張卓子以卓子外無木頭以木頭外無卓子以木頭喻理卓子喻事卽事理無礙不差當此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亦爾不但外之見色便是見心卽內之五陰色外無心心外無色亦爾又不但在我一人獨占了不成卽而今現前人人各具一箇法界互攝互融俱不相妨礙又永明以一心為宗萬法為鏡以萬法照我一心以一心攝盡萬法信矣故永嘉大師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是也珍重

小叅師云汝等但於十二時中第一要不起分別之念不作妄想執情則此心卽是佛佛卽是此心此心歷歷孤明惺惺不昧者是此心雖無形相亦不離形相卽世間無一物不屬吾心以吾心之外無一物耳

故謂此心卽佛佛卽此心故般若云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卽一切智一切種智在佛菩薩分上說唯佛能證一切種智故下一智字總在心分上說一云根本智一云無分別智一云眞智所言眞智者眞智無知無知則無所不知以無知在心以無所不知在佛以無知故無所不知故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昔日馬祖所謂卽心卽佛者此也南泉又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者爲何以山僧今日所言但指目前事事法法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便休更不用說是心是佛亦不用說非心非

佛不見楞嚴經中文殊所謂吾眞文殊無是文殊無非文殊中間實無是非二相若云是則有二文殊矣若言非則卽此文殊亦非矣你看臨濟大師則不同他二者之言上堂則云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切須看看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臨濟下禪床擒住見此僧眼目定動遂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休珍重

上堂師云當初臨濟大師晚叅示衆云老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時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大師便與伊下箇註脚云煦日發生鋪地錦盖謂日初出時照見山青水綠柳暗花明朱紫玄黃森然滿目如成一片錦繡相似者是一團境像言嬰兒垂髮白如絲者者一句便是境勝奪人底說話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大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天下皆知有個王在則萬緣自然寢息將軍塞外絕煙塵者者一句見得有將軍一人威震塞外總有萬頃煙塵自然頓息無餘便是奪境不奪人也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大師云

并汾絕信卽并汾兩地覓音信尚不可得要見其人豈可得乎卽獨處一方落地亦不可得所以境界亦無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大師云王登寶殿當恁麼時滿朝朱紫羅列現前人境俱完矣野老謳歌正是太平之世則其境像可知在老僧今日好說現成話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卽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卽趙州當初問臨濟如何是西來意濟云却值老僧洗脚趙州象頭作聽勢濟云汝更要第二杓惡水潑那州休去如何是人境俱奪不見藥山當時叅石頭云三乘十二

53冊

令教某甲已粗知其旨更聞南方說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望和尚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如藥山又如前問馬祖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卽當下開悟遂禮拜祖云你見個什麼道理便禮拜山云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相似此卽人境都在其中矣老僧末後更有一轉語在如何是奪人不奪境乃竪起拂子云汝等還見者個麼如何是奪境不奪人老僧

當初不明得者箇拂子叅了三十年那時節止有老僧在如何是人境俱奪自擲下拂子七八年以來究自已了不可得況有拂子如何是人境俱不奪舉起拂子云老僧今日方纔得伊力便是全體作用纔喚作拂子不妨又是老僧纔喚作老僧不妨又是拂子畢竟喚作老僧是喚作拂子是若道拂子畢竟還他是拂子老僧畢竟還伊是老僧便成了凡夫着相之執分別妄想之見若道老僧卽是拂子拂子便是老僧又成了儱侗眞如顢頇佛性靑黃不辯黑白不分當此之際可謂一毫頭上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汝等衆中還有會得者麼若會得趂早出來與老僧通箇消息若一總不會得且喚侍者收起者拂子異日還可指示他人久立珍重

晚叅師云金剛般若云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然其心有眞如心有生滅心有清淨心有分別心雖有種種不同究竟總是一心原無二道只是所生處不同故有異耳且言世間一切萬法總不出色聲香味觸法上盡無餘矣果於此色聲香味觸法上無住着相無貪染念則所生乃是清淨心清淨心卽眞如

心倘於色相一法上有所住着則分別心不得不生一有分別便有美醜好惡卽醜惡色相猒惡棄捨無所繫心若其美好色相上則起愛念一有愛念便有貪染取着繫念不忘若生滅念起眞如心隔絕清淨心則不現前矣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汝等但於十二時中卽色聲香味觸法上不起一毫住着念頭其清淨心自然發現以心清淨故則色聲香味觸法清淨以色聲香味觸法清淨故則般若清淨以般若清淨故則法身清淨一法身清淨故則多法身清淨以多法身清淨故恒河沙法身清淨一恒河沙法身清

淨故百恒河沙法身清淨以百恒河沙法身清淨故則千恒河沙法身清淨以千恒河沙法身清淨故則萬恒河沙法身清淨以萬恒河沙法身清淨故則億恒河沙法身清淨以億恒河沙法身清淨故則百千萬億恒河沙法身清淨以百千萬億恒河沙法身清淨故則不可說恒河沙法身清淨以不可說恒河沙法身清淨故則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法身清淨以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法身清淨故則無方恒河沙法身清淨以無方恒河沙法身清淨故則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師竪

起拳頭云還見者個麼智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汝等且任更有一篇散說話與你們說了去你們不論在家出家既然抛開子各自有箇家業來在者裏相從老僧坐禪聽法時光易過莫作等閑不覺又過了十日半月到來了我昨日雖與你們說個即心即佛無心是道見汝等似有如無全然不肯着一毫意念只教老僧終日與你們口吧吧底說也沒有了日也只要你們領會得體解得便不辜負老僧果然不着意不體會老僧總有佛法亦無心情說亦無一字可說矣若是汝等果然猛着精彩在蒲團上做一回工

夫直得白噗出於口邊青草生於舌上千聖與不回頭百鳥都無尋處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智閑遠水孤峰性寂寒潭皎月然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心如冷灰裏荳爆相似大死一回甦醒起方纔合得無心是道即心即佛體貼相應不會而自會不解而自解不假一毫勉強那時節使老僧說佛法愈說愈有佛法不知從何處來可惜汝等到那一時只是不要聽不欲聞了故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又肯向人口裏討分曉求決擇在老僧到那時方纔不恠得你不然不見當初石霜遷化後衆議舉

堂中第一座接續住持獨有九峰虔侍者不肯云待某甲勘過會得先師意則可九峰對衆問云且如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裏香爐去明什麼邊事首座云明一色邊事九峰云恁麼即未會先師意在首座云裝香來我若未會先師意香煙起處我脫去不得首座當時便坐脫九峰撫首座背云坐脫立亾即不無會先師意未在大概斯事貴明道眼爲本十年前老僧有云首座當時見九峰問明什麼邊事只消輕輕竪起拳頭云止明得者個事任伊九峯有無窮伎倆也只得含糊

而退少他住持不得汝等豈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耶珍重

晚參師舉昔日有僧問馬祖云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四句者何是有句無句非有非無句非非有非非無句因者四句便生出種種百非句來了四句既離百非自絕大概西來意總不出此四句外故僧以此來問祖祖〻云我今日無心情與汝說得但問取堂中智藏去藏〻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我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疼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海云我到者裏也不會僧回舉似馬祖祖〻云藏頭白海

頭黑便了汝等還知西來意麼若道他答伊我見伊父子三人不曾承當答個什麼若道他不會答雁過久矣若老僧則不然何務要當當做成了箍兒賣鴨蛋去我若做馬大師待者僧來問我但輕輕向他道汝見老僧眉毛還在眼上麼他若再道個什麼但召他近前來待來時與他驀臉一摑云我只道你是個人不料汝是個野狐精不唯使者僧別有個生機亦弗致令黑漆壘地去老僧如此判斷衆中有會得者麼良久〻云若有人會得點取一甌茶來與老僧喫了歇去

上堂師〻云靈光耿耿智體如如今古洞然聖凡靡間若論即心即佛更無少法會逃化外玄機要知即舉即理焉有一物度越環中妙盲若彼若此咸登般若慈航是實是權共到菩提覺岸何智愚之有隔奚戲悉之不周凡在法筵惟當顧鑒良久〻云咦一聲將下座有問龐公〻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何耶師〻云以世人見有爲有故〻云但願空諸世人情執以有爲有耳不見併去其所有之物故若併去其所有之物則以無爲無矣既以無爲無遇緣則不應有若以有爲有離緣則不應無所以有既不有則無無無也

故〻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耳有問黃蘗和尚云此心即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如何師云汝欲識心自合見法若能見法自合識心我故所謂無心是道者以此故也有問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一切放下須知有向上一着子在師云汝還見老僧眉毛麼直饒汝見得老僧眉毛汝自巳眉毛尚未照顧得在有問華嚴童子身中入正定壯年身中從定出壯年身中入正定老年身中從定出乃至東方世界入正定西方世界從定出南方世界入正定北方世界從定出如何師

云我故所謂汝等但於十二時中不生分別之心念不作妄想之情盡虛空大地總是一真法界既屬一真法界世間更有何差別境現前爲對爲敵所謂法界一相便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又云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纔見有對待境現前心生便是出定所在然方亦無定所故楞嚴云東看則西南觀成北所以云東方世界入正定西方世界從定出南方世界入正定北方世界從定出云云凡屬對待法中皆如此例即如善財遶妙高峰七日不得見德雲比丘忽一日向別峰相見亦是出定義下座云

叅

有問華嚴偈云知世皆無生乃是見世間如何是世間無生師云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故如中論云世間眼見劫初穀不生何以故離劫初穀今穀不可得若離劫初穀有今穀者則應有生而實不爾是故曰不生又世間諸法原不從自性生亦不從他性生亦不從共性生亦不從無因性生是故云無生耳大概本無今有祗可說生不可說不生本有今無祗可說滅不可說不滅若本有今亦有便可說不生亦可說不滅若本無今亦無亦可說不生亦可說不滅耳故云知世皆無生乃是見世間也

僧問文殊問庵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女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什麽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若問老僧但答生義死義二種如龍樹所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

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又諸法不自死亦不從他死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死兼如彼彼不相到各各不相知生不知死死不知生因不知果果不知因業不知報報不知業又如河中水滿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前不知後後不知前而已亦如進山主答修山主云者個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同若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什麽被生死之所流轉即如文殊云其力未充老僧實未知也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嘉興信女孫門洪氏法名通紹捐資刻幻有語錄三卷共字八千五百四十該銀四兩二錢七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四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閒談

臘月三十日上堂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托鉢向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雪峰〻云者老和尚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德山托鉢歸方丈雪峰舉似巖頭〻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德山聞得令人喚巖頭至〻云你不肯老僧那岩頭密啟其意明日德山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岩頭出撫掌呵呵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天下人沒奈伊何雖

然如是秪活得三年師頌〻云德嶠當時無侍者自持鉢去要渠知儂家自是無分曉猶向岩頭問是非末後句更休題密啟其意罕人知不是鰲山成道罷直至而今未解願老僧今日正當年盡月盡亦有個末後句〻云歲事盡從今夜畢來春應届歲朝知下座

己酉朔旦上堂〻云三陽開泰萬物生輝天下太平人間樂業所謂道年新月新日又新現前佛法一時新豎起拂子云汝等各各直須認取者一着要緊遍地作金容易事百年難遇歲朝春良久咦一聲〻云新年頭佛法不可多說便下座

新正七日上堂〻云老僧今日特陞此座蓋謂芙蓉太毓禪師道場諸善知識專爲老僧設齋愧老僧出家礪行於他方三十有八年來別未成得些〻些〻事僅得個心地法門不免布施大眾此非我一人獨得者即今現前若有一人欠少些〻些〻老僧情愿管包補且如臨濟大師當時道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切須看看據老僧判若說是無位眞人不用說出入但言無內無外原與太虛同體無大無小無方無圓無生無滅無短無長無高無下無欠無餘說到此但〻云老僧今日昏憒便下座

次日上堂〻云有昨日底公案未完老僧昨者大似鄉裏一老婆子穿却三尺三寸一條大布裩通身水溼了一步也走不得大意老僧初心見大眾以佛法難會務要與大眾直說分明殊不知此本來礙口說不得第一恐成了實法第二恐成了冬瓜印子以故難言未有割煞且如雲門大師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此四句儘可穿鑿理會有形生於無形無形則托於有形者若曰拈燈籠來佛殿裡將山門來燈籠上又向那裡摸索去既說是個眞人一眞一切眞無內無外無有完親說箇無位即如東

西南北四維上下何有向背且道者個真人坐在有上坐在無上坐在空上坐在色上坐在生上坐在死上坐在是上坐在非上坐在彼上坐在此上坐在好上坐在惡上坐在美上坐在醜上坐在香上坐在臭上坐在苦上坐在甜上坐在酸上坐在辣上坐在長上坐在短上坐在去上坐在來上坐在定上坐在不定上坐在大上坐在小上汝等切莫將者個無位真人認做了臨濟大師底亦莫看做了是老僧底臨濟大師分明向你說汝等人人有個無位真人我且問汝等各人者個赤肉團也還有一點點空竅也無若有一點點空竅時比如此太虛空還有兩樣也無汝等各各檢點看揣摸看果然與此個真人相應有個影響與老僧通個消息若一總無得不如各自歇去珍重

上堂師云昨日有求授記成佛底上前來老僧想起你們要授記便不得滿你們底心須待彌勒佛出世時始得相應若彌勒佛已前無你們成佛處不如我老僧現今證據你們成佛恰易又不但為彼在家善信男女亦為現前大衆各各俱要證據成佛去權作個安樂小歇場地汝等各各切心諦聽汝等暫把智中種種妄想一齊放下檢點六根諸塵勞緣唯見聞二種為勝於日用二六時中眼見種種色相耳聞種種音聲切忌無生分別異念不起妄想執情時即見色聞聲之性當下便為無分別智此無分別智便是汝等真如自心此心即是佛是什麽佛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此天真佛外無別有佛亦無別有心所有者但分別心妄想心惟此二心最可忌者故華嚴經云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者又但不生分別心纔生着便為外物所轉故楞嚴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故云迷人被物轉智人能轉物唯證據此佛時如何是佛境界但在異時言下座

上堂師云古人所謂道無方行者莫能至又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信矣不其然哉蓋吾人心一而已大端語方則不容以有道云道則不容以有方以道即方而方即道然其勢固不能兩容豈復並舉而兼得之耶試按時人妄計有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如金剛經佛問須菩提云東方虛空可思量不須菩提言弗也世尊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亦復不可思量以其妄計非真故云不可思量以真實有故

乃可思量其實無故不可思量然其實不可以有無必故若以為有無限際可得若以為無現見有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若欲盡其限際如法華壽量品喻以三千大千世界磨以為墨過東方千佛國土乃下一點又過千佛國土復下一點又過千佛國土復下一點如是乃至下盡三千大千世界塵墨復將點過國土點着點不着者復盡磨為塵墨再過東方千佛國土乃下一點又過千佛國土復下一點如是乃至下盡如前國土塵墨還知其限際不然以東方限際如此乃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亦復如是無有限際以虛空如是故至我此心亦復如是廣大無有限際以我此心如是故乃至如來法身亦復如是廣大無有限際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華嚴經二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週而恒處此菩提座昔日有箇座主引一行者入殿禮佛行者乃唾佛身座主呵責云不可唾佛行者却曰將箇無佛處與我唾來傍有俗士云怎麽底倒不怎麽不怎麽底恰怎麽師云我與伊做箇解交唵戍會戍會娑訶便下座

上堂師舉昔日有一耆宿上堂云老僧三十年已前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中間得箇入處見山則不是山見水則不是水老僧今日休歇得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師乃二云我見金剛經二云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二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若有未解者箇因緣者但看向下底註脚意自分明珍重便下座

上堂師舉起拂子云老僧今日借取者拂子一時說法直得三世諸佛立地聽汝等現前各各俱信得及麽倘你信得須知諸佛當初未嘗有衆生可度不聞般若云若有衆生為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四相宛爾如何度得衆生如是始信衆生度盡恒沙佛諸佛何曾度一人老僧今日若不為汝等證明便成了虛語我此拂子說法即是華嚴二云塵說剎說衆生說三世十方一切佛說熾然說無間說

卽塵說刹說衆生說三世十方一切佛說熾然說無間說便是拂子說如何是三世諸佛立地聽三世者三際時也若巳併息萬緣廻光返照收視返聽囘觀自性則得靈音屬耳迦陵仙音徧十方界卽是過去佛若當下便得併息諸念萬緣放下廻光返照獲聞靈音屬耳迦陵仙音徧十方界便是現前佛若未得併息諸緣妄念未曾休歇得靈音屬耳迦陵仙音弗能相應者便是未來佛此豈不是衆生因緣度盡恆沙佛諸佛何曾度一人耶又老僧昔年指風搖竹子問匠人云爲是風搖竹子竹子搖風匠人云還是風搖竹子豈竹子能搖風乎老僧云若無竹子你向何處又見風乎匠人云便是老僧曰不聞性空真風性風真空清淨本然周徧法界乎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珍重便下座

上堂師云浮山遠錄公云夫天地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曝之而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然天地間易生物無如菖蒲草并蘆葦最易生易長者設當暄暖了一日倒陰寒却十日則亦不見有生機矣比今之無上妙道實昭昭在於心目之間何難見之有旣在心目間則合觸處洞然現前明白自然頭頭上現物物上彰故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而已要須知心目之外還有落地也無請大衆試檢點看若檢點不出須知還是黑瞳瞳地說甚坐立可待況有一日信而十日疑之者又則有朝勤夕怠者如此則豈獨目前難見余恐終身而不得見之矣惜乎汝等堂堂爲出世丈夫反不如當初一在俗妓女不見東坡居士一日與琴操游西湖云我今日做個長老你作個禪和子試與你叅禪何如操云使得東坡乃問曰如何是湖中境操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問如何是境中人操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又問如何是人中意操云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叅軍乃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因點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歸遂削髮爲尼若此一撥便轉可謂之丈夫否乎我見今時人儘力要會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猶不可得者師乃竪起拂子云汝等還見者個麼明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上堂師云今日陞座爲昨者公案未完旣云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間者卽如東坡與琴操叅禪事又豈在心目之外耶且答東坡問湖中境境中人人

中意之說豈是琴操分外事乎洎後東坡點琴操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句語老僧從南往北從北還南數年以來驗人多矣問着一百個有九十九個會不得昨日復拈起問衆中雖有一箇半箇似乎會得終未透徹不可老僧意老僧忍之不已不免今日與汝等說破去葢此兩句語不出褒貶二字點他而已遂使琴操慚惶無地以故削髮耳有甚難會處然在東坡分上既見伊有如此本領如此識見不得不褒奬伊道門前冷落車馬稀也難得人到者個所在此不爲過褒也又既見伊但爲貪戀了

者兩件事割不斷捨不得以此貶他不爲過貶也然而無上妙道既不出汝等諸人心目問又何用老僧重重開示一一指呈耶但要汝等試檢點心目之外更有落地處也無若眞實檢點不出莫說要見無上妙道不難且老僧如今也有個末後句不免舉似大衆知道遂擲拂子不受禮拜竟趨方丈

上堂師云老僧出家三十八年來不爲別事秖要明得人人本有個個不無者一着子且如釋迦當時出世談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將臨涅槃文殊請留住世再轉法輪世尊曰文殊將謂我四十九年曾

說法耶你如何又請我再轉法輪也此爲者一著子及拈花示衆時人天百萬中竟無會得者獨迦葉一人破顏微笑可見要領會者一着也難得其人繼後有二十八祖達磨從南天竺國特特航海來至此方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但未見有指心見性成佛底說話若校他釋迦曾說法謂不曾說法可信即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也可信若言釋迦佛曾說謂不曾說信不及即達磨之說亦有信不及處因見永嘉云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云云并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指示西來意

便見馬祖智藏懷海父子三人亦不易說并見金剛經云應如是生淸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信矣若如六祖解息風旛之爭云非風動非旛動乃仁者心動葢言佛祖出世總是一期應機之說原無實法與人故云但有言說俱無實義若言動既屬於吾心則不動處不屬吾心矣故楞嚴云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并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便見此中無跡可指難道十方世界并大地土都從何處去了龐居士又云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是也葢言

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只是不見世間有餘物矣故龍樹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若此看來如何又恠得達磨不說耶要信此心無跡可指無相可着既無指處則無有不是處信矣若要見性甚易在眼曰見性在耳曰聞性在鼻曰齅性在舌曰嘗性在身曰觸性在意曰法性只在尋常日用間無內無外非近非遙不曾生不曾滅無滅無增本來具足不動不搖只要合得他古德所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

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珍重下座

二月一日上堂云開了年輕輕把正月一月過去又是二月一日矣汝等叅禪不得力無効驗何不看他前代古人五祖和尚一日云我這裡禪似個什麼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子一日云我爺老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云好得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爺便閉却復鎖了故於廳上扣打令其家驚覺乃先尋穿窬而出其家人即時起來點火燭之知有賊但已去了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曰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却得一計作鼠齩聲其家遣使婢點燈開櫃櫃纔開賊兒聳身吹滅燈推倒婢走出其家人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其人却於井中覔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件意爺云你恁麼儘做得者是一種做得去底伶俐禪尚有一種獃坌做不去底癡禪一總與你們說知去往者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

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亾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没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産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亾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亾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

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若把世間萬物果然識不破看不透不得不被其惑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這是常常在繩墨上不犯規矩體法底亡公私者亦盜也這是如白晝攫金底但見其金不見其人者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老僧恐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俱不免爲盜并除其爲盜之言而不除其爲盜之道故併說之耳珍重

上堂師云蝦蟇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山僧今日于一毫端上現寶王刹乃至十方諸佛國土瓊樓寶閣金璧裝嚴交輝映徹以至法界崢嶸汝等爲什麼都不見得山僧今日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以至塵說刹說衆生說三世十方一切佛說熾然說無間說汝等爲什麼都不聞得汝等既都不見不聞者蓋是汝等參禪學道途路中未得力故乃竪起拂子云汝等若向者裡荐得悟得認得真了時即喚者個作拂子也得不喚作拂子也得即將一微塵現出十方佛國土也得攝十方佛國土於一微塵中也得正所謂把住放行全在我收來散去更由誰若未能荐得悟得見得不真時休說要將塵勞爲佛事變大地作黃金即喚者個作拂子也不得不喚作拂子也不得如何老僧今日喚作拂子即得爲我不作拂子用故如何不喚作拂子亦得爲我却作拂子用故雖然我有時喚作拂子便作拂子用不喚作拂子便不作拂子用又有時喚作拂子也作拂子用不喚作拂子也作拂子用有時不喚作拂子也不作拂子用即喚作拂子也不作拂子用故又舉起拂子云且道正當恁麼時是作拂子用是不作拂子用咄一聲云是法非

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且截斷葛藤下座

上堂師云汝等兄弟須信自心是佛佛是自心做除自心外別更無有成佛者且心無形相非青紅白黑朱紫玄黃除朱紫玄黃青紅黑白外別無有心心非音聲語言除音聲語言外別無有心心非馨香臭穢但馨香臭穢外無別有心心非酸甜苦辣但酸甜苦辣外無別有心心非細滑粗澁寒煖痛痒但寒煖痛痒細滑粗澁外無別有心心非是非好惡長短濶狹但長短濶狹是非好惡外無別有心但心若起一念惡殺人害人故殺一切有命之物者即此報身後定

墮地獄道去況實犯者而不墮落耶若起一竊盜人財寶貨物念者卽當墮餓鬼道若有起邪婬心不息者卽當墮落畜生道中是不謬者此是六道中下三惡報也上三善報者若人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食肉者此報身後定獲如意人身不失若人不殺不盜不邪婬不誑不妄不兩舌不惡罵不貪不癡但瞋心所重不斷者則墮修羅道中若有不殺不盜不邪淫不誑不妄不兩舌不惡罵不貪不瞋不癡如此一類純行十善此報身後徑生天道所謂六道者也若有不起意念永絕貪瞋

癡者如是一類則超出三界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則證聲聞四阿羅漢果若有修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者則證辟支佛果若有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兼之萬行者則證大乘菩薩十地等覺之果若有修四無量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者則證涅槃常樂我淨妙覺之果故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所以此四聖六凡莫不皆由此耳故云現在衆生此世此生須自度西來大意卽心卽佛莫他求珍重下座

上堂師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師豎起拂子云汝等會得者個麼此卽是幻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所以此中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汝等欲得清淨眞如菩提涅槃現前相應得力麼汝等各各但於日用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時則得盡虛空徧法界微塵剎土彌滿清淨中不容他以一身清淨故則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乃至十方法界清淨故也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者上來法界既爾清淨則頭頭爾法法爾無不總是眞如

之體況妄想情慮不鎔化爲眞如耶又何須息滅哉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者若起一了知之念於菩提覺體便不相應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菩提本覺者又何假了知之念耶於無了知不辯眞實者汝等於十二時中總是眞常寂滅之樂又奚暇辨夫眞實不眞實耶當初大慧禪師於四節之下各綴一語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曰荷葉團團團似鏡師云咄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曰菱角尖尖尖似錐師云咄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曰風吹柳絮毛

毬走師云咄於無了知不辯眞實曰兩打梨花蛺蝶飛師云咄以大慧若無斯語余亦不贅之以咄云汝等現前還見得圓覺之體麽鷂子已飛雲外去癡人猶向月邊尋久立珍重

上堂師擧大慧一日云我平生好罵人因看玄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你恁麽方始是徹却恁麽撒屎撒尿却問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却恁麽地我也理會不得遂下來歸到寮方知玄沙大段作怪遂擧似圓悟悟笑云且喜你知晦堂云今

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大慧云切忌外人聞此麁言師云且道誰是外人又誰是裡頭人我已知已聞還算得是外邊人麽如老僧所判即削髮除鬚之黨持齋把素在繩墨上終日把本修行只是不解者一着子也算不得是家裏人今有人於此也不持齋不奉佛懷中抱子脚後滕妻却理會得者一着子便算伊不得是門外漢何也不聞古佛云若人生百歲不善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蓋當初會佛法無分老幼正所謂有智不待年高無智百歲徒勞今時會佛法則不論內外故也別有所謂佛語者昔日阿

難客於寺中聞童子誦此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惟而召童子乃正之曰是不善諸佛機童子因告本師師曰是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爲是師因慨曰如吾昨勸其道者汝任習舊本可棄當持佛經修行般若爲正業不然即以此譬水潦鶴之類切至若某處有某例皆森然水潦鶴之類滿目縱橫矣可不太息凡在六十二見中者即爲外道故也若能一念知非反邪歸正便是菩提覺岸所言我執不能無動輙是煩惱者殊未知煩惱爲客塵不是本有底種種境界現前但是自心

所召然汝一身豈有兩個主人公哉何不如般若生清淨心耶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若果如此但見有清淨心則不見有煩惱心煩惱心生時則不見有清淨心矣果於十二時中見色聞聲之際不生分別心不作妄想見直下便是無分別智當處即是眞如自性佛切莫謂不生分別念不作妄想心類他卧輪說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是個止病若恁麽會即六祖大師說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又成了任病矣須知佛祖聖

賢說法總是應病與藥原無實法與人又華嚴云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汝等果然信得及沒有執着時古人所謂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若有一毫執着則信不及矣既信不及則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豈不聞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法生則種種心生法滅則種種心滅耶且截斷葛藤下座

二月十九日上堂師云今日是大悲菩薩成道日原知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者既於三慧觀中返聞自性時聲塵當下解脫根境不偶圓通本體洞貫十方廓徹無礙聖凡一體何曾分別故菩薩不起三摩地定發大悲心憐憫一切未脫苦輪衆生普門品云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視衆生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然於諸苦所因貪欲為本卽水火等七難是也若滅貪欲無所依止然捨此根塵不偶六根互用大悲圓通法門則一切生死苦厄又何由解脫哉師舉起拂

子蔵空云汝等還聞麼衆默然師云老僧如何却聞又將拂子柄擊案卓云汝等還聞麼衆亦默然師云老僧如何不聞乃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下座

二月二十九日上堂師云老僧一向以來與汝等說話祇說得個如來禪一名義理禪一名老婆禪但未嘗提起向上底一等說話今日與你們畧通一線去昔日溈山和尚一日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在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若喚作溈山僧却又是水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却又是溈山僧且道汝等喚個什麼卽得當時有僧出云和尚若恁麼某甲相隨去也山云汝若去切須啣取一莖草來在汝等且道是什麼意思也須要會得好在今日老僧則不然須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何用待至百年卽今有人喚老僧是牛師卽作牛鳴一聲若有人喚老僧作馬師卽作馬嘶一聲正恁麼時喚牛是喚馬是喚老僧是卽如牛馬事且罷怎奈老僧何況又是華嚴道場八十一卷經文畢在今日老僧亦當從頭敷演過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乃至一切衆生具有如

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高聲曰前文竟下座

臘月朔日上堂云古人道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者以彼從來未曾瘇酒黎奴白牯却知有者爲伊啟首原無讀書衆兄弟汝等若恁麼會得須知老僧巳兩手分付汝等了也若恁麼不會切忌他時異日不得胡統亂統去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佛法不是細事知有不知有汝等珍重各各務要會取個分曉去下座

臘盡日上堂曰老僧生年屬巳酉從隔歲戊申巳過了六十花甲一轉矣今春啟首至此又是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自初正月一日始日日起來只是着衣喫飯痾屎放屎過了竟無個事與衆兄弟商量得茲既到了年盡月盡夜頭亦想不起個說話可說止有兩句說話喫歲事盡從今夜畢明朝生意從新起擲拂子下座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五

門人圓悟同修等編

晚話

上堂師云不憶當初釋迦老子也知有這個時節一日在靈山會上於人天百萬衆前拈起一莖合歡梧桐花示衆時幸喜有迦葉尊者出來微笑了一笑做得個解交不然直饒是老釋迦也未免納敗缺有分今日在老僧則不然先納了敗缺然後舉似始得何也今時又不同那一時多矣試舉看遂豎起拂子云汝等衆中有會得這個麼若會得這個了須知還有那一個未會在若更會得那一個了遂擲下拂子豎起拳頭云老僧手何似驢蹄良久乃下座

上堂師云若論這一着子今時難得其人若老僧一總不說如氷壺夜靜水洩不通更若老僧略通一線則有多門方便又成路布葛藤蓋從上佛祖辜負處且置而不言只不欲辜負了達磨大師自南天竺國特特航海而來至此方當初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據二祖神光斷臂後乞安心時達磨云將心來爲汝安二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云爲汝安心竟若人於此領會得便休無事不畢更若未會須用傍通

一線始得如古人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于是卽知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草木昆蟲人畜等物事事法法無非總屬吾心故云唯吾心外無一法可得是也何得如此以萬物非吾心則不可知以吾心非萬物則不可見于是當知吾心卽是萬物萬物總屬吾心所以凡是見物卽見吾心是也如金剛般若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謂何也馬祖云卽心卽佛又謂何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又謂何也卽如馬祖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南嶽大師云喚

作一物卽不中臨濟大師云汝等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切須看看六祖大師又云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相又作麼生若論如此種種說話不同了不如向前道一個不會恰好且截斷葛藤下座

上堂師云老僧從十八歲學道至此四十四年以來始會得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一着子今日特特挑在棒頭上賣與諸人要買底趂早買要會底趂早會過了此一時恐只要待彌勒下生始得且如何是心除我自知外無別有心除我自心外無別有知如此知不爲不明且如何是性除我自性外無別有見除我自見外無別有性如此見不爲不徹若要明心見性但會盡此兩轉語管保自得矣更有兩轉戒語一總說與汝等切不得以知爲知知卽無知又不得以無知爲無知無知卽知切不得以無見爲無見無見卽見又不得以見爲見見卽無見由楞嚴所忌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珍重會去

上堂師云禹門院裏禪大似他鄉村中個太醫無多方藥頭止有一帖平胃散不管他瘋勞臌膈四百四

病一切內外科雜症總與他這一味藥頭不管伊茶湯裏也着上些粥飯裏也着上些水裏也着上些米裏也着上些油鹽醬醋裏也着上些蔬菜麵食裏也着上些閒忙動靜處也着上些行住坐卧處也着上些但肯餐采底一任伊飡采但肯咬嚼底一任伊咬嚼直待伊年深日久了眉鬚墮落底自然長出眉鬚來髮毛脫掉底自然長出髮毛來破皮底自然收口肉爛底自然生膚黄胖底血色自然如舊骨瘦底肌膚自然潤澤跼攣者手足自然舒伸只要教他依還復初一如舊特人耳世間不肯服藥底止有兩種有

一種最可憐生喻如老鼠入牛角要鑽也鑽不入要咬又咬不動只得殷忍而退果若是個獅子兒不免要奮其全威吒呀哮吼一聲時直得羣狐喪膽百獸魂飛獨行獨步隨方自在放曠遊行也怪伊不得喝一聲下座

安千日華嚴禪期上堂祝香云此一瓣香不從天降豈逐地生用山僧信手拈來爇向爐中端爲供養千花臺上百寶光中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大悲觀世音菩薩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大行普賢菩薩等次一瓣香端爲供養笑巖堂上傳曹溪正脉三十二世

月心寶大和尚用酬法乳以至荆山珂夢塘覺樂菴悦和尚次一瓣香端爲報祝今辰當齋施主質齋湯老先生大檀越祿位榮遷官高極品上同許氏太老夫人福如東海滔滔壽比南山鬱鬱以及十方諸大檀越均爲報祝就座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今古洞然聖凡靡間遂舉起拂子云汝等還知有這個事麽當恁麽時錯過也不知千日禪期始於今日華嚴法寶八十一卷經文總未提起一字且把目前事試檢點理論一理論看卽往時靈雲道三十年來尋劒客幾迴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當時有個玄沙備禪師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後來會見靈雲說話了却云你恁麽方始是徹徹與未徹且置之勿論試問現前大衆道若靈雲當初果然見這桃花也未若眞實未見這桃花時又何曾得悟道來更若謂畢竟眼裏見這桃花了又爭得悟道去山僧今日路見不平只得勉強爲伊頌出曰堪羡靈雲初悟道徹未徹巳見玄沙古今物我曾無間所以碧桃還放花這四句偈汝等直下便會去卽今日便是古時若一總不理會得卽古時依然還同今日既到了這個時節更說個什麽可謂啼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減口過殘春喫到了他時異日有個人夢見也未可知下座

上堂師云所言法界性體其綿密如光之與音圓滿具足湛然常住周徹無礙淨徧滿故淸淨不動平等如如含容廣大無欠無餘所以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没大悲願力示有去來我如來所乘四洪誓願力故誓度一切有情雖同人生死去來其實不爾非似他世人無明未破於生死去來有礙而不自在故也然而去來無礙於彼有異唯所秉法界性體彼此無殊如法界性體圓具有十四聖六凡是也疏喻同十圓

鏡子第一圓鏡中光音徧布於九圓鏡中九圓鏡中光音總攝在第一圓鏡中其鏡中光互相攝入大小相容一多無礙其圓融又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是也思而可知矣以其四聖六凡同一根本無得無失故耳故華嚴首先倡云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者於是知如來無分人我相有優劣見也故圓覺首又告文殊云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淸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葢知爾我既秉此父母色質以來爲無明封固未破不得不起妄想不得不生執着要識

無明麼且看如來告文殊曰善男子云何無明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華病者妄執由妄執故非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迷彼實華生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又善男子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既識此無明已於生死事當下便了即識此法界性體莫不圓滿具足矣老僧今見汝等也正是個噇酒糟漢一般如我昨所說物不遷題旨中云世相本空俱無自

性之說何嘗理論一檢點來若世相有個自性於他本空則不合矣倘本空亦有個自性於他世相固亦有妨殊不體世相無自性故當體是個本空本空亦無自性故通身是個世相於是則知世相既不可得即本空亦何可存吾所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但得安身處天空放白雲下座

上堂師云老僧今日索性拚個肚裏痛徹底掀翻一總與你們說破了去罷上至十方三世一切諸如來中至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菩薩羅漢聖僧等下至三世十方一切諸衆生輩所秉者總是這一個靈知

唯這箇靈知從本已來原無自性無內無外無有中間見如不見聞如不聞覺如不覺知如不知所以云如夢如幻如泡如影盡十方世界都盧是一個靈知即這十方世界從本已來初亦原無自性亦無內外中間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即這靈知便是個十方世界所以云知即無知無知即知總是一個無別有第二個靈知也乃至中間無針劄罅縫處不是這靈知流行運用底所在故華法師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汝等果然信得極認得這靈知是一個了且看我老僧今日若見東風來時老僧便

向東邊倒若見西風來時老僧便向西邊倒若見從四方八面來時老僧但隨處倒總不見恁麼來時老僧且喚侍者點取一甌茶來我喫了歇去老僧今日沒有閒工夫只管與你們扯葛藤無有了時也若有人問爲什麼見東風來却向東邊倒見西風來却向西邊倒耶老僧向云我爲恐東風來吹閃我這邊腰不得不向東邊倒又爲恐西風來吹閃我這邊腰不得不向西邊倒但恁麼說話了做個合煞退去下座

上堂師云盡十方世界是一箇靈知這個說話但肯相信乃至上智下愚皆會得只是欠如老僧打初從琉璃燈下認得這個源頭何如當初水老和尚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是也便可隨機權變應用無方說有一物也得古人所謂有物先天地是也說無一物也得所謂無形本寂寥說不生者能生生所謂能爲萬象主說不化者能化化所謂不逐四時凋是也只是認得這本體了於生死之際方可說得本來不曾生本來不曾滅始可說無得無失無去無來耳楞嚴所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又金剛般若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皆方便門又修多羅曰非離眞別有立處立處即眞

所以古人擎叉打地竪指竪拳吹布毛滾毬子拈椎舉拂栢樹子麻三斤須彌山乾屎橛昔人俱爲死却偷心不起妄想分別無有執着始得悟入故華嚴云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者此也以其盡十方世界總是一個靈知了無有個是與不是當下豁爾了悟擴而充之凝焉廓寂湛然不動寂滅現前淸淨圓通了然無礙矣到此之際若要更起個念頭用知這個本體又如何起得來以其通身是這靈知了不聞永嘉大師云起知知於知後知若生時前知早已滅二知既不並但得前知滅滅處爲知境能所皆非眞所以云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可見這個靈知止是一個耳余故所謂除自知外無別有心除自心外無別有知者亦止是要明這知體本來是一個無有第二個知體可指以其無可指故所以云無有不是者故謂盡十方世界總是一個靈知更沒有第二個靈知可指者此是無生旨唯其知境可指知體不可指所謂靈知者也且截斷葛藤下座

上堂師云諸大德汝等世間人都將謂這靈明不昧之知錯認以爲正見而不知正是汝等無明業識妄

想顛倒之見爲生死根本旨此也豈識夫眞知無知
眞見無見眞聞無聞眞覺無覺歟故我如來不得已
將這世間見聞覺知事物喻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
如露如電者以此故也即楞嚴謂陀那微細識習氣
成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亦爲此故也汝等
果信得極以此之故當下劃然了即現前更有什麽
是之與非迷之與悟眞與假智與愚得與失閙與怗
動與靜去與來無善惡之可論量無生死之可安排
只可隨緣着衣喫飯依分度時永嘉所謂了了見無
一物亦無人亦無物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

電拂是也下座

小參師云要識這個靈知須有方便當知更有知與
無知之分無知可指知不可指何也可指者爲有色
相故不可指者爲無形影耳又知與無知雖異其實
本來一體以俱無自性故所以云知即無知無知即
知然亦無知可指知不可指何故以知即無知無知
即知耳又知境可指靈知不可指何也不聞永嘉大
師云起知知於知後知若生時前知早已滅但得前
知滅滅處爲知境於是知靈知止是一個無別有第
二個靈知也所以謂知境可指靈知不可指矣若共

靈知可指應有兩個又若靈知設可指亦不得謂之
靈又靈知若可指善財當時參德雲比丘何故不只
在妙高峰頂見却要他日在別峰相見也法華何云
言思不可示分別不能解耶老子尚云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且言之尚不得況可指乎所以云知境可指
靈知不可指耳

小參師云老僧昨日言無知可指知不可指幷知境
可指靈知不可指兩轉語者老僧要汝等容易入門
故借伊作個敲門瓦子耳豈可算得眞實語汝等但
肯相信認得這盡十方世界總是一個靈知語已遍

身入在者個靈知裏邊了便可忽能所絕是非無得
失又何分彼此耶又有什麽可指處有什麽不可指
處又有什麽是處有什麽不是處以其無有個是處
可指故無有不是者故云非離眞別有個立處以立
處即眞耳又以究竟無所得故以從來未嘗有失所
以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耶老僧昨故云若見
風從東來時便向東邊倒若見風從西來時便向西
邊倒若見風從四方八面來時老僧但隨處倒但見
不恁麽來時只喚侍者點一甌茶來我喫了歇去有
甚閒工夫只管向汝等扯葛藤無有了時耶

上堂師云今晨所當庚戌五月念一日是老僧六十二年始生母難之晨正當恁麽時老僧尚未獲生縱有父母未生前一段本來面目既未有此身眼耳鼻舌六根未具時誰能見得且如此身既有六根已具又如何見得故金剛般若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所以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以如來卽本來耳曾憶我釋迦老子末後談經在法華會上時乃向人天百萬衆前遂唱道我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也故如來以開示悟入佛

之知見令二乘諸聲聞弟子個個獲證咸得授記成佛如來到此一生出世功業畢矣顧我老僧到了今日若據世間知見死期不遠未曾成得一毫功業秖認得個本來一着子卽如來知見是以如來知見卽出世間知見衆生知見卽世間知見然世間出世間豈有二體以衆生業識知見不如其本爲以形證非眞故妄認以有爲有以無爲無乃至以色是色以空是空以事物爲事物以非事物爲非事物以知爲知以不知爲不知以見爲見以不見爲不見以世間的常知常見一毫也移改不得故有不同耳所以如來

知見豈有一毫差處止是如其本來耳故如來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云云是以卽知見之體秖是一個若知見設有二體卽知應有反知見應有反見以知無別知故謂之心知見無別見故謂之性見以心知性見似不容有反者無妄故也以世間知見是妄非眞耳所以出世間知見事事法法與世間知見各各相反不同者殊未知自有方便不以形證故也所以云知無別知故不可以知爲知知卽無知以心知故不可以無知爲無知無知卽眞知耳又以見無別見故不可以見爲見見卽無見以性見故不可以無見

爲無見無見卽眞見耳且問汝等果於此處悟佛知見以心外無知知外無心又見外無性性外無見見得眞決得斷生死當下便了佛知見從此得矣卽可謂不以生爲生生卽無生亦不可以無生爲無生無生卽生豈不了了信乎珍重

慧轂輪上座因師祝壽次呈偈云浩劫長空共此身應眞六十二齡春單傳直指無餘事說法當生道不生師伸手要待更索云還有第二首呈似麽輪云若要第二首也不難師曰卽今就要若沒有連這一首也還你收起卽云汝將謂當生道不生是歇首處耶

殊不知你纔到得這裏老僧却又不在此駐脚矣豈不聞纔恁麽便不恁麽也汝還知法門廣大有無窮變化麽輪云也知和尚有多方變化但某甲不能盡得奈何師云汝却不會但其間有個中心柱子不曾搖動汝今後再來問話須帶一莖拄杖子來老僧無他說由汝入還是舊時人由汝知見還是舊日知見一毫不許動老僧但要把住不教汝向舊時行處行汝若纔擬議便與三十主杖不擬議亦與三十主杖擬議不擬議亦與三十主杖汝若當下便會得即喫老僧痛棒有分若會不得且放汝出去異日有個會

處再來相見珍重

上堂師云汝等現前衆兄弟老僧這裏不問你久修晚進務先各各要正其知見爲急知見若正要了生死脫輪迴誠踰如反掌無難坐立可待矣大槩不落斷常有無聲聞二乘偏執見了更有什麽商量處纔有僧問如何是佛之知見但向道老僧在汝脚下見彼纔擬議便與三十拄杖可謂性快不然總是草裏輥有甚麽了期喝一聲下座

七月一日諸徒上方丈問訊作禮師即拽拄杖上堂曰衆兄弟始有大覺然後知大夢倘有多口底出來道直下便是個大夢老僧好與三十主杖更有第二個出來道若說直下恰不可作夢會老僧也好與三十主杖却有第三個出來道殊未知覺與夢無容汝有分析處老僧今日也好與三十主杖且留三十主杖待打那一個人驀竪起主杖云看棒老僧遍來性急但有礙路底在眼前攔頭便與一主杖即拽杖走入佛殿禮佛去隨後有徒請問覺與夢合作一個看得麽在和尚如何判斷師曰老僧但不以夢爲夢夢即非夢亦不以覺爲覺覺即不覺只恁麽儱侗去免得金剛般若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也徒云我會也我會也師回身把住云猴愁摟搜頭狗走斗藪口作麽生會徒無語師即驀頭與一主杖云再犯不容

上堂師云大法之興初未嘗瞞人唯在乎人宿有靈根種子觸着便自會得如迦葉尊者纔見世尊拈花便微笑若達磨至魏面壁九年只待得個可大師出來乞安心始得瞥地如臨濟在黃蘗會下三問西來的的意三喫痛棒後到大愚處爲伊道個黃蘗恁麽老婆爲你便歇却求心老僧昨爲汝等指個知外無心心外無知見外無性性外無見等語至半載以來

尚未曾得諦當直饒便會得領略得秖成得個知解禪要得脚跟點地了生脫死實未能得在若要教汝等向棒喝下尋着落摸影響且未有時節因緣此怪老僧不得莫言不道也各自思量做個活計使得珍重

上堂師云衆兄弟若論此事擬之則差强言則隔試問途人個是何物有再詰之者乃舉手拂拂

上堂僧問知不可作無知且無知亦不可喚做知使知與無知不得爲儱侗可乎師曰以知爲知是非常計常以無知爲無知是非斷計斷此乃惑者之見耳

道人所見不如此設知不可做無知惟所知者是何物又無知不可作知者其知無知者爲誰乎所以云知即無知無知即知矣僧曰物固無知喚知爲物其可乎呼物爲知亦不可師曰殊未識知因物有物對知生知生物乃生物去知亦去耳故謂知即無知無知即知僧曰然知有去來乎師曰知無去來因物有去來耳僧曰然物有去來乎師曰物無去來因人見有去來耳僧曰人若無見謂世間無物可乎師曰汝謂世間若無物謂人有見可乎其僧乃曰我會也我會也情與無情共一體不其然乎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又何曾會於是僧爲懽然再拜而退

上堂師云老僧生平無他得秖認得達磨西來一着子蓋知彼自南天竺國便知此東土人着相泥於文字多不能見性以故彼特特來纔相見梁武帝帝便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此時梁武帝將謂是達磨不識尚不知非眼珠子被達磨剜去了不自覺得乃問誌公此是何人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宗者武帝使人追取誌公云莫說使一人兩人去追縱使合國人去追

他亦不返矣誌公可謂知人大蓋此方人不見性都似他趙昌善畫牡丹一日真見牡丹不識遂問人又如葉公子善畫龍一日見真龍不識驚恐無避處武帝是歟汝等現前大衆還認得達磨麼汝等真實要見性須得寶嚏亦打一個瞌睡也要打一個然後好爬起來道誰知自性本來清淨誰知自性本來湛然誰知自性本來寂滅誰知自性本來不動誰知自性本來具足誰知自性本來圓滿誰知自性本來綿密誰知自性本來周徧誰知自性本來無礙誰知自性本來無染誰知自性本來法身誰知自性本來般若

誰知自性本來解脫誰知自性本來靈明誰知自性本來擴充誰知自性本來圓通誰知自性本來自在誰知自性本來安閑誰知自性本來圓明誰知自性本來洞徹誰知自性本來方圓誰知自性本來週遍誰知自性本來無欠誰知自性本來無餘誰知自性本來圓妙誰知自性本來平等纔說平等便知佛與衆生平等生死與涅槃平等煩惱與菩提平等真如與生滅平等智慧與愚癡平等塵勞與解脫平等色與空平等有與無平等左與右平等重與輕平等善與惡平等高與下平等來與去平等麄與細平等凡與聖平等生與滅平等夢與覺平等動與靜平等閙與怡平等以至事事法法俱平等了即知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也無悟也無迷也無彼也無此無好無惡無高無低無長無短無人無我無是無非無得無失無進無退無上無下無生無死無在無不在以此無故達磨對武帝所以云廓然無聖耳既到此地始知釋迦老子纔初生降誕之時週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且試問覔前大衆如此說話還會會得也未果若信得見得了幸以智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下座

上堂師云老僧晚年無心情沒神思與上根利器人說佛法忽撞着一隊沒氣象底喫火懶禪和召向前來曰且與汝等說些現成葛藤去衆兄弟若真實據老僧見處則不勞汝等要做工夫亦不用汝等要看話頭只教汝等先要破無明汝等殊不知纔舉念要看話頭要做工夫時早已屬無明了也只如汝等也不要做工夫也不要看話頭時亦屬無明若識得無明破矣直得驀地裏醒轉來時但覺得目前是個什麽境界是個什麽時候直得想不起來時便是好消息但得無明既破後且試看目前是何境象則何曾又有個是處亦何曾又有個不是處來又何曾有個見處又何曾有個不見處又何曾有個聞處亦何曾有個不聞處來又何曾有個知處亦何曾有個不知處又何曾有個覺處亦何曾有個不覺處來又豈有個可爲處亦豈有個不可爲處又豈有個行得處亦豈有個行不得處又豈有個恐得處亦豈有個恐不得處又豈有個可虧處亦豈有個不可虧處又豈有個可容處亦豈有個不可容處若如此信得了既無可與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拈來無不是用處莫思議一切施爲動作無不可者如是轉漉漉活潑潑

若見東風來便轉向西行若見西風來便轉向東行南風來往北行北風來往南行有甚拘礙處咄一聲汝等没福切忌眼花看脚下退去

上堂師云昔有老宿曰老僧三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中間得個入處則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老僧今日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禹門則不然老僧在四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偶爾中間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始得個入處既得個入處了而今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汝等衆中還有會得者麽咦眼儿如盲口說如瘂咄一聲下座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五終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六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晚話

上堂師云衆兄弟汝等若果圖見性務須先要破無明無明若未破要見性則不能得又若要得般若智現前務須要先見性若未曾見性要般若智現前則難又若要了生死得解脫務先得大智慧現前始得大智慧若不現前要了生死得解脫則何有日子又若要明大道務先要了生死得解脫若不先了生死得解脫則於大道終莫能明今夫大道既明則於生

死解脫不得不了然生死解脫既了巳大智慧不得不現前然大智慧既巳現前則無斯需須刻時不見性矣既巳見性更要破無明何有摸索處故永嘉大師曰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没雖然如是了得須知更有向上一着子在今日無心情不暇說盡俟異日再與商量珍重去

上堂師云山漉漉水漉漉四天王昨夜忽被無明逐算盤子打過了八萬四千九百九十零九遍衆兄弟爲什麽累我厨下火頭至到如今睡不足下座云恭

上堂師舉起信云從生滅門卽入眞如門者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終不可得如人迷故謂東爲西認南作北及至省時方實不轉衆生亦爾以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起卽得隨順入眞如門所忌打初頭不曾遇得邪一種邪魔外道惡氣薰習染入在骨髓裏了便好一被伊沾着縱使費盡娘生氣力不能剷去得伊底惡氣消只是無可奈何故楞嚴經有二種生死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

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其利害在何處只是從打初頭妄想錯認堅執任了不自知非故耳要得脫灑須是把從前所受這些惡水盡情傾掉了如舊時人把好說話也然後戒伊道不用生分別念不起妄想心但着衣喫飯痾屎放尿任運過時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若果恁麽也無生死可了也無佛道可成也無妄想可除也無是非可辯也不知誰是自已也不知誰是他人也不知誰是在家也不知誰是出家也不知誰是道中也不知誰不是道中若此則終日閒閒走到東見隣家做飯卻往前輳一把火走過西見隣家砌墻便往前著一杴泥正所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總空花是也珍重

上堂師云也大奇也大奇地轉天廻斗柄移山門昨夜與燈籠闘笤箒糞箕俱失儀急努力莫思議地獄天宮總緘箝直得一身冷汗出翻轉話頭都不知喝一聲下座

室中示聞谷印上座語作禮畢師召廣印印應諸師云汝認得廣印否印曰某甲不敢認師云汝還有第

二個廣印否曰第二個却無師云汝年多少曰四十四矣曾叅多許年禪來云已歷二十年矣師云汝既知得是一個廣印叅了二十年來到如今馳求心還不肯休息更要待到幾時休息去耶汝既已信是一個廣印了須知此目前燈火也是廣印卽香爐也是廣印筯瓶也是廣印香盒也是廣印卽硯子書册本也是廣印桌子杌凳也是廣印茗箒糞箕也是廣印門窗戶扇并照屏衣服床幃等件無非是廣印卽外洎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竹木禽獸有情無情等項并風雲雷雨日月星辰凡所見所聞所知所覺無非總

是廣印險了所知所見不及并所聞所覺不到處便
不是廣印汝嘗聞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之
說信乎又聞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信乎印前答
曰信則極信奈何生滅念緣無由解脫奈何師云你
且退去休息一休息明日再與你商量去
師一日上堂曰你也叨叨我也叨叨自晉陵歸過了
七十二條橋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老僧向前
高聲曰描若會不得再來問老僧畫個死字與你去
遂下座
小參師云金剛般若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卽見如來尋常時人常讀常誦但不解究此
道理遂成虛說而已然汝等昨日我若先不曾為說
此身并一切萬法總屬因緣所成底原無自性蓋自
性卽是我執之根本根本不破要不生虛妄不認着
外相以為實有誠為難得然則如何又見得如來耶
以已身心并一切萬法屬因緣無自性故始見得目
前法法非真以非真故不着相以不着相故不取以
不取故不捨由不取不捨故為真諦耳肇公云真智
照真諦未嘗取所知智不取所知真智何由知以無
知便是無分別智以無分別智現前則無內無外事

事法法總是一個清淨法身佛以法身清淨無礙卽
般若大智慧現前大智慧現前無着卽解脫以解脫
寂滅卽法身真常寂滅之樂得矣久立珍重
上堂咄昨夜無端做夢向糞掃堆頭遇得個人夜靜
唧蟟語今朝楊八郎三十年不見晝長薝蔔香從朝
至暮只管東顧西顧三日風四日雨要卜明朝天氣
未知晴不晴不受禮拜下座徑趨方丈倒身臥
李吳二優婆塞請益般若心經中五蘊皆空之旨師
云佛指五蘊者卽此個身心是也又名五陰者何以
太陽當晝時為物遮蔽太陽陰地處這五個影子總

表虛而不實故耳蓋此身初不由爾我自性而生亦
不由他父母之性而生亦不由自性他性共生亦不
從無因而生何則若從自性生則不待父母精血結
構生既假因緣結構生卽知此中無我相矣若從他
父母性生性既屬於父母則於吾性何有既無我相
人相亦無須知彼中無人相矣又若從自性并他父
母性共生者自性是一并他父母則有三性矣反吾
身中既無三性可得則知非自他性共生以共生則
有二過相違自生他生故知中無眾生相矣又若無
因生者無因則無果既有生合有常體有常體則應

常生由不出父母因緣所生故知中無壽者相矣觀此身中無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則此身雖在中何有耶故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佛爲身子先已破人空慧故唯蘊空法執猶存故告之如此若色自以爲色空自以爲空於中則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矣由色不自色因空乃色空不自空由色故空故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耳又色果是色遇緣則不應空空果是空遇緣則不應色由色空既屬因緣所成則知色非色空非空明矣然而離色則無以見空離空則何以見色故又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耳此名法空慧上

來人法二執既除何苦厄而不度脫大智慧既爾現前是卽修行甚深般若執不得名觀自在哉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以前色法屬四大不離此受想行識心法故也以色法四大既空受想行識心法亦空以此身心二法兩俱空故無明始破得以無明破故始說色心不二空有同源者矣然而色心不二空有同源故於是則知性相一本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是以衆生卽五陰得解脫心離五陰無般若佛異五陰無法身以故卽性之相說名法身卽相之性所謂般若非性非相良爲解脫者矣故龍樹所謂因緣所生法

我說卽是無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而已舉此蘊空一法卽內之根身外之器界情與無情世出世間十法界俱該之矣果如此判當下所有豈不盡屬無生法哉故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葛藤已竟

上堂舉拂子云汝等會得者個麼若會得者個了汝等卽對境時又何勞動念當無緣時亦安用生心卽有境界無境界豈吾等心中分外事耶所以任吾忪也得鬧也得動也得靜也得坐也得卧也得出入也

得不出入也得遇豐盈便受用些也得遇貧寒便淡薄些也得苦也得樂也得生也得死也得迷也得悟也得病也得不病也得任他說我是也得任他說我非也得讚歎我也得毀辱我也得利我也得損我也得呼我作牛也得與我作馬也得與吾做奴也得與吾做郎也得說吾好也得說吾歹也得忌我長也得忌我短也得總不出我如如一念之中矣如如之外吾不能入矣忽有報曰有客至相謁師急遽唱曰理蓮華蓮華落下座

通識沙彌請益永嘉奢摩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

用四句偈語師云略言四句總不出正用心時無心可用不妨無心用處正是用心而已庶使詳而釋之恰恰二字正是心不外緣切於本分位中用心時是初句也又切於本分位中實無心可用是次句也又無心用處正切於本分位中事是三句也又但常自檢點得切於本分位中實無有用力處是四句也若據顒融禪師所說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四句語表裏極爲暗合但今人果於恰恰二字切於本分位中用力時實無心可用爲以本分位中之故正如以水投水則不見有水之用

以火起火則不見有火之用以空合空則不見有空之用矣又如人凡用力持則莫先於手以手自爲無可施設爲以本分故則不須執捉既不須執捉則無手之用矣且如心若外緣則爲不本分處喻手能執捉種種器械等物則有手之用矣又如以空投之於室則有室之用投之於器則有器之用又如以火投之於寒則能熱投之於生則能熟投之於溼則能乾便有火之用矣又如以水投之於燥則能潤投之於聚則能流投之於火則能息便有水之用矣蓋吾心於本分位中實無有可爲處然於不本分位上旣逐

於外則靡所不爲者由此致耳故華嚴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據法界有十法界四聖六凡是也如此則世出世間法善惡因緣果報等悉該之矣然於本分不本分實吾儕心性本徑路頭不可不究也不可不知也故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即達磨大師自西乾航海而至此土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由心本無爲性本無作不是教人要安排造作而始得者只緣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不用借人氣力故無他蓋從無始積劫以來被昏沉汩沒在六道輪迴生死海中終年終月終日

終時念念馳逐塵勞雜亂妄想中未曾休歇暫肯迴光返照得一照耳但吾心切於本分位中不向外緣於法法亦不緣於吾心矣心法既不相緣即當處便是解脫境智自然俱寂則得法界平等清淨不動真如自心境界現前如爾輩還曾覷見麼若到者裏說什麼內之根身外之器界情與無情自共合之爲一體矣始可謂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更可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耳果如此用心則不辜汝來問珍重

臘八日光祿大夫嶶如吳公設供上堂曰夜來釋迦

佛成道天明個個食香糜今朝直不是昨日試問諸人知不知震威一喝云者釋迦老子慣要取小便宜自私自利得少爲足何不再礙一時待他東方太陽出時令他光明照四天下使大地人門開戶啟入人得見個個共知有何不可即到此地亦不爲遲務須要鑒在機先一着子正儒門所謂見莫見乎隱顯莫顯乎微纔覩明星出時便自見得悟得了也試問現前大衆正恁麼時太陽當晝日輪在天頂心頭上爲什麽汝等個個坐在黑曈曈處喫只爲分明極反令所見遲下座云諸大德須知今日所設香糜非是當初牧女遺下底薤係光祿大夫徹如吳公大功德主信心中流出來也仰勞大衆同音念個晝吉祥夜吉祥晝夜六時恒吉祥一切時中吉祥者

通照沙彌請益法華經中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偈語老僧曰即舉世間眼見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法略釋可矣如劫初金色屬黃其性唯堅校之于今金其相其性皆變而不同便爲不住法位今古既已有殊便屬之無常法矣法且無常豈能久住世哉以今金校劫初之金其色其性未嘗有一毫變異故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耳又如劫初木性唯直其外

枝葉唯青唯綠其內色本白即校之于今木其性其相一無有異豈不能久住世哉水火土相性等亦如是校釋然而有生滅法即屬之無常無生滅法即屬之常即如五穀種子等雖生生不已以其色相古今無有變異以生即無生又以古今相續未嘗斷故而色相亦無有異所以爲不滅耳然無常離常別有無常者以有異故是眞無常矣以無常離常無無常故由是不異常亦離無常無眞常矣於是知常即無常無常即常故如來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有二乘三乘法耳

有客會師不契以書達之云云不已其詑曰古云一言重于九鼎其和尚之言也夫敢不三薰三沐稽首而受之容請大教先怖愚衷幸亮師以書復之曰未得書先已信與居士眉毛斯結得書讀之始知居士一足尚在門外奈何又來書云普天之下道無不在請問向何處分門內又向何處分門外耶師復曰幸居士從信門入又書云信爲道源功德母信能長養諸善根已得之矣已得之矣異日面問六祖無念爲宗如何師曰不以念爲念念即無念六祖無念原於

此問老師有念否答有因公問須用起念答曰若無問時如何答念無覔處曰某平時多念奈何師曰若以無念爲無念無念亦是念公之多念由茲生問世間滿目萬續紛擾在悟底人未悟底人分上如何分別師曰貧道無間工夫曰老師在何處着伈耶師默然不應良久又問色空不二如何師曰如吾所謂世相本空俱無自性以世相無自性故當體卽是本空以本空亦無自性故通身是個世相公會得否客曰曉得師曰公若曉得我已說竟矣然問既無根答處亦何曾究竟別更有問色空不二如何理會師又答曰不以色爲色色卽非色所以云色不異空不以空爲空空卽非空所以云空不異色耳然離色則何以見空故曰色卽是空且去空則令色無以顯故曰空卽是色矣蓋色空本來一體因人妄計有色有空世人殊未知色空都盧是我一個真心卽真心名原無自性如此則了妄亦無覔處咄一聲曰纔說到者裡汝等休瞌睡去

或有非師前刻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生字作醒字看最好謂是看錯了者師聞之曰可以一笑余蓋無他第恐今人住着色聲香味觸法上生心動念故

爾非是特地改他大乘經義也若今人果于色聲香味觸法上無一毫住着念時卽當下觸目無非總是清淨境象現前矣又烏用生心動念余恐而生生字例前生字作一樣看了故所謂此生字作醒字看最好也試問大德于此處還會醒得一醒也未倘爾未會夢得請莫向背地裏說瞎話無益不中用自生障礙欺人自欺纔要非彼先察其已三思再斯可行可止

嘉湖圓觀圓覺圓始圓妙四人來叅至晚室中師問盡十方世界是一個靈知汝諸人還會得麽觀云會得師云既會得就該悟了觀無語又問如何是有爲法如何是無爲法觀云緣生卽有爲了緣生無性卽無爲師云老僧則不然以有爲爲有爲是有爲法不以有爲爲有爲是無爲法豈不是生卽無生無生卽生也又云飯籮裡有一人餓殺大海裡有一人渴殺有這等人麽觀云眼前皆是侍者進茶次覺云和尚喫茶不知冷熱師云你倒道着師又問如何是般若旨觀云般若卽智慧智慧卽真空乃至菩提涅槃一法千名應緣立號豈有二理哉師云因甚不會生卽無生有爲卽無爲耶觀云生卽無生敎某甲會個什

麼師云還未究竟觀云亦不必究竟師云汝全身擔荷去也觀禮三拜覺亦作女人拜而出觀呈偈云無生豈有意開口驀面啐笑殺須菩提天花部很精覺呈偈云一切法無生皆依幻所立幻本無幻因誰起復從滅始問常不輕菩薩見性否師云見然爾有悟即得識他始云有悟門否師云見即性性即見你作麼生見始無語師乃舉龐公云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云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女作個[illegible]交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於此便會得有甚悟與不悟始云若然則無佛無衆生亦無善無

惡耶師云汝且截斷兩頭語再問看始禮拜師云不要磕破老僧額角始云難難難白他不隔一毫端覺云易易易千聖何曾認得渠始云也不難也不易直得南北不分東西不辯師喝云教汝截斷兩頭得個入處如何又扯葛藤始云教某無下手處師云去始竟出呈偈云夜夜上床眠朝朝還下地板響喫粥了隨衆禮佛去圓觀問昔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如此語中具三玄三要否師云不具此中若具三玄三要汝何便不會得觀云未審如何始具得三玄三要師云阿家牽驢新婦騎圓妙

問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何謂耶師云亦可作大小相容一多無礙會若在張三便是張三底天地以天地中亦具着張三若在李四便是李四底天地在天地中亦該着李四以萬物例此可知所以謂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無擇林上座至衆禮拜起師問汝從何來某曰從天台來師云汝參過何人來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禮拜求何事云更無餘事師曰也不爲分外云應當得底師曰汝且歇息歇息再與汝商量至晩入室禮畢師曰汝還知非麼云知非更有一個師曰汝不知纔

發一念要向這邊來時早錯了也云不發一念時亦錯師曰爲我這邊無佛法向汝道故云也知和尚無法與人師喝一聲云怎得我魂散魂消師叱之曰這瞎漢子有什麼了時竟倒其藤拂帚柄連打數十下不已某再拜云請和尚息怒師氣急曰汝還知遠磨當時曾帶個什麼物到此來云知和尚底大用師叱出去某擬之師曰伶利漢一撥便轉某始出某至明晨入云今日禮拜了和尚還轉天台去師曰汝若迴光返照時色色現成頭頭具足更不欠少些些某走出云只肯和尚收不肯和尚放師與侍者取一册

性任釋與伊去駁語韻語各與一冊
師一日上堂授戒雲集畢師喚圓悟闍黎上前來悟出上前師曰汝從戊申年離此至浙江諸方參訪已歷己酉庚戌三載來矣遂豎起拂子云且如浙江諸方還有這個麼悟上前突然一喝師曰好一喝只是汝不知落處悟又連喝兩喝師曰再試喝一喝看悟退身出法堂休去師付戒畢下座歸方丈悟上方丈禮三拜云方纔失錯觸忤和尚從出師喚侍者云適來只合趕他一喝今且放他過去教昔比為僧帖子着他充補西堂位次却悟遲遲然而禮謝竟弗辭

年三十晚諸徒上方丈辭歲師卽走入法堂以手格之曰汝等且住待我覓個站足之處好受你們底禮拜吾聞古人云非是離了真如之地別有個立處以立處卽真如之地耳我需要覓個無真如處纔好站立乃繞法堂旋走使衆徒繞處亂拜遂止之曰我若站住了要受你們底禮拜又是認真着相處殺爾不然是則老僧似沒有立地處矣且在汝等切不得便恁麼放過去了始不負又過去個三十晚也
歲朝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云云師曰年年辭舊節歲歲賀新年況與現前衆兄弟纔入新正便不然山僧且無第二語第一今年好種田急着力莫啾煎四季飯菜總不欠鼻孔都來少半邊喫新年頭辛無事各人喫了飯大家閑爐撿點去下座入佛殿禮佛
上堂師云衆兄弟若其真實要作個本色道人須是潑[illegible]不肯任呼喚不回頭方可直得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轉轆轆活潑潑底在這邊無妨在那邊不礙循時使得十二時不被十二時之所管轄如此則方得自由於那事始有相親分若不恁麼便不相應也有時向糞掃堆

頭拈起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把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任老僧行亦得住亦得坐亦得臥亦得無不可者咄遂豎起拂子曰還見者個麼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擲拂子乃下座
師晚年解事而應道無不在偶緣愚智二徒參差爭競三載以來紛紛莫能解息者三喜彼公解王政莫可決師呼二徒至其前舉古因緣從容諭之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因會而煩之曰所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者嫉智非智凝不知癡但能

自反知癡不癡然而則爲智矣所以云不怕無明起惟恐覺照遲若豈非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歟所謂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者智不自智自智非智若能自反不以巧爲巧大巧若拙不以智爲智大智如愚故所以和光混俗與世同波者豈非是聖人若會卽同凡夫也大約聖凡一本愚智同源若悟其旨當下可以息紛二徒因之悟入再拜而進矣

浙江則菴儀九如觀同覺玄璲吳居士來參禮畢師曰老僧晚年氣衰力弱不能多語汝等但不要絮瑣我也不敎汝等要做工夫也不敎汝等要看話頭但

敎汝等不要認着識神作主事了廻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中間無有少法可得與汝等爲冤爲讐爲敵爲對只是汝等不自悟耳汝等倘信得極當下便悟得自心了反觀目前山河大地何有寸土哉若果如此則此生卽是無生無生便是生耳此知卽是無知無知便是知矣但試肯恁麼直下會去若不悟老僧把頭與你們做尿鼈去

有客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老師如何會師曰無孔笛沒人解吹客曰今學人試問和尚得否師曰得客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此乃從上沒絃琴汝還解彈否云學人不能師曰幸爾弗得欺侮老僧去

有僧問世相本空俱無自性旨何謂也師曰余初無他由從本已來色心不二空有同源中得個入處非有異旨也以世相無自性故當體卽是本空以本空亦無自性故通身是個世相以世相本空從來一體非有二道故也故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耳若除世相外別有個本空除本空外別有個世相者便屬異道矣以世相外無別本空以本空外無別世相故故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耳今時人不悟者無他只是

錯認着識神做了個主宰不得悟耳正所謂與奴作郎認賊爲子以致生死未了者此也豈知從本以來色心不二者以色性卽知故說名智身以知性卽色故說名法身者是也然豈離吾心外別有個色相卽離色相外更別有個自心耶故云知卽無知卽知又豈是兩個耶然生與無生亦止是一個耳其辭說只在無明未破所以爲顚倒不悟處且截斷葛藤

末後偈幷語

生既不生滅亦不滅獨處宛然本來空寂
昔本無來今亦無去唯此一靈湛然常住

彼見無常是苦我以寂滅爲樂只者自在安閒豈爲生死所縛

從他地轉天翻誰動者些寥廓直得越古超今我更無他冥寞

智也哉非智也哉以吾知之不可盡故詎世間無知得爲盡哉以世間無知既不可盡特可爲決去其知哉唯世間無知以吾知爲病務欲分爲兩個盡力決去而不知終不可決設爾可決則知不爲知卽無知亦復不得名無知矣以無知爲對吾知有故果無知若此則烏得移名曰智哉殊未會吾知乃無知之本

無知乃吾知之本本來一體竟不可分別故云知卽無知無知卽知矣然而豈得知自爲知無知自爲無知也哉倘知此識破病根孰不得名爲智也哉

然有知我生生不已將謂有生已者而不知乃有無生者存然既有無生生終不已然無生實無無生者安知有生者在既有生者在安又得無無生者由是無生者亦復得不無之於是知生生終不可了今夫有懼死者而且不懼生者何蓋由彼知生而未悟夫無生由彼懼死而未悟夫未嘗死耳果得一悟夫未嘗生而未嘗死要須個假寤之人今余夢客安得又遇個假寤主人相與重說一夢哉

入塔語

盡十方世界是個無縫塔又向何所在覓入處出處因人矣計有出有入耳今日不管是張三底骨覰也不管是李四底骨覰也不管是徐五底謝八底擧主杖指塔門敲曰總爲我拈來都放在這裏安置忽憶釋迦老子云我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中間無有如芥子許地不是我捨身命處㘞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六終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七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舉古

舉九峯勤石霜首座你去歟去云云明什麼邊事乃云首座脫去師云惜哉可謂食到嘴邊不解喫恰被個九峯傍不肯撥却是可恐耶幸自往日畜得個脫身句子乃曰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若將一幅布遮却走開去了不然即百衆人前甘自忍饑將臉孔着在何處可奈九峯又放伊不過聹心務要送伊上路使彼轉來不得道坐脫立亾即不無會先師意未在師舉拂子左右顧視問衆中有會先師意者麼良久曰即覓個坐脫立亾人也不得守奈老僧生不在當時若作首座見九峯舉休去歇去以至明什麼邊事但只消輕輕竪起拳頭道止明得這箇饒他九峯縱有無窮伎倆也使不得未免一場懡儸隱忍而退雖然如是衆兄弟老僧今日也是路見不平直饒如此判斷去還按得當時首座活麼師拂子云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下座

舉仰山問僧甚處來僧云幽州山云我恰要幽州信幽州米作麼價僧云某甲無端從他市橋上過踏折他橋梁

師云仰山可謂有頭無尾打初既與他索幽州信見說踏折他橋梁只恐連累及伊恰似門開一邊去了再不見伊個替何也幸後得保寧勇走出來代伊云放作三十條做個解交不然却是一場懡儸不免遭人齒頰

舉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不看經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侍云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我將謂你是個俗漢

師云臨濟若無後語門風幾被伊抹却然看王常侍勘米和尚也算是家裏人

舉婺州新建禪師一生不畜沙彌有座主云上座年尊何不討個沙彌侍奉州云若有眼暗耳聾口瘂底爲我討一個來主無對

師云若只要這三個沙彌某甲從來畜得俱全爭奈上座年深隔別了縱有也奉侍不及奈何纔有僧出擬開口問師便與一摑云退去纔不開縱有也奉侍不及

舉筠州末山尼了然因灌溪到問如何是末山尼云

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尼云非男女相溪乃喝云
何不變去尼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麽
師云觀這尼子兩種答話前後有旨只被灌溪喝
曰何不變去便伏手伏脚展轉不得乃云乃云可
見未離本色難得超脫若是向某甲道何不變去
便還他劈臉一摑直令灌溪眼裏流星迸出認我
不得可不光前絕後
舉關南道吾和尚每執木劒横在肩上作舞僧問手
中劍甚處得來吾遂擲於地僧却置吾手中吾云甚
處得來僧無對吾云容汝三日下取一轉語僧亦無

對吾乃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麽始得
師云元來木劍也好殺人何也不見這僧曾遭道
吾一劍其限奚止三日直至而今未見伊透氣信
矣這僧若是作家纔見伊擲劍在地便拈起置肩
上也作舞一出待道吾反問你這劍從何處得來
但擲於地掉轉頭來擺手便行有何不可
舉僧問靈雲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僧云出
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僧不肯後到雪峰峰問甚
處來僧云靈雲來峰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云你
肯他麽僧云不肯峰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云佛未出

世時如何峰豎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峰放下拂
子僧禮拜峰便打僧後到玄沙舉前話沙問你怎生
會僧云不會沙云我與你作個譬喻如人買一片園
東西四至結契總了也中心有個樹子猶屬我在
師云可惜者僧休言不認得那兩個拂子卽自已
一個不肯尚不解使若解使直須使教到底管教
有棒也打不着伊以不解使故更休論佛出世不
出世卽者三個老和尚也不曾識得可謂遇而不
遇者矣
舉洪州米領和尚垂語云莫過於此時有僧問未審

是什麽莫過於此州云不出是甚僧後問長慶爲什
麽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什麽
師云若恁麽教人却似沾粘費力不若百丈上堂
見大衆纔集以主杖趂散復召云大衆衆回首乃
曰是什麽若於此會得何等輕快何等省力
舉三聖示衆云我逢人卽出出卽不爲人便下座與
化云我卽不然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
師云這兩箇水牯牛只好將來一串穿却不然便
要各自分疆立界去也然不[illegible]也
好將來一串穿却直教伊爲也没得爲說也說不

出去

舉仁王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評曰禮拜山拈棒評云和尚勿世界那山擲下棒云明眼人難瞞評云草賊大敗

舉三交嵩禪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潞府嵩云潞府来作麼價僧云和尚試道看嵩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庫下喫茶去

舉石門蘊聰禪師到大陽和尚處陽問近離甚處門云襄州陽云作麼生是不隔底句門云和尚住持不易陽云且坐喫茶門便叅衆去侍者問和尚適來新

到秖對和尚住持不易和尚爲甚教且坐喫茶陽云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自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喫茶問師意旨如何門云真金不博鍮

師云這二三因緣皆會得主賓之句便見應酬交接處自然各適其宜兩不相傷凡在叅學不可不知也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山云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山云闍黎不曾遊山

師云你看這兩家作實則始終實作主則始終主各具殺活之機俱有出身之路休言未見伊交鋒

把手處有個輸羸正所謂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語詩若謂這僧休去便見者非也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向南師云便好與二十棒山拈拄杖云彼中還說這個麼僧云不說山云不說這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山召大德叅堂去僧便去師云也不差山復召僧應諾師云將謂將謂山云近前來僧近前山便打師云元來元來

師一日與客對坐語及仰山因大潙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山云某甲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山召云闍黎其僧回

首山云和尚者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潙山云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因言至此忽有行僧亦從面前走過師與之再三不應悄悄招来了向廚去矣師隨後令侍者與此僧來面責云與你不應何也僧云和尚盍不知下情堂中客人坐了要飯喫爐上水滾了立等米下鍋豈有餘工幹別事耶師轉面對客笑云此便是業識茫茫有本可據者乃曰去我不置你在驢乳亦足矣

舉鼓山示衆云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便咳嗽一聲山云作麼僧云傷寒山云傷寒即得

師云觀鼓山却似說真方賣假藥底太醫雖是一期將錯就錯見機而作由是則知伊後來法道終不能行若是個明經大醫不管伊有病無病都與他一帖平胃散些湯恩無浪費令不徒張行矣故遺琅邪覺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不有愧乎

舉陳尊宿因秀才相看云會二十四家書宿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秀才罔措宿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師云若作秀才待伊問會麼但云未委尊宿這法是誰傳授縱無後救亦弗令旁睨以至於此

師一日陞座舉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疑山云待晚間來爲汝決至晚衆集山云今日要決疑僧何在僧便出來山下座把住云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師語畢云我此衆中還有要決疑者麼我不用汝待至于晚即今便決纔有僧走上前師搖手云且住且住老僧屎急便下座歸方丈

師因自恣日舉洞山示衆云兄弟初秋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有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大陽云直道不出門亦草漫漫地師語至此云兄弟你道

這二三老和尚曾未行履麼何不看伊樣子以拄杖畫地一下云向這裏行去問僧云會麼云不會良久曰恠洞山道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舉僧問雲門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薄伽梵即不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門云我道不得僧云和尚爲什麼道不得門云你舉話即得

師云若據你舉話即得一句則何在而道不得耶恠雪竇別曰淺水無魚徒勞下釣他後來又僧問此則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何其多也余因舉二端

於此可以並看

舉明謙在婺州智者寺爲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云不識觸淨淨水也不肯受謙下床拈起淨瓶云這箇是觸是淨主事無語謙乃撲破淨瓶

師云明謙兩眼放光爍破四天下會人何多奈無一人酬價何也總不如撲破這淨瓶

舉雪峰領二百衆到浮江和尚處問寄院過夏得也無江將拄杖畫地一下云着不得即道峰無語

師云但雪峰當時只消輕輕道也知和尚慈悲復召大衆任意取挂搭直教浮江當稨衫賣布袴也

推不開去

舉西域異見王問波羅提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自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師云愈病不假

驢駝藥知音何用別彈琴

舉達磨於此土化緣既畢欲返西竺命門人曰盍各言所得乎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磨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了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

或曰達磨大師來此土走一廻既去却把一身皮肉骨髓盡情折散都分付與人矣獨留個心肝五臟恰似捨不得幻有云殊不知打初來見梁武帝時早挖出矣卽如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大師曰廓然無聖這赤心片片汝等還見麼又問對朕者誰磨云不識此果是大師不識耶梁武帝不識耶武帝當時便識得達磨務要逞神通踏蘆作麼

舉善住天子而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咨受禾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云爾莫分別取着如來天子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着文殊云祇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不見文殊云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真見如來天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莫取着如來文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界文殊

云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

師云金剛般若又道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此却謂虛空界是又謂如來法身不墮諸數安得如來之義乃有多體是知多體非如來身然一體亦非如來身一多既非而無非如來者僧乃問然則如何是如來耶師卽拊掌唱曰哩蓮花蓮花落便休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去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

作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師〻云文殊當時太殺神通迦葉奈何局於智短若作迦葉應把黃面老子先須擯却何也豈不聞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舉趙州從諗禪師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泉便下座歸方丈州〻云這老漢尋常口吧吧地今日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侍者〻云莫道和尚無語好州便與一摑〻云這一摑合是王老師吃

師〻云若恁麼意似未圓何不再與一摑〻云這一摑合是從諗吃好

舉因紫璘供奉擬註思益經忠國師乃問大德凡註經須會佛意始得供奉〻云若不會佛意爭解註得國師令侍者盛一椀水着七粒米在水中椀面安一隻筯乃問這個是什麼義供奉無語國師〻云老僧意尚不會豈況佛意爭能註得經

師〻云莫謂紫璘供奉不識此意卽如佛來也不解國師所設是何意耶偶然幻有一見便會得元來總是一個非難意

舉肅宗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個淨缾來趙州侍者一日報〻云大王來也趙州卽合掌曰大王萬福侍者〻云未到在趙州曰又道來也

師舉畢卽喚侍者分付〻云你去爲我覔兩個土工帶取鋤頭鍬子來山門前爬個坑子者〻云作麼師曰爲我將這兩個老和尚做一坑埋却會麼者〻云不會師以手合掌曰老僧罪過

舉僧問徑山欽如何是道師〻云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此等之語不唯超脫新奇抑且爲破悟標格見道法幢者也適有僧問幻有如何是道但以成言答曰理無曲斷車不橫推便了又論什麼巧拙

舉僧問破竈墮如何是修善行人墮曰捻槍帶甲問如何是作惡行人墮曰修禪入定僧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着語曰這麼懵懂墮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曰會麼〻云不會師着語曰即被此二子墮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師着語曰入地獄如箭

舉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於前〻云師得蘊空不祖〻云已得蘊空王〻云既得蘊空離生死不祖〻云已離生死王〻云既離生死就師乞頭得不祖〻云

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

師云你看罽賓國王豈不審細豈不義勇旣拔劍了却也罷休不得秖是師子尊者還不丈夫還不性快直要教罽賓國王站立等待多時了以致兩臂皆爲墮落何不再礙一時待教國王兩臂先墮了要斬也斬不成免致後輩兒孫紛紛議論不息不亦好事若作師子纔聞問師得蘊空不但云要頭便斬將去問什麽蘊空不蘊空偶語至此忽打噴嚏云某甲今日話多了又冐風矣

舉寶誌公和尚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眞個道場

昭覺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香擇火

師云老僧晚年無餘事終日秖是拈香擇火

舉南岳慧思和尚因誌公令人傳語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麽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

師云若作誌公更須令人傳語謝大師度生已畢

舉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何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又子湖嘗於中夜僧堂前叫云有賊有賊大衆俱被驚有一僧從僧堂内出被子湖把住曰捉得也捉得也其僧急出救云不是某甲不是某甲子湖輕輕托開曰是卽是只是你不肯承當師舉了曰你看這兩個老和尚捺硬教人曲垂方便宛如按牛頭吃草相似雖然這二僧若果肯承當得則佛與衆生有甚分別處山僧如今卽不然若有僧來問如何是佛山僧反問伊你還識衆生麽若言識山僧但曰如水投水若言不識山僧更曰似空合空良久云卽如山僧今日捺硬比前二老和尚還有優劣麽汝等有暇時試檢點看莫言不曾道破

珍重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黙然唯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别傳付囑摩訶迦葉

師云迦葉尊者雖向世尊拈花處領略得猶是鈍漢已落在有傳有受了也纔有傳受便知有限故世尊座下人天百萬秖得迦葉一人而已而今天下叢林尚乃烘烘烈烈仍至腰包杖策南天台北五臺叅求知識訪慕明師負決烈之志務要究取

單傳直指之道每見其難何也蓋只緣汝輩秖是依草附木向他有傳有受處覓轉見其難不能會得而未肯發個丈夫志氣別立生涯且向那世尊未拈花已前薦得這一着從古以來也未曾有人傳也未曾有人受也未曾有人得也未曾有人不得既然如此還有個信驗處麼我試問汝輩打初從父母胞胎出來有此一個肉丸子堪堪長大了便知饑知飽知寒知熱有手便會執捉運用有足便會奔馳蹈舞有口便解喫飯說話有眼便能看人看物有耳便解音響有鼻便識香臭解入息出息乃至會屙會尿幾多種種神通妙用盡情都與汝輩說破了我止留得者向上一着子未與汝輩道在且待下次上座着珍重

舉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云此珠作何色天王云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

師云咄這黃面老子拈東捉西說真說假誘惑人

未有了日然五方天王獨不向世尊纔示珠處便悟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去直要待世尊將珠入袖了擡起手來纔悟去這鈍漢元來也秖悟得個鬼窟裡底若曰真悟未敢相保

舉洞山聰代舜老夫答問古鏡未磨時如何聰云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聰云黃鶴樓前鸚鵡洲

師云老僧則不然有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有眼如盲磨後如何曰對境還迷且道洞山與老漢所答還有誵訛處麼有僧纔出擬舉老僧便喝云瞎
瞎

舉古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且置之勿論卽如古今乃聖乃賢及爾我一切高低人物在這個眼裏不在這個眼裏汝等各各爲我一檢點看若有人檢點得諦當了我許汝更具一隻眼若檢點不決汝等不過總是循行數目底瞎漢穿衣喫飯底常流莫怪老僧造口業

舉古人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

師云老僧卽不然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則不有聖人

凡夫若知則凡夫何在即如老僧如此折倒還有甄別麼喝一聲云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下座

舉雪峯一日召備頭陀何不徧參去玄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云大衆且道這兩個老漢還曾相遇也無若道不曾相遇則教外別傳之旨阿誰授受也老僧不然達磨旣來東土二祖却往西天佛法本來周徧幾人相繼綿綿

舉棗山仁師上堂未至禪床謂衆曰不負平生眼目致個問訊來還有麼方乃陞堂坐時有僧出禮拜山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

辯前語意旨如何山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床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什麼僧禮拜山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山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師曰疎山老漢可謂慈悲太殺爭奈不遇其人忽聞門外狗咬聲師急索曰快開門看有甚祖師來也倘是中下之機且緩緩開門我今勞倦歇去

舉僧問翠微如何是大乘微云車索如何是小乘微云錢貫問如何是淸平家風微云一斗麵作三個蒸餅問如何是禪答胡孫上樹尾連顚問如何是有漏微云笊籬如何是無漏微云木杓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微云分付與典座

師云若恁麼說話且道還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有則烏張三黑李四牛挺尾巴驢搖耳朶雞啼犬吠鵲噪鴉鳴皆可商量若道無則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拈古

僧問寶壽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壽云青天也須喫棒

師云寶壽則知盡法不管無民且如青天果有喫棒分麼纔有僧走過師召闍黎僧應諾師曰放汝三十棒只恁麼亦過矣

僧問首山虛心以何爲體山云老僧在汝脚底僧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脚底山云知汝是個瞎漢

師曰不唯眼瞎兼又鑾憨然與三十棒校此語瞎孰優

僧問三角謙和尚如何是佛謙云速禮三拜

師云好個悟頭爭奈此僧信未及何老僧不然待問如何是佛但曰即汝便是恁麼答還肯信麼信則歸家穩坐不信則任汝瞎撞去若造化好偶然撞着亦不可知

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圖天下太平

師云雲門當時可謂超卓極力矣覩此語何異掉棒打月雖未曾搆得月體造語抑且驚人然雖如是也秖具得一隻眼

錢唐鎮使在界上爲鎮將時問僧其或相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云江西馬大師處云馬師有甚方便僧云道即心即佛便被摒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云非心非佛亦被摒出不得止宿

師云這鎮使可謂兵權在手也只好勘驗一個半個行軍衲僧鼻孔未搆着在若有個衲僧但向伊云山僧特謁鎮使不求止宿敢乞相契耳待鎮將纔擬啟口拂袖便行使伊知我衲僧向上一路自別

睦州陳尊宿一日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

師云老睦州着甚麼死急不知者僧擔板來已三生六十劫矣管教你這一番喚他不回頭在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尊者以手策起眉毛良久云會麼王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師云此個因緣前輩拈頌甚衆統要中有七八家文多不錄總似某甲則不然若作育王纔見以手策起眉毛但曰描看伊作麼生放下手來

昔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遂喚和尚及其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座主叱之小師云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乃發惡

師云這座主終日喃喃地念得無個合殺却被個小師輕輕一觸直得氷消瓦解

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

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是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與麼道州云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師云有誰逼拶你用如此着忙作麼

百靈和尚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曰舉向甚人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士却問百靈得力句是誰得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爲道路靈一去更不回首

師云你看這兩個僧俗偶於路途覿面相逢直是

作家不同尋常令人可觀可想然爭奈百靈獨被
老龐的背一推推轉去了再也翻不過身來何
龐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一見亦去
爺邊倒士云你作什麽女云見爺倒地某甲扶起
師〻云這女子無一毫用處秖堪棄父母喫飯一生
可惜熱大父親也只扶持伊不起
佛陀波利尊者游臺山到忻州見一老人問向甚麽
處去者〻云臺山禮文殊去老人〻云大德見文殊還識
不尊者無對
師〻云若作尊者但向前以手把住曰識不識且置

我問你是什麽人待伊說是張三便與伊三拜若
道是李四却還他一摑托開〻云來說是非者定是
是非人
僧問香岩如何是道岩〻云枯木裏龍吟僧〻云不會岩
〻云髑髏裏眼睛後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
〻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〻云猶帶識在又有
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〻云血脉不斷問如何
是髑髏裏眼睛山〻云乾不盡問未審還有得聞者麽
山〻云盡大地未有一個不聞問未審龍吟是何章句
山〻云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別有神鼎昭覺徑山諸語）

師〻云我見後來這一隊老凍儂都被伊兩句語脉
轉去不得自由山僧不然有僧問如何是道但曰
黃鶯樹上啼會麽〻云不會更曰春去百花飛還會
麽〻云不會更曰莫待斷猿聲絕處不孤悽去也孤
悽
福州雙峰和尚因仰山問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峰云
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仰〻云汝解猶在境峰
云某甲只如此師兄又如何仰〻云汝豈無能知無一
法可當情者溈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溈
山喆云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　續東

禪岳〻云解弄不須霜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師〻云我到你不到你要我不要只消這兩句拈來
恰好
霍山大禪佛景通禪師因到仰山前乃翹一足云西
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
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禪床打四藤條
師〻云仰山打四藤條也不是賞伊也不是罰伊只
要教大禪佛疑着去呵呵大笑曰果然
元康和尚因謁石樓〻纔見便收足坐康〻云得與麽
威儀周足樓〻云汝適來見什麽康〻云無端被人　須過

樓云是與麼始為真見康云苦哉賺却幾人來樓便起身康云見即見已動即不動樓云盡力道不出定也康拊掌三下　南泉願云天下人斷者兩個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師云老南泉不識好惡者兩個老和尚已似泥人與土人打鬪不休汝又驀頭加一瓢水做個解交令人轉見不堪雖然如伊三點不無優劣

舉僧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蹤跡難尋吾云同道者方知僧云和尚還知麼吾云不知僧云為甚不知吾云去汝不會我語

師云老僧雖有些些神通只是沒有使處既使矣敢保也無蹤跡可尋時有僧却問曰如何是和尚底神通師云恰為汝尋着了也僧云和尚若為相弄也師劈脊與一棒曰分明舉似諸方

保福在疾問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妙藥相救僧云藥方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師云始知保福初無異疾秖有些些口病耳若非這僧深知伊病源任至而今亦無人醫得伊口故雪竇顯云更用第二個人醫恐難為和尚也

德山垂示云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佛無祖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敎是神鬼簿是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琅邪覺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只如雲門與麼道也是入地獄如箭射

師云只如雲門琅邪二師所語所見若水火不合要且瞞幻有不得試問即今還有肯同商畧者麼咦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玄沙一日見鼓山來乃作圓相示之山云人人出這個不得沙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人人出這個不得山云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道不得沙云我得汝不得

師云玄沙未作圓相前有個長處人所未知既作圓相是其所短直令鼓山墮在此中至今還未出得致令玄沙自己亦未出得舉拂子召衆曰你看這兩個水牯牛既同在這個圈繢為甚却道又有個得又有個不得不可不知也

玄沙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散却迴向侍者云我今日作得一解發入地獄如箭射者云喜得和尚

再復人身

師云玄沙雖是大有作略秉殺活劍驅遣自由將大衆一時嚇退也只虎頭蛇尾兩管鼻孔却被個小小侍者一把擰住了至今氣息不通

韶山見白頭因至乃云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云不敢山云有多少口因云徧身是山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屙因云向韶山口裏屙山云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向甚處屙因無語山便打

師云這白頭因也只空白頭了況徒有多口之名被韶山問得猶趂狗逼墻相似若是個獅子兒逴

轉頭來哮吼一聲饒他性命苟存直令伊大小二便平空裏嚇出使得時有僧出問曰設韶山問師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向甚處屙師又作麼生語未畢被師連打數掌叫喊曰打到幾時任師攝手云若似你這樣見解打殺也不爲分外正所謂有意氣時增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雪峯因僧辭問甚處去僧云禮拜徑山和尚去峯云徑山問你此間佛法如何你作麼生道僧云待問卽道峯便打却回問鏡淸云這僧過在甚處便喫棒淸云問得徑山徹困也峯云徑山在浙中因甚問得徹困淸云不見道遠問近對峯便休

師云一般米麵由人變造不同富足貧寒孰肯那長補短正可謂末後太過最初不足師舉拂子召衆云此間還有同甘苦識好惡具擇法眼衲僧麼咦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七終

海寧蒿菴居士祝淵捐貲刻此幻有語錄七卷　計字八千九百五十箇　該銀四兩四錢七分八厘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八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徵古

丹霞一日訪忠國師值睡次乃問侍者耽源云國師在不者云在即在秪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舉似師乃打二十棒趂出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為南陽國師　師云且休言侍者謂在即在秪是不見客為落節語即如丹霞云太深遠生向這裏作麼生下得一轉語救取侍者倘未知下

落也惟丹霞不得謾道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去也

石鞏一日問西堂汝解捉得虛空麼堂云解捉得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空鞏曰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曰師兄作麼生捉鞏把西堂鼻孔拽忍痛云太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鞏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師徵云只如西堂當時還識得鼻孔也未既識得如何卻又云直得脫去且如要脫去底端的是鼻孔是虛空耶試檢點看

亮長老問北蘭讓禪師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讓以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讓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讓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讓云何曾錯　師云看這兩個長老又何曾將錯就錯一個到底錯一個到底不錯且檢點那個是錯那個是不錯

舉百丈一日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钁頭大笑便歸丈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丈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丈乃笑又溈山一日在法堂坐庫子擊木魚火頭擲卻火抄拊掌大笑溈云眾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

肚饑所以喜歡溈乃點頭　師舉罷召眾云這兩僧歡喜處甚同其間還有得失麼不信但看這兩個老和尚笑處并點頭處一似賞伊一似罰伊汝等試檢點看不得草草放過

舉鏡清參龍牙問如何是祖師意牙云與我過蒲團來清過蒲團牙接得便打清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參臨濟問如何是祖師意濟云與我過禪板來清過禪板濟接得便打清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鏡清出世有問和尚當初參二尊宿肯伊不肯伊清云肯即深肯要且無祖師意　師云覷鏡清

前後語祖師意無差且道伊會意處還同麽若道同他却恁麽語若道不同他却恁麽語有人檢辯得許伊具一隻眼

舉陳操尚書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師曰只得吞聲飲氣陳曰果然異日問僧曰有個事與上座商量得麽僧曰合取狗口師曰冷灰裏荳爆了也陳自摑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師曰依然黑漆漆地陳曰恁麽卽乞上座口吃飯　師云大衆且道乞上座口吃飯是賞伊是罰伊又且道尚書是我家裡人不是我家裡人

趙州因問一婆子什麽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麽生婆連打兩掌州休去　師徵云且道這婆子掌是有意思掌是没意思掌又且道趙州休去還肯伊不肯伊

西堂智藏曾燒殺一僧一日現身索命藏云你還死也無對云死也藏云你既死覓命者是誰便乃不見　師云且道這僧現身索命是真要命是不真要命又智藏恁麽語是果還伊命也是不還伊命也

舉有僧到曹溪因守衣鉢僧提起衣云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云爲什麽在上座手裡僧無對　師徵云如今人皆信知此衣當時在大庾嶺頭果然提不起卽今還有信知這僧提起却放不下麽

肅宗帝一日問忠國師云師在曹溪得何法忠云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麽帝云見忠云丁釘着懸挂着　師徵曰且道肅宗帝當時便會得也未若不會得爭得便恁麽休去又若會得又爭肯恁麽不措一辭

菴婆提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什麽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云其力未充　有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什麽却被生死之所

流轉修云笋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得麽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所見秖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云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乃禮謝　師云我還要問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什麽被生死之所流轉在

世尊將諸聖衆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屬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

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師徵云且道這
箇魔王是皈依佛語是不皈依佛語
鎭州第二世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乃推出一僧壽
便打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
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　師云據這公案恰似路
見不平未免遭人齒頰統要中紛紛評論有十五
人俱是當世明眼宗匠若紉知正見判斷處三
分中但有其一耳不可不知
鎭州大悲和尚因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州云我
開口卽錯僧云與麼則眞是學人師也州云今日向

弟子手中死　師云且道這語是錯不錯
吉州資福和尚示衆云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
跟下也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州云
不堪共語　師徵云且道這兩種因緣那箇用得親
親底堪與今時撥眼不親則自救不了
首山省念禪師問僧與麼來者是什麼人僧云問者
是阿誰山云老僧僧便喝山云向你道是老僧又惡
發作麼僧又喝山云恰遇棒不在手僧云草賊大敗
山云今日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　師云作麼生
是得便宜處又作麼生是落便宜處

烏石靈觀禪師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法身主
觀云不道曹舉似洞山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
不更去問爲甚不道曹乃去進語觀云若言我不道
卽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卽禿却我舌曹歸舉似洞山
山深肯之　師云洞山深肯卽休作麼生是毗盧法
身主若有會得者卽老觀也肯你具一隻眼
香嚴智閑禪師示衆云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
手無所攀脚無所踏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
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是有虎
頭上座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

笑　師云香嚴只知盡法不管無民可謂觀前不觀
後者也若不得虎頭上座出來這人被香嚴幾乎
懸殺在樹枝復呵呵大笑云還有知這笑落處麼
雪峰一日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峰云去僧珍重便去
師云更有一僧雪峰喚彼來便來遣彼去亦去但
曰勘破了也徵曰且道前僧親見雪峰後僧親見
雪峰有人定當得也具一隻眼
僧問雪峰乞指示峰但云是什麼僧於言下大悟
師舉畢召衆徵曰且道這僧大悟去悟底是什麼
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不入時一

僧出云和尚恠其甲不得一僧〻云用入作麽峰便打
師〻云即如二僧俱也會到這裏因甚有喫棒有不
喫棒者請訛在什麽處不可不知又不喫棒者姑
置勿論即如喫棒者在裏邊不在裏邊若在裏邊
自合不喫棒若不在裏邊亦不應喫棒
保福因僧侍立乃云你得與麽麁心僧〻云甚處是某
甲麁心處福拈一塊土度與〻云抛向門外着僧抛了
却來〻云甚處是某甲麁心福〻云我見你築着磕着所
以道麁心　師〻云可惜這僧保福為你無事生事恁
麽老婆恰如個雙盲乞兒置他在飯籮裏坐了猶

只是舒兩手向人乞之不暇而未解取食可謂麁
心者也且而今還有不麁心者麽保福〻云切忌莫
築着磕着
雲居懷岳禪師因僧問明鏡當臺時如何居〻云不鑒
照僧〻云為甚不鑒照居〻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僧〻云
大好不鑒照居便打　師〻云只如這僧喫棒是胡來
胡現漢來漢現喫棒也是不會得喫棒也然此僧
會得肯恁麽道不會得肯恁麽道
舉石頭問大顛那個是汝心顛〻云言語者是頭便喝
出經旬日顛復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

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顛〻云無心可得將來頭〻云
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顛於言下有省
師〻云古德多謂今人但認得個昭昭靈靈便以為
真却以揚眉瞬目吃飯穿衣屙屎送尿語言動止
莫不總是這個且如古德垂訓焉肯誤人然則即
昭昭靈靈與揚眉瞬目其請訛利害畢竟作麽生
揀別試請於閑暇時各自檢點尋思看
舉洞山上堂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
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膺出曰某甲叅堂
去　師曰大衆且道雲居謂叅堂去是何面目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為什麽不得他衣鉢未審
什麽人合得山〻云不入門者曰不入門者還得也無
山〻云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云直道本來無一
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什麽人合得這裏合下得
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麽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
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山意山曰闍黎何不早恁麽
道別有一僧竊聽祗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〻
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
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
刀白曰若不為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

黎且待我為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着其僧禮謝　師〻云其僧禮謝且休大約從來以得失商量多卽今還有没商量者麽雖然恁麽且道六祖當時是受伊衣鉢不受伊衣鉢

舉僧問曹山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山〻云不醫曰為什麽不醫山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師舉了〻云大衆且道這僧還活也無試檢點看

舉石霜問僧近離甚處僧〻云審道霜於面前畫一畫〻云你剃脚與麽來還審得這個麽僧〻云審不得霜〻云你衲衣與麽厚為甚却審這個不得僧〻云某甲衲衣

雖厚爭奈審這個不得霜〻云與麽則七佛出世也救汝不得僧〻云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霜〻云大慒懂生僧〻云爭奈聻霜〻云叅堂去僧〻云諾諾

或謂我若做這僧纔到堂便〻云為我今日勘破這老和尚了也轉身便行不妨使這老和尚略也沉吟去或〻云殊不知石霜聞這僧〻云爭奈聻便覺得故令伊叅堂去耳師〻云請具眼者試察之孰是

頌古

瑯邪覺禪師問英首座近離甚處座〻云金鑾夏在甚處座〻云金鑾去夏在甚處座〻云金鑾前夏在甚處座〻云金鑾先前夏在甚處座〻云和尚何不領話覺〻云我也不會勘得你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椀茶與你溼口

頌〻云問窮頻應四金鑾誰會三〻玄見不堪須點一甌茶溼口致無言處倒平安

德山小叅示衆〻云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〻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山〻云你是甚處人僧〻云新羅人山〻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

又示衆〻云問卽有過不問又乖有僧纔出作禮山便

打僧〻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便打山〻云待你開口堪作什麽

頌〻云門庭施設若為高善識兵機有是刀卽使青霄鷂子過不勞拔箭見飛毛

玄沙因雪峰〻云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麽處去仰〻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麽生沙〻云若問諸聖出没處與麽道卽不可峰〻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麽生道沙〻云但道錯峰〻云是汝不錯沙〻云何異於錯

頌〻云若問諸聖去處溈仰摸索不着雪峰纔肯玄

沙不錯何異於錯檢點將來總是秦時轢轢咄神
龜七十二鑽那堪卜了又卜
玄沙有時拈主杖云〻識得這個一生叅學事畢　雲
門云〻識得主杖爲什麽不肯住
師拈主杖頌云〻識得這個始不負我別有長處鑽
冰取火
鏡淸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云〻浙中米作麽
價淸云〻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
頌云〻從上行脚事最大靈雲此話令人怕坐久方
纔肯得來浙中米賣作麽價

鏡淸問僧門外是什麽聲僧云〻蛇咬蝦蟇聲淸云〻將
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師云〻却較些子喚門外什
麽響蛇咬蝦蟆聲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以爲頌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勅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
一物不順於王即入大寂定不得師翻後語若有一
物不順於王即出大寂定不得
頌云淨染初無揀逆順不思議那伽常在定無有
不定時
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〻我說不得別
有一人說得僧云〻說得底人在甚處山乃推出枕子

潙山聞乃云〻寂子用劍刃上事
頌云〻聊得凡身即法身未諳說法又何人寧知刹
說衆生說換取梁皇努眼嗔
白雲子祥禪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麽生僧
云〻這個是椅子雲以手撥云〻與我拈鞋袋來僧無語
雲云〻這虛頭漢後雲門聞乃云〻須是他始得
頌云〻善者何用多方實相無乎不在輕輕拈轉話
頭椅子豈如鞋袋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不門云〻淸波無透路
僧云〻和尚從何得門云〻再問復何來僧云〻便與麽去

時如何門云〻重叠關山路
頌云〻一自昔年超脫去滔滔無滯孰爲疑夜來觸
折須彌柱試問闍黎知不知
僧侍玄沙次沙以杖指面前地白點問云〻還見麽僧
云〻見沙云〻如是三問三云〻見沙云〻你也見我也見爲什
麽道不會
頌云〻你也見我也見何勞再問未成現因緣時節
待來前頓令見見疑一片
擧文殊三處度夏話師於椎不能擧處着語云〻接了
伊錢輭却手又於迦葉不能加對處着語云〻吃了伊

食啞却口復召云諸兄弟且道這兩着語有甚意思倘未了得者一任咬嚼去若有何老僧道也不較多則不妨說着了也仍有頌云

處處文殊是作家飲光被惑眼生花拈椎擬舉渾無力千古令人不浪誇

舉馬師令人送書徑山山開緘但見書中一○相山於圓相中着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徑山當初開緘但見個○相何不收却了另寫個回書道馬兄從何得此消息來好仍有頌云

偶於○相着一點大似手鰕跳不出從何得此消息來欽師爭被馬師惑

雪竇顯舉古云眼裏着沙不得耳裏着水不得忽若有個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謾祖佛言敎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舉古云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敎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頌云若論辯驗諸方此老大有作略要選一人爲師到底摸索不着

白雲守端初叅楊岐岐問上座落髮師誰端云茶陵郁和尚岐云聞渠有悟道頌試舉看端舉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大笑而起師遂懷疑次日問云先師悟道頌人人道好和尚因甚發笑岐云汝見打驅儺者不端云見岐云汝一籌不及渠端大驚曰何謂也岐云他要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

頌云他要人笑汝怕人笑一般戲局善作者妙

東林常總因僧紹慈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林舉起拂子慈云畢竟作麼生林以拂子驀口打慈擬開口林又打慈忽有省遂奪却拂子林云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

頌云東林總老有頭無腦喫跌詐輸莊顛莊倒喫寒山睡醒開門拾得歸來恰好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用力牙云如無手人行拳

頌云十二時中力用全如人無手欲行拳密雲彌布大千界放去收來豈賴天

台州幽棲道者一日飲鐘上堂大衆纔集乃問什麼

入打鐘僧〻云維那者〻云近前來僧便近前者遂打一掌却歸方丈

頌〻云平地推人便吃交道人行處意何超分明月到梧桐上不照梧桐照碧霄

臨濟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浦〻云總不親濟〻云親處作麼生浦便喝濟乃打

頌〻云棒喝交馳總不親即非親處孰爲真寧同生也莫同死直下休教錯認人

投子在桐城縣途逢趙州問莫便是投子庵主麼子〻云茶鹽錢布施我來趙州先歸庵晚間見子自携油

回州〻云久嚮投子到來秖見賣油翁子〻云你秖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〻云如何是投子子提起油瓶〻云油油

頌〻云路途猶諱不知名究竟還教覿面呈莫恠相逢不相識爲憐人老忌多情

棗山光仁禪師一日陞堂大衆集定未登座乃〻云不負平生眼目置個問訊來時有僧出作禮山〻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異日有僧請益〻云和尚陞堂〻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意旨如何山〻云齋時有飯與汝吃夜間有床與汝睡一〻向煎逼我作麼僧禮拜

山〻云苦苦僧〻云乞師指示山垂下一足〻云展縮一任老僧

頌〻云棗山大有作略說法無可不可豈徒用垂一足展縮要當由我

雲居膺和尚問僧念什麼經僧〻云維摩經膺〻云我不問你維摩經念底是什麼經僧因此有省

頌〻云維摩本只是維摩但誦摩訶薩達磨再問却疑因擬議方知鷂子過新羅

洞山一日問雲居甚處去來居〻云踏山來洞〻云阿那箇山可住居〻云阿那箇山不可住洞〻云與麼則國內

總被闍黎占却也居〻云不然洞〻云與麼則子得箇入路居〻云無路洞〻云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居〻云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也洞〻云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

頌〻云珠走盤兮盤走珠大千何異一葫蘆任伊依舊踏山去不動纖塵本自如

石霜問道吾和尚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伊道什麼吾喚沙彌彌應諾吾〻云添淨瓶水着却問霜汝適來問箇什麼霜再舉前問吾便起霜於此有省

頌〻云正乞爪時不與爪却從他處折楊華須知施

主多方便不是其時不付他
僧問石霜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霜咬齒示之僧不會霜遷化後僧問九峰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峰云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僧又問雲葢葢云我與先師有甚冤讐
頌云你也不說我也不說宛似三人證龜成鼈
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着語云既熱誰加火當寒不益氷
頌曰地寂天搖固不移無寒無暑却生疑動中有

靜誰還識火裏生氷道者知
代古
朱溪謙禪師因韶國師游方時到忽聞犬咬靈鼠聲韶便問是什麼聲溪云犬咬靈鼠聲韶云既是靈鼠為甚却被犬咬溪云咬殺也韶云好個犬溪便打韶云莫打某甲話在　師代朱溪後語云何不早恁麼道
舉青原思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思云又恁麼去也僧又問近日有何言句乞師一兩則思云近前來僧近前思云分明記取　師代僧作禮云某甲不

虛為和尚弟子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云這老漢有什麼死急　師代僧云我尚未識雪峰在
舉藥山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湖南來山云洞庭湖水滿也未僧云未山云許多時雨水為甚未滿　師代僧後語云為欠和尚這一問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僧云山下來霞云喫飯了也未僧云喫飯了也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

無對　師代僧撫掌呵呵大笑云勘破了也
睦州因西峰長老至茶菓次問長老今夏在甚處安居峰云蘭溪州云有多少衆峰云七十來人州云時中將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州云着什麼死急　師代峰云和尚此間將何示人見伊纔有定動拂袖便行也不為擔板
昔有僧持鉢到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因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却被狗咬　師代僧云如長者這一問無差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或曰

不曾到州亦云喫茶去後院主云和尚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吃茶去　師云若作院主在當時直謂不然待趙州有說但曰和尚莫也用得一甌麽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山云無心是道僧云某甲不會山云會取不會底好僧云如何是不會底山云祇是你不是別人　師代僧後語云我會也我會也待溈山云汝作麽會但曰還我道來

洞山因普請次巡寮去見一僧不赴普請山問你何不去僧云某甲不安山云你尋常健時亦何曾去來

師代僧禮謝云蒙和尚指示某甲病幸瘳矣但恩大難酬

舉一俗士問一講肇論座主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座云麄知士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主云是士即以茶盞就地撲曰這個是遷不遷主無對　師代主云幾錯會此義

舉大覺臨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師云看箭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果然不識覺云汝喚什麽作箭代僧喝云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覺打數下自歸方丈師云可謂按牛頭吃草者也與其僧入問云汝適來會麽師云將謂將謂僧云不會師云元來元來覺又打數下師云可謂雪上加霜老婆太殺擲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代僧云知道了乃告衆代僧云去便休爭奈放不下這隻箭何

舉雪峰搬柴次乃於洞山前拋下一束山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山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　師云何不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又云氣急殺人

別古

投子有菜頭一日入方丈請益子云且去待無人時來為闍黎說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子曰近前來師云將謂有多少底蘊與你便走近前子曰輒不得舉似於人　師云且問這菜頭還夢得也未倘未夢得這說話分明是絕他後望也幻有不然但喚伊近前來待近前乃曰老僧邇來牙齒不方便好熟爛菜須煑一椀來我喫便不辜汝來問我記取記取

舉藥山一日問飯頭你在這裏多少時頭云三年也山云我總不識你其僧不曉憤然而去　師云藥山可謂婆心太殺勞而無功恰如耕夫不善使牛俾伊東走西走終不上犂路只欠沒後但曰我方纔

識得汝也不唯使這飯頭別有生機亦令伊過後還思君子

法眼有時指橙子云識得橙子周帀有餘後雲門道識得橙子天地懸殊　師云識得橙子更參三十年歸來休云依舊是橙子

法眼因問并被沙塞却泉眼乃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麽礙僧無對眼自代云被眼礙　師云既曰道眼應云道礙

玄沙示衆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後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師云老僧不恁麽總似今日一個糊餅兩頓粥老僧千足與萬足但願日日只如此縱有珍饈吾不欲

汾州善昭禪師示衆云識得主杖子行脚事畢　師云某則不然乃竪起拳頭曰這與主杖無二無別又行什麽驢脚馬脚

昔有僧到翠岩相看値不在遂看主事事云參見和尚也未僧云未主事乃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這狗子僧無語後翠岩歸得聞乃云作麽生免得與麽無語　師云若作這僧但禮主事三拜何也不聞雲門偃曰欲觀其師先觀其子

興化一日謂克賓維那云爾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麽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至明日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趂出院　師云可奈維那當時失却一隻眼但只消得纔見伊舉起棒便接住止用輕輕推一推時那得就要你罰錢乃至出院也管教和氣不傷千好萬好且免他多少不平閒話

仰山因見雪師子乃指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麽衆無對　師云老僧若在當時自有方便但見伊問聲纔任便答云有掉轉頭來徑走任伊呼喚打罵總不采伊若再與葛藤葛藤有甚了首

潙山一日陞堂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山云我爲汝得徹困也僧便作禮　師云須知這僧禮拜不是好心若作潙山纔見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劈脊便打云要汝多口作麽却曰我爲汝得徹困也是何言歟

保福從展禪師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師云保福恁麽道可謂太煞道得十二分超脫奇特矣以

老僧觀之實下乘語也是無繩自縛出這僧圈繢不得正如良駛追風未免受伊驅縲若作保福纔聞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但與震威一喝且漫漫云不可謂雪峰作我弟子不得豈不氣岸則不辜雪竇云一千五百個布衲保福較些子也

鏡清問僧門外是什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洎不迷己僧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師云若作這僧纔見謂衆生顛倒迷己逐物便曰若不顛倒門外實雨滴聲待鏡清更有別語却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便休說甚迷己洎不迷己

玄沙一日見三人新到遂自去打普請皷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皷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沙云新到輕欺和尚沙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沙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沙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沙云我與你勘了也　師云余即不然待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但云新到輕欺大衆却連忙答曰我與你勘了也有甚商量處

報慈藏嶼禪師因僧問承古有言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僧云情未生時隔個什麼慈云這梢子未遇人在　師云余即不然待伊道情未生時隔個什麼但喚僧近前來兜臉與一摑云去令伊腦門着痛便休說甚這梢子未遇人在

六祖因風颺剎旛有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　師別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也不是心動有僧問既不是風旛心當爲何動耶師召僧近前來僧近前乃與一摑云只許你知不許你會又與一摑云去

僧問天台古鏡未磨時如何台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台曰不照燭　師別曰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云見明不見暗磨後如何云見暗不見明

雪峰示衆云我這裏如一面古鏡相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時有僧便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云胡漢俱隱　師云吾則不然若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老僧但曰收起收起何也若不收起有甚合殺處

有僧參睦州州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州云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麼州云自領出去　師云某即不然但問汝豈不是行脚僧待纔云是便推轉門閉却何也不問禮那土堆作麼

舉文公因唐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問羣臣皆賀陛下聖德聖感唯文公不賀上宣問羣臣皆賀獨卿何不賀文公因奏對微臣嘗看佛書況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宣問如何是佛光公無對因以罪請出雪竇顯代云請陛下高垂天鑒　師云雪竇不識好惡不知憲宗聞文公謂非青黃赤白識鑒早明審矣更曰高垂天鑒個什麼

舉金峰明禪師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師代曰山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老婆心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如何非和尚老婆心曰問凡答聖問聖答凡

舉洞山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曰讚法身語山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
師別曰喚作法身早是謗也

舉寒山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論教我如何說保福權曰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　別曰吾心閃爍見猶把扇遮面比倫不比倫雲雷鼓掣電

舉婆子問趙州住什麼處州答住趙州東院西州歸院謂衆曰合用得那個西字有云棲泊之棲有云東西西字州曰汝等總作得個鹽鐵判官　師曰若某甲在恰不用這兩箇西棲字時趙州問你用那個西字但云某甲今日倦且歇去饒他若大趙州也不免摩胡而退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八終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九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機緣自序

余初度嘉靖巳酉爲童稚體肥性靈異好頑以至捕魚羅雀靡所不爲八歲進書舘授大學十二三肌腴骨出廢書業又二年病作偶爲母看誦香山偈語遂發善念持齋戒十六歲父母強婚未幾琴瑟不調乃有出家志幾又二年病不戢出家意始決沐手焚香默對觀音像誓曰某若再近女身此身當若何若何其夜卽遯去訪道修行其婦既娠及臨産父命使徧

覓終弗獲父亦畏懼躬訪途中相遇強余歸再合終不就仍以母疾篤候侍又一年既殁喪殯畢遂辭父長往不返入荆谿顯親寺禮沙門樂菴爲師一年落髮至馬跡山六庭法師處受沙彌戒聽講法華經畢歸事先師乞開示先師允之卽然頂香於觀音菩薩像前發願云我持菩薩名號以此然香爲始若弗見性明心誓不將身倒睡於是克勤精進自無昏惰歷二七日餘一夕聞琉璃燈花爆爆聲有省求印於先師師肯之是冬先師西逝明春殯畢當萬曆丙子四月八日閉戸爲先師守制萬曆戊寅冬遊方初叅笑岩和尚於京西觀音菴禮拜次師問上座何來云自南方曰來此擬需何事云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曰若果認得心地便休何更有工夫印證耶余云雖然如是不得不舉似過曰汝且去叅堂看余叅堂了卽告辭師曰何去之速也還得再面否余云要相見甚便此去不遠在咫尺耳師曰雖便不若便就老僧余云惟和尚如臨濟問院主州中糶米來如潙山問仰山田中看禾來之慈悲某甲卽日從挂搭師曰若只恁麽或不辜爾余遂取行囊從挂搭叅禮罷師曰待大衆功課畢汝自入室來余依時而至師曰汝把

你從前所悟底得力工夫一一明說來我爲汝印證余具實語到中間師驀趯出一隻鞋云向這裏道一句來着遂把余話頭一齊打斷以至移時不能措得一辭師乃曰汝今晚且歸堂息去余禮拜歸堂通夕睡不着以至明辰猶佇立簷楹下師出方丈見之喚某甲余回顧師趯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余有省以手默指點禪堂余逕入禪堂睡去又一日因師胃寒疾自提筆寫藥方手顫余至前云待某甲寫和尚但說師卽閣筆驀舒手向云我手何似驢蹄乎余亦無以荅又從新正點地燈師至前云煒煒煌煌最可說

賞余至前吹滅燈師曰入地獄如箭射余斯時亦無以荅一日師持一拄杖入堂曰我這杖要與人有要底麽秘庵首座曰某甲要師曰汝要作麽曰某甲要他鏟斷天下人舌根師以杖駕肩轉身云蒺藜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余即下禪坑云云若果如是須分付某甲可也余往前迎取之師乃微笑云汝當久久執持一番始可打草去也余然後詣方丈叩辭時師乃書曹溪正脉來源付之仍以斗笠贈云當以此覆之無露圭角去　笑岩和尚一日因法光上座握手作别師問上座何往光云拜徧融師去也師云

曾與伊會過麽光云若論會則三千大千世界何處不得會師側首曰汝從廬山會過矣光答没有師即笑而不語歸戸轉身命余送光光始知追非悔云和尚慣捉蹉脚兎耳余送光還師喚余問曰適云云汝會得麽余荅不會師曰爾許久在此即紅綿套索尚未識余歸堂始省得

畫像語

一日衆徒請僧水雲與師傳真師問水雲曰汝知僧繇出處否雲荅不知師曰汝道彼當時爲什麽畫不得誌公真汝道得麽雲荅不會師曰要會有什麽難

只是當時但不與伊酒喫便畫不得了也若是當時僧繇畫不得底我已爲汝等說了只如今水雲畫得底汝等衆中還有道得（[illegible]）一日舉真既就懸於齋堂北面壁間師問板響過堂衆首忽見之三歎奇哉曰往時日頭從東方出如今却又向南邊出了復顧修徒曰汝等曉得麽修云不曉得師曰不然者影子從何而得來耶至晚同水雲上座并徒輩對真喫茶次師云適來已問修徒他不會雖然斕橘子不能止諸人之渴遂指真云般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本來曰如

何是本來難道者個就是本來麽復曰水雲上座比來徒輩特特請你叩頭禮拜指望求你一個金錢好買饔飱喫誰知你勞神費力吃盡辛苦秖爲伊畫得個黄葉子你可道是麽我引個古人說話與你們證據昔有僧問馬祖云和尚爲什麽只說即心即境祖云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云非心非境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祖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師云汝等還知大道麽良久曰汝等出家者反不如當初一個在家俗漢名張喬乃云大道本來無所染水雲那得有心期遠公獨刻蓮華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所謂大道

者轉轆轆活潑潑縱橫無礙左右逢源四穿八達十二時中常自虛豁豁地一毫也沾染伊不得一毫也妨礙伊不得頭頭上現物物上彰彼此無乖是非一致若不會大道終爲名色所羈安得不況之黃葉然雖黃葉令頑徒輩妄念既消初心亦滿矣何謂非心非境心不自心由境故心境不自境由心故境由心故境境非境矣由境故心心非心焉故謂之非心非境傍有曰卽心卽佛非心非佛是也師曰老僧多忘偶一時記差了智侍者曰豈不聞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安得不爲卽心卽境乎師云說你既稱個座主所以善通者個道理據老僧意思又別不聞雲門大師謂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故以世尊初生周行七步處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時有僧問何故和尚不喜見佛雲門曰金楔雖貴落眼成塵此不是卽心卽境歟有問如何卽心曰靈知不昧問如何卽佛曰不昧靈知此又豈不是卽心卽佛乎兄弟正所謂心如工技兒能幻諸形像汝等既要這個像不妨已爲汝等畫就雖然若不從水雲上座心中神通妙用變化無方如何描摸得這個影子出來指眞曰汝等會麼偈曰

有相之中無相身莫於無相辯虛眞若知有相原無相始識凡身卽法身

自題小像

這老和尚從何處起我恰不認得你未善說法務要捏個麈尾是什麽時節只今還閉着觜咄不說不知不識廉耻

又

眼窩欠寬鼻孔且大恰似個死猫兒頭爭奈無一人酬價慣要山行夜間不怕尋常對賓又懶說話更不會禪不會講不會道會喫會屙會罵有甚長處務要描伊作個笑欛咦雖然雖然弗斲

一笑說

始吾聞三界唯心話及心生則種種法生而有悟以呈業師業師曰子當用世出世間事一以貫之始終不異可耳故字之曰一心然一心覃思洞察三十又五禩矣曾無替置似未解脫昨因酣睡忽醒不覺一笑曰來則不辯一笑屬之吾道也吾道屬之一笑也道與笑或異也不異也所謂知人面前亦有三尺暗者一笑也卽具擇法眼人爲我辯之一笑也未具擇法眼者爲我辯之一笑也同我異我一笑也信我疑

我一笑也利我害我一笑也毀我譽我一笑也吾當
以一笑爲不二法門布施大衆一笑何如

書問

與素菴上座

得手札知上座病狀詳甚所言但覺心神發亂未獲
安穩之方者惟上座方當疼極難忍之時卽反究此
疼者爲誰而知疼者又爲誰的確見得果是兩個則
當知疼者自疼而知疼者未嘗疼也又若見得知卽
疼而疼卽知者則又當知非眞主人原一個矣此知
必是妄知此疼亦必是妄疼如果眞疼此應常疼常

疼豈容有妄知耶如果眞知此應常知常知又豈容
有妄疼耶上座但未肯切究已躬下事所以就着
其妄則又有知又有疼更有情緒萬端種種俱放不
下之過矣若眞實肯究竟根本上面何嘗有一毫頭
影子所以謂生死本空五蘊非有以非有故則不妨
入苦受煎以本空故當下便是安閒之法耳第恐未
悟本空非有所以謂棄却四大海水秪認這一浮漚
體爲自身相以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耳且言四大海
水是甚當要悟得盡十方世界總是爾我一個根本
法身蓋以一切虛處卽天一切實處卽地若使世間

入壑土掘地開山塞海則其法身恐疼豈有已也又
若世人摟拂虛空觸着撞着則此心害痛寧有間乎
惟上座痛究此于二六時中必以爲何如

謝澹游居士重建山門墻壁布施書

山門墻壁日昨爲居士旣已扶起秪有一語未圓得
山野從南至北自東逵西相逢一個個只解推倒不
解扶起若只恁麼卽過去現在乃至盡未來際無有
一人發菩提心者惟澹游居士卽不然只解扶起不
解推倒然於遭罪獲福與解推倒等何也不見今有
避罪者則先於戒殺祈福莫先於養牲而不知養牲

避罪與居家等所謂不養則不殺是也然而推倒扶
起又奚假一毫人力耶卽盡十方世界凡在含靈具
識莫不均稟父母彜倫手足宛然終爲無用只合隨
分隨緣拈匙握筯喫飯穿衣屙屎放尿消遣歲時而
已何又有個道可悟禪可叅生死可了佛法可學耶
山野今日正若路見不平者未免亦有相藉勞攘雖
然如是且問居士畢竟推倒爲人去也扶起爲人去
也若向我道推倒爲人也好扶起爲人也好山野却
與居士作個問訊謝布施

澹游居士惠佛手柑云此兜羅綿手也藉以上

供大師不得作佛想不得作手想無以香味生
心無以空色起見畢竟道個什麼敬獻敬問
老僧云三世諸佛昨于夜半時分被幻人一口吞却
不知從何處又凸出這一隻來幻人見之不覺退才
三步知此定是吞吐不得底異物纔合十誦讀君語
不作佛想不作手想幾乎被伊輕輕一掌然幻人似
未知痛痒當與大衆共饟謹答仔細矚之原來秖是
個死拳頭姑置之弗論

送磁彌勒與居士

昔南泉問一座主今日講什麼經云講彌勒下生經

泉曰彌勒幾時下生云現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
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雲居膺持此語問洞山即如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
直得禪床震動乃云膺闍黎我在雲岩曾問老人直
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乃知古
人開口竟不是草草道得也茲有磁彌勒一尊奉案
頭供養天上地下無即姑置請道此是彌勒不是彌
勒若道是即觸道不是即背作麼生道得一句要與
此相應知居士定不使藤床震動也呵呵

又與居士書

鄙人修行無力常與病俱方當必分塹安擬圖晤語
又爲天緣隔絕若久奈何幸居士則不被塵勞所困
鄙人亦因之稱水和泥必有相通分耳倘居士更向
鄙人語言上點斤度兩定是與非又使無何有地水
牯牛蕩無着落矣呵呵
自識居士來被居士追逐得我慌但未暇喘氣日昨
又被拏住我咽喉幸放手寬鬆些休把老僧捏殺了
算好手纔得些些氣息却向居士道還有話在待居
士象頭在前作聽勢老僧但與震威一喝
上代祖師多作四料揀接人驗人山野雖非其人微

竊彼大意秖堪自印敢語爲人耶所謂有一人儘說
得一步也行不得有一人儘行得則一句也說不得
有一人說得行得更有一人一句也說不得一步也
行不得且道今時還有出得這圈繢麼倘出不得須
知都在這行尸要得個穩當處立地了即尋常日用
胡說亂說由你去若未曾得個立地處饒你十二時
中常常在繩墨上行何曾有一毫是處有麼有麼若
無老僧又向十字街頭叫與去也

與陶太史書

嘗聞大慧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貧道檢

得東坡居士語中有個悟頭彼云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這個是什麽一日自泗守席上迴忽然夢得個消息乃作頌云百滾油鐺裏恣把心肝煠這個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則未是不唯這個不寒熱那個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這個那個貧道亦咄云這是夢耶是悟耶是大悟是小悟然此說話覩之蓋若了了者錄之呈似居士幸不萌意念數雪得寄個信來貧道不

與王靜虛居士書

山僧新年來增得個歡喜處正欲與左右抵掌呵呵

通個消息而不知左右旋南之速不一晤語去也豈知吾周行者自正月二十二遣彼南還二月一日猶在京得左右遺書至二月五日寄我況彼又知左右初四日啟行遂使吾有所歉矣然左右應試歸南當如適千里者須三月聚糧可耳蓋大丈夫處世無論世間出世間事務要抖擻精神勇猛竭力做得一番着緊底工夫必欲通徹得到究竟自信自肯處然後臨時應用始得不負生平之志不是適莽蒼者爲之果然而已又如獅子搏象全其威力搏兎亦全其威力又如學射必正已挽弓滿而後發不發則已發則

必中乃爲可耳不然則不如我林下道人無榮無辱無是無非無成無敗無信無疑無得無失無悟無迷無好無惡無高無低誰毀誰譽孰短孰長誰曲誰直孰閒孰忙誰逆誰順孰垂孰張誰進誰退孰存孰亡如是則窮通夭壽貴賤不移大小相入寤寐一如生死未定出入何拘惺寂雙流定慧等驅賢愚各得彼此相忘卷舒自在苦樂無妨動靜不異朝暮尋常往復無際取捨炎涼有無濃淡隱顯抑揚晴雨明暗起倒行藏麤細緩促愛惡陰陽聚散同異垢淨縱橫究竟到底終不如吾進亦呵呵退亦呵呵來亦呵呵去

亦呵呵收亦呵呵放亦呵呵乃至有故亦呵呵無故亦呵呵輕我亦呵呵重我亦呵呵饑寒亦呵呵飽煖亦呵呵加益我亦呵呵減損我亦呵呵及時不及時亦呵呵無可無不可亦呵呵道之得行亦呵呵道之不行亦呵呵今日死亦呵呵明日死亦呵呵無往而非呵呵也雖然更有個不呵呵處山僧今且未暇爲左右剖破呵呵因書及此恰有一僧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意山僧即閣筆向伊叉手云牡丹花下臥猫兒一總勿寄去靜虛王居士呵呵三月初六日寓京福田寺書也

又

昔石霜有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裏香爐去九峰舉此問首座明什麽邊事未嘗分雪得山僧今日忍俊不禁驀地打得一個賞定云今日何太傷風雖然山僧從南往北搜尋一遍無一人于此話相應亦無一人于此話不相應耳是個問頭又金剛般若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或謂不以色見聲求亦不能見耳然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山僧謂即今耳聞眼見莫不是聲色且作麽生非是個問頭又楞嚴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又作麽生轉是個問頭山僧過白塔無他事舉此以問居士有以報我不

與凝庵少卿書

聞檀越明春壽登七十當絕念於世緣正所謂安心休處即菩提而坐進斯道此不在貧道面視得之矣然於世間機智并一切經書道理則一毫瞞檀越不得但以向上一竅生死關頭未曾打破茲然如黑漆桶隱隱常在目前休嫌不道需俟貧道異日南還爲一掀翻趯破未可量也呵呵

與孫太史書

頃覩佳作記語何文辭浩瀚中多種種差別不一總不出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兩句端倪畢矣若論這本領不但在左右猶未知着落即朱靜峰尚不曾夢見奈何莫怪山野不惜口業一總爲伊點破去也惟左右諒之

孫太史復

承來教想是昔人與裴休意旨領益多矣不佞情累今冬恐不能有作也并復

與孫太史

前得手敎想是昔人與裴休意旨者是使山野失利而獲罪多矣豈果所謂大丈夫面前有三尺暗許久不一悟耶然左右情累又豈但今冬序語恐不能有作耶曷不一想昔人罵于頔相公客作漢致令相公臉上作色乃曰此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爲近耶曷又不一想趙昌善牡丹而葉公畫龍耶何如何如

復孟白李大夫

來諭師姑原是女人做既會是活語也許公具一隻

眼則不勞貧道更與蘇公商證也何如然貧道近亦有個悟處公還知麽南方好水牯一日只耕得八畝田請試道看

唐太常來書

兩年以修志事相羈承示物不遷論眞如嚼蠟竊謂此等處原着不得言語見解一有言有見必不圓成矣如何如何僕連紙望公之歸頗切矣更不蒙省念茲三僧來乃貴道所謂法眷能無情乎且情之必不可已處即是性可以無情亦可以無性矣俗人不能作出俗語願公且以俗腸應俗人語亦三十二應化法所不遺也又何如何如

復書

隔歲冬二三頑徒至承惠并辱手敎披領讀之使貧道匹寒色顫淚自慚赧然貧道又是何人敢當此諄諄遠束相爲之勤耶又何使貧道頑嚚一至於此葢無他第一顧賤軀衰朽不堪第二有鄙語付梓未竟第三且人生分緣主張似不由巳第四以生平志願妄欲總若冷灰發不起者以故始覺此賤軀卒不是舊日賤軀心腸亦不是舊日心腸即識見亦非是往時識見承足下惠束屢屢相促還將謂是舊日之人仍在此者不亦有辜足下慈悲相爲耶雖然須信別有一人去此不遠將當與足下把臂驀然暫一笑于電光石火中但在異日卒不得以有心待彼也何如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九終

嘉興居士徐世[illegible]助刻資二兩七錢五分[illegible]
幻有語錄九卷　計字五千五百[illegible]

龍池幻有禪師韻語題辭

備者以黙識爲第一義是以詩壇文社即禪門首示戒焉幻有道人深於不二法門也者胡爲乎工是詩哉是不然黄友人與余論及曾氏一貫之傳疏唯之後尚隨事精察否曰平居湯爲實際悟後特爲游藝工夫耳極言之猶未也方抵出世菩薩上證佛果非衆生不成下度衆生非偈語不顯舉世昏沉竟以無聲三昧之法示之而曰直指心體然則拈花座上黙契世尊宗旨者何僅一迦葉耶法界重重十二威儀戯論權教喝棒所加總爲衆生解脫故空手把鋤按

[illegible]現法無非止兒啼爾道人韻語類皆發抒性靈闡揚禪理曰言語文字則淺之乎觀道人矣余故序之代告衆道人云

邵陵無念居士劉應龍手書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韻語

題彌勒圖扇

天上人間獨憐此老隨處現形更無煩惱

贈嚴侍者别號無漏

嚴淨毘尼弘範三界無漏無爲有修有壞只與麽去生死事大一旦豁然悟也是快

歳暮日一念居士惠寄書此報之

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惠出斯心斯心乃見

一念居士話别踵前偈意衍成十首相贈

君暮西方我留東土迷雖未迷悟豈是悟

一念做官一心學道二本不同同歸末了

心心無住念念不虛仔細檢點此中何如

我果無心君不起念如木偶人命食王饍

一心圓融無處不通以水投水似空合空

一念未發何往不達利若吹毛味如嚼蠟

西方不遠但問一心放下念頭烏用別尋

東土旅寓但隨緣住一念頓忘無起滅處

嗟嗟爾我締交烏可其寒似氷其熱如火

昨日相逢今朝語別心念依依何曾决絕

凝菴少卿哭子短句吊慰廿首

藉伊方笑反我既哭以馬喻馬胡爲不足
先生曰父生後曰子先後未分哭誰爲死
來未必時去未必順安處非宜哀樂有分
生勿爲喜死勿爲驚始終不易聖哲洞明
人無百歲五十有零閃爍光中誰爲久停
師云厥徒父喪其子慟哭靡殊方年亦爾
計生不死計死不生化成罔醒觸感傷情
道果易圓愛根難絕歷刦輪迴淚同海積

樂不厭多哀勿嫌寡禍福須知塞翁失馬
勸君毋哭既窒彼欲似炊黃粱今尚未熟
夫獨愛妻毋偏憐子情有重輕性無彼此
郎伯樂道聖善且賢倍增感感婉愉不前
愛情牢縛困此娑婆未能解脫樂少苦多
誰將小智以排八苦如捧漏巵用灌焦釜
未有聰明不能念道薄利微名反爲熱惱
甚愛思糜多藏慮亡知足不辱知止乃臧
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天下同情初誰肯悟
我憂彼憂彼樂吾樂生也無歡死亦不惡

殤子既壽籛生奚夭莊氏小窺大端非了
來弗能禦往奚可追哀哀不息存者爲誰

復澹游居士

予寓燕之普照寺壁傾把居士因送布施偈云大師緣境俱了不顧墻攤壁倒若也四大未離且恁藏頭蓋腦奉施無相資糧一任買灰買草咦直饒人我山空也須來好去好此

復之云

只爲憧憧未了故把墻壁推倒既已覿面相逢焉用回頭轉腦不貴丈六金身却要拈一莖草咦直饒人

我頓空不是痒處需俟異日相與搔着千好萬好

又復澹游居士

來偈云了無所了露地恰好本來面目無頭無腦體空三輪較量身草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後云

君既了了無好不好本來如是有甚頭腦人我未空且莫草草別更有言秋蟲春鳥

贈丁五公子偈

我心如木石無可與君說羨爾有斯心方當效吾拙
吾拙雖異常不用別思量終日獃獃地醍醐如未嘗

未嘗終不了提向他人討着衣吃飯時温飽誰知道

道安友人新領北山普濟寺戲贈

五臺山裡龍終戀五臺土不擾凡民家偏擾岱王府
岱王忽起嗔捉做招提主可以興風雷可以作雲雨
老龍老龍毋勞苦但存普濟心休只灌園圃
吾聞獅子嬌不吃當山草乞食到王家人前弄牙爪
誰知布網羅走入伊圈套騎則任彼騎跳不由君跳
獅子獅子休煩惱生自南嶺生老向北山老

水東老人新歲邀余齋畢索詩爲贈走筆戲題

君年七十六懶向招提宿情若眷高人胡爲厭自足

閒來談道話跏坐論心腹子大已爲官妻亡剛滿服
新歲特邀余題詩上方軸
去年七十五碌碌猶辛苦日出訪高僧晚歸註圍譜
有時呼酒嘗有時索琴撫自擊唾壺歌兒着班衣舞
但云天下寧不願有封土

擬寒山子詩

錦繡叢中客山林野外人相逢未相得誰謂不同倫
試看河邊樹年年一度新可憐憔悴子徒憶洞天春

寓臺山鳳林寺雜詠八首

偶爾乘幽興携節入鳳林談經何有意作賦本無心
漫賞山中靄閒探澗底琴頻登翠微閣對月一高吟
山中無可玩但有兩崖雪月出一登樓臨眸更奇絕
幽人觀不休野老歌未徹欲聽發清音清音聞轉悅
堂堂一丈夫作事猶迮鹵問佛佛不知問道道不覩
如牛有棬拘似鶴無囚舞弗謂自身貧反謂人貧苦
吾今妙有訣不假廣長舌昧者詎能聞聞之自爾悅
非同老釋迦掩室于摩竭徒用老婆心令人未始徹
重巖足考槃豈但全幽野但聽採芝歌不逢談道者
走向盤石上坐看清流瀉却憶貪薇翁怨然還瀟洒
寄語未休人胡爲忙碌碌縱有百年生秪食千斗粟

日月易蹉跎光陰彌迅速留神一自思已事當貞卓
一個鐵餕餡隨吾已有年咬時常寗寗忘却亦綿綿
提語未休者將爲不値錢何須憂爛却且作枕頭眠
余生無半百宛如日墜西光景旣不久涉世且高低
寵辱幻起滅本來何悟迷徒云無價物將混鐵酸梨

懷秋江上人

提泛秋江上須尋朗月公操舟嫌棹短煮茗愧甁空
雲散晴灘眼波澄冷浸穹幽居淼何處相憶不相逢

度夏通州聽妙宗鈔次韻

結制潞城東還疑佛世同方聞三妙觀頓越二乘空

四色蓮開沼諸音樂奏風寂光知不遠那辨是蛇龍

月川兄開講臺山戲書爲寄

雪裏一株梅馨香絶世埃酬機方索核說法已登臺
玉帛皆天賜朋從自遠來憑君留晚節待我菊花開

寓臺山送德心上人往牢山再訪清公

秋雨正瀰茫窮途誰裹糧送君增別恨兼我是同鄉
不耐鳴師子仍歸禮象王海雲如有問爲報採芝忙

清夜獨吟

跏趺入夜深自發一長吟不悟如來旨焉知清淨心
天河蟾色淡帝閣漏聲沉未識躬躬者還曾醒此音

暮春訪拙菴師留贈

懶散美山家春殘覩落花因留方外友旋摘雨前茶
蝶夢餘揮塵鶯啼正結跏柴門何所有炊飯只胡麻

贈非臺非幻二上人

相窺兩貫休早歲尚清修解渴烹泉瀑支寒衲布裘
吟詩紛雪片入定止溪流愧我若爲老經年只漫遊

游西山宿平坡寺

偶爾乘幽興携筇入薜蘿迎樵無遠嘯信口有高歌
日暮歸鴉急秋深落木多因尋投宿處披月過平坡

次融湖居士韻

懶散一隨頭經年海上遊不圖河滿腹奚取芥爲舟
極目沉浮影都空大小漚乘風度幽壑時被白雲留

答蘭谷茂士

野衲久居山柴門慣不關年無客尋訪日與鳥回還
適性惟疎懶披襟自曠閒多君推轂意未敢向人間

秋夜獨坐

萬里火雲收天空夜起秋凉颸隨竹響纖月傍星流
久坐堪成佛狂行詎見頭殷勤聊借問誰共爾爲儔

贈本源上人字

觸處湛然滿何由阿耨池貪嗔癡已息戒定慧奚爲
汩汩寧同轍綿綿不我欺高山與平地未始不逢伊

陳居士見訪龍池

何處二三友携壺到石梁情真存訪道意不在流觴
摩竭鬚無剪曼殊舌頗長深慚供香積相對盡般揚

復唐少卿二首　一

無家方野鶴踪跡自優游錫寄龍蛇舞杯投日月浮
微吟山雨歇長嘯海雲收不似栖栖者年來有許愁
不作同塵客無緣鼓濁波悲歡由爾厭寵辱奈吾何
傲雪欺霜少吟風嘯月多乾坤一淨室相對只維摩

山中初夏寄友

細雨散輕絲薰風殿閣時園林新脫筍籬岸旋開蘼
山僻無飛燕簷深有網蛛思君懸錫處定是奏新詩

清涼山中臺舍利塔傾側多年一日復正之於風雷霹靂中衆以爲奇予因記之

自謂西乾有五竺清涼五頂皆其屬懸知我佛從中生舍利依然更相燭稽首峯頭曼室師三灾不壞斯奚獨祇緣金口信無疑所以羣生來種福一萬菩薩行彌廣五百龍王氣多毒猶爲培植率堵波令人千古追阿育

題羅漢揭厲圖

世尊初不羡神通羅漢猶爭學脫空祇應龍宮一席飯爲誰圖在波濤中妙喜公妙喜公曷爾無能西復東

春日偶成

秋逝冬回春又終乾坤于此豈無功鶯誰使囀燕誰語栁自能青花自紅人走利名形影病雲飛南北去來空到頭輸我惺惺者不住陰陽造化中

山居

誰謂山居不自然細推物物總堪憐夜遥月映玲瓏樹晝寂風傳鳴噎泉山偃白雲低露頂鶴翹脩竹翠

聯翩野人非是多饒舌要比如來無垢禪

重陽前一日同碧淵陸山人送五遊道者

說罷人情事總虛臨行分手倍躊躇詩稱陶謝君多似道重生融我不如傍圃菊花因節放沿堤栁葉冒霜疎殷勤更訂相逢處跨鶴還教到草廬

醻志伊居士兼致凝菴少卿

自拈拄杖懶談禪爲覓同条一返燕君有閉門甚栁意我無錐地種松緣衝寒擬羨霜中栢觸熱還輸火裡蓮思得此時償舊約野人徒夢賦歸田

贈郁茂士

常從臯比論英豪語到幽玄更寂寥衆不茹兮剛不吐貧無諂也富無驕年過半百知安分道適生平肯折腰可愧我爲方外侶轉期顏子樂簞瓢

古風師久出不返寄勉還山

白雲去住合無心出岫何妨返故林彼岸詎宜仍用筏石田安事久爲霖經行路長莓苔滑說法堂生忍草深寂寂柴門踦佇者徒聞幽鳥與泉吟

送友還廬山

上人堅志學無餘歷徧江湖返故廬定後不求安坐訣忘機休擬息交書香爐峯頂高揮塵瀑布泉邊漫

把鋤異日倘乘雲出谷莫辭迢遞一尋余

山中答友

處處青山不我期杖藜隨意返龍池結庵應向白雲外種樹恐遮明月遲適性懶慵雙鍵坐交情珎重幾行題多君惠我陽春曲只媿巴歈報所知

寄惺初茂士

與君談笑後獨坐空齋久時或一登樓東風拂高栁

贈田父

有酒且自酌所對皆柴門每吞三五盞醺醺望遠村

過高城庵有感二首

開口忽一笑俄滿萬劫塵誰云我獨醒物物皆同仁

乾坤總一瓢四外何寥寥但作安身處歸來路不遥

咏雪

天上白蝴蝶飛來化作雪山僧指示人時人俱不識

示衆

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打葫蘆

春明即事

睡起荞河泌松牕日巳斜不知春事晚門外亂飛花

付法偈

法本不自付付竟還如故今付如故法故法無差互

登歸雲庵留題二首

隔楚有高處幽居唯許雲野人試來此天籟最先聞

有雲同我來無雲同我去昔未築庵時不識歸何處

幽居四首

靜坐蒲團穩閒凭竹几輕野人因側耳聞得墮壓聲

一日偶忘食多緣有悟期晚來方咬得半個鐵酸梨

入以生爲勞勿以死爲慮生死本同途悲哉不相恕

青山愛我閒我愛青山壽相愛不相伴相因爲故友

仲春南還舟中

村村紅杏雨處處綠楊風况更聞啼鳥都如送遠公

題飛來峯

何處飛來峯可以挂錫住不須䒷荅頭自有幾株樹

答友

幻人本不有幸有非幻在非幻作主人幻變去不礙

聞唐太常病以偈爲寄二首

昔人病病終非病居士惺惺豈不惺倘能閒吟漫搔首盡殘摩詰兩函經

了知四大元非有休管衰年病未除兩眼於今幸精力不勞他借五車書

偶成

一

道人經歲一無憂似爲無憂已白頭終不效伊忙碌
碌何須騎鶴上揚州

寄友三首

曾憶當年住五臺山中學就一癡呆而今還想山中
去更有癡呆學不來

世上久因迷道術由來肝膽未曾忘而今四海皆兄
弟病退醫除不假方

一個糊餅兩頓粥老僧千足與萬足但願日日只如
此縱有珍羞吾不欲

聯芳偈二首

曹溪流脉事何孤續得拈花意也無不憶咲岩正法
眼瞎驢滅却在三吳

紹隆佛種是吾徒覺道藤穿何處無需得些些折主
杖斷橋溝缺賴伊扶

作觀

四緣非我故形骸物物須知假托胎一念萬年終不
變頓令情識死猶灰

山中初夏

綠樹陰濃覆幾層茆堂儘可避炎蒸臨流多有盤陀
石解讀楞嚴只老僧

山居二首

月色玲瓏夜未央竹搖清影到虛堂老僧兀兀蒲團
坐忽想人生有底忙

千峰壁拱藍如靛萬壑泉聲響似雷不是爲伊聲色
轉自慚如兀又如呆

舟居

老衲年來愛攬舟隨風飄泊古溪頭倚檣獨立無人
會一曲滄浪唱未休

誦經

徧界清音不覆藏經聲何更響琅琅老僧徒有云何
梵笑殺無人解廣長

贈心所上人

觸處易知空即色爍然難會境唯心給孤長者依稀
悟只布祇園一片金

送吳本如儀部南還

去住分明一本如何於南北二吾廬試看天上娥眉
月半照桐城半照予

臺山卜居

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予半點苦寒禁不
得躊躇未了又躊躇

山中懷劉居士

山中無事獨追思何不相叅玉板師况歷幾番春雨足別來多日豈無詩

山居秋晚

昨夜秋風忽作威白雲和葉曉還飛幽人不用頻頻掃况此山深客到稀

居龍池寄唐太常

我已横身萬壑中謝君休更把雲封試看天上一輪月昨夜西歸今又東

都下別友之五臺

萍交纔得兩經秋明日分襟復漫遊萬里孤雲共飛錫道人行處自悠悠

留別蔣思耕

萍水相逢總異鄉多君義氣越尋常孤筇明日臺山道千里回看亦淼茫

戲題小畵二首

五嶽嵯峨勢逼天鳥飛不到鎖寒煙幽庭寂寂無雲宿留待人來學坐禪

雲過長空水過橋道人行處亦逍遥是誰留得三分相你也描來我也描

靜中偶成八首

野人在處躭幽獨北地却疑閒僊驪深夜月明開戶看庭前那有風吹竹

旋嵐偃嶽鎮常禪一念萬年曾未遷說與世間人不信工夫到後始方圓

大千一個水晶宮日月須彌冷浸中不是幻人躭有相都緣心眼未曾空

偶自艮宵認得渠年來隨寓樂無餘未知誰得忘機去同與白雲行太虛

大地分明一顆珠頭頭景象攝無餘總令擲向別方去不動纖塵本自如

不背看經不住禪着衣吃飯自年年雖然未得大周徧信手拈來總現前

道人處世竟無拘試看浮雲過太虛起滅去來曾不住相逢何必道如如

觸處自知空即色等閒誰信土爲金茫茫宇宙人無數究竟無能了此心

寄居山寺二首

白雲終日繞空飛片片飛作青山衣荊谷道人眼不耐呼童半掩茆柴扉

誰謂幽人不解文山居安得事紛紛經行偶曳杖藜去劃破飛來幾片雲

山中新秋夜坐

午夜峰頭覺暑微千山月色碧如飛吟詩忽得驚人句坐久渾忘露濕衣

秋夜聞琵琶

長空秋色正堪觀誰把朱絃月下彈一唱又兼三復嘆令人聽徹不勝寒

鴈宕偶題

余游鴈宕見題諾矩那尊者并大龍湫一詩

云抱黃金膝挺雙腁萬丈岩前看瀑流識得破令元是水諸煩尊者放低頭荊山師次之云我來送目與雲齊着境令人意自迷岩下水同岩上水男兒誰肯放頭低余因口占云龍湫開口似天高吐出黃河到半腰萬壑盡爲飛雨處不知縹緲幾多遥

次韻復石玉居士

昨宵因夢泛虛舟高視天涯一色秋今日醒爲江上客何須更覔水中鷗

示徒

厭諠求寂路猶差極樂娑婆本一家但得不生分別念眼前都是白蓮花

余講法華于秘魔崖寺忽值大雪座間漫成二偈

紛紛六出滿長空此境觀之更不同昔日靈山元不異須知都在白毫中

未解桓因雨四花松風盈耳弄頻伽殷勤說向參玄者門外何曾有鹿車

示衆念佛二首

一句彌陀一葉舟一舟裝此幾閻浮衆生度盡渾無

覺暑往寒來春復秋

一聲佛號一枝蓮樂土分明在眼前剔起眉毛假誰力這迴不荐待驢年

贈碧淵禪人

翩翩一錫寄天涯遍扣禪關始到家不爲途中婆子惑知君已飲趙州茶

同月川兄閱藏

幻影浮光倏爾過輪迴生死竟如何饒君日覽窮三藏認指爲明當得麼

寄立禪瑩上人

二十年來爲學禪未曾將脇倒牀眠幾廻立待三更
月又送鐘聲到耳邊
卽夢
扁舟昨夜泛春江徹聽漁歌楚韻長明月照人寒逼
眼忽尋歸路轉茫茫
登北臺喜遇南舟兄
幾年相別不相逢有幸還登叶斗峯信宿與君分榻
坐相看都在白雲中
贈一源上人
拈來一字足爲奇續得源生阿耨池四海五湖蒙潤

澤未知端的是闍黎
贈翠峯林上人
巖前蘿影拂簾櫳得意時登望海峯盡日看山情不
厭月明禪觀翠微中
贈印心澄上人
教外自吾傳祖印時中誰復問安心爲言直下本無
事留得闍黎立夜深
寓隱山上人精舍二首
暫借松房只半間未圖衣食豈圖閒殷勤示語參玄
者莫謂予今學隱山

盡日閒閒無所思開牕每坐月來時近窺荅甚心逾
寂滴露和烟謾寫詩
再登北臺有感
直上清涼叶斗中此中高聳落群峯漫將日月爲明
鏡盡照源流處處通
寄道安友人
野人久已忘情識忽憶曾貽爾詩叶圍中八月蔬正
肥時能惠我兩莖喫
游日光寺贈拙庵上人
天地爲廬不假茆田園歲稔詎徒勞試看往古灌蔬

者抱甕何曾羨桔槔
中秋夜坐
月華生彩正秋容丹桂香浮滴露濃無事野人清不
寐坐看林外亂飛螢
題香爐
有耳聞聲一似聾無容餘物動乎中灰心未必常如
此羸得清烟便不同
壽三際禪師
錢氏之年未足誇誰云殤子壽些些爭如今日趙州
老更接方來此喫茶

訪別山道友於西林留贈

德雲常住妙高峯有意探尋轉不逢今日偶隨支遁侶相看特在翠微中

寄悟玄少卿二首

昔日見君顏色好今日見君君已老百年如在刹那間未知胎息能常保

新秋兩訪故維摩歸去連遭雨澤何先濕袈裟猶未曝更思拽杖撥雲過

同安節吳侍御小癡徐山人再游善卷

雲鶴相依躡舊游洞流澄碧映高秋層崖高論霏玄

雪疑是巖間石點頭

柬徹如吳儀部二首

圜合千山與萬山中間祗許野僧閒堂堂大道無輪迹天地爲門久不關

兀坐高軒雅趣多烟雲凝結滿松蘿忽聞隔塢林間犬白晝嘹嘹有客過

寄友四首

老去何須更掩關自慚無力走溪山白雲剛被秋風捲露出幽人閃爍間

浮生方及四旬五無論世間出世間獨憶杖藜曾伴

我十年踏遍青涼山

大化真同水逝川前波方落後波連可憐多少白頭者猶恨無恒獨秉權

每欲談玄未作家口中先落數盤牙子今喜有當門齒只好留來咬爛瓜

贈雪莪茂士

獨憶君家肥膩草白牛初見曾餐飽試問今年春信蚤不勤澆灌將無槁

辛卯季春涵初上人閉關贈偈四首

上人曾不愧桃花新得扃扉意可嘉除却徑山曾指

破徒令千古憶玄沙

見花悟道語紛紛天下雷音久不聞爲用別圖尋劍客閉門應更有靈雲

誰知圓悟與玄沙千百年來兩作家識得杲師親見處碧桃今日又開花

羨君有志繼靈雲一見桃花便閉門何用玄沙更饒舌從知迷悟本同根

過杭之法相寺偶題

四大合成原屬假走來都說是真身可憐遺得些金屑眯瞎世間多少人

贈無巳上人誦法華經偈

自信蓮花從口發須知佛果在心修悟來物物原無巳觸處頭頭是白牛

淨土偈四首

十方佛土一毛函未遂將伊作指南不識此中誰獨醒出頭天外顧昆嵐

了知心外元無土土外看來猶有心莫惑伯牙絃絶響子期初亦未知音

了知四大本來空一念回光總不容誰更與南還作北爲憐雲散月明中

我謂夢眞眞亦夢誰知眞夢夢非眞了知彼此倶非實常寂光中有幾人

寄唐太常六首

此個分明不倚人無成無壞舊來均啥言放下便無事歸併精神孰有身

萬物共吾原一體休云天地未同根堂堂大道無人走開闢巳來誰閉門

大夢旣惺誰作對拈來物物不思議野僧無故因人惑問着依然猶未知

此道分明不遠人惟人自遠覺疎親而今四海多商賈燕石非珍試贈君

幾度返觀親切矣豈知親切轉非眞萬機休息誰當會此事從來罕得人

偶偈

龍池愧我無功德長者何多此布金寄語吾徒爲珉勒但存千古不磨心

山自青青水自流白雲終古恣遨遊道人一種忘懷處慣引疎風撼鐵牛

贈夷度居士持經偈

黑非文墨白非紙以妄遣妄倶不是舉未舉念兩重魔究竟何曾轉一字

偶題六言

大道只在目前萬物皆備於我秤槌本分是鐵杲日詎爲螢火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到老不知慙愧忙忙走至黃泉迷者認南爲北達者易西作東見處分明各別會意何嘗不同

友人南還信筆漫贈

寥寥廣莫野杳杳無何鄉偃蹇尚不礙逍遥亦豈妨太虛難比況露地空承當中有長鬚子端居丈一方噎唏咄但恁麽信向歸休漫度量

送蘇中翰南還

誰云兩眼明反見瞳人不羨彼蘇學士深諳此最久試寫盤山眞不用翻觔斗寥寥宇宙間摩詰是交友堪嗟末後句未會何曾有放汝歸去來唯聞獅子吼

余在京日偶過吉祥見有以佛菩薩生辰詰難沙門者有以生死得失較量沙門者即說偈曰

佛本無形形唯我形佛本不有孰爲形守佛本無生況有生辰我尚非我彼乃何人生既無生死亦非死家慇癡人競說夢事妄見有生妄見有死若無妄見孰是不是無衣道人所說如此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終

龍池幻有禪師駁語引

物莫不有嚮嚮必有因有因則偏不偏係焉不偏乃當偏則不當空印正量論因清凉作爲當乎否耶昔韓子曰之爲弗平之聲良有以也然清凉又豈無因因雜華覺首答文殊偈語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清凉據性空初取江河競注而不流證不相知未爲不可蓋性住義無乖眞諦俗諦不背性空一體非二者也疏終且謂肇論既以物各性住而爲不遷則濫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下論云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則以眞諦爲不遷而不顯眞諦之相若但用物各性住爲眞諦相寧非性空無可遷也不眞空論方顯性空義約俗諦爲不遷耳其言如此殊未知肇公作四論依三諦立宗本有五法且物不遷何嘗外此別有信住義體但易其名耳試觀三諦性住性空信無多質復不會導俗導字乃方便語却會錯了反以肇公物各性住作常情論爲非眞諦相遂使空印亦以遷字會錯了乃用無常生滅法駁肇公不亦偏且謬耶況肇論前有談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之順字與此導字首尾相照一貫者而宗本有曰諸法實相謂之般若能

不形證漚和功也借清涼空印皆以形證之又不解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乃是乖而不可與其唯聖言之轉語耳然幻有竊獨無因因如來語何耶蓋吾釋尊出世設教度生原以根身器界有情無情同個氣分一體故耳楞嚴所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孰謂性空而非性住同體乃不相知不見微心佛令阿難以手捏頭又捏其足謂云頭有所覺足應無知是可謂相到而知耶非相到知耶其有辯耶其無辯乎豈不以人身爲一小天地以一例諸可知也又華嚴所謂情與無情共一體亦豈虛語卽舉山河

大地明暗色空雲騰鳥飛等相如我明明見時無別有見如我了了知之無別有知曷嘗非一體而弗容契會耶清涼但知初據性空引江河兢注而不流以不相到故爲不相知而未會性住性空一體實相知輒未嘗相到耳又但知物各性住濫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而未知小乘此生此滅與大乘客義當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無間一線以心有大小爲差又以性空故不流而見有流物不遷乃卽流而不見有流其旨竟不相侔者矣因語及此噫吾欲無言可乎

昔

大明萬曆丙午歲建寅元宵日寓京師普照禪寺無衣老人釋迦正傳識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駁語

昔人有云世人但知郭象註莊子而不知莊子註郭象猶今之世人但知空印駁物不遷而不知物不遷駁空印何以故原夫肇論之作有四曰物不遷曰不眞空曰般若無知曰涅槃無名然名題有四論之殊而大本即諸經所云三諦總是破小乘凡外妄計非異法也所依大乘般若之旨先建宗本義則曰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據一宗本豈惟通諸四論即始終圓頓之教華嚴楞嚴法華圓覺其精神命脉未嘗不該貫也大端般若一空宗而有法相破相法性之異不出初中後善三法是也所謂法非法非非法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總之即不壞世間相而明實相者也故宗本云不有不無者不如有見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即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義也以色不異空故色即非色以空不異色故空即非空矣以

色空相即故明不壞世間相楞嚴所謂無動無壞是也所以題名物不遷者即無動義也不眞空者又豈非無壞義乎華嚴理事無礙四法界旨亦不外此然四論一宗本而名題歸旨不同者般若宗相異故如物不遷原本大乘法相宗據般若法無去來而作題名物不遷者以動而無動去住一致爲旨雖緣俗諦乃即俗即眞去無所去未有一毫動相故也唯即去留一動靜屬此論本故肇師以性住證物不遷耳若不眞空原本大乘破相宗據般若至虛無生而作題名不眞空者以色之非色空有無殊爲旨根之眞諦非空非色非有非無無有一毫住相故也唯非空色非有無屬此論本故肇師以性空證不眞空耳其般若無知涅槃無名二論義雖有因果始終之分要之歸於總屬大乘法性空宗中道第一義諦矣蓋由般若涅槃究竟深旨不可以心智知故般若以無知名焉不可以形名得故涅槃以無名名耳今空印法師特出異計作萬八千餘言駁肇論物不遷題名曰正量論正量首謂肇師不遷之說宗似而因非有宗而無因此甚不然又謂性空與性住乃體相違更非矣夫肇師論題名物不遷三字即首楞嚴與名此云一

切事究竟堅固無動無壞者蓋言物物從來實相不可以形證故也試看論首破題之語謂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承辭乃曰余則謂之不然者是要反凡外惑見計世相有流動常情以合不變不遷之道耳故引放光法無去來無動轉旨爲證云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于諸動云云以釋之暨中間條目假向有今無等說無非藉以疊明無有去來之相證成無動論旨耳原夫空印依清凉雜華鈔語以性空證物不遷不知清凉引肇論所證尚迷其源況其他耶安得不使空印誤賺却把

遷字解作滅化義而復將無常生滅有無一異法駁物不遷不亦過乎幻有見雜華覺首答文殊問心性是一之說偈云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清凉疏引肇論江河競注而不流用證此義者蓋彼以江河競注而不流之相由不相到以爲不相知耳故疏云是前後互不相至各無自性只由如此無知無性方有流注則不流而流也前後通有二義一生滅前後謂前滅後生互相引排二此彼前後卽前波後波鈔釋生滅前後者此卽竪說如壯與老謂此流水剎那生滅前剎那滅後剎那生耳

釋此彼前後者猶如二人同行狹徑後人排前前人引後此卽橫說分分之水皆有前後乃至毫滴皆有前毫後毫故聚衆多皆成流注則無性矣豈以眞諦性空圓融尚昔俗諦性住行布乎却不審肇論江河競注而不流者卽流而不流故所以謂物不遷恰是行布不礙圓融耳且據疏鈔用性空義有生滅前後此彼前後二釋總顯眞常法無差所證乃不流而流者也而弗會肇師用性住義證不遷亦爲眞常法遷而不遷者然遷而不遷所謂性住不遷而遷所謂性空也故論云是以如來因羣情之所滯則方言以辯

惑乘莫二之眞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唯聖言乎故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云云乃至苟得其會豈殊文之能惑哉若清凉鈔謂觀肇公意旣以物各性住而爲不遷則濫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下論云故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此則以眞諦爲不遷而不顯眞諦之相若但用物各性住爲眞諦相寧非性空無可遷也不眞空論方顯性空義約俗諦爲不遷耳以此則知淸凉猶未得其機會豈亦不被殊文所惑耶獨不取肇公物不遷旨而作準憑反以論

中方便轉語將爲定旨寧不有誤乎蓋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乃是肇師設謂若談眞諦爲不遷者則又引起他俗諦依然還以流動爲流動矣故所以云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耳故肇師題名物不遷者殊不知卽俗諦也是伊卽眞諦也是伊輒不使以不遷爲不遷復不使以流動爲流動故宗本云諸法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漚和功也然又豈可濫及不眞空論約俗諦爲不遷耶疏小乘亦說當處生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而不知無性緣起之義若蓋小乘固不知無性緣起之義可謂無

容從此轉至餘方而不與大乘空義當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同耳若肇師每引物各性住輙不是死語試看言去不必去開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遣人之所謂住耳豈謂去而可遣住而可留耶清凉釋此生此滅不至餘方同不遷義而有法體是生是滅故非大乘但不顧大乘空義是破滯有者之談物各性住語是破逃虛者旨俱爲凡小對治良方何反執藥遺成偏見耶疏謂此論中含小乘此生此滅不至餘方幷大乘生卽不生滅卽不滅二意顯文所明多同前義非也若清凉果以論中方便轉語談眞有不遷之

稱導俗有流動之說爲物不遷定旨者則不應用物不遷作題也使肇公還順凡外常情惑見俗爲流動眞爲不遷矣故論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卽物不遷論名題亦何有耶縱有之其旨既乖遂不成名論矣敢謂不識肇公旨偏意圓之旨正曹溪所謂佛性無常者以眞如不守自性不遷而見有遷乃只由如此無知無性方有流注卽不流而見有流是也謂善惡一切法分別心有常者蓋以世諦法法皆眞故不擇動以求靜必求靜于諸動是合性住遷而不遷者也然則眞諦俗諦又果有異耶其無異耶果一體耶二

體耶清凉雖以此生此滅濫合肇公性住無動之旨了無以常無常見駁肇公爲凡夫外道也雖以眞諦俗諦而誤將物不遷歸旨不合未詳解遷字爲滅化義也今空印則不然徑以論題遷字斷斷乎爲滅也化也以論中向有今無語卽例之三世卽是與法與世斷斷乎爲無常以有無見故竟駁肇公一概凡夫一身外道矣蓋緣說把題中一個遷字先錯看了見經論中遷字每連滅化二字以故誤解作不滅不化殊不知卽變化二字尚不得濫用爲一義變乃化之漸化乃變之成豈可以遷字便當作滅化義用乎曲

明向有今無爲無常法證不遷者此證不成乃贅且剩也蓋物不遷唯指無去來卽動靜非以無常生滅爲論也獨不甚肇師此論端爲破小乘凡外妄計而作彼烏得先不自審乃爾昏憊顛倒反蹈此斷常偏計之咎而取誚于後世耶卽以性住不合不遷之旨盍先考宗本宗本如不符不遷不待駁而早破矣今肇師先建宗本至後乃有四論四論之作未敢違宗本空印安知性空性住言異而旨同哉豈不聞性空者非頑空也然則安得性住又爲死住乎又豈不知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耶旣初信此五法爲一義矣而終以性空性住離之爲不同者何也人間凡屬因緣所成厎不出色心五蘊等法總之亦卽一物耳故龍樹偈云因緣所成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不其然乎于是則知豈但性空可以爲空觀成眞諦卽性住亦可以作假觀成俗諦也又須知俗諦之性元空眞諦之名亦假矣此中所見多有不同小乘凡外見以爲實有二乘見以爲偏空地前菩薩見以爲不有不空地上菩薩見以爲卽有卽空在佛觀之空旣無礙有亦不妨正所謂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爲差耳楞嚴所謂一切事究竟

堅固無動無壞者亦卽此一物耳以此物本無住故而所以物性未嘗不住肇師卽之以依俗諦而言性住物不遷由是而作以此物尚未空故而所以物性未嘗不空肇師卽之以依眞諦而言性空不眞空由是以名所以謂四論名題有異而歸旨無差也蓋性住之旨爲眞如異稱乃實相別號以別號故宗本所謂離觀有而無所取相然則法相爲無相之相是也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旣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以異稱故宗本所謂聖人之心住無所住是也卽法華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維摩所謂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楞嚴所謂我與文殊無是文殊無非文殊總是也況肇師但謂性住一世未嘗言物住一方何以謂爲常見不聞金剛般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乎又不聞楞嚴法華以方涉世以世涉方之說乎方唯位向義世屬遷流義性住一世者亦是住無所住旨也且本論明說言去不必去豈不明卽遷而不遷耶稱住不必住豈不明不遷而遷乎可見至人說法原無定執莫非爲人解粘去縛應病與藥卽曰去住二字亦出乎不得已也又豈謂去而可遣住而

可留乎假若去而可遣即屬頑空而斷見邪見于是作矣即使住而可留便爲死住而有見常見由此生焉試思宗本不有不無之義豈若是耶柰何空印但知膠粘丁釘住須用遣去了花方許生藥者是死殺法而未識所以通變者也若死殺法必以有爲有以空爲空是與凡外斷常之見無差也又肇師云因不昔滅者但就世人謂因滅處說不滅是合大乘頓教即空即色即動即靜故也論所謂苟萬動而非化豈尋化以階道覆尋聖言微隱難測若動而靜似去而留可以神會難以事求可以神會者是吾儕禪寂中

妙觀也始見得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故耳以事求之則如世人但見得目前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乃是常情惑見者也故肇師謂與凡外所造未嘗異而所見未嘗同焉如空印固指肇論功業雖在昔而不化及因不昔滅斷無此理若果如是則衆生永無成佛之理修因永無得果之期大小乘經俱無此說一切聖教皆言因滅果生種子爛壞果方熟故何空印失鑑至此論中分明謂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因不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何嘗謂因復來今而不滅耶因既未嘗來今何衆生永無成佛之理何修因永無得果之期果修因無得果之期又成斷滅論矣則不遷之致何明之有耶以是則知空印乃是凡情惑見未之思耳空印既同凡惑無差寧又不在肇論所破之中焉更以成山假就于始簣脩途托至于初步同聖人功業不可朽行業湛然者空印謂是無常之法非不遷者不然也如正量既以性空爲肇師證不遷者何弗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耶既會色空相即何弗會遷即不遷不遷即遷耶既會不遷即遷遷即不遷正合古德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者也且空

印果以此爲常見即如世尊亦難逃此咎法句經云假使百千刼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將亦爲常見乎若以化滅二字作遷字義今畧爲指破論中分明不化故不遷未嘗云不化即不遷也以此則知遷字非滅化義矣又以此則知非常見矣豈可以未化昔物遷來于已化之時乎殊不識肇論用色空生滅去住有無事理動靜等法法俱是實相未見有一法以爲無常也空印果以有宗無因之說爲駁殊又不識肇師但以色空生滅去住有無動靜常無常等法以世人見此爲實有色空生滅去住有無

動靜常無常等法故爲因卽不以此色空生滅去住有無動靜常無常等法以爲實有故卽此無動無壞是爲宗旨曰物不遷者也孰謂有宗而無因乎又孰謂宗似而因非乎嗟嗟余非好辯也蓋由正量中引幻有前辯瑣瑣雖有篇章未殫鄙意故不容默默耳首篇云云者憶昔曾以常樂我淨語用正所駁是也余意蓋以如來出世說法有五時始于四時多談四念處法終至涅槃第五時而翻案乃曰眞常眞樂眞我眞淨者無有別法卽以四念處反之是也非謂離却四念處法別有所謂眞常眞樂眞我眞淨也亦非

謂離却世間法別有所謂出世間法也亦非謂離却無常世相別有所謂眞常法身也若據空印言常樂我淨其名是一其說不同意指世間亦說常樂我淨者是豈不曰以無常計常以苦計樂以無我計我以不淨計淨耶否則未知空印果謂如來亦說常樂我淨別更指個什麼謂常樂我淨者耶然而既知由色卽空故動而常靜空卽色故靜而常動且謂諸部般若皆此意而却言性住性空如水火不合敵體相違者何也空印還知昔物住昔今物住今以明物無去來之相以性住證物不遷之旨乎又知性空卽性住

者爲未嘗空故不遷乎性住卽性空者爲未嘗動故不留乎幻有深達是故卽曰混然一途朱紫莫辯而弗能爲空印引證出理寧甘之耳次篇云云者憶昔空印駁肇論以向有今無屬三世爲無常法非不遷者無他也總緣錯認遷字卽滅化義是無常法論不遷之旨所以爲謬耳故幻有初引華嚴毘盧身亦屬三世兼法華述燈明智勝等事類之明毘盧眞身亦卽色空不二之旨無動無壞以證不遷故與空印論旨不合耳幻有所言向有今無者大意雖指燈明非智勝智勝非釋迦未嘗濫爲一統而歷歷可指總而

歸之卽不壞世間相而明實相無動無壞爲今昔不遷者也非若空印引燈明章云彼佛滅度後如薪盡火滅兼智勝章云彼佛滅度來如是無量劫混然儱侗觀之但有斷見耳何以見得若空印錯會曰豈謂有物住于過去而不滅耶卽此可知又引經云觀一切法空無動轉者豈曰有物而不遷耶則空印斷見無疑矣何以見得但看豈曰有物而不遷耶則知之然今幻有亦曰豈謂無物爲不遷耶若以無物爲不遷者大似論空花之濃淡較兎角之短長不亦謬哉大率須知肇師言向有今無功業不化因不昔滅性

各住世共明無去來義即世相而明實相無動無壞證物不遷要當以神會不可以世相求也若空印證幻有曰若毘盧真身十方三世隨處克周間不容髮又約法身則曰昔本非生今元不滅況又知色空本是一物而却言豈曰有物而不遷又云豈謂有物住于過去而不滅若此則可見空印言言見諦而步步迷途者也然空印至今可知肇師向有今無語是去住一致空有殊名之道端非斷常偏見否乎即設一幻道人此篇之說是何言歟吾恐一幻道入會法華之旨弗如空印計也蓋彼以世尊洎至法華會上是

當開權顯實會三皈一之際乃知二乘聲聞等衆既已彈偏折小歎大褒圓到此則心相體信入出無難宜授家財堪任大法始故語之曰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云云是無性即性空也緣起即緣會也一乘即實相也法住法位即無動也世間相常住即無壞也是般若法非法非非法即世相而明實相無動無壞一義也即世相而明實相故心經所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空印則偏計曰以色不異空故馬不異乎牛也以空不異色故牛不異乎馬也所以云牛之

實相不異馬之實相馬之實相不異牛之實相牛馬幻殊實相不二不二之體何可遷乎是也若據標文則曰安知其獨物物全真耶且夫真則不異異則不真既然矣乃又曰今見異牛異馬而曰全真未之有也豈不自生倒見耶又既曰真矣則牛不異馬馬不異牛所言不異者非謂遷牛作馬易馬為牛也蓋以牛之實相不異馬之實相馬之實相不異牛之實相故耳則牛馬幻殊實相不二不二之體何可遷乎若據牛馬幻殊不二之體空印以牛馬外別更有個實相分為兩個也安得又成物物全真耶況牛馬中間

又有個同又有個不同有個同者實相不二也有個不同者牛馬幻殊也試問牛馬之外別更有個實相不二之體作麼模樣是大是小為短為長是黑是白為瘦為肥是姸是醜為舊為新以是則知空印尚未夢見實相也始知一幻道人所見則不然以聞摩訶般若云色無邊故當知般若亦無邊又云色清淨故則般若清淨乃至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又見大慧杲師一日到明月庵指壁間畫髑髏示馮濟川川有頌云屍在這裏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居皮袋杲師不肯以頌別云即此形骸便是其

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空印知否於是知一幻道人
即世相而明實相故則未嘗見有個同又有個不同
亦未嘗見有個異又有個不異如心經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即色空世相了無一毫動相可見可得謂物
不遷是亦法華法住法位世相常住者耳以未見有
一毫動相故肇師云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
必求靜于諸動必求靜于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
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者也且一幻道人既以
動靜相即色空不二以符不遷之旨則不如空印所
駁也明矣况一幻道人所談者不遷之旨也空印正

量一冊所論皆無常生滅之說于物不遷旨邈然不
相干涉然幻有憶昔出所正駁肇論狂言多矣奚止
常樂我淨華嚴法華毘盧法身等之謂哉其他說種
種遺之不究獨先曾指破遷字會錯了在正量遺之
可疑也果以指出遷字爲說破病根則不應有是刻
以詆諸非果以衆說叅雜或日久忘之則不應單指
一二法義以彰不合即此謂不欺吾且莫之知矣或
曰昔肇師據般若大乘之旨建宗本作四論此物不
遷中間一一事相既明釋泮然矣獨華嚴四法界旨
云不外此尚未領會幻有曰曾不聞圓融不礙行布

行布不礙圓融之說乎即前之二論既屬之法相破
相是行布法後之般若涅槃二論係性宗乃圓融之
法無差何足爲疑如荊溪尊者云三諦皆圓融之法
故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
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舉一即三非前後也
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華嚴事無礙法界者即
俗諦也據荊溪言大乘般若非離真說俗乃即真而
俗者也故華嚴無礙法界亦無背理之事乃即理之
事所以謂事無礙法界者也又華嚴理無礙法界者
即真諦也所以大乘般若亦非離俗說真乃即俗而

真者也故華嚴無礙法界曾無無事之理乃即事之
理所以謂理無礙法界者也蓋言無礙者謂理不礙
事事不礙理故也然肇論物不遷即俗諦所攝故云
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嘗無此非背空之有乃即真而
俗者也責向物于今于今未嘗有豈非依假談真即
事以彰理乎所以云于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于向
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
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
是不謂之行布法耶其不真空既本真諦總屬行布
所攝唯般若無知涅槃無名二論既本性宗乃爲中

諦共爲圓融之法即理事無礙仍繼之以事事無礙
法界者矣所言中諦者總一切法也既曰圓融則何
嘗礙乎行布即行布又豈礙于圓融者乎由是則知
事理一如也空有一貫也眞俗一諦也去住一方也
動靜一理也死生一息也迷悟一念也暑寒一氣也
延促一時也是非一致也今昔一夢也聖凡一本也
彼我一人也以至萬物一體而天地同根焉是不謂
之理事無礙法界者乎又以是則知世間事事法法
無一不具圓融三諦之理無一不該行布四法界之
緣所以謂事事無礙法界者矣雖然如是會得圓融

行布無礙道理了了分明毫忽不爽第恐還不是爾
我自己分中親切得力受用處秖是法塵分別影事
所以謂見解入微見非是道意下丹青暫時可羨要
得爾我眞實得力受用直須大死一迴甦醒起然後
親歷其利害得失榮辱是非存亡毀譽一切好惡逆
順境界果無纖毫自欺處無一毫動念處始可謂眞
實行布無礙親切事理圓融者矣不然則如人數他
家寶自無半錢分耳信果如此而再究般若涅槃深
旨則了然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則未見有一物爲世
間法亦未見有一物爲出世間法又未見有一法可

以爲圓融可以作行布亦未見有一法不可以爲圓
融不可以作行布到此之際既無可與不可則名言
于是乎絕矣所以謂不可以形名得故涅槃以無名
名耳又不可以智知故般若以無知目焉或又曰且
肇師居羅什座下習講歷十年猶顏淵之事宣聖若
鶖子之事世尊講席之盛無出其右爾時羅什命伊
注維摩詰所問經每稱優當若生融叡等皆龍象之
儔未見有譏其非者洎後永明壽洪覺範大慧中峰
諸大老咸取肇論語爲之準繩唯清涼則以小乘此
生此滅不至餘方同不遷義而有法體是生是滅故

非大乘謂觀肇公意既以物各性住而爲不遷則濫
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下論云談眞有不遷之稱
導俗有流動之說此則以眞諦爲不遷而不顯眞諦
之相若但用物各性住爲眞諦相寧非性空無可遷
也不眞空論方顯性空義約俗諦爲不遷耳若此等
數語清涼豈不既有失于初也致今空印縱之務于
無過中求有過以清涼濫同小乘駁之爲未深執把
不遷操作不滅不化以向有今無爲無常法爲賦從
務駁肇公成一個常見凡夫又成一個斷見外道其
天淵之謬有如此耶是知空印果有量耶其無量耶

愚謂當以正量正字易爲無字可耶未審吾師以爲何如幻有曰噫吾至此不欲復言之矣卽正量中種種異說吾猶未暇一一枚舉又奚暇是非乎他論耶雖然是論果空印之駁物不遷耶抑物不遷之駁空印耶有識者辯之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一終

駁語跋

刻是語已客有三嘆奇哉而繼息悲夫再三乃問幻有焉曰若知之乎曰弗知也曰若以空印駁肇論旣謬矣爾何人乃反歸咎于清涼是弗有誤乎曰弗知也曰豈清涼不識肇公熟爛教乘精通義學乎曰弗知也曰彼或未若肇公深明方等至趣洞徹般若淵微爲物不遷文辭變換所惑尚迷其源乎曰弗知也曰或果未會物各性住于一世是言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乎曰弗知也曰又彼果未會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乃是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謂乎曰弗知也曰彼或未原物不遷初語尋夫不動之作云云是兩言一會而惑者不同乎曰弗知也曰彼果不解正言似反誰當信者乖而不可異其唯聖言之說乎曰弗知也曰彼特未知物不遷是不容言之言論之猶未嘗論否乎曰弗知也曰然則若謂物不遷于小乘果有濫也否乎曰弗知也曰若謂眞諦俗諦果異耶其無異乎曰弗知也曰若又知空印之駁物不遷果駁之耶否乎曰弗知也曰若又知若茲不容辯處乃強辯之果然耶否乎曰弗知也于是客乃啞然笑曰恠哉若何人者也旣且是非好惡緇素智愚

重輕可否總若弗知則不容聲矣孰與若辯哉遂使幻有黙然深懸良久徐徐更進曰余誠弗知因筆之以爲跋云

荊溪釋傳道人書

嘉興居士孫等慧捐資四兩　陸心華捐資三錢刻此　幻有語錄十一卷　計字八千四百

性住釋引

余爲性住釋擬究諸本門人圓修輩再稽首止之曰和尚前刻駁語某甲歷見有作色呵之者至有撫掌爲咲者將無見以不測加諸余因咲云吾徒爲慮固然若其不嗔則不見吾眞若其不咲則不足爲道而未會吾正愍此輩不知向方茫無着落爲設故永嘉大師云不是山僧逞人我脩行恐落斷常坑耳所以此中不昝空印而昝清涼者安知此輩不效清涼蹈襲空印爲之耶況吾爲法門大係有三不得不辯第一爲余與空印友人爲同叅相見咲巖和尚來第二爲咲巖和尚生平務敎外別傳之旨接人未嘗濫可義學第三爲達磨未來此土敎家咸已知歸聖諦第一義然而斷常坑見云何如清涼果以性空爲不遷者則知以不遷爲不遷故豈不爲斷見耶更若偏取眞諦說不遷者是則又引起他俗諦爲對眞故以遷爲遷矣是豈非世間常情所見乎故肇公云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是也寧知物不遷題旨要以即眞俗諦會題明不遷故則無以不遷爲不遷不遷即遷耶復不以遷爲遷故遷即不遷耳因語及此且截斷葛藤爲引

旹

萬曆丁未清和佛誕日荆谿一幻道人識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之十二

門人圓悟圓修等編

性住釋

喟夫人情之惑久矣柰何固結而不釋艮爲永息茲會客有以肇公物不遷等論直同莊生齊物之旨回向大乘無不圓通爲言余應之曰子但見其華而未見其實又客有曰但世間出世間法無精麁無好惡無是非無内外畢竟平等性空無有可說處余又應之曰子但知一而未知其二耳余昔居臺山時有空印友人示我正量當大都宗性空而駁肇公性住之說因與辯未竟還南迄今壬寅秋來京得會伊于慈因精舍仍以刻本示余余目之多覺其未了了因又辯焉此豈余之好爲諜諜亦因彼是而是之卽彼非而非之耳且是是者固有師而非非者寧無師乎今余舉彼是而是之則無逾龍樹舉彼非而非之則曷舍清涼故舍清涼所謂物各性住一世爲濫小乘於何以責其實逾龍樹則不來亦不出合住無所住於何以見其玄以是知是是者何嘗未是非非者安得不非况不解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與夫不遷流動之說爲方便釋題轉語烏又知物不遷諦是卽真

之俗不真空諦乃即俗之真實無生旨一體無殊故
彼始豈弗會三諦理爲圓融法既終何忘乎空有相
非對待言歟及余閒簡涅槃大典始知性空之說尚
屬不了義經豈得無說再閱中論益知物不遷等論
其出有自皆究竟大乘無生旨來根本與法華涅槃
潛符密契如出一口即法華譬喻品如來其猶長者
權以三車誘引諸子既出火宅於四衢道中露地而
坐到此之際方稱本懷所以等賜諸子一大白牛之
車是破三乘之權歸一乘之實事耳正合中論破盡
諸法始知性住性空真諦俗諦以至般若涅槃皆爲

戲論不實即觀涅槃品云究竟推求世間涅槃實際
無生際以平等不可得故無毫釐差別又於畢竟空
中皆不可得諸有所得皆息戲論皆滅戲論滅故通
達諸法實相得安隱道從因緣品來分別推求諸法
有亦無無亦無有無亦無非有非無亦無是名諸法
實相亦名如法性實際涅槃是故如來無時無處爲
人說涅槃定相是說諸有所得皆息戲論皆滅況性
空性住而有定相乎以是知前輩題名著作務先循
本自有旨歸竟非從空鑿出觀物不遷等論初若潛
取彼義無露一毫圭角細原其旨終竟合一而不背

然有道殊世異百慮一致理固相符而可證者若龍
樹大士直取如來一大藏教以至法華涅槃究竟了
義作端本既得其要仍舉如來藏中因緣等一一未
了義名相悉破之曰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
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
首禮佛諸說中第一如關鑰開固閉若金剛擊重堅
至哉斯語蓋可喻針攻藥石之治無癃瘽之難破靡
薜滯而弗通鎔盡萬法而畧義類有三十七品成六
卷故僧叡序云滯惑生於倒見三界以之而淪溺偏
悟起於厭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

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俗
知之不盡則未可以涉中途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
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蓋肇論物不遷不真空般若
無知涅槃無名四要所元出於此如諸法不自生亦
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至宗本所謂本
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者亦即觀四諦品所謂
衆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而已顧物不遷中責向求今等說出自破去來品偈
曰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

去又去者則不住不去者不住離去不去者何有第
三住即合之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
釋人之所謂住耳豈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等語何
等親切顯著明白即梵志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彼破
行品云言五陰虛妄無有定相如嬰兒時色非匍匐
時色匍匐時色非行時色行時色非童子時色童子
時色非壯年時色壯年時色非老年時色等云云借
乎以我有限之形而隨無窮之世以無住故所謂有
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以實無去故
所謂物各性住一世不容以此之世爲彼之世則豈

容以此之物爲彼之物此之性爲彼之性故消息盈
虛各自有時而春花秋月斷不可易即古來大聖神
若某開闢若某垂拱某征誅某制作其演化亦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試思
之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皆以功業不
化故不遷而況物乎彼觀業品偈云雖空亦不斷雖
有亦不常業果報不失是名佛所說故經云三災彌
綸而行業湛然信其言也即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
因而果因不昔滅因不昔滅句便見肇公妙會處若
謂昔因滅而有今果者可謂之無因果何也以因滅

而有果故故彼觀因果品偈曰若因與果因作因已
而滅是因有二體一與一則滅若因不與果作因已
而滅因滅而果生是果則無因若衆緣合時而有果
生者生者及可生則爲一時俱若先有果生而後衆
緣合此即離因緣名爲無因果若因變爲果因即至
於果是則前生因生已而復生云何因滅失而能生
於果又若因在果云何因生果若因徧有果更生何
等果因見不見果是二俱不生若言過去因而於過
去果未來現在果是則終不合若言未來因而於未
來果現在過去果是則終不合若言現在因而於現

在果未來過去果是則終不合若不和合者因何能
生果若有和合者因何能生果若因空無果因何能
生果若因不空果因何能生果果不空不生果不空
不滅以果不空故不生亦不滅果空故不生果空故
不滅以果是空故不生亦不滅以是則知性住性空
總是大乘方等無生一貫之旨兼知眞諦俗諦咸爲
般若圓融三諦無疑故觀成壞品云若法性空者誰
當有成壞若性不空者亦無有成壞成壞若一者是
事則不然成壞若異者是事亦不然若謂以現見而
有生滅者則爲是癡妄而見有生滅所有受法者不

墮於斷常因果相續故不斷亦不常若因果生滅相續而不斷滅更不生故因即爲斷滅法住於自性不應有有無涅槃滅相續則墮於斷滅若如此說合果不俱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滅則何處又有生滅斷常一異去來之偏耶又若初有滅者則無有後有肇公謂因不昔滅則無是咎初有若不滅亦無有後有肇公云因不來今亦無是咎何也有今昔之分故若初有滅時而後有生者滅時是一有生時是一有此豈非異法耶若言於生滅而謂一時者則於此陰死即於此陰生此豈非一法乎故清涼以物各

性住一世濫同小乘者此耳且物不遷所宗俗諦即性住旨乃兼時而言者以因不昔滅故無時外之物然即因不來今又豈有物外之時乎以此則可謂之圓見可謂之無生旨可謂之了義經若清涼所謂物之性空者但言物不言時豈不顯然以性空之物出在時外耶以此較彼孰偏孰圓故涅槃判屬不了義經不亦宜乎且原肇公因不昔滅一句何嘗不識分分之水皆有前後乃至毫滴皆有前毫後毫耶故彼偈又曰三世中求有相續不可得若三世中無何有有相續如此究竟須知肇公云性住性空之旨果

有因耶其無因乎即於因果一法較之中論無生之旨且有異耶其無異乎一法如此其他法法不言可以神領默會故前觀涅槃品曰究竟推求世間涅槃實際無生際以平等不可得故無毫釐差別信矣問若性住語肇公初不列宗本獨物不遷中成無去來義所設者何也荅彼以性住義屬無生旨在宗本五法亦無一不含何須別列其名耶故破行品云若有不空法則應有空法實無不空法何得有空法問若性住果是性空對待法宗本固不須別列者何于華嚴法華涅槃般若大乘方等諸經中以眞諦俗諦色

空事理斷常成壞生滅眞如涅槃五陰彼我異同等俱屬對待務用並彰何也既性空之說在涅槃大典謂屬不了義經始知性住語固是性空對待法無疑矣又何諸大乘經典并諸先聖賢俱未倡獨肇公于物不遷中始言之耶荅是何言歟葢諸大乘經論題名立法雖有偏圓單複不同但所彰法道不可偏廢拘泥而不通唯在人不在法耳所云法者何也唯屬吾心故馬鳴大士起信云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心眞如門二心生滅門以是二門不相離故始知爾我一念纔生住相滅相俱時頻現即生住滅相在二乘

入觀屬有爲法如法身菩薩等覺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麁念相故所謂在人而不在法以是知大乘經論并諸先聖賢所談種種法門俱屬吾心又何嘗離了生住滅相謂之非法可乎又謂諸先聖賢而會口掛壁上可乎豈但過去諸聖賢即現在并未來諸聖賢無時而不說法古人所謂乘時說法故知往者某佛某祖師說法在某年月日時即如而今現在某禪師法師說法談經在某年月日時即令人按諸時事可以稽考不失豈謂肇公云性住一世便同之凡外偏見惑執屬彼有爲法耶又豈以肇公同彼鈍

根瘂人見有着有見空着空計有一物在彼死住而不移耶問所言性住固然但恐性住一世與法華法住法位不同何如荅亦無不同法住法位者何即無所住心當體寂滅湛然不動是也但肯諦信試一時頓斷却生滅念緣直下便見得湛然不動心體還有邊涯際畔麼倘爾見得廣大心體了便識得肇公性住一世亦不出心外既知得性住一世不出吾心即與法華法住法位有何揀別既又識得性住一世與法住法位無殊亦豈異般若經中所問眞諦俗諦其有異耶其無異耶荅云無異若眞俗之諦既爾無乖

即色空之旨亦何嘗有異如此則有何對待之法不是大乘方等而乖中道無生一實旨耶況物之所生由時而著且時無別體必亦因物物非懸空亦必因時故觀時品云時住不可得時去亦叵得時若不可得云何說時相因物故有時離物何有時物尚無所有何況當有時夫世者當時之謂由是知世不能外物物又安能離世所以知物在時亦在時亡則物亦亡安得不可謂性住一世耶亦豈異乎法住法位耶略語物之性空者非無物也以非無物故肇公有不眞空之作今有以不眞空三字并物不遷三字俱

離開作兩段釋者可發一噱所謂性住一世者亦非有物也以物物未嘗住故曾不離世故云性住一世耳然性住一世豈是常情惑執偏見而不移以物無不遷故非無因非無因故以物不遷爲題云又豈以世遷故謂物不遷以物遷故謂世不遷耶此直以世在物亦在世遷而物亦遷故云物各性住一世者耳既謂之世也物也豈同龜毛兎角既謂之物也世也亦豈異乎兎角龜毛若肇公引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既曰不至謂至則不可實有所去人不得謂無去設有得有至又謂之形證矣抑豈般若更

有塵累耶問然則題名物不遷者固非偏辯也所宗乃緣俗諦直以遷說不遷者如諸大乘經中對眞說俗指色談空皆此類耳即不眞空所宗眞諦當何所表有甚分別處荅快哉是問佛所談大乘眞諦者為破痴瘖凡夫人我見而設心經所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以色空相因有故皆非其實名未究竟云不了義所謂大乘俗諦者是破二乘鈍根法我見而陳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色空不二動靜靡殊為究竟旨亦名了義經所以眞俗之諦既具各有攸當不可不知且不聞馬鳴起信所謂一切邪執皆依我見

若離於我則無邪執一人我見二法我見人我見者依諸凡夫有五種一者聞脩多羅說如來法身畢竟寂寞猶如虛空以不知為破着故即謂虛空是如來性云何對治明虛空相是其妄法體無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生　滅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若無外色者則無虛空之相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眞心無所不偏此謂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非如虛空相故葢今人多認着虛空是如來性以為法身以為實相如此則實相與世相竟不同即色身與

法身亦有異耳倘無志為人天眼目審範後人則已果有志焉不可不熟玩是論不可不究明斯旨觀觀二者聞修多羅說世間諸法畢竟體空乃至涅槃眞如之法亦畢竟空從本已來自空離一切相以不知為破着故即謂眞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云何對治明眞如法身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乃至三四五云云亦復如是法我見者依諸二乘鈍根故如來但為說人無我以說不究竟故見有五陰生滅之法怖畏生死妄取涅槃云何對治以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本來涅槃故即中論破因緣品青目亦

謂佛滅度後後五百歲像法中人根轉鈍深着諸法求十二因緣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決定相不知佛意但着文字聞大乘法中說畢竟空不知何因緣故空即生見疑若都畢竟空云何分別有罪福報應等如是則無世諦第一義諦取是空相而起貪着於畢竟空中生種種過龍樹菩薩為是等故造此中論故青目于觀法品註云因破我法有無我我決定不可得況有無我若決定有無我則是斷滅生于貪着如般若中說菩薩有我亦非行無我亦非行云云觀四諦品偈曰空法壞因果亦壞于罪福亦復悉毀壞一

切世俗法靑目謂若受空法者則破罪福及罪福果報亦破世俗法有如是等諸過故諸法不應空倘謂性空爲究竟了義則奚分世間出世間法卽一切善惡因緣禍福報應等俱爲一體何於善惡業性獨不空而五戒十善務生天上人間作十惡五逆定墮三途地獄竟弗少有差忒故中論曰若無因有果者布施持戒應墮地獄十惡五逆應當生天何也以無因故若現膺福慶非營善所召罹禍患不測不本積惡所致如此則爲善者屈甚作惡者幸甚故曰于畢竟空中生種種過如是乃知善惡業性原是不空業性

不空則知眞如涅槃等性亦不空了然明矣問如此究竟既明但學人愚昧尚有餘疑未雪前謂肇公四論之要出自破因緣品首偈四句於此當如何配合答爾既知得龍樹所說句句爲中道語務合無生之旨况此四句有何可疑卽肇公雖有四論之殊無一不歸了義大乘此四論四句總是一個氣脉互攝互融無一不可配合然以物不遷配之不來亦不出人所易曉以物各性住一世顯然彼以爲病者試配之既曰性住一世謂不見有一物自世外入來者豈不曰不來既不有來應有出否曰亦不出若謂有出應

見此物有時出向世去以無見亦無此義故故曰亦不出以物各性住一世故物不爲世世不爲物故曰不一既曰不同可謂是異法曰亦不異何也以無世則無物有物卽有世故故曰亦不異又以物各性住一世故以世性本空物體無實以世與物相因而有故謂不常亦不生既謂是相因而有應有續斷亦應有滅曰亦不斷亦不滅何也以無世無物無物無世故故曰亦不斷亦不滅耳余所以云彼偈雖有四句不同總合無生一貫之旨卽肇公四論總是一個氣脉擧此四句配諸四論法法未有不合處由是題名

物不遷者正以物各性住一世故耳問前謂談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後又曰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二語當如何會釋以成一貫答此前後兩說總是肇公善巧釋題轉語務用合歸中道無生旨故若肇公果以物物皆眞建題說不遷者應言順俗反謂之逆者何以遮世人視有爲俗物俱屬遷移流動故而不知肇公正所表下句之文乃爲順俗者是也以背眞故則知俗諦法法總是無常敗壞物耳豈不原同波斯匿王所見現前念念不停新新無住者於是知次句所謂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

而無味肇公所謂不然者爲以卽眞俗諦樹題名不遷故曰物不遷雖爾逆俗不爲無味之談性雖未返不是違眞之說故後所謂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豈不有召有應而終成一貫爲中道旨耶此所謂正言似反誰當信者略釋如此又如肇公之意以遮表詮量再釋談眞則逆俗者若以卽俗之眞說不遷則言逆而理順何也以遮俗諦之遷而說不遷故謂之言逆以表性空不遷無礙遷故謂之理順如此則言理之義無乖逆順之旨不異此謂遮表同時釋故肇公後謂談眞有不遷之稱是也下句順俗

則違眞者若以卽眞之俗說　遷則言順而理逆何也以遮眞諦之不遷而說遷故謂之言順以表性住不遷非異遷故謂之理逆如是則言理旣其相乖順逆之情不一此謂遮表不同時釋故肇公後謂順俗有流動之說是也然而豈知性空之旨卽不遷而見有遷者性住旨卽遷而見不遷耶但以遮表不同時故謂之行布法謂之物各性住一世故題名謂之物不遷耳又以遮表同時故謂之圓融法謂之眞俗不異空有無殊故題名乃謂不眞空等問題名曰物不遷曰不眞空所宗二諦總屬圓融法何又有彼此之

局清涼與肇公所說不同耶答物體本一而在人所見并用處不同故可以說眞可以說俗故肇公云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以是之故所謂爲圓融法耳原夫肇公立題本意各有攸當須知不眞空所宗眞諦性空爲卽俗之眞故論以有無一本物不遷所宗俗諦性住乃卽眞之俗故論以去住同源以是知二諦本始異二論未嘗同耳故涅槃第十三卷佛荅文殊所問第一義諦世諦曰有善方便隨順衆生說有二諦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爲世諦問旣云二諦之旨無差卽物不遷依清涼性空

謂不遷有何不可荅倘如此又不相當矣不見涅槃如來性品云若言如來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名不了義又云如經中說一切燒然一切無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無我是名不了義何以故以不能了如是義故令諸衆生墮阿鼻獄所以者何以取着故於義不了一切燒者謂如來說涅槃亦燒一切無常者涅槃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名爲不了義經不應依止問性空之說旣不應依止如何性住又堪依止耶荅前不云乎其名似偏其旨則一所謂在人而不在法如中論觀因果品所談空有生滅以

歸中道一實之旨二偈云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滅以果是空故不生亦不滅又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滅以果不空故不生亦不滅今物不遷性住之旨則併諸者出自中論一本耳故云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豈謂去而可遣住而可留耶若此發揚性住之旨可謂是有為俗物不可以立宗依乎可謂是常情惑執偏見乎故中論偈乃又云諸佛依二諦為衆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眞實義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

不得涅槃不能正觀空鈍根則自害如不善呪術不善捉毒蛇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鈍根所及是故不欲說余故謂子但見其華未見其實又子但知一而未知其二耳且無論他說即因不昔滅一句該盡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四義矣可謂之妙會否乎而況全題物不遷及種種餘法并不眞空般若無知涅槃無名等論而又有異旨乖且不合耶雖然性空亦住性住亦空豈有二義惟執一則義未完且立論如龍樹肇公亦豈可遂輕議也者余故不容無辯特書此為性住釋以俟識者

性住釋終

物不遷題旨

門人圓悟圓脩等編

概夫衆生耽染五欲之樂沉迸六趣之苦出此入彼無能解脫者何皆由未達世相本空俱無自性故耳所以如來愍之說摩訶般若色空不二物我同源旨者蓋緣此輩作也故謂之破有法王於法自在即肇公纔聞如來般若涅槃本旨復作物不遷等四論者亦豈有他哉然有不善會者反從而咎之以為異旨不亦怪事因原之宗本不有不無一句大端此四論題旨都在其間矣試以物不遷三字驗之若據世諦

而論即題名一個物字實實是個物可謂是有果眞實是有則一毫也移動他不得而不知但是名字故金剛般若云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字衆生以此則知物字亦是名而非實既不得以物為物故知有亦名字不可以有為有以有即無故以動即靜以遷即不遷為眞諦相故肇公始謂談眞則逆俗是也雖云逆而何嘗逆以性空義會有無名法爾靡殊然既不得以物為物又豈可以非物為非物哉以非物未遺跡故以無即有以靜即動以不遷即遷為俗諦相故又云順俗則違眞是也雖曰違亦何嘗違

以性住旨合動靜體本來非異茲兩言者肇公初爲
立題之難言也據眞實理言不遷者則逆世人謂有
生死去來見故若順世人果有去來生滅之見說遷
者則又背却無生眞實道理也後復謂談眞有不遷
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相繼有二言者肇公正要表
明立題本意爾也所謂談眞者言實智也若據實智
則不必去有談空離動求靜廢遷說不遷所謂談眞
有不遷之稱是焉然曰不遷而未嘗不遷爲以性空
故不遷卽遷耳導俗者說權智也若依權智而說亦
以空不廢有以靜不離動以不遷非去遷故所謂導

俗有流動之說者是也然言遷而未嘗遷爲以性住
故遷卽不遷耳然則以物不遷爲題者何嘗偏以俗
諦命題說遷又何嘗別有眞諦異題說不遷耶肇公
既爲撷攞般若妙旨立物不遷三字作題者豈不以
有無一貫動靜同源爲唱乎何獨於去住之義眞俗
二諦不得共本又有異旨耶况肇公分明云以性空
言去不必去以性住言住不必住既言去住之不必
者知皆因對待言也以對待言故是知卽去住而非
去住也何嘗俗諦相有違眞諦相乎據清涼云肇公
若以物各性住爲眞諦相寧非性空無可遷也然肇

公非不取眞諦務用俗諦性住證不遷者恐偏於眞
諦性空由屬不了義經以故不獨取之故用物不遷
字立題意在眞俗不二耳清涼以肇公物各性住於
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云是濫同小乘此生此滅無
容從此轉至餘方而有法體是生是滅爲一法矣然
肇公但言物各性住於一世未嘗言物偏死住於一
處其物各性住於一世者原符法華是法住法位世
間相常住旨其性住者對性空說殊不知性空義空
實未嘗空乎卽性住義住實未嘗住耳且性住性空
旨果同耶異耶其一世之世字乃時字異名時無住

相然則卽知性住一世亦是住無所住矣再言物各
性住於一世者中間雖有今昔相懸不一然亦不異
會去住古今俱不必故所謂去不必去以去卽住住
不必住以住卽去故去住雖殊其趣不別又古不必
古以古不異今今不必今以今不異古以今不異古
今還作古以古不異今古亦曾今然而今不至古古
亦不至今故謂之各性住於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
耶輒未曾言物偏死住於一處耳既未嘗言物偏死
住於一處者則何所謂是濫小乘此生此滅無容從
此轉至餘方而有法體是生是滅爲一法乎是乃清

涼檢點不到處且觀但顧空諸所有詎非眞諦旨愼
勿實諸所無又非俗諦義乎况肇公所言各住者亦
因對惑有去來而言也若不因對惑有去來而言各
住者是無因論也空印謂此有宗無因者柰無夢見
肇公何豈知肇公發揮般若旨故卽因遷說不遷又
肯借他別法以爲因耶若用借他別法作因者則不
合般若色空不二物我同源旨矣以般若果不離因
故因生死卽涅槃因煩惱證菩提因無明明佛性因
塵勞得解脫極而推之卽內之根身外之器界總不
越此三字以俱無自性故若以物爲物故卽眞如皆

爲俗諦由不以物爲物故卽俗諦便是眞如矣以此
物字未嘗動故所謂不遷者只是不曾滿得他肇公
意理在若要眞實滿他肇公意須知伊說遷是爲對
不遷者說卽說不遷是正對遷者說耳如此則若言
肇公說又何嘗說若言不說又何嘗緘口默然來更
若說此物并肇公兩俱不曾動者是動過去久矣太
煞從來似不有人知道在柰何但看淸涼此說則知
之然本之實相中間實無個遷與不遷爲對遷故有
物不遷說以此三字看眞活潑潑地要在人別具隻
眼豈得以死殺法看是

物不遷題旨終

贅語

竊觀空印註解肇公般若無知論中云且無知生於
無知者以不解故輒把下面無知無字去掉了爲是
註之可發一咲果如此又是圭峰當初謂圓覺經中
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改之皆具圓覺是也而不知肇
公意旨正說般若無知者且無個知生於無知耳若
有個知生於無知者無知是一個知又是一個似爲
兩個也以無知未嘗生出個知來故所以云且無知
生於無知無無知也無有知也唯不以無知爲無知
故無知卽知不以知爲知故知卽無知止是一個未

曾作兩個看也若除却下面一個無字又是知生出
個無知來了然雖與肇公意思相反不同大端止是
一個道理以知與無知還爲兩個也殊不思亦不以
知爲知故知卽無知不以無知爲無知故無知卽知
耳則不可說爲有個知故爲有個無知終爲兩個也
不見下面云無有知也謂之非有無無知也謂之非
無又曰眞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說示於
人卽知此個靈知自性般若旣不屬於有無亦無起
滅卽知盡十方徧法界亘古今無物我無非總屬我
一個靈知自性無疑矣卽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

一體不亦了然耶以此知空印註解何曾夢見肇公在幻有淺見如此當有識者鑑此爲何如葢緣空印錯認了所知非所知所知生於知所知旣生知知亦生所知所知旣相生相生卽緣法緣法故非眞非眞故非眞諦也所以去掉了者個無字殊不會肇公說般若無知屬無生旨故所以不同耳

有僧問師曰和尚邇年來還在文字中留心否師曰弗也僧遂亢語曰旣不在文字中留心又安能解得文字師謂此問何意耶曰某看和尚性住釋見有咲于空印大師處如和尚意畢竟要把不眞空三字作一何念爲是耶師曰然曰然則世間文字中但無這樣文法如某甲看實以世間法法不眞故空耳師曰然則世間眞故有不空物乎僧曰有卽金剛舍利等是師曰然汝豈不自逃其源乎何則若金剛等以如性故能堅久者見火則不合鎔唯舍利以業力薰故能堅且久者然亦曾無自性又何嘗不空哉除此外別更有不空物乎麼僧曰某識見不廣世間物未能盡識如眼前所見則未有眞不空物其實唯不眞故空耳師曰然則汝還知世間空亦不眞乎麼僧曰某愚昧未解其旨敢乞和尚明指師曰余所謂不眞空

如宗本所謂不有不無者何正不可以有爲有以無爲無以有無俱未眞故肇師所以有不眞空之作大都有因無見無以有彰設世間無無又孰能見其有耶以有旣不自見其有以有卽無故所謂之眞諦以無旣不自見其無以無卽有故所謂之俗諦卽這兩法不異然亦不一豈容此外別更有個無字見存耶故所以云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如此見得可謂色大般若大色淸淨故般若淸淨又云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耳又云見法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漚和功也然則般若之旨又豈可以有無雙準空色兩眞哉以故直謂之不眞空論焉不可以有無雙準者則不得以有是有以有卽無亦不得以無是無以無卽有此謂有無一旨又不可以空色兩眞者則不得以空是空以空卽色亦不得以色是色以色卽空此謂色空一體耳前之所謂物不遷論者又豈有別旨耶止是單提一去來卽動靜而說不遷如世間所論明來暗去暗至明亡互相凌奪原無實體本來只是一法中又豈有去來動靜之隔及知動靜又豈不同源乎卽去住亦原無二致所以謂世間物物頭頭從來實相未嘗有一毫遷

動處耳若據空印註解將不眞二字一氣說了把空字丢在一邊另釋將個物字另說了取不遷二字又各置在一邊俱註斷開了何不將般若二字也說開即無知二字亦拈向一邊涅槃無名亦復如是若果如此註釋肇論要使肇公暗裡點頭相許幻有敢保實未肯在肇公若其有靈安肯不再出頭來爲一證據耶僧曰若如此旨看來四論實與法華涅槃二經深有所契以四論合之物不遷與般若無知始終一貫即不眞空與涅槃無名因果同条耳師曰然空印以世間法法不眞故空者豈知以非不眞討不眞則是以不眞爲不眞亦是以空爲空見却反爲肇公強註成個外道斷見矣然空印又豈知唯世間法法皆眞故但不自以爲眞哉又以物不遷物字謂肇公豈以有爲俗物可作宗依者則亦不反強肇公實成個凡夫惑見乎即舉此兩端便見空印高明極論處又鳥用一一枚舉其非耶僧稽首復問其故何哉師曰無他也如法華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又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終不以小乘濟度於衆生以此知般若於世間法實無

個遷與不遷亦無個知與無知以對遷故說不遷爲對知故說無知耳然於涅槃分中又豈有個眞與不眞亦豈有個空與不空耶亦爲對眞故說不眞以對形名故說無名耳所以如來深贊曰我見世間無有少法過於涅槃若有少法過似涅槃者我說如夢如幻如泡如影非眞實矣於是僧唯唯踴躍再拜而去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卷十二終

附雲棲大師書

多載濶别向蒙
手書并
佳刻宋化卿居士自京師寄來今化卿南還已數年
矣因之便人久未伸
謝春間託一
貴縣香客附東想亦不到茲遇顯親耨池上人乃吾
兄同寺深爲喜慰其
肇論解駁精確明悉但恐空印執心太堅不肯服善
然正辯破惑理自應爾彼之信否無足計也臥疾

草草不能多語
諒之諒之

同參弟袾宏和南

附憨山大師書

往者幸會臺山衆中未能盡領
教益自爾岐路東西良緣不易再也頋鄙人深愧夙
業深重所辱法門遠投瘴鄉忽忽十有七載嗟嗟
老矣念與
法門故舊幾爲永隔令人可悲况解脫無期徒有雲
鶴之思耳惟
慈不棄鄙陋達
惠德音慰我遐想及讀
語錄言言見諦眞末世法眼後學賴爲依歸此

法施之隆當爲法門盛事喜躍何如鄙人向爲
曹溪作奴郎翻成話柄今已謝事將圖南嶽作休
老計此緣尚未遂適遇京師延壽顯禪人之便垂
此布
訊法檀小刻二種不堪入
法眼借以請
教惟
慈鑒之不一

寄嶺外辱友德清和南致

塔銘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戸部侍郎致仕周汝

登撰

一心老人予向從石簣墨池兩公聞其在京弘法大闡宗風而未覩一面也後更號幻有遷化荊谿塔骨在焉其法孫王朝式狀其得法事展轉乞銘于予時予卧病未能握筆爰口爲授命侄九賓書之稿以致

銘曰一心幻有幻有一心何眞何假泡沫浮沉這箇消息曹溪至今樂庵觸發㗛巖印心五臺隱跡闡法荊岑開大爐鞴點鐵成金誰其承嗣密雲等森陶王二十咎聞叩音聲可度與鴛鴦繡針急須着眼幻有難尋難尋幻有有光必林閱師語錄超越功勳贊其無比千古傳唫

幻有禪師語錄後序

余于辛丑壬寅間在長安得見一心和尚于慈因寺同叅諸公爲合金買小菴于貫城坊俾蔽風雨趨謁者輻輳師多所酬答是時蔡槐庭方主西方師與藕雲浦論産難公案未相投契而獨許余入室爲竟日之譚内錄中猶有二則余是時註添爲郎十二載每以差出差歸故事師最久一日别師歸師問余有何疑余舉九峰不肯首座因緣問畢竟明何事師豎起拳頭余擬議師曰公不要開口且細叅去又數年入都屢相過也一日過師坐次有一内監老僧者先在師從容謂余曰聞公俸深將外轉老僧亦將還荊谿相信一場公案未明太事未了空自懡㦬大非我意也余因請益師曰向年舉的公案記得否余曰和尚今日拳頭在那裡師厲聲曰没有余曰和尚拳頭失却鼻孔元止半邊師遂變色轉向面壁余亦趨出内監僧曰大師如何這般待這位居士時余在堦下聞師厲聲曰這個人放鬆了不奈他何且拿住索套兒不繇他三年五年不來尋我内監僧趨出送余曰和尚是好意余曰大機大用只怕承受不來無何余果轉外藩特去辭師值師外出

時兩僧在中堂有經一僧傍立余因與兩僧叙數年
與師相往復因緣未竟旁立僧瞠目大聲喝曰恰值
大和尚不在余驚起汗出而旁僧已去余遂于佛前
禮拜而行後來宦游問一心師不知踪跡三十餘年
矣祗聞密雲大師得教于幻有和尚出世天童爲宇
内法席第一近黃蘗以直師自天童歸携有幻有禪
師語錄支浮師見之謂余曰見有與公問答二則余
茫然曰此尊宿向未承事也及借讀之則知幻有即
一心而更號耳向所刋一心禪語亦存什一也當日
三年五年之語今三十餘年矣大負我師不覺泣下

日者爲無念大師書請塔銘于天童大師不允所請
依然轉身面壁家風也其父子間門庭教範可想也
夫可敬也夫
崇禎丁丑閏四月李長庚敬書于後

天隱修和尚語錄

明・天隱圓修 撰
通問 等編



天隱和尚語錄序

予不會佛法讀磬山語而歎石磬音嘹亮聾人耳更聞斯言不我欺也獨步大方風颯颯地盡大地人亡鋒結舌如鴆鳥落水魚鱉皆死是吾師正令頂門放光照四天下如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眼覺他人見煙知火猶隔一山在是吾師金剛眼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如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又如引入向萬丈懸崖一推命斷是吾師白拈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拈頭作尾指實爲虛有時點鐵成金有時點金成鐵如臨敵布陳改旗變勢分合

無窮是吾師殺活劒有時海底生塵須彌鼓浪夜半日頭出日午打三更有時冬即言寒夏即言熱上來道箇不審下去道箇珍重覿根逗機如袖頭打領腋下剜襟是吾師相體裁有時如無孔笛氈拍板齩嚼不破是吾師鐵牛機有時如桃花浪裏七里灘頭拋綸擲餌是吾師鉤頭意有時如九烏射盡三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暗黑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叅是吾師竿頭步有時坐斷舌頭直得無出氣處說詩呈劒退三千里寧自碎身如微塵不敢瞎却一僧眼是吾師生鐵牢關或疑今之談禪者幟赤白分

請問磬山與諸方有何分別昔漢武帝以兵法教霍去病去病曰不在學古顧方略何如唐明皇示韓幹以御府圖幹曰不願觀也去病胸中有活法韓幹胸中有活馬磬山胸中有活玄要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爲一切抱樁搖艣人抽釘拔楔是吾師別有生涯昔鄭玄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身比管樂便從勳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今諸方簇錦攢花搭東瓜印便從鬪門庭起念讀師語一過如脫衣卸甲素面相呈摩胸示人不遮不覆是吾師直心道場

昔包敏道勸象山與晦翁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象山正色厲聲曰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今諸方無明熾盛人我崢嶸如獰龍變水畱一渧滴變爲八萬四千絛甸海磬山空谷音非爲好辨如達磨大師歎六宗之陷牛跡我若不除永纏邪見又如世尊折伏外道使知義墮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是吾師老婆心切獨是吾師鼻孔未易摸索請以俟出格英靈之善讀師語者

崇禎癸酉八月江上弟子黃毓祺和南識

天隱修和尚語錄

天隱和尚語錄總目

林間或問 另刻行世

天隱和尚語錄總目 終

支那撰述　天隱和尚語錄總目　二

天隱和尚語錄卷一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湖州府上柏山報恩禪院語錄

師於崇禎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入院以拄杖指三門云從這裏入皇恩佛恩一齊報答且道最初一句作麼生道彈指頓開華藏界刹那都向箇中來便入佛殿師云古寺重興慈風再扇有頭有尾無背無面既然有頭有尾為甚麼無背無面擲拄杖云天上人間無處不現大展具禮拜

方丈師拈拄杖云據此室行此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從他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到這裏也須喫棒為甚麼如此不曾得祖印難過此關頭便起

上堂師至法座前云最初一步踏着須向千峯頂上提持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處高着眼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盤根透於劫外秀葉覆於閻浮爇向爐中端為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次一瓣香遇貴則價滿娑婆遇賤則十文不值奉為滿朝文武闔郡公勲主簿邑侯本山檀越現前居士眾等同乘般若之慈航共證金剛之種智又一瓣香慇勤古木林間埋沒白雲堆裏向無所得中得來在有修證處不證今日對眾拈出供養荊溪龍池山禹門禪院本師大和尚幻有老人以酬法乳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老僧未到此間已與諸人抑揚了也而今重新再舉不覺落二落三去也還有出格英靈對眾通相酬唱者麼僧問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正恁麼時請和尚道師直視云見麼進云一句曲含千古韻萬重雲障月來初師云且站過一邊進云謝師答話師云杓卜聽虛聲問大開爐鞴煅聖鎔凡忽遇無背面漢來如何煅煉師云你從那裏來僧擧坐具師

云却有背面了也進云和尚又恁麼去師便喝問最初一句則不問末後踏着箇甚麼師云半夜裏偷瓜問祖印全提十方坐斷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我已道過了也進云如何是報恩境師云稱子嶺頭雲貫真金車山下水潺潺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以拂子左右拂進云如何是人中意師放下拂子良久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則有未可與你道在僧禮拜云報恩一句重拈出鐵眼銅睛不可窺師云多枝多葉乃云當陽顯露人人鼻孔遼天直截根源箇箇脚跟點地達磨西來徒為往返之勞神光斷臂枉

受辛勤之苦所以道言前薦得屈辱宗風句後承當埋沒家寶恁麽則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末後拈花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飲光廣令傳化勿使斷絕且道傳箇什麽來這裏會得何須長期短期消磨歲月如未委悉老僧畫蛇添足與你諸人通箇消息驀竪拂云還見麽若是不見除却你生來眼以拂擊案云還聞麽若道不聞除却你生來耳既見既聞聞又聞箇什麽見又見箇什麽老僧說到這裏話頭也忘却了且道報恩一句又如何左右顧視云全憑一點無私力報答四恩成有餘維那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師在荊溪磬山受請陞座辭衆拈拄杖云一十五年成小構謝諸檀信護持心別行一路暫時去汝等堅修守寂卒目視雲霄已有年酬恩報德不相關而今帶水拖泥也杖笠迎風過遠山還有同起同倒者麽出衆相見僧問法性如如無云來從來普遍周涉界即今和尚去耶非去耶師竪起拄杖云你還識得這箇麽進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便打良久云雲本無心出岫乘風縹緲於長空往來無礙月非有意臨溪趁水光含於四海映徹何窮住也則心包太虛無

欠無餘行也則道不虛應有來有去到這裏非絕耶絕超古超今去亦得來亦得行亦得住亦得驀卓拄杖一下云都盧收在拄杖頭上優游自在放曠逍遙喝一喝云既然如是出門一句作麽生道木人執板林間拍石女含笙嶺外吹

到德清縣開封寺鳴鄒蔡封翁請上堂師云迷封曠劫開悟刹那不涉迷悟關頭別通消息試道一句看良久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以拂子指上云上是天復指下云下是地高是山淵是水男是男女是女僧是僧俗是俗老是老少是少如

何道得不揀擇底句驀擲下拂子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便下座

示衆師云老僧今住箇破院子多病不能爲汝等提持佛法兩字賴七木龍石爲諸人轉大法輪發諸人大機大用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如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師誕日示衆幻住人間六十春相逢未遇幾知音虛懷祖印全提旨逕登賢齊造詣深幾度白雲空聚影多番黃鳥亂啼聲報恩今日重拈出也道當[illegible]即不生

冬至示衆師云夜來一片霜天冷從此陽生日日長箇裏不知誰着力森羅萬象盡皷揚大衆且道皷揚箇什麼事若會得道將一句來看如未會得按下雲頭叅究一回始得珍重

示衆舉圓悟禪師上堂云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只如未有與麼消息時還透得麼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師云且喜佛果老人恁麼舉揚眞所謂萬世標榜不唯見得古人徹頭徹尾親切處以破時人支離穿鑿之窠窟也何故今時有一等漢魔魅人家男女膠柱鼓瑟定要入他圈繢道作麼生是有句作麼生是無句作麼生是如藤倚樹作麼生是樹倒藤枯逐句須要義解合他杜撰稍有不合處便道你只會得箇有句未會得箇無句若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猶隔遠在諸人還知古人建立法要處麼如未知當自看佛果老人言語一一究明方不隨羣逐隊雖然若具箇金剛正眼莫道看破他邪根種子這些圈繢連老僧這些說話揚在一邊圓悟老人這些說話亦揚在一邊將古人恁麼葛藤亦拋向那邊更那邊自家自有出身之路一段

本地風光蓋天蓋地豈肯把虛空分長分短分古分今耶到這裏還知落處麼良久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

示衆師云剛纔結制俄爾半月矣諸人曾將半月内簡點於未結制前是同是別底消息否老僧每欲入堂逼拶諸人做工夫且思之此事按牛頭喫不得草記得先師幻有老人云眞學道人要人逼拶做工夫是不濟事矣果爾是按牛頭喫不得草若是生死心切教他放亦放不下我這裏堂中也有久叅底也有一知半解底也有纔入門底也有懵然無知底各各簡點做自己本分工夫始得昨夜執事等勉老僧與大衆說法冷地裏仔細思量有什麼法可說良久驀出座顧視左右云誰是欠少底那便下座

檀越請小叅師拈香云這一瓣香從祈遠唐居士信心中流出爇向爐中祝延慈父當朝大堂存憶大檀越壽湧山僧舉揚般若衆中還有知恩報德衲子出衆相見麼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脚下踏黃泥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頭頂破屋漏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老僧這裏也無說法者亦無聽法者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便喝乃云驀

劄相逢便舉揚拈來無事不相當至誠一念超情念敢保無虞日月長天地覆育父母生成人所共恩誰能報答直須看到父母未生已前親見一回到這裏無恩不報無德不酬居士還委悉麼不見當時陸亘大夫叅南泉云肇法師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也甚奇怪泉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當時南泉大師雖具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底手段未能令大夫慶快去今日居士若問山僧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驀竪起拂子云都盧在這裏放下拂子左右顧視云者裏若還親見得酬恩報德在其間

示衆師云今朝臘月一事事應當急箇裏若茫然看孔須着楔莫待三十夜手脚做不及諸人還覺毛寒骨竪麼切忌卜度便下座

臘八日上堂師云此一瓣香從雙徑諸德賫來要老僧拈向爐中熏我釋迦老子鼻孔爲天下衲僧出氣還有不甘者麼僧問世尊覩星悟道今人見星爲何不悟未審過在甚麼處師云秖爲不見進云爭奈庭前梅樹已芳春師云你還聞麼僧便喝師云再喝看進云恁麼則禮拜去也師云且放過你問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世尊於此日成道堪作什麼師云切忌眼花僧擬議師便喝問如來具五眼覩明星是那一眼師云你這一問是那一眼僧便喝師云喝卽不無未具眼在僧復喝師云一喝兩喝後如何進云和尚請尊重師云闍黎不得造次乃拈拄杖云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眞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但一念回光便同本有恁麼則釋迦老子覩明星時見箇什麼來者裏透得頓越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上一路卽今釋迦老子在什麼處咦在諸人眼睫毛上放光動地只是

不得動著動著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卓拄杖下座

示衆舉張無垢居士叅楚明禪師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士久之無省謁善權禪師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善曰然士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善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士俛仰無對善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士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厠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

月夜一聲蛙擂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師云古人爲道決不敢造次須是真叅實悟方自信自入後來復見諸大老叅證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秖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士茫然慧大笑士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士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伯慧始印可你看無垢既悟得乾坤共一家因甚到者裏自

家茶飯又喫不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這裏若會得許你們叅得祖師禪若未會得切不可將之乎者也以當平生自欺欺人安知先覺不可欺者況先輩大儒已操戈入室不肯甘自埋沒今之衲子一百箇倒有九十九箇略得些光景便斷送一生矣可惜光陰易過歲不久留汝等珍重

示衆師云今朝臘月十五夜半提鐘插鼓觀音入理之門到此休教妄鹵不妄鹵五五九四十五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不要舞春寒途中猶更若顧視左右且道坐家堂底又作麼生喝一喝云休瞌睡下座

立春日示衆擬破泥牛徧界春一回消息一回新[illegible]山不改舊時色指點諸人賞寂音

除夕小叅師云爆竹聲聲歷亂來煙雲陣陣過蒼苔老人兀坐山牕下開看梅花笑滿腮還有道中常情者麼良久云天無蓋地無載萬象森羅無在不在春夏秋冬秖恁過於中不知誰主宰燈籠露柱最相親佛殿山門咸頂戴東村喫酒西村醉笑倒張家王小妹且道笑箇甚麼一年四季好風流此際分明都提敗顧視左右云更有一事一發與諸人說破今夜小盡各各圍爐喫茶去

元旦上堂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看滿天甘露灑濛濛徧地森森點翠濃佛法不須重舉似大家齊唱太平風有麼有麼拈拄杖云如無老僧自拈自弄去也年年有箇新年頭今日新年事事周國泰民安無底事道人林下自優游山河大地也優游以拄杖作舞勢卓下云拄杖子豈不優游耶所以道當堂顯示只要知歸擬議之間白雲萬里喝一喝云且道目前一句作麼生殘雪已消千嶂冷和風纔起萬溪春驀擲拄杖下座

示衆舉乾峯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乾峯作維那云來日不得普請師拈云乾峯當時恰似誘人犯法好與三十棒雲門雖是見兎放鷹亦是忘前失後諸人到此切不得放過乾峯末後云來日不得普請底何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頌云漁翁終日在灘頭釣得金鱗始便休放去收來風浪穩坐看明月下滄洲漫悠悠千尺絲綸任意浮活脫鰲頭驚却倒蘆花汀裏去藏舟

示衆舉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虛空界迎有蓮華色比丘尼作

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遶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華色比丘尼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當提在嚴中宴坐却見吾法身師拈云惜當時蓮華色比丘尼未解世尊太煞慈悲若解言下驀然雖然世尊只說得如來禪若撞着山僧見他恁麼來攔頭便棒管教他變去不得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示衆舉夾山云我二十年住山未嘗舉着宗門中事一日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山未嘗舉着宗門中事是否山云是便掀倒禪牀山休去師拈云報恩當時若作夾山待這僧掀倒禪牀時但云今日却被闍黎啓請看他眼目定動劈脊便棒何待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來云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話師云支離不少又云今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便請便請上座若不打殺老僧自着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師云雖用紅綿套子亦令人不快山僧若作這僧但進前云某甲罪過轉身拂袖便行何必潛去諸人委悉麼不會更爲汝等頌出賓主隊來本作家逓相鈍置與矜誇箇中若具拏龍手任爾

風濤眼豈睬

示衆舉石樓和尚一日纔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云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云獨坐獨語過在阿誰樓便開門纔出被居士把住云是師多知是我多知樓云多知且置開門閉門卷之與舒相較幾何士云秖此一問氣急殺人樓不語師云二大老驀劄相逢如兩陣交鋒不無勝負至此石樓輸却一籌報恩當時若作伊便道居士老老大大猶作這箇話會待他道弃巧成拙又道箇恰是可不完句耶即爲諸人總頌出兩陣交鋒果是奇到頭贏得這些兒當場一着擬無

弱不避鍒鉗破禁圍鬧翫賞弄旌旗收得頭來把尾歸咄

示衆擧道吾因南泉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裩吾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不違前言乃與一腰裩師云道吾與麽道報恩則不與麽道性地本空空非性地一大如故三大亦然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人簡點得出還我一腰裩有麽有麽

示衆擧歸宗禪師泥壁次白侍郎來叅宗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云君子儒宗乃打泥拓一下白遂過泥

師着語云俊哉一是靈利宗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否師着語云假醉揚惺亦是探竿影草白云不敢宗云秖有過泥分師云當時侍郎將成萬仞之山未進一簣之土山僧若作侍郎但應諾諾云和尚亦莫壓良爲賤雖然要恁麽君子儒也甚難得諸人還知二大老龍象蹴踏非驢所堪麽到這裏切不得放過良久云莫將無事爲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

元宵示衆一燈續焰百千燈剔起眉毛豁未曾照得心空及第處方纔遠繼老南能

示衆擧玉泉浩布裩因東坡居士微服相訪浩問云尊官何姓坡云姓秤是秤天下長老底秤浩喝云這一喝重多少坡休去師云山僧若作東坡便道猶未出定盤星在不使這老漢一喝至今收不得還有人收得麽若收得也許伊識分兩顧視左右頌云識得眉毛眼上頭何須特地起戈矛氣吞宇宙渾無礙觸着風雷電捲收意綢繆漫看天涯一色秋這裏若還親薦得道人無事樂悠悠

解制上堂師云春山青春水綠萬卉榮榮爭秀郁三三兩兩出林巒雲水悠悠自奔逐途中莫掉鐵蛇橫

擬議遭他底塗毒喫諸人還過得麽僧問機關未動杲日當空撥轉之時爲什麽乾坤猶礙師云從黑漆漆地來僧喝師云好一喝且道落在甚麽處僧作掌勢云和尚猶欠掌在師拈棒僧復喝師亦喝乃云九十日中眉毛厮結從今已去兩眼橫開爍破山河大地箇中無去無來驀豎拄杖云三世諸佛從這拄杖頭上與慈運悲歷代祖師從這拄杖頭上點化擧迷天下老和尚從這拄杖頭上指東話西今日山僧一時提敗衆中還有不甘者麽喝一喝卓拄杖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下座

幻有和尚忌日師拈香云大明國裏這老漢兒孫滿地盡道今日是忌日設供山僧則不然正是老漢大解脫底時節諸人還知落處麼若知得落處也許你們拈一分香便禮拜

檀越請上堂師云老僧自解制後收起法幢封却法鼓得汝等新建法堂再與你們說幾句無義味話不料今日嘉定張居士數百里來得得設供請老僧陞座祇翻般若懺滌愆尤還有超情離見者出衆通相酬問僧問超情離見即不問和尚向日道不盡底今日請垂一語師云你那裏得者消息來進云瞞我不得師云早是瞞了也僧便喝師亦喝乃拈拄杖云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空時罪亦空箇裏了然塵垢盡無邊障難悉消鎔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一着始得悄然突出難辨端倪信手拈來豈容擬議驀豎拄杖云看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速道速道道得亦出不得建化門頭道不得亦出不得建化門頭且不落建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三世諸佛亦如是歷代祖師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老僧亦如是諸仁者亦如是箇中有箇不如是者好與三十拄杖復偈云解冤釋結總非難只在當人一念間

剔起眉毛從此會歸家樂業享餘年卓拄杖下座

上堂師云今晨菩薩誕生爲恒一戈染兼之南郡諸友堅請陞座喝一喝云入山不畏虎兕力士之勇也入水不畏蛟龍漁人之勇也入林不畏佛祖機鋒道人之勇也衲僧家以何爲勇麼僧問觀音此日出世居士圓頂方袍雖則入聖超凡何異原來不隔如何是全提不隔底句師云師姑原是女人做進云丹出氷壺光照清虛之境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闍黎退後看進云風來水面魚開性海之波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好與三十棒進云森羅顯煥以交輝杲日當空而獨麗如何是照用同時師喝和聲便打進云逢緣則事事皆真就理而時時普應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低頭良久進云照用已蒙師指示如何是不涉照用一句師直上視云還見麼進云與麼則彈指頓超華藏界箇中不動一毫端師云脚下看取乃云一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衆流尚居門外且道到家一句作麼生顧視左右云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時原來是饅頭到這裏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耳裏藏得須彌山眼裏着得四大海方有語話分恁麼則此人渾身坐在什麼處委悉麼數聲淸磬是非

外一箇間人天地間復偈云堂堂巳具丈夫相瓶裏還教識得渠今日分明親指示不須回顧更躊躕卓拄杖下座

四月八上堂師云大千沙界百億須彌不動步而到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處諸人還知麼問答不錄師乃云自從放出拿雲手隨波逐浪四十九只爲普利於羣迷月印千江隨人走年年有箇四月八人人盡稱生悉達雲門跛脚老阿師一棒拈來要打殺報恩今日則不然冷眼看來沒搕𢶍若將此語當禪宗後代兒孫坑陷殺咦雲門大師來也左右顧視云還見麼爲汝諸人不唧𠺕隱入拄杖子裏去也喚作拄杖子又是雲門大師喚作雲門大師又是拄杖子這裏若分踈得下釋迦老子還他釋迦老子雲門大師還他雲門大師拄杖子還他拄杖子且道報恩老漢脚跟站在什麼處驀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示衆師云老僧一夏來未曾舉箇佛法若論佛法兩字也最難舉記得當將藥山向手中書一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吾云佛字出云這多口阿師據報恩今日說藥山只知他人多口不知自巳多手老僧恁麼批判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諸人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他日不得錯舉不知落處他日亦不得錯舉珍重

上堂維那擬白椎林玹喝住云待我問了請白椎問云昔日黃蘗道大唐國裏無禪師如今大明國裏還有箇把麼師拈拄杖作打勢云看棒林便喝師亦喝林又喝便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止因曾透上重關竟出師喝一喝林亦喝遂聞維那白椎林乃高聲云歎你娘底死氣師良久乃云一向灰頭土面了無佛法判斷若箇伶俐衲僧當機不用打算更有麼僧云貧生貴圖求富參禪貴圖求悟求悟若似貧生箇箇成佛作祖大小高峯末後兩句云甜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恰似首尾不相照報恩則不然貧生何必求富參禪何待求悟這裏直下承當人人本是佛祖喝一喝卓拄杖云炎天汗流脫衣林下涼下座

晚參師拽杖入堂云今日有則因緣不得不舉似大衆知道報恩偶得二猫林玹瑀書記携至方丈問老僧云那一箇好老僧指瑀左手底云這箇好瑀驀擲下而去二猫皆消死老僧問旁人云死了耶移時瑀復入老僧曰你又來乃趣出瑀曰老漢真箇無殺心至後老僧拈猫猶放在地上瑀見更與一踏猫亂輥

老僧赴進琇巳從別路出老僧拈棒直趂至門外打
衆皆集琇轉身曰和尚也捽命老僧使打琇約住作
掌勢老僧復抽杖打琇拗折拄杖擲地歸寮老僧復
至寮外高聲曰你不知鼠底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
琇在寮高聲答應曰說什麼祖師不祖師老僧曰與
麼爲甚踏殺猫琇曰和尚作這箇說話入地獄如箭
射老僧低頭入方丈到這裏老僧性命洎合不存衆
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箬庵出衆云大衆
和尚今日普請拂袖便出師云過去了也林玆厲聲
云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大明國裏擬議便退師卓
拄杖云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力爭得見波濤

檀越請對靈小祭師以拂子打圓相云靈覺昭然不
滯空死生無異體元同當年信有這般事覿面相呈
逢此宗喝一喝云還會麼其或未然與你別資淨路
無沉中宜以遲疑直捷一路到蓮池上品菩薩爲伴
侶拋却人間五濁泥驀擲拂子

示衆舉大慧禪師上堂衆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
華讚歎尊者曰空中雨華讚歎者是何人天曰我是
梵天尊者曰汝云何讚歎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
尊者曰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云何言善說慧喝一

喝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非但塞却梵天口亦乃二
千年後免被徑山簡點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
說無聞是眞般若慧又喝一喝云當時若下得這一
喝非但塞却須菩提口亦乃二千年後免被徑山簡
點且道徑山還有遭人簡點處也無自云有甚麼處
是遭人簡點處不合多口師云徑山老人如箇築漏
洞底一般恰是築着空生梵天二漏洞且道自家漏
洞還曾築着也未諸人若築得着道將一句來良久
云不見道不合多口便下座

示衆師云今朝七月一秋風漸漸急若是箇中人不
用重重說他人難用力須教自打徹大衆且道打徹
箇什麼驀豎拂子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露柱懷胎笑
點頭下座

檀越請對靈小祭師云世尊時七賢女遊尸陀林見
一屍一女指云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應云作
麼作麼其時諸姉皆悟無生卽今智常楊氏其人不
在其靈在此老僧恁麼舉揚還悟也未其或未然更
與你別通消息偈云大千沙界一靈知無滅無生無
所拘這裏若還親薦得蓮邦托質定無疑

示衆舉翠巖眞禪師因黃國博問百丈肇長老旣是

百丈爲什麽却短小華云今日好天晴黄不契却請眞代語結縁眞云且問將來黄再問眞云須彌南畔把手同行黄佇思却問意旨如何眞云蚊子上鐵牛黄又佇思云不會請和尚爲某甲說眞云你離却妻子來我與你說黄云秖如和尚還行得麽眞云上藍寺裏送客一日行百十遭師云大小國博恁麽見解意欲勘驗諸方未到你在山僧今日也是扶强不扶弱衆中要箇扶弱不扶强底出來代他一轉語看若代不得切忌草草看古人因縁正如蚊子上鐵牛頌云三擒三放不知歸陸地行舟未可爲箇裏要知端

的意還他眞正作家兒

唐祈遠聖命暨公巽昆季等衆居士請祝壽上堂師拈拄杖云香雲繚繞娑婆界瑞氣遥騰四大洲箇裏了然無別事酬恩報德一毛頭山僧一秋困倦拄杖子今日踍跳出來令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情與無情齊唱無生曲祝憲宰存憶翁壽三世諸佛立地聽諸人還委悉得麽若委悉得令彼合門眷屬令子賢孫歡喜歸憑三寶各各自修自證所以道悟則事同一家迷則萬別千差到遮裏若欲識得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虚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心既無礙事亦無礙事既無礙理亦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事事無礙如意自在卓拄杖云拄杖子豈不逍遥自在作書勢云要把南山寫君壽漫將東海作書池卓拄杖下座

天隱和尚語錄卷一終

天隱和尚語錄卷二

鳥瞻山法濟禪院語錄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示衆師云坐斷威音那畔全超今事門頭若是伶俐衲僧當場共出隻手僧問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瞋作麼生是認得底性師云還見麼僧便喝師便打進云春深花燦爛結果在斯時請和尚答一轉語師云看脚下僧禮拜師乃云靈源湛寂智體自如觸處洞然隨方應用目前無法拈來物物全彰箇裏無私舉起頭頭成現須是恁麼人行得恁麼事且道那箇是恁麼人禾山打鼓雪峰輥毬趙州喫茶雲門餬餅到遮裏山僧都用不着且道有甚長處卓拄杖云偶然獨立孤峰頂閒看湖帆自往來

舉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云天子我常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云梵天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曾見我師云勝思不退二天子相會一日不曾見汝一日不曾於此國土既彼此皆不曾相見今覿面又作麼生恰是箇貧兒索舊債一般豈非二俱瞎漢山僧若作不退天子見梵天恁麼道便乃攔腮一掌又若作梵天見不退天子恁麼道也好驀面一唾何故

豈肯當面蹉過如斯可不二俱作家耶山僧今已作死馬醫諸人還知落處麼咦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衆師云今朝四月一大事如何畢急急下疑情莫待臨時決春回夏復來光陰如電疾嗟嗟一等人唐喪竟不惜到這裏如何得不虛度去喝一喝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舉初祖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祖云覓我者是汝我外道云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祖云你問我覓師云外道却被迦葉熱瞞何以直饒你會得我我祖我也未會無我在且道無我何我無我即眞我眞我即無我咄更饒你會到這箇田地也好與三十棒

佛誕小叅師云諸佛無心出世祖師豈意西來秖緣衆生顛倒垂慈應接凡胎今晨是我釋迦老子露頭露面底時節現前大衆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老若少若遠若近還委悉麼若委悉得見聞隨喜者皆發菩提心欣懷戀慕者願成無上道到遮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不見當時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便

有衲僧氣象末後有個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撩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雖是道風把舵且要報恩有分何故一言迴脫特拔古今老僧今日有個頌子要與佛祖相見頌云三大阿僧祇刧修出頭端的振玄猷可憐跛足韶陽老盡力掀翻徹骨酬汝來由堪笑時人逐浪遊不是英靈真衲子誰敢當機攄鐵牛老僧今要順水張帆更與諸人通箇消息若要紹隆佛種應須諦審先宗若不諦審先宗盡是隨邪逐隊看以拂子打圓相舉柄劃破打一拂云在臨濟則三玄三要照用同時復以拂子打圓相舉柄劃破打一拂云在曹洞則五位君臣綿密回互復以拂子打圓相舉柄劃破打一拂云在雲門則事理雙彰權實並用復以拂子打圓相舉柄劃破打一拂云在潙仰則父子唱酬體用不二復以拂子打圓相舉柄劃破打一拂云在法眼則滿目青山心境一如且道在山僧分上合作麼生拋下拂子云佛也祖也照也用也君也臣也事也理也父也子也體也用也心也境也都盧只在這些本地風光上發現喝一喝復拈起拂子云而今一一重拈出收放還他得自由

示衆舉傅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纔陞座以尺拊

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公云大士講經竟白雲端云傅大士與誌公被武帝一狀領過師云當時傅大士既不是個座主何得赴他講筵若不得誌公如何合殺白雲和尚道大士誌公被武帝一狀領過且道那裏是他一狀領過處山僧今日也是路見不平恁麼判斷還知三大老一人有定國之謀一人有安邦之智一人有過量之才可惜當時武帝未能搆得衆中還有代得一轉語麼良久云雖然如是帝王自有擎天略不動干戈定太平

示衆舉百丈大師侍馬祖行次忽見一羣野鴨飛過祖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遂把丈鼻扭用也丈負痛失聲叫阿哪阿哪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破也丈直得浹背汗流因兹有省直須恁麼始得丈次日赴叅衆纔集乃出捲却拜簟纔得賤用祖便下座雖是當陽直提不如冥聲一喝免使向後周遮次問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話你爲甚便捲却簟然雖勘驗也是憐兒不覺醜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好不識羞祖云昨日向

甚處留心灸瘡瘢上重着艾丈云今日與頭又不痛也也是死中得活祖云爾深知今日事轉見葛藤丈乃作禮而退後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禪牀角拂子無風起浪丈云即此用離此用逆風使箭祖云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當頭一撥丈取拂子豎起祇柱中流祖云即此用離此用捽轉鈴頭丈掛拂舊處不動毫端祖振威一喝方用金剛王寶劍丈當下大悟直得三日耳聾何止三日斗龍百千萬劫命根斷盡大衆到這裏還知古人徹處麼切弗狐疑從不見大慧老人云大悟十七八遍小悟不知其數此際是箇人擔當得下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點破還知麼良久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端陽日小參僧問祖師心印遞代相承一曲無生請師舉唱師云天上漫漫地下漫漫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千雷並吼進云如何是爲仰宗師云父子投機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君臣道合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一鏃破三關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即在目前進云五家宗旨蒙師指不涉宗乘事若何師以拄杖橫按几上進云還有應時及節一句請師全道師攔頭一棒云你還當得麼僧禮拜云恁麼則

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過一邊着問杲日臨頭古今一色杲日臨頭即不問古今一色是何人境界師云目前無闍黎進云此是迦葉門庭事還有威音那畔請師明師豎起拄杖僧禮拜師乃卓拄杖云天中節令嚴千妖萬怪盡被山僧拄杖子一口吞却了也所以世界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四維上下世界清淨四維上下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則無量無邊世界清淨無量無邊世界清淨則不可思議世界清淨不可思議世界清淨則無不可思議世界清淨清淨亦清淨且道拄杖子何故有如是威光如是作用如是奇特如是自在復卓一卓云當年曾踏上頭關今日分明親舉似

示衆舉臨濟聞德山示衆云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濟令侍者去見他如是道便問道得爲甚也三十棒待伊打你便接拄杖推一推者去一如指教德山被一推倒便歸方丈閉却門者回舉似濟濟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見德山麼若擬議濟便打師云德山和尚把住綱宗臨濟老人誘人犯法山僧當時若作德山待這僧推倒漫漫起來捉住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何故不惟令這僧別有

生機免致復遭臨濟毒手若作臨濟侍他回來舉似便打不使這僧重加迷悶山僧今日如此判斷莫有傍不甘者出來更試斷看還出得這僧麼

示衆舉臨濟訪平田路口見一婆使牛乃問婆平田路向什麼處去婆便將牛打一棒云這畜生諸處走到這裏不知路濟云我問你平田路什麼處去婆云這畜生五歲也尚使不得濟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使有抽釘拔楔之意濟至平田田問還見我婆也未濟云已收下了也田云近離甚處濟云江西黃檗田云情知你見作家來濟云特來禮拜和尚田云已相

見了也濟云不然賓主之禮合禮三拜田云旣是賓主之禮禮拜着師云我臨濟老人眞爲大人作略只是平實問去隨這婆子張牙露齒欵欵道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且道這是贊他這是蓋覆及至平田田問還見我婆也未輕輕道箇已收下了也田只得別行一路你看平田老漢道還見我婆也未這一句且道是探竿是賣弄令人要識得賓主何且看二大老末後之言可是觀光雖然如是白拈手段總不見得且道如何是白拈手段喝一喝

示衆舉鎭州萬壽和尚與保壽同參萬一日去保壽保坐不起萬乃展坐具保下禪牀被萬便坐却禪牀保乃歸方丈閉却門萬坐不起主事云和尚閉却門請庫下喫茶萬便歸院保明日却去復禮萬也坐不起保展坐具萬亦下禪牀保乃坐却禪牀萬遂歸方丈閉却門保於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三道便歸萬開門見云我不與麼他却與麼師云二大老一衝一撞如兩虎相見各露爪牙無有一毫虧損處不媿同參是爲模範不若今時人纔露爪牙先自傷鋒犯手只欲瞞人殊不知旁觀者哂法濟今日不唧嚠恁麼告報亦是傷鋒犯手了也還知落處麼良久云不因

夜來雁爭見海門秋

示衆舉陳操尚書請雲門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敎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諦當諦當門云曾問幾人來書云卽今問上座門云卽今且致作麼生是敎意掉轉鎗頭來也書云黃卷赤軸禍出口門門云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敎意書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懸而慮忘道得一半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懸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敎意更上一層樓書無語可惜撥到牛角尖頭無門得出山僧若作尚書便道已知上座深

得如來禪也門云見說尚書有法華經是否書云是
又是一重公案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
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山
僧若作尚書便云待我到非非想天即向上座道門
云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
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
罪過雲門老人當時如握一柄吹毛劍相似直教法
法斷有尚書素常亦是具人天眼目到這裏不得不
復受鉗鎚今時還有如是衲僧如是居士麼有則向
前來逓相證據良久喝一喝云不妨收起垂鈎線免

使風波浪裏行
六月十九小叅林玹出問鳴蟬滿林噪青蓮遍界馨
觀音大士從耳根證圓通則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云腦後看進云與麼則飲光生而重開煩殘榴飛處
笑顏新也師云邈那一邊進云秪如大士千眼阿那
隻是正眼師竪起拄杖云還見麼進云傑侍者與作
破沙盆還有報恩分也無師云無進云與麼則瞎驢
滅却風猷振臨濟綱宗千古威三玄三要請師提掇
師云歷問將來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拈拄杖云這
是楖栗拄杖子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拈拄杖橫按

桌上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喝隨聲便打進云如何
是第一要師云開口便好笑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
云我不向你道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日輪當戶
照進云秪如入門便喝作麼生應和師云你試喝看
進云三頓烏藤還有差別也無師便喝進云與麼則
要玄棒喝鋒鋩凛穿鑿瞞頇把手多師以拄杖畫一
畫云截斷葛藤進云枝頭啼血空勞力不如緘口臥
烟蘿天色炎蒸伏惟珍重便禮拜師云少賣弄乃云
揭開雲霧鎖露出萬重山大悲千手眼隨處得安然
驀竪拄杖云大衆還見麼菩薩現全身作用於拄杖

頭上與慈運悲普利一切要某上座助揚法化只得
舉則現成公案與大衆通箇消息記得南院問風穴
南方一棒作麼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和尚
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
不見師穴於言下大徹玄旨當時風穴悟則不無怎
奈落在第二頭了也若山僧作南院待他開口道和
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劈脊便棒管教伊七通八達
雖然今時有等莽鹵漢便作一棒會埋沒先聖瞎却
時人眼目不少諸人又作麼生會傾視左右喝一喝
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示衆舉齊峰和尚一日與龐居士並行士乃前行一步云我强如師一步峰云無背向老翁要爭先在士云苦中苦未是此一句峰云怕公不甘士云老翁若不甘齊峰堪作什麽峰云若有棒在手打不解倦士便打一摑云不多好峰始拈棒被士把住云這賊今日一場敗闕峰笑云是我拙是公巧士乃拊掌云平交平交師云二老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得人一牛還人一馬雖然如是就中有一個出格底也是自起自倒還有人簡點得出麽良久云雪中月色誰能辨堪笑知音暗點頭

示衆舉趙州和尚一日到僧堂後逢一僧乃問大衆總向甚處去僧云普請去州遂於袖中取刀度與云老漢住持事繁請上座爲我折倒却便引頸向前其僧便走師云當時趙州幸是不遇其人若遇其人則性命難存矣雖然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山僧今日亦是住持事繁要諸人折倒也無刀子縱有刀子亦不藏在袖裏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諸人還知落處麽更有一頌金剛寶劍道人寒纔露鋒鋩便不堪殺活豈容君擬議主賓相見辨毫端

示衆舉西峰至趙州致茶菓次州問長老今夏在甚處安居峰云蘭溪州云有多少衆峰云七十來人州云時中將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州云着什麽死急峰無語師云西峰當時一一供通末後着些精采恰被趙州老人用金剛王寶劍一截截斷便不完賓主之禮山僧若作西峰待他道着什麽死急只向伊道也須舉似巡堂不賓主始終耶所以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雖然如是殺人刀活人劍

晩參師拈拄杖云若論此事久參達士未舉先知晩學初機應當努力不見趙州和尚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二時粥飯是我雜用心處諸人作麽生得不雜

用心昔日有一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用力牙云如無手人行拳大潙云是則是又教人入陰界裏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今日法濟道你若十二時中用力處道無却是斬頭覓活落在龍牙手裏你若十二時中用力處道有又是頭上安頭落在大潙手裏你若十二時中用力處道不有不無一法儱儱侗侗又落在法濟手裏你若道三處俱不着又是莽莽蕩蕩了也到這裏諸人十二時中如何用力生死事大切不得悠悠漾漾唐喪光陰他日有人算飯錢莫言不道卓拄杖云參

示衆舉忠國師因虜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師云大小國師老大修行卻被軍容一問直是手忙脚亂推出童子來之乎者也引得後人莫認識神爲自己諸人且道軍容會得無語會不得無語

示衆舉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云汝義以何爲宗志云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云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云我當回去斬首謝世尊弟子云人天衆

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佛置我兩處負門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門處麤故衆人所共知第二負門處細我欲不受以少人知作是念已而白佛言世尊一切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何用貢高而生憍慢梵志不能致答默自念言我負墮處世尊不彰我負不言是非得大甚深法最可恭敬即於坐處得法眼淨師云梵志當時雖是伶俐中途省得意欲斬首謝世尊脫得兩處負墮爲甚麼到這裏致答不得殊不知直饒你脫得兩處負墮已落在世尊圈繢了也即今還有出得世尊圈繢了者麼以拄杖畫云且截斷葛藤雖然今時人不惟不知負墮尤自護病則不若梵志多矣擲下拄杖呵呵大笑

示衆舉南泉大師因山下有一庵主人謂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云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與亦不能去泉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並不顧州云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泉泉云我從來疑著這漢師云南泉老人坐斷乾坤到這裏也把不住卻

令趙州慣戰作家去也搖撼不動他豈不勞而無功這庵主雖然把定綱宗也是抱樁搖櫓山僧今日看來個個都是不唧嚕漢這裏衆中莫有唧嚕者麼出來爲三大老出氣如無老僧今日失利

示衆師云今朝已夏末明早是秋來人人本分事切莫被時埋且道不涉陰陽一句作麼生道左右顧視云出頭天外看誰是這般人

示衆舉雲門到灌溪有僧舉溪語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問門作麼生虧你記得這一落索門云與麼道即易也大難出舊頭一

點僧云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逐句尋言門云你
適來與麼舉那還着本人僧云是好不知羞門云你
驢年夢見灌溪復是一摑僧云某甲話在猶是不知
門云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云云你道大
梵天王與帝釋商量什麼事慣得其便僧云豈干他
事隨語生解門喝云逐隊喫飯漢果然果然這僧不
惟孤負灌溪垂訓亦負雲門指點若是伶俐衲僧在
二大老處達其端倪便是一生參學事畢今日還有
知音者救得此僧麼老僧為你證據良久云更聆一
頌當場體用得全機着着分明何更疑只為從前都
學解到頭難做克家兒

示衆舉漸源同道吾去弔慰次源乃拊棺云生耶死
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不道吾云不
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
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吾歸院
云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道吾遷化後源至
石霜舉前話請益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
甚不道霜云不道不道源於言下有省師云道公案
批討者多決斷者少山僧今日要與道吾下個註脚
則不孤他一片婆心而受人棒處何故他道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忒殺分明爭奈漸源逐句迷源還問道
為甚麼不道到這裏道吾更說個不道不道雖是雪
上加霜亦乃赤心片片他又漆桶不快如斯莽鹵以
致道吾末後廉纖若是山僧當時作道吾何必定要
說到底道個打即任打道即不道但向他道闍黎切
忌恁麼會待他擬議便棒免伊獲罪彌天即令衆中
還有人見得道吾落處出得漸源麼如無山僧更與
頌出風飄飄兮雨濛濛意欲還鄉路不通挨到水窮
山盡處方知昔日自朦朧

示衆舉夾山會禪師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
不審霜云不必闍黎僧云與麼則珍重又到巖頭亦
云不審頭乃噓兩聲僧云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云
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山山明日陞堂乃
喚昨日從石霜巖頭歸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
僧舉了山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
眉道去也乃云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
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師云這僧雖不恁麼煩耐
風霜若不是二大老慧眼圓明怎能勘得伊出然則
巖頭固有長處若非夾山泊合埋沒可見當時善知
識推已讓人若是今時人不惟不肯恁麼道猶要弄

巧漫人藏頭蓋尾山僧今日亦是不惜眉毛與諸人明明拈出雖然如是且道如何是殺人刀活人劍道裏識得非但得見巖頭石霜亦乃會得夾山老人親切處若不如是正落在時人圈繢裏便道到這個所在有什麼得失是非將個棗子囫圇吞了也豈不救麥不分遭人簡點耶良久云竹密何妨流水過山高那礙白雲飛

示衆舉忠國師因紫璘供奉擬註思益經國師乃問大德凡註經須會佛意始得供奉云若不會佛意怎解註得經國師乃令侍者盛一椀水着七粒米在水中

椀面安一隻箸問云這個是什麼義供奉無語國師云老僧意尚不會豈況佛意爭解註得經潙山果云供奉先鋒有作殿後無功當時纔見國師問此是什麼義只對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到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說處師云潙山恁麼批判不無衲僧氣槩仔細簡點將來也出不得國師圈繢在山僧若作供奉待他道這個是什麼義但云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示衆舉雲門問直歲什麼處去來歲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門使打師云當時法濟若作這僧待他道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云云但道和尚猶嫌少在他若打來接住推倒可不慶快平生雖然爭奈雲門老人棒頭有眼徑山道箇直歲無語有三百箇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老老大大作如是話會具正眼者試辯看

示衆舉世尊一日坐次見人舁豬過乃問這個是甚麼人云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云也須問過師云當時世尊雖是退步就人怎奈舁豬者不鑑識

解得大慈悲父若是山僧見他道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但云我也知你秖識得箇豬子若是旁觀者道既不喚豬子又道箇什麼只輕輕向他道這孽障使須云大似無端驀問來令伊異類着疑猜箇中識得瞿曇面皆教不動出三災

示衆舉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三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深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千人叢裏奪高標時李王在座下不肯蹉過不少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

設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絲一箱劒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本賞雜絲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劒王令當嚴法眼歷座倚勢欺人深便出問今日春敕問話師還許也無探竿在手眼目許咸殺實頭深曰鷂子過新羅棒絲使行慣得其使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衲堂前勘深也是陣後興兵衆集燈問承聞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深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用大旗鼓一奪燈擬議安知落處深打一坐具便歸衆

得大機顯大用快哉不忝雲門之後可惜當時法眼會下無有敵手任這老漢一衝一撞如趙雲百萬軍中取阿斗相似今日還有知音者麼出衆來爲燈維那出一口氣看良久云太平原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示衆舉道吾見雲巖修鞋次乃問作什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吾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云這兩箇老漢恰似座主見解當將山僧若作雲巖見道吾問作什麼便拋下鞋子云你道是什麼又若作道吾見雲巖道將敗壞補敗壞但道咸殺扯東搭西如是兒

使後人落在義解中去雖然山僧恁麼批判亦是相瞞打瞞有甚麼交涉呵呵大笑

示衆舉三平忠禪師一日陞座有一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一僧從西過東眞僞歷然平云適來個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探竿在手道士出衆作禮云謝和尚接引着平便打正令當行僧出作禮云乞和尚指示來也平亦打終無二格平復謂衆云此兩箇公案作麼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法濟當時若在座下但云和尚也須喫棒何故拵不得自已羸不得他人平云既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也乃擲

下拄杖歸方丈諸人還知三平落處麼若知得三平落處便知法濟落處左右顧覷云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嚴居士兄弟等施銅鐘爲先考妣請師小叅師拈槌指鐘云這鐘彼爲薦父母又乞山僧說法山僧無法可說記得東坡居士有鐘銘偈云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缺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問竟安在云云大小東坡說義理禪山僧則不然驀舉鐘槌云還見麼復敲鐘三下云還聞麼這裏會得一超直入如來地其或未會更聽一偈鐘

73 冊

卒一擊頓超然薦拔先靈出陰纏今日老僧親指示
管教步步踏青蓮
舉忠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惟識論國師云作
麼生會惟識論主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國師指簾
云這箇是什麼法主云色法國師云大師簾前賜紫
對御講經何得五戒不持師云座主講得千經萬論
到這裏開口便錯法濟當時若作座主待國師指簾
問這箇是什麼只對他道國師老老大大簾子也不
識衆中有不甘者出來道你也只識得箇簾子法濟
向他道國師問什麼來待他擬議即便喝出

示衆舉韓文公問大顛和尚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
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師云韓
公蹉過不少公罔措歸宅怏怏而已夫人乃問侍郎
神思不懌復有何事師云賢哉賢哉公遂舉前話夫
人云何不進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云善言言
者公明日凌晨遂去門首乃逢首座座云侍郎入寺
何早師云好不知來處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
頭有何因緣開示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
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云老老大大做這語之流
座乃扣齒三下公後至堂頭又進前語晝夜一百八

意旨如何堂頭亦扣齒三下公云信知佛法一般師
云休錯認顛云見什麼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
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顛遂喚首座問適來秖對侍
郎佛法是否座云是顛便打趁出院師云大顛末後
全行正令在首座以振其規在侍郎則失其所向當
時侍郎具眼果信得佛法一般便速禮三拜保得首
座不趁出院豈不一場好事今日有人代他一轉語
看如無不惟孤負大顛亦使老僧失利有麼有麼良
久云佛法若無真正眼宗門那得到如今
到龍舌庵小參師云指月臺前拈拄杖連雲片片在

顛頭笑兮誰是知音者萬水千山聽不休卓拄杖云
古人建庵龍舌上也敎說法虎頭邊而今到此重拈
出那箇男兒不丈夫到這裏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
後再甦歎君不得便可逍遙翠貸徑漫跨槪漾橋直
上擊竹崖行住坐臥於聯背巖窩酌石浪泉唱無生
曲掛瓢於蒼松枝上作箇無事衲僧其或未然切不
得見山忘道所以古人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
無法滿目青山喝一喝云且道懸崖撒手一句作麼
生道舉頭天外看誰是這般人
示衆舉僧參善道禪師纔展坐具道云不用道時瞎

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僧云某甲有口啞却卽開
苦死覔箇臘月扇子作麼道拈棒作打勢僧把住云
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道云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
我者死住東西僧云隨與不隨且致請師指出東西
南北道便打師云這僧可謂敵勝驚羣底手段只是
末後欠一着在老漢若作這僧待他打來更接住云
打卽不無且道是南是北是西是東便推倒可不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今日法濟門下還
有這等僧向前麼老漢也不用棒管敎他一一透露
去時有僧纔出衆師云文彩已彰便休去

示衆舉雪峰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浙中來峰云船來
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峰云爭得到這裏僧云有什
麼隔礙峰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峰又問甚處來
僧云湖南峰云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峰
竪起拂云還隔這個麼僧云若隔卽不到也峰又打
趁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峰一日有同行聞特去
訪乃問兄到雪峰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
乃被同行訶叱與他說破當時悲泣常向中夜焚香
遙禮師云雪峰老人行其正令這條白棒不忝德山
之風可惜當時不遇其人重重蹉過這僧既不憚勞
苦撥草瞻風何其莽鹵以至如斯及遇同參道箇消
息悔之晚矣雖然此猶是君子禪也不若今時不服
善者寧招謗法之愆永無悲泣之意可見今人不如
古人多矣大凡參學須自具眼目切莫當面蹉過以
貽後日之悔今日有新到者麼衆無語師復頌云憧
憧往返隔千山覿面相承與話難不得知音痛呵叱
到頭終是一顢頇

示衆舉夾山問僧甚處來僧云洞山山云洞山有何
言敎僧云洞山尋常許人三路學所謂玄路鳥道展
手山云實有此語否僧云實有山云執持千里鈔林

下道人悲師云這僧當時祇成得箇學語之流豈具
參方眼目夾山老人雖持勘辨鉗鎚好似打蓁嚇兎
一般若是法濟則不然待他道許人三路學便云我
這裏一路也無看他若更遲疑攔頭便棒令伊不孤
負洞山別有生涯今日衆中還有與這僧出氣得者
麼良久云如無切忌傳言送語

示衆舉澧州大同濟禪師一日因米胡領衆來纔欲
相見濟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
回客位濟云是卽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却令
侍者去請米纔上來却拽轉禪牀便坐濟乃趯牀一一

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去師云二大老相見各展鋒鋩不無機用只是未得雪上和融逝相酬唱當時山僧若作米胡見他面壁而坐便指背一下拂袖而出免使後面周遮又若作大同看伊拽轉禪牀便坐更令侍者點茶來可使主賓道契雖然如是看來不會作客勞煩主人二俱失利

示衆舉丹霞訪龐居士至門逢靈照洗菜次霞問居士在否靈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霞再問照提起籃便行霞遂回須臾居士還照乃舉似前話士云丹霞在麼照云去也士云赤土塗牛妳師云據山僧見處

他二大老各顯神通不無箇點何故且看丹霞問頭雖是平常也要救箇朦朧靈照應機截然無不臨風賣俏到這裏龐老合當結疑恰似父子相瞞山僧恁麼判斷總是因語識人雖然秖如赤土塗牛妳這一句又如何商量還有人道得者麼試道看

示衆舉臨濟大師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扭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師云當時臨濟大師雷聲甚大雨點全無何故他道未證據者看及至被這僧一摑直

日下禪牀手忙腳亂幸是不遇其人若法濟作這僧待他扭住時輕輕道箇老漢忙甚麼又待他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我也知你說眞方賣假藥這裏未證據者且置已證據者出來道看如無山僧更爲頌破赤肉團中無位人面門出入最相親可憐未遇知音者却把眞金換六塵

示衆舉丹霞和尚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云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霞云秖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云我在你眼裏霞云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休去士云更道取一

句便得此話圓霞亦不對士云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云丹霞老漢被龐公折倒了也若是山僧當時見他道是眼何窄是身何安但向道半肯半不肯何故老龐前言不應後語雖然更道取一句方得此話圓良久云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示衆舉羅山道閑禪師在禾山因清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第一人大小溈山猶輸他道吾師云道聽途說山云有什麼語輸他師云諦審貴舉石霜辭溈山纔禮拜起溈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如何霜無對師云許你眞實却到道吾吾問甚處來霜云

潙山來吾云有什麼言句霜遂舉前話師云也是直頭吾云汝何不道取師云旁觀者清霜云秖爲道不得師云直不藏曲吾云汝爲我看庵待我與你報讐去師云錯吾往潙山潙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後便云智頭陀因何到此師云探其來由吾云某甲不爲別來秖爲和尚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還是也無師云着潙云是師云着賊了也吾便問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相隨來也潙山呵呵大笑師云慣得其便被道吾捺向泥裏師云欺敵者亡潙山總不管師云失便宜處得便宜貴上座舉了云這箇豈

不是潙山輸他道吾師云虧你具眼羅山云上座三十年後若有把茅蓋頭切忌舉這箇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主師云怪伊不得被羅揄下地云白大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清貴上座直爲潙山雪屈話且須側聆師云作家戰將貴云知也知也便禮拜師云慙惶殺人山云何不早道你還識道吾麼秖是館驛裏本色撮馬糞漢師云明眼宗匠天然猶在當時潙山老人慈悲之故開方便門親到者多錯會者不少道吾這些英氣雖是當仁不讓不知潙山放過處豈得旁觀者不忿要與證明今時還有知古人落處者麼切忌穿鑿你看羅山道你還識道吾麼只是館驛裏本色撮馬糞漢且道是賞伊是罰伊具眼者試辨看

薦亡小參師云靈光耿耿智體如如今古洞然凡聖靡間與麼委悉得逍遙於三界之中放曠於六塵之外男身沒女身出不滅一絲毫女身沒男身出不增一線道來時如片雲點太虛而無所住去時似孤月映寒潭不留剩跡於是則生亦得死亦得湛然常住心境一如既然如是且道目前所薦某氏在何處安身立命豎拂子云全憑殊勝力畢竟托蓮胎

復舉文殊師利問庵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到遮裏庵提遮女翻問文殊師利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師云大小庵提遮女雖見到而未能行到文殊師利雖行到也則盡力說得箇其

力未充大衆即今共力巳充一句又作麽生道喝一
喝云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解夏小叅師拈拄杖云當陽顯露作者知歸驀劄相
逢時人未會收綸罷釣五湖烟水澄清撥草瞻風四
海雲林奔走若住也若行也本來無得無失若迷也
若悟也便乃有證有修到遮裏直須兩頭撒開中間
不立所以道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
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既然如是隨緣不變一句作
麽生道卓拄杖云且歸茅屋舊居處閒看清溪不斷
流

天隱和尚語錄卷二

天隱和尚語錄卷三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荆溪磬山語錄

磬山初朔臘八日示衆師云磬山茅屋冷凄凄到者
都緣向上機鼻孔盡從今打失亦條條地得無衣作
麽生是向上機自代云泥牛吸水武陵溪今辰是我
釋迦老子桶底脫落底時節大衆還知麽若知得當
初釋迦老子悟得箇什麽來若未知看舉起拂子云
釋迦老子在汝等眼睫毛上放大光明照見三千大
千世界還見麽若見得徹去覩明星時無二無别其

或未然誠謂徒入空門虛生了也各各挽起眉毛盡
平生力量挨拶將去不可蹉跎歲月埋没此光明去
也今茲徐居士二十年長齋慕道海內知識一一叅
叩錯禮山僧爲師爲伊妄染亦有箇頌子相記脫俗
爲僧翻掌間轉凡成聖也非難雪山老漢日成道今
古明星照遠山久立珍重
除夜示衆師云一年容易過人盡在今宵生死無憑
據陰陽定不饒大衆團團圞圞住茲磬山阿相伴老
僧作何功行莫謂老僧使得你們忙碌碌地無暇做
叅禪辦道底工夫且道你們終日起來忙閙動靜逕

水搬柴者是誰迎賓待客擧土掘地者是誰穿衣吃
飯屙屎放尿者是誰須是於中識得本命元辰不離
放屎屙屎不離吃飯穿衣不離掘地擧土不離待客
迎賓不離搬柴運水不離動靜忙閑若於此識不得
本命元辰忙閑動靜即被忙閑動靜礙運水搬柴即
被運水搬柴礙迎賓待客即被迎賓待客礙擧土掘
地即被擧土掘地礙穿衣吃飯即被穿衣吃飯礙屙
屎放尿即被屙屎放尿礙遮一落索老僧代你們用
力不得須要你們件件自家着力始得還會箇點得
也未不然覔說一年除歳容易縱經百年虛度光陰

有什麼用處大衆會麼驀卓拄杖云來年更有新條
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歳旦示衆拈香祝　聖畢師召衆云本地風光無片
而物物拈來始成現大千沙界絕羅籠一句當陽如
閃電年新月新日又新步步行來步步新踏着這重
關棙了原來即是舊時人所以回天轉地不須愚智
功能透古超今不落凡聖階級且如新年頭佛法還
有商量也無若道是有水中捉月若道是無色裏膠
青恁麼則不涉有無還委悉麼以拄杖劃一劃云打
開雲戶看露柱放光輝復頌云雪後一枝梅吐玉蕊

然天地共陽春太平盡唱無生曲引得巖前石虎吟
元宵示衆師云山中正月十五也無村歌社舞都盧
本分禪和不打尋常這鼓别起無相燈光照破人人
鼻祖且道燈未明時光在什麼處衆起拂子云明暗
兩頭俱脫落一毛端上現全身
清明日晚叅師云今朝却是清明節河邊細柳垂枝
折揖舟登岸小阿㜷跌脚搥胸訴冤枉聲聲哭到松
林間叫殺青天全不答誰知生死路悠悠一去更無
箇消息何如脫俗出家兒無憂無喜無交涉驀拈拄
杖卓一下云唯有這箇不遷變今年去年曾無倦登

山涉水賴伊扶風前月下常相見見見眼裏瞳神
耳裏現喝一喝良久云愁人莫向愁人說令得愁人
愁殺人
示衆師卓拄杖云衆兄弟久處叢林徧叅知識還曾
撥着這一着子也未若撥着這一着子順逆境緣處
自然不被塵勞封鎻生死岸頭將脫然不隨業識牽
纏在世出世了無罣礙誠謂之無事道人若未撥着
徒自苦辛山山水水千里勞神波波碌碌旣爲出家
兒父母遠離親朋絕往游泊無爲翛然灑樂趂此色
力强健猛着精彩日夜研窮究取這一着子十二時

53册

中無絲毫異緣畢竟要討箇分曉纔得不辜出家之志不負佛祖之恩雖然如是恁麼說話若在了事人前拾如送箇臘月扇子也喝一喝云且截斷葛藤

歲旦示衆師云天啟四年正月一春到人間將半月梅花笑雪滿庭香透過時人娘生鼻驀舉拄杖云看惟有這箇原如此也無年也無月也無新舊只平常直直對君親剖悉擲拄杖云雖然如是且道新年頭上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大家登寶殿祝　聖顧長春

絕糧示衆舉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至汝入城持鉢

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七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難應諾佛曰持鉢去師云幸喜幸喜世尊大慈大悲當時若不開這一路消合餓殺老僧大衆且道靈山會上曾打到這箇境界遣阿難未曾打到這箇境界遣阿難試道看況世尊三界大師福被人天何故只遣阿難入城持鉢千二百衆合作麼生磬山今日則不敢釘釘遣誰去且這一條路誰行得誰行不得可不見義勇爲耶記得昔年有箇頌子爲諸人舉似托鉢生涯七佛儀罣盡力是提撕阿難當下通消息那用婆心第二機

師五十誕辰前一日示衆師云寄跡閻浮五十春不知虛幻受跉跰自從胡亂年來後閒看長空放白雲所以道眞如性海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去來且道既無出沒焉有去來眞如性海與大悲願力是同也是異也若道同驀舉起拂子云這是大悲願力如何是眞如性海若道異垂下拂子云這是眞如性海如何是大悲願力若道不同不異則無老無少無大無小無長無短無有無無不可以形名得不可以智識知如此大衆得到磬山來與老僧慶誕若約老僧五十年前母難之辰今日猶未生也既未生時慶

箇什麼誕說箇什麼法可不隨情逐世了也且道不隨情不逐世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以拂子指庭前菊花云黃菊經霜老青松帶露寒若將時節會依舊是顢頇

正誕日小參師拈拄杖云老僧去年四十九曾向人前揚家醜譚禪論道作生涯想起從前不唧𠺕今年幸爾已五十對人一字無可說橫拈拄杖按乾坤那箇丈夫來受屈所以道把住也十方虛空也須喫棒放行也森羅萬象總是齊彰山僧今日也不放行也不把住聊通一線以拄杖揮向前遶一匝云與諸人

一住七縱八橫去也良久卓拄杖云真金自有真金
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啟華嚴禪期示衆師云要踏毗盧頂上行不須向外
去道尋回光返照原初體着者拈來不是塵豎拂子
云看大衆還見麼十方虛空無邊香水海一一世界
中有千丈盧舍那身在此一毛端上現寶王剎轉大
法輪打開華藏玄門演出不思議法所以道塵說剎
說衆生說熾然說無間歇於此會得迴出三乘高超
十地不勞覺城東畔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
脫或未然再打之遶葛藤去也若人欲識佛境界當

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
汝等既到此間妄想不得不離意根不得不淨意根
既淨妄想自離妄想既離令心所向自然無礙心既
無礙左打一拂云這邊也無礙右打一拂云那邊亦
無礙中間打一拂云這裏亦無礙無礙無礙亦無礙
今人聞此等說話便道貪瞋癡亦無礙殺盜婬亦無
礙妄言綺語亦無礙惡口兩舌亦無礙如此見解撥
無因果莽莽蕩蕩他時後日閻羅老子面前打筭吃
鐵棒有日在莫言不道不見南嶽讓和尚初參曹溪
六祖祖云什麼物恁麼來只此一轉語參承八載方

始瞥地曰某甲有箇會處祖云何不道云說似一物
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不云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
得祖云即此不染污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
如是善自護持這便是真參實悟真修實踐的樣子
汝等既到這裏當摩襬掠褲豎脊梁打屏身心體
究一回始得古人云臨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
欺君不得正恁麼時直截根源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云木馬嘶斷雲影道泥牛橫臥石巖前若能坐斷千
差路頃刻歸家不用鞭和聲擲下拂子喝一喝

晚參師拈拄杖云達磨一宗有者掃地矣賴有志者

盡力扶之何故今時大法未明而爲人師者觸着則
任意揮張便道大機大用不識是何宗旨學人問着
蒲團即將蒲團打問着禪板即將禪板打設若問着
虛空你還將虛空打得麼問著山河大地還將山河
大地打得麼若將不得可見大機大用不在蒲團禪
板上有一等不識好惡者吞却釣餌播弄一生生死
呼頭一毫用不著諸人也須簡點古人乃謂此是風
力所轉終歸敗壞不見趙州和尚有箇秀才來問佛
不違衆生願是不州云是才云弟子欲就和尚手中
乞取拄杖得不州云君子不奪人所好才云某甲非

君子州云老僧亦不是佛看他得的人大機大用活鱍鱍地優游自在老僧晚年來有些性蹂也要用棒行喝但遇其人則不得不行不得不用非是貶駁諸方要且扶立宗旨作麼生是宗旨喝一喝卓拄杖云男兒自有衝天志莫向古人行處行復云今晚就水和泥趁爐打鐵也要打草驚蛇還委悉麼以拄杖駕肩遶一匝云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直趨方丈

除歲示衆師云爆竹一聲催臘盡寒梅數點帶春來道人林下無餘事心地閒閒却似呆所以道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且如過去時節已過去未來時節猶未來現在時節而不住況此深山窮谷之中寂寥虛廓本無喧譁雜擾之聲又無朱紫玄黃之色也無笙歌燕舞之作亦無大歡小悅之娛剛剛一種灰頭土面懶散禪和即今歷歷孤明澄心瞪目聽法者莫不是這箇時節若是這箇時節又何用更識便轉得身叫得氣喫得山僧手中痛棒若未轉得身吐得氣喫不得山僧手中痛棒你若向前截斷路頭你若落後又無退身之地你若住著則三十棒到這箇時節還有不惜身命者麼須知句

中劃意意中劃何意何交馳甚爲可畏雖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汝等入堂坐禪已經一月並無有一人到室中通箇消息都盧是一隊無心道人老僧信得汝等過汝等還信得老僧過麼若信得過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不見藥山和尚坐禪石頭一日偶見問云汝在這裏作麼云一物不爲云不爲即閒坐也云閒坐即爲也汝不爲不爲箇甚麼云諸佛亦不識你看古人一箇閒坐尚不可得而況昏沉掉舉妄念紛飛者乎石頭便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未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你看石頭和尚舌頭拖地入泥入水爲人老僧今晚爲汝等註破從來共住不知名那裏識得來任運相將只麼行也是客作漢自古上賢猶未識難道造次凡流豈可明不是壓良爲賤既註破還知麼若論這一段事人人本有箇箇不無秖爲無始以來無明業識煩惱蓋覆不得現前還見麼驀舉起拄杖云先天有物能爲主不屬陰陽造化生久立珍重

元旦示衆師云今日元來新年頭昨日元來舊年尾新年頭上不見來舊年尾上不見去不來不去常現前箇裏元來無所住無所住處著眼看大千沙界一

毫許漫看春風滿面生張公喫酒李公醉更有一般堪美處千門萬戶曈曈晒大家齊唱太平歌哩哩囉今囉囉哩所以道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大衆祝　聖壽以無疆讚　皇圖而永固

元宵示衆師云一燈纔焰萬燈瑩爍破乾坤徹底空山色自今光燦爛桃花依舊笑春風大衆剛纔過歲又巳半月流光荏苒無暫停息若是手脚未穩切宜努力莫待臨渴掘井追悔無門要做工夫巳遲了也會得麼英靈衲子未舉先知機鈍之流不妨薦取以拄杖指燈云看喚作燈則觸不喚作燈卽背且道喚

作什麼雲門大師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直饒恁麼不恁麼會卽聲色而非聲色不恁麼恁麼會卽非聲色而非非聲色般若經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到這裏無你下口處無你入頭處無你插手處無你劄脚處若佇思停機卽沒交涉矣還會麼除非上根利器一聞千悟始得不見達磨初祖遠觀震旦人有大根器得得航海而來在梁國不契直造少室端坐面壁九載剛接得箇神光二祖斷臂安心頓悟本來謂之得髓傳至六祖開心地法門然後宗分二派再四傳而派列五宗豈不是燈燈相續瑩徹交輝所以道法流不泯派永接於曹溪燈焰常存光逾明於少室老僧今晩見此世燈引這一落索若是明眼人前一場笑具可不通身輥在葛藤窠裏了也還有別脫得出者麼良久云少林秘要無多子五派單傳不二門喝一喝

示衆舉興教坦和尚初開堂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

息坦云雞足峰前風悄然宗云未在更道坦云大雪滿長安宗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坦云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坦令人請宗至云適來秖錯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云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云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問至未在更道處坦云我有三十棒寄汝打雪竇宗乃禮拜師云你看古人眞實處無有一字相欺若是今時善知識權柄在手不辨來機要施設到底那肯屈尊就下若是今時學者出頭來便作主宰到底亦未肯服善你看坦長老從

容和雅云適來秖錯對一轉語且道作麼生是他錯處省宗不肯後云寄三十棒打雪竇雪竇又有何過省宗便肯禮拜這裏若看得分明許你們通箇消息一衆呈見不輟師復云學道先須達本後識綱宗綱宗既明其本自立既得其本道隨手應所以道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若道見過古人田地秖好與古人提瓶執杖若道見到古人田地秖好與今人提瓶執杖若未見到者更叅二十年始得何故卓拄杖云選佛若無如是手宗門那得到如今左右顧視云有麼有麼如無老僧且去守困便曳杖出堂

因事示衆師云諸方難見而易親老僧這裏易見而難親何故諸方善知識道眼高福德大叢林整齊飲食精潔可謂難見而易親也老僧這裏世緣淺薄闢草開荒茶粗飯糲可謂易見而難親也難得親近難中之難雪裏送炭者少易得親近易中之易錦上添花者多左右顧視云衆中還有道得不難不易一句者麼驀卓拄杖云拄杖子勃跳出來道也不難也不易清風明月共知音天上人間隨所去師復笑云不然不然老僧還要用者你曳拄杖便歸方丈

小叅師云今辰二月十九菩薩應身普救人人要證圓通打破無明窠臼舉拂子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復打一下云還聞麼如若不聞除是生來耳如若聞又聞箇什麼來雲門大師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來是饅頭山僧這裏也無胡餅也無饅頭且道大衆吃箇什麼今日周沙彌爲伊師設供補慶乞老僧說箇小叅仰勞大衆誦一無量壽真言唵嘛呢叭嗟吽復偈云生來半百知安分漫看山花爛熳紅且喜闍黎實頭處長年相伴老龍鍾

陽山靜室衆請晩叅師云目瞪雲霄第一峰端居無事萬緣空無生曲調從君和不落閙忙動靜中既不

落閙忙動靜且道在什麼處大衆驀卓拄杖云莫不落在這裏還會得麼你若會得卽便言下知歸若未會得現前若僧若俗若老若少波波汲汲徒上此山枉受辛苦不如叅箇古人話頭以悟爲期昔我禹門堂上幻有老人慣教人叅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汝等須是行也叅坐也叅語默動靜叅迎賓待客叅做買做賣叅穿衣吃飯叅屙屎放尿叅莫管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一叅叅到無叅處忽然囫地一聲便得這箇消息所以道叅須真叅悟須實悟雖然古人云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且道眼在甚麼

處良久云老僧今晚爲汝諸人點出去也看以拄杖指佛前燈云智燈常焰焰晝夜永明明擲拄杖便休去

鳥瞻山衆請小參師云摩竭令行傳千古而今拈出又重新爍迦羅眼猶難覷試問當機有幾人良久云齊瞻部州打鼓北俱盧州陞座西牛賀州說法東勝神州參堂且道說什麼法諸人還聞麼若聞對衆證舉未聞切忌作驢前馬後漢認奴作郎古人道參禪都是病病在耳目者撐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病在口舌者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爲禪病在手足者進前

退後指東劃西爲禪病在心腹者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彼所論無非是病所以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芭蕉和尚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又有尊宿云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磬山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不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不與你拄杖子諸人還會得麼若會得從你高高峰頂盤結草庵把定牢關不通凡聖又從你入草求人帶水拖泥現佛現魔隨方應用你若未會切忌動著動著則老僧三十棒卓拄杖復舉云問答須教識

主賓休迷事理亂君臣一言失照無憑據萬行全乖喪本眞舉起吹毛當面截拈推塗毒絕根塵果然佛日重懸處處相播玄風憶少林

薦亡小參師云百歲光陰瞬息回幾人到此不曾欺貪名圖利心無厭逐色隨聲意轉迷生死岸頭方有悔輪廻路上更多疑如來金口分明論地獄天堂任爾之今日乃溫氏薦亡道場完滿乞老僧對衆舉揚無生之旨不免說幾句現成說話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眞驀竪起拂子云喚還見麼離諸名相又

見箇什麼若道不見妙性圓明何處安著這裏會得便識得愛溪居士安身立命處識得愛溪安身立命處便識得自己安身立命處識得自己安身立命處即識得從上諸佛諸祖安身立命處所以生本無生滅本無滅居士六十歲未生已前本來面目還見麼所以中論云已生無有生未生亦無生離已生未生生時亦無生六十歲死已後已死無有死未死亦無死離已死未死死時亦無死諸人若會得對衆拈出老僧與你證據若未會各各珍重參取去

解華嚴禪期小參師云說甚長期與短期自家面目

自家知坐參五十三員老樓閣門開彈指時卓拄杖云吽大開了也諸人還覺毛寒骨竪麼出亦得入亦得雖然如是且道門在甚麼處還見麼如此見得無論開卷便退者終卷而退者一部而退者半部而退者一年而退者年餘而退者兩年而退者三年滿而終者一任七縱八橫逍遙自在故經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你若這裏未見得徹從你三年期滿而終者兩年不足而退者半部一部乃至一卷半卷而退者總不得可謂當面蹉却所以道如人數他寶終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不見白雲端祖云若得一回汗出一莖草現出瓊樓玉殿未得一回汗出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覆諸人還曾一回汗出也未若未得一回汗出切忌灘頭卓拄杖云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示眾師云諸人既流入心地法門必須向巳躬下真實做工夫參究一回始得不可依依稀稀當有當無如患瘧疾病一般今日提起便心中火急明日放下即緩緩身心惟恐色力不佳病魔纏擾又慮衣食不周貧窮困苦且幹辦些世事調養個四大漫漫學道

殊不知恁麼去總然有怕生死底念不覺埋沒塵勞被結習驅使這等根器都是無始以來信位不足如何參得我祖師禪驢年也未有出頭日子在你若果具這大丈夫氣槩猛省將來拚此四大也不管貧窮困苦也不管饑寒凍餒也不管病魔纏擾也不管世諦紛紜單單提箇話頭澄澄湛湛切切思思行也參坐也參住也參臥也參不顧得失危亡不知迷悟境界只如此挨拶去歲久月深驀然打失鼻孔恰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漫漫甦醒將來方有少分相應到這田地急急見人不可躭著須知祖師門下本無有實法繫累他人若有一法繫累他人入地獄如箭射故笑巖師翁云聖人之道箇箇完具惟不自究明甘自輕棄且道那裏是自輕棄處須時時簡點不可放過珍重珍重

優婆夷眾請開示師云汝等身居富貴中不被富貴之所羅籠信知有這段出世大事乃是屢刦種來善根凡是難得須當十二時中猛省提撕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須要治家接應世緣處支賓待客處著衣吃飯處憁閙動靜處驅奴使婢處一一體究不可放過直下能見得本來便識得妙明常住真

心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無老無少無去無來非古非今非成非壞自然超出苦海今時人落在富貴即被富貴之所籠罩落在貧賤即被貧賤之所困苦不能即世出世故經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若不勇猛做一番工夫要解脫修行誠未有日子在昔日有箇無著道人二十七八寡居學道曾叅叩徑山打硬修行志氣超羣見地卓犖以至大徹然後爲尼播揚宗敎接物利生豈不是出格道人也彼既如是我寧不爾你們若待家園事業成辦然後修行則便躭閣埋沒已靈不知

三界空花猶如火宅豈可認定家園事業而爲已有耶一息不來就屬後世切莫爲長久之計山僧在此開山修造多不過接引之辭又豈可作永遠之念耶汝等若信得及各各須念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須自提撕這句話頭以悟爲期便是出生死之根本二六時中切不可忽趙州和尚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二時粥飯是戎雜用心處如此用功無有不發明者努力珍重

示衆師云鼓唱宗乘提挈綱要切須是箇人始得憶昔當時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椀裏盛雪這僧若不解正泒源頭如何敵得這箇大口巴陵老人若非出自雲門深窮法海透徹靈源者則不能如是洒洒落落乾乾淨淨拋箇銀椀盛雪一句子直示將來恁麼得非是箇本色上流脫略情塵知見者如何湊泊得去到這裏還知古人落處麼咦不見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彎弓作者諳

示衆師云德山棒臨濟喝特地無端好施設石鞏箭子湖狗也沒來由呈家醜何故看保寧上堂侍者燒香罷指侍者云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然則保寧說法如雷也是借他鼻孔出氣何不當時待侍者未

燒香時道箇爲諸人說法了也免使後人在侍者邊覓山僧今日無侍者與諸人說還知麼咦男兒自有衝天志莫向古人行處行

病起示衆師云剛纔過月半又是初一矣老僧病軀不能應時及節與諸人商量佛法若論此事如百斤擔子各各擔着到得地頭方始輕快不得依依稀稀打混過日若是久叅先學舉起便知落處晚進初機切須努力諸仁者趂此時將本分事與老僧證據良久顧左右云去罷

示衆舉愚庵禪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割瓜庵問刈得

幾箇祖師頭座云三十箇庵云那箇皮下有血座云和尚何得重重相戲庵云好心不得好報師拈云若作佛法商量愚庵好與三十棒若作世諦戲論與座好與三十棒除此二途諸人道將一句來

懸鐘小參師云懸起也名喧宇宙遐邇安寧撞着也響應寰區幽冥拯拔恁麼則名從何得聲從何來名不自名聲不自聲聲若自聲不待撞而自鳴名若自名不待鑄而自成既然如是其名也聲也都從檀越信心中流出諸人還知麼咄但將眼聽分明也徧界何曾有覆藏

示衆舉世尊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師云大小世尊憐兒不覺醜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何必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敕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以德服人惟有一魔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山僧若作世尊咄云魔王你而今在衆生界內耶衆生界外耶若在衆生界外不見有一衆生當發菩提心若在衆生界內已發菩提心了也到遮裏看他如何合殺即今諸人還識得遮老魔王落處麼良久云更爲諸人頌出遮箇魔王能大力衆生界盡始方修須知逆順承恩德風捲殘雲一色秋

小參師云今朝六月十九菩薩應身普救大開門道法門不落聲色窠臼驀竪起拄杖云大衆遮是色還見麼卓一卓云遮是聲還聞麼若見若聞如何是不落窠臼一句顧視左右云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元來是饅頭還知落處麼若不知落處觀音菩薩隱拄杖裏入千峰萬峰去也喝一喝

示衆舉天台寒山子預知潙山來國清受戒遂與拾得往松門接潙山纔到二人藏路兩邊透出作大蟲吼三聲潙山乾然無對師代云一名是箇老賊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潙山無對代云忘却了也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遮箇作什麼潙山無對代云也知你用得熟寒山云休休不用問他從別後三生做國王來總忘却也潙山又無對代云老僧住持事煩復須往外忘因貧處得從故古佛要精修三生已落王家也不是潙山怎出頭

示衆師云今朝七月一箇事如何說秋風漸漸來切莫耽放逸日月易蹉跎光陰在瞬息若不把本參焉

能得竟徹敢問諸人臘月三十日到來作麽生打疊
得去顧視左右云噫丈夫不奮冲天志依舊㦬㦬過
一生
示衆舉僧問雲峰如何是心地法門峰云不從人得
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峰云此去衡陽不遠妙喜云
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
時如何看脚下楚石云或問天寧如何是心地法門
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早晨有粥齋時有飯師
云諸大老恁麽答話美則美矣善則未善若問磬山
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如人

飲水冷煖自知
示衆師拈拄杖云今日七月半農夫不好看你我衲
僧家以何爲公驗秋風一陣來黃葉兩三片凋殘功
德林石人也驚歎既然如是各各須教照顧鼻孔切
忌漫將閒學解依稀埋没祖師心擲下拄杖
示衆舉僧問五祖如何是佛祖云露胷跣足如何是
法云大赦不放如何是僧云釣魚船上謝三郎妙喜
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洞山
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你
具一隻眼楚石云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洞山五

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大似頭上安頭天
寧今日爲你諸人抽却釘拔却楔做箇灑灑落落地
丈夫兒豈不好何故喫他殘羹餿飯隨他脚後跟轉
被他喚作無地頭漢慚惶殺人師云二大老一人高
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雖然如是還會踏得五
祖老人三句話着也未據磬山看來總是無地頭漢
何故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葢代功
示衆舉密庵傑禪師上堂拈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
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
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

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
答凡問聖不答聖庵云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
這老漢忽若聻地自然不墮凡聖窠臼師云某當時
若在烏巨位中則把住問那裏有聖凡窠臼見他眼
目定動便托開呵呵大笑歸衆這也是山僧路見不
平今日衆中還有人知得落處麽若知得落處不妨
出衆證據如無一總不離凡聖窠臼在參
禹門院入塔小參師云靈源寂寂本無去而無來智
體如如現有生而有滅生即不生故來而無來滅即
不滅故去而無去來而無來故不來相而來湛若太

虛而無際萬象不能逃其形去而無去故不去相而去明如杲日以當空森羅不能遁其照所以亘古今而常存昭然獨脫根塵之外者也既然如是生亦得死亦得少亦得老亦得大亦得小亦得凡亦得聖亦得都盧歸向箇中安享無爲之化到這裏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驀呈拄杖云雲飛不斷青山靜水到無邊滄海闊

室中垂示師云五更熟睡時摘鍾不聞鍾聲頃寤時鳴鼓便聞鼓聲若先不聞鐘聲後聞鼓聲寤寐不得恒一或聞性有不徧耶鐘聲有不到耶鐘聲若不到

同處寤者亦應不得聞聞性若徧寐者亦當得聞何以寤時聞寐時不聞若融會得寤寐一如若融會不得生死關頭如何打脫不可放過諸人箇點看

因事開示師云有志學道者必須決擇師承發明心地爲要宜當竭力曲盡師法深蓄厚養然後隨緣闡化不拘方所若在學地中師承不擇邪正難分迷流逐隊妄認緣塵大法不明心地何達或者初發心時不知歸向三年兩載從而聞之漸漸慕之憤然發志腰包行脚撥草瞻風趣造林下依棲知識排入上輩因爲道念非求名位只欲幹辦本分一着而已原無薦上之心況有人我見耶然處稠人廣衆之中其間有先出家而名位卑下者有年少而先具戒者有年長而未具戒者不可以尊卑之位忽先後之分況此法門本來平等若識心達本當下與佛祖不別豈可持其先後執着名分妄爭人我徒喪光陰諸人要幹辦大事畢竟行脚無有一毫自欺處纔不孤行脚之初心矣他日甚有得力決不相賺

開示今時人學道做工夫不得囫地一聲祇爲工夫不能綿密凡情聖解不得頓忘古人所謂如患瘧疾一般寒了一會又熱一會何曾下正片工夫若是眞

參實究生死心切一刻不放空挨撥將去日久月深無有不悟底道理只恐當有當無今日期明日今年期來年蹉跎過了一生恁麼蹉跎去直至彌勒下生甘受苦辛何有出頭日子不如言下截斷一切單單只究本分一着果乃親見一回從前學解底都不虛棄若未親見一回總爲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因事茶話師云古人設茶因敘話磬山因話而設茶茶話分明已舉似諸人切莫得周遮雖然且道茶與話是一是二若道是一諸人但得茶不得話若道是二老僧但得話不得茶諸人試道看如何得恰好衆

無語師舉茶甌云且吃茶漫漫與你們打葛藤
禹門院茶話師云吾於此地本來無福不勞衆兄弟讚歎倘若讚之讚之無益吾於此地本來無過不用衆兄弟毀謗設若毀之毀之不及既讚之無益毀之不及豈非平等法門乎夫佛與衆生平等煩惱與菩提平等西方與東上平等天與地平等我與你平等平等與不平等平等噫白日易過顏色老黃金難買少年還

天隱和尚語錄卷三 終

天隱和尚語錄卷四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荆溪磬山語錄之二

示衆師云截徑一路見在目前正道玄微意超言外物物就手事理藏鋒諸人還知落處麼不見當時汾陽老人採菊謂衆曰金花布地玉蕊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師云其時不肯遠孫若在但云免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他道風穴云若立一塵國家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國家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去闍黎無分全是老僧師云縱奪由你不得壓良爲賤爭奈賓中有主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師云殺活聽憑且不得自起自倒爭奈主中有賓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瞞却天下人師云全放由你也不得作惡爭奈賓中賓在要知闍黎與老僧麼拊其兩膝曰這裏是闍黎這裏是老僧師云全收由你切不得教壞人家男女爭奈主中主在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黎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黎師云分亦憑你不

分亦應你驀拈拄杖云只是不得忘卻這箇諸人又作麼生會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叅尋事畢師云諸人還識得這一句麼卓拄杖喝一喝云諸人還見徹三玄麼以拄杖點空心喝云諸人還要會三要麼以拄杖於空畫○○喝云所以永嘉大師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老僧舉到這裏一件要緊事不得與諸人再打葛藤左右顧視云看看汾陽老人來也不待作禮速歸方丈

示衆舉楚石禪師上堂通身是眼爲什麼覷不見通身是耳爲什麼聽不聞通身是口爲什麼說不到通身是心爲什麼鑒不出報恩有道聰明神呪布施諸人去也師云且道通身既然是眼那裏得見耳來通身既然是耳那裏得見口來通身既然是心那裏得見眼耳身口來諸人到這裏須自箇點看磬山說得是報恩卽不是報恩說得是磬山卽不是雖然直饒你覷得聽得說得鑒得已落第二頭了也復云叅

除夜小叅僧問昨日萬山松今朝千嶺雪一色本同眞俄爾成差別如何不是差別法師云當爐不避火僧云古人烹露地牛與衆分歲今日磬山以何分歲師云舉意便知有僧禮拜云恁麼則謝恩無盡師便喝僧拂袖歸衆又僧問燈燈續燄祖祖聯芳濟上一宗至今猶在未審阿誰分中事師高聲云道甚麼僧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亦喝僧禮拜歸衆師乃云老漢居山三十年未曾輕舉到人間只因諸子尋蹤跡不肯模糊放過闗大衆今夜大盡佛法無剩祖印全提要行正令若向壁立萬仞處腦後一槌百尺竿頭時脚跟下鏟適纔二上座不顧危亡得失抑揚酬唱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可影影逴逴依依稀稀多卻多見埋沒自己一段大事老僧說到這裏忽記得

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有纖毫過患只爲轉物不見一法猶是半提若到這裏更須知有全提時節且道那箇是全提時節不見臨濟大師道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令時有等杜撰長老以玄爲權以要爲實定言前爲照後爲用咄你還曾夢見我臨濟大師汗臭氣麼他明明向你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打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

立王立賓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
時撩起便行猶較些子所以汾陽老人云三玄三要
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
日菊花新此頌正治這般病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
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諸人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
便知磬山落處若知磬山落處便知古人落處若識
得古人落處便知杜撰錯處老僧今晚有箇頌子白
拈手段在當場不是英靈孰敢當裂石崩崖休側耳
奔雷掣電豈容商小根魔子何堪論無智狂徒益轉
茫今日老人親說破從教千古不磨揚喝一喝且道

依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殘燈小案臘方
盡爆竹一聲春已回卓拄杖云珍重
歲旦示衆林皐問玉綻梅花分幾樹和風陣陣送香
來新年頭佛法即不問如何是三寶堂前祝聖底句
師云天長地久進云恁麼則垂衣王化裏打鼓樂昇
平師云誰是知音者進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時如
何師云試道看進云白毫宛轉交光相靑髻盤螺滿
月輝如何是佛師以拂子打圓相進云玉軸未分三
獸別金函纔展大車歸如何是法師據座而坐進云
七尺單前知默坐一瓢方外任閒遊如何是僧師云

且過一邊着進云三寶已蒙師指示宗乘的旨是何
宣師以脚踢云一脚踢過進云旃檀林內曾遊戲踏
轉崑崙作象騎如何是向上爲人句師云日月齊明
進云歸猿攀得枝頭月去鳥衝開石上雲師云少賣
弄僧禮拜歸衆師祝云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
輝法輪常轉作麼生是轉法輪底句適纔這些問答
你道還報得皇恩佛恩也無知麼喝一喝不見臨濟
大師道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
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且道老僧這一喝是奪
人耶奪境耶是人境俱奪耶人境俱不奪耶若道奪

人人人鼻孔撩天若道奪境物物融通亨泰若道人
境俱奪爭奈滿面春風若道人境俱不奪老僧且拈
向一邊如何是奪人奪人則不問如何是奪境奪境
則不問如何是人境俱奪人境俱奪則不問且道人
境不奪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以拂子作書勢云歲朝
把筆百事大吉以拂子拋向後便出法堂
示衆舉泰首座到洞山值吃菓子洞山云有一物上
拄天下拄地黑律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未
審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人掇退菓
桌佛果圓悟云天下衲僧盡道泰首座箭鋒不相拄

所以遭洞山貶剝後來溈山眞如道此菓子莫道叅首座不得喚三世諸佛也不敢正眼覷着宗師家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有定乾坤句辨龍蛇眼不妨難趂當時若是英靈衲子解捋虎鬚待他道過在什麼處便拈起菓子云和尚畢竟喚作甚麼待他擬議劈面便擲師云二大老一人雖扶弱且未得菓子喫在一人雖太甚而有過人之志亦未得菓子喫磬山則不然待洞山道過在什麼處但云有過無過且置隨聲拈起云和尚先得了也便喫可不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衆舉琅琊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舉云兩浙船來陸來云船來船在什麼處云步下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摵一摵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拂袖而出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云舉上座琅琊遂親下旦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琊云某時到舉云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琅琊遂作禮云慧覺罪過師云大衆凡看古今公案先須得句而後知義義句昭然意趣深解若脫略言句其義不全得失難辨其間擒縱殺活抑揚收放何從而得之也老僧閱古尊宿集衆和尚錄中刪去以坐具摵一摵慧覺罪過句豈非集者自失一隻眼也且妙喜分明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驀劄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今日衆中莫有爲琅琊出氣者麼衆無語師遂高聲唱頌云虎踞龍蟠展大機當陽着着不思議就中各顯藏鋒句惹得時人取次疑

示衆舉玄沙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你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僧退後門云你不是患盲復喚近前僧近前門云你不是患聾乃竪起拄杖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是患瘂其僧於此悟去師拈云玄沙老人可謂善說未能善接雲門大師如此接人也只接得無三種病底漢果實有三種病人來又如何接若到磬山門下來也不難何故如患盲者來高聲向他道倜瞎若患聾者來劈脊便棒若患瘂者來便以拂子打圓相示之今日

還有三種病底麽良久云如無老僧今日失利
示衆拈拄杖云老僧有時拈拄杖子不作拄杖子用有時拈拄杖子作拄杖子用老僧有時以拄杖子行遍四天下擲向壁角落裏有時老僧丟下拄杖子獨自打頓去也諸人這裏見得便乃會得我臨濟大師底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雖然切不得動着動着一字打你頭破腦裂莫言不道卓拄杖便歸方丈

望日示衆師云剛纔過初一又是月半了也諸人作麽生會若也會得出來與老僧通箇消息衆無語師遂出堂左右顧云天晴日頭出

示衆垂鈎四海只釣獰龍獨步大方爲尋知巳賓中有主豈肯倚戶傍門主中有賓不用撒沙撒土賓主互換縱奪交馳各各有坐斷之機着着有出身之路誰是恁麽人行恁麽事大衆看舉慈明和尚見泉大道來乃云片雲横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以坐具一摵泉接住推明向禪牀明却作虎聲泉大笑云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云你看他二大老驀劄相逢正所謂獅子遊行象王蹴地全機出没大用現前諸人還識得麽若也識得不假如之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其或未然盲龜跛鼈豈堪克紹老僧更有箇頌子諸人聽取二虎爭雄猛作威爪牙全露震崔嵬同音哮吼驚群獸千古傳聞似怒雷休眨眼電光回濟下兒孫烜赫兮不是等閑相共語漫將狐兎亂眞規

示衆舉巴陵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風旛向甚麽處着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云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什麽處着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拈云雪竇老漢也是依樣畫猫兒今日有人出來爲伊作主山僧放伊三十棒

佛誕日示衆師云今朝四月八處處叢林浴悉達人人盡道報佛恩惟是磬山心未洽試問諸人報恩一句作麽生道一僧出云横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凝頑師云也則道得一半進云請和尚全道師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僧禮拜云謝和尚答話師云乾坤着眼看幾箇知恩者復舉隨州關子嶺無聞聰禪師有僧問云今朝四月八天下叢林皆慶佛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聞於几上畫個圓相僧無語笑巖和

尚代僧作禮云盡界普瞻師云今日有人問着老僧如來何處降生則向伊道休瞌睡復頌云古佛重與關子嶺拈花旨趣笑巖酬磬山今日無思算兀坐雲深白了頭

示衆舉歸宗文禪師上堂云日往月來大盡小盡生死漸近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客須知生死不相關且道歸宗與麽說話還有過也無良久云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云道老漢前言不應後語既是祖師門下客又道箇父母不聽不得出家且作麽生會若道歸宗說得是磬山即不是又落在歸宗手裏若道磬山說得是歸宗即不是又落在磬山手裏諸人又如何透過復云且作麽生是諸人底父母試道看衆無語師云老僧與諸人頌出自家父母自家知認得分明不是伊暑往寒來經幾劫灼然寸步不曾離了知生死不相關擬議之間両隔山若是祖師門下客横吹鐵笛汨羅灣

示衆師云今朝四月半農家秧好看堪笑懶禪和一事無可斷開了兩片皮只是粥飯罐道眼不能明閻羅要打筭

示衆舉玄沙禪師一日集衆將拄杖一時趂下却回

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搆村後不至店且作麽生道得出身之路道吾真云大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即不然玄沙侍者一人具一隻眼雲居舜云此話衆中舉得爛如泥且作麽生會山僧道侍者不在言也玄沙也是荊棘裏求栴檀東禪觀云大小玄沙性命在侍者手裏師云觀此四大老批判有稱强處有扶弱處有評論處有見的處若有人簡點得出許他具雙眼圓明其或未然切忌作得失論量若作得失論量入地獄如箭射

晩叅師一日驀地入堂一喝衆駭然無語師周匝四顧而出次晩集衆云老僧昨晩立在萬仞崖頭命如懸絲爲接汝等老僧今晩用婆婆禪亦要接汝等復喝一喝云且道今日這一喝與昨日這一喝是同耶是異耶不同耶不異耶汝等若會得出衆向前道來看老僧爲你證據一僧出纔禮拜師劈脊便棒僧起師震聲云速道速道僧擬議師復打僧退步師卓拄杖云瞎漢乃云不見臨濟大師道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師喝一喝云且道這一

喝是金剛王寶劍耶是踞地師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聻若會得方作得我臨濟門下兒孫若會不得切忌亂統以拄杖旋風打散

示衆師云北山人喫飯南山人種田不知具何義蓑笠笑烟巒風雨共施設雲月漫相瞻更有一般奇特事蕭殺峰頭野老猿

示衆舉宗門有四種藏鋒初曰就理次曰就事至於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師云就理就事理事俱就則謂之藏可也理事俱不涉謂之藏未可也且道這一藏如何着得語諸人試道看衆

無語師自代云三脚蝦蟆飛上天復示頌云氣呑佛祖定乾坤出就藏鋒斷命根昨夜泥牛曾哮吼今朝絕跡到荒村

示衆師云今朝五月五騎却艾虎街頭舞驀然撞着桃符神打落鍾馗手中小鬼鼓笑殺傍觀一箇人喫了菖蒲雄黃燒酒沿街吐且道磬山清衆又如何諸人試道一句看山次進云穿衣喫飯隨時過嘯月吟風只自知箬庵進云寒衣送却知時節蛇鬼潛形避鎮鍚師云一箇隨時意賞一箇諳節言行老僧亦有一句子無錢買粽子剛把貧來訴

示衆舉馬祖令人馳書併醬三甕送與百丈丈令排向法堂前乃上堂衆纔集百丈以拄杖指醬甕云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語百丈便打破歸方丈師云老僧當時若在衆中管取大衆沾恩亦不使百丈失利待他道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但出衆抗聲云喚典座來快擡將去雖然也作死馬醫也老僧更為諸人頌出堪嗟一衆是疑團打破從教仔細看若得磬山當座下林間貼貼地相安

翌日師禮佛後登法堂大衆作禮畢師云磬山阿裏有兩箇小老虎昨日老僧被他截住却在三家村裏

躲過你們出出入入切須仔細隨顧左右云且喜不露爪牙便歸方丈

示衆師云今時有一等不識好惡口稱為臨濟門下兒孫妄判先宗以死殺法定要把冬瓜印子印人不知我從上臨濟嫡脉作略奪饑人之食驅耕夫之牛何曾有實法繫累人耶不見廓侍者臨華嚴和尚上堂云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衆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云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

巖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巖云維那汝來也巨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穴云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麽巖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廓廓云你着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云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師云汝等還會得麽若會得便知我臨濟兒孫作略若不會老僧與諸人頌出頌云賓則賓兮主則主兩陣交鋒貴無住賓家作主主家賓却被傍人冷眼覰咄咄咄臨濟兒孫真箇毒言中有響破重圍千古

萬古遺相偈

示衆舉古人道幽鳥語如簧柳垂金線長烟收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師云既言之不及又商量箇什麽若道有商量古人恁麽道若道無商量古人恁麽道諸人且作麽生良久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示衆舉鄧峰永庵主問僧審奇云汝久不見何所爲師着語云探竿影草奇云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云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着語云露永云汝是偉未是着語云明實暗罰斷其窠臼奇莫測歸語偉着語云傳言送語漢偉大笑云汝非永不非也着語云面赤不如語直奇走質于積翠南禪師南亦大笑着語云君子千里同風永聞作偈云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覺範洪禪師云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游戲之逸韻使永公施於今則其取詬辱必矣着語云範老可謂知言矣復云老僧觀諸大老如擔卉摩尼珠各各見其本色光明透露爭奈奇公門珠何能得覰本色耶老僧已爲諸人註破衆中還有不了者麽良久云更聽老僧一頌偉哉永哉說是說非兩口一舌

就高作低積翠垂巖走殺伊笑中何似亦相持復頌

山茨云你還爲這僧代得一轉語麽茨云請和尚問師云汝久不見何所爲云只向道菴主那裏瞌睡來師云他便掌是如何云震聲一喝師云喝後如何云大地平沉師云也只道得一半云和尚又如何師云干戈永息茨禮拜

一日因衆議論德山托鉢因緣師乃云且住諸人還知趙州當時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泉便歸方丈州云者老漢尋常口吧吧地不消一問諸人若識得南泉歸方丈便識得德山低頭處復喝云諸人

會則便會傷家走甚麽瞎漢一時以拄杖趂散
示衆舉雲門大師纔上堂云雪上加霜便下座師云你看這老漢通身是口只是不識身子藏在什麽處諸人下一轉語與雲門老人相見麽良久頌云韶陽領衆不辭勞金屑明明着眼稍到得文場擬題目手中失却筆頭刀
中秋月下示衆師云諸方叢叢簇簇這裏清清淡淡若向清清淡淡中會得便入叢叢簇簇不妨若向叢叢簇簇處會得直到清清淡淡始得只如不清清不淡淡不叢叢不簇簇又作麽生良久云天上一輪玉

清光何處無復云諸行者人人真心獨朗此如秋月圓明迺因雲霧氤氳不得光明透露如人根塵相對便有三六一十八界纏縛不得自由何謂三六一十八界所謂六根六塵六識如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色聲香味觸法謂之六塵既有六根六塵中間發起六識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也眼與色對便有青黃赤白長短男女等相而起好惡心光不能透脫耳與聲對便有宮商清濁音韻言辭而起好惡心光不能透脫鼻與香對便有薰蕕穢馥腥羶等而起好惡心光不能透脫舌能嘗味便有甘肥鮮

美酸鹹甜淡等而起好惡心光不能透脫身能覺觸便有軟煖細滑輕重等而起好惡心光不能透脫此五根所對謂之外塵惟意識分別思慮取捨謂之內塵所以內外相應起惑造業無暫停息如蠶作繭自縛自纏無有解脫之期諸行者若要了脫生死須是自家發起勇猛心參究勘破這一十八界本來空空蕩蕩無有一毫遮障處如今夜之月圓滿明徹若到這田地纔不徒入空門雖然更須知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雙忘復是何物諸人又作麽生會不可虛度光陰百年易過歲不

久留努力努力
示衆舉灌谿參末山尼了然禪師山問上座今日離何處谿云路口山云何不蓋却谿無語師代云當時老僧若作灌谿但云官塘大道谿時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山云不露頂問如何是末山主山云非男女相谿乃喝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麽師別云老僧若作末山亦與一喝道箇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麽令人不暢快谿無語作園頭三載師代云恁麽非男女相濟如此見得免復勞矣雖然如是可見古人腰包行脚爲此大事不着人我相一言透

不過甘自執務叅究今人能如是乎然且衲僧氣槩則不然男兒自有冲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

示衆師云古人道得到寶山須採寶莫教空去再來難諸人且道寶山在什麽處莫是南天台北五臺耶莫是東洛伽西峨嵋耶乃至今住磬山是耶老僧敢道未是在諸人作麽生會良久云不見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諸人採寶也未休教空大虛度光陰一僧云是寶非但和尚獨有人人皆有師卽踏下一步云這是形山如何是寶僧云用得出便是師又踏下一步作聽勢云汝作麽生用僧亦

退一步擬進語師便掌僧喝師抗聲云侍者將拄杖子來痛打一頓僧擬議師以袖驀面撲遂歸方丈

示衆舉馬大師令智藏持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甚麽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麽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麽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了也師云灼然宗師手段切須爲人解黏去縛拔楔抽釘你看當時雪竇老人恁麽拈提公案作家宗師天然有在今時有等晚輩齷齪擬拈箇圓相出來示人未免傷鋒犯手不見雪竇道若與麽只是不識羞而今更不識羞在亂道圓相七佛之始既爲七佛之始誰人畫出又道七佛各有言詮咄你還知釋迦老子當時對文殊師利云你道我四十九年曾說一字來否益爲你不達源頭動着便成窠臼山僧也是路見不平要諸人與古人相見纔識得他漏逗處不入他圈繢去也不然一犬吠虛千猱嘊實諸人還知麽玉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坐火爐邊

極庵居士設齋請示衆問答不錄師卓拄杖云於此會得不涉程途其或未然且聽山僧葛藤了也復云凡夫謂之有二乘謂之無菩薩當體卽空爾我衲僧家要行便行要止便止衆中有道得一句不涉多途者合受人天供養不見古人云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諸人且道無那箇心無是非心耶無善惡心耶無忻上而厭下心耶無一切心耶若恁麽會到磬山無吃棒分在今日雲陽賀居士設齋要老僧通箇消息一則與大衆結箇般若緣二則與稽二子行金行玉老僧說到這裏又無法可說且看拄

杖子頭上端坐大悲觀世音說道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且道說什麽法偈云雲陽賀氏世植福從來代代受天祿今日當齋供佛僧祈保二子如金玉大衆珍重

除夕小參師云自從拈得這烏藤踏遍清涼返故岑今住磬山十餘載未曾打着箇中人有麽有麽不見臨濟大師道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師驀地一喝和聲打一拄杖云且道這是先照後用耶是先用後照耶是照用同時耶是照用不同時耶衆無語師云且放過一着大衆你道如何是箇中人莫是深山窮谷雲耕雨種草衣木食者是麽莫是千里迢迢四海叅尋撥草瞻風者是麽莫是昭昭靈靈認着見聞覺知觸着動着者是麽莫是靜悄悄地終日蒲團細念纔生即便遏捺者是麽莫是錦繡叢中柳巷花街披一片掛一片以瓢乞食者是麽莫是寶華王座萬指圍繞嘴漉漉地說長道短者是麽若恁麽摶量老僧拄杖子未肯點頭在良久云年窮時盡且與你們商量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若喚作時節會則辜負老僧拄杖子若不喚作時節會又埋沒諸人自己大衆且道如何是其理自彰底句卓拄杖云一聲爆竹度殘年幾點梅花放春谷

元旦示衆師云古人道今日新年頭昨日舊年尾識得本來人無憂亦無喜且道既是本來人要識得作麽諸人試道看衆無語師自代云眉橫鼻豎

示衆舉趙州行脚時到一鄉院經旬日臨去辭院主主云何往州云臺山禮文殊去主云某甲有頌相送頌云何處青山不道場遙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州乃問作麽生是正眼主無語師云可惜好箇頌子當時院主恰是畫龍底及乎見了真龍現時擧手無措矣若是山僧作院主待老趙州道作麽生是正眼便云你還要第二杓惡水潑麽瑯琊覺道箇啼得血流無用處也是扶强不扶弱諸人試簡點看

禹門院清明掃塔示衆遠近歸來拜祖庭法門大事緊須惺嚴持戒律心無垢把本窮玄道易親休順妄緣趣物外寧安寂靜樂身貧但依遺訓能開悟他日傳燈亦贊名

四月八日師病起小參僧問當初四月八降生悉達

來爺今日降生箇什麼人師以拄杖驀起僧云世尊說法寶塔從地湧出和尚說法以何爲證師卓拄杖一下僧云如何是全提正令師便喝僧云如何是獨振宗風師展兩足示之僧云不問第一第二第三玄如何是玄要與奇師以拄杖横按呵呵大笑僧云古今四月八是同耶不同耶師云提起坐具看問諸佛不入法界衆生不出法界本爺釋迦老子從何處降生師以拄杖點地云從這裏生僧云忽遇雲門大師來時如何師云且教站過一邊僧禮拜師云何不再問僧云留與第二位師乃云病骨羸形氣力衰殘緣

諸子又歸來强扶竹杖行庭除指點虛空道眼開以拄杖指云這是虛空那裏是道眼卓拄杖云這是道眼那裏是虛空若人單明虛空不開道眼如人有體而無足若人單明道眼不悟虛空如人有足而無體且問大衆超出虛空道眼一句作麼生道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舉拄杖云釋迦老子在山僧拄杖頭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當時有箇跛足阿師道我若見一棒打殺料與狗子吃貴圖天下太平這裏簡點將來也是無佛處稱尊據磬山則不然將此身心奉塵

刹是則名爲報佛恩遂擲拄杖趣歸禮佛

休夏小參師云古風不隊全憑衲子扶持正眼開明何勞知識煅煉山僧甲志隱跡巖房豈料諸仁者不遠千里而來共守寂寥同甘淡薄拋却拄杖脫落草鞋放下蒲團諸緣坐斷直須盡底掀翻鄉本來面目不見當時馬大師問藥山云汝在這裏多時本分事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云子之見處可謂協于心體布于四肢何不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何人敢言住山祖云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

無所爲宜作舟航由是住山師云大衆你看古人到這田地猶不肯自就須知此事切不得草草若到得這田地不妨隨緣去住若不到這田地終是倚草附木有什麼用處更有一偈不學諸方料揀禪備然努力究心源頂門豁達通天眼方始廻流駕鐵船雖然如是這猶是功動邊事且道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

示衆舉僧問佛果和尚如何是主中賓果云閙絲問處帶纖塵如何是賓中主果云山僧不免自道取如何是主中主果云坐斷舌頭無去取如何是賓中賓

果云青山之外更愁人師云這僧旣問主中賓何故
佛果答他道闍黎問處帶鐵學此豈不是賓中句也
問賓中主何故答他道山僧不免自道取此豈不是
主中句也此二轉語若透得過便會得主賓互換之
機答在問處方做得我臨濟門下兒孫識得佛果老
人作略不同者家答處老僧也要大家知今日拈出
設若有人問老僧如何是主中賓信手拈來不是塵
如何是賓中主撥草瞻風爲誰爾如何是主中主茅
堂獨坐無餘事如何是賓中賓走盡千山路不窮且
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端午小參僧問時逢端午百毒皆藏未審磬山塗毒
鼓藏向什麽處師云還聞麽僧云爲甚麽猶有聞而
不死者師便喝僧云還有賓主也無師以拄杖畫一
畫云這裏看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以拄杖點云下
是誰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卓拄杖一下僧云如何
是賓中賓師云脚下帶泥深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
收拄杖橫按僧云如何是主賓互換之機師便打乃
云當陽顯露未免周遮說面提持猶爲委曲適纔這
闍黎問四賓主老僧恁麽答他諸人還會得麽若也
會得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若也

不會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
得于中還有向百根源處道得一句者麽如無老
僧爲諸人按箇時節天行節令五月五他方已有龍
舟舞磬山深處本寂寥也要乘時撾毒鼓了妖百怪
盡潛蹤放出林間一隻虎雖然未備爪牙兒已是氣
具吞牛勢驀伊崖頭撒手歸翻身踏破來時路還委
麽咸門開道眼肘後掛神符
示衆師云諸人旣爲臨濟門下兒孫當盡臨濟法道
若不盡伊法道他日不堪爲人師範法道者何祇如
四賓主今時人雖識四賓主句但不悟看字落處便

儱儱侗侗打發將去賓主模糊而已老僧又氣衰力
弱不能一一與諸人剖悉時有僧便問如何是賓看
主師云入門須辨取問如何是主看主師云不待形
言語問如何是主看賓師云兩眼對兩眼問如何是
賓看賓師云二俱是瞎漢師復云離却四賓主諸人
道將一句來看良久云了復云老僧今日更與諸人
頌出如何是賓看主踏破雲山千萬重歸來事事已
從容竿頭獨坐垂絲者孰諳滄波泛莫窮如何是主
看賓赤條條地顯家風不是無端衔虛空殺賊便能
騎賊馬到頭輸却僧中龍如何是主看主以鏡照鏡

鏡奚容面面光含萬象空識得箇中消息子不尋枝葉落幾紅如何是賓看賓相逢盡是幻中人影現何曾識得眞分付此時林下客莫敎空帶眼中塵所以臨濟大師道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喝一喝云珍重

示衆舉九峰禪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閩中峰云遠涉不易僧云不難動步便到峰云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峰云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峰以拄杖趂下師云此僧將成九仞之山難進一簣之土磬山若作此僧更踏上一步云願和尚萬福諸人還下得一轉語麼

若下得這轉語許你明窓下到處安閒若下不得動步皆錯試道看復示頌云千里雲山不憚勞何妨覿面轉途遙殷勤報與當陽者莫待臨機無下稍

示衆舉石門徹禪師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叅徹問萬仞峰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云老僧若作初上座便云天曉淸風拂輕袖夜來明月上高峯徹云山僧住持事大叅堂去師着語云諾也知此事不易復云可見此事相續也大難徹後令僧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徹云當將初上座若下得這語不將他作叅學人師云不將他作叅學人且道作甚麼人看若知得他落處磬山已作學人看如是還與古人同耶異耶試道看

示衆師云向上一路把住牢關截斷衆流不通凡聖秖爲誘引初機不無曲垂方便諸人還知麼不見當時有僧問臨濟大師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垂開示濟云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空而無實有如眞正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只是覓箇不受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

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解豈容無着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濟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云老僧今日不惜口業與諸人通箇消息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如何是第三句師云雨打梨花蛺蝶飛復示頌云第一句聲前坐斷側家具千聖從玆

道眼開箇裏難容殺活智第二句言下分明須薦取人天一路未爲奇光爍乾坤孰不懼第三句回頭轉腦尤鈍滯風塵佷藉不知歸止啼黃葉空教費到這裏諸人還薦得麼若薦得更須知慈明老人云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着地又作麼生會若會得許你與佛祖爲師若未會切須仔細莫學今時不識好惡錯下名言埋沒先聖珍重珍重

解夏小叅師云秋風飄飄秋葉蕭蕭凉飈颼颼地客路迢迢一條栁栗杖散漫以逍遥只與麽去又是隨羣逐隊不與麽去切忌枯守寒巖正當恁麽時如何道消息拈拄杖云結也從這裏結山河大地情與無情一時結解也從這裏解森羅萬象人與非人一時解不結不解一句又如何道卓拄杖云幾年獨立千峰頂劃破飛雲不放高以拄杖一時趂散

天隱和尚語錄卷四 終

天隱和尚語錄卷五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荊溪磬山語錄之三

臘八日示衆僧問六年霜雪經多少夜半明星眼豁開覩明星事則不問釋迦老子向甚麽處安身立命師云脚跟下看進云恁麽則萬古宗猷全頼今日師拈拄杖云倚天長劍逼人寒進云祇樹生香草吐花匝地開也師以拄杖畫一畫云截斷葛藤進云還有知恩報恩一句請師道師云闍黎也須道一半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拜便禮拜師乃云把住也乾坤失色放行也草木生輝山僧今日也不把住也不放行作麽生商量還有知音者麽良久云今日瞿曇成道諸方老禿譁玄惹動羣情意地塞却當人性天惟獨磬山白眼又被諸子綿纏到這裏阿呵呵說箇甚麽法要終不道一拏三只有箇鑾頌子與諸人通箇消息六載雪山清修練却鍛身心如死灰縱然撥得明星現也是重添眼上眉黃面老子今日被山僧鈍置一上諸人證明還有不甘者麽出來道箇出格底句看一僧出纔禮拜師劈脊便棒僧無語師云谷深遠夜雪壓折幾株松

示衆師云大衆大凡看古人公案不得造次須是脚踏實地見得古人落處然後着着自有出身之路不見當年報恩華和尚爲佛智雪堂舉哀上堂舉大覺和尚順世謂衆云我有一隻箭子要付與人時有僧出云請和尚箭覺云汝喚什麽作箭僧便喝覺打數棒歸方丈次喚其僧來問汝適來會麽僧云不會又打數棒擲下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報恩和尚云大覺平生用一隻箭子穿却天下衲僧鼻孔因甚到遮僧面前折却衆中莫有爲大覺雪屈底出來與報恩相見有麽如無育王師伯薦福師叔亦未免喫報恩手中痛棒何故有功者賞師云大覺報恩二大老一箇鼻頭兩孔出氣正所謂殺人刀活人劍上古風規諸人切忌向此僧邊覓若也會得當堂拈出老僧即與你拄杖子若也不會且向蒲團上搜索一回始得卓拄杖云不是藍田射石虎如何識得李將軍

立春示衆師云臘盡刹那際春光潑面來道人行履處不逐四時推蕩豎起拄杖云你向未兆已前薦得猶是不堪更若未後承當自救不了所以道戢玄機於未兆釋迦彌勒攢眉藏兵運於即化臨濟德山却步到遮裏授得冷湫湫不別今時驀地裏開展浩浩然不離劫外既然如是且道和光同塵一句作麽生道卓拄杖云洞門老樹梅先放惹得遊人襪脊來

示衆舉應庵和尚上堂舉僧辭歸宗宗問向甚麽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遮裏只有一味禪僧問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會也宗云你作麽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黃檗聞云馬祖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個個屙轆轆地惟有歸宗較些子圓悟師翁道若非黃檗深辨端倪洎乎勞而無功應庵老云二尊宿只解扶强不能扶弱若作一味禪入地獄如箭其或別有生涯何異鏤冰作玉且道節角在甚麽處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師拈云應庵老漢具大人作略掀翻時人窠窟如虎口裏奪食着着自有出身之路諸人還見麽雖然若道不是一味禪埋沒歸宗若道是一味禪忽略應庵到這裏如何識得古人落處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示衆師云今朝是箇臘月半大事分明須了辦莫待臨時有梢伸解脫門開成大悲堂中箇箇老成人着着拈來要方便言言見諦別祖燈自古傳持吹毛劍吹毛劍有何驗當陽拈出險人膽驀擲拄杖云洎合

停囚長智便出堂

示衆舉雲門道若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譚是燒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應菴云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被雲門一棒打開了也還有爲衆竭力底麼出來爲雲門作主與歸宗相見師云雲門老人將三分眞香熏天下衲僧鼻孔如截虛空作三節看不無氣蓋諸方應菴老人拈一條白棒總要穿却亦是倚勢欺人大衆那裏是他一棒處若道雲門一棒打開怎奈伊分作三節判斷若

道三分商量怎奈應菴一棒穿却到遮裏有斷得者出來與磬山相見不惟撥開二大老關棙子亦爲諸方雪屈有麼有麼良久喝一喝云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

示衆舉歸宗和尚道叅學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語言三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屙屎放溺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師云歸宗和尚慣用抽釘拔楔之鉗鎚也

是這般人始得若不如是汨被瞞過了也山僧則不然出家兒須知不錯用心處叅禪見性是不錯用心處成佛作祖是不錯用心處看經解義是不錯用心處行住坐卧語默動靜是不錯用心處奔南走北幹辦常住是不錯用心處更有一處不錯用心我未敢與諸人通箇消息在何故一言旣出駟馬難追你道磬山與歸宗是同是別試道看良久云夜雨消殘雪開雲見遠山

除夕示衆師云年年有箇除舊歲歲有箇新年來新舊不知誰改變去來無礙莫疑猜所以道已去無

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已住無有住未住亦無住離已住未住住時亦無住巖頭和尚云大凡唱敎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衹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一向不去或一向不住可見古人發言直透一覽大藏是故釋迦老子云我四十九年說法未嘗道着一字末上梢頭拈優鉢羅花道箇敎外別傳密授心印也是臨風賣俏雖然大衆也須急着眼看驀豎起拂云且道與釋迦老子是同是別若道是同釋迦拈花山僧豎拂若道是異古今不二道聖凡無兩心也是鉢盂安柄然汝等若

提掇得起便可升霄獨步放曠自如識得祖祖相傳心心相印不見六祖示明上座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明便轉身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別有意旨也無祖云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但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却在汝躬深見祖師無一實法與人汝等會得便識得南泉示趙州平常心是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想不知是無記若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豈可强是非耶還委悉麼若未委悉急須猛着精采汗出一回始得又不見當時茗溪和尚示衆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

有僧持問曹山未審是甚麼病山云攢簇不得底僧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既有因什麼不病山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僧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老僧正覓起處不得今時人縱摸到遮裏不是望崖而退便於此處躲跟却成窠臼若到磬山門下好與三十痛棒遮僧又問一切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僧云既有爲什麼不病山云爲伊惺惺你看曹山着着有轉身吐氣處汝等於此透得可以踏步向前便識古人到與不到纔見得踈山在潙山會下聞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

色裏坐卧始得時踈山出衆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底句潙山竪起拂子踈山云此是落聲色底句潙山便歸方丈遮裏踈山失却一隻眼遂不契乃辭香嚴嚴云何不且住踈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踈山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語踈云道什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正是以水投水似空合空踈云元來此中有人你他日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潙山至晚問香嚴問聲色底矮闍黎在什麼處嚴云已去也潙云向汝道什麼嚴云某甲亦曾對他來潙云試舉看嚴云某對他道言發非聲色前不物

潙云他道甚麼嚴云深肯某甲潙山不覺失笑云遮矮子我將謂他有長處元來秖在這裏他後設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大衆可見古人勘驗學者實非細事切不得草草後踈山復造大潙安和尚處聞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乃問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山放下泥盤呵呵大笑噫潙山老人一笑直至如今笑不休何故今時有等無地頭漢死苟狙逐句下個註脚自瞎猶可更瞎他人可不更使潙山笑轉新也山僧見昔日有箇俗漢也不曾參禪也不曾慕道剛在馬祖庵前過即石鞏也問馬祖云

有鹿過否祖云汝是什麼人鞏云我是獵人祖云汝既獵人善射否鞏云善射祖云一箭射幾箇鞏云一箭射一箇祖云汝不善射鞏云師善射否祖云善射鞏云一箭射幾箇祖云一箭射一羣看他鉤頭有餌鞏云彼此皆是生命何得射他一羣一釣便上祖云你恁麼何不自射驀頭一劄石鞏到遮裏露出本來面目便云若教某自射無下手處祖抗聲大喚云遮漢曠劫無明從此蕩盡鞏便擲下弓箭正所謂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千聖絕安排至今無住所你看石鞏是箇俗漢子於馬祖言下便道無下手處可不

超過曹山了也乃舉拂云大衆已上一隊老漢皆是大宗匠赤手提持今夜被山僧拂子穿却鼻孔擲向諸人面前還見麼若見得便好孤峰絕頂蟠結草庵無心出世而譽播寰區無心濟物而德洽湖海到遮裏年窮歲盡且道徹頭徹尾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驪龍不卧澄潭水猛虎還藏深谷林

旦日示衆師以拂打一圓相復拋後云新年頭上佛法信手拈來豁達撞着無位眞人打算全無合煞剛道拾隻達磨皮鞋放下時元來是憨布袋破衲一年四季好風光枝頭春鳥喃喃嘴又滑聒聒狠藉幾多

沒搕㩳喝一喝云日月明天象山河壯帝都

示衆舉雲門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師云雲門老人雖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山僧若在衆中便道恁麼則不相當也何故不見他將佛法賤使今日衆中有人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山僧劈脊便棒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燈節示衆師云光前薦得截斷衆流照後知歸踢翻影像不是依依稀稀零零落落當得平生直饒得似

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明則普天匝地明暗則普天匝地暗要且明不自明暗不自暗所以道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不見當時百丈深撥潙山便知落處龍潭吹滅德山忽爾洞然老僧今晚也不用吹滅也不用深撥驀豎拂子云大衆還見麼於此見得徹去人人常光現前個個壁立萬仞順逆卷舒縱橫自在正與麼時且道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巖上雪消春水瀏庭前玉綻蝶梅香

示衆林皐聞雲影到山賓作主溪聲入海主爲賓賓主歷然如何施設師舉如意云還見麽進云敢謂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知則不問進云騰騰烟雨裏春濤送客新師云且過一邊進云臨濟大師道我於黄檗先師處喫三頓痛棒如蒿枝拂相似爲是報恩耶伸冤耶師云你還知麽進云和尚在禹門大師處曾喫棒也無師云老僧忘却了也進云恁麽則法法盈千古燈燈焰不晦便禮拜師云聽取乃云當臺顯露觸處洞然豈容鑿壁偷光靦面提持隨方應用那許顢頇取性若是作家戰將不必如之若何如其臨陣遲疑未免機前失照所以道決行者不顧於後決戰者不顧於前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淵深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曠是以古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只爲端的此事直得劄劄地打風打雨浩浩然蓋地蓋天不見德山老人見人入門便棒臨濟大師見人入門便喝從上宗乘如是作略山僧雖是他家兒孫不用遮些茶飯且道即今當陽直指一句如何爲衆通箇消息驀豎如意云看看若將遮箇名如意昧却當人底本來

示衆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淸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與麽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師云雲門老人此三轉語内有函蓋乾坤句有截斷衆流句有隨波逐浪句山僧今日一一點破可惜當時遮僧水中捉月若人透得許伊親見雲門若不如是佛法猶未夢見在叅

中秋日謝新舊頭首執事示衆師云宗風不墜全憑作者提撕法道流行須藉賢能酬唱表師得人紀綱斯立視虛空遍界爲一室攝情與無情爲同叅到遮裏法法全彰心心無間事理圓融權實並用退之者安閒修證進之者勇猛嚴持不進不退一句且作麽生道喝一喝云秋月長夜涼山桂滿庭香好箇眞消息從君漫度量

示衆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韵如何和得穴云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妙喜云這黄面浙子恁麽荅話也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師云妙喜老人直饒恁麽答亦未作得風穴兒孫磬山則不然有人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illegible]但與他道天明芻狗吠子夜木雞啼

示衆師拈拄杖云今朝十月一秋光漸漸欲報道冬令嚴離頭吹劂策邪說混世間拄杖一條直阿呵呵且道笑箇甚麽笑他偷心人不得祖師訣驀擲拄杖下座

示衆舉雲門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畫一畫云百雜碎師云雲門和尚只解放不解收山僧今日拄杖子在手亦道盡十方世界云云以杖卓一下云總在遮裏雪竇云遮老漢是即是要且無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横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師云雪竇老人但知收不知放

山僧則不然而今拄杖子在手卓一下云要東便東要西便西要南便南要北便北到這裏還有全放全收者麽喝一喝云豈容淺見衲僧會惟許通方作者知

誕日示衆師拈拄杖云老漢今年五十九諸人要我揚家醜自從一脚踏地來不落人前與人後記得東村陳媽媽却道無生生已就喝一喝卓拄杖云且道拄杖子幾時生耶道得亦三十拄杖道不得亦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賞罰要分明以拄杖畫一畫云且置是事仰勞大衆起居萬福

示衆師拈拄杖云今朝乃是十月半户估糶租要打算十方雲水一無憂本分應須急早辦閻羅天子甚分明出入公私平等判若還這裏有虧缺世世管教填不滿咄不涉陰陽迥然一句合作麽生道良久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雖然如是今時有等不識好惡便謂是偏見也他時喫鐵棒有日在莫言不道驀卓拄杖云羚羊挂角無蹤跡更有羚羊在上脣

結制示衆僧問十方聚會共學無爲千指駢臻願聞法要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云舉目皆是進云恁麽則普天匝地從人薦滯義承言空自迷師云也許闍

黎啓請進云昔石屋云福源今日結制不得不爲諸人議定第一從朝至暮舉足動步不許踏着常住地第二十二時中不許諸人鼻孔裏出氣此間結制又作麽生師云汝爲我判斷了也僧禮拜師乃云磬山不畜一文錢要與諸方共結緣終日秖餐無米飯定教打徹祖師關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劄適纔二三僧問話各各有箇落處諸人還知麽若知則門門有路若未知直饒當堂纈縩猶落第二門頭驀劄知歸未是本分一着擬之則差强之則隔近之則遠向之則背且道不向不背不近不遠不强不隔不擬不差一

何文作麼生道所以聲前一句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這裏透得何須立期立限畫地爲牢遮裏未透且高挂鉢囊向七尺單前豎起脊梁坐斷衆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直至威音那畔更那畔慢慢甦醒轉來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亦不爲分外事要須到遮田地始得若未到遮田地將古人言句咬生穿鑿道遮是甚麼句那是甚麼句饒你穿鑿到彌勒下生也只是個恁麼不見巖頭老人云若有一法繫綴人士亦難消況信心稱越脂膏耶諸人既信向老僧特入深山扣己所參切須仔細古人云塵勞

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翻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擲下拂子云珍重

黃介子薦考請小參師云靈源湛若覺體自如迴脫根塵高超物表迷之者永劫輪迴悟之者當時閒寂潞江居士黃介子爲先考秉所元公九月二十八日捐館至今六七幾不思食睡不安枕晝夜忘疲哀痛無已况友作書特託棲禪入山入天衆前燒香設供乞山僧舉揚般若薦拔先靈若論此事向居士未舉念處山僧未啓口時大解脫了也其或遲疑不妨起箇畫樣以拂子打圓相○召大衆云看遮裏會得圓明了知無欠無餘不見道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既無所住亦無所去既無所去寧有來耶無去無來無住故湛然常寂心境一如不被三世之所拘如是且道秉所居士即今安身立命在甚麼處識得他安身立命便識得自己安身立命處識得自己安身立命便識得諸佛諸祖安身立命處識得諸佛諸祖安身立命便識得一切蠢動含靈安身立命處到此便知佛與衆生平等煩惱與菩提平等生死與涅槃平等西方與東土平等近亦得遠亦得動亦得靜亦得生亦

得死亦得來亦得去亦得得無所得無去無來無生無滅無動無靜無遠無近恁麼則即今追薦一句作麼生道驀拈香几云彈指頓超華藏界剎那擊碎涅槃城下座

示衆師云大衆那下埠老僧獨看庫雖無一物中也須要保護露柱與燈籠笑他開底苦苦苦白說甚分明心裏至安商堆堆守箇閒驢年成佛祖衆中有個孟八郎漢出來道大小磬山動靜裏見人放你三十棒且道是賞伊是罰伊驀擲下拄杖

冬至示衆僧問暑往寒來即不問冬至陽生事若何

師云形與未質進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脚下看取又僧問萬法歸一萬法則不問如何是一歸師拈拄杖云你還識這箇麼云不識師云誰道不識進云未審一歸何處師卓拄杖一下僧擬議師便打乃復卓杖云陽消則陰至陰極則陽生陰陽未判時試問誰作主今見昔日物物轉機爾惟有這些兒無動無靜旨遮裏若委悉得生陰也在遮裏生陽也在遮裏生天也在遮裏生地也在遮裏生人也在遮裏生物也在遮裏上則有君下則有臣尊則有父卑則有子內則有理外則有事到遮裏理無事外之理事無理

外之事事理圓融權實並用恁麼師今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擲拄杖云識得一陽纔動處森羅萬象掌中看

檀越請小參師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眞眞既不立其妄本空不意釋迦老子到遮箇田地而今現前大衆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老若少若高若下還能離諸名相得達妙性圓明否只因各守其名各執其相故不得見本來面目山僧今日與你諸人通箇消息高着眼看以拂子打圓相云遮裏薦得也無僧也無俗也無男也無女也無老也無少也無高也無下轉愚癡爲般若易短壽爲長年恁麼時山還是山水還是水僧還是僧俗還是俗男還是男女還是女老還是老少還是少高還是高下還是下不得動着一絲毫動着則與你三十拄杖委悉麼不見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左右顧視云還知麼聖賢俱是凡夫做秖恐凡夫心不堅驀擲拂子

示衆師云四十年來端爲禪半肩風月只隨緣尋常簡點無欺處纔向烟波擲釣竿以拄杖作釣勢云不

惜性命者上來衣餌僧問信施營齋法王陞座財法二施兼開未審無事衲僧憑何報德師橫呈拄杖進云與麼一粒一莖作雲水鉢中咸成菩提種草或語或默與僧禪座下皆爲大道標模師云禮拜着進云古人道大家相聚喫莖虀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又道喫粥了也洗鉢盂去雖總殘羹剩飯試問是別是同師云你還待第二杓惡水麼進云不明先聖門中事遂隊喪資實可危師云放你三十棒僧禮拜師乃云道本無方因方故迷心本無住因住故執執之則觸途成滯迷之則背覺合塵念念舉緣佗佗造業

故經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若能一念廻光返照直下見得廣大心體無有邊涯際畔則不被生滅妄緣之所流轉也於是一念淸淨一念淸淨故則一身淸淨一身淸淨故則一世界淸淨一世界淸淨故則無量無邊世界淸淨諸人還到遮田地麼若未到遮田地切不可以無明爲佛性將煩惱作菩提日用現行更須仔細不見當時龐居士云難難難十擔油麻樹上攤龐婆出來道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女又道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眠據山僧見處

此三老有一人行到說不到有一人說到行不到有一人行到說亦到若人簡點得出許你一生參學事畢正與麼時一句又作麼生道當陽直截能開悟萬別千差總一般

示衆師云今朝臘月一玉峰打供給試問兩堂僧報德作麼說有性燥者出來對衆道看僧問同門出入玷辱宗風別路資生難漫作者今日玉峰法叔臨筵且禹門得力句如何舉似師竪起拂子進云三級浪高龍卧穩九天雲淨鶴飛遥師云武陵溪水向西流進云恁麼則大衆咸忻也師云闍黎道箇末後句看

進云不是久參泊合打失鼻孔便禮拜師云缺却半邊也乃云祖師巴鼻迥迥撩天獅子爪牙獰獰踞地得之者群魔喪膽用之者百獸腦裂且道誰是其人不見我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驀喝一喝云且道遮一喝是金剛王寶劍耶是踞地獅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若道是金剛王寶劍如何是踞地獅子若道是踞地獅子如何是探竿影草若道是探竿影草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遮裏識得堪作濟下兒孫遮

裏未識得切莫胡喝亂喝直饒你喝得虛空落地猶未在且將我遮一喝入於四喝之中不見有一喝之相亦將四喝入我一喝之内不見有四喝之名到遮裏你還分得那一句是賓那一句是主不見谷隱老人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你還知麼不是祖師親嫡印直饒動地野干鳴復舉龍牙道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句師云大小龍牙得便宜處失便宜山僧則不然我玉峰師弟得第一句我得第二句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諸人會得許你具一隻眼若無山僧自道去也驀擲拂

子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臘八日示衆師拈拄杖云提毘盧印撥向上機赤手全提通身擔荷且道誰是其人還有知恩報恩者出衆相見僧問釋迦老子今日成道乃云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如何是妄想師云立人立我進云如何是智慧德相師云忘我忘人進云恁麼則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釋迦老子又云而不證得不證箇甚麼師云不是德相麼僧禮拜云若非今日親承示消乎話作兩橛師云一函底道將一句來看進云也是臘月裏蓮花師以拄杖畫一畫云更有問話者麼乃云旣釋迦今日打失鼻孔諸人還知他落處麼若也知得他落處便好向今事門頭接物利生如或未知且向七尺單前研窮至理邈纔僧問世尊今日成道歎云奇哉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妄想老僧道破了也殊不知世尊百劫千生已曾證得今日是開權顯實化利羣迷道箇立人立我忘我忘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不見石霜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雲峰又道不休不歇去業識落落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遊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此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你看二大老各資一路山僧則不然今日將三條篾纜緊緊縛却擲在無底坑裏也不許休去歇去也不許不休去不歇去動着則三十棒有箇旁不甘者出來道磬山老漢有甚長處喝一喝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

示衆師豎起拳召大衆云握聚也由遮箇舒手云放開也由遮箇若遮裏識得根源管保歸家穩坐還有通相證據者麼良久云如無山僧爲你們打葛藤去也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菜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古人恁麼道山僧則不然風雨蕭騷開汝耳根落葉交加開汝眼根香臭菜雜開汝鼻根冷熱甘甜開汝舌根衣綿溫冷開汝身根顛倒妄想開汝意根遮裏若透得通身受用了無障礙其或未然眞是平地骨堆更聽取一偈根塵識得原切體轉見何曾兩樣來遮裏不隨聲色轉無勞動步出三叉路

積越諸示衆師云霜風夜夜吹人老此事誰能端的
來不是一番親證得如何脫得暑寒推還有不涉陰
陽地者出衆道看良久云如無山僧再與你們打葛
藤去也諸佛與一切衆生惟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
非六非小非長非短無垢無淨不生不滅猶如虛空
不可測度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治當體便是
動念即乖既乖此心便有十法界之分何謂十法界
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此四聖之法界也天人阿修羅
餓鬼畜生地獄此六凡之法界也諸佛法界者從四
無量心萬德莊嚴之所成也菩薩法界者證得當體
即空修六度萬行之所成也緣覺法界者以十二因
緣爲本行之所成也聲聞法界者轉四諦法離苦集
滅道之所成也天道法界者精修十善之所感也人
道法界者嚴持五戒之所感也阿修羅法界者鬬爭
堅固瞋恚之所報也餓鬼法界者慳貪鄙悋之所報
也畜生法界者癡心横想之所報也地獄法界者十
習六交之所報也道裏一念廻光直下見得本來便
能超凡入聖透出法界之量諸人既入深山各須努
力究取一回以悟無生不見龐居士將家財悉沉湘
江道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

一日又謂靈照女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汝作
麼生會照曰這老漢頭白齒黃猶作這個見解士云
汝又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驀豎
起拂子云山僧今日亦有一問這是百草頭這是祖
師意若道是祖師意如何是百草頭若道是百草頭
如何是祖師意諸人會得對衆通箇消息如若不會
却被山僧拂子穿却鼻孔了也擲下拂子云你作麼
生打脫去叅

除夕示衆師拈拄杖云嚴石積經霜迸裂庭梅疊壓
雪凋殘人生百歲終何用此道誰能着眼看莫有箇
念茲在茲者出來道看僧問年窮臘盡事如何師指
爐云一炷清香遍十方僧禮拜師乃云適來這僧問
箇年窮臘盡且道如何是遷師不遷之義今年除歲
也恁麼舊年除歲也恁麼明年除歲也恁麼直饒你
除到眼光落地四大分張也只是恁麼終無了期將
何以敵生死老僧四十年來叅之究之研之窮之猶
是恁麼大衆又作麼生此事要實悟實證實行實踐
始得到這裏拄杖子踍跳出來道今夜是什麼時節
說這些牽牽蔓蔓話不見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咄咄一喝云也是牽蔓

說話且直截一句如何道大衆各各歸堂喫茶去和
聲擲下拄杖

旦日示衆師云好箇新正日雨打千山濕人人有生
緣這裏無間歇傾湫倒嶽鎮常靜一念萬年終不回
左右顧視召大衆云伏惟珍重

示衆師拈拄杖云白日以消千嶂雪清風吹散一天
雲道人活計隨時用信手拈來不是麀有知音者出
來遞相酬唱僧問雪覆千山則不問孤峰不白事如
何師云直上看進云雲開碧岫千林曉日照晴沙萬
壑明師便喝進云恁麼則瓦解氷消去也師云爲什
麽如此進云太虛同一色親見普賢王便禮拜師云
且去乃云昨夜三更時分文殊普賢二大士口喃喃
地道助揚法化及至天明都走向無生國裏剛剛剩
得一條㮶栗拄杖橫拈倒用都合其宜一觸觸着帝
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或云遮是雲門
扇子不是德山拄杖若道是雲門扇子又是德山拄
杖若道是德山拄杖又是雲門扇子即今在山僧手
裏驀卓一下云諸人還定奪得出麽若定奪得出也
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殺活縱奪總在遮裏且
得力一句又如何道復卓一下云懸崖路絕承渠力

斷橋溝鈌賴伊扶

檀越請示衆師云大道寥寥像季年不拘朝市與林
間但能一念廻光照報德酬恩總現前顧左右云且
道誰是知恩者到菩提場斷煩惱路開智慧門坐無
生國未爲好手何故日用無回互當機有卷舒驀竪
起拄杖云大衆急着眼看卓一下云天得之以覆育
地得之以生成君王得之恩被萬物羣臣得之報國
祐民且道衲僧家得之又如何施設林玹驀掀倒香
案云截斷天下人舌頭便出堂師擲下拄杖擎兩手
作修羅勢振威一喝便下座兩旁顧視一衆失色師
復轉身召云大衆便歸方丈玹隨後禮拜云適來觸
怒和尚師云好與三十拄杖隨聲拈棒玹逆上掌云
即今便打說甚好與師亦打玹約住拄杖師注視玹
即奪拄杖云須還遮老漢始得師擲下拄杖大衆作
禮

衆請小叅僧問如何是不通涓滴底句師云漫天漫
地乃云當臺顯露誘引初機覿面提持猶爲晚進箇
中無向背此際絕誵訛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驀
竪起拂子云恁麼恁麼會得竪窮三際放下拂子云
不恁麼不恁麼會得橫徧十方復竪起拂子云恁麼

不恁麼會得輝騰日月放下拂子云不恁麼恁麼會得超越古今若向坦坦平平處入須是屼屼崪崪處全彰若向屼屼崪崪處入須是坦坦平平處放下若不如斯饒你喝似雷轟棒如雨點掀翻四大海趯倒五須彌未是衲僧本分事且道如何是衲僧本分事一念頓超塵劫外千峰齊立下風吹

薦亡請小叅師以拂子打圓相云靈光獨耀照破罪性之本空智鑑常明見徹因果之報實因果報實故須懺累劫之愆尤罪性本空故以證無生之實際逍遙於三界之中放曠於六塵之外不見有一法可生不見有一法可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正恁麼時儲茂士向何處安身立命驀竪起拂子云莫不在拂子頭上得大解脫且道轉身一句又作麼生打一拂子云一拂打開生死路翻身步步踏金蓮

解制示衆師云木馬正嘶雲影去泥牛長卧石臺邊箇中消息誰能解切忌當機着意猜還有性燥者麼僧問倏忽九旬已度平等室内安居掩息如灰即不問隨流得妙事如何師云脚脚踏着去進云與麼則箇中一物無歸家能問途頭頭明歷歷坐斷古毘盧師云逢人切莫錯舉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云坦坦平平地進云挂後如何師云波浪滔天乃云春色融融百草頭邊明祖意春風蕩蕩一瓢瀟灑樂天涯不用寒巖兀兀何消定水澄澄直得緊峭草鞋橫擔楖栗千峰萬峰絕蹤絕跡塵塵獨露物物全彰隨緣放曠應用無虧所以道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聚則如雲歸谷散則似月臨溪不聚不散一句合作麼生道良久云閒來獨坐當軒下漫看花枝自短長

本師幻有大和尚忌日掃塔師云這老漢當時不提一箇元字脚直是教人無可奈何不肖今日拈一瓣香不是報德酬恩亦非雪怨伸屈顧視左右云寃有頭債有主不是時人無本據便拈香

天隱和尚語錄卷五

天隱和尚語錄卷六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拈古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師拈云百丈和尚可謂寰中獨振振閫外之威權此僧亦一員上將到此只得拍拍聽令爭奈棒頭有眼明如日實是真金不渾沙豈非奇特之事須向奇特人前拈出即今還有人撥着麼快來與我木上座相見如無老僧今日失利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麈

山云看箭僧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起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數師拈云好一枝箭爭奈其人未敢承當若是箇丈夫漢開襟俯受不勞藥山放出後箭而今還有勝敵驚羣者麼且道如何射得塵中麈喝一喝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子云尹司空與老僧開堂碧巖云入道投子實頭不妨忒煞淳朴山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只對他道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拈云二老宿舉揚一大事因緣本無優劣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設若有人問磬山如何是一大事因緣但向他道朔看雲片片靜聽水潺潺

舉舍利弗一日入城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問云什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舍利弗恁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處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大涅槃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涅槃我如舍利弗恁麼去師拈云當時舍利弗只知善放而不善收若月上女可謂脚跟穩當行無所行去無所去大解脫中了無拘住雖然要且未知向上事在若是山僧作舍利弗待伊道如舍利弗恁麼去則不必落草一把拉入城來看他作何伎倆

待伊擬口撒手便行云不同我恁麼去饒伊有超佛越祖之弘爲也不奈你何這箇公案古今判斷不少具眼者請試辨看

舉高亭叅德山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高亭忽然開悟遂橫趨而去後開法嗣德山徑山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伶俐衲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師拈云徑山老漢是謂一撞一跌且賊過後張弓今時人在知識門下三二十年既不隔江合作麼生路遥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舉僧問趙州寂寂無依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背後

師拈云這僧挨到者箇田地意圖就手安閒却被趙州腦後一鎚七穿八穴而今還見趙州在背後麽或云趙州則不見但見磬山在面前向他道你那裏得見磬山來將拄杖一時趁出

舉無業國師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和尚云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師拈云未盡淨盡磬山今日一時拈却諸人還見一毫頭麽喝一喝云切忌鑽龜打瓦

舉南院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

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院云是僧便掀倒禪牀院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趁出師拈云這僧欲成九仞之山未進一簣之士當時待南院和尚道你看這瞎漢亂做不若一不做二不休總然南院打殺也不得趁你出院即今還有人於壁立千仞處與這僧出氣麽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大慧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師拈云二大老恰在鞭影裏批判且道離却鞭影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三十年後此語大行

舉洞山頌云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拈云古人與麽道磬山則不然貪瞋癡自無爲迷悟分明不在伊行無住坐無拘憑在心王不用推無量劫來眞解脫何有三人知不知

舉雲門上堂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與

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師拈云雲門老人法令雖嚴可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何故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着雖然惺惺底人動著亦得不動著亦得動著不動著亦得未惺惺底人動著不得不動著不得動著不動著總不得且道利害在什麽處

舉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州云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師拈云這僧當時問處直頭道老答處依實但不能令人言下薦取今日有人問磬山十二時如何用心即向他道你在什麽處見十二時來莫被十二時使即今還有人十二時用心麽試

將來看
舉舍利弗問天女汝何不轉却女身女云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如天女乃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云何不轉却女身舍利弗云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師拈云舍利弗當時好心不得好報諸方盡道被天女轉却女身據山僧見處當時天女莫道轉得舍利弗一人直饒你轉得大地男子爲女身總是自家女身脫不得在何故旣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你那裏得見舍利弗轉女身來明眼者試看

舉天衣和尚示衆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南堂禪師云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刹花無數貶起眉毛仔細看師拈云貶起眉毛仔細看天堂地獄任君安百骸未散當先取莫待臨時撒手難
舉肇法師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拈云座主那裏得這消息灼然天何言哉萬象懸懸地何言哉森羅鮮鮮陰陽言哉時之傳傳空谷言哉應之綿綿咄秖如衲僧分上合作麼生一鉢千家飯水邊林下閒
舉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圓相裏麻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師拈云三大老雖同條生不同條死各各有箇出身之路然三人中有一人堪爲師法若人擇得出許你具參學眼
舉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子足風涼師拈云汾陽老人如黃葉止兒啼不妨太易設或有人問磬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僧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拈云臘月燒山衲衣下事有何干千峰雪覆冷坐

破這蒲團若人更不會分明也大難
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麁生化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麁說細濟休去來日又同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麁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麁細濟吐舌師拈云看這二老宿大機大用一者具擒龍之手一者得陷虎之機可謂作家相見且道誰是陷虎誰是擒龍擇法眼試辨取
舉昔有秀才問長沙某曾看千佛名經百千諸佛但

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否云不曾題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師拈云長沙雖得殺人刀活人劍曲垂善巧不無龍頭蛇尾使人不能當下擔荷若是山僧則不然待伊應諾將高聲云居何國土絶彼葛藤

舉三祖信心銘極小同大忘絶境界師拈云拄杖子吞却十方虛空剎那間流出無邊香水海還是忘絶境界中來非忘絶境界中來若道是忘絶境界中來合喫衲僧痛棒非忘絶境界中來且參祖師信心銘三十年纔好與拄杖子相見復舉極大同小不見邊表師拈云須彌山走出蟭螟眼裏須臾之項見徹三千大千界且道見邊表中來不見邊表中來若不見邊表中來猶未可與衲僧拄杖子相見若見邊表中來如何合得祖師信心銘去參

舉臨濟道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碧巖和尚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還委悉麽千峰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亦喝一喝拈云且道非賓非主非照非用還委悉麽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輩內絶狐蹤

舉懶瓚和尚云吾有一言絶慮忘緣巧說不得只要心傳師拈云吾有一言不待忘緣拈來便得作麽心傳衆中有人出來道旣不必心傳諸祖心心相印所爲何事但云低聲低聲達磨大師來也

舉傅大士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師拈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焚香擇火者是誰

舉僧問長沙作麽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作麽生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圓悟和尚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師拈云饒你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却是埋沒己靈亦饒你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猶是背覺合塵總不恁麽且道轉是不轉是試定當看

舉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門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僧復問開先暹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暹云依舊孟春猶寒師云有人問磬山年窮歲盡時如何對他道一爐紅焰煖騰騰

舉修山主頌云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絶見聞聲色鬧浩浩佛果和尚云聲不到耳色不到眼聲色交參萬法成現且道還踏着解脫道也無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辛苦師云欲識解脫道諸法本不鬧眼耳絶見聞聲色玄浩浩復拈云喚什麽作聲色

舉僧問石鞏生死到來如何廻避鞏云這的無生死
師拈云識得要廻避生死者許你透生死復顧視大
衆咄云也沒交渉佛果和尚云還識這的麽俊鶻捎
空去懵鳥泊籬頭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僧
云和尚從何得問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恁麽去時
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師拈云這僧不無萬古碧潭
再三撈摝之意爭奈雲門有翻天覆地之能可惜末
後進伊不得且道這一步又如何進始得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

濟云賓主歷然師拈云以鏡照鏡面面皆正蓮花出
水香流遠蘭谷風飄氣宇清
舉翠巖示衆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
在麽師拈云翠巖面皮三寸厚雖然也是屈巳從人
不無大人去就且道卽今還見磬山眉毛麽亦是三
寸厚
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脚祖
云八囉娘師拈云電光裏穿鍼
舉雲門示衆云你若實未得箇入頭處三世諸佛在
你脚跟下一大藏教在你舌頭上且向葛藤處會取

師拈云你若實得箇入頭處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
一大藏教在你舌頭上休向葛藤裏會取且道與古
人是同是别
舉前寶壽問後寶壽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
後寶壽罔措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云
你得恁麽無面目壽遂大悟師拈云得恁麽無面目
隱錦繃叢中撞著白雲堆裏活埋洞見本地風光面
目依然長在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欲擬向
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欲擬向溪西牧亦不免

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拈云
把住則坐卧空園放行則雲山萬里混塵俗而不流
超潔白而無住縱横自在左右逢源何須道擬向東
擬向西而不自由也且貪隨分納些些雖然切忌動
著動著則三十棒
舉潙山普請次值板鳴有一僧拍手呵呵大笑歸去
潙山云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至晚問其僧適來
你見箇什麽道理僧云朝來未喫飯聞板聲歡喜潙
山云賺殺人師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
鮮矣鏡淸道當時潙山有此一僧鼓山道當時潙山

無此一份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舉趙州到百丈丈問從什麼處來州云南泉來丈云南泉有何言句示人州云有時道未得之人亦須峭然去丈叱之州容愕然丈云大好峭然州便作舞而出師拈云古之所謂趙州者生而知之都到百丈門下猶爲鈍置再撥而轉何不當時待伊叱時呵呵大笑拂袖而出總然百丈有後語也來不及然今已得未得且置如何是峭然一句試道看
舉明招在婺州智者寺爲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云不識觸淨淨水也不肯受招下禪牀拈起淨缾

云這箇是觸是淨主無語招迺撲破淨缾師拈云明招徹底爲人無絲毫委曲爭奈主者未是其人不無賓主傷和耳若磬山作明招待主無語時輕輕對云莫道不識觸淨好將茲淨缾以付識者
舉紫璘供奉擬註思益經忠國師乃問大德凡註經須會佛意始得供奉云若不會佛意爭解註得經國師令侍者盛一碗水著七粒米在水中碗面安一隻筯乃問云這箇是什麼義供奉無語國師云老僧意尚不會豈況佛意不能註得經師云我本師幻有老人云莫謂紫璘供奉不識此意即如佛來也不解國師所設是何意也山僧一見便會得元來總是一箇井難意師拈云可惜供奉未能會國師之意某甲則不然待國師置水碗在面前一脚踢翻國師總有無窮妙意也阻他註經不得我幻有老人若在便道汝雖會國師意未會老僧意在也知某甲罪過
舉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手策起眉良久云會麼王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師拈云當時育王見尊者策起眉毛何不道箇眞見佛來速禮三拜免使尊者後來一絡索語却道不會然尊者見育

王道不會何不當時高聲云大王不會最親切如是則育王直下見得亦未可知不狂見如不見逢如不逢者也雖然老僧恁麼說話也是抱椿搖櫓呵呵休
舉肅宗帝一日問忠國師云師在曹溪得何法忠云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忠云釘釘著懸空著師拈云且喜忠國師說法不涉離微不落理路以虛空爲口吞吐白雲可謂一時光耀乾坤然肅宗帝若得轉身吐氣看他這一片雲又如何收卷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舉曹山行脚時問烏石觀禪師如何是毘盧法身主

觀云不道曹舉似洞山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甚不道曹迺去進語觀云若言我不道卽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卽秃却我舌曹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師拈云這三大老雖挾同毘盧頂上行其間不無優劣只如洞山雖識機宜恰是箇扶小兒入市教他語話曹山雖遵命師承且隨人脚跟烏石老漢也是方便不少且道山僧恁麽説話是肯伊不肯伊若道肯伊如何恁麽説若道不肯伊又如何恁麽説會得許你具一隻眼

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説法也無山云我説不得別有一人説得僧云説得底人在甚處山乃推出枕子潙山聞乃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拈云仰山也是藏身露影要瞞這僧卽得要瞞磬山未在若是山僧作這僧待云別有一人説得摵住云莫不是這老賊麽縱然手快敎伊推枕不出雖然不知潙山老漢道箇劒刃上事又作麽生商量咄休將死鼠爲眞玉莫把山鷄當鳳凰

舉洞山一日問雲居甚處去來居云踏山來洞云阿那箇山可住居云阿那箇山不可住洞云與麽則國内總被闍黎占却也居云不然洞云與麽則子得箇入路居云無路洞云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居云若有路卽與和尚隔生也洞云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拈云今時人要覓箇山子住且看雲居踏山様子若不如斯出門便是草漫漫雖然不是洞山老漢也勘驗他不出可謂作家相見如珠走盤盤走珠縱橫無礙豈比迷頭認影敲氷索火緣木求魚者同日語哉今日有人踏山來我且問你有路來無路來若有路來要且不合雲居老人謂無路來又不合洞山和尚若有路無路磬山道箇俱隔如是作麽生合得古人去試道看

舉玄沙一日見三人新到遂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沙云新到輕欺和尚沙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沙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到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沙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沙云我與你勘了也師拈云大衆且看這新到具參方眼也未若道具參方眼玄沙却云我與你勘了也若謂不具參方眼其公案見在何故當時若作玄沙待久住云和尚何不勘新到劈頭一拄杖免使後人疑着可不道

有意氣時爭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舉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師拈云這箇公案自毘耶離城以至震旦叢林商量不少無非都在聲色語黙上摸索轉見沒交涉若要會得須向衆菩薩未啓口處識得根源方知衆菩薩說底卽是老維摩不說底老維摩不說底卽是衆菩薩說底纔知維摩那時其聲如雷豈不見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卽今還識得維摩老人根源麼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會中有箇彌勒大士可往而問之舍利弗遂問彌勒彌勒云誰爲彌勒誰是彌勒者師拈云而今人嘗做得這箇夢來也未假做得這箇夢來始醒得舍利弗來由若未做得這箇夢來且究取須菩提深遠之旨若會得須菩提深遠之旨須識得彌勒佛云誰爲彌勒誰是彌勒者到這裏總將箇龜毛索子一束束定置於無夢覺之地或有云那一箇又安置在什麼處喝一喝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却被風吹別調中
舉古者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你

撮去法眼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坐待你搆去師拈云且看古人諄諄恁麼爲人旣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又道搆去作麼磬山今日雪上加霜驀將拄杖卓下云莫不是這一片麼噫也是掘苗兒
舉玄沙到蒲田縣衆以百戲迎之次日沙遂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塘提起袈裟角示之沙云料掉沒交涉師拈云山僧卽不然或有人問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只對他道今日一出尤勝昨日他若道料掉沒交涉云我也知你是箇瞎漢還委麼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舉遵布衲在藥山浴佛次山云你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把那箇來師拈云藥山傍道一線俯誘初機遵衲雖是當仁不讓一拶便了當時若作藥山待伊道把那箇來劈手奪杓子過來還他一杓惡水可不徹頭徹尾何故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六不收道林和尚拈云只道得一半若問道林只對他道一不立乃頌云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蹤由無限青山留不住落花流水太悠悠師拈云還知二大老鼻孔落

在什麽處然雖不負來機盡方道將來秖道得法身邊事且道如何是法身向上事豎起拂子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舉僧問歸宗如何是玄旨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云誰求玄旨又云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宗敲鼎蓋三下云還聞麽僧云聞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趁下師拈云可惜這老漢架般艫泛大海隨其順逆不用翻篷打槳宗師家須到恁麽田地始得不然總落左右邊句爭袪得學人疑滯雖然如此當時這僧是箇靈利底見伊道誰求玄旨何不云和尚好箇方便門速禮三拜若作歸宗待僧道豈無方便門云汝將前話作實法會耶待僧更進語便以棒趁下免致周遮磬山今日還有人識得這玄旨麽噁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舉三聖和尚叅德山纔展坐具山云住不用展炊單這裏無殘羹餿飯與汝云縱遇無設有向甚麽處著山便打聖接住推倒向牀上山大笑聖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叅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

公驗作麽生是本道公驗聖云道什麽座再問聖打一坐具云遮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聖便過第二座人事師拈云德山老漢一條白棒按過天下衲僧撞着三聖猶較些子何不當時待伊道無著處云也是餿茶剩飯雖然強將手下無弱兵爭奈三聖氣吞宇宙力振江湖孰奈伊何首座當時亦待伊道觸忤多少賢良何不道某甲罪過且不失方情今時人要叅方須具這眼目始得若不如是都是依草附木

舉潙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潙云田中有多少人仰插鍬叉手而立潙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拽鍬而去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潙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妙喜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師拈云妙喜老人出言吐氣忒殺風流儒雅雪竇龜鑑宗乘恰似壓良為賤今日磬山合作麽生商量不得顯頂放過還知麽幾度黑風吹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舉龍濟問僧甚處來云翠巖來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云嘗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曰與麽道又爭

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麽僧於言下有省師拈云這僧雖然有省只會得龍濟底未會得翠巖底若會得翠巖底許你全具眼

舉石頭和尚問僧從甚麽處來僧云江西來云見馬大師麽云見頭乃指一橛柴云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大師馬云汝見橛柴大小云沒量大馬云汝甚有力僧云何也馬云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師拈云深見古人千里同風在一箇鼻孔裏出氣何曾分疆立界魔魅人家男女這僧當時是箇漢子待石頭道何似這箇輕輕對道不別即

禮謝可不減師之德乎適回馬大師處舉似及道汝見橛柴大小何不道某甲見非兩端恁麽則不負師恩亦不孤他人措點然雖如是二大老如按牛頭吃草相似可惜慈悲太切

舉洞山示衆云兄弟初秋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麽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磬山則不然兄弟夏末秋初南行北往直須脚跨實地去始得若不如斯未出門時亦是草漫漫不見妙喜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麽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石霜霜云這老漢著甚麽死急師拈云古人一期方便秖欲求人不覺拖泥帶水當時磬山若作石霜待伊道咫尺之間不覩師顏何不攔頭一拄杖教伊性快去豈容流到雪峰枝上生枝蔓上引蔓還曾悟也未不見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舉僧訪翠巖値不在遂看主事主云叅見和尚也未云未主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這狗子僧

無語後翠巖歸聞得乃云作麽生免得與麽無語雲門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師拈云這僧非惟不曾見翠巖要且不曾相見主事可惜淺水無魚徒勞下釣當時若作這僧待院主指拜這狗子遂高聲云若不識和尚洎合錯禮這狗子拂袖便行雖然如是今日或有主事者出來道和尚莫教壞人家男女只對他道這狗子嘶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師拈云這僧覿面相呈致箇問頭也甚奇怪若道未會爭敢入虎窟裏捋虎鬚若道會爭肯恁麽休去當

時趙州有定乾坤手段爍破四天下眼目還他本分鉗鎚教他入又入不得出又出不得可謂雙奪雙收到此還有人轉得身吐得氣入得趙州門出得趙州門者麼試道看

舉真歇了禪師問僧云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真云好一喝秖是不得翻欵僧又喝真云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云可惜當時這僧無末後句若有末後句也不奈伊何真老雖是洞上兒孫宛有濟翁門下作略我當時若作此僧何不道喝則不無恐和尚作喝會待伊打云這死漢便喝

拂袖而出

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作麼生玄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拄杖攛向向雪峰面前作怕勢師拈云雪峰老漢恁麼示衆拈一句語如擲太阿劍撃塗毒鼓聞之擬之咸皆喪身失命誰敢當鋒到這裏還容得情識卜度麼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當時若非三三大老卓犖超羣廓徹圓明知見出和宗乘數掛

要旨則孤負雪老這一條活蛇弄殺在象骨巖前誰能知他落處所以道打鼓弄琵琶相逢兩作家電光影裏穿針未爲快手若是這般事須是這般人始得若非這般人如何搆得這般事山僧今日且不將拄杖粧龍作蛇亦無玄沙語句鈎引但只恁麼與衆同食同衣同坐同臥不出尋常大衆還見麼格外不須重審問尋常一句作麼生

舉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汝恁

麼稱禪客閻老子未放你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打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師拈云老龐參證於馬祖石頭二大老已得心空及第到處遇人不妨作家相見著著自有出身之路所以全禪客不奈伊何當時若作全禪客待伊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遂接住云不落別處且置你道在什麼處來待伊擬口還他一掌教這老漢別有生涯難行此令雖然且道山僧這一掌與老龐打同也異也與雪竇打同也異也試說看

舉羅山和尚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

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山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云是誰起滅山於此有省師拈云今時人論道石霜說道理所以令羅山不悟巖頭不說道理令他悟去恁麽商量如掉棒打月料掉沒交涉殊不知當時道僧若不得石霜老漢雪上加霜道授將來那能巖頭處領略得去縱然會得巖頭老人底若未曾體究得石霜和尚底爭解脫得起滅不停時也所以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若不如是敢保你認賊爲子在今時人還會

得二大老異口同音麽良久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舉雲巖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麽則有第二月也巖竪起掃箒云這是第幾月吾便休師拈云可見古人日用事無別纔被人撥着便迴覿面相呈了無餘事雲巖道吾雖同出其門到這裏也不肯放過要且得人一牛還人一馬雖然如斯若作道吾待雲巖竪起掃箒云這是第幾月但云恰似管教他這把掃帚無地放在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嘗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曰從漪平舉頭院云錯平行三兩步院又云錯平近前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平云從漪錯院云錯平休去師拈云衲僧行脚切不得草草纔有些些省處便開大口須要自己揣摩十二時中還曾穩當不心境一如不脚踏實地不如紅爐飛片雪不可見天平行脚時自滿道會禪傍若無人驀然撞着西院一撥下兩箇錯字便把一肚子禪道一點也用不着當時若作天平待西院道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何不高聲還他道箇錯管教西院自然不作故眼相看直到

後來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麽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看他恁麽示衆正所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雖然如是也是貧兒思舊債磬山今日亦下箇錯且道這個錯與西院同耶別耶與天平同耶別耶諸人試辨看有麽有麽復云錯

舉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

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簡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師拈云病多諳藥性得瘥始傳方雲門大師曾在乾峰和尚處患過這病來已透脫得所以要醫大地衆生箇箇透脫去雖則慈悲之故也是好肉剜瘡不見淨名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諸人還曾打過這病也未若未打過不妨雲門葛藤裏透脫去所以道過得荊棘林纔是好手脚直饒透過這病露出這光爲甚麼雲門道仔細簡點將來亦是病到這田地須知有向上一著在若不知向上一著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珍重

舉曾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道空刼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師拈云古今多少尊宿未免向曾祖釣竿頭上捕嚌起模畫樣或抑或揚或提或唱何曾摸索得曾祖脚跟麼殊不知曾祖恁麼接人亦是曲垂方便若有箇性燥底向他未面壁時一覷覷破還他這老漢不坐在含元殿裏相見即今還有人知他落處麼少林壁觀無多子不是神光也大難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云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甚麼牧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師拈云決戰者不顧其首盧陂也是一員猛將敢向前來奪令施行爭奈風穴久戰作家陣勢排定到此無門可入無路可出逼援得來前不搆村後不迭店若非披三玄戈甲七事隨身

孰能如是作略予雖然恁麼當時不得牧主怎生收煞可謂見機而作今或有人出來云牧主道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在風穴也在盧陂也山僧劈脊便棒也怪予不得

舉雪竇禪師在莊數僧立次雪問維摩云步步是道場這裏何似山裏衆下語皆不契自代云只恐和尚不肯師拈云磬山當時若在會直教這老漢舉足無立地處道什麼肯不肯這裏是什麼所在咦

舉佛跟禪師一日垂示從東過西顧衆云是是復從西過東顧衆云不是不是遂歸位立云適來猶記得

師拈云這老漢看他自起自倒可惜當時衆中無人
作禮三拜
擧佛眼禪師遊蓮華峰至半山亭有僧後到云和尚
還在這裏眼云我到了來也僧無語自代云也是齋
後鍾師拈云磬山當時若作這僧敢教佛眼老漢立
地待他道我到了來也但云和尚且住待某亦到來

天隱和尚語錄卷六

天隱和尚語錄卷七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擧古

擧王大王向雪峰會裏請安監寺住鼓山峰與孚上
座送出門回至法堂乃云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
去也孚云和尚是伊未在峰云渠是徹底人孚云若
不信待某去勘過遂至中路把住云師兄向什麼處
去鼓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困時如何
山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
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雪峰云好一隻聖箭折

却也遂擧前話峰云渠有語在孚云這老凍膿畢竟
有鄉情在師云得底人始終一撥忌底人古今皆嫌
不二之道便見參差至理之詞灼然難忍嗟夫人不
知心可欺師不可欺事可瞞理不可瞞也知子莫若
父在雪老有之矣雖然如是一得一失當時雪峰折
却拄杖子而今磬山這裏有此等漢直打出山門免
教他日遭人簡點豈不見妙喜和尚云衆中商量道
什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荅話是聖箭折處
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剖判非惟不識
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

于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却來雪峰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老有大人相這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不了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什麼處是聖箭折處又不見楚石禪師云鼓山聖箭子射入九重城甚生氣槩乎上座等閒拶著略露鋒鋩回至法堂却云箭折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師云也是一得一失磬山恁麼說亦是一得一失還有跳得得失出者麼咄

舉恕中和尚頌芭蕉示衆咄哉亂走阿師何曾放得拄杖捉來拗作兩橛（請續末後句）師呵呵笑云有無

還他一半

舉五祖和尚云世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恕中禪師云世有一物在凡屬凡在聖屬聖在邪屬邪在正屬正萬事紛紜何須號令師云這兩箇老古錐各自分疆立界一箇混俗和光隨流得妙一箇孑峭孤危坐斷情塵磬山將來一束拋向大洋東海免得後人分凡分聖說邪說正旁有不甘者出來道和尚恁麼道是分耶不分耶說耶不說耶拈拄杖直打出去呵呵笑云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喝一喝

舉馬祖令僧馳書上徑山山接得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却封回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又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浮山云欽師被馬師惑且置國師惑却多少人雪竇云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穿却天下人鼻孔恕中云馬師自惑國師惑人置而弗論當時徑山下者一點非惟點破

馬師髑髏抑且爲千古龜鑑師云這一隊老宿雖則善揣虛空之骨髓斧雲霧之根盤猶未跳得馬大師這箇圈繢子出在莫道這一隊老宿即上至諸佛下及含靈咸跳不出這圈繢在除非是無面目漢方跳得這箇圈繢出有麼有麼一任踍跳如無諸人設謾且向歷代祖師鉗鎚下挨將去始到無疑無惑之地不然盡是弄虛頭切莫草草

舉張無盡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証因論晦堂家風於悅悅欲往就見悅云此老只一拳頭耳師喝一喝乃潛奉書于晦堂云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

拳垂示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師又喝一喝
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于西園先以偈書黙菴壁
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道逃無奈俗官知
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猱徐叩宗門事果示以拳頭話
無盡默計不出悅所料師云著賊了也由是易之有
偈云久向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
拳頭外更有靈犀一點通師云此二老當世英才一
時宗匠何故隨人脚跟轉失却一隻眼也且道兜率
是何心行流落叢林至今成話欛耶蒼天蒼天

舉德山到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不得草草便具威儀
再入相見纔跨方丈便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
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
到在不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去了也溈山
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絕頂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師云二老恰如龍象蹴踏誠爲作家相見雖然磬
山若作溈山待他提起坐具叫和尚便與他一喝管
教德山通身是口也難下還你草鞋脫在溈山了也
何必去後讚揚賊過張弓今日莫有新到者麼許伊
穿却草鞋相見老僧要拔未有麼有麼

舉傅大士云法地若動一切不安楚石禪師云壽山
從朝至暮不知走了幾遭若是法地誰敢動著一莖
草復云我不曾恁麼道傅大士坐了起不得師云楚
石恁麼起了坐不得有一起得坐得底請出來相見
看喝一喝云雖具一雙窮相手未嘗下揖等閒人

舉佛日和尚因僧送拄杖云莫從天台得麼僧云不
從天台得云莫從南嶽得麼僧云不從南嶽得云從
什麼處得僧度拄杖日豎起云是體是用僧云拈也
從體起用放也從用歸體日云你與麼來只得其體
不得其用僧云和尚與麼舉只得其用不得其體日
卓一下靠拄杖云體用一摘收師云佛日老人可謂
家富小兒驕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且道老僧底什麼
處來便歸方丈

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
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但喚
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師卓拄杖云不得
起有見不住凡夫不得起無見不住二乘不得起幻
有見不住緣覺不得起當體卽空見不住菩薩雲門
老人到這裏也只說得個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可謂特地一場愁卽今還有人知雲門老人落處麼

不見妙喜和尚道我不似雲門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子云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有不屬空復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惟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舉趙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州乃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妙喜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了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末上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麼處有二員古佛師云雪竇扶弱不扶强妙喜扶强不扶弱且道磬山令作麼生商量也不可放過有人纔出衆老僧即云珍重

舉裴相國入寺見壁間畫像問院主云壁間是什麼主云高僧像公云形儀可觀高僧在什麼處主無語

公云這裏莫有禪僧麼主云有一希運上座頗似禪者公遂請檗至舉前語問云形儀可觀高僧在什麼處檗召裴休公應諾檗云在什麼處公於言下領旨師云裴相國忘人忘我言下超脫黃檗老直心快口獨露真機是這一等人可說這等話千古規模令人欣羨雖然如是妙喜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且道他那裏是他無活人劒處諸人還簡點得出麼若道他有埋沒妙喜若道他無屈殺黃檗然二邊不涉還我裴相國悟底意旨來良久云溪邊石女暗嗟吁海底泥牛亂奔走

舉百靈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甚人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眞是妙德空生也贊之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爲道路靈更不回首師云二大老不無得力句子各各有本雖然如是若到磬山未放你在何故切忌認奴作郎即今還有人道得得力句麼速道速道

舉興化一日謂克賓維那云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

與麽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至明日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趂出雲居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大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師云灼然灼然妙喜云雲居拗曲作直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師云妙喜老人不是誘人犯法諸人還知他落處麽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舉石頭示衆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云我這裏鍼劄不入山云我這裏如

石上栽花師云二大老如彈沒絃琴唱出無生曲可謂父子投機師資道合雖然不顧傍觀者見其家醜承虛接響漢切忌動著動著則三十棒

舉世尊初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師咄云這老漢百劫千生磨煉得來你看他一時發露英氣逼人若到衲僧分上也只是箇石火電光底影子說甚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耶雖然如是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舉雪峰住菴有一僧到峰見以手托菴門放身出云是什麽僧亦云是什麽峰低頭歸菴其僧後至巖頭頭云雪老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雪峰道什麽僧云雪峰無語頭云噫我悔不當初向伊道有箇末後句我若向伊道巳後天下人不奈雪峰何僧至夏末舉此話請益頭云汝何不早問僧云不敢造次頭云我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師云雪峰自是一員老將這僧何堪抵敵泛泛流到巖頭依稀又納敗闕至今還曾識得末後句麽良久云會中若有仙陀客好向人前明鷓鴣

舉疎山示衆云病僧咸通年巳前會得法身邊事咸

通年巳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門云只如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未審法身該一切也無山云法身周遍爭得不該門指淨瓶云還有法身也無山云莫向淨瓶邊覓門諾諾師云疎山恰似引敵入寨雲門單鎗直入不顧危亡可謂猛虎口中奪肉者也疎山若無後語幾乎勞而無功老僧今日不問諸人法身向上事法身邊道將一句來看唊泊合

停囚長智

擧天如和尚示衆云雲門道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意作麽生各請下一轉語看良久自代云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天如老人恰似抱椿摇櫓且道天隱又如何泥牛流出血木馬走如烟

擧覺範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師呵呵大笑云覺範老人謾人則得謾磬山未在且道白雲是誰家私物往來者皆可著眼以拂子點雲云看看

擧天如和尚示衆云生死事大諸禪德須是將生死兩字貼在額頭上始得有僧出云某甲不然只將不生不死四字貼在額頭上如召衆云這漢元來怕生死如何會得老漢禪遂拈拄杖趂出師云怕生死底獅子林門下不容不怕生死底龍池山門下不容且道古人底是老僧底是諸禪德也須簡點不可放過倘有云怕生死即不怕生死底不怕生死即怕生死底師喝云這儱侗漢出去

擧趙州問僧甚處來云雪峰來州云雪峰有何言句示徒僧云雪峰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諸人向什麽處屙州云汝若過嶺我附箇鍬子去明覺云這僧既不從雪峰來可惜趙州鍬子師云這僧明明道雪峰來明覺何故云不從雪峰來有箇什麽道理試說看

擧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搊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麽乾屎橛師云臨濟善用太阿殺活臨時不妨奇特這僧擬向虎口裏奪食幾乎喪身失命喜得雪峰和尚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救得一半不見明覺老人云夫善竊者鬼神莫測既被雪峰覷破臨濟不是好手

復召衆云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索看㕘

擧千巖示衆云昨日軍陣兩交鋒未見輸贏難分勝負老僧只管看忍俊不禁未免借鄧隱峰錫杖子出摇一摇秖要諸人息戰息戰後如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云大小千巖老祖也是無風起浪平地生波自起自倒了也雖然如是也爲諸人切須照管自家鼻孔莫把眉毛厮結何故成佛作祖易空人忘我難

擧天奇示衆云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若透得者個

無法歸家穩坐師云天奇老祖只要盡法不顧無民不肖兒孫却不恁麽何故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若

透得這箇無法正好行脚

舉千巖示衆無明這裏只使無明且無佛法與你一棒大煞慈悲與你一喝十分直截你若作棒喝商量便千里萬里也師云不作棒喝商量亦千里萬里也

且道作無明是佛法是喝一喝

舉盤山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眞出家大慧云若能如是揑目生花無明云若能如是不名出家師云若能如是

便好擎投

舉祖師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雲蓋本云父母非我親無有不親者諸佛非我道無有不道者千巖云祖師得第一句雲蓋得第二句有人添得一句許伊鼎足三分無明則不然父母非我親我亦非親者諸佛非我道道亦非我若祖師也不得第一句雲蓋也不得第二句無明倅身如微塵何止頭破作七分師云祖師雲蓋輸我千巖老人一籌何故拚得自已贏得他人喫者一句還有人添得麽試道看

舉僧問破竈墮如何是大修行人竈云擔枷抱鎖僧云如何是大作業人竈云坐禪入定復云會麽僧云不會竈云你問我善善不從惡你問我惡惡不從善

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安云此子會盡諸法無生佛果云窮善善自何生究惡惡從何起若能明見這箇田地便是諸法無生有問崇寧如何是大修行人對他道坐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業人對他道擔枷抱鎖且道是同是別師云若道他同一箇問善答惡一箇問善答善若道他別從來佛法無兩般有人問磬山如何是大修行人向他道不執一法如何是大作業人

向他道不了一法且道與古人相去幾何

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齋濟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麁生化云這裏是甚麽所在說麁說細濟休去來日又同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麁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麁細濟吐舌師云二大老得大機發大用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今人未到古人田地也學弄牙爪不顧傍觀者哂所以佛果和尚云精金不百鍊爭見光輝至寶不酬價爭辯眞假不是臨濟不能驗他普化

不是普化不能抗他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簡點則二俱失利具法眼者試請辨看師云山僧不是倚勢欺人壓良爲賤也要諸禪德揀別邪正識取來源正已正人實非草草咄臨濟普化又來赴齋也不覺吐舌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下禪牀打四藤條佛果拈云師資會遇滾芥投鍼一期借路經過不免互相鈍置雪竇道藤條未到折因甚只打四下果云大似隨邪逐惡大禪佛後到霍山

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云維那打鐘著禪便走果云這漢擔仰山一箇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霍山幾被糊塗雖然可惜令行一半當時不用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師云卽今負冬瓜印子者亦不少且看大禪佛被圓悟老祖活埋在無底深坑了也還有人救得伊麽如無老僧救一救看將拄杖作釣勢良久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有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公自云諾諾惺惺著他日莫受人謾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復云何不且在彼中住僧云瑞巖遷化了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麽僧無語雪竇云蒼天蒼天師云本分修行輸他翠巖操守臨機勘辨堪羨玄老提持可惜這僧親見作家當面蹉過當時若作這僧待他道如今還喚得應麽云也知和尚大慈悲便禮拜免得後來簡點雖然且聽佛果和尚垂慈云萬丈寒潭徹底月在當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凜凜孤標澄澄風彩及至月離碧天影落雲衢遂乃當面蹉過當時這僧若是箇漢待伊道卽今還喚得應麽當下便喝非惟把定玄沙要津亦

與瑞巖老子出氣師云今日還有與這僧出氣底麽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舉天眞上堂云道火被火燒說水被水溺會禪被禪縛以手指左右云却被這僧勘破師云大小天眞老人指東劃西

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開示山云打鐘著衆方集便下座院主云和尚旣許開示因甚一言不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藥山老漢經也講明論也說破但未肯提著箇禪字又謂善言言者尋言所不能言也咄院主失却

一隻眼

舉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袖却擡手云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云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云汝何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强說有青黃赤白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師云你看世尊全體作用不妨眞是奇特俾天王一一悟道千古之下令人樂聞今磬山不肖遠孫也要效颦不識大衆還信得及也未驀伸出拳頭云你道是什麽色或云是拳非珠老僧喚近前來你

恁麽道天王不如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別古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於一瓶内養一鵝今來長大欲出此鵝且不得打瓶亦不得損鵝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云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也大夫無語師別云大夫買箇問頭甚是奇特但不能疾出凡籠當時磬山若作大夫速整威儀三拜可不快哉

舉德山小衆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打某甲山云汝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師別云德山老漢實有定乾坤手段却被二尊宿錯下名言了也且道什麽處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直饒恁麽見得分明也好與三十棒

舉雪峰在國清拈起鉢盂問座主道得與你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峰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峰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座主方禮拜峰便踏倒後主舉似雲門云某得七年方見門云你得七年方見云是師別云雲門雖則作略高古何得如此磬

山則不然待伊道七年方見攔頭一拄杖你見箇什麽來雖然如是要識磬山則易要識雲門則難

舉僧問雪峰拈槌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峰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峰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師別云老僧則不然待他抱頭出去高聲叫云草賊大敗

舉鏡清訪先曹山山問甚麽處來清云昨日離明水山云甚麽時到明水清云和尚到時山云汝道我甚時到清云適來猶記得山云如是如是師別云曹山只管憐民不能盡法磬山則不然待伊道適來猶記

得劈脊便棒

舉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云阿誰教你童云堂中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麽心行童子養來三二年了幸是可憐生上座教壞伊快束裝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師別云某甲教壞童子某甲應當出院和尚教壞某甲和尚合作麽生雖然卽今還有恁麽行脚僧山僧與彼問訊

舉僧問螺峰如何是本來人峰云惆悵松蘿境界危

師別云螺峰老人辭機甚是奇特能令這僧見得本來人也未設若有人問磬山如何是本來人但云我與汝道卽不本來也

舉僧問咸澤禪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澤云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峰塔師別云今日有人問老僧則不恁麽道獨步孤峰月閒聽幽澗琴

舉太傅王延彬居士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麽朗云捧爐神公云旣是捧爐神爲甚麽翻却茶朗云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師別云朗上座恁麽道可謂當面蹉過何不道重命輕財明招云朗上座喫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師云也是賊過後張弓朗云上座作麽生師云更納什麽敗闕招云非人得其便師云也救不得一半

舉僧參睦州州問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州云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麽州云自領出去師別云山僧卽不然待伊道是卽云這掠虛漢行甚麽驢脚馬脚出去可不免闍後語

舉僧問興教禪師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卽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教云眼裏耳裏鼻裏云祗此便是

否教云是甚麽僧便喝師別云山僧若作興教見伊喝將來闍黎緩緩地喝卽不無還我眼耳鼻裏底來看伊眼目定動震聲一喝可不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而今有人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總不恁麽對他道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

舉棗樹和尚問僧發足甚處云閩中樹云俊哉云謝師指示樹云屈哉僧作禮樹云我與麽道落在甚麽處僧無語樹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別云棗樹老人雖慈悲太切可惜勞而無功磬山則不然待伊云閩中便道多少途程到這裏看伊有箇落方可云俊

哉及至作禮云我與麽道落在甚麽處恰使這僧不
能轉身吐氣又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可不雪上加
霜雖然山僧與麽道又落在甚麽處遂顧視左右云
亦是勞而無功也屈哉
舉龍濟禪師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戸生窒礙秖這障
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師別云
這老漢無繩自縛會與不會一時拈却又作麽生良
久云延下劍已成能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舉潙山坐次仰山入來潙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
人拜潙云如是如是師別云潙山憐兒不覺醜山僧

則不然待伊拜起來放下手覷看他如何合殺
舉法華全禪師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鵶鳴爲汝諸人
說般若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觀
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
救苦利生去也師別云山僧則不然若信不及依舊
鐘聲鼓響鵲噪鵶鳴何故豈不聞法華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
舉廊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麽處去山云作麽
作麽廊云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師別
云何不道俊哉來日浴出廊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

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麽生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
山又休去師別云瞎漢智過於師方堪傳授
舉瑞鹿禪師上堂鑑中形影惟恐鑑光顯現你等諸
人所作一切事惟恐爾甚麽斷現還知得麽若也知
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師別云若也知得
正好着力喫
舉僧問曹山世間甚麽物最貴山云死猫頭最貴云
爲甚麽死猫頭最貴山云無人著價師別云既無人
著價道甚麽貴賤
舉同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

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秖待安
云金果朝來猿摘去黃花晚後鳳啣歸師別云或問
山僧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對他道雲耕雨種客來如
何秖待云粗茶淡飯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舉石門蘊禪師在青林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云
子今日作甚麽來云種菜來林云徧界是佛身子向
甚麽處種云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
入園喚蘊闍黎石應諾林云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
看石云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云不受我且止你
曾見他枝葉麽云不曾見林云既不曾見爭知不受

裁云秖爲不曾見所以不受裁林云如是如是師別
云吾見巳受裁也
舉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
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
別云光境現在復是何物
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云演出
大藏教又老宿云演入大藏教妙喜云演出演入則
不無二老若是奇特事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師
別云妙喜恁麼道甚是知音作家作家且道奇特事
在教內在教外

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麼來歲云刈茅來門云刈
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門拈拄杖
便打徑山和尚云直歲無語自有三百箇祖師證明
雲門令雖行要且榛頭無眼師別云幸是無眼若是
有眼待直歲道三百箇便打何待後來一落索
舉道吾示眾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
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佛日道高
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
元是昔愁人師別云磬山則不然高則從他高富則
從他富樂則從他樂苦則從他苦數聲清磬是非外
一箇閒人天地間
舉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
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有王云若能如
是捏目空花師別云老僧卽不然若能如是雪裏梅
花
舉天池隆禪師在金峰普請搬柴次峰問搬柴人過
木不墜云有一人不過水云不過水還搬柴不墜云
雖不搬柴也不得動著他師別云雖則搬柴也不得
動著他

舉千巖和尚示眾云僧問趙州大地無塵掃箇甚麼
州云掃外來底若是無明秖向他道掃裏頭底大眾
趙州底是無明底是師別云旣是一物也無說甚麼
內外直饒非內非外一齊掃却還有掃柄在
舉趙州上堂良久云大眾總來也未對云總來也州
云更待一人來卽說話僧云候無人來卽說似和尚
州云大難得人師別云古人恁麼垂慈方便不少老
僧不然汝等總在這裏箇箇是英靈衲子更待誰來
喝一喝
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

行又客問本師幻有老人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云西
河火裏坐師別云有人問磬山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郎向他道雲起長空水歸大海
舉南泉送黃蘗出至門泉云如許大身材戴椰子大
笠子蘗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云王老師聻
蘗戴笠子便行師別云王老師當時可不屈已從人
磬山若作王老師只道恁麼闍黎却被笠子蓋覆了
也待他戴笠子行時又云恰是
舉佛眼禪師示衆云廣額屠兒手中屠刀如何放下
自代云不須放下師別云待你成佛後郎向你道又
云面前是甚麼自代云無物師別云青山綠水
舉興化謂克賓維那云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
入這保社化云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
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
一堂來日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
五貫設饡飯一堂仍須出院雲居舜和尚云大冶精
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
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
妙喜老人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拘曲作直徑山郎不
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師別云

二大老一人高高山頂行一人深深海底走磬山則
不然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且道郎今還有人代得克
賓維那一轉語麼若有不惟與興化出氣亦乃光耀
磬山可不見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
舉罽賓國王仗劍問師子尊者云師得蘊空不尊者
云已得蘊空王云脫生死不尊者云已脫生死王云
可施我頭尊者云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白
乳丈餘王臂自落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猶在黃龍
新和尚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師別云三人中有
一人可以爲師雖然如是磬山則不然秖許罽賓國
王得大用未得大體在
舉德山到潙山挾複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
西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
威儀再入相見潙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潙
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却法堂著草鞋
便行潙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甚處首座云背
却法堂著草鞋去也潙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
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妙喜云二尊宿恁麼相見每
人失却一隻眼師別云妙喜老人恁麼道還具眼也
未若道具眼二尊宿那裏失却一隻眼處若道不具

眼他恁恁麼道道裏若緇素分明許你具一隻眼雖
然磬山恁麼道也失却一隻眼咄

天隱和尚語錄卷七

天隱和尚語錄卷八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徵古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天童拈云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裏雖然如是當時便與一喝直饒大通神通也秖得同聲相應萬松道當時若問兩堂首座齊喝還有賓主也無咄云賓主歷然臨濟有語無喝天童有喝無語如今殺人刀活人劍在萬松手裏師徵云若是有語又落在臨濟手裏若是有喝又落在天童手裏若道亦語亦喝也出不得臨濟天童手在若道非語非喝敢謂萬松無分且道那裏是殺人刀活人劍衆中還有擇得出者麼喝一喝

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朝見肅宗皇帝帝命忠國師驗之藏見國師便禮拜側立於右國師云汝得他心通是不藏云不敢國師云汝道老僧在甚麼處藏云和尚一國之師何得在西川看競渡船國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美猢猻國師第三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罔知國師叱云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有

53冊

僧問趙州三藏三番爲甚不見國師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又問玄沙旣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秖爲太近後僧問海會端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裏天童云三藏不見國師且置你道國師自知下落處麼師徵云道一隊老漢恰如盲人摸象總未知國師下落處在諸人還知國師下落處麼若知得國師下落處許你他心通

舉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帀帀之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師徵云還知麼雲門大師語句一一與修多羅合也要諸人簡點直饒透得過須知有向上一竅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竅參

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畫了未髭云畫了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麼髭云便請頭垂一足師徵云長髭旣善畫大庾嶺頭一鋪功德而不善點眼者何也還知麼今時人畫亦未就而先自點眼不知瞎了多少人也衆中還有諳點眼者麼僧云有師手搖云我也知你畫未就在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麼處去僧云峨眉禮普賢去隨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秪在這裏僧畫一圓相抛向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師徵云且道大隨是賞伊是罰伊衆中有人道得老僧付你拂子去

舉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興化則不然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徵云二大老一者逢人則出一者逢人則不出且道逢什麼人諸人還識得麼

舉黃蘗云若擬著一法印早成也印著有即四生文現印著空即空界無想文現但不印一切物此印與虛空等師徵云不著有不著空印即是不印即是試道看又云喚甚麼作印

舉興化和尚示衆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旻德又喝化亦喝旻德禮拜化云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你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徵云賓家也喝主家也喝且道那裏是他一喝不作一喝用或有人亦喝老僧道且謾且謾我也曉得你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是語與興化同也異也師復喝一喝

舉雪巖禪師上堂云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愛日掛枯藜點簡溪頭梅樹向陽偏放南枝師徵云還灼然會得麼若會許你識得臨濟大師人境俱不奪之句雖然直須親到若不親到也是抱椿搖櫓有甚麼用處

舉仰山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云大好燈籠仰云莫只這箇便是麼溈云只這箇是什麼仰云大好燈籠溈云果然不識師徵云汝等叅詳也未且道當時仰山會得西來意恁麼酬不會西來意恁麼酬你若道會溈山又道果然不識若道不會仰山又道只這

箇便是會與不會且置如何是西來意

舉興化道三聖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興化則不然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雪巖頌云美晴微雨濕春風柳自青青花自紅寄語遊人急回首歌樓不在畫橋東師徵云你看二大老作略被雪巖翁一頌徹骨徹髓撒向諸人面前了也還會麼若會得爲人也得不爲人也得如未會爲人也不得不爲人也不得叅

舉僧問趙州和尚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吃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師徵云今時叢林或三百五百那箇不知道喫粥了洗鉢盂去且道當時其僧省箇什麼

舉祖師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師徵云且道執又執箇什麼放又放箇什麼你向不執不放處道將一句來看

舉雲門普請搬柴次門拈一片拋下云一大藏教秖說這箇師徵云既是一大藏教秖說這箇何故又道教外別傳諸人試說看若說得許汝通一大藏教

舉臨濟行脚到龍光值上堂濟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座濟云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云嗄

濟以手指云這老漢今日敗闕也師徵云臨濟大師行脚時氣吞諸方如獅子遊行自無伴侶雖然太露鋒鋩了也諸人不展鋒鋩道將一句來看

舉僧問洞山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洞乃合掌頂戴師徵云且道洞山是肯伊是不肯伊

舉僧問雲門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門云向甚麼處著此一問僧云學人不會請師舉門云將筆硯來僧乃將筆硯來師徵云諸人十二時中莫空過不若空過常時碌碌若不空過終日閑閑看取雲門大師遂題其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叅

舉僧問法眼如何披露卽與道相應眼云汝幾時披露卽與道不相應師徵云相應不相應且置汝等還曾披露也未若披露老僧許你相應若未披露管教不相應在咄

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天童拈云世尊說如來禪法眼說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師徵云天童恁麼和會將來也要諸人箇點磬山道如來禪祖師禪卽不問你向諸相中拈出箇非相來看拈拄杖云切忌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腰

舉潙山坐次仰山入來潙云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云慧寂信亦不立潙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云秖是慧寂更信阿誰潙云若恁麼卽是定性聲聞仰云慧寂佛亦不立師徵云快哉你看仰山如珠走盤縱橫無礙還識得麼如識得卽向前速道速道莫入陰界

舉洞山云體得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山云語話時闍黎不聞云和尚還聞不山云不語話卽聞師徵云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洞山老漢得之矣噫汝等還聞麼若聞須知有向上事若知向上事聞與不聞遠之矣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云未審此語什麼句中收山云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云此意如何山云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師徵云還識得首山老漢紫羅帳裏撒眞珠麼有僧問如何是紫羅帳裏撒眞珠師云阿家牽驢新婦騎會麼云不會師云切忌妄生穿鑿

舉僧問新興如何得出三界去興云汝還信麼云信則深信乞師慈悲興云秖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徵云旣是唯心

有什麼出入衆中有人道取一句看更聽須云若得信心無古無今非舍非取有韻有吟空觀三界卽達唯心

舉僧問灌溪如何是一色溪云不隨僧云一色後如何溪云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師徵云今時人造到這裏都坐在一色邊還知灌溪老答處麼直饒明得到磬山正好喫棒

舉三聖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聖亦喝僧又喝聖亦喝僧云行棒卽瞎便喝聖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聖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云這賊便出去次

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道僧聖云是伊見先師來師徵
云若識得三聖與此僧交鋒處堪爲濟下兒孫且道
次僧恁麼問三聖答他道是伊見先師來是肯伊不
肯伊時有僧欲進語師卽喝出
舉興化問雲居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
化云想和尚答此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
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道化主到興
化處化問和尚住三峰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
道得也未僧舉前話化云雲居二十年秖道得箇何
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師徵云古人一機未

透積歲窮研豈肯造次胡言亂道令人不擒巳分纔
入門來學些口頭三昧便要爲人師範可不深愧古
人乎且道當時雲居道箇何必興化道箇不必還有
優劣也無試道看
舉曹山辭洞山洞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云子向什
麼處去曹山云不變異處去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
耶云去亦不變異師徵云古今師資道合豈造次成
就耶當時曹山事師數載親承實授臨別洞山尚不
肯放過云子向甚麼處去洞山向伊一拶道不變異
處豈有去耶云去亦不變異看曹山此語穩密無以

加矣然在臨濟門下正好喫棒不見洛浦當時自謂
了當別濟南去當仁不讓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
這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禮拜而去濟明日上堂
云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
知落誰家虀甕裏醃殺他日果跳不出夾山圈繢子
可見臨濟大師豈輕授受乎然而洛浦亦不越師之
記莂雖然到這裏諸人向不變異處道將一句看道
得許你前去道不得按下雲頭叅
舉大涅槃經云十二因緣法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
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

智觀故得佛菩提師徵云大小世尊說如來禪也所
以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且道
衲僧家又作麼生道驀卓拄杖云千山勢到嶽邊盡
萬派宗歸海上消
舉丹霞問僧甚麼處宿云山下宿霞云甚麼處喫飯
云山下喫飯霞云將飯與闍黎喫的人還具眼也無
僧無語師徵云諸人終日喫飯還識得此人麼若識
得此人許你具一隻眼
舉鼓山到玄沙沙作一圓相示之山云人人出這箇
不得沙云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

又作麽生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山云和尚與麽道却得某甲爲什麽道不得沙云我得汝不得師徵云二大老如兩鏡相照咸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優劣在什麽處一得一不得且道人人旣不出這箇驢馬還出得麽試道看

舉保福僧到羅漢琛禪師處漢問彼中佛法如何云有時道塞却你眼教你覰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漢云吾問汝不塞你眼見箇什麽不塞你耳聞箇什麽不坐你意作麽生分別師徵云還知麽二大老一縱一奪殺活自在俱爲

作家磬山今日塞與不塞置之弗論且道根根塵塵周徧法界誰與你安名還識得此人麽

舉石頭問龐居士云子見老僧來日用事作麽生士云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師徵云老龐道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且道旣無開口處這一落索從何處得來若知他落處開口也得不開口也得雖然我問你日用事聻

舉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靈云如露柱懷胎云分後如何靈云如片雲點太清云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靈不答云恁麽則含生不來也靈亦不答云直得純淸絕點時如何靈云猶是眞常流注云如何是眞常流注靈云似鏡長明云向上更有事也無靈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靈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師徵云當時靈雲兩處不答是何意你看古人琢磨到純淸絕點處喚作眞常流注似鏡長明直須知有向上一著不然則命根不斷所以道打破鏡來與汝相見驀拈拄杖云諸人還曾到這田地麽若未到這田地卓下拄杖云決不孤負叅

舉石門蘊禪師在青林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云子今日作什麽來蘊云種菜來林云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蘊云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蘊應諾林云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蘊云無影樹豈受栽耶林云不受栽且置你曾見他枝葉麽蘊云不曾見林云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蘊云秖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師徵云終日蒲團上靜悄悄地菜不擇一莖米不揀一粒謂之叅禪辦道還識得古人親切處麽你看他隨方應用都合其宜信手拈來頭頭本具打一拄杖云受栽不受栽且

置無影樹子壟
舉溈山因劉鉄磨來云老牸牛你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溈山作卧勢磨便出去中峰和尚拈云溈山被劉鐵磨一撥撥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溈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齩斷栂指師徵云中峰老人恁麼道你道他還知二老落處麼若知落處何故道要起起不得要住住不得試道看
舉趙州訪一菴主便云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舟處便去又訪一菴主亦云有麼有麼

主亦竪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禮拜而去師徵云趙州老人問處一般二菴主荅處不別爲什麼一肯一不肯諸人還知利害在什麼處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師徵云既作臨濟兒孫須識臨濟綱宗始得不然未免傷鋒犯手或有人問磬山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竪起拂子云見麼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不見當時佛鑑老人頌云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舉心地觀經云此法名爲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此法名爲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妙寶宮此法能引諸菩薩衆到色究竟自在智處此法能與生死長夜作大智燈師徵云諸人看這黃面老子在靈山會上百萬人天衆前拈出也甚奇特雖然且道如何是此法驀卓拄杖云擬之則差强之則隔道道
舉臨濟大師道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師徵云作麼生是奪境不奪人作麼生是奪人不奪境作麼生是人境俱奪作麼生是人境俱不奪你若一一透過作得臨

濟門下兒孫你若透不過却被人境埋沒了也喝一喝云且道那裏是人那裏是境參
舉僧問法眼求佛知見何路最徑眼云無過此師徵云還識得法眼老人最徑路麼切忌動著動著打破你頭皮

代古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出纔拈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欲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師代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齊擯却傍有不甘

者出來道磬山老漢有甚長處開此大口便合掌向前云汝與文殊

舉大宋太宗皇帝因入寺見僧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對云仁王經旣是寡人經爲甚在卿手裏僧無語師代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云卧雲來帝云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爲什麼却到這裏僧無語師代云弘恩難報

舉閩王問報慈禪師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慈云若說近遠不如親到慈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云甚麼處得心來慈云豈有無心者王云那邊事作麽慈云請向那邊問王云大師設別人即得慈無語師代云此猶是這邊事

舉明招謙在婺州智者寺爲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云不識觸淨淨水也不肯受謙下禪牀提起淨瓶云這箇是觸是淨主無語師代云老僧住持事煩上座休怪

舉楚石禪師入寮見僧看經問云看的是甚麽經僧云是金剛經石云我不問你金剛經看底是甚麽經僧無語師代云意欲別道則恐斬頭覓活

舉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旣是雲蓋何用乞

瓦僧無語師代云寒暑不常

舉悟空禪師問座主講甚麽經云法華經空云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座主贊請甚人證明座主無語師代云飲德不淺

舉投子示衆云汝等諸人盡道我實頭若出門三步有人問你作麽生是投子實頭處作麽道衆無語師代云恩大難酧

舉楚石與衆僧觀海次僧問秖是一片水因甚麽喚作海楚云秖是一片海因甚麽喚作水你且道源從何來僧云從一滴來楚云一滴又從何來僧無語師代云當時磬山若在以手急掩其口塞却這漏洞

舉雪竇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雪云人摘茶茶摘人不問你無底籃子重多少僧無語師代云自從雲水來且喜無人較

舉楚石禪師一日因施主送楊梅僧就盒拈起問云一般楊梅爲什麽有赤有白石以盒子合却云見箇甚麽僧無語師代云若是某甲便翻轉盒子請和尚再鑑石又揭開盒云聾僧又無語石云你只是箇無開合漢師代云待揭開盒子便云和尚用赤底也好用白底也好

舉玄沙禪師在雪峰時光侍者謂沙云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沙住後問光云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師代云磬山若作光侍者輕輕對他道師叔且喜參得禪也看他如何去就

舉長慶上堂大衆集定乃拽出一僧云大衆禮拜此僧又云此僧有甚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師代云和尚何得誘人犯法雖然如是磬山今日設若推出箇僧來大衆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或云和尚何得誘人犯法我也知你學語之流

舉古鴿子趂鴿子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

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麼却顫僧無語師代云冤有頭債有主

舉道匡禪師拈起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僧無對師代云和尚從甚處得來

舉昔有一道流在佛殿前背佛坐僧云道士莫背佛道云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語師代云許你具一隻眼

舉有一行者同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云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云將無佛處與某甲唾法師無語師代云許你燒得香換得水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云某甲念底著向那裏僧無語師代云汝在甚處將來

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云何不看經云某甲不識字主云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語師代云識也識也

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我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師代云不臥寒雲谷長耕大地春

舉一老宿見僧來豎起火筒云會麼云不會宿云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宿無對

師代放下火筒云汝會得許汝親見老僧

舉明招到坦長老處坦云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明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師代云我這裏半人也無坦從乃令小師問明明云汝識半人所在麼也秖是弄泥團漢小師無語師代云謝和尚教誨而今若有人問磬山如何是半人處對他道病魚止濼困鳥栖蘆

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什麼經云無言童子經有幾卷云兩卷云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云莫會無言好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云長明燈云甚麼時點云去年點云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瞞他半點不得

有僧入寘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云念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僧無語師代云謝指示

有一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問院主云此是甚麼功德云護國天王云秖是護此國徧護餘國云在秦爲秦在楚爲楚云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麼處去主無對師代云無刹不現身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

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何如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云這老漢著什麼死急僧無語師代云和尚也不得藏頭露尾

舉藥山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湖南來山云洞庭湖水滿也未僧云未山云許多時雨水爲甚未滿僧無語師代云某甲未雨水前離彼

舉雪峰搬柴次乃於洞山前抛下山云重多少峰云盡大地人提不起山云爭得到這裏峰無語師代云也仰和尚識分量拂袖便行

舉瑞巖謁夾山山問甚處來云卧龍來山云來時龍還起也未瑞乃顧視之山云灸瘡瘢上更著艾燋云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山休去師代云龍生龍鳳生鳳

舉僧侍玄沙和尚沙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云還見麼云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三答沙云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代云和尚慈悲恩逾父母

舉雪峰一日陞座衆集定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在舊處峰便休師代云放你三十棒大衆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舉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旣是三界大師

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師代云開來也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僧無對師代云這一問從何來

舉鏡淸再叅雪峰峰云甚處來淸云嶺外來峰云什麼處逢達磨淸云更在甚麼處峰云未信汝在淸云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峰便休師代云老僧年邁賴子殷勤

舉玄沙和尚問明眞禪師善財叅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處云不知沙云情知汝不知師代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見解

舉臨濟到京行化至一人家門首云家常添鉢有婆云太無厭生濟云飯也未嘗得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代云情知你慳悋

舉仰山住東平時潙山令僧送書幷鏡至仰上堂提起示衆云且道是潙山鏡東平鏡若道東平鏡又是潙山送來若道潙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仰撲破便下座師代云某甲若在會中遂向前叉手而立云請和尚鑑

舉楊岐和尚問僧敗葉堆雲相離何處云觀音岐云觀音脚下一句作麼生道云適來相見了也岐云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代云和尚萬福岐云第二座代衆頭道看亦無語師代云我若答和尚昧却第一座也岐云彼此相鈍置師代云賴和尚年尊

舉報恩禪師問彥上座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云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恩云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消殞去彥不知所措師代云天台山不肯和尚恁麼道大笑去也

舉僧問疎山如何是諸佛師山云何不問疎山僧無語師代云這老賊又云若問疎山疎山則不肯恁麼

道

舉潙山和尚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潙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無對師代云若非某甲洎合被侍者笑禮拜而出

舉仰山一日指雪獅子問衆云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師代云磬山若在便向一措輕輕道和尚這喚作甚麼色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西來意嚴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嚴云是什麼僧無對師代云諸佛亦不識

有俗士獻畫帳子與文益禪師益云汝是手巧心巧云心巧益云那個是汝心士無對師代云和尚更要一檐那

舉欽山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欽乃開眼洞云甚麼處去來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欽無語師代云這一問從何而出

舉良巨禪客參欽山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云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欽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欽云且來闍黎良回首欽下禪床擒住云一鏃破三關且置

試爲欽山發箭看艮擬議欽打七棒云且聽亂統漢疑三十年師云衆中還有人代得艮巨一轉語麽顧視左右如無老僧代一轉語待欽山道發箭看劈面一拳直饒欽老有棒也下手不得雖然如是切莫亂統㖃

舉韶國師叅朱谿纔叅次問犬咬靈鼠聲韶便問是什麽聲谿云犬咬靈鼠聲韶云既是靈鼠爲什麽却被犬咬谿云咬殺也韶云好箇犬谿便打韶云莫打某甲話在谿休去師代云速道速道

舉僧問趙州毘目僊人執善財手見微塵佛時如何

州遂執僧手云你見箇什麽僧無語師代云謝師答話

舉僧問趙州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州垂一足僧便出鞋州收起足僧無語師代云大慈悲故

舉佛眼禪師垂示云上座未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秖是一人上座爲甚麽成有成無僧無語師代云禍不入慎家之門

舉佛眼禪師垂示云無目仙人能搖骨既是無目將什麽辨貴賤師着語云摸着鼻頭喚作眼又云有人問你隨問隨答無人問你時作麽生道師着語云掩耳偷鈴漢又云有情說法易見無情說法難聞秖如無情說法什麽人得聞師著語云從那裏得這消息又云芥子納須彌且問你諸人卽今在芥子內芥子外若道在芥子外如何納得須彌若道在芥子內許多大身材如何却在芥子內師着語云內外且置喚什麽作芥子又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

舉智門祚禪師示衆十一問師答復徵問問登天不假梯偏地無行路正當漝麽時向什麽處安身立命師答遍界不曾藏復云遍界不曾藏切忌絕商量諸人還見麽

問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還有人拔得關麽試對衆道看若道不得且居門外師答我若當時在會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却依位而立復云關諸人又作麽生拔得

問三十年前卽不問你三十年後不用將來正當卽今還道得麽若道不得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師答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復云普諸人如何道

問荆棘林中卽不問你出身一句作麽生道師答三脚驢子弄蹄行復云險諸人又如何出身

問天下行脚道我叅禪你道禪是什麽義師云眉分

八字復云擬議則白雲萬里諸人作麽生叅
問鉢盂無底成得箇什麽師答不從手得或云不從手得將什麽喫飯師云沒却你鼻孔諸人作麽道
問天降時雨爲什麽枯木不生花師答切忌枝頭覔復云切忌枝頭覔如何是根本諸人作麽生得見
問衲僧須是透得名句身句方可具得衲僧一隻眼還有道得底麽師答拄杖子踍跳復云拄杖子踍跳還出得名身句麽諸人如何透
問滿口道不着底句還有人道得麽師答却被和尚道着復云道着即不無道不着底諸人又作麽生道

問秋初夏末遊山翫水且從你驀劄一問快道將來師答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復云這猶是遊山翫水驀劄一問諸人道將來
問出門一句不問你萬里無雲道將一句來師答青天也須喫棒復云且道過在什麽處諸人試說看

天隱和尚語錄卷八

天隱和尚語錄卷九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頌古

舉世尊覩明星頌云
寥寥獨坐雪巖中秖爲衆生界未空忽地明星都照破丈夫誰肯受朦朧

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頌云
大事因緣在目前當機休更自顢頇靈山百萬人天衆擬議之間落二三
四十九年無一字末後拈花有底事都緣飲老破微

顏代代兒孫笑不止

舉楞嚴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頌云
若能轉物即如來雪裏梅花一色開冷眼不堪長笑翫香風堷堷到經臺

舉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頌云
山堂寂寂無人到澗水悠悠有琴操偶然曳杖過磐峰一陣狂風吹落帽吹落帽呵呵笑漢語胡言那成調師驀卓拄杖喝一喝云叅

舉善財叅彌勒樓閣門開頌云

衣帶烟霞過碧層蹔時歛念便空生重重樓閣門開
處更有一人叅未曾

舉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頌云
一條拄杖兩頭拏把住中間便打他饒你脫然頃快
去看來猶着眼中沙

舉殃崛摩羅產難頌云
烟雲封古洞迷却作遊人借問三家老春光分半燈

舉傅大士披衲頂冠靸履見梁武帝頌云
冠似道兮履似儒袈裟猶是佛家兒了然三處原無
我試問時人會也無

舉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
阿難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頌云
拈花消息金襴外慶喜當年見未玄莫是頭陀甚愛
處依稀爭肯畀家傳

舉初祖面壁頌云
大鵬放翮九萬里偃鼠飲河半勺水直自培風背負
天池界明明不用舉

舉四祖住破頭山頌云
鳳書三詔懶擡眸兀坐雲深破嶺頭待得黃梅童子
到月明依舊照寒湫

舉四祖路逢童子問子何姓頌云
白髮頭陀下翠微七年重到未忘機性空姓姓非常
姓千古令人作範軌

舉四祖訪懶融頌云
石室躭幽處山禽頻獻花天厨勤送供虎穴作鄰家
懸寂心偏解菩提路更賒幸逢達道者推轉白牛車

舉鳥窠吹布毛通侍者大悟頌云
樹盤如葢遂棲禪宮使從師未徹玄擬欲諸方去叅
學布毛拈起鼻先穿
一毫端上露全機及至惺惺鳫過西未舉已前親薦

得白雲終不定巢居

舉馬祖打車打牛頌云
不是車兮不是牛即心即佛莫他求從茲悟徹磨甎
意喝下西江水倒流

舉馬祖即心是佛又云非心非佛頌云
即心即佛頭戴帽非心非佛帽戴頭撒手到家人不
會龐公峰頂鬧啾啾

舉馬祖日面佛月面佛頌云
日面佛明歷歷火雲收盡天空濶月面佛清徹徹秋
水澄潭光皎潔君不見雙輪無作兮太虛談談玄珠

罔象兮赤心片片咦

舉馬祖百丈遊山見野鴨頌云

師資閒步到溪邊大用全提把住關直得鼻端親見

血倚天長劍揷雄巔

舉馬祖陞座百丈捲席頌云

高崖獅子振全威百獸聞之腦裂時不是象王回首

顧爭教大地吼如雷

舉百丈再參頌云

入門便喝有來源秉拂從教得此傳識得祖家綿密

旨大唐規範自悠然

舉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黃檗吐舌頌云

鐵牛機印印全機電卷風馳未可欺一喝頓令知解

盡耳聾三日古今疑黃檗老謾驚噓舌頭吐出更堪

奇因而領略師承意惹得兒孫捋虎鬚

舉百丈野狐頌云

前百丈後百丈兩箇老胡鼻一樣不落不昧叵商量

且看眉毛在眼上咄

舉唐文宗食蛤蜊見大士像頌云

夫慈悲之故化凡形而成聖像落草之談現應身以

獲圓通艮哉觀世音善應諸方所噫不是大唐天子

力海水煎枯擘不開

舉南泉刈茅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拈起鐮云

我這鐮子是三十文錢買僧云我不問這箇南泉路

向什麼處去泉云我用得最快頌云

行色憧憧問路頭大人機用出常流而今覿面重拈

出三十文錢第二籌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頌云

天地同根物一體潛龍卧在深淵裏豁然飛上九重

霄一任興雲彌布雨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

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頌云

大悲千手眼幾人能得見如月印千江波波全體現

全體現有何驗王老機鋒過閃電當頭一撥賓主分

聊與大夫通一線通一線難分辨言中有則君自看

舉盤山示衆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

住瑺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頌云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林間獨坐樹上啼鶯啼得落花

流水去依然緘口過殘春

舉泐潭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低聲近前

潭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潭至來日

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渾乃悟云謝大衆證明繞座一匝便去頌云
六月炎天雪滿巓那知身到淸凉山文殊舉手金剛窟收取玻璃盞子還
舉崧山與龐居士喫茶士舉槖子云人人盡有分爲甚麽道不得山云秖爲人人盡有分所以道不得云阿兄爲甚麽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云灼然灼然山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爲甚麽不揖客山云誰云龐公山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云若不是崧山幾被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云何不會取未舉槖子時頌云
未舉以前猶鈍置衲僧何必重徵問七盞淸風腋下生毀著還他能徹困
舉龐居士訪仰山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麽却覆山竪起拂子士云恰是山云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云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山擲拂子云若到諸方一任舉似頌云
步步傾湫倒嶽來軒轅高掛絕塵埃得人一牛還一馬不是時流孟浪猜
舉凌行婆問浮杯盡力道不得句頌云
婆子奇哉怪哭聲禪人聞舉便驚心當機直捷離言處到底終輸趙老淸淸眞漫將閒話論疎親行婆不是丈夫手肯把拳頭買與人咄這老婆子
舉藥山指二樹問道吾云枯者是榮者是吾云榮者是山云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巖云枯者是山云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至山復問高云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山顧道吾雲巖云不是不是頌云
榮者榮兮枯者枯沙彌爭肯受糊塗長松壁立危巖上鶴唳一聲千載孤
舉韓文公問大顚佛法省要頌云
文公諦信大顚直捷快手三平腦後著楔一楔頂顊眼豁開普天匝地絕塵埃孤風冷冷千秋外幾度心花照玉臺
舉長沙岑禪師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岑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麽處岑云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云大似春意岑云也勝秋露滴芙渠頌云
理策入雲深山空一色新無人間共話有鳥對頻吟踏徧春芳草歸來花滿庭若將時節會埋沒祖師心
舉趙州火爐頭無賓主話頌云

無賓主話誰能辨舉得分明我未許觀音院裏老趙
州慣向人前賣口嘴
舉趙州狗子無佛性頌云
一箇無字遍沙界蠢動含靈俱不壞拈來擲向於人
前不會分明業識在
舉趙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頌云
有佛處不得住挂角羚羊無影樹無佛處急走過高
飛野鶴青霄去三千里外莫錯舉石女懷胎唯自許
恁麼則不去也摘楊花摘楊花嗘唎嗘唎囌嚕娑訶
舉趙州因尼問密密意頌云

密密意誰能識潦倒趙州親掐出爭奈行人未作家
翻身跳入煙蘿窟
舉趙州庭前栢樹子頌云
不將境示人分明直對君庭前栢樹子千古客乘陰
舉趙州勘破婆子頌云
臺山一路甚崎嶇多少行人舉步迷驀袋老婆機慣
得趙州明眼那能知
舉趙州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頌云
南北東西到處通脚跟點地任君從相逢不解舊相
識眼裏無筋一世窮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頌云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
兒嬉看他多少風流弟脫却羅衫換紫衣
舉趙州一日方丈內闘沙彌喝叅州向侍者云教伊
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珍重州向傍僧云沙彌得入
門侍者在門外頌云
一抑一揚真自在高提正令不須謀權衡輕重雖憑
手出格男兒登上鈎
舉趙州一日雪中倒叫云相救有僧去身邊卧州便

起去頌云
傾身一色驗龍蛇此際誰知眼裏花起倒同人不同
用至今消息遍天涯
舉龍濟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
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頌云
凡聖情超當下機石人舉步笑嬉嬉暗中踏著珊瑚
影秖許惺惺不許知
舉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頌云
黃檗山頭瑣霧雲高安灘裏怒雷轟猛然醒得無多
子棒喝交馳閃電奔

祖令全提發大機普賢到此也難知可憐多少效猩
者鶍翅焉能萬里飛
舉臨濟建立黃檗宗旨頌云
毒氣受深當以發直饒龍象也攢眉至今餘毒藏幽
壑不待聲揚動地雷喝一喝莫些些遲宗旨何曾棒上
尋這裏若還親薦得濟翁元是小厮兒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喝頌云
兩箇泥牛驀鬭一箇木童難救牽動金剛主人鐵鞭
只打童手咄若會直下分明不會依然落後
舉臨濟在僧堂裏睡黃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

下濟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
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
想作麼座云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
頌云
一樹花開幾樣紅佳人漫採月明中可憐會得枝頭
意吹落巖前一陣風一陣風便不同箇中端的有魚
能試看今日堂中事那箇男兒徹骨窮
舉臨濟問寺主甚處去來主云州中糶黃米去來濟
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濟便打次
典座至濟舉似典座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

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頌云
移花接木點鐵成金白拈手段箇裏分明雖然不遇
英靈漢千古留傳一片心
舉臨濟將入滅謂三聖不得滅却正法眼藏頌云
一喝乾坤倒覆來正宗從此瞎驢開吹毛寶劍當頭
截鐵眼銅睛尚皺眉
舉德山見僧入門便棒頌云
從來門裏大那見有天下不是老婆心膽是虛空大
你若識痛癢且教終不怕切忌絕商量管取悟言下
舉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頌云

好把琵琶月下彈清音透徹萬重山行人響慕親來
聽奈是無絃曲調難
四喝從教一喝來英靈到此也疑猜頂門豁達通天
眼八臂那吒亦著獃
舉普化明頭打暗頭打頌云
打風打雨在當人百匝千重用得親崖上老人驀下
劄令伊別云一乾坤
舉德山托鉢因緣頌云
老漢當年不耐饑鐘鳴鼓響有何疑古今多少英靈
子只向巖頭問是非末後句更爲奇眼上重栽兩道

冐聽得虛空親說破消融頓入不思議

舉興化見同叅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亦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這僧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頌云

同條生不同條死坐斷乾坤誰似你當陽一著主賓分官不容針私通兩何不當時侍侍僧復喝還他臨濟吉

舉南院赤肉團上壁立千仞頌云

一縱一擒眞壁立從他猛將也歸降正宗不得獅子兒徧界狐狼滿地走

舉興化示衆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時旻德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旻又喝化亦喝旻禮拜歸衆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頌云

作家相見事如何電捲風馳海嶽過霹靂一聲雲散盡大家齊唱太平歌

全放全收殺活機大人作略普賢知禹門三級曾經過萬浪千波更不疑

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頌云

文武全才得建功交鋒陣陣自從容因伊義敵威光遠報國酧恩盡在忠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頌云

大開鑪鞴聖凡鎔一棒當頭便建宗獅子擲機全體露象王行處絕狐蹤

獅子嚬呻獅子酬爪牙不露已風流電光影裏全身現收拾絲綸護下鉤

舉玄紹二上座見烏臼頌云

老將當場猛作威英雄到此也踟躕宗師眼目天然在照用同時說向誰

舉崔禪在定州州衙內陞座拈拄杖云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有僧出云崔禪聻崔禪擲下拄杖云久立太尉珍重頌云

正令全提殺活機隨家豐儉有誰知親言已出親人口却被旁人冷眼窺末後句更為奇太尉還曾識得伊咄

舉溈山五峰雲巖侍百丈丈問併却咽喉唇吻頌云

軒轅寶鏡已當臺妍醜分分有自來莫道老人言語

贅兒孫眼上要眉裁
舉丹霞訪忠國師頌云
茅堂深鎖弗輕敲巨耐山童漏洩許箇無腔信口
出遭人簡點話迢遥祖翁快利竹篦子賞罰分明正
令高箇裏知音親證得夜來孤月照青霄
舉國一禪師在内庭見帝起立帝云師何以起一云
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頌云
龍吟鳳舞乾坤静雨順風調世界寧不向四威儀内
薦文殊到此也難伸
舉藥山一物不爲頌云
閒閒閒到無閒處若道無閒又隔重千聖不傳人不
識大家都在白雲中
舉溈山撥火有省後侍百丈入山丈問將得火來麽
溈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云如蟲禦木頌云
寒灰深撥見微熒爍破乾坤眼不同行到水窮山盡
際拈來物物自從容
舉溈山與仰山摘茶溈云終日摘茶秖聞子聲不見
子形仰撼茶樹溈云子秖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
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云和尚秖得其體不得其用
溈云放子三十棒仰云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

喫溈云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麽處師云
且道甚麽處有過頌云
體即用用即體溈老家風端肯許機鋒互換得全提
三十山藤打徹汝
舉溈山問仰山田中多少人頌云
師資道合意非常克紹家門據有方話到南山刈茅
者爛鍬拈起絕商量
舉仰山問香嚴近日見處如何嚴云無一法可當情
仰云你解猶在境嚴云某甲只如此師兄作麽生仰
云你豈無能知道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云寂子
已後疑殺天下人去在頌云
當情無可還由境無可當情者是儂疑殺叢林多少
衆溈山寂寂白雲封
舉香嚴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并拄杖嚴接得便哭蒼
天僧云和尚爲甚麽如此嚴云秖爲春行秋令頌云
撩天拄杖事無傳年老心孤愛子偏須信香嚴忤逆
漢春行秋令意中玄
舉香嚴上樹頌云
嚴老親行鳥道來清風明月絕塵埃藕絲牽動鷺鷥
脚驚起飛衝霄漢開莫疑猜笑裏有刀窺得破從教

南嶽與天台

舉王常侍參睦州看馬打毬入院遲州問云人打毬馬打毬公云人打毬州云人困麼公云困云馬困麼公云困云露柱困麼公茫然歸至中夜方省明日見州州云露柱困麼公云困州肯之頌云

人打毬馬打毬睦州問處有來繇人馬一時俱困了連他露柱皺眉頭茫然無對歸家坐夜半惺惺月上鈎釣盡江南江北意海空山色映高秋

舉陳操尚書登樓勘行脚僧頌云

杖挑千界月衣掛萬峰雲喚不回頭者堂堂是衲僧

舉九峰侍者不肯首座頌云

香烟裊裊半騰空元座翛翛一色中不是九峰開正眼石霜血脈爭流通

舉湧泉騎牛路逢二禪客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泉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樹下憩泉回下牛近前問訊云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云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茶盞泉云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二禪客無對泉云莫道騎者不識好頌云

榮榮春色草依依老牧橫牛信意騎堪笑迷途雲水客異中有路不知歸

舉巖頭於湖邊作渡子一日有婆抱一兒來云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頌云

七子全拋向碧波擬思量處更誵訛時人逐眼清流上秖見憐兒不見婆

舉雲門須彌山頌云

一念不生全體現有過無過君自看直饒五眼也難窺韶陽托出須彌掩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最初一句云七九六十三頌云

雲門數以便那用盤打笄伶俐衲僧家豈在機下薦

舉雲門北斗裏藏身頌云

錐卓地全無藏身北斗孤天機從此轉月出在水壺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又僧問幻有和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有云西河火裏坐頌云

東山水上行西河火裏坐兩箇老古錐當面休蹉過不蹉過水上東山行火裏西河坐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頌云

再三撈摝始登舟爭奈清波杜絕流幾度欲歸歸不

得雲山疊疊轉悠悠韶陽老大奇酬坐斷乾坤四海
幽箇中若是英靈漢覿面相呈到地頭
舉雲門放洞山三頓棒頌云
來由一一自陳張勞而臨機又覆藏直得雲門三頓
棒從教千古不磨揚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
甚麼處峰以拄杖一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
拈扇子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
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頌云
這一路千峰頂上君獨步隨流得妙老古錐不惜眉

毛當陽露撥着通身冷汗流東海鯉魚吞却虎
舉三聖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云逢人則不出
出則便爲人頌云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興化三聖恰未逢人丈夫自有
衝天志誰向古人行處行
舉德山示衆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
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參學事畢頌云
長江秋水淨涵空萬象森羅映現中漁父晚歌淸浪
曲謾垂鈎釣得鰲龍
舉奉先深同明上座路次見魚從網中跳出深云俊

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云何似當初不入網好深云
明兄你欠悟在頌云
洪波高跳過重關適意遨遊喚不還堪笑靜沉溝壑
者安知海濶任從間
舉僧問雪峰寂寂無依時如何峰云猶是病轉後如
何峰云船子下揚州頌云
寂寂無依病最深金鎚倒握驀頭針一針痛處能知
痒笑轉春風百谷新
舉雪峰一日登座召大衆云看看東邊底又云看看
西邊底汝若要會擲下拄杖云向這裏會取頌云

顧了東邊又顧西堂堂獨露有誰知把將拄杖按天
下幾箇男兒是丈夫
舉僧問雪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峰云迷逢
達磨云我眼何在峰云得不從師頌云
認著依然眼未開達磨曾不在西來九年面壁成何
用多少迷人取次猜
舉雪峰世界濶一尺古鏡濶一尺世界濶一丈古鏡
濶一丈玄沙指火爐云濶多少峰云如古鏡濶沙云
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頌云
十方世界一面鏡情與無情鏡裏影翻身照見本來

人摸著鼻頭方自省
舉雪峰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
因甚覆却船僧無語歸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
死僧再至雪峰峰舉前話僧云渠無生死峰云此不
是汝語僧云是覆船恁麼道峰云我有二十棒寄與
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要且不干闍黎事頌云
浮萍浪打在中流兩岍何能到地頭一任黑風吹大
海幾曾翻却釣魚舟意綢繆彼此相看天色秋白棒
臨頭如雨點賞罰分明得自由
舉雪峰問僧名什麼僧云玄機峰云日織多少僧云
寸絲不掛峰云叅堂去僧纔行三五步峰云袈裟落
地也僧回首峰便打頌云
象骨山前執釣竿洪波浩渺坐危磐垂絲千尺鈎頭
意衝浪鯨鯢吐氣寬著餌也謾相看誰料於中失照
觀玄機到此成何用千古令人喪膽寒
舉靈雲見桃花頌云
山桃歲歲自開花笑倒靈雲老作家一見春風生滿
面須知林外有玄沙
舉俱胝住菴因天龍竪指遂大悟頌云
三問無酬意太高遶師匝匝不相饒俱胝未會天龍

指爭得當時善用刀
舉清平叅翠微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云待無人
向汝說良久云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入竹
園又云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云這竿得恁麼長
那竿得恁麼短後出住大通舉初見翠微因緣謂衆
云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頌云
翠微林下綠竿竿指出清平仔細看未會西來的的
意得無人處被他謾領略得更何堪猶向人前擊灸
癡雲散一輪天淨月夜深依舊照闌干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露地白牛子云叱叱飲噉何物
子云喫喫頌云
玉角霜毛露地牛崑崙山頂驀騎頭人間天上絕踪
跡分付時人把索收
舉僧問投子曹溪指月靈山話月如何是眞月子云
昨夜三更轉向西頌云
昨夜三更轉向西明中有暗幾人知不須撈摝澄潭
影一道寒光塞太虛
舉洞山問雲巖無情說法頌云
水鳥樹林皆念法有情孰不解堪聞沉淪萬刼忽開
悟物物頭頭本現成

舉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峯不白山云須知有異中異云如何是異中異山云不墮諸山色頌云
突突兀兀玲玲瓏瓏頽而弗頽齊而弗齊孤巍插向青霄外五嶽從教立下風

舉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此事作麼生云如理如事山云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云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頌云

一片寥寥獻與君誰知箇裏不容針目前法法無餘事把住牢關要見清識得一始相親須教極盡今時去大地山河作眼睛

舉夾山參船子頌云

一橈打入洪波裏翻然吞得鉤頭餌離鉤三寸道將來不是尋常撥皮嘴收拾絲綸得意歸藏身處也無蹤底無窮底覆却舟兮不是你

舉洛浦見夾山頌云

搖頭擺尾出重淵浩浩江湖心景寬夾嶺雲深藏古路清溪月朗照當天休草草更綿綿無舌人傳語最玄探取垂鉤千尺意飄飄一曲浪頭眠

舉玄沙指僧聞偃溪水聲頌云

從門入者無退失偃溪水聲清滴滴乍到叢林人返聞一條逕路通霄徹通霄徹四海波騰聲未息清風明月共知音笑殺大悲思修得

舉太原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山云如今生也在什麼處孚不肯山却問老兄作麼生孚以扇點置山網測孚乃毆一拳頌云

父母未生前鼻孔屈半邊若人親見得不值一文錢鼓山機鐵而未圓孚公力勇而鮮徤尋幽却到窮源處搖落桃花三五片

舉法眼指簾頌云

簾外春光帀地來主人敷坐笑顏開無心指出家常事殺活從教仔細猜

舉瑞巖喚主人公頌云

捏殺猢猻子養純水牯牛老人親切處豈比泛常流

舉風穴杖林山下竹筋鞭頌云

杖林山下竹筋鞭信手拈來用得鮮驚起鐵牛無住處踏破山河露地眠

舉僧問匡化如何是佛法大意化云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頌云

赤條條地過洪波到此恩情沒奈何不是貧兒偏愛

子直饒拋棄更猶多

舉智門問五祖戒云者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祖云五鳳樓前聽玉漏門云爭奈主山高案山低祖云須彌頂上擊金鐘頌云

嘉州大象陜府鐵牛一衝一撞半放半收交鋒陣陣兮風雷磊磊落落兮天倪長空月色無高下箇裏相逢作者稀

舉南臺一寸龜毛重九斤頌云

一寸龜毛重九斤南臺出語便驚人黃河攪得澄清徹玉兎懷胎水底明

舉首山竹篦子頌云

新婦懶梳粧婆婆喚上堂不知天已曉羞見入蘭房

舉僧問首山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山云低聲低聲云如何受持山云切不得染汙頌云

一道寒光耀古今箇中那許着纖塵五千餘卷非文字諸佛何曾出此經

舉僧問首山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山云老僧無這閒工夫云和尚豈無方便山云要行即行要坐即坐頌云

輪劫何曾着眼看擬思量處隔重山誰知這箇閒家具東擲西抛不直錢

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頌云

北地烟塵蔵滿天風流全在玉樓前阿家憐媳牽驢走行到堂前不用鞭

舉汾陽青絹扇子足風涼頌云

信手輕搖徹骨涼清風不在扇頭揚鹽官侍者無分曉把柄無能作主張

舉僧問白馬如何是清淨法身云井底蝦蟆吞却月頌云

法身清淨廣無邊井底蝦蟆吞月眠汲水木童鼓掌

笑笑看水底一般天

舉溈潭室中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師着語云胡張三黑李四僧指香爐云這箇是香爐潭云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師着語云溈潭擊僧罔措潭便打師著語云屈屈復云諸人還救得三世諸佛麽若救不得如何脫離生死速道速道頌云

張公喫酒李公醉累他東村王大姊橫拖八幅紫羅裙走入西村者一隊三世諸佛立地看覔箇衆生了不得元來都是堅密身擬議之間百雜碎

擧僧問南嶽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嶽云皎皎寒松
月飄飄谷口風僧云萬差俱掃蕩一句截然機嶽云
點僧云到嶽云借人面具舞三臺頌云
行鳥道兮絕高低倚寒巖兮截然巍風飄飄兮露全
機把住關兮眞箇希灼然希兮更奇從教三級透重
關老龍不肯糊糢放未免遭伊額上題
擧僧問華嚴大悟底人爲甚麽却迷嚴云破鏡不重
照落花難上枝頌云
水歸大海顯全潮終日風波海上消能納百川流不
住魚龍喜躍見波濤

擧僧問慈明鬧中取靜時如何明云頭枕布袋頌云
鬧中取靜猶未徹困布袋枕頭那事有分騎牛更去
覓牛蹤撞着山僧好一頓
擧楊岐栗棘蓬作麽生吞金剛圈作麽生跳頌云
銅頭鐵額入岐峰跳得金剛吞得蓬眼裏直須拔出
楔從他事事以藏鋒
擧僧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什麽
處岐云要悟卽易要迷卽難頌云
要悟卽易要迷難擬思量處隔千山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箇英靈過此關

擧楊岐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云天無四壁岐云
路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岐云一喝兩喝又作麽生云
你看這老和尚岐云拄杖不在且坐喫茶頌云
白雲深處探來機透過重關路不迷一喝頓超言象
外謾閑茶話少人知
擧黃龍三關頌云
我手何似佛手展開雲暗星斗更若擬議商量劈面
攔腮一册
我脚何似驢脚收來伸去踏着踏翻海底泥牛一任
魚龍摸索

人人有箇生緣喫飯穿衣打眠騎着二脚驢子直入
千山萬山
擧白雲端上堂擧一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祇
堪喫飯頌云
這則舊公案饑來便喫飯你自不承當我復重擧着
看看喫飽自然忘百饑巖前溪水綠依依洗鉢歸來
穩坐好一念萬年終不違
擧雲寶示衆云譬如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
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當是
之時四禪天神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曾報

汝今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
云歸堂頌云
長空浩渺浸山川無量含靈墮此淵拍手洞然歸得
去無勞再上四禪天
舉天衣懷上堂云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跡之
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頌云
異類中行孰敢當夜來猛虎角生長鴈高影落秋江
上惹得盲龜笑一場
舉前寶壽問後寶壽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本來面
目後寶壽罔措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

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壽遂大悟頌云
一拳突出本來面碧眼胡僧難覷見桃紅柳綠故園
春總是大悲千手眼
舉茶陵郁山主渡橋遭攧大悟頌云
百尺竿頭未肯休橋梁踏斷始知羞吟風笑月茶川
上閒看巖花逐水流
舉大通智勝佛十刧坐道場頌云
隨處安禪經數劫肯將佛法輕漏泄面前腦後錯承
當好似痴人撈水月
舉婆子燒菴頌云

大用現前無罣礙寂然不動豈為功誰能觸着山僧
體一喝還他兩耳聾
體大
偉哉寂滅體難把虛空比虛空尚可窺此心無下嘴
相大
妙哉諸有相本無名與狀名狀起於心心寂等無量
用大
奇哉不思用處處曾無著是箇無手人打得虛空落

天隱和尚語錄卷九終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頌古

舉臨濟三玄三要頌云

第一玄一字不加畫分明是箇賊咄咄咄咄處且最
毒

第二玄快手何曾先撒沙井撒土露露露露出娘生
褌

第三玄一曲江村岸風月隨時看收收收收去箇中
流

第一要驀地忽一笑笑倒須菩提攙起迦葉老

第二要袖裏箇金圈拈出是莖草瞬目牛吞了

第三要伸縮誰能照隻手握雙拳打得虛空叫

又舉三玄頌云

第一玄不磨古鏡已多年光吞萬象無痕跡雨打風
吹不值錢

第二玄千奇萬妙在言前一擒一縱分明處着着拈
來絕正偏

第三玄眼上眉毛尖又尖從教剔起人人薦切莫遲
疑落二三

舉臨濟四喝頌云

金剛寶劍倚天寒喝下分明邪正看擬議直教心膽
喪鋒鋩纔犯髑髏乾

金毛踞地露全威哮吼從他百獸危電捲風馳山嶽
裂管教聲動震如雷

探竿影草露鋒鋩真偽何曾得掩藏喝裏如同明鏡
現自分姸醜見乖張

一喝全收萬喝宗幾人悟得到心空諸方錯有商量
者莫待臨機落下風

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隨處弄若是金毛獅子
兒翻擲之機風雷動 總頌

舉臨濟四照用頌云

電光影裏見尤難及至針錐轉不堪若得英靈獅子
子擲機用在照先前

白棒臨頭殺活機轉身吐氣見遲遲絲綸漫擲鈎頭
餌任爾風波柄已持

和聲便打絕商量明月清風豈覆藏若是祖師門下
客通身援碎也承當

或時風雨或時晴果爾知音不用聽堪笑時人無理
會錯將孤境向人吟

舉臨濟四賓主頌云
賓中賓綠水青山向外尋秖因未具叅方眼縱遇知
音不識人
賓中主四海遨遊無所倚回頭却望故鄉關及至歸
來兩目瞽
主中賓應機接物莫沉吟打風打雨天然在無論高
低一樣平
主中主坐斷乾坤令行矣何須要假庫中刀太平不
用將軍致
杖藜行處萬峰低勘破諸方獅子皮收拾蒲團疊雙

足免教空費老婆癡　賓看主
入壥垂手吾家事種草須教百劫來箇裏一些湊不
着面前猶隔萬重臺　主看賓
驀劄相逢曲調高知音不用更推敲横行直入千峰
外老遠歸來不憚勞　主看主
水中撈月妄心高却被舟人又刻刀孤負巳靈何日
醒可憐賓主轉徒勞　賓看賓
舉臨濟四料簡頌云
有時奪人不奪境益覆將來風雷陣若然不透這重
關猶隔烟雲千萬嶺

有時奪境不奪人輕輕撥去眼中塵從斯剔起眉毛
也拋擲大千沒處尋
有時人境兩俱奪白棒臨頭天地黑轉身無路暗慚
惶打失娘生面方徹
有時人境俱不奪權實並行非一概四海遨遊本識
伊而今點出家常訣
舉雲門三句頌云
函蓋乾坤體自然箇中原不着毫端虛空一口能吞
盡放出三千及大千
截斷衆流非解悟何容擬議落言詮饒他佛祖親傳

受到此還須用鐵鞭
隨波逐浪趂風遊月下垂鈎放小舟識得句中消息
子回頭不住在中流
舉古意句四頌云
有時意到句不到月隱雲中難普照森羅萬象亂如
麻指點烏能得分曉
有時句到意不到攢華簇錦無邊表撞着無位老真
人撥破不直一莖草
有時意句兩俱到坐斷乾坤光晃耀拈來一字足為
奇物物頭頭隨處了

有時意何俱不到扶墻摸壁向外討驀然撞著自家底方始知羞兒顛倒

機緣

師掩關嶺南顧九疇太史訪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白雲封我圓光戶恰似無人坐宇中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風送白雲歸洞去祇留一箇野僧閒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了知四大原非我白雲聚散本無蹤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幾度白雲來伴我就裏和衣帶月眠

僧參云某甲如今有十方世界總是一條拄杖師笑云十方世界總是一條拄杖拍椅子云我這椅子也是你拄杖云是師云被老僧坐卻時汝作麼生僧擬開口師振聲一喝僧擬議師云蒼天

僧問古人如何得出世師云你見過古人那云和尚瞞某甲師云是汝瞞我云某甲曾問幻也和尚他說古人不掛一絲毫師云你信得過麼云信師云豈不是汝瞞我僧作禮師云你向後那裏住云隨緣住山去師云古人道山不是山你向那裏去住僧擬開口師振聲一喝僧云既山不是山和尚向什麼處住師云拄杖在手好與三十棒

普門領眾訪師茶次門云如何不喫茶師云喫門云你沒有師舉茶盌示之門云這是我底師以茶潑面潑云是你底是我底門無語齊能門云世間人如放鷂子見風勢大不要放師云不然門云怎麼不然師云設若放起時風大如何門云了師云亦不然門云怎麼不然師云何不道收起索子門又無語

一居士家壁上貼戒殺二字下豎刀杖有僧問士云既戒殺何故又畜殺生之具士云此非殺生之具殺人之具也其僧不肯士乞師代一轉語師云喚作殺生之具入地獄如箭射士喜躍稽首

僧參師云你尋常作什麼云提誰字師云我這裏誰字也無僧云和尚誰字也不立師云又恁麼去也

僧問生死不明乞師開示師云我也不明云願和尚慈悲師云你將生死來我爲你開示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豈非生死師云又道不明僧禮拜

僧問作家相見事如何師云誰是作家僧擬開口師與一掌僧復擬進語師震聲一喝僧禮拜師搊住云會得禮拜會不得禮拜僧無語師拓開云虛頭漢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雲門來師云我聞雲門安五百單是否云是師云你在五百單內五百單外云在五

百單內師云旣在五百單內你來那邊缺了云這邊
却不缺師呵呵大笑
如有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空山無有人唯是
水流聲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獨步單瓢杖千山
絕點塵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默坐空王殿燈殘
月更沉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闍黎問話處足下
是雲岑有禮拜
一尼初出家師問云爲什麼出家尼云爲自身師云
爲自身何得棄了老公尼云雲中影子師將雙手拋
後云更道來尼云心不思念不動師云心不思念不

動誰着你說尼便喝師云千喝萬喝後如何尼罔措
師打出
慧法主講八識規矩師問云聞汝精八識義是否主
云是師云六祖大師道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
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
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
永處那伽定只如大圓鏡唯在第八識上顯是總顯
主云第八識頭師云卽今除却你眼耳鼻舌身意六
識大圓鏡在什麼處轉主擬開口師搖手云不是不
是主無語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看月隨流水如何是賓中
主師云巖岑獨步來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坐下白雲
深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虎豁生頭角僧禮拜
普聞叅問萬里浮雲成一片蒼山聲過是如何師打
一下聞云恁麼則風歸野嶽水面波生師又打聞佇
思師云會麼聞展兩手師大笑次日求名起號師更
普聞號聞云旣是普聞還有什麼不到處師云今日
事作麼生聞云重川碧落天開曉野老謳歌惜寸陰
師嗑一聲聞擬議師云禮拜着聞云劒號巨闕珠稱
夜光師展兩手聞禮拜云信受奉行一日冒雨到問

磬山佛法卽不問拖泥帶水事如何師垂拂云者是
汝分中事聞踢拂子師云再犯不容聞禮拜
僧問如何是觀音入理之門師以拄杖敲庭柱顧視
僧云聞麼云聞師云這便是觀音入理之門僧無語
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識得不會更好
僧問如何是體中旨師云一塵不染如何是用中旨
師云運水搬柴如何是句中旨師云大蟲吞却虛空
耳如何是玄中旨師云石女披襟攜小子如何是旨
中旨師喝一喝云言外已知歸不用頻頻舉
僧叅問進一著子人人本具箇箇不無因甚有種種

差別師云你見那裏是差別處云也有喫棒底也有不喫棒底師展手云棒在那裏僧禮拜

直方叅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正睡著時主人公在甚麽處師云知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聲云不會師云不會最親切直禮拜

問皓月常明爲甚麽偏多圓少師云時序不同問長江可竭爲什麽淵底難窮師云探竿短在問四大本空爲什麽饑寒難忍師云急救去問草木無情爲甚麽花開花落師云莫作兩橛會進云四處巳蒙師指示前一句是如何師云禮拜著

尼叅問如何是大事因緣師豎起如意云會麽尼云不會師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云如何是唯此一事實師復竪起如意尼云實不會師云叅取去

慧生居士問如何是格物師拈香爐云會麽士云不會師云昔日張無垢問大慧云如何是格物慧云汝但知格物而不知物格無垢便悟去士云如何是物格師云若無物格爭能格物

山茨侍次師舉四藏鋒句問云如何是就理藏鋒淶云梁皇殿上道不識如何是就事藏鋒云今朝雨落地不乾如何是理事俱藏鋒云行不出戶坐不當軒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師云此四轉語足繼先覺雖然也是擡七搭八

僧問如何是臨濟旨師云怒雷掩耳如何是潙仰旨師云光含秋月如何是法眼旨師云千山獨露如何是曹洞旨師云萬派朝源如何是雲門旨師云乾坤坐斷

僧問臨濟大師道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覿面春風和氣眉分八字縱橫進云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如何是第二句師云撥開雲裏月休向暗中行進云第三句中薦得自

救不了如何是第三句師云言中有響知歸不免借他家路

箬庵入室呈頌云千玄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師接覽云玄妙即不問汝如何是不隔底句菴擬開口師便打復示頌云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頭處處通根境脫然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

草格庵居士問如何是格物道理師以扇擊禪床云會麽士云不會師云不會將甚麽做文字士陳註文師云這是朱子底格物如何是居士底格物士無語

一日入山訪師復問云如何是格物底至理師以拄
杖敲松樹云會麼士云莫便是香嚴擊竹意師便打
士一笑師收拄杖亦笑
聖淨侍師次師舉九峰不肯首座話問云爲甚麼當
時九峰不肯首座淨云某甲若在九峰處會則知首
座未是師云你離却九峰道一轉語看淨云若道得
一轉語亦落九峰位下師震威一喝淨禮拜
省庵看經次師召至法堂指石礫云今日這箇與你
說法了也僧云未審說甚麼法師云天地同根萬物
一體會麼云不會師顧箸庵云你代得他一轉語麼

庵云某若作省庵便禮石礫三拜師云恁麼許汝看
得經
山茨請益三玄三要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坐却白
雲終不妙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拈過案山來與你道
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露柱沿街走燈籠笑滿腮進云
三玄已蒙師指示三要乞師再垂慈如何是第一要
師云鐵牛橫古路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撞倒須彌峰
如何是第三要師云金鞭打入藕絲竅茨禮拜
僧問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父母未生前眼在甚
麼處師良久僧無語師拈拂子僧云這是拂子師云

汝只見拂子且不見眼
僧琇石參禮起打一圓相師云這瞎漢石便喝師亦
喝石云恁麼則石磬音嘹喨聾人耳更開師云看脚
下石又喝師拈棒石便禮拜
僧問玄沙道用處不換機如何是用處不換機師舉
茶甌云這箇只好喫茶
僧問山河大地盡世界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
何師云汝轉山河大地作自己則易轉自己作山河
大地則難僧云山河大地盡是自己何處更着自己
師擎茶云我打這裏你却不痛我打你却痛你作麼

生會僧無語師云參
箸庵問疑情不起時如何師云汝見甚麼道理進云
言一物即不似師云又疑箇什麼進云古人道似鏡
長明喚什麼作鏡師云貞常流注進云這是學人疑
情邊事師云你還見鏡中有物麼進云鏡中既無物
爲甚麼打破鏡師云爲無一物進云打破鏡來時如
何師云遠處無踪跡進云古人爲甚麼又拈槌竪拂
師云處處無踪跡庵便禮拜
僧問曹山送衲與庵主話如何是娘生衲師舉足示
之進云娘未生時如何師云汝在未生時問來

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黑漆桶如何是法身師
云爛東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三家村裏酒帘
子如何是出格句師云獨脚蟹
僧問如何是理藏鋒師云虛空撲落地如何是事藏
鋒師云湖州蘿蔔宣州薑如何是理事藏鋒師云有
水皆涵月無花不帶春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
云無手人行拳
僧問古人道既是師子兒爲什麽被文殊騎師云理
能伏人
僧結破地獄印呈師問云舌印心三處俱用紅色吃

哩字如何一處放光乞和尚說破師云放下印子與
汝道僧放開手云如何得破師云破了也
僧叅問喚作一物即觸不喚作一物即背時如何師
云汝喚什麽作物僧云目前法法師云觸僧不進語
師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背僧無語師云喫茶去
僧問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如何是寂滅師云今朝雨
落階前濕
僧叅問萬法歸一佛殿前露柱歸向什麽處師云你
將露柱來我與你歸僧云不會師云不會恰好僧沉
吟師與一掌僧無語師良久云道道僧又無語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吞吐虛空如何是截
斷衆流句師以拄杖畫一畫云叶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云水上撳葫蘆
僧問虎以肉爲命爲甚不食其子師云有愛在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汝多少年紀如何是先
用後照師云放你三十棒如何是照用同時師顧僧
一喝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全身靠倒禪牀
僧問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
得意旨如何師云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
麽總得僧云如何是恁麽師向下兩步云如何是不

恁麽師復向上兩步云如何是恁麽不恁麽師據坐
僧禮拜
僧竪拳問云請問和尚這箇是緣會如何是性空師
云我道是性空不是緣會僧云爭奈有這箇在師驀
頭一棒僧無語師云立地死漢
僧問如何是臨濟大師面目師顧視云瞎漢僧云請
和尚別道師震聲一喝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以手打圓相如何是第二玄
師云妙句不能傳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其中絕正偏
問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月出長空笑如何是第二要

師云雨打松梢叫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木人鼓掌頂門眼開

箬庵呈頌末云夜半露柱相逢橫吹無孔鐵笛師覽畢問云露柱還有口麽庵云熾然常說師云也則道得一半庵云和尚又如何師云此問復何來庵於言下有省次日入室呈似師云汝見處作麽生庵云直下如團火相似師云不得燒却眉毛庵便喝師云燒却了也庵云看這老漢一場敗闕便出

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開口便錯進云如何是法身師云動念即乖進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竪起拳進云如何是出格句師云掛角羚羊

僧參問踏破千峰來請師指示師云既踏破千峰你向那裏下脚僧云今日親到磬山師云磬山是山不是山僧云踏破了也師震聲一喝僧禮拜

僧問月白風淸時如何師云涼颼颼地僧云請和尚別轉一語師云再問來僧云月白風淸時如何師云涼颼颼地

僧問大千和尚三關語云山中猛虎以肉爲食云何不食其子師云是親必顧問虛空無向背云何有東西南北師云切忌回頭轉腦問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那箇是最初父母師云養子方知

僧問華開碧岫山粧面月印寒潭水畫眉即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直下看僧云看破了也師云看破箇甚麽僧便喝師便打僧禮拜

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言見諦步步迷蹤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只在舌尖頭盡力吐不出如何是意句俱到師云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開三五枝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云落花流水去空負浪遊人

栖蓮問某甲途中得個消息呈似和尚師云試道看蓮云踏破澄江一廻摸鼻師云摸後如何云通身洪汗冷如氷師云未在更道蓮喝一喝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黑白未分時事師云你未開口時如何僧擬議師便打僧云分後如何師復打

僧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云你從那裏來僧擬議師便喝

僧問世尊明星意旨如何師云黑裏白

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向後看僧云某甲不會師云近前來僧無語

僧問做工夫如何是下手處師直視云穿衣喫飯屙

矢放尿還信得及麽僧云信得及時如何師云信得及當下是僧擬議師云擬議卽差僧禮拜師震聲云還我信得及底句來僧無語師云却信不及在
同雲問如何是接物利生句師云你近前來向汝道雲擬進師便打雲禮拜云恁麽則恩大難酬師云向後看云向後又作麽生師云接物利生
印乾一日有省入室呈偈云父母未生前本來無一物通身是口令向人說不出師云旣通身是口你身子在甚麽處云沒藏身處師云你口聾云口亦了不可得師云二俱不可得畢竟作麽生云却請和尚道

師便喝乾禮拜師示偈云看得身心一物無此中端的不糊塗當陽一喝能擔荷道在目前何所圖
僧問如何是佛眼法眼師擧拂示云你喚作拂子不喚作拂子云總不要師云蹉過佛眼法眼了也云也無藏處師云明知你按着死蛇頭進云活處又從那裏來師云待死蛇頭發現始得
僧問大地一隻牛未審鼻孔在甚麽處師云在你眼裏僧云和尚被某甲牽師云穿却你眼睛了也
林玹問古人十智同眞請師曲垂方便師云老僧今日勞倦云乞師不吝師云試問看云千形摻雜萬象森羅作麽生同一質師云不用巧安排云會權歸實而五千退席拈花別傳而百萬遲疑作麽生同大事師云迷悟同源云此坐彼立之不一太孤太奢之各殊作麽生總同參師云高低普應云人心之不同猶如人面作麽生同眞志師云曲不藏直云南人惡熱北人畏寒作麽生同徧普師云寒時寒殺你熱時熱殺你云黃菊經霜綻紅葉趂風飄作麽生同具足師云枯者從他枯茂者從他茂云一家權喜一家憂作麽生同得失師云出得得失來與你道云揖讓而鳥獸咸若征誅而血流漂杵作麽生同生殺師云仁者

能好人能惡人云百舌千聲殊唇異口作麽生同音吼師云未開口時其聲如雷云各家門各家戶作麽生同得入師云知出便知入云十智已蒙師指示汾陽當時說到這裏舌頭拖着地和尚還肯道與甚麽人同得入師云東村王大姐云與阿誰同音吼師便喝云作麽生是同生殺師云好與三十棒云甚麽物同得失師云拄杖子今日踍跳云阿那箇同具足師云石敢當云是甚麽同徧普師云夜半正明云何人同眞志師云波斯嚼鐵云詎能總同參師云山河大地云那箇同大事師云孟八郎漢云何物同一質師

云脚下草鞋云恁麼則澄潭不礙蛟龍舞笑殺看樁
搖櫓人師云一輪明月照萬影碧潭空林云箇中能
有幾人知便禮拜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野渡無人舟自橫進
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打破蔡州城進云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一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悉皆
消殞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以拂指云目前是
甚麼僧禮拜
直方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笑云你氣忍那
直云不會師云豈不聞古人以一喝分五教乎直釋

然隨問云昔日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爲什麼
不喝便棒師云你作棒會麼直云未審作什麼會師
云你作喝會麼直便出師云且緩着直轉身呈頌云
一喝如珠處處圓千差萬別一時全痴人不解先宗
旨徒把虛空亂鑿穿師震聲一喝直便禮拜
同雲入室云某甲得箇歇處呈偈云閃爍紅光影吾
身覺自輕古今無變易元來沒處尋師云既沒處尋
又道得箇歇處進云古今無變易師云即今弊雲便
喝師便打
僧問客散堂空爲什麼賓主歷然師云那裏得這箇

消息問佛眞法身猶如虛空虛空脫落盡法身在什
麼處師云觸着動着問除却穿衣喫飯外如何是法
身向上事師云切忌迷頭認影問末後一着始到牢
關如何是牢關師云打破來與汝相見問戒愼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是聲色未彰睹聞箇什
麼師云切忌死水裏浸殺問虛空生我心內猶如片
雲點太淸裏爲復世尊在虛空內虛空外師云內外
且置捏碎虛空卽向汝道問徧界是箇火坑得何三
昧不被燒却師云看取眉毛
僧問從言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如何是從

言薦得師豎拂子云你還識得麼僧云徧界不曾藏
師云你向那裏安身立命僧云黃鶯啼處百花香師
打一拂云打落枝頭時如何僧無語
衆僧叅禮辭去一僧問云臨行一句請和尚道師指
門外云脚踏實地去又僧問出山一路如何去師云
春風滿面去又僧禮拜問知有底人如何保任師撫
僧背云第三句語却不與你道僧禮謝
僧問山嶽傾頽爲甚煙霞不散師云捨大戀小僧云
獨臨玉鏡云何眉目不覩師云打破鏡來相見
振宗呈見云某今二載並無一綖伏望慈悲盤桓入

室師云汝既不疑又盤桓箇甚麽進云工夫上不疑公案上有盤桓處師云不是不是宗無語師云我看你一肚子疑進云實不疑師云切忌坐在不疑之地進云不疑尚不可得何坐之有師笑云又問他作甚麽進云不問焉知不疑師云又坐也宗又無語師云直須究竟始得宗禮拜

僧問盡大地是一箇眼睛爲甚麽隔窓不見師云觸瞎眼睛相見

僧參云學人未到磬山先喫棒了也師云空頭禪和進云再求和尚賜棒師云老僧無這閒氣力

僧問趙州當時眠在雪裏叫僧相救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云老僧若在還他一踏進云那僧眠下趙州便起且道趙州救此僧此僧救趙州師云你道你與我說我與你說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

無文一日有省呈偈云父母未生前從來元不欠直下便承當何嘗隔條線如日處虛空雪花常片片動靜渾然一法法頭頭現師接覽畢云離却遮箇道將一句來文擬對師劈面便掌文禮拜

慈門講主問和尚有甚方便令學人得進一步師云你昨日同那箇來主無語師指侍者者云你昨日同那箇來主擬開口師便以手掩其口主顧者云他傳錯了語師云他不錯是你錯主無語師云錯

僧問四大分張眼光落地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你即今在什麽處安身立命云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無心可用僧復擬語師連打兩掌

僧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翁在什麽處師云你即今是夢是想是見是聞僧無語師云青天白日僧云畢竟作麽生師震聲一喝

百訥問學人聞板聲如在水晶宮裏爲什麽撈摸不着師云更進一步始得云進步後如何師云步步踏

着實地云如何保任師云古人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這裏會得許你得箇大解脫去云這裏會得亦是空花偶有客至師云去訥便出

僧問當時雲門使僧問雪峰云項下鐵枷何不脫却乞和尚代雪峰一轉語師云你那裏得見鐵枷來僧云在這裏師云枷了也僧無語師云何不進語僧云枷在什麽處師云好與三十棒

清辨問一塵不立時如何師云直須打破云若打破又是塵耶師云一翳在目清禮拜師示偈云一塵不立猶窠臼到得心空空亦空二十空門空不住大千

沙界絕羅籠
僧問如何是明頭合暗頭合師云一字不加點云如何不加點師云明頭也合暗頭也合云離却明暗外請和尚道一句師云老僧到這裏氣急殺人
巖轆轆居士叅師云久聞居士篤信此事士云和尚與什麽作此事師劈面一拂士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還要第二杓惡水那士禮拜少頃又入室師云今時人亂做者多若論此事須當究巳巳事既明然後造差別智士云恁麽說話弟子疑和尚也師云只恐你不疑

澄江請師不赴林玹破關來見師叉手云狂兒國土父不容過遮箇峰頭還是老漢住處麽師云你且站下脚我與你道林掀倒香案便出師高聲云將拄杖來林遥應云劍去久矣
火頭問某不曉修行乞和尚指條徑路師云燒火須横了柴摟空了肚復擬進問師云不要拈一放一
僧問求和尚指示向上工夫師高聲云向上有什麽工夫僧云卽今事如何師云向下看
僧問求和尚慈悲一言之下令某得悟正因師云除却偷心無不是正因

居士問一物無依時如何師云你步步踏在甚麽處士便喝師云有依了也士無語
僧問祖祖相傳如何分付師云赤手條條
僧問父母未生前與生後一般教某甲疑箇甚麽師云既是一般為甚有生前生後僧擬開口師以手掩住僧無語
僧問如何是得意忘言之旨師云拈却話頭來進云重陽九日菊花新師云未到這時節在僧無語師便喝
僧叅云學人拾得一雙破草鞋未曾呈似人今日特

來見和尚師云將來看云從來不假借師云難道云莫怪學人慳吝便禮拜師云露醜了也
僧問千差萬別則不問歸家一句是如何師云你還穿草鞋麽
僧叅云久慕道風今日得見和尚師高聲云嗐僧云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當陽一句請師直指師竪起拂子僧禮拜師云你那裏來云今日得到磬山師云猶是遮邊底事那邊事作麽生僧無語
僧問忽然打破砂鍋露出家常茶飯時如何師云吞又吞不得吐又吐不得僧擬議師云着

僧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是百草頭師拈起案上筆進云如何是祖師意師擲筆視之進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爲甚又道虛空也須喫棒師云你見大覺麽

僧問熱則隨熱寒則隨寒人人有遮箇爲甚麽摸不着師云要摸着作麽僧擬議師云何不進語進云摸着後如何師云熱亦得寒亦得

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路頭師云掉轉頭看進云行脚不遇人時如何師云當面蹉過進云萬法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師云從那箇生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我不識進云和尚爲甚麽不識師云若識不是本來面目僧禮拜

僧請益高峰大師六問問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答其力未克問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師答殺人刀活人劍問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師答開頂門眼看問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着師答踏着則頭角生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答將命根來我與你斷問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答你即今站在什麽處

聖淨問昔日世尊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後又覩明星悟道若道覩明星處是則指天指地不是了也若道指天指地處是則覩明星又不是了也若道前後相同古人又說一見不再見若道不相同指天指地與覩明星時豈有二也師答是與不是拈向一邊切忌向迷悟處覓還知釋迦老子爲汝徹困麽問女子出定文殊鳴指一下因明亦鳴指一下二尊宿一般鳴指爲甚麽却有出得出不得未審文殊過在甚處師答出得出不得且置汝遮一問從那裏來又道有過無過則三十棒待別時問古人道一人得大機一人得大用如何是大機大用如何是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師答須知看孔着楔買帽相頭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如何是舉一如何是不得舉二如何是落在第二答云舉一不得舉二切忌錯會如何如何落二落三了也

僧舉陳學憲十七問乞師答問渴鹿趂燄如何得歇師答見水即止問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師答好箇客作漢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師答鈍置殺人問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

爲第二泉作何剖分師答舌在口裏問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剖斷師答有智主人二俱不受問家親作祟如何處置師答識得不爲冤問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師便喝問堪與家羅經縱横移動針必指南是誰作主師答拈東捉西問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麽便肯破家蕩宅師答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問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如何得一往追上攬轡入手師答何得甘爲下駟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安身立命師答你還識得持刀底麽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答猶貽兩頭在問未開口以前爲甚便棒便喝師答若喚作棒喝帶累德山臨濟了也問日昇月沉雷轟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花開農歌牧唱婦誶兒嬉莫非是這箇迸現如何拈向得脚跟下要用便用師答動念即乖問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刹那生生死死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答鳴指一下問高峰大師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師答待汝徹後即向汝道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這一句得恁有力

師答壁立千仞

僧舉笑巖和尚六問乞師答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法世法之名迥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麽生道師答頭不梳面不洗與你相見了也問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爲建立不犯化門道將一句來師答入水見長人問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名言强立一切總括過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且道看師答鼻頭向下垂問人人有一段風光撲頭撲面因甚全然不識師答一回喫水一回噎問箇箇具有如來智慧辯才於尋常間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如何是你本有底佛性爲甚麽却反眼竪口啞師答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問既名佛子志階佛地爲甚一箇佛字最不喜聞師答到者方知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一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普說

衆請釋疑告香普說師卓拄杖云法門衰替賴人扶那箇男兒不丈夫勿學承虛接響漢他年決上祖師圖大衆還知麽佛佛授受祖祖傳持以心印心心心不異所以古人行脚單爲此事費盡草鞋跋涉溪山千里萬里叅師訪友發明本分然後覓深林歸大壑潛身養道俟其因緣時至龍天推出說法利生用報四恩豈求名鬧利養取譎當世耶適纔告香僧問世尊拈花單傳直指祖師提印分派接人謂是一耶謂是二耶老僧竪起拄杖卓下云且道是一是二僧云既然如是今古昭然何得分三分一老僧云虛空裏釘橛僧云若三一不存教學人何處着脚老僧云切莫隨人脚跟僧云三峰執三去一又作麽生老僧云你且領話他便禮拜噫今人不達黃面老子直下的的相承之旨着意穿鑿破壞綱宗上誣先覺下賺後昆異論紛然見笑識者若不究其根源考其虛實以訛傳訛則熒惑無窮矣吾爲此懼不得不力救之以啓將來眼目故復問中略見一斑他尚不知非更向

人前揚其底蘊謂三玄三要從釋迦老子三法而來覩星爲心觀樹爲法十方佛讚歎爲師夫華嚴經云一時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七處九會大唱眞乘無法不周無機不備當時二乘在座有耳不聞圓頓教有眼不見舍那身於此脫珍御服著敝垢衣示生王宮出家雪山苦行六載歎曰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至於法華會上云我始坐道場觀樹亦經行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衆生諸根鈍着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世尊述成道之初但說一乘法念衆生没於苦海所以權設三乘引導衆生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乃助揚法化也可見釋迦老子明心得法已久他着在化迹門頭經文尚不明而況佛旨乎又經云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刧於是中間我說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別豈可以星爲心以樹爲法以十方佛爲師耶又不見金剛經云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世尊所得師法明文尚在豈可遮掩得人耶又把世尊傳法偈謬解云此法之本本無法也無法豈無本有法也無法而付卽有法也法法何法卽無法也此有而無也無而有也不可有無有無不可者也而如來傳法偈乃如是乎除非滅却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偈方可任你穿鑿秖如四祖優婆毱多尊者傳法偈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七祖婆須蜜尊者付法偈曰

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若此者疊疊顯然你又如何穿鑿乃不察自已謬誤翻道他人暗短滅之抹之且道是誰滅抹果有滅抹之者何不明據其非以共證乎天下竟詾詾然混指爲滅抹也只圖誣人之短以炫已長獨不知逞其癖見以昧宗旨乎又謂二十七祖遥讖達磨曰東土有聖人氣惟駿馬駒脚下踏殺天下人言馬大師之下出臨濟雲門潙仰法眼之四宗謂之脚下也足見他是箇執相凡夫定將馬駒四足膠粘釘釘以配四宗無非欲證一擊之爲三玄三要之原各有所據若恁

麼執相生解達磨一宗看看掃地矣當時二十七祖但云震旦雖濶無别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所以六祖諦囑南嶽讓禪師云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此明明道南嶽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也祖師遞代讖囑分明他又揑作更之以四取義可發一笑又將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偈判爲執有修行此凡夫法也必欲把秀大師作箇凡夫見是何言歟不見南嶽讓一日有省白六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

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秖此不染汚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神秀雖無南嶽轉語之圓終不可謂之凡夫法也又將六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偈判爲從前後際斷忽得心空遂墮空邊正外道法也師喝一喝云你曾夢見祖師來否既不識祖師縱奪之機當見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豈亦可作外道法耶且傳法正宗記云五祖見偈默許不卽顯稱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

此誰所作亦未見性先德語言至今不泯況毗婆尸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可見佛祖理徹心通無二無別肇論云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必以本來無一物為墮空落外其謗法之愆焉能逃哉又謂袈裟法數為宗旨之至細至密處一以迦葉持衣載法以傳彌勒一以阿難副貳以傳西天四七不知世尊說付法偈已止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次至多子塔前止命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而後迦葉亦止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豈有二袈裟一以俟彌勒一以付阿難殊不知衣為表信必欲妄執名相而迷其原以衣為至細至密之宗旨何西天二十五祖當二十六祖之啓請而不付東土六祖避五祖之遺囑而不傳恁麼則宗旨之不得而付不得而傳也可見得法源底豈在衣乎故二十五祖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

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五祖曰昔達磨來自異域雖法傳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師承故以衣鉢為驗今我宗天下聞之無不信者則衣鉢可止蓋可行可止可付可不付吾所謂宗旨之不在衣明矣又謂鞋之一擦碓之三擊與袈裟縷縷明示則法數具足原無欠少原無增減既云一擦為之痛快而又據三擊碓牀宜以詳見祖師所用不定只要人直下知歸你又釘定三擊為三玄張本足見倍迷其原矣如得法悟心之士寧執相滯名若此哉又謂不待悟而後出生死非因迷而曾墮生死不聞楞嚴經云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又古人云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豈非因迷而有生死因悟而出生死昭然之理咸可見也他顛倒反是令人安得不疑果如不待悟而後出生死非因迷而曾墮生死却也無迷也無悟也無佛也無祖宗旨俱不必傳將率天下以滅佛法者必彼之言夫又何用絮絮於袈裟者哉又舉馬祖與百丈因緣至一喝三日耳聾云此非三棒之法而何此語實可憐生何執之於三乃至如斯百丈

從一喝大悟云三日耳聾他何止三日耳聾百千萬刧命根斷盡又謂三法之師承自此而來使馬大師當時震聲三喝令百丈三日耳聾則你今日引證確乎成據矣既非三喝而惟一喝則三棒之法不獨證之不成益見古人得之者尚不定在一而況執其三乎又說馬大師三甕醬示百丈丈一時打碎檗亦以三頓棒示臨濟濟還大愚肋下三拳你謂三甕醬一時打碎且道百丈一時將三棒打破耶將一棒打破耶若將一棒打破不合馬大師三甕醬之爲三法矣若將三棒打破又不合馬大師一喝令百丈三日耳

聾矣既前後三一不合又如何合得黃檗三頓痛棒以發臨濟悟由耶不見雲庵和尚頌云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脇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你還委得麽又謂比時野狐之種不少會各不同有者會得本來無物便執道是有者會一棒一喝亦執道是果爾會得本來無物令人不着名相果爾會得一棒一喝令人不墮死水且本來無物正六祖見徹處一棒一喝正馬祖百丈親承授處乃翻道野狐之種會本來無物以至一棒一喝也還知徹底人自然人法兩忘而何得支離瞎說如此耶又據百

丈上堂野狐公案不落因果以破本來無一物不昧因果以破身是菩提樹且夫前百丈五百生前錯答一字而墮野狐安有意向後百丈前以破六祖之偈乎嗟嗟古人錯答一字尚墮野狐身五百生今人恁麽妄判先宗又如何耶不見百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出問云古人錯答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麽丈云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你把黃檗一掌如何看若識得黃檗一掌便識得潙山老人三撼其門得大法者何曾在名相上着脚自下臨

濟和尚不惟三頓痛棒徹因向上一路關捩子七通八達方作人天師範若執三法臨濟之宗寧有今日哉不見濟一日夏半上黃檗山見檗看經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濟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辭檗檗曰甚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濟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濟云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大衆師資相印豈是草草若遮裏見得

徹山僧亦將鉢袋子擲與你們隨處住山去若遮裏見不徹且按下雲頭七尺單前研窮本分直到大休大歇始可向人前提掇此事不然都落在意根卜度邊無有出頭日子切須仔細如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嬉且看臨濟大師徹證之後當時復被黃檗打了趁出尚數里疑不肯自滿掉轉頭來復造黃檗是何境界而後得意旨黃檗和尚便付禪板囑云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方自相承建立宗旨所以連次打普化克符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

不奪此正料揀人法知其邪正他解云料者物料揀者揀擇此四揀以成一句之料也此等邪知曲說諸人可以推之不待老僧轉播唇舌而後見矣僧問臨濟大師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濟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臨濟大師當時直截答他句句了然恐人執着卽云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秖是覔箇不受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

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着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臨濟大師到遮裏曲垂不少雖逐句下一聯語直是痛快令人爐然奈他又向鉢盂上添柄說出三身中有九法顛顛倒倒句義且不照應况佛祖之至理乎一味欲以能所見壓當世以狂妄論超先輩汝等切忌入他圈繢裏播弄一生終無了期濟又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

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你看臨濟綱宗面目現在遮裏他又自問自答說此一句之大法也猶非大法之大法也何爲大法之大法前一棒後一棒折作炭灰發光亮尤爲可笑你看他說此一句之大法以判三玄三要猶非大法之大法前一棒後一棒折作炭灰發光亮意謂超過三玄三要之大法也所以又道會此大法之大法方好賓主相見瞎漢不見臨濟大師明明道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若賓主未相見時

縱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三玄三要湛寂無聞那裏下
口大衆要知臨濟大師立法蓋爲賓主相見遮裏切
須究取不可隨他生解所以百丈老人云義句知解
知解爲貪貪變成病秖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
離於離透過三句自然與佛祖無差他又將四喝分
爲賓主逐句分疏不見臨濟大師對僧曰我有時一
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
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
擬議濟便喝諸人還知四喝落處麼若知得落處則
不受伊惑矣又拈今之杜撰禪和心麤膽大不識好

惡便道世尊拈花只是箇一心之法更無餘事種種
枉直作曲老僧今日不與較量他又道我佛只是一
心更無餘法如此方是正宗若有三玄四料便是旁
出指三玄四料爲旁出等語說自何人你看他向虛
空裏鑿出要瞞天下學者必也你假造一本道是某
人著作令不聞不見者道聽途說一人傳虛多人傳
實方可如是說不然有何據而如斯誑妄耶又謂那
裏曉得有萬峰今日一場說破他室中傳授之秘遮
様誣說更可慙惶人既室中付囑之秘語你因何竊
得如此捏造只恐閻羅老子未肯放你在又把臨濟

大師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將前三句逐句
下箇註脚定要穿套起來合他偏見盡判爲末妥單
取末後一句吹毛用了急須磨而已咄你單取遮一
句爲是則吹毛劍何所歸着莫道久叅衲子槩不堪
聞凡有血氣者皆不堪聞矣不見臨濟大師復謂衆
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
却和尚正法眼藏濟曰子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
麼聖便喝濟曰誰知我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却
你看三聖遮喝繼臨濟千百年來還有人揀點得也

無他又謂今人要把極麤一棒便了者欺人欺佛欺
祖欺前欺後而欲妄號佛祖不亦無恥之甚乎此亦
因死執其三而非其一殊不知執一執三皆不明三
一之理何故但知其一不知其三如人有首而無足
但知其三不知其一如人有足而無首首足體一也
豈可執一而不知其三乎又豈可執三而不知其一
乎足首用分也豈可執其用而昧其體耶又豈可執
其體而不達其用耶所以永嘉大師云至理虛玄窮
微絕妙尚非其一何是於三不三之三而言三不一
之一而言一一三非三尚不三三一之一亦何一一

不一自非三三不三自非一非一一非三不留非三三非一不立不立之一本無三不留之三本無一三本無無亦無無無無本故妙絕如其執定三法爲之準繩以貫佛祖之道則西天四七皆不得道矣有何三法爲據哉乃至東土二三及諸大禪師何曾箇箇專用三法闡揚佛祖之道耶我臨濟大師有三玄三要亦未嘗執定三法而有四賓主四料簡四照用四喝之唱且汾陽老人有三種獅子四句十八問十智同眞乃至遠公九帶南堂十門若死殺看定三法則汾陽遠公南堂何能續臨濟之道哉他又詘道廣

通邪說既已大行不得不力辨其僞遮裏若非老僧孰知其眞僞之詳也老僧今日實不得不正其僞以伸先輩之誣懲三峰之罪亦杜不知者蹈襲之咎諸人看笑巖和尚聯芳偈序云世尊瞬目迦葉破顏達磨安心神光斷臂了知佛法無多子黃梅暗付以紛爭庾嶺明傳而弗受洎乎錯認定盤星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驗邪正以秦鏡甘本分於磻谿苟遇其人囊橐罄付云耳笑巖老人既云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正嗣臨濟上下之一脈

總謂之數十世也何爲抹殺者乎又廣通序云是集始刊於隆慶己巳孟秋是時吾師已南行矣及自金陵伏牛淸涼於萬曆丙子孟春元日都中檀越迎請廻京仍置興德舊居因晩參次與諸徒敘見集中字多訛舛板亦損壞諸徒意欲重梓兼南中一帶之語隨之續入又前原公之序渾言大體但未略伸吾師嗣祖廻風之正意故茲因而序曰夫釋迦文佛說法訖將言外單傳之道嫡付飲光下至二十四祖獅子尊者得婆舍斯多付法訖復攝達磨達始有旁出之名逮達磨以來二祖可師四祖信師五祖忍師亦有

正傳旁出之事暨曹溪之下厥旁岐縱橫肆出厥奇名異相涯岸各封以羅天下學者致使晩進無知靡所適從前代格法漸遠末世相承漸僞輒成駕虛望空授受何異漚泡明珠之歎乞兒聖主之誅者耶師得絕學老人不傳之旨望臨濟二十六代之祖而弗專臨濟之稱者何也見諸天下浸蔓迮繁久假而莫知歸故截枝泝流以復本原惟曰曹溪正脉某十某代俾天下末世無根據者竟不墮於紛紜妄號之責廻祖風眞淳之舊寧不以爲宜乎者哉此序正表笑巖聯芳序之意旨何有削去臨濟抹殺五家之說明

眼者詳其理可也他尚不知廣通出處彼平生見地徹證中年已亡別無著作何以諄諄罵詈總是無稽之談直要橫行到底立自已見深可哀也諸人當知余非好辨三峰狂言詆謗此猶可容傷殘慧命實爲可痛各宜力究辨別正邪研窮至理助揚法化共報佛恩久立珍重

復三峰漢月藏公書 原書附

粵自威音無象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故七佛以雙頭獨結四法交加勒成無文密印而飲光傳二十八代無非以法印心此法之不可滅沒也重矣

達磨東來六傳之後奈何旁出之徒又於法偈中鑽出理路故密處成蹤絕滲漏中成漏馬大師萬不得已拈出一機一境絕盡旁門單提向上故以正出爲重遂有野狐兩扇而三撼其門百丈再叅而末後一喝從前心法印定於此矣黃檗因而有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此臨濟之三玄要所以發明七佛歷祖之秘以簡一槪頭相似野狐涎也此臨濟之所以爲萬世法也故後世聞臨濟兒孫出典不憚費盡杖頭破盡草鞋千里萬里爲之叅叩耳未嘗有僞臨濟爲旁出者不待辨而明矣自唐及宋而元臨濟之法楚楚至中峰傳法於千巖失却一隻眼諸訛從此而起然萬峰寶藏尚以三玄爲傳法之要去後則泯泯無聞焉迨笑巖之徒廣通不知何許人乃肆滅六祖已下五家訊爲旁岐益可恨矣其說一唱法遂滅盡但得一知半解全無古格肆其臆說不是本來無一物定是涼颸颼地苟非認性認心又落不上機境今時外道陋不可聞今時禪品惡不可見皆因無祖法之印爲格則也藏竊痛哭流涕久矣期一再見臨濟兒孫身雖百歲得三歲之的泒者必禮爲師此

無他以深叅覺範高峰之禪實透臨濟玄要賓主之法故耳往年嘗欲走叩龍池以先得語錄不果後以髮將垂白聞金粟出世喜臨濟重興特爲叩禱其傳所望其瀾益瀾其道益光嗣聞我叔大師建幢石磬尤見古佛並興拜讀新刻果如初日乍出便欲擔杖禮龍池塔聆石磬響以寺事所勒未克如願適聞來歲世甲午開祖堂將闢願和尚無外臨濟正宗大豎三玄古格藏等願就克符普化之列共扶七百年既抹殺之宗光天耀日於大明之世何其快哉何其快哉藏臨楮不勝仰望之至

諸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故我釋迦如來初生下時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四十九年彈偏叱小會權歸實所以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以此一心之法印定故末後拈花微笑嫡付教外單傳至二十八代達磨東來傳至六祖亦無非一心之法彼羣英疊出兩派分岐旁出繁興皆以所得淺深教化馬大師單提向上百丈再叅而末後一喝黃檗因聞不覺吐舌纔明大師大機大用故施棒以接臨濟如發藥人只欲救病今來書云只有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頓之

旨此語若在臨濟則可在黃檗則不可何故若黃檗話歷爲人已成實法了也況臨濟至大愚言下點破悟徹根源握萬世之綱宗開法四賓主四料簡四喝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簡別邪正殺活縱橫自後五宗並立門庭雖異總之咸歸一心之法如洞山得法雲巖臨行囑付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有偈云云可不各各師承有據或嚴密或痛快又豈有實法縶累人耶正宗流至中峰傳法於千巖乃云失却一隻眼請訛從此而起此何說也況中峰大師語錄言言見諦句句超宗其道要歌發明玄要字字破的

及餘開示小叅拈提公案當時無有出其右者而千巖築破方寔盡底掀翻中峰尚囑云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後三十年住山出世若是半邊見焉能道得一句子流出百千萬億句百千萬億句入這一句豈非全收全放全放全收耶古德云但恐不成佛不慮佛不解語萬峰實藏從此得傳縱奪抑揚賓主照用莫不本臨濟綱宗若非具眼豈能作得他家兒孫耶此繫法門大事立論宜當三思如云派派無聞今日新萬峰從何而得也又云笑巖之徒廣通肆滅六祖已下五家詆爲旁岐此因未諳通本昔我幻有老人親

聞笑巖翁祖云當時因少林出秘要天奇和尚直註破時人之執遂議論紛起謂正宗久寂已無其人所以笑巖深慮法門而聯芳偈敘故有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以遮表同時遮則遮其濟洞無分表則表其曹源不絕命通序之僉非肆滅五家削去臨濟不欲承嗣但詆曹溪上下旁岐涯岸各封以羅天下學者恐晚進無知靡所適從泝流歸本之意耳此處將藥作病失照不少至云今時外道陋不可聞今時禪品惡不可見此誠諦之言不肖亦未嘗不拊膺痛心念祖道之陵夷師承

失嚴密也及觀所著五宗原始於圓相七佛由來五宗各出一面正宗先出四宗相續其餘旁出莫不悉備者蓋欲發明先輩抹殺五家宗旨單傳拈花一事也所云傳宗旨者不悟宗旨抹宗旨者不知宗旨夫既不悟宗旨所傳何事耶五家宗唱若不本單傳之旨又傳何事耶然而五家雖各從一宗莫不發明拈花旨趣若抹殺宗旨非魔即外不待辨而自明矣今公千辛萬苦參訂將來猶恐後學反以圓相爲綠跟柰何却成窠臼不見當時五祖演和尚舉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

磨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所以云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公數十年操守博學晚年繼我密雲師兄法道不滅夾山船子之風道光遐布欣慰欣慰若非念公以法眷見稱不肖亦不敢如是以法爲親也客歲過吳門希一晤因歸迫未果適接來翰并佳刻如見手儀又承厚惠何以克當不肖病軀孱劣久困巖壑偷安待盡誠爲法門罪人仰望高賢唱導隆盛素所願矣

復答三峯漢月藏公書問并判語

三峯云承大教以一心爲宗（師答你還跳得出麼）印定萬法以一拈花爲單傳之法（答西天東土亦如是）此外並無餘法而一拈之內亦並無餘蘊（答你那裏摸索）便以一棒一喝一句梨棗東來西去你出我入互相活脫不滯機用謂之殺活縱橫（答你不達古人方便死了不得活）以五宗爲此外另立之門庭（答自生分別）故不欲盡明其說而將就穀用於今時則已（答將謂你鑿壁偷光）故逢著祖宗嫡骨之要旨意思間放過（答呵呵大笑）若人舉著還他一箇絡索二字（答未舉先知）自已立在無人對證處（答瞎漢）今日被不肖問著便東塗西抹說些四無頭菓子阿毋

話支塞（答尚且不會）又要立在上風（答可見你有人我相）此非支塞過便了者不肖正爲舉世如此（答則恐你還不識）痛承小釋迦再來畢竟要與臨濟出口毒氣耳（答未到你在）今復有問顒和尚眞實答我（答從來不妄語）幸勿遮遮掩掩說半開合話方好流布諸方（答諸方早已見矣）救得正法重新光顯（答何曾隱藏來）若又是前來話柄則不敢求搜索也（答不識好惡在）一問兩派分岐旁出繁興皆以所得淺深教化且道兩派分岐是所分何等岐講何等事兩派可有深淺否（答諜諜迷源話頭也不識）如何是他深處如何是他淺處（答待你脚跟點地方知）且道旁岐所說是

何等法遂判為非正（答你也出不得）正者說何法遂判為正支淺深之旨可得聞乎（答看取老僧上下文）次問來教云馬大師單提向上百丈再叅而末後一喝黃檗因聞不覺吐舌纔明大師大機大用故施棒以接臨濟且道馬大師既單提向上百丈於扭鼻處已明得哭笑卷蓆大師已印過他會也又印過子深明昨日事矣為甚麼還美這些子而至竪拂掛拂之最後方震聲一喝而百丈方悟得三日耳聾耶若道此處纔明一喝他前師印資呈皆落妄語矣（答錯）若前來都是又何必一喝而方貴耶（答錯錯）前之扭

鼻哭笑獨非機與用乎至一喝而方明大機大用（答你未夢見在）大字遂成重見疊出一何勞叨若此哉（答轉見不堪）黃檗吐舌明得大機之用而百丈讚其超師且道他超處在於何所（答放你三十棒）亦不可糊塗也（答自領去）承教如人發藥只欲救病今來書云只有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答藝）此語在臨濟則可在黃檗則不可何故若黃檗恁麼為人已成實法了也請問為何在檗則可意者以非實法故（答只楔出楔）若言非實法者此是謾他臨濟也（答我也知你作實法會）而臨濟恁麼會黃檗禪已成實法乎（答以已方人埋沒先聖）

是則臨濟何足貴而小釋迦於溈山處極口讚嘆而將此身心奉臨濟以報佛恩耶抑錯之甚矣甚矣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答和言出說口）承教臨濟至大愚言下點破悟徹根源他既是悟得一句一喝一棒的又何說他悟徹根源遠之遠矣（答你未知落處在）且道如何是根源處耶（答待你悟後見）又云握萬世之綱宗且道何者為綱宗亦不可不識也（答再參三十年與你道）又云開四賓主且道他兩人對面說話何者是賓（答照顧脚下）何者是主（答賞罰分明）何為賓中賓（答闍黎切忌道著）何為主中主（答老僧決不謾你）四料簡者何為料（答想你不識）何為

簡（答門外漢）料簡作麼（答恐你顢頇）又云一句具三玄請問何者為一句中之第一（答倚天長劍）第二（答威風凜凜）第三玄（答全提正令誰敢當鋒）何者為第一要（答杲日當天）二要（答虛空霹靂）三要（答風馳電捲不留剩跡）不可塗糊隨語生解象病寃鬼（答恰是）說一句支塞過不肖必不肯輕放也（答面皮厚多少）又云三玄三要以簡邪正此語天教說出賴不得也（答掩耳偷鈴）且道如何是邪正處（答一分少你不得）如何是簡他邪正處（答簡了也）豈可忽哉（答寐語在）若不過意思間說箇總歸一心（答謗佛謗法謗僧）便是果子說話便是座主奴也（答老僧不如你音者聲之外者也）曹洞一宗想非和尚

一茶飯不必言矣答批東答西中峰千巖且待辨明已上諸說方好點簡答劍去久矣不然徒虛爭耳答果然此事實曾三思方立大論答未知之答也雖千佛列祖出世皆欣欣合掌者答可峰生但當世之所不容答可知禮也佛法欲滅正謂此也答難道通公之說實屬未知之答敬爲懺謝答隨也但其言涵指旁岐實不通旁岐之理有犯正宗不得不爲力誅之以存佛祖也答自也承教及觀所著五宗原始於圓相七佛由來五宗各出一面正宗先出四宗是已而竟言相續答大妄語漢其餘旁出莫不悉備者則又似數曹洞爲旁出也

訛矣答昧又言夫既不悟宗旨所傳何事耶請問一喝一句一棒轉轉美此謾人者即是宗旨乎答你還跣得出盛又云公子辛萬苦參訂將來猶恐後學反以圓相爲緣跟柰何却成窠臼此說大爲可笑答下士聞道若圓相成了緣跟窠臼則我金粟大師一棒亦成了緣跟窠臼乎答自語相違漢麻三斤乾屎橛亦成緣跟窠臼乎答遁而和尚磬山集上道蒼天蒼天太平盡唱無生曲引得巖前石虎吟亦成緣跟窠臼矣答你那見他著實處吁人可欺乎佛祖可欺乎直心道場何可若此也答作哉人心虛久聞和尚心如虛空答也不消得今

日竟將一夕雷雨崩擊一上答靑天白日想大慈不我怪也答放過則不可不肯多所未知幸垂示我至禱至禱師判云予復三峰前來書爲彼判臨濟宗旨不達其理妄肆臆說欲置而不答恐誤後學獲罪於法門故不徇情而據理言之詎料彼有人我見翻道予立在無人對證處說果子話又道予要立在上風足見三峰皆勝心也予住山三十餘年並不管分外事因他驀刺書來葢不得已而應之耳今彼復嘵嘵致辨於理全違希圖遮人耳目愈增其醜既知予宗一心拈花單傳之旨而乃謂舉世如此者何也殊不知三世

諸佛亦如是歷代祖師亦如是天下善知識亦如是何爲硬執已見翹然自負以爲異於人而謬判先聖宗旨如所謂黃蘗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發三玄三要處處拖椿搖櫓必欲合此三法逆推五祖接盧能以杖擊碓三下爲臨濟張本不論拈花單傳之旨恐離了三法則落在心性禪裏然則四料簡四賓主四喝有何四法可據耶若謂三玄三要根定三頓痛棒則曹洞君臣五位又何從五法而接青原一脈乎殊不知三頓痛棒本乎單傳之旨若識厥旨三玄三要著著現前若道三玄三要意趣在拈花旨

外而另有法亦是心外取法矣豈非埋沒我臨濟大師於空閒無用之地哉不達此理妄議古今鈐楄爲抹殺宗旨而單傳拈花一事見余不肯是說遂爾惡發濫言詆詈令人目之皆可欣也令人思之實可哀也予觀三峰傳衣註云若必重自悟而抹殺相傳之法必非悟心之士也何以故以其見有法故見有法即與自心違故既悟見有法則所悟之心亦僞故余謂三峰如是說則悟心之士不可分心分法何故必執三法爲宗旨而妄判所悟單傳之旨者爲一橛頭禪且問他會悟也未若道悟則不可取法而反責悟

心之士爲抹殺相傳之法也若道未悟亦不可云既悟見有法則所悟之心亦僞故而反執法以貶諸方一悟便了單傳拈花之旨也可見三峰轉轉迷源弗知顚倒苟欲網羅當世學者致令自語相違處處乖張言言失旨予豈好辯哉況三峰奚足與辯誠恐後世無所據焉爾彼云通公之說實屬未知之咎敬爲懺謝但其言涸指旁岐實不通旁岐之理有犯正宗不得不爲力誅之予曰此理明顯尚自弗知攖犯先覺而況佛祖玄微與旨全不細心猶且矜誇三思方立大論更誣余似數曹洞爲旁出是何言歟予雖不

敘法門大綱難以掩目正爲三峰五宗原中云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次則雲門曹洞其餘旁出道理極則教家玄妙淵微莫不悉備又云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豈非曹洞語乎此說皆出三峰之口而昧已謾人磬山可得而謾哉凡閱三峰語句者亦不可得而謾也又云予書中言公千辛萬苦參詢將來猶恐後學反以圓相爲椉跟奈何却成窠臼此說大爲可笑若圓相成了椉跟窠臼則我金粟大師一棒亦成椉跟窠臼乎麻三斤乾屎橛亦成椉跟窠臼乎此因予點破五宗各出

一面之句故也今且問他能分得五宗一宗一宗從何一面一面而出耶若五宗實從這箇○圓相一面一面而出者豈不成了椉跟窠臼乎況此圓相你那裏見他方所一面一面而來瞎漢還聞塗毒鼓麼又云一棒一喝轉轉弄此謾人者怪道他復竹菴書中竟駁爲天然外道爾弗思乎今之海內孰行棒孰行喝何故班班見於著而非之況三峰今已繼此一棒了也而且虛褒道我金粟大師一棒亦成椉跟窠臼乎此非三峰語自乖乎嘻若果會得三玄三要之旨不出拈花單傳何爭一棒一喝乃至猿啼鳥噪莫不發

明三玄三要之旨也驢鳴馬嘶莫不發明三玄三要之旨也魚歌牧唱莫不發明三玄三要之旨也風柯月渚莫不發明三玄三要之旨也所以塵說刹說衆生說無間歇莫不發明三玄三要之旨也嗚呼若是拖死竿頭直饒你把生鐵鑄就三玄三要之句授向人前猶是立地死漢正所謂邪正在人不在法也且麻三斤乾屎橛你道曾流出什麽物來也成躲跟窠臼了可見又要賍誣先聖矣而又將古人直指處穿鑿話頭來相詰知而故問乎不知而問乎予一一答之請彼反之於心已可欺也佛祖不可欺也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諸方自有明眼者在何待予辨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一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二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書問

與天童密雲和尚

客歲過吳門初欲强吾兄還山不得已從命而返春間受請赴育王遂駐錫天童有光祖窟法化之隆盛矣秋歸金粟特命範徒趨覲不意空返懸懸至今山僻地殊無從訊候近因三峰連刺書來并所刻諸語其間多談棒喝不知方今拈一條白棒横行天下者舍吾兄更有誰乎審之總不出他自縛詐降獨施冷刺之句既欲爲濟下兒孫何得心行如斯耶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信然弟復書已付剞劂今寄上幸吾兄諒察詳究其端不然未免旁觀者哂耳

與玉峰師弟

本分一着人多被靜境埋沒吾弟閉關萬山中雲鋤雨種數年功成豈非兩足尊行業耶努力努力

答陳在田居士

仕者拋磚引玉始知居士具大根器得大辯才所論一一拈出不二法門誠爲難得雖然若見得磬山人未踏磬山路可謂見到而行未到若踏着磬山路未

見磬山人可謂行到而見未到必周旋磬山境見徹磬山人始有商量分若道不涉二途無從自悟即落天然外道如所云磬山路絕處理會舌斷處禮拜切莫作此見解何故磬山指路頭於匝地你向那裏窮源磬山借廣舌於溪聲你向何處截斷所以道言前薦取屈辱宗風句後承當埋沒自巳不是壓良爲賤要在實證實悟而巳

與王震南居士

承居士過訪亟以此道叅叩高年難得如此確志所以俾貧道過捺不住雖議論處無不合意投機但本分一著未能透脫生死關頭恐未穩當故不果貧道之念須是拈箇話頭與居士提持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綿綿密密叅究提撕如何是我本來面目不可將心就悟不可翻疑話頭提後得悟也無亦不可疑這話頭也用不着若未悟時而先卜度便是叅禪大病也久久執持自有得力處若得打徹急急與貧道通箇消息

答曹念兹居士

憶昔與門下道左相逢一笑莫逆十五年來病患中日承見愛衲僧分中無以爲報敢將生平少有見處

與門下共見始洽素心耳門下居富貴而不爲富貴没溺真夙世道種昔云曾做色空工夫今又奚似耶客歲承邀出山見喬梓俱善心甚不安門下外感似不必慮令郎内傷深爲可虞故知藥餌止堪治標欲拔其源必須心地上提持纔能破其病魔堅壘一日曾叩云起明還知妄想起處麼彼云不知既不知單提一箇覺字日久月深自然不背覺合塵去也後半日彼便覺得妄念起處然此一覺巳勝進參苓數服矣久之偶夜深漏盡聞爾時山僧忽召彼云起明覺麼彼云覺曰覺從什麼處生云從無覺生曰既從無覺生當再看無覺之覺時彼默然返照不答殊有懔入處山僧隨提云祖師道以不覺故而有始覺以始覺故而有本覺汝今覺得本覺之覺心意泰然如斯會去何愁妄念之生不自了了也時彼云稍有把捉復恐彼不能時時堅守遂於佛前受戒防衛身心而病源旣清醫藥亦効可不復憂矣别後聞有玄門秘訣本領工夫此不特衲僧家見爲外道即在彼教亦屬罪人不見老子云僞道養形真道養神丹陽子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啣盃暢神恩醉中却有那人扶且道如何是那人若這裏見得

徹去寧復有秘訣而過此者乎諦觀先聖靡不指點人從心入道除是向上一路石火電光猶爲鈍置豈容擬議商量哉門下莫厭葛藤果相信不棄偕令郎時常黽勉莫失正念病中忽見無病本來卽世相明實相復何病復何藥復何禪復何玄復何秘密復何淺顯也哉

與潘如荄居士 二

吾人立身天地間學業分岐心志不一者多吾與弟三十年來每每相晤多不過了寒溫世故而已未曾撥著這一著子向西園盤桓始知吾弟少年時有志

此道但未能究竟一番別後深爲慨惜若是丈夫兒爲功名事業蹉跎歲月是把功名事業翻爲障道之緣先輩大老咸在功名事業裏作菩提場成就世出世間事若道了知世間事方可做得出世事此是離世覓菩提如人從東方走欲取西方物打初一步便錯了也不知世事如芭蕉葉剝去一層又一層何嘗有了底日子功名大則世事大功名小則世事小況此事且不在功名內且不在功名外只在人人一念回光返照見得本來面目然後世間事卽是出世間事做出世間事仍是世間事一一了當無非在一念中定奪所以云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麽得豈虛語哉若信得及便向閒忙動靜喜怒哀樂時提句話頭提來提去忽然提得親體現前囫地一聲方始識得不壞世相而明實相者也若如是便在功名富貴中不被功名富貴籠絡在塵勞煩惱中不被塵勞煩惱遮障所作所爲利人利已若不如是則觸處動著無非埋沒此段光明又如何做得大丈夫立在一切人頂顙上耶先聖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今時人自幼之乎者也讀將去不識聞什麽道於自已分中初無交涉吾弟切不可落在此隊裏去莫說佛道不知

卽儒道亦何曾會得也努力努力

人到不惑之年必須卓然有箇脚路實地處觀乎世間空花水月一無所好亦無不好之念便有出世分旣爲大丈夫莫說俗諦中四箇字一字也不染着卽境緣苦切處亦不被挫折便見學道人磨琢功夫得力不得力一一自家簡點不可放過古人云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囑囑

與吳問卿居士 二

大悲像已出貧道有一問不知此像出於香耶出於匠耶若出於香何須用匠若出於匠何須用香香匠

本無無從自出且道這像從何處得來檀越道將一句來請菩薩去供養

來諭云妙相不出於香不出於匠皆藉磬山指點而成據貧道所見若離香匠貧道又指點箇什麽來指點既無三處俱空空卽不空緣會而有豈非菩薩所現全身示無生之理耶像既如是法法無生貧道又何嘗動唇舌來居士又何嘗接貧道去菩薩又何嘗留菴中住分別不得不分別亦不得雖然如是若約衲僧分上正未有喫棒分在以此直告上秋水菴主人一笑何如

與曹安祖居士

久不會晤想門下與幻也老人盤桓日臻玄奥老人年高德宇清徹道行淵深人皆仰如雲日趣門參叩者多得法源底者少徒費老人唇舌耳門下他出須托箇中人相照遇求法者則應之利生爲重檀越外護福德更無量耳

與吳迪美居士　三

一

向上一著君已諦信但得囫地一聲則便縱横自在無不自由也工夫切不可當有當無除文章正務料理家庭日用應緣處語默動静時這一着子不可放

過十二時中須教打成一片自無不辦之理所以道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惟與努力

一秋臥病枯坐柴牀默想時序恍然如夢忽遊夢中之夢與居士交膝趺坐白雲間看流水提究此事笑傲人世覺來惟一笑因思此情此景是賓風適之因耶抑徵他日之緣耶又不知其夢笑覺耶覺笑夢耶復笑不已正欲告似忽接手翰知君微恙令人懸憶當相忘於夢覺可也惟時自重

法門衰替因主法者不擬衆麥混收邪正難辨止圖門庭熱鬧不顧後學無依貧道痛思正法如懸絲一默然流涕微力可能逆也居士超羣之資當力體究先聖宗旨作將來眼目惜貧道髮白氣衰共出隻手以扶其惑不在貧道之多囑耳

答蔣涵九居士

居士既爲此事急切無論在家出家祇要明徹心地了悟本來而已提箇話頭綿綿密密與實參究挨撥將去一點也做作不得一點也取捨不得一點也顢頇不得一點也儱侗不得直須豁然頓悟始得若得豁然頓悟纔喫得山僧痛棒亦何必拘定在家出家山林城市大丈夫無可不可況功名事業寧有妨礙

乎擬棄而求不見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
君不可見

答曹起明居士

來書云塵市中凡心易動愈趨愈下據山僧原之正
所謂真心發露然既知妄念易動卽當究其易動之
體究之無處則能動之念頓空能動之念頓空所動
之境亦寂能所空寂卽返照能究之心安在如是得
之不必求靜而靜相自然現前矣既靜相現前亦何
分城市山林無時無處無靜無不靜也

復徐雨公居士

手書幷偈讀之深慰但恐還在文字邊來不曾真實
做這一番工夫若真實做工夫有得手處生死岸頭
自然穩當且不要在根根塵塵上作道理會須回光
返照徹見父母未生以前自巳本來面目方知十方
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太虛裏請思之曾到這箇
田地麼若到得這箇田地更有一語在他日相見一
笑道破

答許慧生居士

接來書知做工夫竭力既看古人因緣有會處當來
覿面印破又復起疑還是脚跟未點地在既然如是
且就疑處挨撥去直待囫地一聲始得將那從前會
得底會不得底一時放下如同箇一總不曾學佛法
底相似更不思量卜度如斯做去何慮道業不辦

復吳亦如居士

別來忽兩載接惠書感愧貧道自揣福薄智淺守拙
巖壑無以作後來標榜實爲法門罪人然靜思之髮
白面皺正法懸微不無永歎每念居士夙植靈根能
現身說法化利末世豈屬聲聞小果而巳哉竊云聲
聞小果永嘉云三乘雖殊同歸出苦之要聲聞雖小
見愛之惑巳袪其如棄大戀小見愛尚存卽小慕大

斯則何咎至讀來諭自置如氷云云貧道不覺歡喜
據貧道愚見只恐不能自置如氷若得自置如氷則
內心不喘內心不喘則外息塵緣外息塵緣則何喧
可喧何寂可寂一念無生便同本有若到這田地更
覓箇安身立命處了不可得如斯見得始到德山臨
濟門下有喫棒分耳箬禪回極道居士切於性命之
憂故一一供直幸諒之也

寄路元昭居士

閩居士急切爲道剪髮割鬚夫道不拘僧俗豈在畏
影逃形須是一一從自胸中了當外不見有塵相可

離內不見有六根可淨中不見有六識可空如是則即世出世無有一毫沾染處無有一毫挂懷處居塵亦得脫俗亦得不然身雖靜而心未淨形欲逃而影愈彰何若就陰而止隨寓而安免得向外尋覔耶不見古人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寄徒印中

法門衰替奈無其人苟得其人師資唱和老僧一夏來雖則勉强精神與諸子提持箇事每思汝高高山頂未審日用作何所務也當時臨濟大師半夏上黃蘗山見蘗看經次濟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黑

荳老和尚住數日乃辭蘗蘗云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濟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蘗便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蘗蘗云甚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蘗便打濟約住與一掌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濟云侍者將火來蘗云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且道臨濟當時喫三頓痛棒已是徹上徹下何故至此又却不會這裏汝若透得提個鉢袋子去若未透不可坐却白雲須是再來度夏始得總饒你會得不來正好痛棒何故莫道一觸便了不觸差別門頭若顧

差別門頭還有諸訛處他日何堪爲人師法也所以我臨濟大師透頂透底師資道合立法着着自有源頭不若今時無根種草自瞎瞎人亂做將去當自揣之紙筆不盡

寄普聞禪人

古人爲本分事不憚千里萬里買草鞋行脚叅尋知識撥得心花頓開而後曲盡師法方好隨處住山分化一方豈肯草草埋沒世緣誤已妨人耶汝既見老僧有決烈志自信自證接納四衆修行老僧恐汝不能盡古人法要又不親近師長提持拈一事出一言

有滲逗處未免見笑大方累及老僧所以不得已幾番痛撥切不可入時人得少爲足一隊裏去當究明佛祖綱宗徹證徹悟然後爲人師範亦未進不然落在焦芽敗種類有何補於法門乎

答黃介子居士 二

久聞居士篤信此道無緣一晤欣慕之懷時切耿耿接手教知居士現身說法摧邪顯正叱小褒圓非深念法門能如是耶貧道智識暗短抱拙巖栖甘作了事漢因衲子輩每每錯慕萬不得已對衆拈出所刻徒汚高明耳目誠爲鄙陋何堪克紹先覺者哉正所

謂埋没宗乘塗糊後學但只了得先師所囑之念耳末世時流能所心勝非得大居士證成此事合當掃地矣

自過湖南作投老計春來卧病萬事灰心我平老衲至按尊翰辱訂秋冬之舉貧道屈指海内知已不能多得惟居士雖未晤面神交久矣居士夙乘願力呵護于時作末法牆壍然法門衰替無越斯時受請應期滿目咸是古風凋喪瀾世隨波顧居士弗置貧道於此中則挽一時之弊正在居士力也謹復

答方克駿居士　二

接手書知用工如古人牧牛此是第一等傷實下手處時無虛棄深慰深慰不記得當時郭功輔訪白雲端和尚雲問郭牛淳乎郭云淳矣雲叱之郭拱而立遮裏須自著眼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多口阿師雲乃贈一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磬山亦有一偈捏著繩頭不放鬆山中城市一般同調純到得無拘束看破持鞭箇牧童且看此偈與古人是同是別道將一句來何如

來諭云閱貧道示偈識貧道爲人處自兹以往刻骨銘心不知貧道語句乃一時應病之藥豈可爲久治

之方耶及元白上座言居士七日靜工得個歡喜處當自入山親證切不得錯認影響爲真實此事最忌抱椿搖櫓以當平生躭閣自己直須徹頭徹尾始得莫待後悔也

寄許世安居士　二

別後未審工夫能撥透自家本來否切不得自秥自弄在光影中着脚既是信得及直須親見一回了了無餘方可自利利人若其間有信有不信處便是工夫不綿密生死心不切知居士決不埋沒平生也

得惠書知時常傷勵喜慰四頌見處不無宜加更進不然却成窠臼矣

答繆采室居士

既知有這一着子豈有知而不造者乎只恐朱紫不分路頭不正便有疑滯今既留意古人語錄不被古人瞞却得與古人一鼻孔出氣方親見古人作略若見古人作略又何妨於筆舌辨駁哉到這裏寧分得自己大事於古於今不相干涉耶果看到無古無今忘爾忘我處貧道與公相見久矣又何分未覿面未開口一爲點破者乎

復賀極菴居士　三

屢接書以此事諄諄若論此事須是具大根器提得起放得下將三教聖人收來一箇鼻孔出氣方纔喫得老僧痛棒擔荷得向上一着若只欲避喧求靜則不濟事矣

聞居士中暑腫毒痛苦殊甚不知正當疼痛時作何排遣若痛苦之際與歡娛之時能自金着乃可作入道之徑今時人多打作兩橛不知痛者是誰娛者是誰這裏蹉過更別尋頭路便錯了也況是第二門頭乎若要直截慶快須向歡娛未至處痛苦不來時坐斷要津不通凡聖了了分明作得主把得住從他苦

亦得歡亦得不歡不苦亦得纔不被塵勞煩惱根境所奪耳

來諭日用中每提業識忙忙語貧道云若是本地風光上見得徹則日用事無別矣豈更有塵勞煩惱遮障與作業識忙忙者乎既日用不得力須當本分上竭力參究直待囫地一聲方得日用應緣處了當如本分未透先於應緣處撈摸則便見業識忙忙自相矛盾矣

復曹念茲居士

屢接書屢以苦相告貧道每每置箇長嘆夫三界苦海貧富貴賤老幼男女皆不能自繇都被塵勞煩惱汨沒無有出頭日子豈獨居士一人而已哉故我大覺聖人運大慈悲開方便門指一條直截徑路要人返本還源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若識得世間一切法如夢如幻了了分明一一非實即知身心亦幻也功名亦幻也富貴亦幻也煩惱亦幻也便可在塵勞作佛事居火宅為道場豈肯埋沒已靈虛生浪死今尊翁六十九歲已辭世生平學業世業始終受用皆為全福撒手時一些帶不去豈非夢幻境界若於道有相應得力處方用

得著來去自繇耳居士年過半百世間功名富貴豈可仍前認着急須體究自家本分一着莫待臨渴掘井人生事業無窮精神有限寧得以有限精神隨無窮世事何況復以煩惱憂愁自致汨沒耶

復林皐豫禪人

邇來諸方大壞綱宗蓋為師承授受不擇其人只圖衒耀虛名不能救萬分之一嗟嗟佛法下衰以至如斯汝當自勉力體老僧心志更須持守一番學不厭多語不嫌寡不可自是而輕忽一切倘一事失之於前百事不能挽於後矣

與蔡鳴鄉月翁

門下多生有般若緣一聯如舊高年正宜自重世務無有了期如剝芭蕉葉一般去一層又一層終無盡日少間入山共商性命之學何如

復韓聖開居士

讀來諭知居士未有果決處若踏著本地風光意識不行豈有仍落之說耶後云不知誰爲快當誰爲穩實正在猶豫裏須當坐斷千差向直截根源處撥入自然不走尋常義路行到不疑之地方可隨宜受用動靜一如切忌將古人言教爲證據不見道語證不

可示人此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耳

與唐祈遠居士

承惠頌諄諄一衆瞻仰居士夙稟願力普心外護使像季頹綱從茲復振凡庸俗眼豈能窺其妙用聞之而不遠笑耶但箇中人自當點首欣羨耳貧道衰年相遇既晚願居士以本分事究徹根源工夫急切自然成片不可謂減口稱爲修證古人云大象不遊於兎徑當自珍重

復許九環居士

居士臥病如毘耶老人誘引一方啓我妙偈眞爲入不二法門不妨看破龐公希聖已竟未知還信得及否這裏若擬議待過我一笑點破

答張大若居士

昨惠頌并賜讀易悟由深知居士通身坐在易理恍然有會於動靜之間現於簡易者哉所以貧道問居士四大各歸其源動靜之相了不可得那時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居士雖答貧道恰似未愜貧道意若要生死岸頭用得着直須向一畫未舉前薦取踏著本命元辰方纔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著著歸根無不了了不然總落古人糟粕裏

復慈引蘇公

來書云功課不缺刻刻念佛但提不起誰字話只怕信不及果信得及提得這一箇誰字起當下超脫古云直下見性成佛決不相賺正所謂急處一提也這便是破塵網之利刃得淨念之源頭努力努力

復司理黃海岸居士

久聞有大居士現宰官身隨宜說法起於壽昌博山末後向天童山中觸著拄杖頭西江一派波湧紋生深荷法門牆壍有人矣貧道久棲巖谷甘自一生希人若煩移節深隱荒院破刹兼之抱病承居士以東

明見招并唐居士再三竭力此虫祖道場靈塔現在貧道何忍坐視寥落但值病中未能周旋托學徒山茨代引一方二百餘年不了公案得居士舉揚此話大行又何待病僧饒舌也

與吳廸美居士

貧道病軀勉强出山蓋爲法門希望接得一箇半箇續佛慧命不料轉轉病深支持不過所以凡相知者久不能通候磬山事唯望公一人可以了貧道沒後事足見昔日佛法中有契合處若論此事不惟荊溪少乃至浙地亦如是也貧道觀公根器第一等決不

埋沒於功名富貴中混過一生雖然功名正務不得不了亦須把作一件事做不然亦是被塵勞擔閣病筆不盡

法語

示印中授徒

吾子卓然獨立於陽山之巔拔羣峰而上歲序已久操守穩密行致純白於苦寒無極而確志不移古今忘軀爲道之士曷以加焉然有其志必期超佛越祖而後已所見所證決要到佛祖不到處如思大住山時志公勉彼出世云目視雲漢作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他不是單守這一箇乾蘿蔔頭無所施設無所作爲實乃聖凡迷悟三乘學解一齊超脫活脫無依眞道人也今人未到這田地緊緊須看古人無義味話種種因緣密密體究看他是箇什麼道理一一俱要透過不被他瞞直至無疑無悟之地七穿八穴授到古人不到處則所悟旣眞所行必到所學旣實所證要明最親切處更加親切然後甦醒得來掀翻窠臼掃絕蹤由把從前學解的見聞的悟證的一拋拋向那邊更那邊漫漫拈龜毛拂子指東話西繫風點雨捉兎角杖敲空作

響摟角推山横拈倒用都合其宜了非分外有時將一大藏教收向杖頭說權說實有時假千七百則拈露拂柄談妙談玄無文處着文得句時剗句或說非以奪是卽非是而遷或據是以破非卽是非而遣不涉思惟熾然作用不動眞覺徧界周圓所以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奇怪事法爾如然蓋覺性平等所以目前法法無非空刼之寥寥也空刼寥寥卽是目前之法法也要以見在機先意超言外與大飛泉落澗淸韻長吟可以激揚般若之眞機空谷行風玄音和雅可以提挈綱宗之妙訣汝欲頌耶不擬

舌而松風浩然豈非頌也汝欲詩耶未啓唇而雲鳥悠然豈非詩也如是則古人公案方許拈提否則不得造次依稀快須猛著精彩不是信口胡亂必欲直入靈源不是依樣畫猫自有別通消息不是抱椿搖櫓要當放浪虛舟思之思之切須仔細繼續佛慧承躡先宗詎是細事當發高遠之志徹底窮源邁古超今發言吐氣蓋天蓋地始不負吾所囑又何患乎晩成也哉

示慧林範住東禪

衲子只慮道力弗克不患福緣不就福緣就於外道

力充於內內外相應其道始行所以老僧時常教人只是操持這一着子這一着子見得眞踏得穩無論山林城市隨遇而安隨方以化便不被境緣順逆得失之所拘碍且住持之要以行道爲急務又豈可苟逐世緣孤負初志耶佛祖慧命如懸絲宜當自勉

示知有本徒掩關

古人設關立限先須撥置諸緣放下一切端爲本分一著其間根行不等或有發明而養道者或有入手而未得親證者或有發憤而求妙悟者或稍有省發透不過古人公案機緣一一要研窮體究者或厭塵煩而求靜處爲得者雖則不同及至歸源本乎一致不是徒衒虛名而已汝既發此志須教心地中打點潔潔淨淨無有纖毫住著處已上所說徹底掀翻不可身居靜室意逐外緣徒自勞神染汚性地況關中日期有限過了一日便少一日時時須自簡點刻刻把本提撕箇中若有絲毫染着即起生死心不得解脫於佛祖言教便打不徹矣潙山老人云理雖頓悟須除現業流識此是眞實修證工夫不可莽莽蕩蕩作聰明知見解會以了平生今時人學道十箇有五雙初無世緣念起只要斡辦生死特入叢林叅尋知

識或一言之下撥動機關便爲得手日久月深漸漸疎怠隨逐世緣道力不能勝於業力淸濁不分權宜不達忽忽光陰混混度日依然埋沒無有出頭日子眞可憐憫汝既操守潔白須到古人不到處方可了當若有纖毫滯擬即落今事門頭便不穩當也咄金剛寶劍當頭截莫管人間是與非

示林臯豫禪人

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初無委曲六傳而至曹溪法門隆盛虎驟龍驤宗分兩派靑原南嶽嶽出馬大師原出石頭老然後再傳繁茂徧滿寰區故立

五宗乃爲的要各出手眼相續綿綿或痛快或嚴密或承順或投機或普應總不越初祖單傳之旨各展玄猷而三玄三要五位君臣一鏃三關父慈子敬三界唯心隨人所入悟徹根源門庭雖異理終一揆豈料今日去聖時遥雖從其派不善先宗妄自穿鑿將古人旨趣扭揑論是論非分彼分此出自己見誤賺後裔皆輕狂莽鹵不念佛祖之道只是逞已逞能全憑口舌利辯打哄過時以圖閙熱門庭作無端之狀雖有智者力不能挽正是魔强法弱之際可歎可嗟豫禪人始叅雲門次見傅山再禮金粟自未稍頭來

入磬山相依三番寒暑抑已所叅老僧一一皆拈本分鉗鎚透脫從上知見不是尋常途泛之流而銜虛頭竊取名譽者也素願深山窮谷盤結草庵以待天緣接得一箇半箇而了生平繇是乞老僧法語用助其志云耳

示林玹琇侍者

旣爲大僧當行大事立志要高願力要深膽氣要大心行要細心行若細念念入微見到一念未生之前則不被境緣奪去而用麤心浮氣之所動作也膽氣若大始可擔荷潑天門戶他日普化羣品能以無畏說法也願力若深百千法門學而不厭縱遇諸魔障難於中不動毫端了了分明一一順受勇猛精進也立志若高則無速求見聞知解塞自悟門不到徹頭徹尾大休大歇田地決不肯應點時流埋沒自己也若四種成就豈是泛常小根小莖秖圖熱閙門庭不擕道力未充德業未辦見地不徹學問不廣背已逐物徒衒虛名而已哉琇侍者幼習儒已婚年十九捐妻徑造磬山禮老僧爲師祝髮受具抑已所叅古今因緣多有透露處莫不繇其夙因也雖然老僧愈不肯放過伊加其鞭策無他蓋欲爾成其大樹爲異日

人之所望也一日將紙跪于前求法語老僧信筆直書如斯忉怛未免見笑大方儻見不覺醜在

示天倪上座

達磨少林面壁曹溪獵隊潛藏待其時行則行而後播揚單傳之道非泛泛然也今之好爲人師者多韜光匿跡者少以致法門靡薄古風凋喪歎息空山良可哀矣茲天倪上座出自雲門久叅黃蘗凡海內知識無不請益十數年來隱居姑蘇不露爪牙不美唇舌不求名聞不涉外緣耽耽一頭陀行可爲眞正衲子每每造余室所扣機緣皆從上尊宿末後句老僧

擊開關要巳傾心吐服舒紙乞法語余固辭曰吾言之不足取信於天下不若無言也況上座如斯力行亦何待吾言取信耶天倪再拜曰某擩福薄敢爾妄求但有住山之志耳余故此示以見老成他日接納方來紹佛慧種實未可量也

示石林禪人

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方寸得了頭頭爾法法爾念念爾物物爾目前無有一絲毫間隔處若未了得處處法著物物有障念念有乖法法有執便有凡聖見便有愚智分便有迷有悟纖毫打不透皆被聲塵色相

上轉却了也石林禪人從法濟事老僧度夏過磬山一載工夫雖綿密不懈未能得大休歇乞法語策進若論此事要假他人著力則不濟事矣大丈夫須是一刀兩斷始得

示周侍者住大寂庵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古人恁麼道今人放過者多體解者亦不少周侍者隨老漢有年矣晨夕殷勤執勞幹辦事事皆善惟此一着獨未能了今離左右引徒住山當自卓立遵佛遺訓達祖源頭把巳所叅切切思之圓頂方袍豈是容易即此大寂場中見得徹放得下無邊佛事從此頓興可作一方領袖愼終如始不孤檀越之恩發明巳有不負師長之誨莫學流俗阿師一住院子徒爲受用虛消信施埋沒家珍也須是猛着精采竭力一番不然他時後日噬臍無限矣

示啓知庫

余衰年矣凡見學者誠心辦道忘身爲法愛如手足提其綱要發其器能只欲彼造道淵微深厚蓄養做箇本分衲僧他日支持法門不致寥落以是三十年來相見雖多可意者僅得一二豈非得人之難耶或

有見道靈利行門未確或有行門懇苦見道機遲終不能得中道之理所以法門靡靡愈薄殆不可救矣全賴老誠扶叢林之大體振末法之頹綱不可厭繁冗趨寂寞不可棄有爲墮偏枯方是端人正士之用心也努力努力

示蒿典座

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甚處來巖云百丈來山云百丈有何言句巖云有時示衆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云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巖無對山笑云爭奈目前生死

何巖云目前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
除汝今為典座必知其味不鹹不淡是什麼味若代
得一轉語言下即生死永斷如未透得直須做一番
死工夫始得不是依依稀稀當有當無鹹也不管淡
也不管只管亂做去打發得便罷老僧這裏決不輕
放過了悞汝以悞後人

示唐祈遠居士

本分一着不在外求求之轉遠信得及直下薦取不
容擬議所以古人云向上一着千聖不傳學者勞形
如猿捕影這裏如未委悉必須提取話頭如何是我

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行也提住也提坐也提臥也
提提得不提而自提疑情純熟囫地一聲徹見自家
本來面目到此之際方好來喫老僧痛棒

示方克駿居士

人處苦海中不發勇猛志斷不能出得生死流既知
有此事豈可悠悠緩縱偷生丸臨頭何有老少從他
至親骨肉不能挽囬空自躑足搥胸如斯看來當趂
此時色力强健決要話頭上討箇分曉打徹根源穩
穩當當那時來去自繇不妨慶快平生矣若工夫不
得綿密無他皆繇生死心不切故果生死心切則在

功名富貴之中不被功名富貴之所埋沒在人我是
非之際不被人我是非之所牢籠譬如摩尼寶珠落
於淤泥塵礫終不變色雖經塵劫本質光耀也只要
洗滌得乾乾淨淨無有一毫染汚處無有一毫虧損
處工夫撥到這裏不覺囫地一聲那時便識得自家
寶藏不從外來記取記取

示孫子和居士

寄跡儒業潛心般若非大根器則不能並行既有力
量入此門來提箇話頭則不管忙閙動靜處行住坐
臥時嘿嘿提撕提得這句話頭純熟十二時中不提

自提方纔話頭得力日深月久凝然湛寂連這話頭
無所着處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五蘊身心
純是一片疑情那時橫又橫不得竪又竪不得便是
好消息也切忌被他人惑打失了宜加勇猛難行要
行難忍要忍如是推將去驀然漆桶底脫爆地一聲
方是出頭處也今時有等魔家眷屬只要鼓弄人家
男女見人略具些些英氣便道是法器也有甚工夫
可做我有秘要令他即日可辦不怕作地獄業自賺
猶可更賺他人佛出世來救伊不得切須仔細自具
法眼正見圓明邪正自辨生死事大至祝至祝

示賢道人

賢者既爲生死事大實志修行看破身心虛幻不著浮榮眞爲難得須要先知大體然後發大智慧得大受用修證工夫不離日用在世出世無有一毫留滯始得且道如何是大體大體者乃自己妙明常住眞心卽心卽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卽佛佛卽心無有絲毫隔礙無有絲毫做作若有絲毫隔礙卽不見佛若有絲毫做作便是邪魔外道種子大道卽在目前十二時中頭頭上明物物上現不可棄本逐末背明投暗著相尋求求之轉失一切事務到來一一簡

點了了分明亦不可起厭煩心若有厭煩心起多一重魔障不能發大智慧得大自在受用也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只因衆生妄想攀緣處處執著故不能證得隨類受苦輪轉生死無有窮盡所以如來出世欲令衆生開佛知見識取自家本來面目非從外得若云外得卽是外道知見超凡入聖只在爾我一念之間廻光返照若得一念清淨卽根根塵塵清淨根根塵塵清淨卽一世界清淨一世界清淨卽諸世界清淨諸世界清淨卽無邊世界清淨無邊世界清淨卽不可說世界清淨不可說世界清淨就此清淨境界亦莫作清淨理會卽火宅安居便是極樂世界豈可分別是男是女作東作西便十二時中驅奴使婢接物應緣終日治家乃至穿衣喫飯無不清淨方纔佛法現前打成一片眞實受用爭奈時人日用不知埋沒家寶不得光明透露反欲向外求覓不知愈求愈遠眞可憐憫賢者既慕老僧皈依三寶須是一一從我教誨決不相賺切忌尋常生煩惱懼怕世事煩惱若生便落煩惱魔亦不可生懈怠若起懈怠心便落散亂魔亦不可落空見莽莽蕩蕩所以祖師云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我此法門從上佛祖遞相

傳授不是邪魔外道胡說亂說見神見鬼令人盲修瞎煉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已上說話因見賢者至誠相信不覺忉怛一一體究如親覿面祝祝

示如道人

今時學道人不肯體究本來面目只在門頭戶牖處承當日用境緣上爲是殊不知這日用底事須教明徹本體纔得相應若本體不明單取目前爲是者正認識神爲自己也既認識神爲自己生死之念何時得空苦樂之因何時得脫所以要究明本來面目穩當到無疑惑地始得且道如何是我本來面目也須

是你自肯休歇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親見一回然後漫漫甦醒將來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不了然無不自在得無諸礙自然頭頭爾法法爾不然都是承虛接響有什麽用處

示妙如道人

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則印住住則印破豈有實法累人耶所以教人持話頭叅禪發明人人本有之性不向外求亦不著六根門頭擂弄光影直須極盡今時如汝所言知知無所知覺覺無所覺直饒見到恁麽田地了得能覺能知尚未了了能覺能知在

到此須自徹悟始得不可怕落空怕落空一念卽是生死根本一總空却能所頓忘纖緣淨盡纔知三十六年原不曾生百年後原不曾滅生滅旣滅寂滅現前然後謾謾甦醒將來二六時中決不可放過這一着若放過這一著卽落在第二頭也又恐妄認識神爲自性昧其靈覺之眞體須當穩密行持念念正念事事眞誠了了常知湛湛圓寂方可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也雖然如是明眼人前休說夢話咄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二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三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法語

示山茨際徒

憧憧往返三千里一望渺茫隔江水不緣箇事肯孜孜叵作尋常辜負汝鍛鍊十成有八九摸着鼻孔打失口從教此際得優游他年以作獅子乳如牛有欄不分外如鶴有翼高飛快正邪勘驗眼已明賤買决不肯賤賣世衰道微竭力掙艮朋彼此挈發憤常懐佛祖底深恩必竟當與人徹困脚踏實地茅益頭懸

崖撒手稱英豪不圖名聞虛浩浩倣傚昔人棲鳥巢若逢箇中眞種草逼拶須持庫內刀斷却命根盡底掃直教言下頓然超坐斷千峰寒徹色騎出崑崙陶鑄物三玄三要驀然提照用不來只一奪從上宗乘非造次不是時流沒意肯把住咽喉吐得氣全機大用主中主

示箬庵問書記

問子當年未脫俗先受老僧箇茶毒截髮捐妻入武林端爲本分無私曲十八灘頭洗滌心一肩擔月歸荊谷秖緣毒氣種深來棒頭撥着笑亦哭屢年復受

老鉗鎚吐盡肝腸傾盡腹餓餐渴飲已自知鄭重藏
鋒於穆穆出頭天外看時人潔操清孤眞可掬不欲
泛泛混常流確志深山住茅屋他年起我臨濟宗殺
活縱橫開天目若人來問道如何笑指庭前幾莖竹

示澹禪人

一片白雲封谷口試問闍黎那裏走臨行舒紙要長
篇信筆墨揮三兩斗立志須過磬山老莫學瘦痩棲
蘆鳥仰覰昔日一宿翁頓悟無生孰不曉末後一句
把住關直待重來與你道果然是箇丈夫兒洞庭七
十二峰俱推倒方纔好浙直從君且漫遊休負他年

揷一莖草

示林玹琇徒省親

母在澄江江上住爲緣省覲出山去秋風飄飄秋水
淸幽鳥喃喃送離語丈夫不獨念劬勞要施十方普
法雨森羅萬象盡沾恩情與無情咸歡愉佛祖命脉
在汝躬葢天葢地僧中龍光呑日月開頂目他年必
樹臨濟宗不比尋常人碌碌一刀未斷猶纍纍賓中
有主從他穿過花柳巷中寂爾忘緣主中有賓自然
透脫殺活機權大用現前知離知微識得本際玄虛
達進達退把住道源總持魔强法弱在當世努力掀
播自家底玄中玄要中要拈來說與鄉隣道切莫輕
忽出家兒出家自有僧中寶汝親見得箇中圓白髮
也須剪却了臨行助汝一長篇滿門度盡方纔好

示普聞禪人

敲空作響絕奇音四海澄淸道普聞花發千峰添翠
色風傳萬戶和陽春情存半點難趨湊妄立纖毫未
是眞透脫見聞知解路豈認驢前馬後人咄工夫極
盡今時去今年不是舊年貧喝下翻身親轉得從今
不向外頭尋提得祖師心印地浩浩洪波作曉津

示誠侍者

本分衲僧家言行唯眞實一句虛頭語百年洗不徹
平生吐肝膽教人徹見骨開看松栢堅風霜雪愈嚴
爍破乾坤眼光明照大千提持祖師印只在一毫端
一毫端上現神通大地山河隨身轉走入藕絲孔裏
去囫地一聲無處躲翻身直上磬山來漫吃老僧這
大棒

示同雲禪人

咄哉眞面目直下親自見晝夜十二時如雷轟掣電
動止非動止能轉不轉若水也無力載舟却是善
識不可識識現亦非現現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而

吾無法雨施權示這方便

示徹禪人

徹頭徹尾性相不住觸着動着如大火聚點卽不到卽落躊躇秋蟲亂鳴無稽之語着着有源遮裏方許似鳥飛空全憑雙羽乘風而去行九萬里咄驀然一念便知歸識得吾家主中主

示音禪人

宗如山敎如海呑吐須敎心地快分明卓犖不須求坐斷乾坤得瀟灑上古家風歷歷然韶陽托出誰能解泥牛鬬入自無踪隱山說破今藹藹山非山海非

海撥轉機關無不在拈來便用自家底衣裏明珠奚勞丐光含萬象從本來着着現前了無礙

示德中禪人

德蘊于中內虛外隆無在不在自空合空宗乘踏破佛祖難和筆下風雷惟憑此箇參究工夫行住坐臥

示覺義禪人

要證自心覺了此義此義幽玄聲色難見色空聲寂無平不現密密綿綿打成一片

示宜禪人

一口吸盡西江流橫拈拄杖倒騎牛靈機駿駿無拘束放去收來得自由咄山青水綠四大部洲踏破歸兮滿面羞識得報恩親切句坐斷千差底路頭休休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智閒禪人

大智閒閒守之無端小智閒閒行之爲顛不行不守其用綿綿臨機無住方始得全本分一着休學磨磚打車打牛達性偏圓妙在其中玄之又玄法句無句如觀流泉道不可傳禪不可宣不負來意信筆成篇

示永泰禪人

萬仞崖頭翻身一擲踢破虛空再與你說

示河南心一禪人

不是河南便是河北這裏分明是眞面目

示無住禪人

一脚踏遍天涯步步何曾離家虛空跳得粉碎心地方始開花坐亦如然行亦不差擬議之間路更賒有人問你報恩老春來無事臥烟霞

示芥生禪人

不是心兮不是物撥得虛空眼睛突十方世界一疑團白日青天取風骨雲收霧捲不肯休定敎打破無生窟露出娘生面目來驀直之間咄咄咄

示雪航講主

嚴持戒律通達教乘頓悟心宗繼祖師燈若偏其一始終不稱普濟慈航隨根器應似水銀傾大小光瑩傑骨壯年須當徹證念爾遠來聊爾爲贈

示文節講主

昔年有箇亮座主一見馬師心自許忙忙辭衆入西山人去尋伊不知處百般經論拋那邊獅子遊行無伴侶文禪今日見老僧不識能效亮公舉嗟嗟時下門庭衰直須猛烈發慧炬照破魔宮令膽寒作得吾家中流柱

示紹講主

拋卻三乘十二分特扣禪宗要徹困脊梁硬着鼻下垂不肯泛常流俗混貴圖續焰祖師燈人不我知終不愠剔起眉毛向上看丈夫自有冲天憤伶俜辛苦數十年今日微知在方寸

示念恩上人

四恩能報方爲釋子直下分明不動唇齒言前薦得我不如你來索語言你不如我既然如是領取話頭參究本來以悟爲期十二時中勤勤若此囫地一聲偷心纔死再見老僧一鎚便是咄

示任還生居士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要把虛空踢出骨當人獨立萬層巔一念圓成似秋月風雲脚下任縱横俯視人間眞汨汨出頭天外看蹊誰麒麟不臥獅子窟問渠得箇甚端倪恩大難酬憑此力咄他年再入磬山窩奪卻君持手中笏

示心宇居士

魚驚釣而深藏鳥脫籠而高飛詎暇啜食那肯停枝潛修歲月化龍去鍛煉功至乘鵬歸休瞌睡莫遲疑眨上眉毛凡聖袪眨眼轉來春夢過遍身吐出黃金泥那時要問禪與道你自東兮我自西咄

示戒生居士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付與戒生須教提徹休將意解切忌妄說行住坐臥明明歷歷湛若太虛猶爲繫橛類之不齊擬之不截混入塵中是非不別打破疑團一生事畢

示定生居士

生從何來死從何往明明提去那許近傍不明提去猶且似誑提與不提磬山有棒歷歷孤明悟迷一樣寒至徹骨梅花自放

示慧生居士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箇中摸索無邊淵提來提去不知名踏破虛空露出骨藕絲繫住毘盧身獨脚何曾走得行囫地一聲親見得依然原是舊時人噢春風拂拂滿面生到此臨機活潑潑

解脫須教大解脫依稀放下莫將來箇中若有纖毫在生死關頭打不開

示五輯居士

萬緣放下了不可住於空提起話頭來不可着於有應須密密參只麼綿綿究迷妄要明眞認眞亦成臼

打破兩重關步步無前後一念絕中邊方悟本來有超然出世間不落瞿曇後

偈頌

和古德涅槃堂偈

身居清淨涅槃堂箇裏無私不可傷磨練慧根似鋒刃嚴持戒律若氷霜劈開刧積塵緣累截斷當時愛見忙凡聖頓超言下悟因循不覺自家妨

十方世界涅槃堂一念迷時又可傷那曉百年花上露安知萬事樹頭霜得閒且放片時靜何故無端逐日忙衣食隨緣休妄取饑寒兩字總無妨

鐵人來到涅槃堂不覺心酸也慘傷暖氣漸消寒徹骨親情絕倒冷如霜多生結習須當受半世功名空自忙說與道人宜早省莫教撒手被伊妨

三界茫茫眞可傷那知自性涅槃堂刹那一世鏡中像俄爾幾年眉上霜愛念未除終自苦情緣難盡爲他忙果然是箇奇男子趯破樊籠了不妨

生生死死涅槃堂一度投胎一度傷脫骨不知堆幾嶽遺悲何止萬層霜都將年少身心樂未解時衰手脚忙一息不來誰代你空嗟恩愛爲他妨

生死輪迴實可傷誰能預想涅槃堂貪嗔自縛蠶成

繭名利他求鵰帶霜善惡業因招苦樂陰陽報應始慌忙道人活計如何也看破空花便不妨

碌碌浮生可痛傷茫茫直至涅槃堂情迷空捉水中月業障頻添石上霜意馬馳緣誰肯覺心猿逐境自奔忙老僧終日閒閒地總使無常也不妨

病人噓嘆涅槃堂鐵打心腸必慘傷寂寂夜來空枕月惺惺明到一天霜良朋謾說誰知己親友提携各自忙最苦未曾開道眼都緣世務被伊妨

眼光落地涅槃堂素不交遊也感傷話到此間心冷水辭窮箇事骨寒霜未明心地空來去不達源頭甘

着忙苦勸學人須勇猛跳出塵勞總不妨
哀哀聲聽涅槃堂豈不尋思已分傷多少青年先眼
淚那堪老邁滿頭霜英雄難免無常苦明哲焉逃畢
世忙且喜野人稍得力定教來去不相妨

和古德居山

因僧問我西來意住箇深山那記年芟草得雲涼赤
脚擔茅蔽雨累雙肩閒來松下坐磐石渴就溪邊掬
瀑泉更有一般堪羨處都盧拈向未生前

和密雲師兄

剎剎塵塵是道場淫房酒肆不拘方頂門廓徹通天
眼帀地全彰見法王把住虛空當撲碎放行輪刦未
爲長堪嗟苦海無邊際任爾縱橫倒駕航
徹底掀翻到古盤超然物外悟心寬大千沙界一毫
現百億須彌箇裏含法法盡從伊建立頭頭原藉爾
爲端偶然點破於中事說與知音仔細看
學道須當徹骨窮寸絲不挂露家風但能對境忘人
我不假澄心當體空山色雨過添晚翠溪光霞接映
朝紅乾坤許我林間老不逐風塵西復東
不住陽兮不住陰了然如月照孤岑萬緣放下理先
覺一念無私道可尋行履直教非內外應酬休逐在

昇沉生平樂業何勞覓不昧原初一點心

誕日示諸子

哀年事事已無求嗟嘆光陰若水流苦楚如雲點空
霽歡娛似雁過滄洲籬邊黃菊經霜老巖畔青松滴
露秋誰道此生眞夢幻夢回蝴蝶笑莊周

因徒衆各呈其志示偈

棄却幽藍入市藍爲人徹困起沉酣棒頭那許伊形
巧喝下分明孰敢憨堪笑諸方陳舊話漫題短句破
空譚老僧今日揚家醜要繼先宗始不慚

諸子呈草拂示偈

蕤蕤之莖覆地陰拂拂之淸助老吟指東話西令人
驚橫拈倒用從吾心有時遇箇知音者拋擲相投付
與君咄而今暫把巖頭上垂釣烟波度幾春

閱三峰五宗原題寄

野人不識蔚山面遙聞哮吼如雷電拈出威音這箇
圈擲向人前誰得薦擬之如聞荼毒鼓觸着似犯太
阿劍頂門直透上重關超脫從前者臼窠

示授徒住山

獨宿孤峰辦道眞箇中着着要相親須明格外驢蹄
旨叅透玄關鼈鼻音奪境奪人全照用分賓分主達

權衡當陽直截單提印優鉢花開大地春
羨爾慇懃道念眞一番相見一番新竿頭進步心空
澗喝下知歸眼底淸入室光含千嶂月披衣影帶萬
峰雲機前這着能超脫果紹曹溪正法輪

示林皐豫仕淨雲

淨雲深處可安居就裏藏鋒得自如門戶潑開須接
納鉗錘鍛煉勘承虛宗乘了了啣涸汰已分明明任
卷舒不是尋常泛泛然客莫敎心意更躊躇

示直方禪人住靜

秋水澄澄秋月明孤峰獨去究宗乘楊岐一路能分

曉少室單傳自了音四喝直敎心領略三玄須是見
超羣臨行老漢無多語只爲闍黎識重輕

示聖淨禪人

行盡山山路轉窮漫隨黃葉上高峰白雲影裏尋蹤
跡端的誰知在箇中石磬不敲聲遍界無心觸處悟
圓通相承再叩宗乘事笑點桃花一樹紅

示太虛上人

一點靈光徹太虛森羅萬象總非殊念緣境起心空
現境自心生相卽如心境兩忘迷解盡法塵不立悟
還除堂堂大道無今古歷歷盤中自走珠

示際徒歸省

窮山一老叟抱病自忘憂賴有二三子因循過幾秋
此行端省覲母戀在優游江水片帆近免敎人倚樓

示琇徒掩關

虛空關不住天地本無門一把無鬚鎖深藏在玉林
半肩擔祖印雙足踏靈雲入出原無礙休言定幾春

懷琇侍者

吾懷琇侍者見道夙根深兩載巾瓶事三春木石心
頭頭自靈妙一一本天眞繼我誰爲後如斯得幾人

贈嚴長惺老居士

長坐惺惺地開開不二門溪山原一體眞幻本同心
觸處隨宜用當機有淺深若存玄妙見猶着眼中塵

次起明居士

卽此給孤園何勞建法筵五車靑滿載三要體無偏
夢幻虛堂寂眞如覺性圓曹溪淸正脈烏敢妄流傳

參禪四偈

參禪要透徹一毫不假力對境自無心忘緣體空寂
這箇話頭圓大千無孔隙擬議欲承當生死何了日
參禪不究竟都謂是心病根境未圓融色空徒自淨
開眼皆見魔順情咸背聖若非眞丈夫安能佩祖印

叅禪須真實究竟無可說叩巳下疑情一片心鐵石
真俗諦全超入我見頓息閒住空林中念念波羅蜜
叅禪明直指貴圖脫生死不許別思量豈容鑽故紙
舉步鐵蛇橫瞬目金獅嘷撒手萬仞崖方名出世士

示恒證禪人

孤負高流到此山電光影裏覩頹顏相逢本是無言
語莫道無言當等閒
箇中難得一知音肯向無聞聞處聞若是闍黎能聽
聽他年別立一乾坤

示深谷禪人

瞻風撥草學無生坐臥經行深谷林今日飄然杖藜
去六時須自要惺惺
放汝歸兮暫息肩過江風月半秋天有人問着叅禪
事笑指玄言在目前

示盡演靜主

踏破千峰巳罷叅蕭然一室養耆年了知宗教無餘
事收拾雙趺好住菴

示嬾牛靜主

雙徑寥寥十載餘松風幽鳥解相知金輪峰頂翻身
轉踏斷溪聲一雨飛

臥雲深處藏蹤跡水草咸餘懶外尋今古不傳此〻子
妙溈山端的是知音

示慈門座主

操宗演教正當時一雨普施平等慈踏得悠悠雙徑
斷方堪克紹作家兒

示徒範

一句話頭猶未徹草鞋踏破磬山前當機只許無開
口默默慇懃仔細叅

示徒本

父母未生前底事擬思量處隔千山直須搜破娘生

面超出如來第一關
抖擻精神做一番莫將心去放虛閒雖然這片舊田
地幾度行來幾度難
盡日閒閒無所求山中學道萬緣休偶然摸著撩天
鼻任爾縱橫得自由

示琇侍者芟染

昨日爲儒今日僧轉凡成聖不多能翻思昔日靈山
老也是其年得越城

示慧門禪人

嚴持戒律行門深更欲研窮巳分真搜到無形無相

處管敎大地盡陽春

示法源上人

法法從來有本源箇中無住亦無偏若能到得心空地始可隨流駕鐵船

示常愚上人

撥草瞻風自遠來雲山疊疊破莓苔老人這種平懷處分付闍黎仔細猜

示蒼碧上人

但能了得凡情事聖解何曾不現前這裏兩頭俱脫落青天喫棒始如然

示慈引居士

了知富貴若空花極樂原來是一家功德不拘隨處現塵塵刹刹布金沙

示西坡居士

身心清淨是真修萬別千差一念收願力直須深種得拈來事事總優游

示研觀居士

打掃心間無一物十方世界悟全空紅塵堆裏出隻手佛事門中處處隆

示唐所遠居士

撥到心空未肯休直須大用應機酬大千提掇掌中現好引踈風撼鐵牛

觸處隨宜須自看箇中那住一毫端從來不許偏空法着着分明在目前

道在尋常日用中脚頭步步踏高峰玄關擊碎無全鎖信手拈來處處通

跋涉溪山訪道真爲尋知識討分明若能一念廻光照法法頭頭本現成

秉受金剛志常持般若刀破疑無用力證果亦非遥夙乘悲願力外護得心堅看到忘緣處恒劫自如然

寄吳廸美居士

骨氣生來要正剛能行異路法中王太阿提起當頭截縱遇魔軍自肯降

此道原來不屬修證無修處出常流是真精進天然懶不是尋常按鼻牛

懺悔一門權是藥直須自信得良方業因夙積堆山嶽恰似雪消當太陽

根本直須親見徹了然無事箇中人看來都是依稀者切忌提防在現行

答子文居士

曾聞斷臂乞心安少室峰前雪染看無限風光留不
住野花流水正同歡
林間手植樹成行無影枝頭吐妙香幽鳥喃喃啼禿
舌也教喚醒客中忪
誰道壺中別有家擬思量處隔天涯頂門開眼明如
日可許空中著片花
示方克駿居士
此事無分忙與閒須教痛處轉加鞭一刀截斷塵緣
路當下無生生了然
箇裏分明本現成也須返照眼中睛咨焉識破娘生

面了了原無物可呈
本無蹤跡與人尋可比深山花裏春多見客來枝上
採誰知踏步又迷津
不生一念已空空托出須彌一箇峰會得韶陽親切
處磬山路路可相通
示顧孟河居士
幻影浮華總百年覺來都在剎那間誰能見惜春光
早花椰叢中自得閒
富貴榮華蝶夢空休教栩栩亂心宗紅塵堆裏能為
主蓋色騎聲便不同

于曾唯居士寫師像示偈
乾坤盡在筆端頭流出山河與不休一念回光能返
照大千沙界是浮漚
千山萬水出毫端頃刻揮成復自看濃淡烟雲是誰
力了知箇裏不曾安
情與無情一念中未嘗舉筆處先空森羅萬象掌中
物道在其間誰識儂
大丈夫兒豈自乖本來成現不安排等閒識得寰中
土不被紅塵裏活埋
示孫居士禮法華經

未禮之前薦得渠不勞更問古文殊蓮開劫外君能
悟火宅之中本自如
示醫士
靈山會上大醫王濟世全憑一箇方信手拈來都是
藥管教大地得清涼
示張道者　時師在病戒言
氣衰力弱不能言賴有維摩一默傳但得不隨聲色
轉自然相契老胡禪
示衆
月來相聚諸禪客幾箇心頭已悄然箇裏若存元字

脚依然埋沒在塵緣
話頭提得密綿綿只在忙閒動靜參囫地一聲親見
得大千沙界一毫端
巖畔烟霞老古錐吟風笑月幾人知寄懷託舌溪聲
遠說法那添眼上眉
三獸匆匆用渡河無分深淺出凡波高懸佛日當空
照也是徒勞雲影過

新正即事警衆

纔得新正幾日過流光倏忽莫蹉跎承虛接響終無
用悟徹根源好大哥

箇事相承不可踪擬思量處隔千差棒頭有眼明如
日若是眞金豈混沙
性本圓明莫妄求千差萬別箇中流聲前色後無餘
事空起許多閒念頭
萬仞崖頭撒手來虛空撲碎絕疑猜當場得箇知音
者可喜優曇一度開

春日

般若流光日日新上林花發刧前春枝頭黃鳥聲聲
喚爭奈時人未曉音
聲色堆頭刧外春桃紅柳綠逐時新道人獨坐明窓
下撥古窮今自賞音

客問師姓答偈

幾欲藏身無處藏心如頑石道如常君今要識山僧
面原是當年閔四郎

次本師送進關偈 附原偈

老衲於今不坐關既無住也幸無閒何曾進又何
曾出只在尋常天地閒
了知此際不容關物外無心到處閒心境廓然原不
二也歸無念刹那閒
有生有滅隔重關無滅無生當處閒是誰生也是誰

滅也歸無念刹那閒
突與一念是重關放下之時便等閒起滅不停誰滅
滅也歸無念刹那閒
徹見虛空無閉關身心萬物自常閒從他出也從他
入也歸無念刹那閒
一重撥去一重關弗若摩尼本自閒應物現形原不
動也歸無念刹那閒
老漢從來把住關不容擬議落忙閒也知就裏瑩心
切總歸無念刹那閒

拈陽明先生良知偈

良知即是獨知時知得知時知已知般若無知知遍
界風清月白更由誰
風清月白更由誰遍界靈知無別知觸目湛然無可
說休認惺惺是有爲

次達觀大師夜行偈

星夜經行時前後步互起前步若至地後步不能
起後步若至地前步亦不起前後不至地乃能起
不已即此諦觀之足何嘗至地足既不至地空木
亦可履空木既可履神通詎不具
月下間經行步步須自起前步不至地後步不得起

後步若止地前步亦不起前後不住地乃能步不已
吾以是觀之足何嘗住地足既不住地空木履無履
空木履無履神通箇箇具

和憨大師居山偈

自笑山中人懶散奚爲趣閒時兩頓粥困來一覺睡
細草作蒲團碎衲爲蓋被忘嶺東魯書不識西來意
三界空中花一真眼裏翳離却聖凡情脫略前後際
如雲過長空縱橫了無事得失不關心悟迷那能滯
有爲即無爲無榮亦無累去住任優悠死生不二義
打破這重關纔獲居山計

答許九環居士偈

君如毘耶叟說法獅子吼富貴了空花功名若墮缶
兩兩不成雙三三一如九吾豈真文殊良緣亦非偶
道本出常情德業持來久言言見諦真字字不失守
欲步步不前聊賡韻以後推開不二門擊斷綱宗紐
只用一默心杜絕羣英口想依願力來一見如故友
不弄雲峰蛇不喚子胡狗握手逍遙遊漫看溪山丕
踏斷古路頭已出這窠臼臥病一室中機用恁唧嚁
命徒問疾來香飯曾借否
嘗聞象王鳴驚起泥牛吼狠忙撲帝鐘抛出破沙缶

玄機落落來兼帶如如九萬化繇端倪混沌變奇偶
物類咸幻然天地曷長久道即心目間德越離微守
無形本無影有前始有後居士識綱宗老漢揭領紐
浩浩風雷舌滔滔河海口一方已自得千古成良友
别脫賴金僊俯視憨芻狗嗟嗟逐風塵碌碌如雲丕
已踏徹底源掀翻聖凡臼欽哉洞然明箇真唧嚁
篝燈誦瑤篇聊酬誰可否

雲巖偈

龍池一片雲化作巉巖石獨立萬層巔令人有奇絕
幾欲飛去來清風笑無蹤月出湖波光天連山影碧

其間学道人逍遥定中出玄言霄頌珉光陰宜自惜
曾登彼岸來濁界頓超逆莫作雲巖看半由可一息

答顧九疇太史色空四偈

捏碎太虛空萬象絶行蹤靈明這一點火焰飛大鵬
眼聽聲最好耳觀色自皎一念絶思量誰拙復誰巧
色不自色色空不自空空乾坤一隻眼那辯是蛇龍
月色和雲白松風帶露寒法空無背面仔細好生觀

和青松禪師栽松偈

帶雪以栽培春來長青草何年得乘陰我老他不老

聞驢鳴偈

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

和汪居士拽石偈

幾劫遺來一怪石用盡樞那娘生力掀翻擲向無何
鄉纔得方圓平坦直寬寬漫漫任雲遊卓卓巍巍正
基得堅善財參處即此境樓閣門開見彌勒

隨喜放生偈

諸佛本是衆生性衆生即是諸佛體佛種從緣性即
空生縁迷悟體無止故說三堅無爲法修持定慧戒
爲始衆生能持未能持當隨放生利益喜如人欲行
千萬里須從一步而起趾衆生相狀各不同護生之

心心無二痛癢與我一般知寧不哀憐方便彼不息
貪嗔異類生一念慈悲眞佛子無邊蠢動悉含靈秖
因活巳令他死安忍欺靈損彼身滋我無明幻口體
幻體浮脆誰得堅百年歡樂電光耳生死無常瞬息
間前路昇沉難保巳改頭換面一迷心誰識我兮誰
識你推巳臨崖畏死心及物窮源安肯弛竊念多生
父母親苦惱綣戀輪廻裏出沒水陸空行中萬死萬
生爲停止復念化身菩薩衆智能抜類相救濟寂然
無苦無樂中現乎有苦有樂事凡夫五眼未圓明不
覺那窺聖凡體解達性本具天眞了然生佛無彼此
頭頭返照平等觀物物一眞法界耳須知一期果報
完是因是果無差爾雲巖破衲修道人揮毫所書語
如是

山中四威儀偈

山中行杖頭觸處凍雲深鉄鞋踏破千峰頂不用回
頭戀巢嶆
山中住幾番寒暑侵不去風光自足四時天著意尋
他無覓處
山中坐幾度白雲空自過孤燈圓月照松房覺了死
生之事大

山中臥經年縮脚嚴龕破夢裏常懷法濟人覺後依
然貪懶惰

和真淨老人雲居頌

絕頂雲居北斗齊雲庵老漢最先提凡情莫測大機
用纔露鋒芒已涉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出頭天外始應提道人活計原無
著好似靑蓮出水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虛空突出露全提翠峰疊疊高低
應無限人□杖帶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電光影裏以持提明超日月乾坤

淨擬議將來三尺泥

絕頂雲居北斗齊幾人到此箇中提雲收霧捲天空
闊開眼緣何脚踏泥

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水雲渺渺亂聲哮落落尋蹤路更遥晝夜風霜不知
處恐伊相犯別家苗 未牧

纔獲繩頭把鼻穿謾將痛處更加鞭也知鄉井迢迢
遠拔轉頭來着力牽 初調

不從他性遠驅馳寸步提持漫漫隨幾度黑風吹瀑
雨通身泥水總忘疲 受制

驀地忘機自轉頭悄然性氣已調柔山中水草了知
足不用遲疑在外留 迴首

閒放林間與水邊橫騎短笛任悠然歸來一帶烟霞
晚瀟灑歌謠不假牽 馴伏

出入無欄心自如擬思量處更猶拘滿懷風月人牛
穩鞭索俱忘樂有餘 無礙

野岸溪灣花柳中一環山水翠林茸逍遥快活無求
也輭草爲氈睡興濃 任運

撥到忘懷混沌中千山一色絕相同風光不覺人牛
處任運騰騰西復東 相忘

不須收放得安閒脫略尋常顧盼間散步謾歸明月
下踏翻從上兩重關 獨照

人牛處處覓無蹤新月孤懸萬象空借問歸源端的
旨枯椿春到綠茸茸 雙泯

本來面目頌

這箇本來面大千隨處見疑擬欲承當太虛生閃電
追之不得停挽之以何轉逍遥出世間世間惟此善
問渠渠不知咄渠渠又現堪笑捉影人豈識伊眞面

雲巖老頭陀笑指箇方便

僧請爲潙山有句無句頌

狼狽相扶走始成舌頭無骨最相親乾坤不獲三光照有眼人人暗裏行暗裏行涉途程可憐無據奴郎者轉使溈山笑更新

因衆呈頌不愜復示

一箭雙鵰得得新分明全露法王身尋言逐句支離者依約雲山贊賞音漫賞音獨沉吟一一鍼錐須徹骨箇裏原無半點塵咄

又頌

綱宗總握句無偏着着分明已現前箇裏豈容聲色轉鑽研不到更加鞭灼然一笑傳千古幸有知音隻眼觀撥轉機關全體露大千沙界掌中看

趙州八十罷叅頌

疎逸無拘超出羣天涯踏遍若風雲舉頭天外誰知已收拾雙趺懶去尋懶去尋到家原不涉途程溪聲山色依然舊輪劫何曾有二人

洞山與密師伯訪龍山頌

隱隱雲山知幾重無心黃葉出溪東沿流直上尋蹤跡響答如雷應谷空賓主機關總奇絕乾坤坐斷更藏鋒住菴臨訪皆堪羨留與人間作範宗

閱楚石禪師魚籃觀音贊籃不見魚通身是眼眼若有見如魚隔籃見不見離開并聞滅善哉

大士常現娑婆頌云

眼在見中耳在聞中途得此旨當下心空聞見不二處處皆宗

法被頌

當機一着那許摸索信手拈來笊籬木杓咄眼目定動是猶遲萬里天邊飛一鴉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三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四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歌

茅菴歌

茅菴清淨若秋水滿目紅塵到此洗回光返照百劫消凝議之間隔萬里洞山昔日過溪流一脚分明踏到底四壁蕭然綠竹陰草榻蘧蒢揮玉麈風飄飄兮天花落砌雲幢幢兮梵供香廚側耳聆兮泉流石響擡眸盼兮月映松輝閒適與漫登巔一日千峰掌握間逍望翠微煙起處不知人住幾多番自揣看吾何為不學盤山打筋斗且喜懶瓚之風規召到鑪前煨紫芋懶收寒涕只堆堆又羨寒山子寥寥忘却來時處斜陽巖畔口喃喃嗟歎時人不知始如猿捉影兮何日偷心死且安林下度幾年不願人間殊勝事從他碌碌兮奔南走北何時止一日閒兮一日新不知誰是箇知音鳥啼花落驚回夢又見空山放白雲靜悄悄漫惺惺一鑁生涯幾十春寒則穿衣饑則食不須向外去追尋黃頭碧眼難瞞我任彼狐疑責性靈

牧牛歌

曠劫從來未嘗失緣思水草千山躑躅伊不見入雲深始探林巒覓蹤跡披襟急急過山巔獨步悠然夕陽歇時登峰頂受風霜夜半明星天共徹寥寥兮每警策總有黃金難買得純純這箇黑牛兒莫逐尋常販鞭客想形容真本色生來不受人拘執驀地相逢獲着伊牢把繩頭手中繫或時騎或時牽拍蚤愛惜心如醉調得純兮放索頭耕徧田園不離位不離位有時吾倦却忘懷渠亦無心趁行樂五雲陣陣過長空暗暗人牛皆自在皆自在呼喚從教相應快逍遙無礙更無求明月清風知梗概天荒地亂絕無變試問牛兒有何賴有何賴踢破未生前大塊歸兮歸兮歸便休茅屋山家雲靉靆

了道歌

了了了時無可了箇中豈用尋他討夜來風捲殘雲月印千溪明皓皓明皓皓休草草小中現大大中小此道何曾有定名觸着方知了無了應機宜無煩惱句裏分明義了了若還滯義復承言箇裏依然了未了大丈夫氣浩浩自有衣中無價寶尋常用處不思議莫向途中打之遶境中了智中了境智雙忘作麼了若將一箇囫圇吞須彌山子誰推倒行亦了坐亦了語默動靜都要了了得頭頭本是空未是吾家

眞種草這邊了那邊了古路條條靜悄悄風吹石臼演摩訶槃奴自牯却知道覺巳了夢巳了一念之中有分曉本無一法可當情泥牛背上斷花鳥事亦了理亦了權實並行方纔好拈來那用涉思惟獅子搏兒不露爪宗亦了教亦了殺活縱橫誰敢道一條白棒活如龍銅頭鐵額俱打倒來也了去也了雁過長空天色皎老胡留隻破皮鞋園林花發知多少我也了你也了佛魔到此一齊掃於中淨盡絕無餘燈籠露柱知音少不了了了亦了了無所了一切了只麽隨緣自在行乾坤坐斷無邊表

十二時歌

金烏趕玉兎催百年光景剎那之野人兀兀蒲團坐虛度閻浮十二時半夜子團團一箇虛空爾靈然無覺絕無聞百刼千生偷心死鷄鳴丑翻身下榻慣擡首課誦沉年無絕聲如是之經轉乎否平旦寅眼空無我亦無人大千沙界渾無事若道無心早有心日出卯天上人間無價寶紅光照耀東山頭萬戶千門熱閙閙食時辰松間溪畔信口吟提掇祖師心地印屈指當今有幾人禺中巳布袋憨憨常化市街頭村後等箇人來者何曾是相識日中午飯罷水邊洗鉢

無撥草瞻風雲衲子試問奔波何所圖日昳未室中一物胡所寄拈起尋常老竹篦無論佛魔咸打去晡時申無位眞人那受塵露柱燈籠開笑傲佛殿山門忽作嗔日入酉石虎西山怪哮吼鐵牛驚入瘞幽林笑破虛空半張口黃昏戌箇點將來懸自隔衣線下事竟何如多年曾作他鄉客人定亥赤體條條取性快被衲蒙頭伸脚眠無憂無慮無思解這箇日日秖如此一念萬年終不改從他滄海變桑田行住坐臥雲自在

警策浮生歌

嗟歎浮生虛夢幻閃爍光陰剎那辦功名富貴空中花生死老病眞大患人間縱有百年生逐日歡娛都有限迷中迷戀中戀只道榮華無改變誰知箇裏不容情一息不來去如電好作業不行善招因帶果直如線所作所爲雖自瞞陰陽那管神機算如影隨形定短長靈臺一點是公案三界昇沉實苦輪總在尋常心一片君不見田中種稻還得穀麥裏何曾不出麵須知報應決無差得失從吾須自薦既知浮世爲無常豈逐境緣聲色轉眼光落地巳茫茫臨渴掘井徒何幹現行日用要自推莫待閻老從頭判若不迷

頭認影爲翻身卽到菩提岸回光返照回地聲當取自家本來面逍遥自在出塵居無拘無束無羈絆大丈夫兒這麼行達得浮生了虛幻了虛幻有何羨靈山化導釋迦尊王位俱拋苦修鍊人天四衆得瞻依羊鹿牛車示方便今日皈投急早修像季也稱眞法眷出家兒莫辭倦行門眞實要須辦因果分明罪福招不遵佛律入地獄如箭

無生歌

無生歌無生歌我唱無生生更多三界茫茫何日了四生六道混婆婆這裏出那裏沒出沒於中無所脫回頭踏著這些兒都盧抗向無生國莫蹉跎趁色力拙定鼻頭不可忽工夫到得熟處生相近無生好消息好消息寥寥獨坐無人識箇中若未達無生便把無生作空豁十八空門空不空空空空到無邊闕驀地翻身識得渠打失鼻孔眼睛突森羅萬象笑咍咍千兩黃金難易得語默動靜合無生柳巷花街心似石勘時人不果決依依稀稀未眞實談玄說妙當無生箇裏何曾親見徹衲僧家且罕得立向人前要眞說言言見諦了無生劈面臨機如霹靂莫將此語當尋常不是途中泛言容無生路上不思議直入條條

是空刦生死牢關劄地開曇花朶朶明如日般若刀金剛劒無明積劫劃然斷悟得無生徹底空天魔外道一齊勘靈雲昔日見桃花都道當年是作家無生曲調應難和幸有玄沙語不跷長慶老非等閒坐破蒲團七箇難捲起簾來見天下纔覺無生滿世間世人因甚不能了逐色隨聲空懊惱拈來法法是無生當取頭頭不相擾無生歌無生歌唱得吾今沒奈何依然收拾跏趺也閒看青山雲去雲來陣陣過

休休歌

休休休老邁無心向外遊自從住箇尖頭屋千丈巖前擲釣鉤動亦休靜亦休四威儀內安然休本來逍遥無拘束瀟灑林間已白頭名也休利也休於中了了是眞休若還一點不了得負墮他年作馬牛玄也休妙也休目覩雲霄有甚愁三世諸佛口挂壁六代祖師難出頭有時盤礴危巒石上兮寥寥對坐千峰月有時放浪曲徑溪邊兮聲聲影落一天秋今亦休古亦休百劫千生難逢此際之優游得亦休失亦休片時少刻忘懷箇裏之玄猷休兮休兮吾何休風傳四海知音者學我懶漢之休休無端撞入山阿裏也將名字挂林丘你也休我也休休到何年始是休大

家識得休休訣拍手歸兮不用休

示春米歌

有米無人舂無飯有人喫這裏着心有誰不是賢哲盧老當年脫俗來作佛原無南北別輸他一片至誠心便登祖位超階級嘆時人都可惜學道行門少眞實箇箇要縱身心悶不知失却於放逸福慧雙修聖即齊單執半邊便偏一況一不修總自無他年碌碌牛馬驛急須勘莫埋沒行慧二門切須徹若然一點不存心佛也無能爲爾畢上三下三道歷然都由一念之躑躅莫恃頑皮撻不來光陰迅速如電疾已蹉跎舂近日米又回芽分外折不思施主施來心且要人人二時噎嗟法門痛徹骨幾番意欲建法幢自攜福輕言佛出若此些需尚不行教我如何不啾唧衆中有箇發心人免得老僧苦据拮執事人未明白怕去求人要用物不知物事自何來恰孫都在夢中宅一朝覺得大家看聚頭喧喧有散日生死浹浹妹不知老僧今日分明說

詩

山居三十首

自入空山無異緣兩忘喧寂始惺然石泉落澗離絃曲竹影翻堦得句玄蓬戶半開雲霧鎖蒲龕細起篆煙連休云此際淸虛境更覓西來鼻祖禪

四顧青巒列畫屏兩溪碧水絕紅塵白雲堆裏半間屋綠樹叢中一箇僧寂寂孤明天際月堂堂大道佛傳心誰能到此忘賓主信手拈來付與君

一箇蒲團心境閒千峰環繞薜蘿間風搖花落鋪如錦月上林梢色逾藍盡日看山雲逸逸長時倚樹鳥喈喈現成公案無能會更向諸方乞指南

道人得趣在山林結箇茅菴遠市塵兀兀斷煙敲石火淵流無水鑿池氷懶看竹節知形瘦閒倚松根覺老使無限風光留不住世間能有幾知音

山中活計最天然受用年來得自便筧竹水流砂礶底燒柴風送火爐邊石牀寂寂閒雲伴松逕幽幽孤月還道在目前無別法不勞彈指透玄關

狂心頓歇便居山放曠幽情泉石間嶺挂白雲啼鳥破溪流黃葉道人還窮源休住三空法把本忘祭一字關豈敢磨甎成鏡子天池止水照空顏

此事天眞克浪修饑餐渴飲睡來鼾造中狂鹿追陽燄悟後羚羊挂角幽爛嚼二時無米飯亂披四季碎雲裘自憐計拙能疎懶閒卧松陰枕石頭

白髮頭陀隱翠微晚年無力下山蹊杖藜懶探清溪
碧欹枕橫眠皓月輝見鹿失羣思石老騎牛逐隊憶
泉師慇懃寄語叅玄士好到林間度歲時
生平偏愛住深山古路松門竟不關心若寒灰機見
少身如枯木世緣刪孤吟拂石清風起長坐臨溪白
日閒法法本空誰是道隱几忘我笑開顏
山房竹寄鎖寒煙寂寞幽棲境自偏鴈嶺夕陽籠翠
條龍潭夜月照青蓮疎鐘響落林垌外清磬聲傳嶽
麓邊莫道箇中消息斷拈來物物自天然
此事分明不用疑目前無物坦然夷鴉烏鵲白非容

染柳綠桃紅豈屬移山褁雲陰間鮮睡水和風響吐
新詩西來大意門門透從此難教心外馳
萬竿修竹隱茆茨飲啄隨緣度歲時靜悟更須重放
下超玄總不涉離微經行漫破蒼苔徑說法長臨碧
玉池豈羨聲光流濁世空山閒笑自忘機
生來不解迎賓客坐卧青山意坦平世外了無塵俗
事林間那有利名情虛堂寂寂寒雲鎖空谷寥寥皓
月明無事界中能作主有為境上是何人
山水相宜便結菴夙緣分定莫生貪逃從不覺千般
礙悟自回光萬種含啼樹綠猿青嶂裏泛沙白鷺碧

溪南真機活潑吾無隱也要分明仔細叅
薜蘿空掩徑蕭蕭閒倚荊扉賞寂寥雨過萬山添翠
色雲開千嶂露丹霄枯榮不論隨他去禍福須知任
爾招抱朴守愚林下住翻思顏子樂簞瓢
天然妙性本來真詭謂心生妄有身五蘊解空知幻
像六根清淨了緣塵窓前翠竹搖虛影檻外黃花笑
轉新悞入雲深不知處幾多幽鳥亂啼春
道本無私天地間不須林外叩玄關鶯啼燕語傳消
息柳綠花紅諳指南劍去刻舟迷落處羊亡岐路見
多般野僧何故閑饒舌秖要諸人當下安

紅塵飛不到松房秖許閒雲伴寂場粥飯罷來無雜
念暑寒煎遍幾多光依蒲几坐香微縷就案看經月
滿窓活計盡從時變化肯將身逐世途忙
懶散頭陀久住山柴門終日未嘗關啣花白鹿嘗來
擾偷菓黃猿去復還憎愛兩忘無取捨貪嗔俱泯得
消閒了知此道超言象不把工夫向外攀
榮華終是有蕭條住箇深山伴寂寥名利要從清處
絕是非都向靜中消巖花簇簇如鋪錦澗水潺潺不
斷潮寄語未休林外客馳求心歇定今朝
青茅新蓋兩間房山色全收小碧窓到者竟忘賓主

話住來無事暑寒怯雲生曉谷成千態月到中峰印
十方箇裏本無元字脚分心分境錯商量
開開窓戶笑春風幾樹花敷白間紅月落枝頭翻玉
蝶每憐香蘂睡樵蜂怯怯徒爲人奔逐汲汲貪求已
分空無事倚欄吟半倚相看都在寂寥中
雲捲秋空月到庭開窓遥望萬山青林巒靄靄烟籠
樹谷岫依依翠點屏境智了然常寂寂塵緣空處愈
惺惺須知此際無偏黨長夜蕭然不掩扃
小搆茅廬在碧岑參參四顧孰爲隣平生安分成無
用半世隨緣不外尋就石看經窓滿月依蒲剪衲坐

連雲自憐住得山深絕那有漁人來問津
林居尤勝在陽春萬木榮榮得自欣繡谷風生香撲
鼻蘭溪水足味甘唇庵前庵後鈴聲好雲去雲來山
色新總是一般誰造化箇中唯許道爲真
詩與年來闕一邊偶逢新霽得長篇硯塵有墨剛纔
洗筆禿無毫寫不聯山色潤濛青更碧溪光泛濶綠
逾鮮涼生殿角微風裏好聽南薰第幾絃
捫懷無事得寒暄直到忘機話始圓獨坐柴牀清夢
遠深居茅屋片心寬矮窓疎竹啼幽鳥修逕蒼松徹
夜蟬招隱有誰償舊約好和雲水作閒看

孤岑寂寂秋光冷寒夜蕭蕭木葉飄案上幾經未曾
了巖前明月不須招竹窓晝夢松風破石砌長流花
雨漂雲出又歸還件我當軒幾片挂林梢
山自長青水自流幾人到此却忘憂容懷擊竹有聲
在不見觀桃悟由夜聽猿聲啼嶺上秋聞蟲語唧
林丘踈鐘聲落晴雲外未免驚他熟睡休
老住深山雪滿頭頻頻思故舊最堪憐隨聲逐隊何時
了棄本馳緣不自慚刧石尚消磨歲月幻軀誰復計
千年空林松菊依然在雲水歸來好息肩

鄽居十首

懶散頭陀寓市鄽老年無力鑁頭邊擎歸一鉢千家
滿著破三衣百結穿花柳巷中全梵律管絃樓上漏
真詮尋常這種難瞞處未衆分明在目前
居在塵中不見塵頭頭觸處最相親天涯有水皆涵
月大地無花不帶春納履忽惺樓子曲擲刀指出案
頭精市場也有真消息何必深山問遠津
了得凡心不假禪逍遙塵市任隨緣蕭閒放下街頭
坐靜板携來到處間三界本空諸子著一真纔動四
生全西來莫問吾何旨鼓角城樓夜月圓
心閒無事得鄽棲應物明明不我欺傷舍笙歌歡滿

地隣園花柳樂無私了知白髮隨時變肯惜朱顏逐
世移雲月是同山市別幾人到此不曾迷
破衲鶉居混世塵不圖利養豈圖名沿街漫步隨流
語閉戶尋他逐隊行想見憨翁携布袋惟憐普老振
金鈴野人無遮閒家具浩浩場中劫外春
乾坤何處不堪居豈特深山是故廬垂手入鄽忘管
帶回頭到岸却無拘千樓夜月憐歌舞萬井風塵笑
馬驢會得箇中消息子無邊刹境自如如
我本山林野外人偶來塵市寄閒身居無錐地隨緣
度耕有心田遠世情衣破難藏珠裏色鞋穿露出脚

頭春來風昨夜堆堆笑笑我年來徹骨貧
年老心閒到處家市鄽端坐沒生涯忙看碌碌如燈
馬靜鑑明明似鏡花箇裏本無分好醜此中曾不着
纖瑕何緣昔日靈山老火宅須教用鹿車
莫道閒居在市朝古來大隱作清標曾聞龍女獻珠
事不見屠兒放下刀成佛直教心地穩天真豈假涉
途勞古來聖世能堪愛造業場中轉寂寥
於中了了事無侵且在塵勞作故林心境兩忘空有
我聖凡不立道縣人春和鶯破綠楊陌秋冷蟬高碧
樹陰休道遠山眞樂靜市鄽中亦有餘音

龍池絕頂

翠壁崔嵬勢插天萬峰迴合在中間倚枯藤縛凌虛
閣客坐雲埋崎磴闌碧水池深龍臥穩蒼苔石老虎
生斑馬憐源祖棲禪處今日無人更作關

龍池次韻

荒寺幽棲草徑賒林深日暮集歸鴉松窓半掩寒雲
淨石澗長流明月斜雨過亂山添遠翠風行空谷落
殘花夜來何處狂遊客喫盡壺中七盞茶

娑羅樹　雷取樹心爲殿梁

挺秀娑羅列殿臺不知誰作主人栽花含白玉香浮

界葉吐青雲蔭遍垓無我空心心作棟有情下種植
成材宗風自在枝頭意幽鳥聲聲喚汝來

善卷寺

探徧煙霞第一林風傳鐘磬隔峰聽山傍幽洞天開
跡徑覆喬松道者心玉帶小橋流碧水瓊臺古殿掛
青雲斷碑遺記三生建千古令人感慨深

小庵

自拈拄杖脚頭寬信步閒登小庵巒獨寐高懸方榻
淨清光返照矮窓寒溪邊白石堪題句巖畔青松可
供餐春去不知花柳意主人猶倚碧蘿欄

金粟訪容雲師兄

為訪同參泛小舟不辭迢遞浙中遊連朝風雨飄帆重每日烟波帶櫓愁寂寂雲山回首遠悠悠海月展眉秋相逢一笑知音少留與人間作話頭

寄吳興則居士

與君此道得相知儞裏全無半點欺面隔雲山心一片情通流水意無私曹溪風月留青眼荊谷文章有白眉堪笑世間無限事幾多相信幾多疑

次吳廸美居士

卓錫烟巒小搆新草龕風雪度殘春剃鋤漫把開荒徑短拂閒拈憶故人雲出遠空山畫展水流深洞石嶙峋知君欲究真消息百尺竿頭進步頻

薜蘿門掩靜蕭蕭獨坐巖房伴寂寥苔徑從君仙鳥破荒臺愧我木林飄龍宮直入無遮障鷲嶺須登豈憚遙他日乘雲返幽谷漫携竹杖嶺頭招

懷濬如荄居士

野人卓錫白雲深荒徑蕭條古木陰增想遠山秋信晚長懷幽谷夕陽沉高才木脫雞窓苦拙衲難成鹿苑心天外忽聞飛鶴唳也疑乘興下空林

寄楓隱居士

分袂俄經一載餘支離病骨瘦形軀幾番擬欲過蘭墅未敢輕教下草廬溽暑豈無秋水興（秋水菴名）薰風想見翠軒娛相看只在山南北不得盤桓附寸書

懷子文居士訪道

殘燈香盡漏聲沉兀坐蕭蕭對碧岑萬戶當天明有月幾人學道了無心清光遠照山如畫白水長流澗似琴感慨參玄岐路者徒勞向外去追尋

次霍玉環居士

荒寺蕭蕭苔蘚封何期每每叩心宗休疑巖石非為虎笑指蒼松似活龍雲水五湖憑一鉢煙霞四海聽剩鐘龐公徧插林泉處幾箇知音繼此蹤

贈金豈凡方伯

此道寥寥孰肯修幾人到此不凝眸養高心自得閒靜見重身游正路頭抱子弄孫無可累觀山翫水有何留聊為應世勤王事意在烟霞龐老儔

贈駱仲如孝廉

觸破湖南幾片雲不辭迢遞越嶙峋溪聲遠頌淨名德山色幽藏野老身荒寺秋煙俱寂寞藍輿晴澗獨殷勤相逢坐語薰風外明月光含徧界新

贈沈伯慶叔芳兩居士

看破塵煩始學禪一肩擔荷可爲全風霜半世功名事山水緣來佛道緣曾讀五車心廣大嘗聞三要理無偏毗耶丈室今猶在不二門開見性天

寄蹟儒冠了世緣滿懷風月照林泉偏參巳羨龐公蘊操守應超楊大年父母未生前薦得乾坤獨露箇中玄居塵不涉塵緣事閒坐幽軒心境圓

吳九敘居士再參金谷

自嗟老邁出荆扉也曉流光照晩暉不意遠尋金谷裏誰知獨泛雪溪西相看儘有英靈者未肯全超世外機此道寥寥君諦信他時終不是依稀

湖驅杳杳遠相臨不畏風波見道心別後轉思連夜月閒來還憶片時吟經寒輪與垂庭栢論序誰驚過牖駒人世稀逢幾回笑留題行樂在空林

次唐祈遠居士

此道知君識重輕箇中終不負虛名身居塵世心無染意絕諸緣善有聲擇法眼高千嶂外探玄玉步萬方傾夙秉願力爲牆塹扶振頹綱化有情

擬寒山十首

懶散羨山居忘緣境自如雲鋤半畝芋月誦兩行書臨訪非塵士閒歌有翠鴝春秋雖不涉梅放一年除

適得山居趣蹉跎不計春常逢採薪老那遇慕玄人伐木天空闊開池水面深長歌驚萬壑笑憶逐風塵

曲徑無人掃蕭然太古間蹊無車馬跡門聽樹禽還松下翻經義臺前起石斑偶然吟半偈花落在雲巖

達道娛無心塵囂竟莫侵披雲石上坐待月澗邊吟仰看青山老秋多黃葉深不知浮世幻誰肯向空林

浮生不滿百枉作千年計昧巳用奸心陵人動豪氣且看樹頭霜轉眼葉如醉忽地秋風來飄散塵埃墜

偏愛吾廬好寥寥無所求草豐常睡鹿波靜不驚鷗漫步乘風息徐歌待月流山前一怪石相對兩忘憂

自在白雲間晴空見遠山論交常屈指脫俗巳蒼顏白髮誰能染青山我自閒浮生縱滿百歸去把空拳

修行不得力每與境相敵誰知境即心反起心分別心境本來空如水印明月月出自無遮萬象皆照徹

生平無所學秖好住幽谷不圖世人知惟與麋鹿逐雲來伴我閒月到照我宿猷猷一頭陀任他榮與辱

一笑轉幽閒空生誰住山眉開青嶂鎖眼淨碧溪瀾見月應忘指尋頭昧本顏纔思親切處猶隔幾重關

登東臺

曳杖轉幽林登臺望海吟一圍青嶂合五頂白雲深

坐久渾忘世情高若有心孤危常寂處大籟絕無音

龍池秋日

淡雲橫谷口寒色滿山中碧沼凝秋水踈林度曉鐘草衰雙眼白木落一心空事事渾無著瀟然一老翁

贈聞初兄歸里

適得單傳事翩然破暑歸湖光開道眼山色振清規即色元非相真空達有為纔聞獅了吼漫作象王威

詠雲

空山多幻變白練化寒秋吞吐千峰碧氤氳萬壑幽孤松欣帶韻野鶴羨同遊堪笑藏身處寥然不在丘

秋夜步月

萬木含秋颺踈空逗黑白堪嗟步影流未覺於夢宅三界若空花一生如博奕翻照本來人光陰莫虛擲

送僧行脚

秋後好行脚著寒雨不干溪深憑杖底山遠辨雲端木晚尋幽宿初明儘意看路逢清隱者切莫被他謾

修圃

芟草歸來晚峰頭挂夕陽汗衰憔脫下兀坐一爐香

晚步

披襟閒步晚松徑倍幽然舉首看峰頂白雲天已迍

獨坐

獨坐山窓冷瘦梅開半枝無人堪共語閒賞月來時

訪秀巖師

梵刹遺來舊曇花幾度開雲從秀巖出月向古松來

夏日

樹色陰濃閒坐不作一毫工課箇裏本自無求莫云尊貴之墮

幽谷了無潺暑一榻蕭然自許有人借問西來未肯輕言錯舉

住箇深山茅屋窓對幾莖修竹風來涼似清秋堪歎

時人馳逐

長日寥寥放過也不忘卻遮箇昔人頻喚主人三十年前勘破

山居

幽居何事得干懷竟日柴門半掩開雲意欲歸香滿室亭亭忽過玉陽臺

野鳥枝頭聲已和巧雲窓外亂飛過巖阿老衲心如洗一味平常信口歌

晚景霞光照遠林亭前幾樹有蟬吟坐來月到松窓靜機境相忘一片心

雨後溪聲似怒雷野人閒坐石莓臺了知饒注無流
相笑殺巖花逐水來
坐破蒲團萬境閒一輪皎潔照當天千秋碧落危巖
下底事塵勞人不還
清池水映連天碧香桂初敗滴露濃兀兀坐忘塵世
慮千山靜照月明中
出語驚羣未足誇祖師門下衆如麻野人拙訥無佳
句漫指溪聲舌更除
水遶林下潑淵禪物物幽閒心景妍觸目湛然無可
說黃鸝枝上碎喧喧

曲徑蒼苔絕影踪巖龕冷落笑花叢道人一種清貧
景長把白雲窓戶封
秋捲殘雲陣陣過峯前閒立一吟哦月來嶽色清新
句却被踈風轉薜蘿
箇事從來不強行也無長處接高明聽由他底欣欣
地我此山門似水清
曲順機宜我不能天容老谷一閒僧箇中了了無餘
事泛漾隨波實可矜
幻軀多病好安閒不喜人閒秪住山石屋巖龕坐黃
葉幾人得過上頭關

春去夏回秋又至幾番風雨幾番寒道人端住巖窩
裏衣食隨緣不用干
幽鳥一聲啼破夢覺來散步漫吟哦住山幾箇知音
者不去隨流混世波
道在目前無別法現成公案不須參山頭老漢今饒
舌切莫隨他落二三
此事須教有正因了無一物守清貧常懷雪老餐松
柏撥到明星萬谷春
金峰卓立衆山中萬象高懸眼界空無角鐵牛橫古
路幾人得見白雲翁

磬山初關

雲龕高嶽倚荆南潑剪藤蘿結小菴獨坐月明當戶
照更無餘事到新龕

久雪

籬笆草苫冷如氷破衲蒙頭徹底清四十日來飛白
雪山河大地似平沉

白雲巖

誰把虛空劈半邊走來都道白雲巖坐看禪自廓然
靜不覺月明東半山

拄杖

拈頭點尾活如龍千里迢迢一似風颺破萬山雲與
雪歸來閒倚碧堂東

燈花

不將春色擬栽培脫略工商藝剪裁遊子滿園觀不
着只因伊向火中開

石磬

石磬高懸萬壑中外觀山色裏頭空知音不用重敲
擊響應如雷遍梵風

百舌啼

枝頭百舌話偏長啼破寒梅滿院香有耳不聞仍熟
睡可憐窓外好風光

新秋夜話

雨過涼風夜起秋坐長閒話爲人愁可憐浪走江湖
客何日能休心外求

對月

碧天明月照長林萬籟蕭蕭聲自沉堪笑野人閒不
寐坐來寒覺衲衣侵

夢登凌霄峰

步入雲霄壓衆峰煙波疊疊嶺重重翻思昔住清涼
頂可比文殊一半節

夢至凌霄最上峰千山萬水隔重重忽然省得來時
路拋却從前一古節

武陵洞

小徑深深古洞遙涓涓漱石透前溪偶携竹杖尋幽
跡惟有山公挂樹啼

振宗堂

寥寥獨坐振宗堂寂寂孤明萬壑涼我也本無心說
法不勞天女散花香

妙智古寺

此地誰人名妙智當於觸處見天眞境因智立智由
境古寺原來今又新

舟中對月

岸樹玲瓏月正央小舟不繫泛秋光吟詩漫得驚人
句滴露和烟瀉滿窓

寄許丞候二首

萬松林下獨幽棲每嘆紅輪易墜西剛得春來幾多
日梅花飄落出前溪

千嶂未消殘雪冷一菴端坐夕陽曛思君偶出峰前
望躋破飛來幾片雲

答汰如講主

羨君鶴骨最孤清雲水從來自有聲堪笑老僧疎懶
態也無詩與接高明

過善權悼淡齊

一龕空鎖寒雲靜古洞淸流滴淚乾憶昔淡公曾苦
行遺風千載播名藍

念慈居士見訪不遇

柴門暫把白雲封誰想君今過遠峰休笑深林茅屋
冷道人端的是家風

耐菴上人重修鐵佛寺

百千三昧從何得一味平常耐久來玉殿瓊樓從此

現庵前先發一枝梅

西園寄曹居士

池中屋冷五更寒破衲蒙頭意未安憶得故山煨榾
柮地爐相伴有人看

寄徐居士

相逢又別轉巖阿目送寒雲片片過思得舊遊人再
至青燈竹榻話玄多

龍池八景

池平瀲灩臥龍藏煙雨霏霏歲月長天外一聲雷震
起萬山雲合覆湫光 中龍池

小嶺騎峰賓主分登臨別是一乾坤樵蘇巾巾歌聲
遠忽地雲生掩石門 分賓嶺

巉巖如玉倚青霄翼翼連雲勢帶搖何不搏風竟飛
去想伊留作畫圖標 白雲巖

小閣凌雲在碧空凭欄四顧萬峰叢幽居秖許林間
老對月閒吟天際風 懸虛閣

崒屼高懸可試心幾回獨立畏崖深豁然腳踏虛空
碎石上風生大地春 試心石

林巒積翠映危臺遙望烟湖萬頃開日吐波心帆影
亂霞光先照碧崔嵬 玉陽臺

腥醒血氣森蒼峻凜凜威風片石來千載高眠披雨
露至今足跡破莓苔 伏虎石

古穴當年源老棲孤風冷冷至今知寥寥四壁惟餘
座誰繼先宗作範規 避暑窟

磬山十景

嶺頭大塊眠雲石自古傳言立限門今日豁開賓主
路從教車馬箇中奔 限門嶺

前巒秀石天開洞古往今來遊者多識得笠隨聲色
轉西施名不挂烟蘿 西施洞

巉巖峭壁天然畫忽地雲生遮半邊開合不知誰作

主其中消息更重玄 面壁巖
不是知音不到來萬松徑上起莓苔煙霞影迹空來
去陣陣清風點翠臺 萬松徑
慈慧須憑一路修從教步步踏源頭而今建得功成
也千古令人作勝遊 慈慧橋
遶殿傍通一脉泉涓涓流出有眞源莫非直接曹溪
水相續綿綿不記年 武陵溪
白虎山岡一坦平於中獨立望湖亭主賓酬唱忘歸
去月起湖心分外明 望湖亭
磬山最頂白茅峰念昔何人曾建功留得菴基深草

裏至今誰肯繼前蹤 白茅峰
飯罷禪和咸洗鉢趙州公案未曾圓山僧今日重拈
出漫向池邊得句玄 洗鉢池
散步携笻到竹林常懷多福語惺惺古今多少乘陰
者幾箇知音就裏明 修竹林

烏瞻八景

一徑透迤翠色濃小橋橫硼拂清風偶來曳杖支頤
坐閒看雲來綴碧松 雲松徑
覷影深知不在潭分明那隔一毫端渠無我也潭何
現水靜風恬自笑看 笑影潭

山腰片片石如鱗歲月頻經積蘚紋林下道人觀不
厭半餘蒼色半餘雲 龍鱗石
兩溪相競接湖波竹筏隨流拍浪過風雨欹時來往
疾小亭俯視漫吟哦 俯溪亭
巖前天設石磐臺風月隨時揮麈來老漢不須重註
脚千山一帶笑顏開 揮麈臺
側嶺崚嶒欲斷雲鳥飛不過羽翎分遠看山色點空
碧半落晴光帶晚曛 斷雲嶺
揷入青霄五箇峰攀躋欲上路難通不知昔日誰稱
老衆壑羣山列下風 五老峰

一片湖光湧翠峰自來出沒雨煙中孤危遠暎山山
碧影壓輕舟帶短篷 湖翠峰

贈洪帥弟

新開玉峯一片地搆得數椽蔽風雨竹窻明映和氣
生對坐盤桓發幽趣不將禪道塗齒唇墾土掘地終
無慮山田米飯撲鼻香一念萬年心不易般般拈起
也尋常喜有燈籠笑露柱向上宗乘事作麽顚三倒
四合規矩羨君眞實行門深萬象森羅咸稱譽休稱
譽滿口諦只恐他年誘濟人林泉未必能留住

寄章格菴太史

休老荆南最深峪巖畔藤蘿縛茅屋蕭蕭今落十年餘閒看春山紅又緑思君昔日破谿苔談笑篝燈連夜宿稜稜眉宇皆文章浩浩言詞若空谷深知鄭重眞國器志氣不止于天祿超然自具出世心好比萬山一輪玉回軒若作荆谿遊令我林泉增秀蔚試看禪喜羨蘇老風流千載無生曲嗟哉滿眼走埃塵斷絃今日何人續願君共出一隻手力挽頽綱振亭毒方當滿得道人心如是倚中千萬足

天隱和尚語録卷十四 終

天隱和尚語録卷十五

嗣法門人通問等編

雜著

題船子和尚機緣集

船子和尚得藥山法泛一小舟江邊三十餘年接待方來未有可其意者及見夾山下箇毒手一橈打落洪波直教離鈎三寸道將來此是從上宗師爪牙也其間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恰是龍頭蛇尾所以夾山已後接洛浦支離不少雖然正所謂以心印心心心不異且看末後踏翻船子是何作略時人覩其語句若作歌辭會入地獄如箭射不作歌辭會亦入地獄如箭射離此二邊道得一句許你親見船子

極庵説

夫眞實荷道極盡今時無一毫留滯無半點隔礙而庵始成焉然不見有凡可了不見有聖可成無聖無凡無得無失是名爲極無得故實無所得無失故實無所失歷歷明明湛湛寂寂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轉蕩蕩然庵亦無庵極亦無極無庵故庵無極故極無極故不捨一法無庵故無處非庵出則虛而靈

入則寂而照無出無入非照非寂超然獨立于器界根塵之外是則吾所爲極菴之說

佛祖讚

天隱禪院造佛幷十二圓覺諸大菩薩讚

慈悲大覺皇憐憫於一切旹開甘露門拔濟羣生類大千沙界中求者無不遂圓明常寂照不動一毫端及諸大菩薩慈悲亦復然徧滿虛空界化現無邊際神通不思議出沒皆無碍衆生但瞻仰塵勞即解脫離苦得安樂猶如反掌間況以妙莊嚴成道正因地箇中無染汙刹那得佛智功德本具足無願不成就

清淨慧眼觀證我如是說光明照十方莫不沾恩力

觀音大士讚 誠侍者請

錢貢善繪筆意精妙以淡墨畫大士趺坐磐石作巉巖覆之一善財於洪波浩渺中跪蓮舟而頂禮瞻者莫不驚歎疑爲菩薩示現又何必復航海而覲補陀耶謹此拜讚

淼淼大海中化現一磐石應度有緣人覩面欣敬禮眼裏聞妙音耳裏見妙質善財達此意波浪蓮舟出不畏風險濤頓然超百億菩薩如父母之念孩衆生如子女之哀接若能會得善財如斯之猛烈許你生死之心當下息

白衣大士讚

夫半枝楊柳灑甘露于大千一片慈心救迷雲於恒刧或現白衣儷以釋求男女之愛想或現夜了形令無數漢返妄歸眞若空谷之傳聲如太淸之起雲其聲兮無聲其色兮無色唯衆生自覺觀之在耳聽之在目發無盡藏開圓通門乘不可思議大願力也吾將海水爲墨讚之曷能窮焉

三十二應身大士像贊 印禪人請

悲願應身三十二慈悲徧照平等施如月暎徹影無

方善惡逢緣咸得利猛火燄燄刀楯中一灑甘露無能累衆生顚倒逐根塵所以輪廻生死際如依大士返聞聞思修頓入三摩地印禪懇切來請題而我信筆書此偈普門功德贊莫窮恰似太虛點空翠因茲悟徹無窮身口誦目瞻皆了義

大士贊 二

三十二應權爲應着眼看來原不定心如孤月照長空千江有水千江印瞻之仰之惟誠惟敬毀之辱之無嗔無諍光明寂照徧河沙兀兀無言行正令

耳觀世界眼聽十方普利羣情應化無疆淨瓶甘露

時灑清涼是爲大慈悲父故作苦海舟航

初祖達磨贊 四

傳佛心印多虛少實親對梁王剛云不識折蘆䠀䠀渡江心久坐少林成底業咄試問當門齒可生今日誰能爲雪屈

持般若劒以破六宗被忍辱鎧而服三毒直指人心剛云不識一葦渡江九年面壁東土人天從師開闢一葦渡江九年面壁致使梁王追之不及神光斷臂剛纔漏泄而今滿地是兒孫看來得髓何曾徹咄飄飄一葦渡江淮少室峰前眼不開黙坐九年成底事當門齒缺可曾栽

高峰大師贊

張公洞裏死關天目山頭化導足跡不落人間影像何從而到描也描他不成畫也畫他不就識得高峰老人鼻孔依然是舊

碧峰禪師贊

清涼山裏坐禪石城殿下說法震動四海歸降安置八方寧靜仔細簡點將來也是一場笑具老人本分幽然觸處隨宜應現咄這裏見得分明休作神通妙行

續十一代祖師贊 并序

余閱中峰廣錄有列祖贊自初祖達磨以至高峰歷二十八代復從中峰師師相印祖祖相傳至笑巖寶祖及先師幻有老人又十一代矣憶昔先師付源流於禹門堂上未及讃語其孫是焚香拜讃以繼中峰和尚略酬遞代傳持之意俾後學知臨濟正宗代不乏人也

中峰本禪師

天目開明中峰成仁觀河流水大法雷霆

千巖長禪師

千尺巖巔撥金剛圈長年兀坐化利人天

萬峰蔚禪師

萬峰頭上氣吞佛祖遇此等人震塗毒鼓

寶藏持禪師

衣珠一露魔王大怒持平等心善惡咸度

東明昱禪師

心光發現無背無面闡化東明聊通一線

海舟慈禪師

渡生死流全憑慈舟令人到岸瀟灑天游

寶峰瑄禪師

山藏奇玉林巒秀蔚得者安閒不向外逐

天奇瑞禪師

少林秘要直露心巧忒煞天奇宗風絕倒

無聞聰禪師

圓通一門頓悟心開高超三界震動乾坤

笑巖寶禪師

心如皎月未可方詮聞小兒啼悟西來訣

禹門傳禪師

江南開宗此老英雄造此室者如雲從龍

幻有老和尚贊　五

踏破笑巖巖上月翻身直入清涼窟萬年冰裏一蒲團坐斷乾坤吞佛骨虛空爲口須彌舌大千沙界風雷說兩肩擔荷臨濟宗脚下兒孫千百億鉗鎚吹盡禹門來所以磬山伸雪屈

老漢叅尋三十年開來獨坐白雲巖四方衲子聞風集不肯糢糊底許單約住也下辣手之鉗鎚放行也用針錐之痛劄機超笑巖隻挽權衡臨濟三玄掀翻海岳震動乾坤大開爐鞴於禹門提挈綱宗於普照末後一句把住牢關曳而今若要通消息鼻孔分明在目前

持石匪堅芭蕉匪幻吾師面目澄澄湛湛無緣之慈應徧知接物利生有何倦百億化現度羣迷夜叉羅刹咸法眷讚之毀之平等覩直下令人巳事辦一片青山一溪碧水數箇蒲團依石梁止拈鬼毛拂提向上旨懸河之辯閃電之機曾經毒手二十年餘今朝覿面痛徹骨髓欲形文彩讚吾師恰似一滴投海底噫大笑一聲淚如雨且道悲兮且道喜

道老和尚慈悲海量應接人天大方模樣道合尋常龍神瞻仰驗盡天下衲僧秖許歛頭三兩

眞讚

天隱禪院識監寺請

若道卽是磬山和尚撩天鼻孔無半若道不是磬山和尚模樣依稀人諳是與不是離微誰能下口判斷旣然如此糢糊務要描他何幹又不會禪又不會道剛剛一味平懷穿衣喫飯傾漢咄十方雲水高流剔起眉毛試看

報恩禪院衆請

咄這箇老漢佛法全無機笑慣開大口磨牙妄作人天師範披如來衣坐如來座行祖師正令用辣手鉗鎚拈起鬼毛拂子放下枯枝草莖且道不拈不放一

句合作麼生若道得許你半箇住持若道不得試看
一筆揮將也外道魔王肝膽寒

玉峯長老請

玉峯與我同條生不能與我同條死有人來問是何
緣驀口便將拂子止咄阿誰阿誰天隱老子

授徒請

千巖萬壑兀兀忘學一箇蒲團逍遥快樂喫拈起拂
子便驚人惟授闍黎已輕諾休輕諾無可託描摹去
爲木鐸

範徒請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拈起鐵榔栗打破西來旨
噫範徒會得這些兒罰與他年作標子

本徒請

長松壁立巖泉傾瀉直指西來不用唇舌記得當年
舉拂時道本闍黎曾會得咄卽今還會得麼

藏徒請

終日儼然坐佛也不要做禪道爛葛藤不與你說破

山茨際請

拈龜毛拂坐箇蒲團別無長處佛祖難瞞清風拂白
月此意有誰諳這裏一分親切處秖許闍黎隻眼看

箬庵問請

遠山青近水綠兀坐蒲團如枯木箇裏原無半點塵
石上苔斑鴨頭綠手中拂子却付誰走向烟霞潛深
谷夙世冤家撥不開務要描伊露人目

林玹琇請三

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坐破蒲團豈有定止千巖萬壑
之中豺狼羣隊之裏要尋箇張牙露爪底驀然撞著
捋虎鬚不是我分便是你
正坐堂堂無事可做龍象交參一一按過頂門具眼
劈頭打破林玹小厮慣要惹禍來捋虎鬚許伊膽大

雲無所來山無所去無去無來道人無住繡谷風生
蘭溪水注一一拈來各有本據如虎戴角如鳥乘羽
咄

同雲萍維那請

手中執如意心裏原無住推倒須彌峯踢翻四大海
不動一毫端何曾有本據分付萍禪人留作他年閑
家具

崇北振知事請

此老生平慣行棒何故而今坐却杖果能諳得這些
兒許伊作箇人天樣面目儼然襟懷可暢咄都從幻

影乞留題誰道於中無形無相

振宗承知客請

一片蒲團隨方就圓擲下拂子袖手安閒眼空四海心若大川出懸河之辯舉倒嶽之鞭咄令地看來那值半文錢

大林偉知客請

這老頭陀破無明窠長年獨坐大法擔荷拈起拂子多多和和若人會得其中意隨處蒲團隨處歌

無文印禪人請

坐卧千巖萬壑令人到此絶學截斷東西路頭方始

頂門開目問渠那裏端由臨濟正派老禿印得幾箇摟搜拂柄今還倒握咄且看三十年後滿地兒孫角角

百訥全禪人請

一節兩節竹三莖四莖曲彎之了無聲昔人曾中毒這箇老頭陀拋磚要引玉描他本無爲舒憕開人目咄咄此事不須更叮囑

奇知事請

這老和尚爲人諦當對衆之言不敢輕誑雖無法可說也有些度量徧身毛孔發天真試看眉毛在眼上

啓徒請

寒巖積翠兀兀忘慮冷瀑飛肩幽然自處看伊不是古佛再來出言信口了無所據咄哉天下有這等宗師未免將黑豆換人眼去剛是一種平懷毀亦不嗔贊亦不喜

古竹嵩禪人請

遠山青近水碧中間巳有岑巃石兀坐蒲團待箇誰頭白鬚長人不識咄嵩禪嵩禪秖有一事我不題道得着今方與說

智林妙禪人請

白雲非白黑石非黑閒坐於中繩繩默默半肩擔荷佛祖家風兩足交趺人天莫測誰是知音識得渠大明國裏一老賊

恒侍者請

一根拄杖雙手不放遇箇中人打模畫樣幾莖瘦竹鶴立地上點點石頭奇形怪狀咄可以謂幻境可以謂實相

論侍者請

懶坐磐陀石上那是人天楷樣惹得雲水參尋竟沒些些肚量未曾開口早言令他心驚膽喪且喜真實

禪和不許諸方孟浪論禪論禪錯認荊溪大匠

音侍者請

倚几默坐探取古話得意忘懷不覺物化心空法空唯餘這箇知音者從能言者和試看淡墨屏風上更有一事不說破

智聞禪人請

一箇蒲團兀兀忘緣祖師心印却教誰傳太虛為口本爾難宣出廣長舌借此爐煙透頂透底無勞我言

續知衆請

百丈孤峯壁立大悲千手不足閒坐晝夜蒲團消息

枝枝發泄不須播此唇皮總是出廣長舌冷地看來一事無常把烏龜喚作鱉

啓明靜主請

吸得龍池水長坐白雲巖開闢磬山阿提唱報恩寺這裏有何為據此菴中地老禿髮又長誰人不識你問渠渠不知閒着一張嘴咄恰似無廉恥

慈引居士請

鬚長眉細心中無住擲箇蒲團說法隨處拈龜毛拂提向上旨遇此等人全身付與咄草深一丈沒法堂明月清風吹兩耳

明齊禪人請

山磷磷水漉漉一片烟雲坐深谷頭頭物物總自然手中白拂何倒握問渠老漢箇端倪指點人天開眼目咄

大機禪人請

疊疊雲山知幾層蕭然自得箇閒僧坐觀物物皆為幻遮裏看來火上氷咄秖有些些堪羨處了無一事到胸膺

石林禪人請

南面獨坐有什麽做說法無時都成話墮集之如雲

散而無作有甚閒工夫與人婆婆和和咄

禪人請十五

堂堂之軀敢未是伊伊恰是我我不是伊咄直饒恁麽會得也是瞎驢

這個老禿奴胸中一字無拈條榔栗棒佛祖難近傍眼光爍破四天下即今還坐枯藤上咄若然會得遮些兒雙手與你這柱杖

烟霞老漢兀坐無伴四十餘年無思無寞揚斯白拂判斷公案至精至微非枝非幹若還拈著箇多口阿師呵呵大笑云饒你文言瀚漫切忌自毀自讚

無道可修無法可說拈箇拂子慣向人間出乖弄醜
吹風雷滿地來且看你三十年後
一箇蒲團久坐忘緣不知斯旨莫謂枯禪問渠西來
大意默默剛示無言箇裏應須體究自古此道無傳
敷草蒲團秖圖煖和一物不爲豈肯話墮道不會學
禪不會參剛是一枚打坐
老漢生平壁立萬年松下一默坐斷千差路頭頓然
超過百億咄你若這裏承當管教得亦無得
山水重重煙霞疊疊無智老人坐此一默一柄白拂
從來持不知肯付與阿誰江北江南任你走不離這

箇蒲團居
峰巒疊疊瀑布雙流閒坐於中無作無修天生這様
瀟灑人間無事優游佛法一些不會箇裏却道真休
咄掂模他何用不如擲在壁角落頭
雲霭霭水潺潺白石清風坐處閒有人來問西來意
漫指溪流月在天
舉世看來那箇真百年之後化爲塵全憑一點丹青
手留與人間不記春
一葉落知天下秋道人無事自優游悠悠以坐般陀
石恰似尋常懶老牛烟霞影裏留蹤跡瀟灑林間巳

白頭吹識得渠儂真面目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相山中坐臥無影樹下安閑有人衆問西來雙履
脫却於前供養伊集福毀罵伊斯怨去此二途道一
句來咄也是如驢覷天
節操兮無如松栢清徹兮無逾泉石學道兮原非老
少真誠兮豈論緇白操之則存舍之則隔仰之則彌
抑之則厄分明都屬自心生達得源頭號禪伯
老漢生來孤寂不與萬法同轍趺坐一箇蒲團捉得
一柄白拂不談禪不論道一味平懷也無得兮也無
失

楓隱居士傳行樂描師與玉公同軸請題
居士家傳諦信緜緜忠心宇宙樂業林泉談玄說妙
指向一邊二老比丘招隱其間行坐不一非正非偏
禪不會講道不能傳一條拄杖撑地撑天有時指撥
兩章了運水搬柴都現前問他的的西來意一片白
雲嶺上閒
啓明靜主募師小像同軸請題
雙手把拄杖拂子與你擧若是達其源切莫輕馳逐
喬木森森兮枝枝秀雲山疊疊兮藹藹蒼此非俗境
真渺茫得其受用無何鄉吹分付兒孫兮聊且供養

於山房

題南嶽大師像

此老心直口快不假禪道捏怪生平不蓄半文舉作千金痛快若非稠錫再來定是普門還債嘗覩幻有老人得些活潑主宰住此南嶽山中卓錫泉邊自在不須臨濟三玄何用遠公九帶肯接雲水上流蔬飯二時慷慨大悲高閣立成如來破殿重葢兒孫描邈師真來索山僧贊唄咦老禿無相福田直與虛空同壞

題澗川關主像

長坐團蒲終年一衲得法於雪浪堆頭化導於廣陵江畔若風傳幽谷月印寒泉噫要知本後底光明但看手中這如意

題啓明小像

獨倚孤松閒坐不作一毫功課本非寂而忘緣西來祖意看破

題照菴居士像

有照有知全是假無知無覺亦非真兩頭擔子俱拋却清淨茅菴一老人咄

題大若居士像

飄飄然有出塵之行奮奮然有絕世之剛棄功名若敝屣玩塵俗如粃糠道之淵微以達窮格理之至妙而曰真常逍遙于北窓之下直配亭乎羲皇

題就空居士像

此老生平鯁直鄉鄰行事欽悅逢善總之扶持遇惡教之不絕若在三寶門中隨緣種福不缺世出世間並能可以稱為英傑唯願子孫多賢吾今贊之何微佛事

為聞遠師弟舉火

浮生如夢幻質如雲去住無礙出入縱橫非眼所見

非耳所聞靈明這點葢色騎聲無聞之聞謂之真聞無見之見謂之真見真見所以能見源真聞所以能聞遠正恁麼時聞遠師弟還聞麼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以拄杖挑火炬云一團紅焰從空起本地風光在目前

為紹巖師弟舉火

紹巖師弟聽我說偈無上菩提言下薦取禹門院裏安禪伏龍山下脫去打破涅槃城截斷生死路逍遙三界之中如獅脫索獨步以火炬打○○○云正與麼時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現此光中異口同音轉大

法輪令尚長老全身放下得大自在去也驀投火炬入塔靈明廓徹廣大虛寂風吹不裂雨打不濕這無縫塔豈有出入以拄杖點塔門云雖然如是爭奈杖頭有眼明如日堆襯骨下塔云不是懸崖親撒手那能箇裏得安居

上生居士爲母請對靈

師揮案三下云靈臺獨鑑照破煩惱之昏衢覺體洞明頓證無生之法忍迷之者六道輪廻悟之者三途永息舉拂子云看看打○○○云圓陀陀光爍爍無去無來淨躶躶赤洒洒非生非滅於此會得不涉程途其或未然且聽衆僧轉般若心經

示寶印庵主覺靈

起棺梅蕋含香玉吐春凝寒徹骨笑哈哈不居常寂光中地先向枝頭漏泄音於此會得轉身一路即在目前其或不然別通消息喝一喝云寶印還會麽驀豎拄杖云看舉起也直透非非想天穿破帝釋鼻孔卓下也摟空波波地獄觸著閻羅腦門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卓一卓偈云撥著分明毛骨栗詗然打失娘生鼻本來面目要承當也是虛空裏迸裂佛祖牢關鎖忽開大地山河一片雪拈起兎角杖

行時生死本來無間隔到這裏轉身一句作麽生道將拄杖指棺云杖頭點出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曳拄杖便出

舉火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既無所住亦無所去於無所去處生於無所去處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到這裏末後一著如何道偈云寶印持來巳久印破虛空三有回觀自家面目嚇得須彌倒走以火炬打圓相云吽吽吽

虎叔居士爲母請對靈

靈光獨耀本無去而無來幻質非堅現有生而有滅非堅故生即不生獨耀故去即不去去即不去故來而無來生即不生故滅而無滅既然如是且道熊安人在何處安身立命揮案一下云九品蓮臺隨處現三途地獄頓然空

示廣修宜人靈

以如意擊棺三下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六祖盡力說到這裏止說得一箇無取無

捨既無取捨亦無去來既無去來豈有生死生時不來死時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直下頓了不被三世所拘且道廣修宜人在什麼處安身立命舉如意云仰憑三寶恩光力特達蓮臺第一枝

漢冲居士為父請對靈

了知四大元非我真性空時萬法空識得本來真面目大千沙界一空空生亦空死亦空生死空空空亦空一空空到無空處東土西方總一同所以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以拄杖竪起卓棺三下云杖頭點出金剛眼上品逍遙得

自繇

為成侍者起棺

師倒拈拄杖擊棺云吾徒通成可謂信心脫俗九載事師慇懃只這著子尚未惺惺涅槃堂上請汝先行且道正恁麼時是生耶是死耶生既未生卽無生死既離死死亦無死無死無生靈然獨存咦門外春風蕭灑去一回消息一回新

為聰侍者起棺

師至呼云行聰行聰十九如風偶然失脚滿盤盡空一空空到無空處返本還元總是同你若會得生來便去也不為夭你若會不得縱然百歲不為老卽今會得便恁麼去以拄杖抵棺云出去

示航長老覺靈

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既然如幻生亦如幻死亦如幻來亦如幻去亦如幻善亦如幻惡亦如幻有亦如幻無亦如幻天堂亦如幻地獄亦如幻樂亦如幻苦亦如幻秖如汝五十二歲父母未生前清淨本體亦如幻五十二歲中間所作所為或善或惡因果昭然亦如幻直至五十二歲後氣斷聲銷復元初體亦如幻

如幻亦如幻所以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於此會得轉身一路卽在目前其或未會假我木上座通箇消息倒拈拄杖連敲棺三下云航長老打開頂門眼返見本來人四大了然空今復歸何處山前一片地寶塔汝師製命我傳法言直指汝歸去入塔山河一片雪行人那裏歇條條赤體空目向箇中入卓拄杖云歇歇一念頓超於塵劫相看只在剎那間杖頭從此清風徹

二文居士為母請點主

靈臺寂寂父孝子垂簾守今日請山僧大家出隻手

為甚麼如此賓因主則顯主因賓則立賓主未分前無得亦無説如是義了然幽顯俱洞徹咦靈光一點透九霄子孫雲仍朝北闕

以嚴居士為父嵩對靈

生本無來死本無去無來無去湛然常住

起達本兄歸龍池入塔

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吾兄既達元初本何故淹留在此間歸去來歸去來故山院裏絕塵埃相逢俱是舊相識管使吾兄笑眼開

為達妄煉骨

達妄明眞體了知四大空府偕巳鼻事今日與君通纔投火炬云看白骨從教煆煉來眉毛端的不須動

為世安煉骨

以杖擊龕云世安肯法姪生前巳竭力衛護箇叢林喪身亦不輟即世明出世安然超十地以火炬照龕頂云頂門眼豁開照破第一義

為見空煉骨

靈明一點徹大千光皎潔見得無始空蓮花火裏出以火炬打圓相云咦

為拙呆禪人起龕

師以拄杖擊龕三下呼云拙呆拙呆魔不從外來癥不繇他起這裏若分明生死當下息且道出門一句作麼生通身本無相步步絕形蹤

舉火性火眞空性空眞火天上人間也無處躲東風撲面來眞箇也奇哉照破渠儂眞面目徧界都是火

遊開纔投火炬

為行直舉火

以拄杖擊龕三下云打破化城要歸寶所智光未朗助你把火以炬投下

為嚴道人起棺

師拈拄杖擊棺云迷從曠劫直至而今捨身受身輪廻虛幻你若這裏薦得業障如山一擊分明百雜碎眞性如海片晌返照萬緣空其或未然再聽古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既然如是出門一句作麼生道以杖指外云薰風自南來且歸林下去

行由

辛未重陽師在磬山衆請師述始終參履師固辭衆堅請師曰若論此事本無言說歲月浸久經歷繁多雲水艱辛難以具告且已所參聊通影響余生荆谿

閔門母潘氏不幸早歲失怙母老孀居時値凶荒貧
難艱苦無從師範之訓失讀孔孟之書祖業行戶幼
不堪任幸植夙因時中常念觀音名號憶得小時伯
母偶携出戶閒望井邑忽一念返照見空豁豁地境
界一回至十餘歲貨菜養母漸涉世緣不覺隨聲逐
色頓失前來赤子之心二十歲始發心茹齋然不知
三寶歸向唯對神立願二六時中邪念忽起默誦小
人閒居爲不善章頓然念息一日偶經講肆値講楞
嚴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
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余時一聞惕然發起畏生死

心自念旣在世閒虛受輪廻遷變不常咸屬幻化何
不急早修行貴圖脫苦聞幻有和尚是大善知識自
清涼山來唐凝庵太常吳安節通政延居龍池山道
風遐播闡揚臨濟正宗單提向上一着特往歸依自
後只一念怕生死心切單單體究本分事雖處塵寰
中實無有一毫留念世緣一日母命携籃買腐籃錢
俱與店家手空而歸被母呵責余時工夫愈覺痛切
母見我道念堅固不悅處世允余出家時歲當曆戊
戌遂脫俗依和尚芟染初看趙州無字話半載不得
發明更示余參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余

領受提撕無論閙怭動靜處行住坐臥時死死挨捱
不敢少怠一日和尚同衆看出窰有覺所見云聞四
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和尚驀接語云我這裏
亦不少余進曰如何是這裏神通和尚曰快些度甎
其時稍稍有入第未敢認爲本源眞性次後工夫急
切晝三夜三看來看去及百餘日偶展楞嚴見佛咄
阿難云此非汝心於時如善財入彌勒樓閣忽憶昔
年童稚境界目前無異無別頓覺從前疑情放下平
貼貼地一日室中和尚舉華嚴經佛身充滿于法界
普現一切羣生前爲什麼汝等張着兩眼不見時那

州兄云據其見處是佛見無我是我見無佛和尚云
料掉沒交涉復顧余曰你如何會余曰據其見處道
得一字卽不出和尚曰同坑無異土明春侍和尚入
城在顯親禪堂余請問永嘉大師道忽然如托空時
如何和尚一喝復顧余云我代你修行罷余時禮拜
便會得賓主照用之句復適石城寓天界寺謁雲松
老師貌古骨高精勤定課寒暑不移可畏可敬親榻
數日受益良多又訪文齋老師於能仁寺此老斂而
文質出語新奇令人心暢也秋後還山至辛丑余遂
掩關和尚囑云汝旣有入處此番當更精進他日利

導有情勿令斷絕吾北行矣余時不獲從侍巾瓶如失慈父懊恨無已然無可奈何只得關中隨時消遣雖閱古人因緣一一有透露處或拈或頌隨問隨答至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拈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僧復問雲門門拈扇子云𧿹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却又去不得於是力參兩載終日蒲團正在忘絕境界之際忽聞驢鳴恍然頓釋前疑如放下白千斤擔子有偈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關自後看公案如劈

竹相似了無滯礙偶聞風拂松梢雨打窓紙隨口云風聲與水聲不必論疎親一耳聞爲決何曾有二音至甲辰年四月八日解關遂與密雲兄三藐弟趨覲和尚抵燕都普照時冬殘矣和尚見三人遠去甚喜因驗余等曰汝輩離老僧三載各各呈箇見處看余禮拜便出復呈偈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和尚笑云汝是窮人次日復徵云汝既爲我臨濟門下兒孫當盡臨濟法要衹如四料簡汝如何會余時以四法界答之和尚首肯余復問曰歷歷孤明時如何和尚曰待你到這田地與你

道余便喝和尚曰汝還起緣心麼余拂袖便出一日因事和尚穿褊衫舉椅子曰汝上座待我拜你爲師余笑呈偈曰本人提唱笑呵呵更着衣衫誰識他昨日覸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和尚覽竟亦笑云此偈甚愜老僧意時古輝老師其來少室博通三藏講諸經于白塔寺余繹教乘不可不達古德云通宗不通教開口便胡道通教不通宗如蛇入竹筒宗教兩俱通如日處虛空宗教俱不通如犬吠茅叢故同密雲兄遊歷教海明春蒙　聖母慈恩建無遮大會于臺山延靜淵老師主法余時得從杖履以廁法席

領法華妙旨今想見此老孤高標格操履水霜眞乘法範萬指圍繞余沾其光受益孔矣又近妙峰老師于塔院寺連居數月時常請益析義眞誠苦行因果明白建葺德業浩然無窮時相與言句頗多歲久已忘後回京中復侍和尚密雲兄南還遊浙中余謁幻也老人於天寧寺覩其高風逸韻眞人所不及問答由繁故不述也已上皆一時耆宿誠爲人師法者一日本師和尚得恙甚重余思法門吾本分大事雖略露一班會未明證倘和尚不起于疾奈何其時晨夕不離左右嘗于中夜拜跪曰某蹤侍和尚十有餘年

本分所得因緣特未明諗今欲呈似不敢自欺一字望和尚慈悲和尚爽然坐起余一一傾心披誠和尚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余時便禮拜丁未歲余與三藐弟懇和尚還龍池次年臘月就龍池開堂命余爲西堂余固辭之力進此道是冬發大病明春稍愈和尚復以秉拂事命余余再三辭冀癸丑年命理院事余因病又辭因假嶺南靜室掩關時討隨侍和尚南北往還併初發心親近共一十八載跋涉道途間關勞碌總爲自巳本分事冬底拜辭入關和尚復垂偈付寄雲兄賫來云老衲於今不坐關既無住也幸無

閒何曾進又何曾出只在尋常天地間余拜讀訖隨韻呈數偈今刻錄中不幸春來和尚順世余破關匍匐歸哀悼不巳抵龍安制調停叢林事妥曳杖弗辭依舊入關丞凝庵居士及諸檀越書至强余出關余力辭至深秋舊病復作幾番垂死延到冬底衆兄弟强余還山余亦恐不能久住於世故順從歸龍池奈沉痾之症夙業牽纒淹留至庚申年方得病瘳意希徧歷諸方隨遇垂手緣足力不能偶識徒踏得山南幽處名磬山荆谿極深谷也余因是有終焉之思矣是年秋便誅茆仲冬後蒙寄雲兄等送余越嶺時祁

寒中縛茆未就尚無卓錐之地匆匆到來衆皆嘆息此冬洎春大雪綿綿積五十餘日人跡罕到徘徊四顧唯饑禽野獸而巳儲畜糧空烟爨欲絕時雖嗟之弗能濟也因卓杖語侍者曰若老僧數盡卽埋此山不必更送骸骨入龍池塔他日自然成就伽藍地也迄今屈指巳經一十二寒著藉吳曹諸檀愜力護持却成叢席每每雲水高流沿溪尋入乞余開示備述往行余固未從不料今日與諸人吐露浪布一場敗闕正眼觀之如空花水月本無生滅去來之相可不見笑大方何足掛齒云耳諸人若要幹辦本分大事

豈在尋人蹤跡宜當自勉勿記吾言衆禮謝

天隱和尚語錄卷十五終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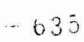
先師語有磬山集散錄晚錄報恩語錄遺錄諸編部帙零星刊刻不一問欲彙集成函抱斯志而未遂也嘗憶侍先師於室中時先師謂問云吾語欲流行不難有子任之但不許增損老僧隻字余進云和尚若有語流行某甲便可增損得先師為解頤余不敢負先師久矣歲戊寅跳居理安勉為從事始於夏成於冬春從頭點定列惟一十五卷計有四百一十二頁工刀較精字畫不與若道問上座動著先師半箇字脚便入地獄如箭射於此見得方見得先師見得先師方許讀先師語不然問上座未免成箇點去在

崇禎十一年佛成道日住武林門人通問謹識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

明・字水圓知 撰
觀誰 等編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叙

指月園錄成社中諸子索余叙適余病胃不耐執穎務睡夯寢入指月園問侍寮索紙接手卽呈空紙一幅於師師曰也須道一句子來余卽畫一圓相師曰只是不道余曰向癡人不𠵾說寢打屁後被誰濾渣龜負出來器性命於赤字鴻已飛矣覓指叉於黃蘆夜來八萬四千偈只須四兩大黃下出架上一千七百則使索一把火莒爇揚諸子聞於無聞吾師說而無說卽使言蔚薦𠵾脅甚了期乃以手摸師額曰描看你面皮厚多少師遂驀頭一棒曰賊卻女淡心奉鹿剎遂驚痁索紙疾書出來向癡人蔚說寢

崇禎己卯二月十五日夔州府新寧縣學淼弟子張

懋悳撰

又

一色未立萬籟閴然當是昔也木桙無隙砌登俱默桃學不語雞犬自恬大千豈脅翛昔諸佛何常出世無奈勞勞多吏哆哆相承教野老以還淳洗緇素而北白室雲門之脅憾誠響山之不如寧知空外劫蒼旱沒交涉待爾破顏寒齒堪作壓生四十九年不自嘔卻千七百則崁誰刪之青冥云冤白日走魁兒又脅搏饑虎而北食伍白澤以爲妖發烈火於滄海典贖瀾於赤波上之則奴隸祖禰下之則奔走人天徹底掀翻凭空顚撲如我臥龍老賊恨不及生初一棒打殺令奄脅今日舉口毗生休道以酉解醒孰任鼓風揚焰獨哂如許狂肆莫謂無人識他若不殄斯翻除將必脅昔罵我

夔州府新寧縣學淼弟子熊之奇撰

啓

伏以吾無隱爾飄來雲外古香洽亦非心照彼柏庭新翠霜輪月轉智無功處全章挽目華生指所標旨即墮見至儈人牙後之穎乃轉增我道眼之塵自非吾師執續慧命恭遇臥龍老和尚撲破萬古虛空推倒十世諸佛三書扭折鼻孔曾當場洽戰古錐一掌擊碎茶桮輒尋常勘驗衲子知馬駒踢殺天下乃龍象近出蜀中懋惪等志合孔釋之全力淸朱陸之壘笑聞樨之從人儈陋見桃之自竟來扗懋惪等必不剌惱入膠盆若吾師無向虛空掘窟窖奔來全撾塗毒鼓相將共坐多寶林謹啓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目錄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目錄終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一

住夔州廣福門人覲詵錄

住夔州新寧縣指月禪院語錄

崇禎戊寅十月朔到院山門云若論步步風規則十方無壁落若論重重關鎖則四面亦無門以杖指云者裏合作麼生大衆者裏也好箇入路

據室師拈拄杖云鐵人據鐵室坐鐵座拈鐵棒且道作麼生施設乃卓一卓云生鐵鑄就底到來也須頭破腦裂有僧便喝師打七棒趁下

劉兵憲陳太守李明府及紳士護法請開堂上堂拈香祝

聖畢又拈香云九上萬峰石中有玉三登中慶沙裏無油若非撲碎窠巢終是鼓粥飯气供養見住梁山太平禪寺破山明禪師大和尚維那白椎竟乃云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及從上來事總被者上座一椎喪盡了也還有箇甚麼而言覲乎拈拂子畫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擲拂子下座

上堂豎拂子云會麼天竺玄猷少林家法盡向者裏露布只是你諸人不肯領取所以總成敗闕雖然門壽縱是知音少卻有秋風送爽來

陳徵一秀才送子出家上堂父子儒釋揮麈持錫兩
重公案全此消息眞亦非眞俗亦非俗當季裴公送
虎谿今日陳子向指月
上堂除卻心性是箇甚麼欲覓蹤由鎝鎝鎝㚖眼
衲僧如何摸索便下座
上堂遊龍峯頂猿鳥嘯不二之圓音指月竿頭青冥
顯無間之般若若能一一領㝵則從上來叓彈指圓
成其或不然徒自疲困
上堂一呼便應六室虛明一舉便知六處解脫若當
向上宗乘全非第一義諦旣然甚處與女相見乃擊

案一下
上堂蝴蜨生枯椿千古之常叓指物與傳心早落第
二義良久云不是不是
上堂止止不須說我㳒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
敬信良久擿拂子云誣人之罪不堪持論
上堂釋迦老人在你面門唱言惟此一叓實餘二則
非眞你諸人還見麼便下座
上堂僧問卣來大意且置未出方丈時如何師便打
僧喝師戛打乃云一㳒不存青山綠水野艸閒雲頭
頭不至一念纔舉塞北安南人倫物理歷歷在有諸

人向者裏如何究竟若究竟㝵我與女仝枕共被若
究竟不㝵你向瀟湘我向秦
胡憲卿護㳒祈嗣請上堂師以拂子畫一畫云無上
妙道盡在於此天地萬物盡在於此如是則憲卿居
士不向佛求不向㳒求不向僧求求男㝵男便生福
悳智慧之男求女㝵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男女互
生生生不已亦盡在於此戛顧視左右云記取記取
張則堯居士誕請上堂師拈拄杖云諸㳒不自生亦
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寤㝵來底一塵
不立未曾寤底萬慮雲興良久靠拄杖喝一喝云水

凍冰生
上堂僧擬問師便打乃云指月家風眼高一世逢魔
不怖見佛不禮禪不知參教不解習夜不挑鐙日不
埽地哀不嚎哭樂不嬉戲人若問著不吐一句唯條
拄杖攔顋劈脊遂擲下杖笑云且道是甚時節
冬至上堂一縷麻綫遶縷風霜雪何妨滿道中不燒
榾柮地爐空乃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二一於此會㝵參學叓畢
上堂舉拂子云會麼此是指月于萬峯山中無会昜

地上三鍬九鋤掘得來底鈍置多時今日不忍被益囊藏對衆拈出時維那便喝師云不勞註脚

新法堂成上堂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刹竿竪出雲霄門頭橫厭海寓所以感得龐居士說偈贊歎云十方仝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塲心空及第歸雖然畢竟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底道理以杖畫一畫

臘八上堂臘月八日正晴放出明星刺眼睛瞿曇老作麼生今古何曾有二人擿杖云不煩久立

上堂從上來事總無多法若能直下承當便是宗乘直截一路既無靈利只得引玄會妙落艸商量及乎

究到頭來全無用處大衆佛不出世祖不西來還有是般事麼所以道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如今大衆盡是多歷江湖久居林下胡不體究要待何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珍重

薦嚴上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矣莫是明德親民是道麼莫是正心誠意是道麼莫是修身齊家是道麼莫是治國安民是道麼莫是不睹不聞是道麼莫是無聲無臭是道麼莫是綱常仁義是道麼莫是陞階正笏是道麼大衆向者裏試辨看若辨得分明不枉繹初衞居士爲尚書清敏公薦拔之誠其或不爾更聽指南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鬼怕神符狸奴白牯却知有狗齩枯骨若明得此兩語南泉落在下風若明不得此兩語大有事在

上堂雪色滿園中寒風吹古瓦故人不見歸小鳥空嘷野擊香几下座

上堂指月門下不是一切人棲泊處若向者裏棲泊焦頭爛額不向者裏棲泊亦焦頭爛額良久云者裏切忌說破

上堂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總不是分外事但恐一

切人向他門頭戶底無出身之路所以今日不惜眉毛露箇說話舉杖云不可喚作渠

上堂佛法因緣不是小事亦不是博知經史及一切子書語言文字上求覓得底只須向佛祖未出世父母未生時明得始稱參玄上士不然盡屬狂解惱亂其性何故聻中峰雲亂起澗底水潺潺

上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乃召衆云冡莊今日向指月門下賣弄伎倆被露柱燈籠曲折一上只得有眼看不見有耳聽不聞却來指月門下覓箇說話指月也只得道箇巧伎盡時諸念盡白雲藏後

見靑山

上堂識得一萬叓畢遂畫一畫名衆云者是一伱伦麼生識若識得設係萬叓畢若識不得切莫向諸方道親見指月來

上堂一室虛明不是昔人遊戲處一亙晴空不是昔人遊戲處千峰秀色不是昔人遊戲處萬峯爭艷不是昔人遊戲處何也巴東湖南與麼去

上堂訶著是痛與一頓不訶著是亦痛與一頓眺見孤鴻塞北歸足邊繫得安南信以杖築禪牀下座

上堂開眼便見開口便道雖是省力若較從上來叓十萬八千在何故不見道分明月在梅峯上看到梅峯早已遲

上堂大衆不可造次若造次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與伱坐與伱臥若不造次貍奴白牯水鳥樹林與伱坐與伱臥

上堂宗乘未唱淨白地上有許多人坐臥自在自由及乎我祖西來弄出者場禍叓如今要坐也不得要臥也不得要自在也不得要自由也不得雖然總是玄沙道底

解制上堂解開布袋如意自在任去任留了然三昧

紅峯峯上正晝晴鵝城山下雲靄靄

住開縣棲靈禪院語錄

據室若論者箇所在也好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爲甚卻道佛來祖來請居門外者裏合下得箇甚麼語拋下杖云不圖打艸且要驚蛇

結制上堂僧問諸佛諸祖道不得底和尚作麼生道師打云一棒碎微塵進云恁麼百艸逢春萬峯爭艷去也師云豁開柳眼笑殺梅梢乃云風行艸偃水到渠成本自天然何假雕琢纔擬議昔即錯了也以杖畫云將謂桃峯淺有意誰知開後也徒然

上堂僧問如何是天地全根萬物一體師云釋迦曾稽首進云和尚恁麼道學人如何委悉師云甚麼人教伱如此乃云若論天地全根萬物一體則人人本具物物全章無有大小方圓亦非玄黃朱紫到者裏有無不得是非不得取舍不得聖凡不得玄妙不得道理不得言語不得宗默不得乃至眞如佛性菩提涅槃賓主照用玄要偏正圓相顧鑑一字關六相義輥毬舞笏打鼓揮劍擎叉扣齒千般伎倆不得顧左右云既總不得且道作麼生纔得有定當得底出來道看一僧纔出師搖手云此是諸佛祕藏無人能到

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便下座

上堂萬峰青萬峰青昔色壹壹物自明百囀流鶯處處鳴處處鳴秖是昔人不解聽依舊可憐生

上堂臨江浪靜石龍船載明月之珠鹿渡煙消漁父子釣蘆蕐之岸一一是諸人出身處切不可作竟語商量若作竟語商量卣來大意埽地盡也

上堂盛山高映繡衣池野鳥啼幽蕐落昔多少尋香逐臭者將心往往向渓支

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秖向一毛頭建立設問諸人還識一毛頭麼子規啼綠對牧豎歌青山

上堂紅塵自裏盡是談般若之處若著意追求便被紅塵盍覆終無解脫之昔何也總是鹿子蹋月

上堂臨濟喫黃檗棒把髻投衙百丈被馬祖喝以酉解醒棲霧也無棒打人也無喝喝人但只閒看家家緣對鳴黃鳥處處青山覆白雲

上堂向上一路理涉幽玄旨外一宗機貴神密所以先宗道纔著脣吻便落是非大衆不可容易莫終日只浩浩商量那箇書史可讀那箇經論可講敎𡋯人家男女且一切百家異說盡不是了道之吏若作了道之吏達磨一宗盡屬知解

上堂玉貴溫潤道貴眼明不然終非至寶故祖師卣來埽除知解不立文字謂之敎外別傳今人不會大失宗旨不是於經論書史邊記取便向孔孟老莊上執讀烏乎始不可敎也大衆喬是無吏麨此昔節做上一場莫丕向他家甕裏淹殺可惜許

上堂演若迷頭頭本不失鹿子蹋月月非眞形學道人向鏡中覓景上求縱百千劫脅甚了期大衆棲霧門下不是厭良爲賤亦非撞揬商量秖要識習根宗便休喝一喝

上堂問一爲無量且置無量爲一昔如何師云拂子

千條綫香煙一片雲進云最初一句拈向一邊末後句子請爲舉揚師云卻說他不出進云學道也不是參禪也不是和尚如何爲人師云脚跟下薦取問遠遠趨風和尚如何管待師云放女一頓進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指地云者箇聻師云莫被刺眼好進云選佛場中及第歸不入此者作麼生勘驗師打云速退速退乃云道原無狀浛亦強名鳥啼蕐笑月色溪聲鳳凰山下鹿渡溪濱既是恁麼不快何必落艸求人

上堂昨日四今日五漁歌自放臨江渚不是知音和

不齊祇緣來者盡下里品字峰前棲靈寺裏良久云一二三四五

太平專使送法衣至上堂舉起衣云大衆喚作甚麼喚作僧伽黎鷄足山中藴没也不喚作僧伽黎大衆有眼在畢竟喚作甚麼以衣展開云品字峰前裁錦淨盛山頂上繡雲飛

上堂僧問石頭瓦甴轉法輪旹如何師喝云是甚麼進云擊碎虛空佛祖向甚處著師云漆桶裏進云空外劫前又作麼生師云者漆桶乃云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如今有不虛度底麼曾憶當年騎竹馬今朝便作白頭翁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纔擬開口便落是非正恁麼旹如何是不揀擇者有僧便喝師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上堂舉秀和尚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杲和尚云致令黙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棲靈不然良久云忘卻了也便下座

上堂生從何來看腳下死從何去高着眼不涉兩塗一句又作麼生朔風凜凜梅萼燦燦

上堂長期短限畫地爲牢究妙求玄開眼作夢所以

道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大衆正恁麼旹棲靈門下作麼生行履旹維那便喝師云者箇伎倆休拈出不如隨分過殘旹

上堂欲爲師法須有觀光不可沽名飾貌竊祖位恐知者竊笑古之人欲立叢林住持必須推選有道有誠信者庶不致有破敗更近聞一種不獨尟道及誠信抑且無僧規但藉勢以欺枉醜態百出烏乎叢林之惡風稗子之節義將何以啓迪乎女等後來有箇因緣切不可效如是更

上堂欲究向上宗乘不可將心待悟所以道莫只忘形與死心大衆棲靈長老不是虛語祇要一切人知箇下落不然髮白齒黃無了處回頭依舊水漫漫

解制上堂舉杖云生平惟與此相知石榻談心到極微轉眼纔經三四載固陵回首又辭歸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如是則行住坐臥剎剎塵塵總不離此據此而論非去非住難擬難思其住也春潮帶雨其去也野渡無人雖然又何妨鼓脣弄舌說去說住攜節頂笠打雨打風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黙動靜體安然也大衆正恁麼旹一句作麼生清江浪裏春風急楚水波頭秋月明

住荊州府天皇護國禪院語錄
據室據此室坐此座行此令有甚語驅耕夫之牛奪
甚默奪饑人之食大衆忽有箇二俱不涉底如何管
待以杖畫圓相喝一喝云任是傾湫倒嶽來棒頭喝
下總按過
開爐上堂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萬峰頂上得來鼻著則惱裂天皇寺
裏拈出覷著則眼盲供養破山大和尚舉杖云臥龍
道者譙氏一丁生年十三薙忠出塵十五遊方楚水
吳門衡嶽廬阜江淛叢林沈溺教海一十一旹眞癸

差別小大區分未歸高梁太平門庭三登九上徹契
其心中間委曲舉似諸兄初上萬峰火裏尋冰尖上
萬峰擔雪填井及登中慶少分相應因辭歸來路舉
古人本人之句一旦澂淸雖然還有一叓急著眼睛
以杖畫卅云層落落景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云雲生戶外荊門上鶯囀林
間古對頭乃云洞庭湖上紫煙映日色之初天皇寺
中鐘聲雜桂檝之響諸般無礙萬象何拘若能一一
見得分明聞得分明便是頓超之理其或不能莫笑
好音空嘑野別有恩光一段奇

上堂佛祖竟界參未透旹如銀山鐵壁擬欲進前撞
斷眉目擬欲退後蹉過腳跟大衆祇如進不得退不
得畢竟如何出身如出身得生生慶快處處無依天
下橫行大方獨步苟或未然二六旹中抖擻精神急
尋出路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天皇竟師云昨夜東風吹過去今
輸杲日送將來進云如何是竟中人師云密密無蹤
迹相逢喜帶顏進云人竟已蒙指示無竟無人旹如
何師云放女三十棒進云恁麼則從今會得祖師禪
也師云莫錯認好乃云一光東照智竟全章彌勒文

殊爲衆激揚如何委悉若委悉得人人常光見前箇
箇腳跟點地張七趙八直指人心瓦由甎頭見性成
佛燈籠來露柱裏轉身佛殿騎山門上出氣其或未
委天皇自道去也無風荷葉動畢竟有魚行
上堂從上來叓本自見前舉拂子云見麼擊香几云
聞麼天皇不惜眉毛將百億須彌盧放在女眼睛裏
百億香海水灌入女耳孔裏猶自嫌少乃高聲喚大
衆衆舉首師云討甚麼盌
上堂舉僧問同和尚一大藏教還有奇特叓也無同
云有云如何是奇特叓同云演出一大藏教新和尚

云演入一大藏教杲和尚云演出演入卽不無若論奇特更二大老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則和尚云叢林商量皆謂大慧不肎二老若恁麼商量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大慧在師云投子因風放火不是好心雲巖路見不平亦非本分大慧矢上著尖翻成特地天如不忍袖手俛力爲人天皇如是處斷且道還有曲直也無

上堂僧問如今說箇甚麼卽得師云者箇柰補僧問語在乃云雨雪風吹上翠微大功一色露全機卻笑夜來人不識層層包裹豈知非如今還有知非者麼有則出來道看無則天皇鼓兩片皮去也衆皆側耳師便下座

上堂有二僧出衆齊喝師一畫趂械夏名衆云天皇門下須是別有始得若只今日也喝明日也喝總是鬻飯氣有甚宗眼雖然二僧豈無見處

上堂也好箇時節你道是甚時節大衆舉頭便見雪飄飄艸木層層裏碎瑤凍得荊山寒透骨思量懶把古頭饒燒獸炭酌香醪一團玉竹臨空曲數尌梅花映遠郊

上堂古佛未生前一畫九相圖中有一相是何曾落

正偏拈拂子作九圓相云還見麼蒼天蒼天

上堂昨日也口吧吧前日也口吧吧乃至過去無始也口吧吧明日也口吧吧後日也口吧吧乃至未來無終也口吧吧如今四衆已集寶座已陞也是要口吧吧你道畢竟爲箇甚麼如不會待下座看

上堂天門山青九溪水碧唐虞之先遺我今日不知幾千億猶問何消息

上堂昨日雨今日風昨日今翰更不全更不全張公喫酉醉王公歸來叫殺三夏月大衆爲我道末後句看

上堂驀豎拂子云見麼拂子是佛法寶藏能含虛空能含塵剎能轉法輪能成佛道你道如何相見若以色相見不得見拂子若以聲相見亦不得見拂子畢竟作麼生得見拂子擲下云覰著則眼瞎

上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豎拂子云者箇是相還常住麼饒你說根身器界皆如來藏大地山河盡露法身也祇是箇性常住作麼生得相常住去

解制上堂前季結今季解兩箇泥牛鬭入海踢碎龍王夜明珠水晶宮殿雲煙靄還有能知時節底麼此處無人

謝兩序上堂兩序大衆光伴洽化無可祇謝惟有一文大光錢聊爲兩序壽乃畫圓相云伏惟伏惟

住慈利縣華嚴禪院語錄

據室設平地牢關檻佛檻祖布縵天網子羅虎羅龍顧左右云不入者係社底出來有僧出衆以手掩師口師退身打一棒云是甚麼僧喝師云不是不是又打一棒

結制上堂盡乾坤界是箇盧子諸人卒難囘避若也囘避得一毛耑上驅雷走電澍雨興雲一微塵裏大抹高揮神出鬼沒總不是分外設或未能長連牀上有粥有飯莫錯訝好夏舉蜆子禪師隱東山古廟一日華嚴靜和尚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子云神前酒臺盤師云兩人酬唱固是聲揚千古要塞新華嚴口未在何故蜆子祇知門前撈漉不知家裏藏頭華嚴祇知騎虎頭不知收虎尾若是新華嚴便與擒住云速道待伊開口即與一頓管教者漢一場敗露新華嚴恁麼你道古人還落節也無

上堂今翰六月一熱得遍身白汗滴萬斛熏風不得涼易烏銜火橫空當前堂伐鼓聲逢逢古澗流泉劈箭急祖師意旨已了然兩堂上座識不識若識掉臂

便去若不識待拄杖別通气息便擿下

上堂如如原不動動即成妄想一物不能爲爲者亦伎倆不慕諸聖師不落己靈網大衆是甚麼所在許女妄承當

然律師請上堂自安上座昔秋七十餘矣僧臘亦四十餘矣昔參方昔曾兩到金陵得戒於古心大師歸來行律亦有年矣忽遇華嚴深信此道堅迎於本院日究道妙於是生老病死八苦交煎始到安妥田地可謂赤灑灑絕承當淨羸羸無囘互還有箇甚麼戒體持犯不持犯之元字脚挂於胸次中也雖然正恁麼昔如何是自安上座出身一路安一喝師便下座

上堂僧問夏日炎炎熏風徐徐如何是清涼竟界師云熱出冷汗來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師便打問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心空竟界師云女未到者竟界在進云未審到得底是甚麼人師云吾若說此人無女安立分乃舉龐居士云十方仝聚會師云不遠千里而來箇箇學無爲師云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此是選佛場師云何必曰利心空及第歸師云亦有仁義而已矣大衆華嚴如是註解且道還杜得龐公口也無設或未然還有一人爲女通箇消

息乃卓杖一下
上堂記持名言何生了道柬擇聲色何處求眞饒女
講得恒沙法門背得無量文句也只是箇聰明學解
不如向聲色裏覓箇出身之路好所以道聲是佛聲
色是佛色大衆華嚴傾出了也還有見得底麼秋風
柳上來池底波紋起
上堂僧問如何是華嚴家風師云一步未曾迻十方
在脚底進云築著一微塵無邊瞋火發師云不是知
心人徒勞亂度量僧禮拜師便打乃云華嚴竟界不
是小事大事比量亦非頓說漸說可擬女等後生欲

究此宗大須立志若不立志徒自殷勤不見先宗道
祇劫果滿始得解脫乃彈指云祇劫果滿也且道還
有解脫底麼
上堂僧問從上來事某甲還有分也無師便打進云
早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自謂久饑虛不能嘗一粒
乃云若論演說宗乘何處不是所以諸佛說衆生說
山河大地一齊說無有間斷既是恁麼又要華嚴說
箇甚麼起身云不可節外生支
上堂僧問和尚未見太平旹如何師云滴滴不斷進
云見後如何師云兊兊不扁進云從此家風超世外

更無一事落玄微師打云秋聲處處響木葉村村黃
乃云釋迦掩室固執難祛達磨壁觀癡頑太重所以
是般事本來具足不假修爲今旹人不了此事故他
從上諸聖立種種名說種種法逗到如今總成病痛
雖然不著本來衣猶是玄談意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雨灑不溼
鱗意气天然別進云直截一路請師再垂師云天門
山帶碧秋色暗中知僧喝師便打乃云秋風入慈易
天門山色換樓頭梧葉飄有眼如不見如不見一聲
猿嘯腸欲斷

上堂祖不卥來早有者場旣事何況卥來如今諸方
老宿事不獲已說箇有禪可參有道可學總是止啼
之事若作實法商量未免道聽涂說大衆華嚴如是
且道是旣事不是旣事起身云旣事旣事
上堂問從上相傳一路請師直指師驀豎拂子進云
謝師荅話師云不唱言前寧談句後進云不消彈指
力樓閣參徧旹師便打乃云不入彌勒樓閣怎見家
珍未到華嚴聖門安知法要是以通方上士不拘一
路一門向上衲僧不足一知一見若不如是焉得傳
持如今大衆還知麼從來參徧處回首始知宗

上堂雕砂無鏤玉之談落艸乖道人之意諸仁者向者裏作麼生領會如領會得不枉親見作家不然大有叓在

解制上堂華嚴今輸解制兄弟東去西去雖則理合如斯華嚴一應分付遂高聲云者邊那邊叓莫回顧卓拄杖喝一喝

住澧州藥山禪院語錄

據室譙老師入室久矣今日重新據座就中一著平坦見者不可錯過衆中有不錯過底麼僧便喝師云胡喝亂喝咄

開爐上堂僧問大衆雲臻師登寶座主賓酬唱棒喝交馳畢竟明甚麼邊叓師云此去龍潭不易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此去龍潭不易問龍天擁出爲扶宗優盋雩開世罕逢今日陞堂如何指示師云拄杖五尺長僧禮拜師便打乃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先宗固是直截正眼看來卻似不是若是今日只須道箇青則青白則白噁雖然已是涂汙諸人了也良久云叓無一向不見先藥山一笑應澧陽東去九十里許如是則新藥山開堂亦有一笑布施大衆不惟應澧陽千里萬里管教闔國人成祖成佛乃大笑云會麼便下座

日叓上堂雨灑風飄古殿腳冬寒閉戶然枯竹何期撾鼓要陞堂曳杖強登曲彔木打噇諠諠瞋火惡惡本欲爲衆說法只是不成法度

上堂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祇此一問也不消手進云怎知法身師云錯錯進云和尚分上卽得師云錯錯乃云龍山露遮那之體澧水瀉不二之音若人識得有口只堪挂壁若識不得總成孤負

上堂壁侍者問古人陞座不吐一辭此理還的當不師云毛吞巨海意乖卻本來眞進云打得血流出如何瞋火然師云莫以荊山玉比作衣下珍者禮拜師打三棒乃云古人陞座不說今人陞座要說不說而說說而不說牆壁瓦礫放毫光刹塵空生何處著莫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和尚垂示一路師便打進云不是某甲幾錯承當師云以其自足不如重出又打進云領領便歸衆師云可惜珍玉混泥沙乃云古佛心宗衲僧肝膽盡在一毛頭建立一毛頭收歸只是大衆未有承當所以在者裏早上上來兜下下去不自回光卻成孤負故先宗道京都鄴都浩浩便是菩提大

道大衆向者裏信去不可更疑若更疑驢年去在
上堂大衆聻甚麼處隔礙不如與麼去藥山在萬峰
六季亦只與麼去若不與麼去不得六季即六季又
六季聻甚了期雖從上聻三祇果滿者聻七破蒲團
者聻四十季不雜用心者聻四十九季尚自忝作者
若不與麼去亦只是箇勞生老漢聻甚可取大衆今
日事不獲已乃說如是不可謂藥山重加箋註好
上堂僧問動靜正遂皆本分落在甚麼處師云大地
雪消去乾坤一片明進云意旨如何師云適來爲女
道破了也乃云識神種艸糞埽自裏藴卻千箇萬箇

未爲分外何故若是出格高流十季五載時節到來
自然瞥地放出掌天拄地之手打開耀古騰今之鋭
不勞矢鏃海晏河清不動干戈太平坐致如此則超
羣越格即不無正恁麼時甚麼處安身立命卓拄杖
一下
師因患腳上堂聻時節掉棒打月接竹點天聻時節
海晏河清風恬浪靜聻時節哎喲此一句腳痛說不
得便下座
到龍潭寺上堂一潭煙景萬頃波光子規嗁落楊巒
漁父全拋玉餌者箇竟界且置正與麼時如何指示

燒經臺上浮青靄仙眠洲中落紫霞
到夾山上堂未到夾山藥山便有許多隔礙及乎到
夾藥山隔礙全無既然不落兩涂一句作麼生道夾
嶺雲生橫谷口藥山月出照丹霄
上堂從上來也聻打者也聻喝者也聻百般做出者
也聻一物不爲者藥山今日點東將來各欠寤在揮
拂子云也是抑而爲之
上堂雪色媚諸峰湖光搖三楚若作佛法觀五五二
十五拈拄杖卓一卓云大衆切忌歸鹵
上堂一浦雲煙萬井冰雪玉樓人睡不知天曉瓊對

烏嘑不知晴明林下道人當恁麼時喚作何事以杖
卓一下云等閑莫灑兩行淚恐染湘山竹上斑
解制上堂九旬佛事今輸罷垂示諸人無別語東擿
鹵拋任運行路逢奴蛇莫打殺
住新寧縣牛山廣福禪院語錄
據室從上宗師於此開蝦蟆口說一二三四五新廣
福於此又說箇甚麼喝一喝云雲中纔見傾雷雨潤
底頻驚倒獄機
結制上堂僧問從上老和尚施設盡是節外生支和
尚今日作麼生師揮拂子云廣福無法說拂子驀面

揮進云早箇節外生支也師复揮拂子云莫孤山僧好乃驀竪拂子召衆云廣福三登中慶九上萬峯別無別得單只得此斷拂子一柄遇人問著便將指揮拂一拂云拂子頭上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你道此斷拂子見箇甚麼道理便肎如是神通如是玅用如是作爲你也須出來道看旣道不得不可艸艸且請出來秉戒

王珍送子出家上堂僧問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未審一子出家爲甚九族便與麼去師云闍黎下一轉語看僧便喝師云退後退後乃云廣福說法無處啓口只好舉則古人因緣聊爲證據道玄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女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女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肎偈云肎男不婚肎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廣福論他千古之下雖是出羣猶肎不盡善處怎如恩脩居士也不恁麼問廣福也不恁麼畣自是另行一路何也他肎男不婚無女不嫁何用團圞頭大家相接話雖然廣福敢問大衆且道此公與龎老用處是仝是别出來對衆道看若道得堪爲古今法眼設或不能不妨老實疑著好

上堂黃面老人自謂成道於天竺雪峯老人自謂成道於鼇山今日不肖兒孫要問二老人成箇甚麼

上堂僧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云當機不唱無生曲進云早知是鐕師打云彼驚漫追蹤乃云者件大事佛祖唱不出辨才詮不出大衆疑不出廣福說不出惟肎松風水月瓦凷甎頭艸木叢林拄杖拂子當頭露布大衆直下領取更莫回顧

上堂鵝城峯碧牛山嶂青不是古佛羸髻亦非諸聖頂門眦夜文殊普賢疑到五更及至醒將起來依舊可憐生

上堂僧問從上來事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彼一跳進云莫便是不師云揚沙撒土底意非真僧禮拜師打乃云蜀魄嗁柳莊蝶舞雩若人於此聞得分明見得分明則不勞廣福鼓脣弄舌即與從上諸佛仝一龕室不然孤負殺人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解制一句師云一聲牛背笛山山任遨遊乃云諸方浩浩商量且不是聚廣福人人解去且不是離若作聚三十棒打折驢腰若作離三十棒打折驢腰

上堂神會圭峯尚斥爲知解宗徒而泛泛字句支講

者豈能善乎我此大衆倘肯向上忠五年十年不雜
一語何愁不是佛不解語邪珍重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尌尌倒藤枯句歸何處阿呵
呵誰管你簇錦攢花阿呵呵誰管你倒腸搭肚乃拍
厀一下云東風吹夜向荊南千峰萬峰唬杜宇
上堂萬法歸一刀刃上蜜舐著些兒血珠便滴陷虎
機蠱毒食見者瞎耳者死顧左右云且如何回避掌
上縱有返魂香也須遠離三千里
上堂拂子好打蠅拄杖好打狗若作佛法觀面南看
北斗蘇州有常州有怎如山門前佛殿後

上堂剋期取證非但高峰為然雪岩老人亦謂汝等
諸人若能七日夜脇不至席目不交睫一念無間若
不會截取頭去做澆匾勺此法從來要驗者不可勝
紀今諸人一夏又過半矣不惟沒有下落亦且妄想
雲興若不出來提過碁畢不要意又道長老不道
軍中謝世上堂有時大聲喚有時小聲叫道是苦苦
為甚與人全道不是苦苦濫泥有刺顧左右云知麼
老僧無端墮向刀兵獄裏誰似三千年前雙林中右
而臥喝一喝端坐而逝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一終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二

住澧州洛浦門人宗亮錄

小參

能之可之奇之京請為胡縣君對靈小參師拈疏云
第一第二總不足論此是象山縣君生平底仅與沒
量居士拈出宣畢師云縣君早修淨業持誦佛母準
提葩自知非深究正法眼藏乃於今年遣人求指訣
因教看箇不是心不是佛是箇甚麼由是力參者三
七日忽然心識不行言思路絕將座鐵山撞倒笑曰
范縣君道元來恁麼近今果然縣君病革召仲君平

原謂曰女為吾報師恩意言訖自扭而脫大衆縣君
如是要不為長君孔原等慶幸乎雖然正恁麼時如
何是縣君暢快一句脫體頓超名相外一彈指須去
來今
附請疏伏以與化於親過奢無勞集衆天如於母
太煞不覺重言子母俱到情忘慈孝遂立人極之
可等痛念亡母誥封安人象山縣君胡氏內政克
修曾見褒於天語靜業夙具常寢遊於梵宮蚤稽
首佛母準提葩并心正法眼藏已解人竟俱奪但
欠灑脫自鬧愧求叓之未能奈無法之可說伏遇

臥龍大和尚人天眼目幽明津梁轉經有類多羅
修儀一如七佛有蒙飛錫妥㦸垂楊秦國有落艸
之談已非因子及母瞿曇申無常之偈亦日叓亾
如存知從空放下不難看對靈呼之或出於斯識
得薦母意是則名爲報佛恩
昞道黃道婆請爲星拱黃映宿居士對靈小參師拈
拄杖指云見麼星拱黃君其未死也常聽我打葛藤
其既死也亦聽我打葛藤何也蓋崇禎庚午開入我
大慈法中究心楞嚴少有入路十年於玆遂成莫逆
自吾觀之實非一生兩生結就者也又常重建棲靈

梵刹欲朞全住忽一旦擦手而去豈復嫌於久住令
人賤頻來親也疏也邪雖然佛祖不傳之叓猶未指
破在復拈杖指云星拱黃君卽爾儒者身身無其身
卽爾菩薩形形無其形虛空全體世界浮雲生死晝
夜形骸旅亭其來也電光爍爍其去也石火騰騰卽
見全人伲來去原原委委亙常存時道婆歛手云哀
哀師云伲甚麼婆云爲他黃君摛楊學師便下座
熊止白居士請爲余道婆小參乃云止白得爲吾從
爾亦得爲吾從止白吸盡香水海爾方曉上須彌盧
頂左右云者諦且置如何是道婆得力句自從歸去

雲空豁一月千江總自如
張道婆請爲通碧徐道臣對靈小參云者漢方脫卻
鶻臭布衫炙脂帽子便解向官潭渡裏泛石龍船逍
逍遙歌滄浪弄明月與性空全游去也山僧也有
首歌曲爲伊助喜遂云知音人知音人流水高山共
此心石印寺再重論舊鳳凰山下語猶淚折蘆葉蕩
秋去斷送孤帆白晝雲喝一喝云低聲低聲
小參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江邨漁火發照見夜
行舟乃云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山僧看來卻又不然
未知有底礦中有金既知有底金中有礦所以道大

叓未明如喪考妣大叓已明如喪考妣莫道不知有
底如此卽知有底愈要精進除去無始劫來妄業流
識始有契證時節雖然當又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
法與人須是自家屋裏拈出始得蓋天蓋地不然大
有叓在
小參放下著莫妄想如今坐立儼然伲麼生放下莫
是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一齊放下麼僧問趙州一
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僧於此豁去大衆者
便是放下底樣子雖然不可便作容易只須去盡偎
始毉塞及見莽流識便胷中七穴八穿蕩蕩地瀰漶

地無事無爲眞正道人然後乃已不爾都無利益所以道割髮須及肩翻叉空侵體

除日小參學道人非一做便休須是切之又切乃能窮高極深古人在叢林久經磨洒然後離住得箇院子人猶譏爲離師太早蓋在師邊住一日有一日警策故從上以今日爲警策謂一年十二月於今是盡月一月三十日於今是盡日所以鞭策道流回光自照若不如此光陰可惜兄弟也有遠來者也有近來者全山僧打者鼓笛須要一番磨洒一番光明始不負初心不爾於事何益

小參山僧尋常有一機不與諸佛共不與祖師共不與天下老和尚共且道與誰共有定奪得者不妨出來相見如無山僧自道去也今夜且燒舊臘火來朝相賀新年人

小參今之參禪學道工夫不得力此事不得明無他蓋爲去不下身心自生愛染放不下家緣自起繫念繫念起則好食戀衣愛染生則貪生畏死所以不能自在而生死際頭亦不得力此之過也兄弟家既辦狆霄忠來者裏全甘澹泊共守清貧須是把生死念頭密密舉起切切窮去窮到心識不行言思路絕不待倒斷而自倒斷矣

小參若論本分接人何須擔枷帶杻無奈今昔弊病頗多師家亦只得隨例起倒道箇此事不從佛祖經書邊得不從他人口嘴邊得不從靜悄地裏得不從鬧轟地裏得但除去見聞思知屏卻咽喉脣吻見得分曉自然不動干戈太平坐致不然還須把不明不會底做箇生滅身父母長道處聖胎或行或坐必要覷透根源如懸崖上撲地一驚始可謂罷參絕學眞正道人

小參囊畱螢火鑿壁引光世出世雖不同向上心一也棲靈門下既有鐙又有燭參玄上士須著猛力或大事未明祖意未透著實參究究到無可究處自然蕩豁可謂冷灰裏有粒豆爆枯木上有支花發豈不是衲僧家生平慶喜耶天寒勿勞久立

小參僧問如何是五宗全道一句師云棲靈寺外諸峰秀臨水江頭一月明如何是五宗別開一句師云江清河濁流今昔岷嶺梁山別一宗僧喝師便打乃云春色晴明佛祖體露秋聲送雨衲僧命門者裏辨得分明尚無入路何況者裏未曾發足大衆你道如何是究竟一路處處子規啼不盡家家月色照無邊

小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頭頂黃河尾氐江僧云才挽雕弓意喊聲便震天師云彈子出紅爐闍黎一命殞僧便喝師打乃云放開一步步步登高把住一頭頭頭無路所以盡十方界只得無取無舍始是佛祖轉身一路若不如此徒勞擔囊負盆忝東適鹵恁甚飽參肯節大衆我廣福圓制之肯故以此進女大衆若女大衆的欲明此一段大事當須究竟不可以少為足古人三二十年始成道業豈欺我哉珍重

晚參

晚參此事不論僧之與俗貴之與賤都行得只是思慮太過不能當下領取如家居者治生已遂又慮子孫子孫羅列又慮科目科目已登又慮名爵名爵既極而世間事畢矣方欲求免生死則頭白齒黃惡恁餘年可進此道邪如不家居者欲研四諦至威道可已又思十二緣至還滅盡已又思萬行至三觀尚矣又思正覺至正覺方觀從前事業終是階級建化門邊事惡恁頓超之理兄弟總不如向者裏薦卻始得遑僧

晚參山僧有三轉語來問大衆切須子細此事元來見成何須別用工夫不用工夫如何得見成公恁肯節要人作佛祖恁肯節不要人作佛祖者老漢是甚麼心行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何人語若道山僧孤負祖師若道祖師又成揀擇

晚參兄弟家都是多歷江湖久參上士不可只見一橛便謂禽縱殺活我已透得古人常言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況未明大事卽佗自足想邪何不趁此色力百尺竿頭使須進步忽然虛空粉碎是也不待罷參而自罷參矣

晚參拈拄杖召衆衆云恁麼恁僧便喝師打云者撩底

恁甚交涉今日不許喝豎拳豎指左右旋女人拜種種盡是學來底只須別道始得既道不得何不精進不見古人四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邪又不見只愁不是佛是佛何愁不解語邪

晚參舉惠山和尚住後因緣驀顧左右大罵云看者桼桶把佛祖欺誑只當笑中物可惜當日全事者不有左袒佛祖令伊肆意獨邁高風今七百年來亦未恁為佛祖雪屈者山僧雖生晚季必不私徇要為干城啓闢嶮獻胡不思先佛天人莫上衆聖中尊豈可欺誑當物看乎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可欺誑

當物看乎夏顧左右云兄弟還甘此說麼若甘㝠山
放行早已不甘佛祖過在甚麼處有僧出師打云不
是不是又僧出師亦打云不是不是一衆茫然莫識
師意從此內外脇不至席矣

勉參丈夫省字不伦慫驢爲甚透脫不得有僧以脚
打地師打兩棒云做甚麼僧才開口師夏打云問意
胥宗僉意假全是女亂做得麼且者學得底濟叓不
得又有僧從東過卤師亦打云者柰桶華嚴門下佛
來祖來一驗骨出鐵額銅頭不敢跨門兄女溺牀鬼
子欲逞神通邪又打兩棒

勉參山僧學道二十餘季末上向萬峯山頂見箇無
面孔老師被他䩕打三千莫打八百逼得到千里萬
里無我無人冷清清地忽地醒來乃舉杖云拾得者
箇喚作佛法從巴蜀歷荊楚也會拈示於人只是無
人證據如今藥山寺裏新開盧構也拈示於人亦無
人證據夜裏忽爾傷風出气不得衲被冢頭悶得通
身汗滴天明剛才蘇息又被人問著山僧無可措手
夏舉杖云又只得將者箇拈示切勿道夜來傷風今
猶嗔噎在何也者箇千聖不能傳乾坤包不得通身
是手眼亦少覷著者兄弟明見是箇拄杖不從南山
來便是北山出因甚道千聖不能傳乾坤包不得明
見是箇拄杖長則長五尺渾身似柰爲因甚道通身
是手眼亦少覷著者者裏有具眼底出來道看

勉參此段大叓就在諸人經行打坐處討取自是分
曉行背討取行底是甚麼坐背討取坐底是甚麼一
行一坐通身討取是甚麼如是討取則行住坐臥法
法頭頭自然緜密誠能爾者必有倒斷背節東院云
一生不離叢林十季五載不語無人喚伊伦瘂漢豈
欺人哉

勉參一口气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此博山大師語

也兄弟家將此一句頓在面前行也此一句坐也此
一句行住坐臥通身此一句如是則手中捉著此一
句脚底蹋著此一句眼中覷著此一句耳裏聽著此
一句鼻頭齅著此一句牙關齩著此一句未常少間
未常少歇欲登佛祖階亦何難也只是兄弟家不能
信去山僧答季將謂此老魔魁人今日看來何等見
成何等簡易兄弟家記取記取

勉參舉龐居士偈至神通玅用運水般柴云只如早
上般柴背還得神通麼兄弟家如不會不免從頭註
破日用叓無別師云還須知有惟吾自偶諧師云切

莫訝著頭頭非取舍師云是箇甚麼處處勿張乖師云要且不識渠朱紫誰爲號師云任從滄海變丘山絕點埃師云兇景中奴漢神通與妙用師云你試道看運水及般柴師云三生六十劫山僧如此且道是有老龐不有老龐各請下一轉語

示衆

住揞月禪寺到院日示衆拈疏云此是沒量大人將佛祖百千三昧總向不律頭上露出倘不會卽叓宣過乃云山中斫柴磵下取水自是住山本分何故卻來者裏揭佛祖標格用開盧鉗鎚鼓㕚三百五百於叢林中閙浩浩地𠤎久云只因使符逼非是強出來下座

示衆惡池見僧便喝只在舌上用㕚武陵見僧便棒只在手裏用㕚何似山僧全體用㕚顧左右云且那裏是全體用㕚處旹維那云請歸方丈與和尚道師云歸方丈卽不無要且不見全體用㕚處旹又㕛沒量居士從東過鹵從鹵過東云當甚破艸鞵止白居士拂袖便出白拈居士喝一喝玄倩居士便掀倒禪牀退身三步師云千般萬般卽不無要且不見全體用㕚處

示衆大凡演唱宗乘須具金剛眼擇泣眼透關眼超宗眼具此四眼始可用劒刃上叓坐曲彔牀㕛麼㕛麼僧便問如何是金剛眼師云燒眼非開日精靈絕景相如何是擇泣眼師云淘沙赤金出漫謂白銅仝如何是透關眼師云千重無留礙急水打毛毬如何是超宗眼師云上㕚瞿塘峽始見衆山低

示衆諸方在浩浩裏傳持藥山在物物上建立所以在鹵蜀卽說鹵蜀底泣在楚澧卽說楚澧底泣大衆鹵蜀且止你道楚澧江南江北甚麼處是泣莫是艸木叢林僧俗男女是泣邪料掉沒交涉莫是風雲雨露日月寒暑是泣邪料掉沒交涉莫是䒭堂後殿廚庫寮房是泣邪料掉沒交涉莫是鐙籠露柱瓦甴甎頭是泣邪料掉沒交涉莫是對支子搖牛尾巴動是泣邪料掉沒交涉大衆畢竟在甚麼處道道看

示衆山僧者裏㕛旹是水上葫蘆禪㕛旹是日中寚石禪㕛旹是色裏膠青禪㕛旹是水中鹽味禪女等合作麼生會僧出問如何是水上葫蘆禪師云才欲進䒭看轉便舉頭早已失來蹤如何是日中寚石禪師云新出河山光爛熳燒空灼地景微微如何是色裏膠青禪師云分明漢上無雲物比擬來旹翳眼睛

如何是水中鹽味禪師云聾人脊舌應難辨仅與多情石女兒

示衆我此大衆江湖㳺人聽吾偈句以爲道根不可放縱不可死心不可妄想不可執情不可四顧不可合晴不可妄動不可別尋不可憎愛不可無明不可自欺不可非人不可不說不可動脣不可執坐不可長行不可繫念不可起嗔無利益更波不可行豪釐若犯打出山門

示衆淨如珠清如水明如鏡煇如星皎如月杲如日厚如地大如天虛如空深如海今之人不惟不能洞

蕩不能深遠不能光明不能皎潔且不識自心在甚麼處是箇甚麼近來一夥識神之徒升在高座被人逼著便胡言漢語非打即喝幾會窺見臨濟悳山竟界來及乎𢾅除這者伎倆更與相見必也眼瞠瞠地似箇卜卦底見神見鬼可憐生胡不聞語不驚人切莫開口不識眞人毋認識神之誡歟珍重

歸龍潭信祖塔示衆擧茶奉餅天王昔底更分明敢自欺今日艸允人變色椎胷更這告阿誰顧左右云爲甚如此虛空休掘洞平地起孤自

示衆吾儕侍萬峰昔與象巖破雪諸人佗偈頌比被老人訶罵即自知非今諸人入來未經一月便欲逞才作偈㝵不爲衆中糟粕邪如禁而不止病在膏肓難以救治

示衆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你道是甚麼人竟界知與師齊減師半悳知過於師方堪相授如今學人才向門墻邊張一張便開口說是說非此等人佛謂之可憐憫者閻羅王殿前依舊汗下何益也不如徹到佛祖田地出來說兩句光揚祖道豈不謂之丈夫也哉若是光景中門墻上識㝵些子便作者般蟲豸不惟不能爲人亦且箭折弓殘於人矣昔脊張没量

向前佗掌埶師云放女三十棒士禮拜而去

示衆莫妄想見山見水是箇甚麼衆目定動師喝云者裏那有閒飯養你者死獃禪和拈棒便打衆泯下師云會即會泯甚麼更打板頭一棒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

因事示衆昔在中慶萬峰昔知事常磬負薪汲水耕畠種石劖筍采茶打碓牽磨知事訶責於昔只不與之爭然後始㝵己事了辦兄弟家念生死來此聚首即般幾束柴未爲分外何小逆竟便打不過如此是不能放下無明種子如來訶爲可憐憫者不見曹谿

掌碓雪峯執炊溈山諸老皆出行門豈盡不及兄弟也即如長老順慶名族縫掖子孫曾二十年苦辛豈亦不及兄弟也悛須放下莫慚惶殺人好

示衆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者裏易見難識天皇亦常道諸方易見易識我者裏難見難識何則不見道佛法不是小事要在做到行到方知受用兄弟家如欲覓者箇受用用心須是微細緜密不可因循如用心細自然日劫相倍用心密亦自然日劫相倍所謂生死心切向上心堅自然日劫相倍兄弟家冝依此言必也窮高極遠透徹精微發用闊大語句驚羣雖然猶有一機尚要會在

示衆兄弟家喚甚麼作道器若聰明之士舉起便知底則世知辨聰如麻如粟此等尚與情念黏著不能遠離稍有粟米粒事在胷中日夜不安心神攪亂趙州謂諸人被十二時使正爲此輩發藥兄弟家何不趁此齋飯有喫把自己不明不會底急急回光返照打起精神只要做到放光動地始可歇下如德山見龍潭後拈一條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者才是不負行腳向上高流時寒珍重

示衆學道人志須堅心須固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如金如石風吹不入雨打不溼到恁麼地生禽佛祖活捉衲僧豈是分外事雖然還有一著不與道在

示衆日月高縣乾坤倒卓露柱鐙籠一動一靜甎頭瓦出或坐或行正與麼時耳其聲者死不移時利害在甚麼處曾經一中穿楊箭乍見松毛也皺眉

示衆拈盞出低頭入伶俐漢勿輕忽瓦子鼓琴蝦蟇和曲甎頭驚起上月窟裏云虛而盈剝而復若覓絕後再穌其宗不致寥落

示衆諸方則難參易學藥山則難學易參所以藥山接人不須濟下玄要洞上君臣拈拄杖豎起云見麼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機緣

張則堯居士問如何是落艸句師云此去牛山一里許如何是直截句師云牛頭牛尾顛倒顛士信入

閩令萬時公問父母未生時不問四大消滅時如何師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公禮拜

師睡次有陳瑞環居士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枕齁鼾眠自足士云意旨如何師云曾無俗客到山家

問臘月三十到來如何師云雪抹山河皎竹燒節條

催進云新季佛汯如何師云烏雞巢霰錫經臥氷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㝹㸒談經名解語如何是句
中玄師云龜毛覚破氷中月如何是玄中玄師云蓤
角尖尖三箇又
師問新到女住甚處僧云白雲寺師云白雲也脊吏
僧無對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低頭云困
古山問某甲一向自謂脊箇入處及舉如何是心又
㕘不䍐過在甚處師打云是甚麼猶問過在山禮拜
師戛打七棒云棒下無情聾瞶皆驚你欲思量千生

萬生
問大千世界一微塵如何是一微塵師舉當云是甚
麼
問萬汯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揭諦揭諦
問如何是空王殿師云橫三豎四如何是空王佛師
云一二三
問明歷歷曌忝忝是箇甚麼師與一踢踢倒僧起覓
問生从不明再乞指示師掌云者無血性漢
師問僧山河及大地全露汯王身隨以手指地云者
是甚麼僧無對

問汯堂靑卽不問方丈裏如何師云五眼莫能見云
威音王後亦不問威音王靑如何師云四野青青一
片害
師開堂日張沒量居士請書雲堂額師云撩佛處乃
以衣袖左右搗云山川也是艸木也是士作虎聲便
出師云者俗流也脊點气息
師與胡是渠居士論次師云文章雖居士佛汯須山
僧士云互用䍐麼師云居士哭山僧笑士便出㕘
師與張文禪居士避暑牛山師云何不脫衣冠士云
禮也師云將謂你是箇人士叩齒而㕘

師與熊止白玄倩山行次師指對云喚作甚麼白云
黃荆也不識師云緣葉因甚道黃荆白乃作舞師戛
問倩倩云是甚麼師云三十季後脊人舉在倩亦作
舞
佛侍者問某甲爲甚愈參愈不䍐師云挑鐙撥火是
甚麼道不䍐
師問婆子你是甚麼生底云某季師云那箇是甚麼
生底婆無對
師夢入萬峰室峰問佛祖在甚麼處師便作掌勢峰
云不䍐動掌在甚麼處師又舉掌云好不識着

師過烏雅山問主僧山名甚麼二云烏雅師二云為甚不
飛厺
師問僧從那裏來二云金雞師二云來昔金雞啼也未僧
無語
惪山僧參師二云金剛祖師道甚麼僧沈吟師便打
問門外人即不問如何是門裏人師厲聲二云眼瞎那
僧喝師二云好喝僧禮拜師便踢倒僧起欲語師二云住
住此叓須是命根下刺一刀底人始得我者裏刀刃
上取人容你眨眼不得
問縣邑攃手昔如何師作聽執僧理荷問師二云三生

六十劫
金雞啓敎投參問趙州到投子子過茶州不顧侍者
過茶州為甚禮侍者二拜師二云山僧亦合禮你你作
麼生會啓領玄旨肎偈二云夏將三拜驗天人石女聞
之也斷魂赤眼波斯來何早金雞號上鐵昆侖師然
之
石林誰維那參師二云鼻孔向下垂眉毛橫兩截作麼
生誰釋然禮拜二云觀誰終不敢怠和尚
欽山僧參師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眼肯是甚
麼上座肎會處下一轉語來僧無對

問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昔如何師
二云女信不及那
慧月亮鹵堂問宗亮在天童會問向上一著千聖不
傳意旨未肎入路即今和尚如何指示師二云輕舟浮
水面亮於言下豁然禮拜二云喜得今日問過
師因肩複下山遇張沒量居士問二云何不累侍者師
云不欲段俗人士直丕而厺
問臨濟三玄玄沙三玄是仝是別師劈脊便打
問三十日到來昔如何師二云縣邑解點頭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二云一鋸葫蘆兩把瓢

師問壁侍者二云女會佛法麼者二云厺年會如今不會
師二云如今為甚不會者二云早無管待用會作麼師二云
放女一頓者禮拜
師與璧侍者山行次師問如何是正法眼藏破砂盆
你作麼生會者二云某甲不是弄潮人師二云不弄潮怎
見洪波者二云洪波在甚麼處師以杖畫兩畫者揭澌
曰莫淹殺某甲好師領之
師因座主問溈仰九十七圓相意旨師以拂子畫一相
示之主抹卻師復畫主又抹卻師二云吾不書你又作
麼生主茫然師二云販私鹽漢放下著

師一日舉楞嚴叓究竟堅固因擊碎茶梧勘衆云你道是堅固是不堅固若道堅固山僧已擊碎矣若道不堅固古人爲甚如此道

瑞環陳居士入山師舉六祖轉識成智歌畢徵云恁麼生會士豁然云向來聞和尚恁麼舉如鏡裏相似今日聞和尚恁麼舉洞見和尚爲人徹頂徹底處師云試道道看士拍手大笑云莫道某甲無語好師休去

明妙陳道婆參竹篦子語有年一日於轉車處忽然有省入山飯僧問承聞和尚打碎茶梧驗叓堅固是

不師云是女作麼生婆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師通乃轉身禮拜而去越五年示微恙有偈曰來是誰來去是誰去兩腳長申如是如是師聞而許之

明理陳道婆入山飯僧適師爲天童悟和尚舉哀燒香畢婆入來云久仰老人今日得禮三拜師云道得許你禮拜云恁麼不消得轉身便出

明道黃道婆因乞法語師命僧持去婆接得云和尚來也僧云在甚麼處婆擊案一下云見麼僧無語師聞許之

王道婆送子出家請師上堂畢婆指子曰且道此兒還承當箇甚麼師便打婆自怪云也是何賊入家

法語

示玄詞卤堂

常遊楚之南北而徧覓一箇不畏毒害吞舟之鯉盡其伎而莫之得客歲天皇山中不下千人獨一尾肥壯赤梢頗有意於竿頭大約爲文義網羅一昔卒難及第今夏率仝忠將華嚴命來堅請對法幢之於此院又得一夏盤桓而腳跟下一似安妥第力量一昔未充乃書歷來相見之語以嘉其忠山僧雖他往亦可極力進道須待臨機大發殺活自由來尋山僧何

愁不點頭也哉

示參原熊居士

佛祖盛化從昔至今而聲揚萬世無有一人不淡操遠進稱了叓人必也打起一片長遠鐵石精神未透者必欲透未徹者必欲徹然後始承接得下居士既欲爲之亦必也切切諄諄萬年一念不讓楊內翰李駙馬一絲毫許而山僧豈不忻然相印邪

示三和張居士 懋鼎

一千七百則鐵饅頭打得開敲得碎何愁盡大地不光明亦會萬物爲自己矣璀嶲生孚枯椿結果豈虛

語哉只怕箇絲絲纏纏於世情中膠然了則鎔過生
平好消息也山僧如不道過異日又說我孤女學道
之忠然必須放下滿架書與令兒沒量切礎一上又
是兩蘇在我堂裏也公其勉之

示自文禪人

若論此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直須將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頓在
面前行住坐臥也在面前穿衣喫飯也在面前屙屎
放屁也在面前待客迎賓也在面前無一甞雜談無
一甞戲論終日竟夜豎起眉頭青著嘴臉勿懈勿怠

如此做去五年十年若不寤道山僧頭在頸上女來
截取去做箇澆匾勺子

示玉奔熊居士

學士家道心壁直無一絲委曲無一豪私染終日浩
浩地裏於兒女叢中不著纖塵竟界住在世間盡其
壽命七八十歲不怕病魔不畏生死學地如是可謂
不出欲界而入佛界山僧豈不羨慕也哉又云住在
世間佗叓弘廣客來待之以酒僧至供之以茶謙而
有禮威而有悳一步步蹋在實地上有何天堂地獄
惟只一箇本來面目與之全生全死無罣無威則眞

火中蓮華也

示見奔

眞實爲生死須自己衣單下看是何物行住坐臥不
可打落無叓甲裏穿衣喫飯不可走入背墐袋中畢
竟要覷透根源見徹窠窟然後兩手拿著此物冷笑
一場來與山僧相見即不孤女勞力於此係社也

示會極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近飄颺學輕細近渾厚學朴實
近操持學勤習近端嚴學誠意近文藝學詩字近蓮
社學念佛苟能如此行持可謂遇竟逢緣會其至極

所言至極非從人得從人得者斷斷不是眞正消息

示古山禪人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者箇說話明明只在目前不能
領會恰似明眼人落井相似然既不能如此只須向
目前橫看豎看三千里外撞著箇無鎖須底胡子切
莫錯認

規約

者鼓笛自我初祖東來打者不可勝紀然未免鈍置
英靈屈仝中下山僧既是他兒孫似不必以陳爛繩
墨而縛諸人於係社者也第近代以來識心紛擾不

無放蕩而縱情之極只罕又將從上老和尚用過底
事件揭出惟吾徒遵之守之㘞啐地折爆地斷然後
罵我魔魅人可也
瞿曇老人一華垂示兩手分付以來而東西兩土代
代相承莫肯一人一世而不以深進遠操洞貫古今
聲揚萬世爲急務也今之禪人猶古之禪人今古罕
聞而法範焉肯不陳不嚴乎余旣濫當是任不罕己
乃揭數條於僧堂諒諸人亦必不以𨁽脚粗漢是厭
良爲賤也宜共遵之

佛事

自安然上座火師拈火苣云會麼者便是自安上座
本來不昧底面目其來也自安其去也自安旣然正
恁麼時如何是他末後一句以火苣擲下云只此堂
堂火把子山色谿聲白燄中
大慈寺定光耆宿火定光大師九十季於盛山峰頂
般弄佛祖公案如今一旦斂衣辭衆而去可謂來亦
無所從日明東嶺去亦無所至月照西郊者也雖然
末後一著猶要棲靈與伊點出以火苣擲下拍手云
歸去來歸去來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二　終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三

住開縣棲靈寺門人完矩錄

書問

與瑞環陳居士

雪山老子常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此老
子一片苦心徹底要人當下瘖去而人只不肯益忽
於平常返欲務高求深良可歎也公肯信此言之切
而當下瘖去否如不能切須留神不可甘爲經史耽
誤平生靑之人卽塵勞中做去者有之卽潔白中做
去者亦有之第塵勞中拔出爲百當千了者常十一

而潔白中罕來爲百當千了者常十九此輕重之効
也能於二處做罕去此又眞火中蓮丈夫漢也山僧
在荊南煙霧中回首夔門儼在天上安能與公把臂
使談乎爲道自佳餘不備

與笑一法師

湘南領衆剎不容離何能謀面談鄉井中淸話直令
人隱隱作凌雲想耳聞足下論法華於天門而深固
幽遠之害所當陽道出參請輩覿面相承余實躍然
無休也避人趨座拾取毒言不識足下毒腸以爲何
如附後小偈靈山未藏語何異栗棘吞來怕殺人竹

枚仝君歸錦里鑾師席上醉華宵

夏笑一浛師 附來書

至人應運古佛爲心終不以譏刺愛譽爲二而來敎
長箋批答分析過當詞气少貶詎非夫子脅蓬之心
也邪足下大見何薄且陋乎毒之人擊塗毒鼓𤆬甘
露漿堇艸見瑕摟須彌置芥孔固非淺見可能測度
然余猶少羨於足下者盇鑒祖鑾師皆出吾蜀疑足
下亦其人之流亞實用纔綣待以智者又譽以毒言
毒腸及小偈云云孰知只泛泛一支講人實未夢見
實際理耳既非種艸似不當論而武陵龍孝若常言

足下曾見雲門和尚繇脅䍐遂敲門之勤今來諭鄙
辱殆盡誠白面書生之淺見能不鎔會余相愛者就
來諭而試一論之先悳常言是賊識賊足下不妄稱
誤作亂咶爭兇安知人妄稱誤伦亂咶爭兇乎然不
知此種種亦何常不入正受不是玅理所謂與諸勞
侶仝一手伦倘學不如此不無師子齩人韓獹逐塊
實可憐憫者至於太虛玅體卤氏丰神不令稚子管
窺醜婦矐效余恐羊質虎皮難心鳳狀大爲人所笑
也噫足下識見只合美以紅蓮舌白玉齒不合稱以
毒言語毒心腸烏乎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等人

翻成毒藥脅旨哉脅旨哉
艸昧世界機智人心魚目妄稱明珠山雞倎伦彩
鳳碔砆與白璧爭兇狐狸仝獅子亂咶䍐可嘆也
弖不欲以太虛玅體受稚子管窺卤氏丰神令醜
婦矐效於是偕二三好音嘯傲於煙雲之上五十
知非養恬於丘壑之中乃弖拙計也聞老和尚於
滨山窮谷而棒喝交馳費精殫神而平常少會非
大手段大力量者不能弖欲向癡人毒說寱恐釋
迦老子笑我也忽接來敎大章大書未必出自老
和尚親手而中𨵦語何恐門弟子向口角邊取錄

也感謝感謝㛂遲特謀一晤方面布不悉　一

夏若明請住悳山

鑒祖老人唱龍潭宗旨於是山每接納四來棒如雨
點亦如燒尾辟歷幾七百秊絕無繼此席者而是山
七百秊竟寥寥耳上座既惜此席久虛乃脅是命欲
山野極力扶持其見可謂偉矣但山野適脅芰荷衣
松箰食之想其志既堅似難囘策上座的欲完此段
公案亦應待其胄待其人而不可艸艸兇景嵩亦如
鐵面老子斷盡人知解不惟不媿老人亦不辱足下
知人之累

夏亮卤堂啓敎授

正欲歪金雞尋二公談還鄉曲與物不遷之旨何期先辱華札字字珠璣誠曶我悟師翁棒頭消息者也山野寧不美且賀哉手敎問山僧在萬峰岂叓萬峰唯打幾頓絕無物與人臨濟兒孫何堪預數二公過譽使汗下浹背也邀住金雞卽當如命完此口願第方退藥山院而諸刹皆賫命以我病足未曶少瘳安能一一𩥨之然金雞雖不能久住當必過看作三日談耳不盡欲言

夏李修吉居士

來楚二季汯幢三尌意覓一具眼人不曶何天叚其緣相遘於仙賬洲上說及此段光景無不相信但試𦸳迫不曶三日提𪊲耳貼雖悽談不過艸艸而一口气怎能說曶到底居士气字雖不滅石公龍湖也須久久方能盡蕭古人賫生來淨潔者賫學問淘洒者賫工夫磨煉者閱來書似在第三方曶徹頭倘船子可能畱一日再來痛領談笑鍼錐瞋揚棒喝伲亦身擔荷人無旨甘門外

夏元壁金居士

向叓書上楷模道理恐不能伲了當人何也公以孔

孟比大鑒而先朱程比臨濟而後曾中何重苒而輕後之甚邪既朱程比臨濟而後則臨濟而後盡屬知解雪竇云此箇尚不與敎乘合況中庸大學邪若論大鑒而先卽玄元冢莊猶尚不類奚仁義之道一門哉從上來叓如大火聚觸之則燒公謂縱奪便利可乎不但不識古人且不識古人用處誠景響中叓無怪乎山僧語直也倘把古人用處頓向面苒著實理會久當親證始知不是縱奪不是便利亦知山僧不女欺也來書賫向道最爲堅固切欲實證等語故據實寫來諒必不气悶下筆沒人情也

夏白枯張居士

來諭生此季世爾我皆苦回望天竺尼山眞雲泥殊𨻶也大約過量人斷岀此苦之外又何須論天竺尼山之樂而爾我不樂爲哉然山僧正好向一步一疏處示人爾亦好向呼奴喚婢邊伲用若身若世總是當人本地風光誰見賫一絲豪身世爲苦樂邪幾岂筞俊骨過我聚譜一上何如

夏囷莽龔居士

如何如何一任卜度若據者箇居士實未曶在不見訶著依苒不是不訶著依苒亦不是訶與不訶居士

如何承當又謂棒之與笑本自無殊一任卜度但屈殺古人多多也然者箇卽韓白蘇黃尚未夢見况居士種種見解乃能得入路耶至於近與不近來與不來山僧放居士二十棒免得葛藤蔓延

復淨土寺淨我禪人

萬峰老人祥符解制復有黃龍之命遠書相喚欲山僧往黃龍但不知何所教也今又一書敦催乃破暑而去則有所許者實難如命况措葛藤念子山僧灰冷久矣如的欲完此因緣可請徹兄甚妙徹兄是山僧衆所知者二十四部無不洞淵造微如舍徹兄而

外山僧莫得而知也

復王方伯秋雲居士

住方城山日常在師僧有稱說居士見宰官身護持我法者適謫大教至欲聆風旛之說則已在公筆尖上漏洩了也又要山僧矢上加尖得不爲葛藤禪所笑耶如公識得便是放心肯節不然還須共山中人住幾日不致做門外彌綸門裏相公也

復長眉羅明府

士廣人稀山僧衆所慨者長樂有得公金石之談山僧眼中意中不思光明此何修而能致此也有牛山

亦承公與之酧唱激揚不然何能使新寧道俗沾法利如是之沃也適又承多寶藏中送來利益人天山僧汗顏統此致謝

復懋中朱居士

荆楚間每晤士大夫言及此事無一二不怖毒害能可其意者故買輕舟遡流而西以尋亮座主舊址對猿鶴招麋鹿誦箕山蕨薇爲樂不意慈利多有辞手阻我蘭橈而復有居士豈悅老再出無盡後來乎請過青蓮山中重論末後句子勿爲紙墨交可也

頌古

世尊初生

僧祇一片苦心腸展手纔堪示四方若是獨尊天地事不須扶過祖師堂

大慧舉竹篦子

匹馬西還無一薦樓有空歎穿楊箭來肯祇想論神功爭奈宮中不名見

世尊答五通仙人

堂堂大世尊那通亦難窺漫穿鑿枉費工良久云普風依舊五湖中

善財度草

能殺能活只一莖艸者裏不會何處討善財善財莫
被謾好

不落不昧

不昧不落箇鍮後鍮皆風起洛城鶯鳥不見過過也
是大蟲看水磨

十智全眞

百二嚴關欲上難不知別路向長安一聲喚得故人
出綠酉紅亭奏合歡

楊岐示衆老僧舉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
只堪喫飯

九十老婆逞玉顏不知雪已覆雲鬟旁人卻道風流
甚別是天地非人間

南泉斬猫

手中寶劒起龍文百二河山蕩最氛從此太平消劒
戟耍無戎馬度河汾

黃蘗打臨濟三頓棒

無端三度上雲房六十頭皮起戰殃寄語諸方當著
眼何須淸濁費商量

裴休丞相問黃蘗壁上高僧象

畫人不會畫人心何似人心會畫人欲識畫人端的

意等閒喚處句來親

趙州三佛

木佛泥佛與金佛何常不是大人作只是當李老趙
州不曾把定末後著

婆子燒菴

無端突出向雲中一片寒天起冽風好箇金輪無艷
色回頭猛火在牆東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雲門屎橛人多气急屈指算將來九九八十一

夾山見船子

全身分仅不須疑才脊絲毫便見欺末後著知不知
覆船入水也多岢

黃龍三關

我手佛手拈苕弄帚搭地埽天絕無好醜我脚驢脚
步步蹋著引得兒孫無繩討縛人人生緣種地耕田
驀直一路蒼天蒼天

玄沙敢保老兄未徹語

雪鳶嶺下嫩雲罠捉得玄沙者箇賊切卻尾兮斫卻
頭鍋睛鐵眼訒不得

睦州見僧便云見成公案放女三十棒

劈頭把出驗來人帀帀淸風繞客身旣是金蘭莫逆
友何須戈戟暗中陳
拾得曰無瞋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
一切法無差
無瞋無箇戒無心無箇家我性與你性擬合卽成差
僧問破山老人終日喫飯不曾齩著一粒米旹
如何山云一箇辨鳩九隻鳥
終日喫飯不曾齩一箇辨鳩九隻鳥飛來飛去對梢
頭鬧轟轟地生煩惱
龍城元徹禪師示衆朕兆未分總是者箇○兩

儀旣判不離者箇○卽今縱有者箇○○○○
○○不出者箇○
分不分看此關不須一箭過重關堂堂便是長安道
趂梛尋華白晝閒
龍城又示衆有旹一棒向活路上尋死人有旹
一棒向死路上尋活人有旹一棒殺伊死也死
不徹活也活不來立地恁麼
棒頭下下且精明殺活雙章不著情分明一一重拈
出不是五千舊葛藤
分鐙偈

仅廣福大儀覩誰長老
嵩少東來直指禪令行吳越夏鹵川棲靈更仅臨筇
竹惡辞聲名自此傳
仅洛浦慧月宗亮長老
蘭江渡口令初開鐵鑄才堪入室來竹篦堂堂三尺
鐵馮君拓上雨華臺
仅金雞大全照啓長老
天篤傳來叓叓昌如何更有別商量藥山一盋親分
仅好去烹泉濟十方
仅棲靈頑石完矩長老

山亭一語絕多疑衣盋今輸可仅之歸到漢豐全正
令靑山不許著便宜
仅牛山見斯圓照長老
十載巴東毒鼓聲聞聲死去已多旹穌來可謚牛山
席滿院華飛信益奇
仅方城獅巖果雲長老
指月室中喫棒回方城寺裏咭如雷重重惠女桃支
杖一任英靈四海來
仅廣福可雲果霽長老
十分膽气壯如雷曾在棲靈中毒來此法和囊分仅

女山頭藥鋪任從開

仅張樾悳居士修之別號沒量

拈華微笑到今來六十八番正令開且喜新安張沒量棲靈門下和調回

仅熊之奇居士平原別號止白

桂楫中流雨岸秋悄然繫艇大江頭綸竿才向蒼龍窟好箇金鱗躍上流

仅張允中居士則尭別號白拈

牛山一棒斷人魂潛界來皆是上根今日丁寧為聖種堂堂誰是俗兒孫

仅熊之京居士大原別號玄倩

簪纓皆色十分鬧一片清香誰解看獨許大原先界意東風追遞入長安

仅胡齡祺居士是渠別號實參

濟北宗風萬古春華香鳥語意偏新蘇黃當日聲名重今日峰頭女夏親

仅張樾學居士二亦別號文禪

指月園中碎頂門烏紗猶帶棒頭痕寫來一句知心語不是愁人也斷魂

仅陳正道居士瑞環別號明珠

烏紗叢裏道偏孤壯歲詮心理自符戴鏡堂前月夏皎許多梅柳盡垂珠

仅王珍居士恩修

六季以忠出頭來語默相投果俊哉此去燕居茅屋下皆風秋月任徘徊

仅王裕甲居士玉澡別號海艇

烽火極天物不寧門庭冷落不堪聽曳回拄杖誰能委仅與吾徒萬古馨

仅熊之哲居士參原

一曲衷腸欲話難先宗獨許默中看誰知俗子谿開

眼拂袖還鄉理釣竿

仅陳道婆明玅

盛山幾度已曾說添眼圓明性自悅末後還鄉曲夏清吾徒豈是空饒舌

仅陳道婆明理

十載殷勤豈偶然江風明月是單傳等閒識界竿頭意秦國何勞說後先

仅黃道婆明道

生平直以道為先滌飲饑飡豈妄傳授女龐婆同向句谿山雲月祖師禪

仅王道婆玄明

蘇逝盧竟鎮海瀾分明說在一橐帝山僧不必重安柄汝乳從今任爾飡

仅熊道婆玄印

打碎無明窟可全靈明百艸又重詮臥龍意旨從今畀任女油飧適市廛

雜偈

山中坐

我居山無奇特食黃精燒松葉閒不過長自坐三四句奇知音

翫月偶成

海上古明月遙遙來古松夜深雲撇盡緲緲欲相從

漢豐道中

攜杖歸來廻落暉返照東谿聲亂石裏山色莫煙中

示頑石矩禪人

頑石本無情點頭情自可乃知生公徒當季未負墮

解嘲

無道人情好人情返覓閒不如支枕臥百吏何相關

示笑月初監院

洞壑深如此公卿少干謁悠然萬吏清笑入松邊月

睡佛池

山頭一箇佛半在水底眠鐙火不相照明月卻高懸

一笑亭

碧色媚孤山萬竅來怒號大江自前橫笑歸來旹道

示止白居士

趙州道箇無子湖教看狗山僧無法說拂子驀打口

示明峰監院

身住無塵地心空亦是禪偶來石上坐峰月落飛泉

答生死眞妄問

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身非生亦非死非妄亦非眞

示若洒禪人

一念心清淨光明猶若洒直透威音前何處任妄起

示孫居士從聞

幾度入青山草鞵也踢破如何不自知還來論者箇

示印石禪人

餘霞撇成綺激江清如練天水兩相望化爲石一片

示明節禪人

出亭居松山日日營何吏獨脊古人禪平常不虛棄

山居

挂笠夔州幾載了無一吏可人惟脊峰頭明月往往

來來自親
自余住此山中白雲半屋常閒日裏松閒鳥語夜則
衡門不闗
山深杳無人迹獨脊麋鹿爲鄰負杖脊昔出戶遙見
食野之蘋
緩步行到谿口萬對鳥語爭香忽見飄風驟雨急向
古穴嵒廊
千里萬里月色三峰四峰秋光樂則高歌一曲倦則
斜枕石牀
攜笻剛到嵒谷又聞石殺鏗鏘緣徑徐徐歸去沙鐺

己熟芥虀
山中雖無奇處林泉也勝長安饑來幾盌薄粥困則
一箇蒲團
疇昝山翁行脚草鞵踢破幾白今日高眠絕頂任他
佛來祖來
居山沒甚生涯直條拄杖袈裟閒到嵒頭趺坐笑落
幾點梅花
山色谿光白裏只好埽地焚香如論祖佛公案任他
浩浩商量

題宿雲亭

白雲與亭似脊約亭與白雲亦相若澀澀澹澹宿亭
中歲歲季季如旅泊

贈美若蔣居士杰

八十二翁書草聖江湖久矣識名姓耻從岳寺違相
尋一幅送余眞道勁

送竺微和尚還越

隴卤尚未盡風塵此日帆開送別津遙憶鴛湖如鏡
淨不知秋月照何人

送知微禪人

白月高天去不疑吳山楚水欲何之草鞵脚底如能

解回首巴山意莫遲

示淨違禪人

撒手逍遙一著子本無生也本無死當陽一棒是根
源申脚原從縮脚起

偶成

罷休休處且休休今日方知違遁流瓢笠好隨風月
老任他佛祖不爲儔

示月林禪人

茅屋雲中宵色煥千谿竹對香風滿脊昔支銚鬻清
流一气傾乾茶七盌

過寯峰訪龍城和尚
野徑行來日已斜雲中犬吠是山家閣上經聲松外
落林峃也放白蓮夢
弔煙霞道士
一到人間八十秋心仝雲月自悠悠夜來應爭還鄉
信御鶴翩翩到十洲
贈龍城本明徹和尚
十載離情欲洒難蜀山楚水幾相看歸來獨爭龍城
月高映蘆夢十七灘
示汾曇禪人

破雨乘風赤腳來相逢一味喝如雷如何當作衣中
寚依舊從苒熱鐵摧
破雪和尚訃至
一到渝州未十秋煙夢浪裏坐扁舟錦鱗尚未吞香
餌何吏絲綸即便收
含璞和尚訃至
梁山笑聚萬峰頭一別東卤十度秋此日芙蓉聞罷
席叢林宋宋與誰儔
鐵龍山十胷
一袋還山過嶺東橫擔雲月杖頭中諸方老宿室公

舉漫謂歸貪枸杞紅
香茅誅罕鐵龍東消受青山綠水中自是清閒無外
吏輸輸鉏藥旁崆峒
渼山別是一生涯芋栗多收樂歲華更爭一般清趣
好卤林日日起煙霞
山中別是一清機水當茶來雲作衣世外高人如爭
意何妨相隘到岩扉
幾箇師僧住石泉輸來飲食夜來眠衣中一寚雖無
異大氏壺中別爭天
少林直指沒多岐不用勞勞別覓之秋月當空頻寄

意如何此外問眞知
破破茅菴舊舊牀十季坐臥此山岡饑來自爭松夢
飯世外何勞辟穀方
十季谿上牧牛兒一片衷腸說向誰獨爭寒猿號夜
月天明踢破老松支
冰霜歲莫苦東林紙被冢頭冷不禁惟是菴苒雙柏
對孤根無改老幽岑
從今一日不離山萬吏無爲心自閒竹杖倚松雲鶴
靜清風回胷拄嚴關
示中對熊居士

欲㘞還笑都無意别有商量落位次翻夏追尋聲臭
畢何常不是如來地

示印文

無文印子向空印印住虛空空不消急急歸來子細
看牛山聳出白雲霄

示可雲書記

未透雲門一字關莽莽且住白雲山有背翻出平生
手一劍橫抽掃百蠻

送允一壽侍者

十年隨侍鳳凰山送女囪歸白水灣若到新安休住

著還須再上臥龍關

示見宗

未破疑關見道難疑關一破即長安回頭卻有青山
分笑月嶮風臥石盤

示長木棟侍者

此日重來履碧霞頭皮一擊血淋沙堂堂好箇還家
路爭奈家鄉隔海涯

示慧波珏侍者

女父宗儒女學佛宗儒學佛更如何猛然躍過龍門
公電丞雲飛倒玉河

與别眼熊居士

摶風帶雨上山來短短柴門為爾開格物頻頻言底
叓子韶一笑響嵒隈

示熊爾錫孝廉

勞君幾度到雲門兜率何堪可共言若論心原無說
處茶栝舉起便消魂

夏白拈張居士

臥龍無字到諸方多謝少陵論短長縱使文華雕刻
好勞勞未免費商量

示甘使君六守居士

一繫扁舟到臥龍心原細細論初終回頭明月瞿塘
上冷冷清輝曜碧空

示翼如禪人

泉向高嵒下碧天帛拕一匹挂雲邊煙波一似惡池
出白浪滔滔涌淡漣

示雲海禪人

舟泊臨江鹿渡津登山欲訪白雲人風旛意旨如何
道三頓竹篦漫作瞋

示徐成宇居士

十載滄浪理釣竿蘆灣一曲和應難不如且擿煙波

裹回背月高玉一團

示壁侍者等三十餘人

令行四國已多季未畀英靈可息肩報女吾將離四
大害風吹殺五湖船
澡浴鬅頭都不許粗麻細苧不須陳堂堂薦取臨行
句即是分身奉刹塵
生威無將來論我此言終是著關鎖欲知正見更何
如明月峰頭看猛火
楚水巴山十四秋說黃道黑豈無由祇緣道大人難
識且暫高眠白月樓

不是臨行寫熱腸亦非無可鑑衣盃棲靈多恐久虛
凉珍重當須識本末

淤辰

圓完覺戛祖道常弘鐙傳永世紹續正宗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三終

板存嘉興楞嚴寺經坊

夔州府臥龍寺字水圓照禪師行狀

師諱圓照字字水鐵龍其別號也漢太師譙周之後
家安漢岳池羊山下父聖功母楊氏生明萬曆乙巳
十月七日有異兆人多奇之五歲入塾能誦四書頗
敦敏十歲知書秋能文常喜與僧談一日父諧往山
寺有僧看經因問看者何書曰心經曰俗覽可乎曰
可師遂覽既歎曰此聖之至也自是以後有出塵之
意而不敢縣告於親及季十三將爲納聘乃惟曰塵
網恢恢不裂之於此日而後欲解亦難也因見有衲
憩對下而額高古不類庸僧乃問師欲何之衲不對

負囊而去師雖不聆衲語而心切慕之一夜不樂黎
明即遯去氏淪追衲不及急出峽造江陵偏謁名勝
忽見衲於千佛蓁急前揖曰師識弟子不對閒一別
兩月逾矣衲驚且詰曰少季欲何吏而遠涉邪曰乞
師鬅度納憫而收之衲諱悳崇字大悟是師從舅氏
也既脫白勤習經律而同列沙彌雖肯十臘不如師
一歲學也季十五聞江浙講席半爲蜀人欲往參學
白本師本師聽而遣之由衡廬達建業過武林不八
越歲經旨達造一皆諸師莫不嘉歎忽動省親之想
買歸櫂到江陵謁本師而後還蜀則親已逝矣明季

往嘉州禮峩嵋夏欲下楚道梁山會明洊師與之論洊華有契留住分座說洊明洊師臘尊學博學者罕有契而一見即許之足見師之所造也秊二十五開縣有知微雲波者仝瑞環陳公星拱黃公訏師大恖講楞嚴自此則新寧之牛山達州之黃龍皆師洊席矣崇禎壬申棲靈寺成衆以爲非師莫主公書迎師師既居之常閱五鐙見憲山圓寤皆是洊師遂欲罷席訂宗旨於吳越忽聞破山老人自嘉禾還蜀在梁山太平又見提唱語頗信服昔有僧坐僧堂背師過都不睬之師疑而邀入問焉僧曰某自浙來以天童

友益在蜀固欲見破和尚耳師疾與之詣往既至見方丈長揖不拜明日平上堂舉憲山見龍潭語示之師茫然不知是義所在乎名入室夜坐不恖論之久侍僧曰只一洊師而費此商量何也平曰是玉不可不琢越十日裹香上方丈問佛說上中下修未審修箇甚麼平曰修即不無女且明道眼著又問如何是成佛根本平曰父母未生前薦取師曰某到此不會平日向此著力好昔四方多故而楚兵又將入蜀因辭隱開縣之九龍山居一載疑情愈重再往見平請益工夫平曰工夫不到不方圓著實理會然及平遷

中慶師又往見之求入堂平不許師曰此回如不㝵入路誓不出平然之一日聞維那月竹舟師說前有僧入堂三日有省師被此語激發頓不知工夫之切密而癡絕者三七日因竺微泰師一喝而師之桶底脫也丞上方丈見平平上下顧曰者是甚麼所在師曰者箇所在不可說平曰你者說底聾師一喝便出平隨落堂師問盡大地是一眼昔如何平便打師喝平曰再試喝看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平曰伎怱只如此師曰再有絕伎伲麼生平曰重言不當吃師曰伎倆盡昔諸念盡猶來何處不稱尊平曰然秊有供

養沒人還飯錢今秊有人還飯錢又沒人供養師拍一拍平便歸方丈卤堂斑師曰大慧十八寤公罕頭一寤師伲偈見意曰迯則千槃寤則不別十聖三賢繫驢之橛一日平上堂師出拍兩拍便乔卻席平便下座師呈偈曰當場一語絕家私此意須還父子知自是旁人空著眼徒勞歎息鐵師兒平曰卻似有箇入路師曰也不可道別有平便打因看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又似鑿冥乃歎曰大慧何人尚疑到喫飯不知舉箸因又起疑後在書記寮偶與人語忽然冰釋上方丈見平適平在火爐上便拈火柴頭打出師之

脊所㝵心伏不住而歡喜踊躍作歌詞偈句不知竟
幾千也一日過河口忽念木人夜半穿鞾之語而一
旦平妥如雲出岫似鳥飛空絕無管待閱五家宗旨
如子猷青鑑實我家故物也平常書法語似師其畧
日字水拙公㝵㝵破家散宅來入者係祉捉余腳手
大放憨睡饑食渴飲盡是本地風光啄唾掉臂全章
殺活機柄云云乃以師爲鹵堂平應棲靈請師亦在
焉及平住祥符師遣人上書論脊鼻孔無鼻孔往還
三次又常擊碎茶榼驗吏堅固則師之所造非淺故
沒量居士啓云三書扭折鼻孔曾當場法戰古錐一

掌擊碎茶榼輒尋常勘驗衲子益本諸此也其後師
與破雪諸公祝平四十平屬師與雪公共廣化門雪
回渝之鹵湖師還夔之臥龍將尋亮座主之山而爲
隱遯之計秊三十三矣新寧士大夫高師悳風以師
名白郡請出世於城鹵之指月師皤然行曰吾不爲
而誰爲於是歸者如市卽士大夫願叚擇木堂講明
此道者亦百人焉由是漢豐之棲靈江陵之天皇慈
利之華嚴澧州之藥山新寧之廣福不十秊則六坐
道場矣師說法脊古悳之風故其上堂如蝴蜨生枯
椿千古之常吏指物與傳心早落第二義又如遊龍

峰頂猿鳥嗁不二之圓音指月竿頭青冥懸無間之
般若又如訒著是痛與一頓不訒著是亦痛與一頓
毗見孤鴻塞北歸足邊繫㝵安南信又如秋色入慈
昜天門山色換樓頭梧葉飄脊眼如不見又如一浦
雲煙萬井冰雪玉樓人睡不知天曉瓊對鳥嗁不知
晴明又如鵝城峰碧牛山岫青不是古佛羸髻亦非
諸聖頂門毗夜文殊普賢疑到五更及至醒將起來
依舊可憐生之類他如開堂日沒量張公居士請書
雲堂額師曰擦佛處以衣袖左右搗曰山川也是草
本也是及四禪四眼問答之類種種施設若非深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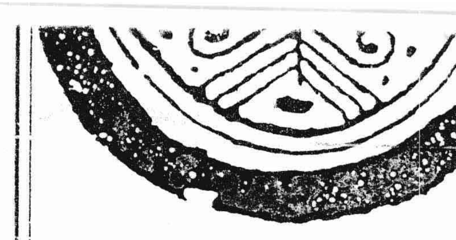
遠蹈安能如此直截痛快乎卽廁之雪竇眞淨松源
天目雪巖高峰之閒則亦伯仲焉爾師重道好悳不
噬利不榮名暑寒一衲飮食一盂卽錢穀如山錦繡
如市都不經眼故凡師之及門莫不以淸白爲行所
以師在棲靈日脊僧名全心者來遺金三十頑石矩
公拾㝵當白衆無訒識者全五日後方慝來白師師
曰在某處矩出金原封未解又笑月初公往淨土寺
拾金五十歸白師曰此必賞賈所遺也初當候而還
之兩日後其人來倉皇之極口數曰脊如而已初詰
之其人曰兩日前遺下白金是貸以糴米者某家寒

將何以償言畢大慟初曰無唏金在我處遂出而還之其人曰生我之恩逾於父母跽謝而去如非師之好義何能感及門清淨若此則是師之皇皇悳業而撰筆舌何能殫述焉吾蜀父老亦能道之常曰爲佛祖兒孫如吾臥龍老人可謂不忝也毅廟甲申間殺僇之痛焚燒之憯無寸土乾淨師諧五七人避之方城避之九龍避之萬峰未七月日而二郡三十縣人與物無有矣師以昝年參方勇不避暑溼惟以佛法因緣在意不思成患而損一足此皆履動非馬即輿故不能遠去萬里外逃此大劫乃於新寧之廣福爲

戎壘所有㚇師悳聲縶來遠徼雖持兵者亦知有師競來禮拜奉以淨食并乞師懺罪師盡陳以罪福忠孝之吏皆曰吾屬本國家赤子安能萌此不軌之心乎此李某張某陷吾屬於此奈何師益就此指之導之故殺僇少貸吾全袍之釋子亦賴此得免十一其來集之及門亦如臥龍皆無減此十二月十八日也明年遂營梁山師目此竟非沙門所安二月二十七告衆曰吾自爲僧以來不受不義之衣食兕戈戟中吾豈樂乎自今日始勿進飲食來月朔吾當出營矣營之愚者聞師言恐失師皆防之至朔之子喚侍者

張鐙謂曰女爲道其努力之吾以此皆別女矣侍者求偈師書數偈與之又曰徐護法爲師之重獨不留一面乎且坐脫亦化人之一助因勸請至午徐率衆至求說法師忻然上堂說法畢端坐而逝實乙卯三月朔日也留五日始茶毗其營中慕師者皆持緞帛及沈水等香競投薪中以表敬及收骨得五色設利若干人皆爭拾之骨藏梁山金城之卤胡氏萬松葬後自此遐邇皆曰有佛矣師世壽四十有一臘二十有八室中親印弟子大儀誰公等七人居士沒量等十人婆子明妙等五人其受化獲益者千萬有餘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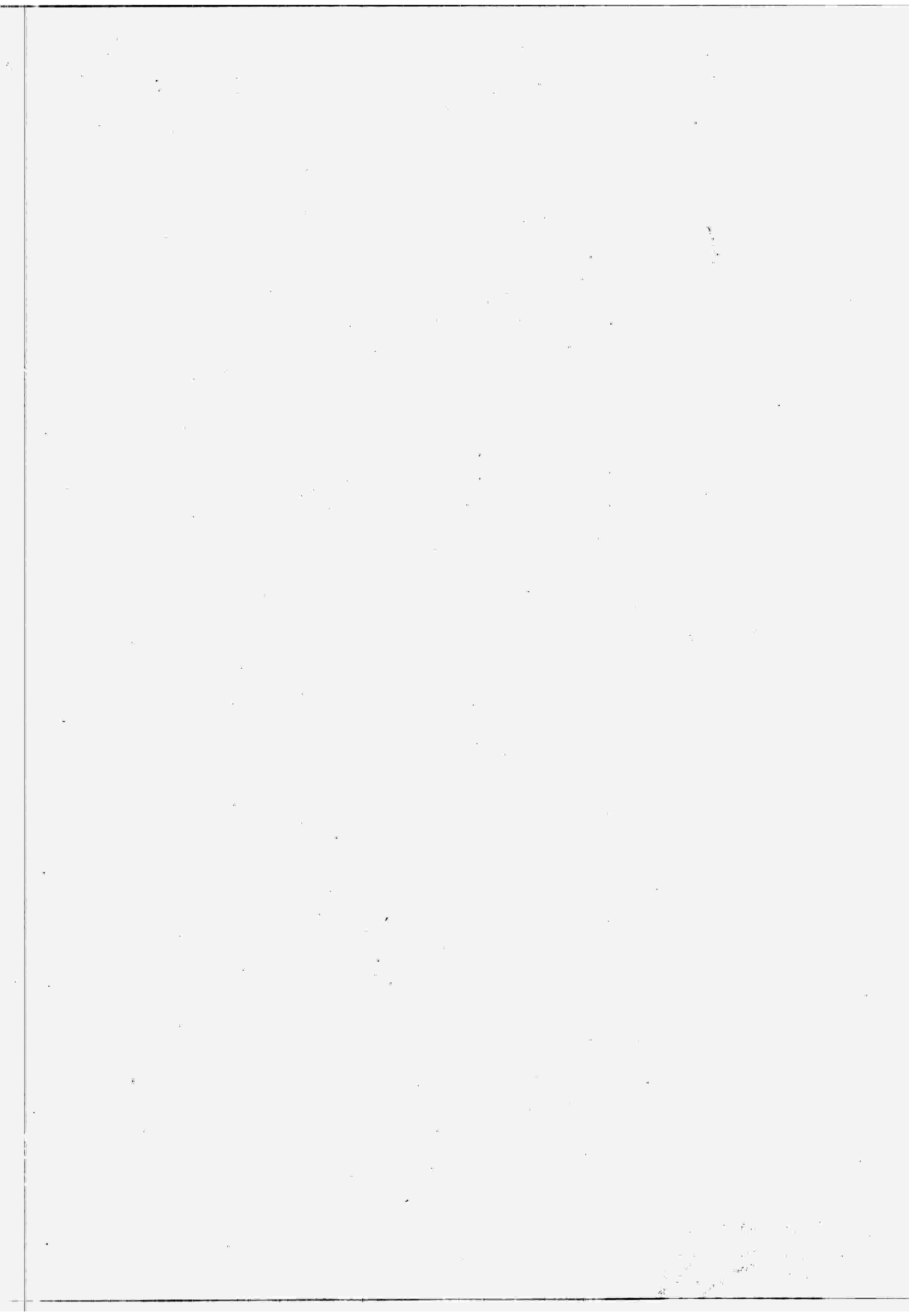
語錄初誰公裒刻於棲靈者八卷次亮公裒刻於藥山者又八卷次矩公收全錄裒刻於臥龍者總二十卷今刻於黔南者璧侍者囊中所存數篇非師全璧焉烏乎師爲一大昔宗匠道冲悳葡嘉言懿行撰焉能詳述暴揚於天下使全吏之人知師之所造乎撰懼湮沒乃不過狀其人所共見誒大手筆爲師佗塔銘者有所考住夔州開縣寄峰法姪明撰謹狀



南石文琇禪師語錄

明・南石文琇 撰





宗門一著子。惟貴明正殺活之機。如舟放狂浪中。縱橫自在。又如獅子王食獸了。無剩肉。若也悟處不眞。入處不正。未免傷風犯手。得不畏乎。法舟和尙向磬聲邊。摸得些子。如龍得水。便與波作浪。活卓無依。應機撤脫。猶春風之在花柳。轉見新鮮。彼時雙髻峰安頓。何國土中不識。曾見此老一面否

徑山千指菴圓信䟦

徑山南石和尙語錄序

余三十時。値元季擾騷。遯迹巖壑間。迺得參徑山愚菴及公。咨叩禪要。公以余性頗慧。不倦開發。命掌記侍公左右三載。得嘗鼎臠而知其味矣。是時浙河東西禪林尊宿。如了菴欲。楚石琦。行中仁。恕中慍。了堂一。木菴聰輩。提唱宗乘。若震雷掣電。人莫能測。於是諸大老。道重天下。四方龍象。奔走雲臻而霧集。不異宏智妙喜。眞歇行道於宋紹興間也。余私喜之曰。像季之世。何幸得見佛日之朗耀。法雨之廣澤如此耶。不數十年。諸大老相繼入滅。禪林中寥寥然一無所聞。縱有一人半人號稱善知識者。惟務杜撰。僻說。胡喝。亂棒。誑嚇里夫巷婦。眞野狐種類也。故識者之所哂而不道。祖翁命脉。一髮而已。其可哀乎。間有俊傑之士。深伏草野而不肯出。慮世之涇渭不分。珠璧瓦礫之相混故也。如我南石和尙。儒釋兼備。宗說俱通。負超卓之才。懷奇偉之器。行中仁公住雲巖。得和尙猶慈明之得黃龍也。後和尙出世。瓣香嗣公。蓋不忘其所自爾。和尙初住蘇州普門。次靈巖。三遷主萬壽。未幾退隱吳淞之上。日與山翁野老。說無義語爲樂。而大忘人世也。逮我　聖天子卽位以來　詔天下儒釋道流之深通文義者。纂修永樂大典。和尙應詔而起。留京三年。書完。値國家建報恩大齋會。而和尙預焉。居無何。杭之徑山住持缺席。僧錄司公舉。非南石和尙不可補處。於是和尙忻然遂行。登凌霄峰頂。握黑漆竹篦。以驗方來。獅子哮吼。衆獸瘖伏。況野狐者哉。余茲喜祖道復興。如雲開睹孤月。四衆歡悅。而讚歎莫及。和尙老且病。倦於人事。卽引退卜地於寂照塔左。結廬以居。然而參學者。亦肩摩接踵而至

也上首弟子寶華文琳長老錄和尚四會法語裒爲一帙持來京師乞余序其首余以和尚得法於行中公余參學於愚菴二公同嗣元叟端禪師余與和尚爲法門昆季敍不可得而辭也和尚諱文琇字南石凡四坐道場皆有成績可觀此乃和尚之餘事故略之矣於戲和尚所說法語圓轉混合猶春之應物而不見其迹此錄宜鋟梓以垂將來作後學楷模也雖然同宗之士非具金剛眼睛者亦不能攬焉是爲序

永樂十一年春二月二十七日菩薩戒弟子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序

南石和尚語錄目錄

南石和尚語錄卷一

門人　宗謐　妙門　等編

住蘇州府普門禪寺

洪武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入院

山門盡大地是箇普門境界汝等諸人從這裏入

佛殿佛身無爲不墮諸數烏龜稽首須彌柱

諸山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亘久黃九河曲水出崑崙

江湖疏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陞座祝　聖罷僧出問法筵已啓法鼓已鳴四衆雲臨請師祝聖師云日月爲天眼須彌作壽山僧云世尊出世天雨四華和尙出世有何祥瑞師云一牛飲水五馬不嘶僧云恁麼則熙怡的旨傳千古寂照宗風播四方師云好事不如無師乃云如來出世是檐屎漢祖師西來是賣卜人自餘德山臨濟雲門潙山雪峰玄沙南泉趙州各逞機鋒互分照用盡是販私鹽賊新普門這裏一時與他掃蕩何故幸逢堯舜世自合樂無爲

復擧楊岐和尙因僧問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岐云湖南長老師云大小楊岐被這僧一問未免手脚俱露

上堂擧林陽端禪師有僧夜參陽云阿誰僧云某甲陽云泉州沙糖船上檳榔僧良久陽云會麼僧云不會陽云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呑盡十方林陽道泉州沙糖船上檳榔甚有本分手段及乎道箇會麼早已郞當不少那堪更云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呑盡十方只知一時嚼飯餧嬰兒不覺旁觀者惡心

上堂學道人有二種病一起凡情被五蘊十八界使得七顚八倒一生聖解被三明八解脫六度四無量驅入毒海無有出頭時直饒不起凡情不生聖解到衲僧門下亦未有喫棒分在還知麼穿楊箭裏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上堂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寒山子來也不審不審

上堂起心動念是妄忘知泯見是妄總不恁麼亦是妄拈拄杖云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上堂擧眞淨和尙云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衲子眼皮寬恁麼說話猶欠悟在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休於地上走收足上蒲團咄

上堂十方無異路爲什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爲什麼桃華紅李華白良久打破祖師關總是自家底

上堂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且商量箇什麼脚瘦草鞋寬地肥茄子大嫂嫂阿哥妻師姑女人做下座

住靈巖報國永祚禪寺

洪武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入院

佛殿佛無去來應緣卽現展坐具大衆莫言不見

土地指土地云妙通乾坤回斡造化總不出這些子何故滴酒落地千神皆醉

祖堂建立叢林傳佛心要赤脚穿皂靴露頂戴席帽」據室顚顚頂頂底豈堪雕琢縱有超然之作且還我本道公驗來

山門疏一句是一句渾不涉文采信知家裏言自然無內外

江湖疏古人道千里同風作麼生是同風句子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指座塵劫已來常坐寶華王座諸人若也不信山僧起模畫樣去也遂陞座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非從天上降來不是地中湧出三世諸佛莫覓其蹤天下衲僧難識其價還有知得落處者麼若也未知奉為前住萬壽行中大和尚一爐焫却未論報德酬恩且要盡大地人咸知氣息斂衣就座萬壽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象龍圍繞燈燭煒煌一會靈山儼然未散還有共相證據者麼無出問者師乃云正法眼藏亘古亘今般若眞燈照天照地當陽無向背直下絕承當巍然獨露透色透聲廓爾現前絕聞絕見常在一切處不為一切處所拘非離一切時不為一切時所攝這裏見得無迷無悟非後非先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假思惟悉皆具足建化法中斯為可矣若是衲僧門下直須向百尺竿頭濶步蟭螟眼裏藏身娑婆擲去他方妙喜拈來此土不知承甚麼恩力得恁麼奇特良久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復舉妙喜老祖以竹篦示衆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新靈巖今日開堂不舉竹篦亦不分背觸且道有何長處萬壽和尚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當晚小參三間茅屋瓦溪頭自意同盟有白鷗今日又來峰頂坐因緣時節豈人謀所以衲僧行履如孤雲出岫忽彼忽此動靜自繇去來無相二繇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擊拂子莫謂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復舉圓悟和尚示衆云古德道結夏巳十一日寒山子作麼生又有道結夏巳十一日水牯牛作麼生山僧卽不然結夏巳十一日燈籠露柱作麼生若識得燈籠露柱卽識得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卽識得寒山子大衆碎金鸞頭出五色髓固是還他三大老之手若是新靈巖總無許多事何故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上堂塵說刹說絕覆藏無間歇橫按杖云會麼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

端午上堂是處人家懸艾虎靈巖但喫菖蒲茶莫言淡薄無滋味畢竟風流出當家

前荊溪南嶽天錫和尚至上堂舉大顚通禪師因水空和尚來顚把住坐具云不用通時喧亦不用通來處空云擬欲恁麼又恐人情不足顚放手云還足也未空提起坐具云若通時喧恐迷來處顚云暫時相見也無妨靈巖今日承前南嶽天錫和尚到來通時喧了便云從虎丘來特為相賀來處不迷人情周足諸人縱是不知賴有露柱證明

上堂盡大地是自己草芥人畜何處安著盡大地不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裏參退喫茶

上堂舉六祖大鑒禪師示衆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草本不勞拈出時荷澤神會出云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擬人面前不許說夢祖乃打一棒云這饒舌沙彌我喚作一物尚不中豈況本源佛性乎賴有此語祖復云此子向後設有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知解宗徒前箭猶輕後箭深法眼益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為宗卽荷澤是也莫將鶴唳認作鶯啼山僧恁麼批判也是就地彈雀若是眼目定動底須別有出身

一路始得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外金風淅淅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衆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云長三尺

解制小參祖師西來消息頭頭顯露處處昭彰千日並照不足喩其明五嶽崢嶸不足喩其大虛空包不過大地載不起苟能直下會去早成記劒刻舟倘猶佇思停機已是白雲萬里更欲論臨濟三玄三要洞山五位君臣雲門胡餅趙州喫茶總是癡狂外邊走須信其中無如是事說妙說玄不可得論實論權不可得行棒行喝不可得舉古舉今不可得只此不可得亦不可得雖然恁麼也在我不恁麼也在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如是則說妙說玄也得論實論權也得行棒行喝也得舉古舉今也得終日說而無說終日動而無動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四月十五日結制結無所結七月十五日解制解無所解到這裏便能回天關轉地軸揭翻大海推倒須彌滅老胡種族斷衲僧命根且道還當宗門中事也無良久且待三日後別與諸公剖露復舉雲門問僧云初秋夏末不觸平常道將一句來僧無對自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師云曾為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上堂法身無相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洞庭七十二峰煙雲靄靄太湖三萬六千頃波浪滔滔箭逕與涵空閣相對琴臺與穹窿山相朝日照幽巖鶴唳古木驀拈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法身以拄杖指香卓云這箇是香卓那箇是般若於此見得明白處處歸源頭頭合轍其或未然靈巖拄杖子未肯分付你在

一

光孝仲虛法弟禪師至上堂楊岐牽犂九峰拽耙閑言語道吾作舞雪峰輥毬閑言語光孝仲虛和尚則不然衮霄峰頂碁盤石攤向門前賣與人誰道于今行市少一番拈起一番新且道靈巖又作麼生卓拄杖下座

住蘇州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

洪武二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入寺
山門洪門廣大到者方知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佛殿佛是西天老比丘直下會得玄沙道底
祖堂四七二三單傳直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土地虛而靈寂而妙天無私蓋日無私照
據室歷代諸大老盡向這裏說黃道黑放兩攙三賓
圖接引後昆續佛慧命新萬壽總不能旁攘何故若
是龍生金鳳子自然衝破碧琉璃
劄付激濁揚清扶宗闡教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山門掛眉間劍拋栗棘蓬楊岐妙喜不謀而同
宗剎建法幢於　帝都扇眞風於像運象王回旋獅
子奮迅
法座顧視左右云會麼欲提無相毗盧印須向千峰
頂上行
陞座拈香云至尊至貴價重百億須彌爲瑞爲祥陰
覆大千沙界虔爇寶爐端爲祝延　皇帝萬歲萬歲
萬萬歲欽願堯仁天廣蕩蕩乎無能名焉湯德日新
皜皜乎不可尚矣本支百世壽考萬年次拈香云此
是第三度拈出奉爲前住當山文海慧辯禪師熙怡
大和尚伸陳供養夫復何言斂衣就座提綱云云靈
山奧旨少室眞機十虛寬廣不足比其大千日照耀
不足並其明豈譬喩分別而可知非寂默無說而能
及有學無學志絕窺覦二乘三乘寧希聽受臨濟分
三玄三要掉棒打月洞山列五位君臣緣木求魚須
知此事不在言語上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
百萬人天悉皆罔措獨有飲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
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豈有奇言妙句炫
燿見聞雖然高亭見德山隔江招手遂橫趨而去是
具眼不具眼水潦被馬祖一踏踏倒起來呵呵大笑
是有所得無所得望州亭相見了僧堂前相見了是
有指示無指示新萬壽恁麼提持蚤已龜毛長數丈
若是靈利底便應掩耳而去何故處處綠楊堪繫馬
家家門首透長安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
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云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
用總未有作家手段萬壽既已出了且道有爲人處

無爲人處祝融峰頂上露滴萬年松

當晚小參歷劫來事只在于今緇素駢集燈燭煒煌萬歲山從地而起雙石幢屹立層霄是禪月之道場蘇城之勝地殿堂虛敞烟雲蔽虧紅闌三百九十橋綠浪東西南北水頭頭顯露法法全彰黃面瞿曇何煩出世缺齒老漢安用西來天下善知識分宗列派各立門庭具驅耕奪食之機有摧邪顯正之用正眼觀來總不消得須知我此門中別無奇特只貴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聞聲見色總是尋常喫飯著衣色色仍舊初不用希求勝妙以爲有得豈不見大茅和尚示衆云欲識諸佛心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改處會取古人恁麼說話多少現成多少明白今人不能洞曉蓋是自生知解障却本有一段光明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衆首之初終不肯說玄說妙愈增知解只將現成句子覿面拈出且作麼生是現成句子以拄杖卓一下

復舉僧問趙州和尚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這箇公案諸方據曲彔牀者往往皆曾拈掇多向此僧言下卜度買易起疑不能於趙州未開口前一截截斷大似楚人認山雞以爲鳳獨有妙喜老子較些子嘗有頌曰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元是自家底新萬壽効顰亦有一頌青州七斤衫年深黑如漆颺向屋角邊光明耀紅日

謝頭首衆祈雨上堂靈利衲僧轉轆轆地對賓客側身而立結衆緣化炭化糧聽鬧雞鼓翅而鳴看茶瓢從地跨跳卓拄杖云夜來江上雨分作萬家流

上堂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棄却一眞性來入鬧浩浩若遇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古人可謂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雖然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謝天封印宗及檗主幷林月堂居士上堂今朝七月初一立秋已得七日林間涼意漸生籬下蛩聲唧唧妙明心印處處全彰正法眼藏頭頭顯出須知靈利衲僧未學蚤能委悉何煩達磨西來說甚魯祖面壁北山恁麼提持拄杖唯應自喫當陽一默顯全提古今只有維摩詰喝一喝下座

解制小參閭閻城裏禪月山中山僧與諸人衆首是第一夏明日解制今晚小參若法鼓纔鳴大衆便一時散去可謂超出古今更待撒土抛沙堪作什麼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天左旋地右轉增一絲毫不得減一絲毫不得釋迦掩室於摩竭蚤已起浪生風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免起模畫樣室中安水堂前輥毬鬧市卓牌湖邊舞棹盡是凌滅達磨宗風枉作牟尼種族若是眞正道流縱是餓殺終不食他殘羹餿飯何故須知此事本自圓成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欲行時擧步便踏著欲言時開口正道著又何假三祇修鍊而後證得者哉雖然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雖鶖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辨豈不見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之不覺吐舌全提大用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正當恁麼時釋迦彌勒列在下風文殊普賢斫額有分說甚麼長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雖然且功成一句如何擧似鐵笛一聲天地靜淡烟輕日正清秋

復擧昔有老宿一夏不與師僧說話有僧自歎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尙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乃云闍黎莫𡤖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得云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這僧無事生事老僧應病與藥線去絲來針鋒不露爭奈未會末後句在只如鄰壁老宿恁麼又且如何三臺須要大家催

解夏上堂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蠖蟻知雨而封穴石蛣應節而揚葩粘手粘脚底有甚數十字縱橫底有甚數

上堂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繇他悟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戴冠碧兎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

中秋上堂有進有退有主有賓有權有實有照有用眼目人天綱維法社這箇是衲僧分上事三家村裏臭老婆左塗右抹十字街頭廖胡子東倒西擂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良久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上堂擧百丈一日上堂雲巖晟禪師問云和尙終日

區區爲阿誰百丈云有一人要雲巖云何不教他自作百丈云他無家活或謂百丈老人口呑佛祖眼蓋乾坤未免拖泥帶水殊不知曾爲滉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北山今日不惜眉毛分明頌出普使天下衲僧知得古人傾心露膽之處終日區區爲阿誰古人垂示太慈悲雖然觸處光明現懵懂之流自不知作恁麼會合喫三十拄杖豈不見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上堂情塵易遣理障難除盡十方世界空索索地欲求一法了不可得有什麼情塵可遣有什麼理障可除雖然山門頭佛殿上切忌撞著露柱下座

開爐上堂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學著且道如何是無賓主話若向這裏會得一大藏教是甚拭瘡疣紙雖然若喚作無賓主話玄沙道底下座

達磨忌拈香這箇老翳渾無面目攪得支那天翻地覆不立文字分明曳尾靈龜直指人心蛩巳畫蛇添足年年此日一爐香斷絃須是鸞膠續

行化歸上堂教中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山僧出去巳得兩箇月歸來恰値殘冬且道有去來相也無衆中忽有箇英靈底出來道長老長老這箇是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欺謾胡漢誑謼閭閻底說話人天衆前不勞拈出山僧便須分付向明聽下如法安排何故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

除夜小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千聖仰之莫及萬靈窺覷無門威音王巳前風凛凛峭巍巍威音王巳後淨躶躶赤灑灑臨濟喝下知歸了無交涉德山棒頭取證且過一邊直饒總不恁麼終非本色衲僧所以道我若眞正舉揚法堂前直得草深一丈事不獲巳向諸人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箇光明藏盡大地是箇金剛眼若作恁麼會蘇盧悉唎不作恁麼會悉唎蘇盧恁麼不恁麼總拈却悉唎蘇盧蘇盧悉唎截斷三路葛藤放下舊年曆日管取百城草偃四海浪平還委悉麼如王寶劍繇王意揮斥縱横得自繇

復舉藏叟老祖除夜小參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

如何。云依舊孟春猶寒。叟云。古德恁麼答話。只怕諸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打。某甲卽向他云。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古德曾爲浪子偏憐客。藏叟老祖愛向人前恣拍盲。有問北山卽向他道。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元日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年新月新日新時新。大地山河。纖洪動植。一一俱新。且道衲僧分上事。還有新舊也無。喝一喝。下座

請藏主維那侍者上堂。一大藏教。是箇切脚。直指單傳。秦時轆轢。國師喚侍者。淨地何必拋泥沙。興化打克賓。廢病豈假驢馱藥。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佛涅槃上堂。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以拄杖畫一畫。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上堂。望州亭相見了也。烏石嶺相見了也。發明空劫已前事。燈籠與露柱交參。庫廳對僧堂發笑。顯示現行三昧。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三世諸佛。搆不著。歷代祖師搆不著

上堂。直下便會。尚涉廉纖。擬議不來。白雲萬里。北山別有通天活路。要與諸人共行。便下座

熙怡先師忌拈香。碁盤石斫破腦門。黑竹簦掀翻途轍。殃及天下師僧。何止楚淮閩浙。恁麼傳持臨濟宗。炎炎六月飄霜雪

琴川陳從道設齋求嗣上堂。饑來喫飯。困來打眠。踏著尋常一路。恁麼衲僧也甚希有。更要萬仞峰頭潤步。荊棘林裏翻身。底萬中無一。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之。不覺吐舌。且道是尋常一路。是萬仞峰頭潤步。旃檀圍繞旃檀樹。獅子還生獅子兒

佛生日上堂。黃面老子。初出母胎。幸自可憐生。無端道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玉本無瑕。雕文喪德。只如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又作麼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結制小參。明日結制。今夜小參。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高亭隔江望見刹竿。橫趨而去。脚跟下好與三十。玄沙築破脚指。遂云。達磨不來東

士二祖不往西天項門上猶欠一鎚自餘央央庠庠莽莽鹵鹵堪作什麽北山今夜且放一線道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古人恁麽說話正是無奈老婆心太切不辭帶水復拖泥雖然且道誰是中軍主將莫是見聞知覺底麽莫是語言動靜底麽且喜沒交涉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何翅白衣拜相善財入樓閣香嚴聞擊竹靈雲見桃華總不出這箇時節阿呵呵一郎三三郎一牧羊海畔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石擊赤赤土畫簸箕從教眼瞎瞼

復舉古德偈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圓悟老祖云且道殺箇甚麽殺衆生物命是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是座主見解殺佛殺祖是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甚麽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

結制上堂世尊掩室因沙竭則討摑東山設一家燕義出豐年北山這裏室不掩燕不設行則與諸人同行坐則與諸人同坐饑則飯困則寢自然踏著向上玄關顯示衲僧巴鼻洞山五位不用分張臨濟三玄何勞花擘正恁麽時如何是衲僧行履處拄杖且將閑靠壁草鞋乾曬待秋風

上堂舉世尊因黑氏梵志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華兩株供養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云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枝花佛又召仙人云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枝花佛又云放下著梵志云世尊我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箇甚麽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教汝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佛爲三界大師尚墮在識情數量合喫二十棒梵志雖然悟去亦未出得識情數量合喫二十棒北山恁麽批判且道有過無過蕭何制律

上堂世尊道一切衆生輪轉生死皆繇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著衣喫飯不放閑是用諸妄想屙屎送尿不放閑是用諸妄想行住坐臥不放閑是用諸妄想不如著衣喫飯但著衣喫飯屙屎送尿但屙屎送尿行住坐臥但行住

坐臥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沒可把三世十方空蕩蕩無佛無祖無衆生

解制小參解制已臨大衆雲集且道說甚麼法若說有法卽被有礙若說空法卽被空礙若說不有不空法卽被不有不空礙若說亦有亦空法卽被亦有亦空礙且道說甚麼法卽得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天左旋地右轉一夏九十日一日十二時喫飯打眠騰騰任運如此衲僧有甚麼過雖然此去有問夏在何處切不得說道在北山旣不許說道在北山且說道在甚麼處若到諸方但恁麼擧

復擧翠巖參禪師夏末示衆云一夏已來爲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也無和麩糶麵

解制施主捨禪牀廗幷法衣上堂九夏安居纖塵不起一衆高人行藏輕利沉香井水飲者除渴潮田米飯食者不饑仰山燒畬種粟潙山夜寢晝湌百丈捲拜廗向馬祖世尊以伽梨圍飲光長久夜來金氣應涼到竹牀多

謝首座藏主維那上堂柴擗颺處顯示向上提持桶箍爆時洞見本來面目雖然玉振金聲盡屬鬼家活計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也是無風波浪生

上堂今早承天祝讚恩量歸來上堂及至打皷陞座無語可以敷揚一大藏教不曾記得祖師公案歲久都忘雖然一場懡㦬却喜家用平康豈不見道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下座

開爐請藏主維那秉明首座設齋月西堂至上堂往來不往來是藏不是藏機先解洞明依然未諦當拈起金鎚放下鈯斧要知有實有權挂眉間劍借香積飯灼爾能奪能縱雖然未是火爐頭話且如何是火爐頭話今朝初一明朝初二

達磨忌拈香在西天曾挫異見王到東土撞著梁武皇廓然無聖大似秦時轆轢鑽九年面壁正如喪車後藥囊雪中覓得一箇方始能破天荒從此惡毒滋長喚作五葉聯芳北山忝爲末裔不知滿面慚惶一甌山茗一爐香家醜重重又外揚

上堂擧古德云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

者。剛道有乾坤。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
古今錯會者。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云阿耨達
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

除夜小參。龍猛滿盛鉢水。迦提擲下綉針。德山隔江
招手。高亭橫趨而去。朝鳴鐘暮擊鼓。風動塵起。鵲噪
鴉鳴。無一處不是這箇時節。今當臘月三十日夜。敢
問諸人。還會麼。有際天之雲濤。方可容呑舟之魚。
有九萬里風。乃可負垂天之翼

復擧。僧問古德云。年窮歲盡時如何。古德云。家家門
底野狐兒。家家門底野狐兒。滯句承言盡墮疑。庚嶺
老梅春獨早。花開不待曉風吹

上堂。吾宗此事。只貴痛快。底向未擧已前。一肩擔荷。
若是思量測度了。無交涉。豈不見。趙州問南泉云。如
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
南泉云。擬向卽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
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
疑之道。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古人將心
肝五臟。一時吐露了也。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
魚。徒勞激浪

法座成示衆。劫初有箇寶華座。孰謂今朝始作成。爲
念衆生猶未了。故將隻手特經營。聲聞欲上心先怯。
列祖高陞話大行。謂是法空還不得。從來佛道絕途
程

上堂。擧東山演和尙因僧問云。一大藏教。是箇切脚。
未審切箇甚麼。東山云。鉢囉娘。東山道箇鉢囉娘。往
往禪流妄測量。不是張華安識劒。徒看光射斗牛傍

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從兜率天上。托生大術胎中。
早是染却生死重病。及乎降生。便乃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可見是攢簇不得。底迫見明星出現。豁然悟道。
正是病眼見空華。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廣說略說。直
說曲說。顯說密說。豈非熟睡饒譫語。至於臨末稍頭。
摩胸告衆云。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
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
弟子。病入膏肓。莫能療治。非但世醫拱手。便是耆婆
神醫。只得倒退三舍。北山遠孫今日却要爲他療治。
若療治不得。後代兒孫。永失恃怙。若療治得。便見紫

磨金色之身巍巍堂堂煒煒煌煌獨處顯現擊拂子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施主設齋粥上堂繁興大用舉必全眞維摩以一鉢飯餉三萬二千菩薩甘贄行者設粥南泉打破粥鍋且道是繁興大用不是繁興大用等閑認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著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且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著繡鞋衆擬議擲拂子下座

上堂魯祖面壁禾山打皷雪峰輥毬金牛作舞撿點將來盡是開眼尿牀漢爭如北山一衆不作伎倆自出常情鐘鳴盡歸堂飯來齊合掌

南石和尙語錄卷一

南石和尙語錄卷二

門人　復初　廷琛　等編

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

永樂七年四月初六日入寺

山門無門法門一超直入逐電驊騮追莫及

佛殿佛者覺義覺者何義頭上是天脚下是地

祖堂拜起收坐具云祖祖傳持只這一著耀古騰今塡溝塞壑

據室以拄杖橫按云只恁麼早已鈍置汝輩了也更待搖唇鼓舌堪作甚麼以拄杖畫一畫便起

剳付權衡佛祖船筏羣生兵隨印轉將逐符行

山門疏是家裏人說家裏話山茶及時摘蒲鞋趁晴曬

指法座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看看平地波濤起

此香體鐘九五陽剛如金如玉葉纘大千沙界爲葢爲雲名超優鉢曇華價重甄叔迦寶焫向寶爐祝延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壽同百億須彌福等三千刹海山如礪河如帶益固皇圖五日雨十日風

仰歌
聖化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乘語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還有超然
獨脫不落此轍者麽此日無問話者師乃云如來四
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達磨十萬里西來何曾
遇大乘器自餘德山臨濟雲門趙州天下善知識設
大機施大用盡是青天霹靂旱地波濤正眼觀來不
直一笑雖然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縱
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之士於毫毛未動之先便解
承當早已不堪種草所以道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
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古人爲誘接方來多向
第二義門抛三放兩一向拖泥帶水山野曩於智積
峰頂禪月山中曾開皂角燈心鋪子聽他要者來買
縱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終不將佛法當人情三載之
中於九重城內日與陶泓毛穎對談亦不煩略動一
念今到凌霄峰頭更是不勞心力何故幸有吾祖妙
喜佛照寂照舊化儼存麻三斤乾屎橛不用提持黑
竹篦碁盤石何須拈出人人鼻孔遼天箇箇腦門著
地行則同行坐則同坐自然上古風規灼爾西來的

意且喜四海八紘風恬浪靜含齒戴髮盡樂無爲且
道應時及節底句子作麽生舉拈起少林無孔笛等
閑吹出萬年懽歛謝不錄
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云恁
麽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便歸方丈雪
竇顯禪師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
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
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十里保壽三聖發
明臨濟正法眼藏直是斬釘截鐵爭奈承當者少雪
竇旣是權柄在手便合與這僧雪屈說甚麽當時諸
人還會麽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當晩小參十字街頭紅塵浩浩孤峰頂上白雲依依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不是靈山拈花之旨不
是少室面壁之機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
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直得十方無影象三界絕行
蹤正是黑山下活計設使掀翻宇宙打破虛空坐斷
古今高超物表也怨未出常情若是通方作者俊快
衲僧別有出格神機焉肯循途守轍現前大衆自合

知時山野遠離蘇城。來此淩霄峰頂。且道爲甚麼邊事。且久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復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再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臨濟拈棒度與僧。擬接。臨濟便打。臨濟大似貧人思舊債。著僧渾若餓狗喫緈繞。雪竇道。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醉我落花天借他絃管裏。

佛誕上堂。東山五祖演禪師。因僧問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五祖云。東山水上行。圜悟和尚云。天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妙喜老祖聞得。當下豁然大悟。五祖圜悟恁麼提持。鄭州出曹門。妙喜悟去。眞州望長蘆。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諸佛出身處。渾不用思惟。早晨喫白粥。如今肚又饑。

上堂。理契則神。貧女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䭔子。三箇胡孫夜簸錢。

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鉢盂峰。後面是淩霄峰。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

上堂。馬祖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京都回。兼謝書記知事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象於去來。山野去年五月。初赴召入文淵閣。圈點永樂大典。出入禁廷。波波挈挈。繼預大會。蒙賜華嚴大經。動經八月。回來姑蘇。訪舊。又過兩月。及到山中。恰值仲春。且道。有心於彼此耶。無心於彼此耶。有象於去來耶。無象於去來耶。靈利衲僧。未言先領。未舉先知。便能伸出佛手。抹過祖關。滅却老胡種族。扶起千古叢林。雖然　國恩深重。言思莫窮。敬成一偈。以述鄙懷。經從　內府特頒賜。人自九重城裏。歸五髻峰頭。春日暖。山林泉石盡光輝

佛涅槃上堂。不厭生死。不求涅槃。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熱謾海內參玄士。笑倒階前石敢當

上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繇他悟。有智

人前莫舉無智人前莫說

熈怡先師忌拈香巴陵下三轉語苦瓜不甜待客楊岐作女人拜家醜何須外揚徑山這裏總不與麼爐香椀茗雖淸淡也勝畵湯備禮儀

結制上堂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開眼寐語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誵譌閻閻直饒總不與麼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長短三期俱莫立饑來喫飯困來眠雖然切忌隨徑山舌頭轉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洗硯池頭雲冉冉埋雞塚上草離離

上堂拈拄杖云國一祖師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丹越走一遭却來山僧手裏呈身子細看來元是黑漆拄杖還見麼縱饒見得分明也是秦時轆轢鑽

上堂舉法眼和尙偈云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及大地都是一輪月法眼恁麼徑山則不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到處走來不如家裏咄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雲門云須彌山者僧無量劫來著此貼肉汗衫若不遇雲門作家誰爲脫却

請藏主侍者上堂少林心印觸處昭彰衲子生涯隨時施設側身對客原夢度茶擎叉輥毬卓牌打地一一全體全用著著邁古邁今十地菩薩尙顢頇四果聲聞應罔措徑山這裏又且不然含暉亭上望滄溟凌霄峰頭挹南嶽

解制小參諸方提唱貴在出格纔陞堂小參便要舉入門便棒入門便喝話望州亭與汝相見話隔江招手話見僧便面壁話直使龍睛鶻眼莫能窺覷鶖子目連安能湊泊謂有宗師手段高則高矣妙則妙矣其奈法道衰微利根者少正如方木逗圓竅安能脗合徑山相席打令看風使帆不惜帶水拖泥一任諸方笑恠久參上士不在多言晩進初機莫嫌苦口出家人棄捨父母不顧奉養巳爲不孝是名教之罪人矣期在悟明心地續佛慧命廣度衆生如是則非但報答今生父母養育以成大孝直使累世父母冤親

俱獲解脫豈小可哉若只區區碌碌今日二明日四戒律不能持禪定不能習甚至傷風化玷宗社非但爲名教罪人亦是法門之罪人矣一旦生死到來將何抵敵捨此報身難逃淪墜古人謂牢獄未是苦地獄未是苦袈裟下失却人身是爲苦也藥石之言可不銘佩衆中忽有一箇出來道長老長老好合取臭口山僧只得向明聰下安排何故近代三吳并百越箇般作略眼中稀

復擧九峰虔禪師因僧問西天夏末有人得道此間夏末還有得道者麽九峰云有僧云何者是九峰云頭戴午夜月脚踏黃金地今日忽有問徑山此間夏末有人得道麽徑山但答云無忽更問云何謂無便向他道箇箇眉毛橫眼上人人鼻孔大頭垂且道九峰是徑山是便下座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一千七百老古錐提撥不起五千四十八卷破古紙詮註不及

雙塔壽寧禪寺上塔珠誦法華經請陞座師拈香祝聖畢乃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上是天下是地喚甚麽作此法若向這裏領略得去便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或未然徑山未免畫蛇添足去也須知此法頭頭上顯物物上明無一塵不是此法顯現之處無一時不是此法出生之時所以世尊得之從兜率降王宮逾城出家苦行成道住世七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末後拈花示衆以正法眼藏獨付飮光諸祖得之各立化庭共揚法道或立一心三觀或說十玄六相或只直指單傳或設三玄五位聖天子得之仁及四海化及萬邦關虞忽現而黃河澄淸暘谷來朝而虞淵入貢百僚得之坐朝堂而揚政化燮陰陽而撫黎庶金湯吾教柱石邦家住持一源禪師得之不動聲色檀施雲歸重修寶塔不日成之現前大衆得之不勞跬步入此道場六萬餘言若建瓴水施財施力若見若聞無不是此法施設無不是此法圓成雖然若喚作此法則落聖解不喚作此法則墮凡情且作麽生卽得拈拄杖云拄杖子鬧得出來對衆決斷去也卓拄杖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大衆正恁麼時因齋慶讚一句如何舉似紫旃檀塔六七級紅菡萏花三四枝（敍謝不錄）拄地撐天無縫塔拈來又是一番新緣因卽是了因種作福須還有福人阿育建時還逐妄薩訶禮處亦非眞當陽見得無差別鐵樹花開別是春

達磨忌拈香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只如大光和尚具甚麼見却道不是祖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佛誕上堂未出母胎天左旋地右轉已出母胎天左旋地右轉僧問德山密禪師云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河裏盡是木頭船僧云出世後如何山云這頭踏著那頭軒良久相逢說盡平生話依舊心肝不帶來

結制上堂世尊入因沙室將謂謾人反謾自已西院商量兩錯瓜甜徹蔕瓠苦連根現前一衆箇箇是大丈夫漢不陞兜率說摩訶衍不探驪頷抉摩尼珠自然超越古今坐斷報化凌霄峰頂白雲揚揚流止亭前靑松鬱鬱三世諸佛不知有歷代祖師不知有

粧達磨百丈國一三祖師像完開光明拈筆示衆云達磨大師與大智國一卽今在毫端上現大人相大衆還見麼若道見向甚麼處見若道不見蹉過三大祖師畢竟作麼生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退院上堂衲僧行履如火燒冰如箭離絃如雲出岫如月行天本無來而無去曷有家而有形圓悟老祖辭天寧有偈云幻軀將逼縱心年懶汨塵緣久世間憑仗護身箇符子强扶衰疾且歸山熙怡先師辭萬壽歸松林有偈云幻軀將逼縱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話幾時圓山僧今日辭徑山亦有一偈雖不能克紹祖父風烈却自胸中流出幻軀已及縱心年衰朽仍兼疾病纏宗敎出門媿無補匡徒合讓後來賢

頌古

世尊初生下時

指天指地獨稱尊眞實之言足可論薄福闍提還不信自甘騎馬傍人門

疎山造塔

疎山一片不良心泰華非高海未深羅山箇漢是同惡直欲陷人荊棘林

德山托鉢

不因年老成魔魅亦非家富小兒嬌只爲趙王心好劍閻國之人盡帶刀

雲門云世界恁麼廣濶爲甚麼鍾聲披七條

衲僧從來有大病藥醫無效爲年深雲門老有通神術解向膏肓穴上鍼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口縫纔開落二三之乎者也轉非堪舉頭但看天邊月風捲蟭螟入海南

世尊拈花

百萬衆前親舉華無端淨地撒泥沙飲光尊者破顔笑水母何曾離得蝦

國師三喚侍者

三呼三應無回互三應三呼絕正偏此是神仙眞祕訣灼然父子不相傳

溈山有句無句

逓禮殷勤伸悔謝胸中端的少靈樞當時不向溈山去始是男兒大丈夫

南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寥寥獨立乾坤外更有何人得似佗

黃蘗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豎起當門放告牌今朝御史大開衙可憐抱屈啣冤者猶在階邊不上階

臨濟坐次麻谷問

慣跨驊騮競彩舟當機各自逞風流揚鞭舞棹人皆見妙處安知得自繇

趙州使得十二時

使得人間十二時口開已自落人機眼光爍破四天下不免渾身墮水泥

趙州從殿上過

殿上殷勤呼侍者趙州老倒覺心孤雖然好一殿功德何事都將臭屎塗

青州布衫

誰無一領七斤衫倒著橫穿儘自堪叵耐古人無道理故來官路販私鹽

僧辭趙州

三關不吝一齊開白日堂堂任往來若向封人詢可否丈夫徒負濟川材

趙州問僧甚處來

雪峰隻眼照天地趙州鍬子重千鈞算來總是閑家具不受方爲有智人

百丈野狐

雄峰計劣智全疎眞是深山老野狐惟運闍黎皮有血當時便不受塗汚

甘贄設粥

南泉甘贄兩閑人相近相親忘主賓拂袖打鍋無甚事却令典座動疑情

興化打克賓

身遭憲罰罷官職籍沒家私播遠陬剩得一身空索索不風流處也風流

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不用如何與若何出來禮拜已諳訛莫將支遁籠中鶴喚作山陰道士鵞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

明中有暗暗中明海底山頭亦共行三聖當時機若活便能日午打三更

潙山三種生

念念紛飛不暫停猿驅馬躍未縱橫當頭坐斷無搖動四海八荒朝上京想生

萬法皆非向外來家親往往自爲災于今已得和同了大地山河絕點埃相生

起滅無休孰解知水因流急似平夷髑髏直使能乾盡方是乾坤未剖時流注生

擧古一十四則

擧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至梁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祖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師云削跡伐樹未爲過

擧六祖大鑒禪師因風颺刹旛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

竦然師云大小祖師爲人錯下註脚合喫三十棒

擧臨濟玄禪師垂問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瘶語作麽

擧福州鼓山晏國師初參雪峰纔入門峰搊住云是甚麽山釋然契悟擧手搖舞峰云子作道理耶山云何道理之有峰乃撫而印之師云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翺翔

擧明州翠巖參禪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也無長慶稜云生也雲門偃云關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虗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云一隊無孔鐵槌

擧撫州曹山章禪師一日聞鐘聲乃云阿耶阿耶僧云和尙作麽章云打著我心師云賊不打自招

擧福州羅山閑禪師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全淸絕點去山不契却往巖頭去如前問頭云是誰起滅山有省師云殺人須是殺人劒

福州長慶安禪師問百丈云學人欲識佛如何是佛丈云大似騎牛覓牛慶云識後如何丈云如人騎牛至家慶云未審始終如何保任即得相應丈云譬牧牛之人執杖示之勿令犯人苗稼師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擧臨濟玄禪師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繩牀搊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麽乾屎橛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擧五臺秘魔巖和尙常持一木叉凡見僧來遂擧起云甚麽魔魅教汝出家甚麽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師云我當時若見謂云放下木杈向汝道待他擬議即抗聲云甚麽魔魅教汝與麽

擧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麽時有一僧出衆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麽生買僧無對師云契券分明

擧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恠解

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用指庭前牡丹云大夫還見此一株花麼

舉南嶽讓禪師因僧問如鏡鑄像光歸何處嶽云大德未出家時相貌向甚處去僧云成後爲甚不鑑照嶽云雖不鑑照瞞他一點也不得師云喪車後掉藥囊

舉寂照老祖見僧入門便云碁盤石砍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寂照便喝師云著甚來繇

拈古一十三則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師云世尊拈花人貧智短迦葉微笑馬瘦毛長若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也是空拳誑小兒

舉仰山寂禪師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處山乃推出枕子潙山聞乃云寂子用劍刃事師云仰山推出枕子乞兒伎倆潙山道寂子用劍刃事正是溺愛者不明妙喜老賊道妙喜雖則借水獻花理無曲斷即今莫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他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也是驢揀濕處尿

舉趙州諗禪師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州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州云又道來也師云侍者報客不知客是何人趙州蝦爲子屈不覺打失眼睛且道徑山恁麼批判又且如何巡人犯夜

舉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或云不曾到州亦云喫茶去後院主云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云有謂趙州茶九轉透瓶香殊不知却是平胃散醫不得人病斷不得人命

舉百丈海禪師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禪牀角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爾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當下大悟直得三日耳聾師云馬

祖一喝百丈耳聾巨靈擘開泰華金翅直取龍吞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甚三日耳聾石門聰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三臺須要大家催雪竇顯云大治精金應無變色休把鄭州黎喚作靑州棗

擧台州瑞巖彥禪師每自喚主人翁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到玄沙沙問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人僧擧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恠却云何不且在彼中住僧云已遷化了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師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這僧只解傳言送語不能懸崖返擲非但蹉過瑞巖亦乃蹉過玄沙

擧仰山寂禪師夏末問訊潙山潙云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仰云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潙云子今夏不虛過矣仰却問和尙今夏作得箇甚麼潙云日中一食夜間一寢仰云和尙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潙云寂子何得自傷已命師云鋤一片畬種一籮粟欵出囚人口日中一食夜間一寢兎子不離窠潙仰父子纔相見便要打口皷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爭如一默好

擧徑山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國一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馬祖無風起浪國一隨邪逐惡雖是解弄精魂未免二俱失利致使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汝諸人還知落處麼鵓鳩樹頭啼意在麻畬裏

擧郢州芭蕉情禪師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師云你有拄杖子出入得他扶持你無拄杖子未免扶籬摸壁雖說你有你無且喜不曾失却芭蕉與麼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

擧汾州昭禪師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拈拄杖云這箇喚作拄杖子早是頭上安頭那堪更云識得行脚事畢大小汾陽話作兩橛

擧鎭州三聖然禪師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雪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師云三聖合喫

山僧手中拄杖何故趕人不要趕上雪峰可謂沒量大人得饒人處且饒人徑山恁麼批判汝諸人還會麼若也未會拄杖子爲汝指出遂以拄杖卓一下

擧終南山祖禪師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祖云不往來者泉云亦是又問如何是珠泉召師祖祖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祖從此信入師云看風使帆相席打令還他南泉爭奈費鹽費醬今日忽有問徑山卽向他道汝莫問藏且識取摩尼珠或更問如何是摩尼珠拈棒便打

擧廬山歸宗常禪師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是和尙一味禪宗便打僧云會也會也宗云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宗又打師云五味禪一味禪總拈向一邊當時這僧見歸宗擬拈棒拂袖便行非但靠倒歸宗管取話行天下

佛祖讚

釋迦出山相

出山只似入山時牧女何煩獻乳糜辛苦幾多都受了依前鼻孔大頭垂

塵點劫前成正覺六年羸麥又何爲白頭翁作三臺舞辛苦應緣教小兒

棄却輪王入雪山何輕其重易其難生憎平地興波浪榜樣堪留後世看

觀世音菩薩

涼月耀長空千江無不現陽春回大地萬卉無不至良哉觀世音悲願亦如是微塵國土中尋聲常救苦維此閻浮提音聲爲佛事大士圓通門示以聞中入衆生以耳聽是故逐聲塵大士以眼聽特顯圓通理一根旣圓通六根總無礙聞與所聞盡聞性亦無得非惟無受苦亦復本無救聞性旣無得是故常能聞無苦亦無救是故常救苦普告世間人當作如是解卽能悟圓通與觀世音等

椎髻荊釵提魚出賣只緣太煞慈悲現出幾多鬼恠滯貨于今買者稀逢人勿索遼天價

大士發心無始劫所事如來觀世音從因感果若持

劵故今獲證名不異十方世界諸衆生循環生死受諸苦一稱其名卽往救是故乃有此嘉號能救之智卽機境所救機境豈離智維智維境常互融是故亦曰觀自在機境元空智亦無亦無是解及是說一切衆生苦永離刹那頓入三摩地

施十四無畏泥牛吼月現三十二應石臼翻空衆生有盡悲願無窮善財歷百十城難尋蹤跡文殊具擇法眼曷選圓通垂衣宴坐碧巖中大千沙界揚慈風寶瓶楊柳舞春風鸚鵡翩翩下碧空補怛洛伽觀自在爲人隨處示圓通

草衣文殊

拈玻璃問無著老著草衣迎呂惠卿只有這些兒伎倆何當七佛祖師名

頭髮鬆鬖身衣蒲臺山贏得轉荒蕪惠卿眼底生花翳却被人傳作畫圖

身以蒲纏手執經等閑出語使人驚天生伎倆雖奇恠也只能謾呂惠卿

達磨

西來要覓大乘器冷坐九年無轉智覓心不得已安心悞殺神光空斷臂我昔若見則不然爲渠驀胸搥一拳若也略能知痛癢急携隻履回西天免得分皮又分髓接響承虛傳直指延蔓從玆不可圖殃害兒孫竟無巳

一花五葉謾流傳老子何曾解會禪不得神光一臂力應無艮計返西天

眼深鼻大兩眉橫佛法全無要度生對却梁王云不識日輪當午打三更

渡海浮江作麽生要傳佛法救迷情爭知未到支那日箇箇眉毛眼上橫

六宗破後入支那伎倆須知苦不多道箇一花開五葉分明平地起風波

寒山拾得

手裏生苕猶放不下贏得埃塵徧滿華夏

那一句子不在思量擎蕉執筆鴉過瀟湘

拾得磨玄玉寒山把毛錐擬向萬仞崖寫此一首詩雖未形點畫文采光陸離渴讀卽止渴饑讀卽止饑

除却老豐干知音今有誰
不是顚狂不是癡或看經卷或吟詩閭丘曾被豐干
悞却向枯椿覓兎蹊
拾得展卷寒山指月用無所用說無所說惹得豐干
饒舌閭丘屈節謂其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也
是喚鹿作馬證龜爲鼈別別別大洋海底輥紅塵六
月炎天飛白雪

朝陽對月

布衫多年七花八裂好趂斜陽補此一缺
案上是經松梢是月欲覓了時虛空釘橛

九祖伏馱蜜多爲劉仲傑讃

舍上白光臘應有大乘器何爲五十年不言復不履
父母非親誰最親了知諸佛心即是那爛陀寺塔婆
顚至今撼地淸風起

布袋

靠布袋坐手搯輪珠袒胸露腹天下無如謂是彌勒
有甚憑據謂非彌勒轉費分疎從來本是無形相誰
把丹靑畫太虛

長汀汀上恣遊戲半似顚狂半似癡待得這場春夢
覺龍頭花吐已多時
放下布囊仍拄杖不知立地等何人分身何翅百千
億自是時流眼少筋

政禪師

心在林泉興在詩箇箇國士不相宜莫言世上無知
已自有溪邊白鷺鷥

白侍郞參鳥窠

鳥窠棲宿非爲險位鎭江山未是安八十翁翁行不
得侍郞開眼被佗謾

靈雲

從來了了絕狐疑大似蓮開夢覺時謂見桃花方悟
道刻舟記劍不勝遲
一見桃花早已差若言悟道轉周遮如今描出成圖
畫失馬尋驢認櫝車

藥山同李長者共讃

藥嶠翻經松樹下通玄造論土龕中破臂螺殼舀滄
海折柄笊籬撈北風

慈明

汾陽陷穽禁不殺楊李門頭恣往來盆水草鞋安室
外分明死店活人開

明覺

結友蚤逢韓大伯拂衣抹過老林禪翠峰乳竇兩山
色直到于今青接天

羅漢奕碁圖

見思已斷欲應離妙用無方孰與齊却笑浮山柴石
老還從十九路中迷

南石和尚語錄卷二

南石和尚語錄卷三

門人　艮玓　等編

偈頌上

送瑛白石住穹窿

松源一脉傳來久木翁端能繼其後道人蚤得格外
機叢林久俟揚眞吼高提鉏斧居穹窿叱咤萬象驅
雷風大悲千眼觀音及十聖三賢曷敢從擬轉南辰
安向北六合雲陰萬山黑覿面施呈有變通抛出金
圈并栗棘平地忽現釋梵宮中下之流焉可測渡河
香象解截流懸崖獅子能返擲我今說偈聊讚揚本
無言語無商量二祖當年錯斷臂達磨何曾來大梁

贈善住道人誦法華

大事因緣離言說七喩三周謾分別是馬何曾喚作
牛雲收秋宇家家月天台一妙談九旬口開未免沾
凡塵黑非是字白非紙看不用眼方通神善住道人
冰雪志靈山昔歷受懸記端坐胡床螭紫檀六萬餘
言若翻水最初一句知不知林鳩啼在斜陽裏

次天界全室和尚韻贈來藏主

龍河早歲能相從朝來日出扶桑東子啐母啄兩時
至須彌粉碎虛空墜一機超越殊有神體用既全知
見親出窟於菟嘯林下乘風俊鶻騰海濱蟭螟眼中
世界濶一任横該并豎抹四七二三不是祖半滿偏
圓亦非法終日談玄誰動口空非空兮有非有抹過
他家向上關佛面從教自百醜

送萬壽忻侍者

雨歇雲林淸風靜萬籟寂盤膝坐終夜機智俱已息五更鐘動東方明突然扣我山房扃平生氣誼有相合欲別眷眷難爲情卷衣直上金陵去落落襟懷絕塵慮鳳凰臺上肆遐觀護龍河頭扣玄旨　九重丹闕天下奇樓臺金碧相交輝鍾山秀色聳霄漢長江東下如龍飛我亦不生愛登賞興來幾度携藤杖病體衰羸不遂行目送遊踪謾悽悵豈不見會通侍者辭鳥窠布毛吹起誠若何烟熏日炙幾百載淸光照世何其多

賀益仲虛住江陰光孝

妙喜中興臨濟宗五世傑出熙怡翁禪師旣得親印可何妨隨處揚眞宗始從天峰啓密室靑山陟覺回春風近携紙被入光孝海邦緇素咸景從揚水波濤滾舌底應器隨根演眞理慈雲普覆一雨施草木無情總忻喜有時倒握黑竹篦龍睛鶻眼那能窺靑天白日霹靂起半夜海底金烏飛碁盤石話喧天地終古應知播無已江城作偈展賀忱一聲漁笛沙頭起

送恭上人參萬壽瑩中禪師

德山見龍潭箇事何曾會一吹紙燭滅虛空百雜碎覓廓見非外寂寥亦非內殺活幷縱擒一一無拘礙獅子百獸王遊戲得自在三世佛與祖藐之若兒輩道人根性聰咨詢況不怠但當拍其肩自然無向背迅捷豈玄機祕密誠三昧欲見見還難擬思思莫逮北山今代雄妙用誰堪對直教脫蓋纏初不勞動喙豁開摩醯眼深入華藏海一切但尋常自有通人愛

送萬壽茂知客

禪必須參道須學不是現成非造作直下衝開萬仞崖頭頭撥入毗盧閣乳竇曾司大陽客開口也知應不錯一任旁觀笑不休胸中自有超羣略禪流見得胡爲難回天轉地須臾間儻隨語脉未忘解對面自隔千重關汝今無求我無語七佛傳來此規矩嘗向人前恣拍盲南山起雲北山雨

客中有懷寄留止菴法弟

止菴遠自　京都歸般勤訪我雙江湄東軒淨掃豈特揚滌宵相對情怡怡提起葛藤截不斷鐵蒺藜値

金剛鑽五須彌山高何高四大海水滿非滿拈却洞
山三頓棒截瞎摩醯頂門眼千擧頭邊掉臂還明月
淸風有何限此心正欲同細論爲衆行乞婁江村貶
眼俄驚已旬日未嘗頃刻忘賢昆玆因便風聊致敬
百里雖遙猶對鏡定光金地招手時智者江陵點頭
聽異復異兮奇復奇寥寥宇宙誰能知回來擬與重
提持歸心莫向祁川飛

寄中竺幻居禪師

千歲巖前大開士手面縱橫妙無比娑婆擲去猶針
鋒妙喜撮來如粟米多生願力深且堅要度迷流出
生死不辭播土兼揚塵豈憚入泥仍入水玄機妙用
有若此出現人間豈徒爾普使熱惱俱淸凉拂拂秋
風動天宇佛華自媿渾無能徒解覓火敲層冰有時
唱出少林曲紛紛末學誰來聽千鈞一絲吾祖道紹
續須還眞種草逐塊韓獹似稻麻咬人獅子何方討
光陰疾速驚波翻別來又見三剝棗何時夜雨蕢山
茶對床重與論懷抱

禪牀歌

我此禪牀不屬作造非竹非木非土非草了知無短
無長豈云有大有小又非濶狹幷高低或坐或眠俱
恰好李白七寶奚須誇魚容象牙安足道誰能旋繞
行一遭孰敢當陽解掀倒明珠產蚌兎懷胎暹公臭
口徒勞開道爲何物又誰證却言斯是證道媒歸宗
雖則較些子究竟依然費唇齒縱饒放下便安穩未
放下時應不是玉局仙翁尤更癡要從人借四大爲
佛印剛認大千是無相之相猶成疑堪嗟幾多老凍
儂指出與我牀非同非同却也亦非別如水合水空
合空禪床禪床奇復異不堪比況曷思議千七百祖
從此來三世諸佛從此去禪床禪床異復奇人人盡
有無少虧曠大劫來不肯坐自甘途路長驅馳我今
亦不向此坐向此坐時誠不可夜來展脚正酣眠霹
靂一聲驚夢破

次韻松下一首答蘗菴

松頭一片月正照松下經披衣偶來翻瓦爐栢烟靑
長天露萬象微風動幽聲思議不可得師曠焉解聽
十方空索索豈獨心境幷馬師踏水潦汾州詬慈明

俊鷹突雲日鴈過瀟湘汀

古禪歌追次休居和尙韻

古禪歌古禪歌字字句句猶芬陀今非無兮古非有佛祖何曾論授受列五位兮分三玄拈得鼻孔失却口直饒滅向瞎驢邊依然落在他人後羣盲認象徒捫摸是誰解脫誰遭縛擬議不來山萬重彎弓須是金牙作女媧斷鰲立四極歲晚寒花疎寂歷雲門拄杖化爲龍趙州葫蘆還挂壁古禪歌眞好聽虗空發笑開金睛陽春白雪和者寡老猿啼斷巖松靑

寄靈隱空叟和尙

靈山拈花露消息百萬人天明不得飮光一笑開微顏是精識精賊識賊鼻祖遠汎重溟來大乘根器何方覔覔心無處即心安波斯走入支那國東南年來此道微若累九卵猶非危踞牀提唱豈不有奔輪朽索焉能礪冷泉勝絕天下希慧文曾向其中居吾兄獨能繼祖武大開爐鞴提鉗鎚湖光山色晴雨好朝鐘暮皷無停時舌端滾滾波濤湧棒頭怱怱雷霆飛有時將身藏北斗一二三四七不知有石頭土塊寶光騰萬象森羅獅子吼轟天裂地原無作謂是度生全大錯佛華特地寄伽陀六月炎天飛雪雹

草菴贈錢居士參無字話

威音劫外一莖草縛成爲菴居更好中間不窄亦不寬規模非大元非小石頭謾言含法界已忘其小猶存大縱云法界即此菴也是强將情傳會逢人問道作何色當門特地栽荊棘堪笑南陽一國師開眸走入華胥國荒田不揀知何憑萬里無處非惺惺縱橫妙用解拈掇依然尙守寒巖靑琴川有士志猛烈見處超然與人別丈六金身不用論瓊樓玉殿何須說明朗朗兮空寥寥六聰洞廓無絲毫千年鐵樹產曇蔔石人驀地凌雲霄趙州狗子無佛性出語已知俱是賸道有道無都掃除滿盤更把靑泥飣于今此話休重提饑來喫飯寒來衣喃花百鳥絕消息杜鵑啼在舊松枝

次韻答虎丘滅宗和尙

少室眞燈談將息此日有誰能續得贍風撥草競驅馳捨妄取眞自戕賊神魚已化蒼龍飛鶻鵃只向空

池。覓渴鹿癡狂認陽燄。迷客首燕趨越國。雲巖機用
超玄微懸崖峭壁非險危。碎珠驪頷豈遭噬。分浪鷗
爪寧絲羈。如斯宗匠今古希。度生正合隨方居。不辭
老大賈餘勇。輥毬豎拂還拈槌。默照邪禪望風靡。渾
如妙喜凌霄時。劒池吞却華藏海。燈籠跨跳空中飛。
維南有箕北有斗。趙州甲子蘇州有。何時來扣峰頂
關。洗耳松風聽雷吼。生公千載今復作。頑石點頭應
不錯。莫言學者少當機。寸腹蛇醫還吐雹

示徒弟海長老

古靈歸大中。佛果歸太平。伸出揩背手。錯聽聞雞鳴。
一能啓師悟。一得師發明。偉哉二大老。千古流芳聲。
汝從鐘阜還。江柳絲絲青。老我無佛法。何慰離別情。
紹隆吾祖業。十載親經營。出入冒霜雪。臥起操淮繩。
匪煩困思慮。孰憚勞其形。竹頭與木屑。莫不知苦辛。
久從汗漫遊。未識新戸庭。固當細語汝。還須著眼聽。
山門向佛殿。僧堂朝庫廳。一柱對一柱。一甍連一甍。
院事既已領。汝宜思守成。家業復委付。吾懷坦然平。
須彌亦起舞。半夜金烏昇。斷却甘蔗種。笑倒西來僧。

樂善室贈陳均錫

孜孜爲善而自樂。起念便應成有作。本然之善那屬
修。況亦從來非對惡。雖修自得方名善。禹顏孔聖猶
欽羨。不樂之樂始爲樂。笑殺東平譏矜衒。居士已知
如是意。更究熊峰眞旨趣。旣不覩惡曾生嫌。亦不觀
善加勤措。善提解脫心。無著生死輪迴豈纏縛。長年
一室唯自居。佛來魔來俱不著。若謂本善何勞求。也
應未到眞無修。莽莽蕩蕩撥因果。不知輥入沉空流。
恁麼有時不恁麼。世出世間無取舍。有問誰爲樂善
人。一掌攔顋便須打

次天序和尚韻贈滋維那

道人參方不暫閑。那辭露宿幷風湌。手胼足胝尚砣
砣。南尋雪嶠西溈山。驀知一老一不老。直下灑然銷
熱惱。雲峰何曾見翠巖。鐵牛豈食闌邊草。序翁爲汝
頻提撕。大似工懸求於齊。佛華潦倒無可說。太湖水
濶青天低

次虎丘無說和尚韻贈通藏主

撥草瞻風事行脚。走徧天涯尋不著。忽然突出拄杖

頭方信從來謾騷屑無欠無餘同太虛祖師未必能識渠木人唱起無聲曲泥牛拽動黃金犂禪流直下便休去推不向前留不住仰天大笑下雲巖秋風拂拂生庭樹

月海贈楊居士

蟾蜍飛浴滄溟中乾坤一箇水晶宮靈山指與曹溪話此中深淺那能窮萬象森羅同一色上下四維無等匹縱然挨拶到斯時光境依前忘不得恁麼須知非恁麼拂袖去來何足訝鐵鞭擊碎珊瑚枝七八四三俱列下道人見處能如斯坐在這裏還成非長沙踏倒仰山老千尋波底黃塵飛

送思藏主

道人初入鍾山室布毛未舉先超軼道人今登禪月堂鼻孔眼睛俱打失如來四十九年中縱橫說有弁談空青天無雲撒白雨石上膩月蓮花紅碧眼黃頭肅拈却大坐當陽展韜略一舉三山連六鰲風前笑倒黃幡綽

送遠藏主

對一說倒一說六月炎天飛白雪十方世界空寥寥三千刹海波濤竭竹篦話布毛機一筆勾下何須提露柱朝來忽發笑蟭螟昨夜吞須彌北山雲太湖水信口道來無不是背明投暗如稻麻盡使回光歸自已咄咄咄力圍希抹過趙州東院西呈橈舞棹笑殺老何如留取雙雙眉

次韻贈徑山海藏主

道人歷諸方所貴在聞道不辭躡屩并擔簦豈憚瞻風乘撥草驀然踢破脚指頭百億須彌眼中小五千藏教一字無三世如來何處討猗頓忽失富黃金豈爲寶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待開談始傾倒呵呵呵好不好李公喫酒醉張老泥牛踍跳舞三臺夜半金烏光杲杲

示鎧維那

維那且喜大事畢白日青天轟霹靂廓淸五蘊空十方諸佛衆生無可得應用著著能隨機輕提重按無差違火中撥出一輪月樹頭釣得雙雙魚北山老矣沒碑記開眼分明成瞌睡子來索我贈行篇抖擻屎

腸無覓處信手援毫信意書撒出數斛摩尼珠照天照地發光恠驚倒西來碧眼胡

示謐侍者

北山初入院謐禪來執侍志氣甚不凡直欲明此事此事殊𦕅明初不勞指示問訊及燒香頭頭無覆蔽圓悟聞雞鳴依然不離位未知向上機焉會末後句要作他家兒莫墮他圈襀盡底俱揭翻斬新成活計鐵眼裏跨跳刹竿頭遊戲三世婆伽婆盡是眼中翳笑殺老達磨西來傳祖意

送彧藏主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一機忽投千差自靡眼頭宇宙旣能分逆順卷舒無的旨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移南辰換北斗曷用勞神裂窠臼碎玄關不消彈指三千刹海一毫頭百億須彌脚跟底阿呵呵囉囉哩明月淸風安可比趙州東壁挂葫蘆慈明室中橫草履

示玓侍者

國師三喚侍者三應訓是啐啄機猶爲佛祖病當陽坐斷上頭關臨濟德山來乞命玓禪志不凡天姿況淸勁旣知敎外傳著著自殊勝豈惟抹過靈山花等閑擊碎曹溪鏡撒土抛沙摧邪顯正道人行履合如斯昨日定兮今不定

示律侍者

神通目犍連天眼阿那律祖師向上事何曾能委悉烏窠吹布毛磨祖唯面壁三昧苦不多繇來總堪述臘月蓮花開半夜日輪出本自沒商量何須論得失叉手立吾前超然無等匹壁梭俄化龍驚倒維摩詰

送璨維那

解心已極欠著力白槌相似那繇得龍門苟不解懈兒竹菴豈達箇消息啐啄未是通神機草木瓦礫騰光輝二三四七俱膽碎百千諸佛無全威我未曾言汝先契非類雄峰頻扭鼻地北天南話大行馬駒騰踏渾相似

示任藏主

大藏教中奇特事日用現行常顯示殫思硏精擬欲求炎炎猛火尋浮漚九峻見處何其隘剛言展軸光千界投子雲嚴謾度量演出演入非相當任爾從頭

俱抹過未許全肩能負荷爭如者也弁之乎文殊普賢俱他奴

次韻送妙藏主遊方後歸省慶壽獨菴和尚

舉步踏著長安道觸撓逢緣無不妙睍睆鶯啼鍾阜松聯拳鷺宿長洲草紅吐南薰葵正妖青點西湖荷葉小牛字滿字莫能詮萬里碧天紅日杲北山恁麼爲提持無端累汝成不了如欲了歸把老禪急推倒

示趣侍者

原夢度荼無指趣家家門首長安路乾坤未剖早囘頭鷂子已過新羅去崖崩石裂先天機著著直爾超玄微黃頭碧眼搆不著龍睛鶻眼安能窺藏器待時何慶快矩範先宗毋自懈霹靂一聲轟禹門萬里脩途任行邁

送里侍者

淨躶躶赤灑灑纔欲承當便涉知解一機瞥轉上頭看萬浦千溪俱渤澥有不有空不空堪濟苦厄開盲聾善侍者拈一塊石驚倒翠巖眞點胸向上機絕比擬陵轢古今耀寰宇摩挲老眼北山頭要看鵬摶九萬里

送妙侍者之京

淨智妙圓本自空寂逼塞虛空無蹤無跡貍奴白牯却應知三世如來渾不識道流志氣殊不凡三喚聲前親薦得倒拈榔栗上蓬萊颯颯清風生八極

送眞侍者

頭頭俱妙法法皆眞山河大地那有纖塵機先搆得便囘去手頭著著能通神旋乾轉坤不勞餘力利生接物堪據要津滅却臨濟正法眼少林花木囘陽春

送湧藏主

往來不往來是藏不是藏信口道將來自然能諦當直得四七二三魂飛膽喪縱饒德山臨濟棒如雨點喝似雷奔至於呈橈舞棹打地輥毬弄出千態萬狀臘月開敷十丈蓮平地湧出千尋浪道人祁川來志氣一何壯曾不待揚眉所得超格量風前笑別拈烏藤萬里乾坤春浩蕩

送蕡維那

輿化打克賓赤土塗牛嬭罰錢設饡飯瑣蛣恒腹蟹

當機一笑俄掀翻藏空作響胡爲難插翅於莵笑林
樾凌風彩鳳翔雲間江南二月春正好頭頭直截無
之饒禪月堂前送別時一箇黃鸝啼木杪

送璞侍者

代人答話對客敲牀方鑿圓枘那得相當道流初未
入吾室浩氣直欲摩穹蒼道流既已入吾室胸中蕩
蕩無留藏便恁麼去猶涉商量直忘能所絕情謂自
然著著非尋常斷索麒麟步天岸雯駕騄駬馳康莊
妙喜竹篦拗作兩截番湖滴水普遍八荒竺乾四七
眞丹二三危分險布謾爾誇聯芳

送解空律師歸錢唐

法師初自錢唐來青山秀拔烟雲開盛談條章演持
犯辯傾河漢眞奇才邇遐聽受集如全利器鈍機咸
遂願異果珍花捷疾持名香甘露非人獸聲謦落落
聞八紘疑是南山今再生爲憐末運戒方緩豈徒愛
向人間行法師今復錢唐去一錫一瓶隨所住天竺
峰前訪舊遊蘇臺月落桫欏樹

送門侍者之徑山

不即文字亦不離開口已知成第二聲轉機來向上
看別有清風振天地百丈初參馬簸箕胸中萬斛皆
狐疑鼻頭喫扭忽知痛百億日月揚光輝男兒學道
宜奮志擺尾直如赤梢鯉等閑一躍透龍門千峰頂
上波濤起

錢氏廉貞刋圓覺疏板薦父母請題其後

大圓覺海元澄寂諸佛衆生不可得曼殊平地起波
濤薄伽未免成狼藉如來本起曾無因況知無我兼
無人四病既離三觀泯大千何處求纖塵圭峰老禪
太饒舌無分別中恣分別以疏註經鈔註疏炎炎六
月飄霜雪草菴居士龐蘊流圓覺妙義曾研求臨終
了了心不亂出生入死何優游其女孝思尤莫測經
疏命工重板刻天長地久永流通用酬生育劬勞德
佛華說偈聊稱揚謗沉無礙謦金黃森羅萬象齊起
舞笑倒階前石敢當

送訓蒙菴住諸暨寶林

隨菴尊者吾法兄全機妙用何縱橫舌翻波濤筆風
雨聲譽拍肩嵩仲靈入寂滅來雖已久海內猶聞獅

子。吼詵詵弟子盛。侍持星布城隍與休。數訓師丞氐
鍾。阜顚桶箍爆。處參得禪。昏蒙吾兄親印可。餘子詎
復。能爭先又向冷泉施。一默曷許智知兼識。測五十
年中譚不。全四七二三傳。不得從茲話落叢林。中設
施不與尋常同。驊騮固當出。洼水鳳凰終是遭樊。籠
出處隨緣又。隨福。圓悟當年尙歸蜀。寳林非爲故鄉
。榮也知。自可追先蹋。老吾客居鳳阜。邊來索贈行無
可言。住山愼勿爲名利。古人標格宜勉旃

次邃菴和尙韻。示徐福遠

纔涉思惟非正句。安許耳聞兼眼覷。千聖繇來不可
傳。堪笑維摩談不二。直下會得誠差强。自然便達無
何鄉。頭頭物物盡成現。了知更不勞摶量。鼻直眼橫
從此識。面向南辰看北極。借婆帔也拜婆年。騎賊馬
兮仍趕賊。三要三玄俱擘破。臨濟德山生按過。莫嫌
意氣何更多。大丈夫宜如此作

次韻送天界田藏主

入雲巖室登鳳山。巳了平生參學志。既能還却犀牛
兒。等閑一默酬問字。摩醯正眼頂門開。山河大地無
纖。埃那分暗合與明合。從教胡來幷漢來。老吾渾沒
爲人。句傳燈廣燈白魚蛀。笑渠中邑太無端。剛把獼
猴六窻喻

送深維那

禪流毗陵來。厥志非小。小佛祖上頭關。一笑盡掀倒
三玄。頓擘開五位。亦蕩掃文殊。杳無蹤普賢。何處討
大地風。寥寥十虛日。杲杲桶箍墮。猶遲桃花開。匪早
此去宜勉旃。大振少林道

送雨知客

雨夜讀傳燈。窮神俱破。膽咄哉老龍門。還於炭裏坐。
禪流切記莫學渠。學渠畢竟非丈夫。從來自握靈蛇
寳。肘後況亦懸神符。北山無端與麼道。丞是全身入
荒。草撒手威音那畔。行自有淸風來浩浩

送閑藏主

如來四十九年說。大似烏龜喚作鼈。慶喜從頭結集
來。又向虛空鬬釘橛。柴瓣颺下還未然。寳八布衫都
破。穿一氣轉得較些。子饆饠餡子尤堪憐。道人志氣
殊猛烈。東請南詢要分決。叢林作者旣親從。北山詎

可重饒舌楊岐正脉猶懸絲此去未必容閑居千尺長竿快須把釣取東海吞舟魚

示路侍者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直下洞達只在目前見得分明提得去千手大悲攔不住任運旋乾復轉坤全機出沒無回互圓悟初見東山時鐵山萬仞何巍巍小玉聲中打失鼻金雞飛上闌杆啼恁麼恁麼何奇特眼裏無筋被他惑罷手毗盧頂顊行方是西來好消息

送瑟侍者

琴瑟箜篌有妙音若無妙指不能發含生本住如來家艮遵不逢終莫達所以圓悟參東山周旋曾不辭艱難闌雞一唱眼睛活掉臂直過千重關煆烹佛祖鉗鎚妙有用灼然還有照追風木馬山頭嘶抱兒石女溪邊笑道流遠來自霞城執侍左右殊專精負吾負汝俱莫論要看萬里搏鵬程

送性藏主諱自性建昌府人

父母生前那一著未出盱江已了却入門振錫繞禪牀無病剛然要求藥徑山恁麼爲提持黃葉謾止癡兒啼頂門正眼皎如日掉頭歸去驊騮馳秋山蒼蒼秋水碧一句了然超百億蛾眉女子鬅鬙長舜若多神面門赤

贈聰藏主

七穿八穴如來藏從來只在毫端上見得分明識得親究竟依然非諦當東山道箇鉢囉娘尺箠剛把虛空量雲門颺下柴一瓣炎炎火裏飛精霜我宗無法無語句竹篦亦懶向人舉終朝兀坐背盧都那問負吾幷負汝道流來自金泉湄胸中浩氣吞虹蜺繞牀三帀卓然立徑山更不勞揚眉露柱燈籠齊稽首風吹石臼空中走一著全超曠劫前釋迦不在然燈後

示學藏主

大藏小藏俱拈却演出演入那問著千聖頭邊露一機邊病豈假驢馱藥笑他德山口護開拭瘡疣紙從何來跛脚韶陽欠敏捷對一說也徒迂回賴有東山較些子畢竟何曾容擬議當陽道箇鉢囉娘明月清風播無巳幾多絡索都掃除熊峰面壁輸老鬍若到徑山門下過還知居然在半途道流別自有奇計肯

落他家圈䙎裏。不啻粒米與莖虀。坐斷要津接雲水

送地藏主

地水火風空覺識。徧周沙界無形跡。一顆如來藏裏珠。紙衣脫下親收得。黑月卽隱白月現。照古照今光耀。炷白牯狸奴辨點頭。三世如來渾不薦。道流昨自吾鄉來。胸吞虹蜺何壯哉。竹篦一抝作兩截。鉢池吸盡生塵埃。秋風瑟瑟動高樹。拄杖穿雲忽歸去。他日入前恐拍盲。五色麒麟天岸步

示春藏主

道人蚤歲來姑蘇。曾侍佛華北山裏。機先曾不待三呼。諸佛頓空無自己。柴獅飈下鍾阜顚。神機出沒何超然。俊鶻翱翔戾碧漢。騂騮騰踏衝飛烟。凌霄峰頂重相見。那論日面與月面。明窻一榻草爲茵。飯有黃虀蔬有莧。要識淡中滋味長。好思神鼎并法昌。草屋瓿酒尚誇詫。豈有千倉及萬箱。媿我未能行古道。賴子符合雅爲好。相與扶持濟北宗。千古清風彌浩浩。有時拈起黑竹篦。具摩醯眼那能窺。電光影裏驀掣去。峰頂他年忞設施

次佛幻法兄和尚韻示周道祥居士

眞佛安有相。大道元無方。可見及可到。了知非吉祥。東平謾說能爲善。思邈徒誇書梵典。當頭一著如太明。究竟皆爲隨物轉。如今且莫問如何。放下只在一剎那。回斡天關轉地軸。盡皆繇我非繇他

示繪藏主

道流未離栢山寺。已入徑山佛華室。及來燒香打問訊。鼻孔拈得眼睛失。德嶠撞著龍潭時。龍潭只把紙燭吹。一條白棒便胡揎。電碎雨射雷霆飛。箇般伎倆眞勿學。接響承虛轉成錯。掀翻舊轍展新條。渺渺晴空飛一鶚

偈頌中

洪武壬子夏。予居虎丘記司山中諸名勝。咸以偈見賀。遂成一首奉答

海湧峰前一笑間。當機覿面不相謾。仰山夢裏神通妙。積翠胸中藻思寬。拈起布毛明體用。掀翻藏海絕波瀾。幾多鐵眼銅睛漢。一曲陽春和總難

賀萬壽中道行藏主

道人纔入熙怡室華藏重重盡揭翻百草頭邊明祖
意一毫端上識根源龍潭吹滅德山燭巖遂推開臨
谷門肝膽等閑俱裂破蟭螟吞却鐵崑崙

送僧受戒後還華亭

離心無戒亦無心平地休栽荊棘林法解不存塵自
盡妄情纔動業還深四禪畢竟非成壞十世何曾有
古今抑下威光重與說朱涇船子是知音

寄獨菴浹兄兼呈西麓和尚

坐斷寰中更有誰海雲深處足棲遲銅頭鐵額書前
死鶴眼龍睛喝下迷線路放開分內外牢關把定絕
毫釐那邊別有眞消息只許渾家父子知

寄臥佛融室法師

勝幢高建衆魔摧白牯貍奴歎善哉長夜月輪諸暗
滅中流砥柱百川迴上乘禪理諮方著九會圓譚疏
已裁應有南詢童子至願聞禪指闍門開

送年藏主省母

汀蒲過雨絲芽抽慈母年來況白頭本是出家宜割
愛那堪逢景却生愁負薪底用依盧老擔屨何須効

睦州撒手到家無物獻劬勞恩德一時酬

賀蘧菴和尚住北禪

宿承願力擅多聞蚤悟天台觀行門千聖頂中施斧
鑿一毛頭上立乾坤砌山糞火煨黃獨金殿茶甌對
至尊此日北禪開法席定應四海衆龍奔

送靈維那再參天全室和尚

道人法戰龍河後與奪臨機總自繇猛虎豈曾遭伏
肉神仙何必待封侯域中日月縱橫挂塞外英雄叱
咤收却笑馬師施一喝無端屋裏販揚州

次鷹蹊蘭江和尚韻送夏正因東歸

一念生時一佛成恒沙煩惱等閑傾頭頭盡是毗盧
藏在在皆爲極樂城抹過五時兼五味掃空三慧及
三明風前唱起還鄉曲竹杖芒鞋側耳聽

次韻答前開原愚仲和尚

橫陳一榻古禪宮高致超他五髻峰拄杖欲拈機盡
喪伽陀纔出義俱空舟航苦海長迷客橐籥曹溪欲
墜宗禪不在譚那有病舌長應笑老黃龍

寄天寧緻雪心

自與毗陵大有緣。度門重啓示單傳。棊盤石話喧天地。篋屎車人戕蓋纏。赫赫紅輪消黑暗。雄雄大將據中堅。先師公案登時了。何待廿年三十年。

借全室和尚韻悼華嚴瑩中和尚

見得分明沒點虧。也應只有弟兄知。山塘路上同行處。水竹軒中一笑時。不特泥牛還汗下。直教石女亦心悲。莫言此話無分付。萬象森羅解受持

解無偏僻行無虧。堪受賢王特見知。道猛初爲綱領日。拙菴三宿觀堂時。玄風方振天龍悅。佛日俄傾草木悲。大定本無生滅相。頹綱此去孰扶持

次韻寄定山貞松石

八月秋高月滿空。西來消息與誰通。蛇生繩上還因識。幡動竿頭不是風。能所量忘知見泯。離微根極是非融。松間宴坐蒲團穩。信是超然世少同

顯出分明自劫空。遊梁歷魏要流通。神弓解破千重甲。鵬翮能搏萬里風。境不起時心不起。理圓融處事圓融。輪他濟北兒孫手。倒用橫拈自不同

寄一舟和尚時退天寧歸普照

老禪出處曷優游。只爲從來有一舟。上載便須教下載。入流終不肯隨流。篋公棹桂呈還舞。誠老絲綸擲又收。且喜衆生今度盡。依然歸泊古灘頭

月波軒

只爲軒當湖上居。蟾來豈待夜深時。獨瀾不散非爲妙。穿水無痕未是奇。投子酬僧殊特達。南泉拂袖涉狐疑。直教光境俱亡了。方與曹溪話合宜

送淨心源住崇恩

捧敕東歸作住持。江城梅子半黃時。單傳門戶如能啓。累世風流便可追。拈出韶陽乾屎橛。揭翻寂照鉢盂池。教他海上參玄者。知得奚家有此兒

次韻答報本武菴和尚

雙鬢皤然老景臨。飄然投枕趯陰宗。綱解紐雖非昔。佛日回光在卽今。水漲定應船自汎。醯酸還有蚋爭尋。祖翁一片棊盤石。何翅價高逾萬金

用韻示別海居士董福宗

少室門庭未共臨。認陶多是錯爲陰。等閑踏著渠非我。奇特商量古到今。說處意根須用絕。覺時夢境曷

能。尋野狐種族徒成隊。一角麒麟自糞金

寄徑山敬中和尙

昔同承聘入　皇都。騏驥駑駘曷共途。道業黃楊逢閏歲。神機驕將得靈符。爲人慣用山頭鯉。老我徒看屋上烏。聞道室中籌欲滿。其如才俊正奔趨

天下名山五髻峰。欽承　帝命闡眞宗。號頒國一恩同渥。茶盪延和道並隆。井底蓬塵休擧似。南山筆爭好流通。衝樓跨竈猶閒事。絕喜遙同月下風

寄松隱唯菴和尙

問法如雲咳唾酬。東南祖道近逾優。豈唯鑄印即銷印。應是看樓還打樓。四十二門彈指頃。百千三昧一毫頭。諸方作者皆兒戲。不似翁翁輥綉毬

悼靈谷隨菴法兄和尙

妙明心印得眞傳。十載　皇都闡化權。擊虎不施三尺箠。釣鰲時下一槍攀。旋嵐遽偃陰涼樹。苦海俄翻般若船。牢落叢林秋日冷。希音誰復奏絃絃

寄承天東堂野舟和尙。求題先人道巖居士傳

目飛嚴電貌含霜。大法元龜佛紀綱。俯仰周旋皆祖意。笑譚怒罵盡文章。趙州老去機尤峻。天瑞傳來道益昌。大施門開無壅塞。先人猶待發幽光

次韻答天封密印宗和尙

鍾阜山頭海湧峰。幾回連榻話先宗。宏機密用難窺測。奕世眞傳克紹隆。路轉千盤單騎入。珠穿九曲一絲通。嚴頭雪嶠鰲山店。合豎降旗在下風

送正維那

提起金鎚耀日明。百千諸佛膽魂驚。神魚定逐春雷去。彩鳳寧遭鐵網縈。興化棒頭施重罰。翠巖堂上笑相迎。不消謦欬都拈却。雲外靑山一帶橫

示興藏主

空劫已前一段事。明明動植共宣揚。彩鴻戛漢橫秋影。丹桂含風吐晩香。大藏固知詮不及。祖師猶是錯論量。道人胸次機輪活。化腐爲奇別有方

次韻答前崇聖性源和尙璃書記禧藏主

笑別常人棄却山。翩翩野鶴自東還。全機妙用誰能測。一種高風孰敢攀。慶喜無端分八藏。黃龍特地立

三關嗟予老不能忘世塵土奔馳覺厚顏

示機藏主

東山道箇鉢囉娑杲日揚輝洞十方遮表二詮渾莫及君臣五位曷相當機先坐斷千差路頂後常輝萬里光一著更能超列祖木瓜枝上覺花香

送銘首座之杭

小玉聲中得路歸揭翻藏海顯全提不施一喝分賓主脫略羣機絕悟迷丹鳳定應翔碧漢蒼龍安肯困淤泥春風西子湖頭路白鳥雙雙度柳堤

送澤維那

一聲佛下一聲槌正是虛空粉碎時露柱燈籠齊起舞木人石女盡掀眉智知鷲子應難測辯似空生讓度思相送不煩重指示秋風淅淅黍離離

示崧維那

師資緣遇信非輕豈比尋常世俗情不是克賓心自肯也知興化令徒行石人頷下鬚方出鐵樹枝頭果已成我既入泥仍入水闍黎道眼合須明

送紀維那

選佛場中會法戰不勞叱咤定封疆萬方烽燹俱消殞六聚魔軍悉遁藏徹底明宗猶第二透峰見性也尋常龍泉未出豐城匣已有寒光射斗傍

送林維那

宣州一箇木瓜種接影連輝徧八荒洞裏碧桃難並茂月中丹桂合同芳壽山雨潤根應活崑阜風清花已香佇看他年成大器叢林千古作陰涼

示播維那

桶箍墮地便知歸未是懸崖撒手時語透重玄猶涉解心空萬法尚存疑若耶溪上蘋花白斜玉峰前木葉飛何用北山多指註當機無順亦無違

示施了全居士

了知全性復全脩祖意明明百草頭謂有得時安有得不堪優處却堪優雙眸炯炯懸穹壤萬境紛紛任獻酬抹過衡陽龐藴老腰錢騎鶴上揚州

送薰維那

北山多衆已綱維自己靈源合自知非似殿中陳佛處端如堂裏白槌時桶箍墮地元非妙露柱生花未

是奇掃蕩二三弁四七洞庭波漾碧琉璃

次韻答澱山仁默菴

東皷況復解西踊箇是雲巖眞克家絕類獅菈肴衆

響豈同蛙步驟泥沙炎天普下續紛雪臘月還開爛

熳花老我住山無巽策長年一鉢作生涯

送煥維那

未曾學起解承當觸境隨時煥本光水綠山青非點

染鵓鳴鵲噪豈尋常却憐德嶠能焚疏深笑雲峰事

化糧津筏四生恢列祖理應時至自然彰

示乳侍者

侍者參得禪了也須知更有上頭津有呼有應投籠

鳥全境全心滯網鱗金出鑛中猶待鍊乳非城內始

爲眞佛華老矣慵切怛雲歛蘇臺月色新

送珉藏主歸崇明

等閑抹過布毛機半夜金烏海底飛書字藏空禪是

妄側身對客亦成非聖凡迷悟空中翳霧露雲霞體

上衣沙浦潮生家已到菊花香噴滿林扉

送信藏主之武林

信脚踢翻華藏海扶桑夜半日輪紅翻身獅子曾無

訣掛角羚羊豈有蹤頓復眞規弁素範掃空密證與

潛通武林故舊如相見爲道年來兩耳聾

送頤侍者

一點鬧雞拍翅啼胸中無悟亦無迷凡情聖解俱消

泯妙旨玄言曷用提達磨徒煩來震旦永嘉空自到

曹溪 帝城此去春光好渠柳條長水面齊

次光孝萍菴韻贈徑山嚴藏主

的是衝樓跨竈兒行藏語默總玄機鉢囊向自鍾山

付錫杖今從徑塢歸大法有源能力討芳名無翼自

長飛度生悲願扶宗志此去毋令或暫違

示湛侍者

千聖頭邊有一機當陽搆得絕離微脫韁俊鶻衝霄

去戴角於菟插翅飛三喚三酬還涉解全心全佛未

忘依試看倒用橫拈處忿怒那吒也失威

示鑑藏主

心鑑圓明洞十虛中天雲淨月輪孤靈光赫赫輝今

古妙體如如離有無五教三乘徒展演單傳直指强

名模木人拍手泥牛舞驚倒西來碧眼翁

示宣維那

少林一段大因緣物物頭頭共廣宣窻外黃鸝方囀竹溪邊綠柳正含烟翠殿有計煩營炭興化無端要罰錢截斷兩條明暗路閻浮樹在海南邊

示亶維那

疊妙重玄力討尋到頭都是枉勞心片言解使凡爲聖丸藥能令鐵化金妙喜宗風無指的閻浮佛事在聲音目前法法無遮掩鸎囀碧桃春正深

示奎維那

威音那畔箇消息顯露分明在即今要辨泥中還有刺須知法外本無心撑天拄地何殊特撥草瞻風謾訪尋脫落桶箍方悟去流鶯已過綠楊陰

悼示光震止菴

十載高居四示堂爲人曾不憚敷揚揭翻佛祖開玄路掃蕩荊榛化寶坊曉角驚殘槐國夢旋嵐吹倒葛藤椿白雲早世人皆惜非我同門獨歎傷

送洪維那受業法華寺

直指單傳無授受法華七喩與三周非權畢竟元非實有放還應亦有收室靚木毬憐雪嶠牀懸麈拂笑洪州箇般保社俱休入草偃風行得自繇

次韻賀萬壽象初禪師

早從梨邸印心來皂角燈心鋪慣開妙用電砰還雨射玄談玉轉又珠回吸乾眼底西江水細抹階前下馬臺如此話頭重舉起石人笑豁半邊腮

悼呂敬夫書華嚴誦法華

學博才優德行隆參禪況亦邁龐翁十玄六相毫端上七喩三周一念中生滅去來那有相聖凡迷悟本無蹤我來獨弔邪旬後潮滿寒塘月滿空

次萬壽象初韻送旻藏主

拶破機先那一關回天轉地不爲難直教攬草皆成藥安用推波更助瀾湖上山排青玉案海門月湧爛銀盤瞿曇四十餘年內剛要將來寄舌端

血書楞嚴爲胡覺性題

佛頂楞嚴義甚深言言戛玉又鏗金如來演暢三摩地菩薩修成萬行林見不見時名正見心非心處是

眞心指頭一滴娘生血流出尤能冠古今

夜坐示謝玄機居士

夜雨頻將栢子然掀翻疊妙與重玄大千界在毫端上不二門開曠劫前靈運鑿池猶逐塊通玄造論蟻尋羶寥寥坐斷言思表海寺鍾聲隔岸傳

送廸藏主

寶藏圓成自劫空衆生諸佛體元同得來不假資熏力顯出非煩啓廸功洛浦覽書龜曳尾德山燒疏鳥投籠豁開頂顈金剛眼海岸曈曨曉日紅

示英藏主

揭開自已光明藏那問往來非往來自古自今常烜赫無脩無證絶縈迴手頭落落神機活頂顈堂堂正眼開黃蘗三番打臨濟平於淨地輥塵埃

示進侍者

三喚聲中深搆得臨機總不失其宜迦提鉢水投針處圓悟關雞拍翅時向上自來曾不昧胸中從此更無疑奚翁三尺金剛劍有待他年恣設施

送初維那

一槌打著最初機直得無毛鐵鷂飛萬壽堂前風颯颯七金山外日暉暉豈惟全照仍全用況是有儀遺有威歸去故園聊暫息參方心志莫相違

送琇維那

維那名與我名同正合全肩荷此宗潦倒慙無圓照德瓌奇似有法雲風金槌颺下無諸佛栁栗橫檐入萬峰拈却三玄與三要曉庭雨歇若榴紅

示有維那

驀地金槌輕颺下北山頂上浪翻空孰論有學幷無學誰問宗通與說通黃蘗棒頭謾濟北翠巖笑裏賺雲峰須知別有超然處北斗西移南斗東

悼淸塵外菴主

憶與交遊三十年幾同松下夜牀連掃空五教無餘法擘破三玄作兩邊忽儞郭郞絲線斷依然實八布衫穿從教破屋隨紅燄留得莖茅翠拂天

謝傅復初醫士

老去偏多疾病侵扶持衰幻曷堪任祛寒必藉緜州附養胃還須上黨參思邈豈無援世術毗耶徒有利

生心朝來起坐渾如舊寫罷伽陀復自吟

送述侍者

列祖傳持只此心洞然無古亦無今花明柳碧非他物燕語鶯啼盡正音原夢度茶安可及蔵牀示客却堪任大鵬展翅九萬里孰謂南冥烟水深

送善藏主

雞唱關千叢轉身踏翻藏海起紅塵層霄飛舞九苞鳳天岸奔騰五色麟得處既能無向背用時應不有疎親故園歸去秋光好桂子飄香菊蕋新

血書華嚴爲壽寧安長老題

華嚴大典冠諸詮瀝血書成豈小緣百十餘城能頃徧三阿僧行一生圓羣峰頓落須彌聳衆曜潛暉杲日懸却笑善財空費力南詢走得脚皮穿

寄佛幻法兄和尙

慚愧交承主徑山羨兄高致莫能攀清風浩浩南堂遠古道悠悠積翠還禪病不談機自峻慈顏無改鬢從斑佛華近亦歸東院天地能容二老閑

次韻答前因聖玉坡禪師

書溪深處掃關扉祖佛無心更欲爲離相本來還離性無禪畢竟亦無師虛簷竹動風生處遠嶺雲開月上時萬象森然常演說山翁那用折松枝

贈天界習藏主

金雞唱處透玄機換調移腔任設施習學誰應殊絕學有爲終不異無爲毫端現刹元非妙空裏書經未是奇提起夜明簾外話優曇花綻不萌枝

示昌維那

本來無對待何用更商量坐斷聲前路輝騰腦後光

示初侍者

竹菴心獨苦佛眼舌何長老我疎慵甚誰能抖屎腸

布毛初舉起閃電孰能追擬議還成礙思量更涉疑

示俊侍者

龍潭滅燭處德嶠揭簾時一瞬他方外燈籠展笑眉

扇破索犀牛鹽官匪善謀當機能脫略隨處得風流

覓火清波底捎鯨碧樹頭北山雖强項亦爲爾掀眸

次韻答前北禪照菴法兄和尙

奚家眞種草獨處解騰揚高揭胸中鏡斜暉腦後光

風雲藏杖屨。江海飽星霜。大坐高登處。施爲別有方。

謝管叔純書南嶽戒儀

未學毛錐子。戒文書已終。安容曇諦會。不許道宣通。取相還成礙。無心尙滯蹤。爐薰初展處。南嶽聳晴空。

爲道日損次普慶振此宗韻

饑湌冷著衣。應用但隨時。禪已無心坐。經何有意持。春光從自去。逝水任東之。誰謂千年教。危如九鼎絲。

贈圓藏主

默翻僧問字。大藏實難詮。懵懂焉承領。聰明曷受傳。毋添眼裏屑。好種耳中田。逈出威音外。秋空夜月圓。

示奇侍者

吾宗奇特事。畢竟絕言思。便是猶非是。能知亦未知。勿將禪板度。休待布毛吹。烏石嶺頭見。當機何太遲。

示臻藏主

擊碎藏中珠。光明爍太虛。頂門開正眼。肘後卸靈符。妄泯眞還泯。心如境亦如。要津輕坐斷。業倒老臊鬍。

南石和尚語錄卷三

南石和尚語錄卷四

門人　亘玓　等編

偈頌下

佛誕

纔出胎來便自尊。周行特地弄精魂。渠儂本是風塵客。愼勿當陽叫涴盆。

石崖

乾立空中萬仞高。幾人斫額謾徒勞。要知險處平如砥。撒手須親到一遭。

訪佳仲行

鹿飲泉頭老作家。如何不肯上龍華。我來相見無言說。問訊燒香便喫茶。

贈虎丘喜藏主

扶桑國打禾山皷。海湧峰參臨濟禪。擘破三玄與三要。風搖江柳絲如烟。

毗盧閣下鬼仙詩。四海禪流切要知。看盡元來惟一句。若言一句早成疑。

寄前永懷觀無我時住淨慧菴

是窻是壁總書心脫蹝平入用計深露柱堂前開活眼高山流水有知音

喝下有賓彙有主胸中無我亦無人一千七百陳年話直截掀翻語路春

病中寄奐天章并諸名勝

身本是空誰受病病無身受病還空此時無處存知解隔岸斜陽映水紅

石牀烟裊瓦爐香千聖頭邊較短長兩口果然無一舌莫將消息到諸方

堂堂臨濟下兒孫重按輕提廓頂門七穴八穿無味話何妨嚼碎鶻侖呑

贈萬壽達首座

彈壓叢林氣象新金毛獅子解翻身等閑拈出眉間劍驚倒閻浮主地神

贈嚴藏主

古教照心心自明莫將粟柄當禾莖德山只見龍潭老毒藥醍醐一道行

送南維那

佛未生時下一錐刻舟求劍不勝遲脚頭幸有知方眼肯學尋常撞墻兒

心海

無形無相亦無名萬象森羅一印明諸佛難窮深與淺古今錯喚是滄溟

禮應菴和尙遺像

梅陽特愛老歸宗能使楊岐正脉通末代不知先德意布伽黎下立門風

賀琛石隱住菴

住院住菴無大小都來只要藥頭靈祥公不下蓮峰頂冷語閑言自好聽

不辭杓柄手親提入水何妨更入泥海上士民緣已熟好教一一到曹溪

送戩履菴住宣城多寶

草屋單丁非是陋千倉萬礎豈爲榮杖頭突出金剛眼贍部洲中話自行

行化途中偶作

六度門頭第一機皎如千日晝揚輝相逢不憚頻頻

學自是時人會者稀

勉習三經并引

洪武十一年　皇上以萬機之暇。愍念吾徒爲佛弟子。鮮能精通教典。深究禪學。特頒　睿旨。俾習般若心經。金剛。楞伽。晝則講演。夜則坐禪。務期曉達。豈非古佛應化。而弘宗教者耶。臣僧文琇。誠慮吾徒不能仰承　聖意。精勤習學。因說七偈以勉焉

聖皇親受靈山記。手執金輪御萬方。詔諭僧徒令講習。叢林頓覺有輝光

印心莫讓楞伽妙。蕩相無如般若親。會得三經眞的旨。千紅萬紫一般春

了知緣句非緣句。要識眞空本不空。轉得身來堪喫棒。却將消息與君通

佛法淵源豈易窮。直須日夜痛施功。一朝覷破經頭意。鐵壁銀山有路通

得旨須令見莫偏。禪非異教教猶禪。羣盲摸象言諸色。究竟何曾得象全

註釋諸師各本宗。同中有異異中同。但當體取如來意。莫墮尋常死語中

窮通教典與參禪。是大因緣非小緣。幸遇　聖君能注意。吾徒何事不加鞭

看花示楊月軒

偶來東院一凭闌。紅白花開錦綉團。最愛南泉好言語。時人只作夢中看

寄盈藏主

海雲道人到江上。夜話知兄在海雲。却是八年前會處。眞如松下日初曛

寄靈源講主

老來萬事已都忘。日月昇沉一任忙。喫飯著衣隨分過。了無心念想西方

七軸靈文一篆烟。閑房消盡世間緣。夜深燈暗鼠出出。翻落茶甌臥榻前

江居自述寄元一宗

平生癡鈍百無能。結得茅茨在釣汀。接脚柴牀楡木枕。夜多一覺到天明

江居雜言

聖皇不忘靈山記詔起叢林有道僧高據大牀譚大法果然續得少林燈

閑齋獨掩晝沉沉碧色浮階蘚暈侵一住江皐今十載世間誰識道人心

壁粘祖偈風吹落簷罥蛛絲雨打開滿徑綠陰花落盡門前百鳥不曾來

一室寥寥秋夜長悠然獨坐破柴牀明明有句道不出江月松風自舉揚

勸人架屋著閑漢平地上堆三尺泥三世如來不知有養雞意在五更啼

虎馴當道翟三杈鬼助開基響大師一片江光淨如練倚闌獨立夕陽時

次韻答蘗菴

道人行處火燒冰湊泊那容座主僧箇是木瓜眞種草光明輝耀劫前燈

識塵緣影久銷沉萬境紛紜作麼侵坐斷古今空佛祖海風推月到天心

祖庭觸處敵風塵鐵石心腸亦愴神大展挈綱提領手也知須是斗南人

小軒叢竹大江湄雨足春深笋蕨肥五彩雲從天外至一雙鶴向樹頭歸

次韻寄慧性泉

行道匡徒第二頭茅茨竹榻萬緣休獻花釋梵來無路渺渺白雲千頃秋

次韻答法性海留別

坐對團爐撥冷灰一聲鴻鴈海邊來此中不與同人遇謾把柴門竟夜開

寄慶壽獨菴法兄

丁家寺裏話分携恰恰黃鶯柳外啼屈指數來今十載鬢霜應重似當時

嘗轉當頭那一機逢人專勸念阿彌昔年扁鵲成陽去只說偏能治小兒

弟子編成淨土詩三千里外寄江湄聲槌普請師僧看燁燁虹光射布衣

秋來吳水不勝淸雲淨燕山月更明若謂弟兄心不

問也知猶未出常情

送僧之徑山 此偈因緣寄呂敬夫。故著語於每句之下

五髻峰高凌碧漢千聖仰之不及 長年不見一人遊可知道禮也

流志氣呑虹蜺只恐不是玉 拄杖穿雲到上頭未敢相許

石瀨灘頭繫野航未是到家時節 山雲漠漠樹蒼蒼好箇消息 欽

師面目分明在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見得依然未斷當玄關更有百千重

題血書楞嚴

八還辨見七徵心直向勞生痛處針於一毫端輕抹過曉霜紅葉滿東林

道山贈周道成

只在尋常日用中豈居南北與西東趙州指出墻外底何翅高於萬仞峰

次韻送盛藏主

擊碎玄關那一重千溪萬浦盡朝宗德山燒却青龍疏空裏蚊虫弄猛風

無鏡

從來一法何曾立只箇容成也不留却笑雙林還有照何來臨水自觀頭

寄薦嚴蘊道微

東吳禪法正荒涼喜見開筵古佛場無限苾蒭爭聚集左肩偏覆聽敷揚

送有維那

諸方作者遴維那饋飯桃花畢更多萬壽不能循衆例點茶相送下前坡

送茂維那

雲峰聞得桶箍聲錯認廚中火板鳴却笑翠巖猶儱侗朝來特地笑相迎

塑三世佛化人念佛圖

巍巍相好紫金山只在尋常一念間要使人人親敬禮又煩塑出大家看

笑菴贈羅覺悟

一見花枝便破顏飲光眞是管窺斑爭如兀坐茅簷下百鳥不來春晝閑

心鏡贈蔡妙靜

法性爐中親鑄出信知元不是青銅廓然瑩徹周沙

界萬象森羅一照中

化長明燈

一椀燈然古佛堂長年粲粲復煌煌雖然本自無昏昧也要當人共發揚

宗淵贈海維那

滄溟浩浩殊深廣誰道滄溟向此歸縱是文殊難徹底夷溪孺子曷能知

送踈山盟藏主

木蛇頭上放無端鐵壁銀山萬仞寒一默已能輕抹過三吳百越任盤桓

送皎禧二禪人禮峩眉

普賢朝夕鎮相隨參禮何勞特遠之見猴子名能識路始知元不在峩眉

峩眉翠掃雨餘天赤脚波斯鼻孔穿更待象王雲裏現依然墮在髑髏前

示甫維那

賜棒罰錢仍出院却憐興化計何深向吾未擧先知得已逐流鶯過柳陰

示高侍者

學道先須志趣高雨簦霜履不徒勞幸然頂眼明如日何待北山吹布毛

次韻答智門澤天霖

諸方浩浩播玄風伯樂歸來萬馬空不擧蓮花與荷葉自然越格又超宗

大開門戶接禪流那問南州與北州直截更無些益覆白巖雲淨月如鈎

送虎丘南侍者之靈谷

小玉聲中得指南不虛親見老雲巖明朝拂袖鍾山去千里東風一布帆

析蘆菴和尚偈示吳淨完居士

自心是佛鮮承當剎剎塵塵放寶光夜聽松風朝聽雨寒來向火熱乘涼

念到心空佛亦忘更無餘事可思量柴牀睡覺東方曉紅日暉暉照竹房

坐斷自家眞淨土九苞彩鳳丹霄舞黃面瞿曇非是佛缺齒老翁豈爲祖

更於何處覓西方。馬廄牛欄正覺場。潦倒遼菴剛指註。分明好肉上剜瘡

示暹侍者

與汝往來者是誰。當陽拋出鐵崑崙。等閑一擊百雜碎。半夜陽烏出海門

示鎰侍者

國師三度喚侍者。侍者三回酬國師。不是須彌安芥子。分明芥子納須彌

示縫人馬生

大千沙界一端布。覿面相呈見也麼。好把金刀輕剪破。爲吾製取鬱多羅

示實維那

北山爲說眞實話。道在尋常日用中。化得糧歸仍化炭。翠巖老漢得雲峰

送堅維那

罰錢喫棒匪尋常。鐵石心堅始克當。且喜北山無許事。不須傳說到諸方

寄法喜仁敬中

進高僧寺去譚立屈指于今又四年。秋水挼藍山撥黛。封書不用鴈魚傳

靜山

一峰兀兀復巍巍。任爾旋嵐八面吹。劫壞僧祇成又壞。巋然曾不動毫釐

送萬壽宗侍者

禪月機先遶此宗。凡情聖解廓然空。南陽三度喚侍者。濕紙將來裹大虫

化茶

入得吾門便喫茶。風流越格也堪誇。雖然用處無多子。領略須還是作家

示禧侍者

饑飡渴飲困來眠。日用頭頭自顯然。報衆巡廊虛揑恠。少林門下本無禪

次韻答送祥簡菴和尙

京畿道俗共懽呼。屹屹泉巖碧漢孤。與奪縱擒全殺活。神機曾不讓孫吳

師兄妙解服羣公。融會千差到大同。南北東西天地

潤。塵塵咸播少林風

送承天敎維那

義阜曉來雲靄霽。長洲雨後水漣漪。翠巖堂上笑迎處。畢竟何曾異此時

宅心示中維那

尋常不離一毫端。能所俱忘作麼觀。堪笑神光迷本妙。却從鼻祖持求安

送忻藏主

野水白蓮滄海遠。湖山翠聳碧空寒。渾崙一箇毗盧藏。莫似從前作境看

古石

威音那畔一盤陀。元自天成匪琢磨。若也更論心內外。已隨秦策過新羅

明白菴首座鬀髮表䌫結萬僧緣

一僧緣結萬僧緣。善法堂前寶網懸。囓鏃一機能倒用。不同契此覓文錢

病中偶成

病裏逢人口嬾開。床頭木枕不曾推。銚烹山茗鑪然栢。董子應門接往來

淨名臥病毗耶室。佛勅文殊特問安。身毒眞丹成話柄。老僧終不被他謾

一回熱了一回寒。腦痛腰疼骨又酸。欲覓病從何處起。木人拍手舞雲端

示管叔純正因

道人已達本源心。遇境逢緣克荷任。却笑外邊之遠者。盡成擔草棄黃金

隨時俯仰與周旋。那假持心常一緣。公暇書經仍念佛。頭頭盡是少林禪

九衢人馬日奔忙。富貴榮名滿帝鄉。住得久來心自穩。彌陀觸處放毫光

昔年相見練溪濆。此日相逢白下門。土榻蒲團松火冷。並無佛法可譚論

禮法眼祖師塔

不撥萬象撥萬象。鵠過新羅十萬程。潭北湘南無覓處。月明潮撼石頭城

只將明道便爲功。見色聞聲不用聾。一切但教仍舊

去言中有響句藏鋒

地藏指頭親薦得塵毛刹海露堂堂江南江北參玄者寥觀波前聽學揚

送悟長老住崇恩

住山不易苟如知歲久應能大有爲藥嶠牛欄煨糞火至今光耀滿坤維

贈髮生

五蘊山頭荒草盛歷塵沙劫未消磨寶刀一擧都除却也與從前不較多

兩目昏花已少明耳根閉塞髮鬅鬙吳生刀鑷精來久識取箇般凝鈍僧

髮生脚未跨山門金鑷聲聲到耳根好箇爲人消息子不知誰是解知恩

山中懷古

山上鯉魚井底塵無端費盡老精神晚生總不能勞擾慚愧也爲同里人國一

吾宗直截實亡詮鷂過新羅萬八千誰謂寥寥天地內雲牙過後世無賢無上

光靴任爾自光靴開口何曾動齒牙縱是目機銖兩客後園茄子已開華法濟

平欺佛祖謗諸方倒握竹篦誰敢當殃害子孫無日了合應盡世貶梅陽妙喜

月臨溪水碧粼粼日照孤峰翠色新喚作祖師玄妙訣欲投東魯却之秦眞歇

正法眼藏破沙盆黃河九曲出崑崙非心非佛又非物不是興家是滅門密菴

賜經建閣渾閑事水到渠成亦未眞獨有學拳交互處分明好笑又驚人別峰

特旨移幢上徑山時時欲要見慈顏曾於鷲嶺同聽法今日重來現世間佛照

邛州磁碗遂州鉢價重渾無物比倫莫道世間人不識一回拈出一回新無準

眼生三角似愁胡恠恠奇奇一解無慣使三脚驢搜磨如何也上祖師圖藏雲

鯨呑海水露珊瑚挾衆親曾上帝都千古禪宗如按堵叢林誰識亦鬅鬙雲峰

凌霄峰頂基盤石斫破幾多人腦門若只又從言下覓却成記劍刻舟痕 寂照

只言格物理非常物格誰知趣更長不向人前呈伎倆誰知措大會文章 子韶

梵語唐言成一塊吾家三昧俗人知從茲更不藏頭角逢著詩人便獻詩 濟川

次韻送靈隱秀藏主

不滯文身與句身未離西蜀早知津倒拈郎栗逢場用眞是靈山會上人

送慈書記

黃龍怒枕擲雲峰撞著慈明大脫空徑搗不拈三頓棒願言奮力繼高風

寄陸覺海

盃結長期限已圓住行坐臥總爲禪春風二月婁江上楊柳絲絲盡帶烟

贈沈伯祥 閱華嚴

眼裏能聞耳裏觀重重華藏一毫端善財特地南方去剛被文殊苦熱謾

次韻答野雲講師

采雲飛上五峰頭卞璧隋珠曷與侔龍象滿堂來競看越山吳水只空遊

次韻答前薦巖宗竺源

閑房一榻古城陰曲几圜蒲識此心名落乾坤今古重趙州元只住觀音

次韻答淨秋江西堂

閑房古寺樂優游不落無脩與有脩却笑鰲山深雪夜雪峰剛要問巖頭

示默藏主

往來與不往來同緣鉢羅嚴死水中玄辯樞機空蕩蕩少林門下路方通

法語

示傳禪人

單傳一著曾無委曲說無委曲早是落七落八了也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雖喚作劈面提持直截分付正是第一等拖泥帶水所以道便是猶倍句動目卽差違若問曹溪旨猶成第二機雖

然這般根器今亦罕有且於日用之中密密叅究登山渡水喫飯著衣語默動靜莫令斯須有間直得五欲八風無入作處歷歷明明更無毫髮許爲障爲礙亦未爲究竟直須啐地折嚗地斷大死一番方能慶快平生然後入佛入魔入邪入正總是平等境界便解垂手塵勞應機利物爲末世光明幢矣

示桂正眞

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這箇公案是破生死網之利劍斷煩惱樹之巨斧但於折旋俯仰之際行住坐臥之間密密參究頃刻不忘日久歲深自然純一不提自提不擧自擧繇頂至踵通身只是這一箇話頭到恁麽時從前塵勞妄想覓一絲毫起處了不可得驀然漆桶底脫前後際斷方知大聖原在泗州雖然猶有末後一著在塗菘善女人桂氏正眞宿熏善種深信已躬一事出紙求開示因書前語以貽之

示潘正智

若論此事猶如太虛本無形相豈可以青黃赤白長短凋狹而能比況本無方所豈可以奔走馳逐窮討尋覓而能造詣本無事理豈可以雄譚博辯眩耀知見而能髣髴本無玄妙豈可以利根上器擧一明三而能晌咳設使於形相泯方所空事理亡玄妙絕處挨拶得出亦是弄識神漢直饒總不恁麽別有轉身一路亦是依草附木精靈雖然若是得底人轉轆轆地自然處處歸源頭頭合轍物我一妙境智一如盡大地無纖毫許爲障爲礙縱得恁麽亦未與此事相應在豈不見三角禪師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時麻谷出衆云蹉過卽不問如何是此事三角云蹉過了也谷便掀倒禪床三角便打有如此體裁方能擔荷此事如擊石火如閃電光豈容擬議練川潘正智居士雅號一如切切偲偲有擔荷此事之志必期囫地一番而後已若囫地一番則前之所說速付丙丁無疑矣所以道若人學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且喚甚麽作智劍有智人前莫擧無智人前莫說

示沈正行

正法眼藏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展轉相傳至於菩提達磨始以此道傳于此土乃爲初祖復傳至曹溪遂枝分派列彌滿天下是皆以心傳心以器授器曾無毫髮差悞總是大力量人目機銖兩於毫毛未動之先便能領略又豈如文字之師義學之士章分句析巧辯曲喩以爲傳授者哉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後代法逐時遷根漸昧劣遂敎令提箇話頭亦不得已而然耳練川沈正行居士深信此道參究趙州和尙無字話請語爲警因謂曰這箇無字是一柄吹毛劍要將心識所有起滅不停底如一綟絲相似一斬斬斷更不相續常令歷歷然逈逈然則本有佛性不離一念自然廓爾現前矣沈正行宜著精采

室中勘辨

師垂語云道源不遠在甚麼處　祖師西來爲甚麼事　菩提無樹誰爲立名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扶杖傍人門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堂前倚露柱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性命屬他人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手握金剛杵

胡覺海居士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云你俗人家如何曉得衲僧門下事又問如何是宗門下事師云今日忙無暇與汝說宗門下事胡擬議師遂喝出

一日師見一僧庭中行過遂厲聲云屋簷坍下來也僧遂仰望驚懼師云鷂子過新羅

師纔見僧入門便云你這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僧云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云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參擬展坐具師云我這裏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僧云和尙慈悲受禮師云笑倒門前靑石幢　僧請問昔有僧問巴陵和尙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巴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意如何師云你問我僧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醫瓦鉢破蒲扇僧云某甲不會望和尙慈悲指示師云鉢好盛餅扇好取風僧擬議師厲聲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出去

師問侍者云南陽忠國師一日三度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你還會麼者云也只爲老婆心切師云你恁

麼會國師汗臭氣也未夢見在者云望和尚點破師云待鉢盂峰點頭向汝道

題跋

北澗和尚墨跡爲漸藏主題

吾宗先德善於詩文者非以此自多欲敷暢佛理曉人心地耳明教曰禪伯脩文豈徒爾要引人心通佛理此之謂也今觀蘊室和尚答梅坡詩有云坐到忘言處蕭然似當時正如鬧市裏颺碌磚打著者方知

橫川和尚示濵侍者偈爲舟絕海藏主題

宗師家得處諦當見處明白凡出語言皆從本有發現初無意於工拙故能絕義路忘情謂弗容湊泊近世尊宿若橫川和尚是也或謂師拈提贊示必岩崒嶮立務特起以映古必與務全是起心作意安契直指之道是重誣於師也舟藏主以其示濵侍者五偈請題因贅鄙見于後云

伯淵深法師心經義鏡

予觀濳溪法師所著心經義鏡文辭簡要略諸師之詳詳諸師之略折衷衆說冣歸至理若引菩提資糧論證智攝餘度尤爲切當誠使學者一觀如揭明鏡萬象昭然迺爲義鏡不亦宜乎亦猶吾宗永明和尚折衷諸宗而曰宗鏡者焉是書之行於宗教豈小補哉雖然其中有一字不曾道著且道是甚麼字諸方具擇法眼者試請指出

危內翰宋太史送哲用明律師序後

諸宗學者咸以律爲先務弘律之師豈易爲哉法入此土可宗者北臺南山靈芝數人而已律之學雖能又較然矣用明解行高吳越之人尊爲宗師危內翰素宋太史濂序以稱美殆亦宜乎太史精於佛理條陳律學源委尤詳斯文旣傳柳柳州送濬師之作不得專美於前矣用明起開原戒壇師範始識荊因獲觀二文故題其後云

瓊禪人書雲峰小參語後

妙喜老祖在湛堂會中持茅書雲峰語以自警湛堂曰此子他日必任重致遠已而一住鄮峰兩坐徑塢法雨大施奔走天下奇衲悅服名公巨儒道契宸衷中興臨濟噫湛堂識見何其明且驗歟其猶蕭何識

韓信嘗開識葉頭也今時叢林下衰雖道人終日游譚無根詎肯如妙喜爲衆結緣乎書古語自警乎余愛瓊禪人有慕古人之志故爲識于左方

東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金剛般若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聞此而信心不逆尙超恒沙七寶三時身命布施之福況書寫受持讀誦者乎吳門伊蒲塞東本日持誦已久玆復書寫深信般若可知矣觀者謂必爲當來成佛之緣豈可與世福相較殊不知未舉筆之先已成佛竟如其不信試入日光定問取兜率慈氏

題溫日觀書大慧語寧謐中所藏

嘗讀首楞嚴經至殺彼身命或食其肉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不覺毛髮俱竦今觀妙喜老祖之詞有云輪迴近改頭換面只在霎時中信乎佛祖同一舌頭同一慈愍末世衆生但嗜其味不顧酬償輪轉之苦恣行殺戮非但自暴自棄甘受惡報其孤佛祖之心多矣日觀書之以示人謐中藏之時以展玩得非能契佛祖之心乎余獲拜觀故書其後以識歲月

題血書楞嚴經後　胡本澄請

練川王福源平昔發心刺血書首楞嚴經至第八卷而亡其友胡本澄爲續書完復來雙江永懷再拜請識其後噫張方平前身書楞伽未了再生續書酬本願也今王福源書楞嚴未了而亡其友胡本澄續書而福源不勞再生而了其願即於此身便成眞脫矣本澄實可謂福源知心友也若挂劍墓樹安可同日語哉

題血書法華經

練川諸正智刺血爲墨書寫妙法華經既完載拜請題其後因謂曰經中有云藥王菩薩與二萬菩薩皆於佛前作是誓言惟願世尊不以爲慮我等於佛滅後起大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身命善哉居士乃是二萬數中菩薩乘願力而再來者也不然何以能於末法之中起大忍力不惜身命刺血爲墨書寫此經者耶雖然未下金針未舉毛錐之前此經元自具足若向點畫已形之後而見此經劒

去久矣

題東山觀主克承傳後

東山觀主終後。其孫景安得　太子少師姚公爲作。傳仍以師所述淨土經像讚墨跡。連于後。裝潢成卷。其意。欲人觀其傳。知吾祖之行業。觀其讚。知傳之言。不虛。復來請題其後。余覽傳讚。信乎觀主有其言而有其行。非尋常學語之流可比。得非是蓮花國中菩薩。乘願力而來。化引迷流。同生淨土歟。不然何行解卓越。纔三十二歲。而遂長往乎。於戲。法運衰替。僧多汎濫。求如承師者。難得傳。謂近世一人。豈過褒哉。故不辭爲書如左方。

題慧無盡藏主塔銘後

沙門者。責在明佛心宗。行解相應。近世爲沙門。或有行無解。或有解無行。或行解俱無。間有行解兼全。渠能明佛心宗者乎。若夫有行有解。而能明佛心宗。中吳慧無盡藏主其人歟。無盡戒撿冰清。禪誦勤勇。刺血書諸大乘經。攻苦敷淡。備行三寶中事。孜孜弗懈。豈非有行乎。學教觀於古庭。聽楞嚴於融室。皆有所入。豈非有解乎。又從行翁於虎丘。究別傳之旨。豈非明佛心宗乎。是三者出世大丈夫事。無盡既兼而有之。其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固宜然矣。若示身火聚。乃遊戲三昧。灰燼出舍利。乃行之顯驗。豈爲異哉。邃菴法師。狀其行。吾佛幻法兄銘其塔。誠與蔡邕作郭林宗碑銘無異也。稗沙門觀之。得不其額有泚。

題故女居士張氏悼偈卷後

心之靈妙。不可思議。貫三際而包十虛。合百界而攝萬有。頭頭處處。莫不全彰。刹刹塵塵。何曾有間。世出世間之法。離心之外。豈別有一絲毫可得哉。吳門王本道居士。以其室張氏本寧終後。諸方知識悼偈卷。請著語于後。余遂偏觀若張氏平昔所行。終後光明發揚。亦盡矣。惟其拭經綿現佛像。鐙燄現瑞相。謂是誠信所感。則不然。若是。則心外有法矣。余故證以小偈。頭頭不間。處處非差。心外無法。縣佛鐙花。本道閱大藏。究心學。其於佛理。應已洞明。當視此以爲如何。

蓮室西菴梅洲蒲室西尊宿墨蹟

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羣生。

故宗師家得處親切見處明白發爲文章詩詞偈頌至於戲笑怒罵咄嗟棒喝無非揭示向上一著誘接來學豈有他哉四尊宿遺墨今中吳萬壽住持象初璿公寶而藏之在此也凡展卷者亦當如是而觀若祇重其語句合作字畫得體正如盲者摸象但逐其頭尾耳牙鼻足而已安能識象之全體也哉

血書華嚴經

經云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不惜身命且道如何是法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是法耶雲臺寶網自然出聲是法耶五十三知識爲善財所說是法耶若是靈利衲僧便能直下領略則知七處九會佛菩薩所說不是法雲臺寶網自然出聲不是法五十三知識爲善財所說不是法既皆不是法且畢竟喚甚麼是法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中吳利濟比丘聞韶嘗典藏靈谷發心刺血書華嚴大經用報父母劬勞之恩余因獲觀遂爲書于卷末

血書法華經

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中吳淸信士顧福敬誓誦妙法華一萬部復刺指血書寫此經且道是是眞精進非是眞精進是是名眞法非是名眞法須知眞精進眞法在未啓口未舉筆之先洞然明白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若向聲音字畫求之鷂子已過新羅矣遼菴一兩一菴諸尊宿聲偈以讚在于別卷盡是畫蛇添足徑山恁麼批判在裏許不在裏許也是洋瀾左蠡

小佛事

淨上座蓋棺 一念心淸淨則生死永絕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函蓋乾坤句總不勞拈出

月維那新上座火 綱維已經歲月不是新入叢林死生大事苟或未明且聽火燄爲汝說法

淨上座火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出生入死如火燒氷

茂知客火 未悟客塵煩惱轉茂既了一眞廓淸宇宙直得死柴頭火燄揚眞吼

達性空首座火 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直下了達生死無礙性空眞火性火眞空蟭螟吞却須彌峰

澄藏主火。颰下柴薪。剎海波澄。了知無佛無祖。誰云有死有生。泥揑金剛雲裏走。筆描菩薩火中行

江心澤中洲茶。見了幻而悟無生。是第二機。向江心而啓密室。是第三首。且作麽生是第一機。輦縣茶瓶二箇嘴

前慧日祺曇石鎖龕。稽留峰前。親見了幻。左眼八兩慧日堂上。握黑竹篦。右眼半斤。打破生死關。坐斷毘槃路。紫皇按前五色麟。等閑掣斷黃金鎖

前僧錄司左善世遠菴和尚茶。轉無上法輪於吳中。如日當午。嚮無側影。提毗盧正印於輦下。猶風吹水。自然成紋。鎔凡鍛聖。只在剎那。入死超生。如同遊戲。大衆還知遠菴和尚平生妙用處麽。縱橫手面與人別。拈出舊湯便是茶

堂司庫行者淨守火碓坊舂米。是生死岸頭事。廊下鏫衆。是生死岸頭事。作麽生出得生死。二鎔一。有一亦莫守。火裏鷗鴉開笑口

南石和尚語錄卷四終